



小說週刊 禮拜六第六集目錄

血手帕

魚

東方之亞森羅蘋

印度美人殉葬記

百科大學校

古塔現鬼記

瘋婦痛史

愛妻與愛國

貧兒教育所

吃河豚

梓人之斧

慈母之心

噫慘哉

孝女復讎記

夢邪！夢邪！

毋忘儂

君肥

瘦白

天白

秋夢

宜左

戒己

萍寄

行樂

幻影

半儂

韋士

瘦鵑

幻影女士

小草

中冷

天白

再生緣

吾心爲無價之寶

蘆中人

亞養化淡

良心上之敵愾

婚姻鑑

噫！

五分鐘之冷暖

苦海沉珠記

中尉萬歲

郎顏妾臂

蝗蟲之利

阿鳳

一貧一富

鏡華慘劫

噫

傷心之父

阿蒙

花奴

恨人

半廢

谷神

小草

瘦鵑

天白

鵝西女士

戎靖

穎川女士

瘦蝶

靜英女士

谷神

醉月

瘦鵑

屏周

死而後已

鷓鴣

破斧沈舟

無懷

孽鏡台

恨人

歷氣中之女郎

劍嘯

烟捲害

亞雄

薄倖郎

恨人

江上琵琶記

紅雪詞人

鐵欄月影

天白

世界思潮

瘦鷗

人月重圓

靜英

綠籃記

穎川女士

噫之尾聲

瘦鷗

某教師

谷神

不堪回首

幻影女士

伊及宮中之吉青納

劍嘯

馴番記

謙六

瑪伊亞公主小傳

天白

絕處逢生

壽雲室主

佛無靈

恨人

俠女

紅雪詞人

靈臺艷影

谷神

鬼雄陣

恹恹

世界思潮

瘦鷗

斷墳殘碣

瘦鷗

笑

天白

天眼通

廢人

淚

天白

烟影

天憤

葵花小傳

行樂

莫教兒女誤英雄

綺緣

火裏鴛鴦

穎川女士

負義郎

蟄民

死纏綿

秀英女史

月下

夢蕉

愛國棄妻記

如臯獄

風流騙案

奴史

寶石項圈

鈎上魚兒

柳梢頭

爭婚趣史

芸姑血史

蘭閨雙俠

迷離月色

青春誤

青樓恨

慈愛之花

說盡心中無限事

傷心人

劍嘯

莞厂

小草

塵夢

花奴

天憤

君肥

詩曜

繡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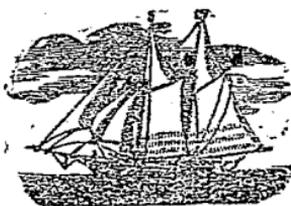
鵝雛

小邨

秀英女士

幻影女士

息游



第六集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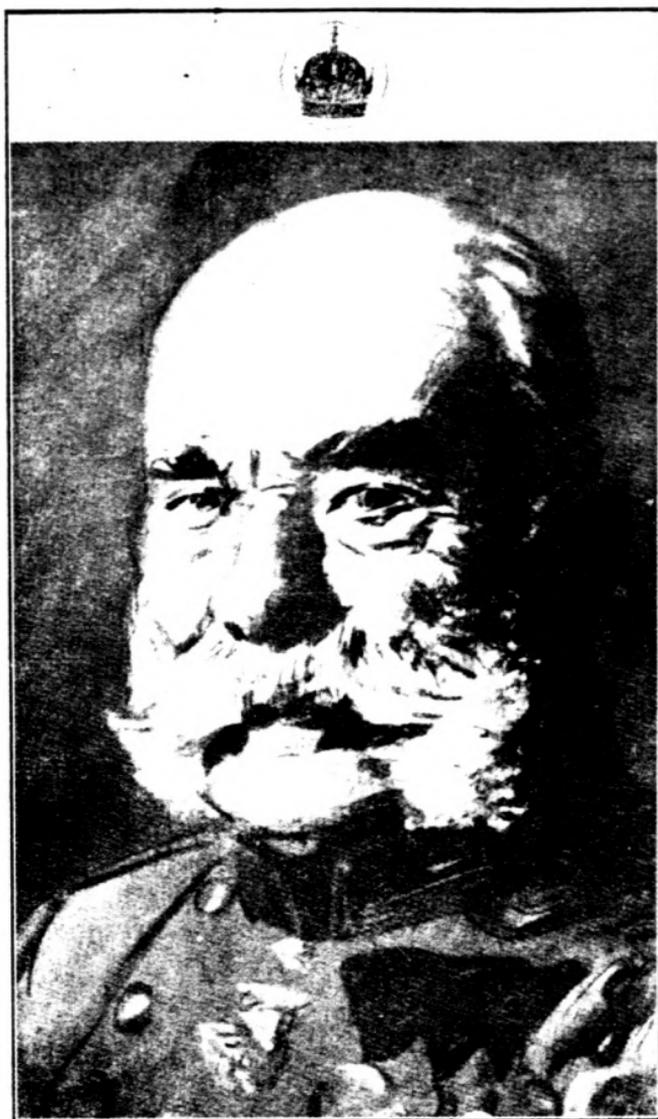


德 皇 威 廉 第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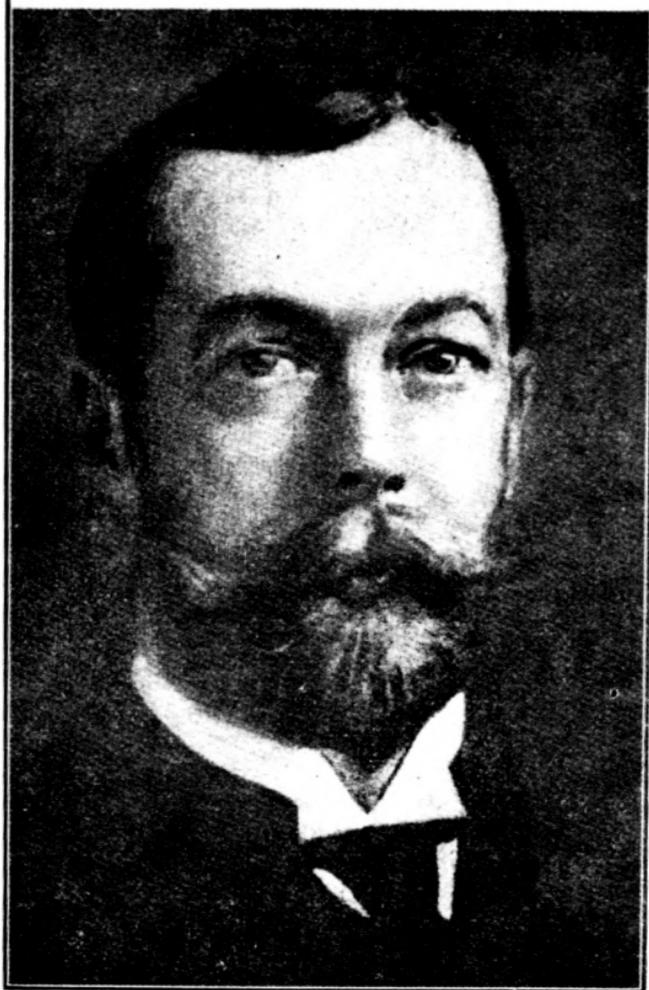
WILHELM II OF GERMANY

奧 皇 弗 朗 雪 斯 第 二



FRANCIS II. OF AUSTRIA

英皇喬治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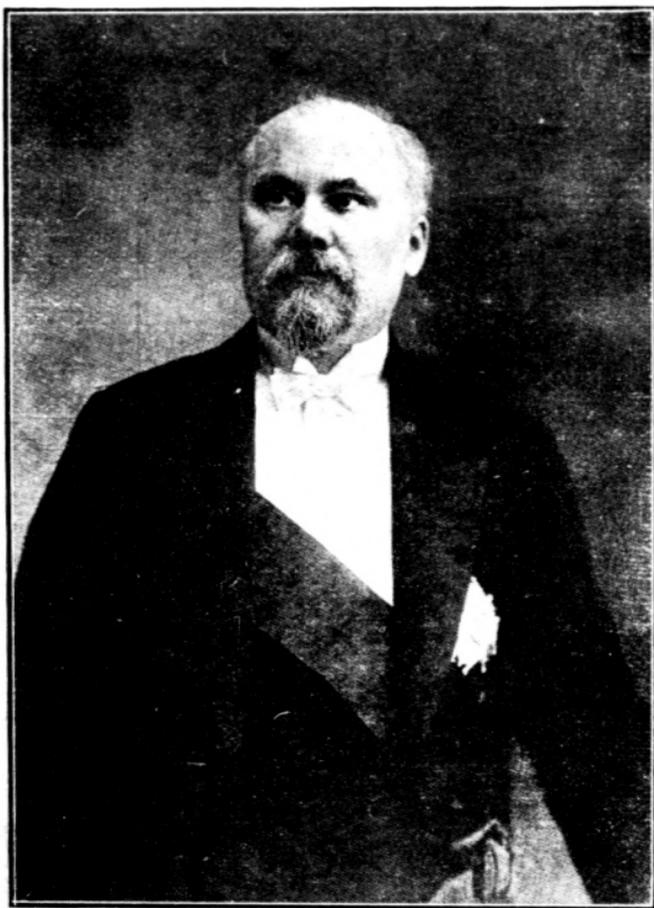
GEORGE V OF ENGLAND

俄 皇 尼 古 拉 第 二



NICHOLAS II OF RUSSIA

爾 加 橫 卜 統 總 國 法



M. Raymond Poincaré.

畫 家 丁 悚



影合年四九八一皇俄皇德

昔
日
之
兄
弟



今
日
之
仇
讐

STRANGERS NOW.

Time works miracles. In 1894 the Czar and the Kaiser were upon terms of brotherly affection, as this photograph shows. It was taken at the castle of Rosenau, upon the occasion of the Czar's betrothal to Princess Alix of Hesse, the Kaiser's first cousin.

人 心 傷 之 中 雲 戰 洲 歐
基 斯 路 特 柏 家 樂 音 大 蘭 波



柏氏之言曰（當此衆生受劫世界鼎沸之秋吾弗能歌）

Paderewski, The Polish Great Pianist.
"I can not play," he says, "whil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are suffering and the world is aflame."

小哀情
血手帕

(君肥)

綺思柔情前塵如夢瓜廬蟋伏老我華年哀此多愁多病之身日惟以茶竈藥爐爲伴一心澄淨幾如古井之不波矣乃檢點巨麓深底忽有一物觸於余之眼簾不覺心酸而腸斷蓋我至親愛之棠卿十五年前之血手帕也

嗟乎余與棠卿聚處才三閱月耳良辰美景爲歡幾何玉碎香消美人黃土徒留此一方血手帕爲情世界之紀念品傷哉傷哉自余識棠卿以爲天壤之間無棠卿卽不有我離棠卿卽不能生我起坐眠食之頃無不有一棠卿懸余心目中余視棠卿爲性命棠卿亦視余爲性命天可荒而情不可荒地可老而情不可老海可枯而情不可枯石可爛而情不可爛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兩人之情好有如斯者棠卿亡後余忽忽如在夢中五官百骸俱失其職因心造境觸目生悲天上行雲溪邊流水山間樹色簾外花光在在皆爲添愁之具區區寸心所對我棠卿者一年之間屏翠捐紅消除綺障無論閒花野草匪我思存卽有國色如西施南威者亦不容撥入方寸中分其愛力每當夜闌人靜枯寂無聊冥想芳情淚落如綆惟出此手帕對燈展玩以殺其悲無如觀物思人愈增傷感往往痛極而暈至散亂其神經由是藏之秘篋不欲令其常接於目積久亦遂置之此

十數年來。囊筆天涯。浪遊人海。余腦膜中之棠。卿小影。光彩漸淡。色戒之堤。防一經潰。決遂至汎濫。四溢如洪水之滔天。日暮途遠。倒行逆施。獵南朝之金粉。餐北地之胭脂。擷三楚之精華。採兩月之尤物。而余一生之功名事業。遂結束於婦人醇酒中矣。使棠卿而在。余必不如是放縱也。今者鬢絲禪榻。厭薄風情。往事成塵。不堪回首。當年恨史。久沉淪於腦海中。無復有情波動。蓋矣。乃十五年前之故物。竟於無意中發現。傷心慘目。刺肺戟肝。意者棠卿有靈。欲予著此一段事實。以餉大千情界乎。嗟乎棠卿。軀殼雖殘。精魂不死。桃花點點。歷久如新。余撫今思昔。眼含一掬酸辛。淚拉雜書之。濡墨研愁。抽毫吐恨。猶髣髴風淒雨慘。吞聲飲泣時也。

光緒甲午歲。余年十七。院試歸。習舉子業。願余家鐵甕城。西甚喧囂。蠶朋輩往來無間。斷余心厭之時。交夏令。老屋栖於塵市中。暑氣漸蒸。煩悶不可耐。熱惱隨人。清涼無地。讀書習靜。雅非所宜也。余於是。有卜居意。

四月清和。麥天晨潤。余乘蹇出城。北緣荒山之麓。而前時則清露未晞。微風送爽。遙聞古寺鐘聲。清澈出雲表。竊竊北固。隱約於蒼烟宿霧間。行行復行行。茅舍竹籬。鷄鳴犬吠。相答路轉。而曲花明柳暗。又是一村不數武。象山風景。歷歷在目前。桑麻鋪莖。濃陰如幕。蓋已抵焦東矣。余肢體倦甚。不能

支饑腸。轉轉作響。造友人某君之舍而休焉。談次述及僑寓避暑。意某君曰：陳氏有廢園在空曠無人居。子欲避塵囂。課文史。無如此中佳者。余曰：善。遂由某君介紹。卜居於陳氏之廢園。

修竹清幽。風景如畫。朱樓一角。遙出半空。樓之陰。老樹婆娑。古籐如臂。芭蕉櫻欄之屬。錯雜數百株。門前一道清溪。平明似鏡。園址大可十餘畝。亭台覆壓。花木扶疏。危橋跨池上。勢欲倒塌。朱欄亦剝落無色。蜂巢密密。蛛網層層。蓋荒廢不治久矣。然背山有書屋三間。顏曰聽雨山房。四面頗軒敞。余下榻其中。徜徉晨夕。不可謂非香火因緣也。

翌日。余挈小僮。負書笈一肩。行李遂赴陳氏園中。安置既畢。偕某君訪園主人。時有中年婦出。見年約四十許。粧雅潔。舉止有大家風範。展詢家世。知爲京江舊族。夫飽學秀才。病歿已三載。僅遺一女。家中雇一老僕婦。任粗使役。此外一雛婢。侍母女身旁。掃榻焚香。烹茶洗硯。姿容秀倩。語言動作。均靈巧。洵可兒也。有田產足供溫飽。嗣子性粗暴。異居分爨。虛有其名。不足恃。尙時時取給於母。一家之內。人口甚稀。惟母女相依度日耳。

女小名翠玉。字棠仙。與余年相若。貌溫麗。望之如神仙中人。余欲形容其美。口雖能言。誇贊不足以盡之。靈心慧性。生自天成。刺繡餘閒。恆借吟咏。以自遣。著有紅豆詩草。香閨口吻。讀之多。纏綿悱惻。

之詞匪惟才貌過人亦希世之情種也

夕陽西下清風徐來棠仙着羅衫至輕便兩鬢簪茉莉晚妝明倩珊瑚其來余猝與棠仙邂逅目眩神駭亦似驚鴻翩影奪余之魂魄以去者棠仙轉落落大方不爲兒女子羞澀態晚間納涼於亭畔倚欄憑眺習以爲常賦性至雋爽相識既久時或瑣屑道家常事嫵嫵不倦待余密切如親人顧舉止端莊不作一小家輕薄語天真爛縷胸中無機械自適其適若不知有男女之防自此日親日近凡關於余身之事無不細意熨貼余所欲言而不卽發者亦皆能體會入微余乃如作繭春蠶將絲自縛一日二十四小時間有一刻不見棠仙者卽一刻爲之不快而棠仙心心念念在余所乃亦不時過余卽癡若雲儂柔似水余兩人盤桓朝夕遂昏昏墮於情網中矣

一日棠仙來適余午餐見余食不下咽僅食少許卽棄去棠仙曰君何自苦乃爾余曰小僮不善烹調每飯殊艱苦然僮年幼余何能責備渠棠仙曰君言良是第循是不變身體恐受傷君日來較前消瘦殆卽因此儂竊爲君憂余聞其語至親切腸胃酸楚情淚幾欲奪眶而出因竭力忍耐欲以他語亂之棠仙沉思半晌面余曰君如不嫌簡褻者請餐於予家盤餐市遠無兼味不足款尊客然君非外人當曲從雖無美饌味較調和也余方欲辭謝適棠仙之母夫人經過書室外棠仙曰吾母

來矣。君母執已意，當爲吾母言之。夫人素珍愛棠仙，乃褻簾入詢兒，作何語。棠仙詳述顛末。夫人殷勤謂余曰：公子母客氣，鄉村粗糲飯，能值幾何。脫因飲食不調，受暑疾所傷，大矣。公子之外祖母與我母爲中表姊妹，行彼此有親誼，應不見棄。余正欲申答辭，棠仙曰：君意若何。母言如是，君尙能却之否。言已，格格笑。夫人亦輟然，余轉不能置一辭。遂旁語他事。夫人談論許久，始率棠仙去。是晚，雛婢至書室，奉夫人命，邀余晚餐。余以其情不可却，乃就之。食食物計四品，雖非盛饌，頗適口。夫人數持象箸以榮進。余棠仙亦殷殷相勸，團圞情話，有如家人。余恣意啖嚼，食量逾於平時。覺珍饈百味，無此香美。蓋食性隨心理爲轉移也。嗣後午餐，旣罷，或偕棠仙陪其母，夫人賭葉子戲，或以圍棋一局爲消夏之方。夫人時供果品，助余兩人之清趣。切藕調冰，浮瓜沉李，碧窗韻事，儘足流連。一日得鮮藕兩枝，方削其皮。余戲棠仙曰：卿之玉臂，正如此藕。棠仙笑曰：其中多竅，似君心之玲瓏耳。余曰：卿今食之，與余有同心矣。棠仙低頭不語。紅雲飛兩頰，此情此景，最足消魂。薄福書生，不知幾生修到也。

赤日當空，炎威可畏。池畔一株老槐樹，巋然植立，枝葉無風，一絲不動。蟬聲聒耳，亦如人之畏熱。余與棠仙避暑小樓上，時時揮扇不止。無何雷聲轟轟，狂風驟起，天半濃雲作黛，墨色電光亂刺如金。

蛇霹靂一聲暴雨如注歷二小時始霽余兩人攜手園內遊覽一周涼透衣襟綠陰如洗棠仙曰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是間情景彷彿似之余曰不若夏雨生衆綠之句較真切也時池水陡漲數尺潺潺作響余乃度危橋休憩於亭上棠仙伏橋之欄杆俯首下視一遊蜂掠面過棠仙驚讓體忽傾側壓欄杆上力過猛失足墮水中余見而大駭驚懼不知所措奮身入池幸水淺不爲害池邊有白石長二尺許余乃左手牽水草以右手扶其身坐之石上余亦出水立其旁相與攀緣而上棠仙喘息不定面白無血色似梨花着雨無限嬌柔力弱幾不能行余勉強扶持至書室棠仙臥藤榻衣襦盡濕余亦淋漓正躊躇間適夫人扶婢至猝覩情狀面現淒慘色謂棠仙曰兒回家速易衣倘侵寒氣必致疾益傷余心棠仙方起身欲行忽見余禪有血跡失聲曰噫君體受傷矣余初不自覺一經道破便覺膝間奇痛不可忍蓋膝骨已觸石破矣余忍痛謂之曰尙無妨僅損其油皮耳夫人曰家中儲有刀圭藥敷之可止痛因令婢往取余促棠仙回棠仙曰君爲儂受傷儂心滋痛當親手爲君敷藥稍盡儂心余不忍拂其意遂不堅辭婢取藥至余思自捲其禪之前半距爲血所漬膠固不解乃緩緩捲起苦態不能自隱夫人曰痛乎余曰不甚痛實則痛澈心腑故作寬慰語棠仙見余傷處血水湧出哭曰君受創乃至是乎余曰無傷也夫人曰速以藥敷之遲恐不易瘳棠仙

因○忍○淚○輕○輕○以○纖○指○執○藥○敷○治○傷○痕○復○以○絹○爲○余○紉○裹○良○久○始○畢○余○見○其○兩○眶○淚○猶○未○涸○斯○時○余○心○感○傷○轉○忘○痛○苦○淚○泉○盈○湧○幾○欲○奮○眶○而○出○顧○夫○人○在○側○不○能○不○強○自○遏○抑○以○掩○痴○兒○怨○女○之○私○情○其○實○夫○人○早○已○覷○破○特○以○平○日○對○余○亦○甚○憐○愛○且○因○余○與○棠○仙○實○爲○一○段○好○姻○緣○將○來○其○女○終○身○必○屬○於○余○故○亦○不○之○禁○也○夫○人○周○旋○數○語○始○去○棠○仙○亦○含○淚○而○回○

次○日○余○爲○病○魔○所○侵○鼻○塞○聲○嘶○臥○床○不○起○來○勢○至○凶○險○正○昏○沉○間○忽○聞○嚶○嚶○泣○聲○啓○目○視○之○知○爲○棠○仙○來○也○曲○意○慰○之○曰○余○無○大○病○卿○勿○悲○設○以○余○自○傷○其○體○余○何○以○堪○棠○仙○欲○語○乃○斷○續○其○辭○幾○至○不○能○成○聲○余○欲○取○帕○爲○之○拭○淚○顧○力○弱○不○克○自○奮○其○腕○於○時○夫○人○適○至○見○余○病○容○十○分○憐○惜○其○溫○良○之○性○施○之○於○病○榻○前○足○令○余○感○激○深○情○至○於○零○涕○復○爲○余○延○醫○診○治○體○恤○如○慈○母○雖○婢○亦○常○視○余○恙○善○解○人○意○較○余○之○小○僮○爲○優○余○病○中○得○此○數○人○相○慰○問○良○不○寂○寞○棠○仙○待○余○尤○關○切○縷○細○罔○不○躬○親○余○病○劇○時○棠○仙○恆○督○率○小○僮○煎○藥○迨○病○勢○漸○瘳○時○以○清○淡○食○品○供○余○余○兩○人○之○愛○情○日○深○一○日○遂○覺○太○平○洋○可○枯○喜○馬○拉○雅○山○可○平○惟○此○兩○心○固○結○之○愛○情○不○可○磨○滅○蹉○跎○半○月○余○之○病○軀○始○霍○然○飛○短○流○長○毀○能○銷○骨○未○幾○夫○人○之○嗣○子○爭○執○財○產○因○母○而○遷○怒○於○妹○語○侵○余○醜○詆○備○至○棠○仙○一○深○閨○之○嬌○女○何○能○當○此○憤○極○幾○欲○自○戕○願○與○母○相○依○爲○命○兄○雖○不○良○奚○忍○拋○其○寡○母○芳○心○輾○轉○覺○枉○死○殊○

爲不。值。且。與。余。數。月。之。內。雖。未。明。定。婚。約。平。時。唱。和。之。篇。什。早。托。微。波。以。此。兩。種。原。因。忍。而。苟。活。第。胸。中。懊。惱。萬。狀。滿。腔。悲。憤。無。從。宣。洩。臆。腑。隱。受。其。傷。於。是。對。月。長。吁。臨。風。嗟。嘆。非。復。從。前。歡。樂。矣。好。事。多。磨。良。緣。易。盡。天。公。不。做。美。離。愁。別。恨。相。逼。而。來。是。日。余。晨。餐。甫。罷。忽。見。家。中。老。蒼。頭。持。嚴。父。書。至。謂。場。期。伊。邇。促。余。入。城。拼。擋。一。切。書。中。訓。詞。嚴。切。且。於。居。停。有。微。辭。余。學。殖。荒。落。兼。之。意。中。人。多。病。復。何。心。作。攀。桂。想。繼。思。嚴。論。敦。迫。在。勢。不。能。久。留。且。瓜。李。之。嫌。理。宜。暫。避。萬。一。棘。闈。戰。勝。彼。時。遣。媒。撮。合。成。就。良。緣。其。樂。何。如。思。至。此。余。遂。決。計。歸。凡。人。爲。情。障。所。迷。往。往。於。無。可。如。何。時。存。一。意。外。希。望。余。斯。時。之。心。理。正。如。是。也。孰。意。造。化。弄。人。不。可。思。議。竟。陷。余。兩。人。於。情。天。恨。海。中。耶。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余。瀕。行。之。前。一。夕。主。人。情。重。餞。別。於。園。之。小。樓。中。時。屆。七。月。初。旬。滿。目。秋。光。涼。雲。掠。地。小。樓。甚。軒。爽。卽。曩。日。避。暑。處。也。席。間。列。果。肴。數。色。夫。人。先。至。邀。余。入。座。老。僕。婦。及。余。之。小。僮。侍。于。旁。夫。人。把。盞。曰。公。子。滿。飲。一。杯。翠。兒。有。瑣。事。斯。須。卽。來。余。曰。棠。妹。今。日。無。恙。乎。夫。人。曰。無。他。體。弱。耳。言。次。雙。眉。緊。蹙。似。重。有。憂。者。旣。而。曰。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日。來。探。翠。兒。心。事。已。什。知。八。九。殆。與。公。子。有。夙。緣。倘。不。棄。寒。微。願。以。小。女。執。箕。帚。余。曰。甚。感。姆。意。會。當。稟。命。於。堂。上。挽。蹇。脩。耳。言。未。已。棠。仙。扶。雞。婢。來。如。西。子。捧。心。愁。態。可。掬。坐。未。定。顫。聲。謂。余。曰。君。明。日。卽。行。乎。語。罷。嬌。喘。不。止。余。曰。

妹千金之軀。正宜靜養。顧余雖勸。慰余亦不能自遏。其悲。棠仙以病體孱弱。席間食物。畧未沾唇。祇飲薄荷酒半鍾。舒其鬱悶。余此時離愁萬種。龍肝鳳髓亦食之無味。徒以夫人多情。不能不周旋其間。雖佳肴入口。覺有土氣。息泥滋味也。席終。夫人回棠仙。偕余至書室。

更籌乍展。燈影欲昏。天地皆愁。我儂似醉。棠仙以別離在即。與余約爲長夜談。凡余之劍匣琴囊。衣膝書笥。平日安置於室中者。至是檢作歸裝。色色形形。都成慘狀。棠仙哽咽謂余曰。君與妾緣盡於此。是乎。妾有衷腸。話往時。羞爲君言。今則不得不言。妾雖非君之已婚婦。君實爲妾之心。嫁夫也。君去妾之軀骸。不能隨君以去。而妾之魂魄。必時附於君之身畔。語次。出羅巾一幅。示余曰。此妾常用之手帕。逐日與妾爲伴者。今乃遣以伴君。君於風瀟雨晦之晨。水遠山遙之際。見帕如見妾也。語至此。淚簌簌如散珠。墮帕上。周幅盡濕。余亦泣不可仰。移時。接其手帕。忍淚勸之曰。一兩月後。余當與卿復聚。首卿自愛。勿傷其身。棠仙曰。妾病勢淹纏。何能久存。君再來時。妾恐已爲泉下人矣。言罷。悲不自勝。幾仆。余亟扶掖。棠仙乃以首枕余肘。面慘白。體顫如畏寒。時余方以所贈之手帕。拭其淚痕。詎棠仙痛入心髓。胸中鬱血不及變化。爲淚。哇然一聲。奪喉而出。血花濺手帕。殷紅斑斑。余駭極。欲號繼念號。亦何益。旋卽鎮定。時百念俱灰。萬物皆靜。惟聞窗外竹梢。篩風作響。蟬語淒咽。老鴉亦驚啼。

不止已而冷月忽沈。天空星點亦次第匿。其晶光零露瀼瀼。曉風習習。天幕開朗。似催行人上道。迨晨餐既畢。而余之馬蹄得得。遂不復見於棠仙淚眼中矣。

一月後金陵場事畢。余束裝歸。得棠仙噩耗。並聞母夫人以痛女故。亦暴亡。余之一慟。幾絕。病月餘。乃瘳。病後乘肩輿。往吊。詎雙扉掩閉。寂無人聲。訪之居鄰。此屋已爲鬪子某出售。落葉如潮。斜陽似夢。余徘徊門外。惟見一灣碧水。淅淅於蒼茫暮色間。如訴棠仙之哀怨而已。

小苦情
魚

(瘦鵑)

呵。呵。好。有。趣。啊。好。有。趣。啊。這。一。片。碧。玻。璃。也。似。的。水。面。上。聽。吾。自。由。自。在。往。來。游。泳。彷彿。是。吾。的。蓮。動。場。(果然有趣)一天到晚。只無憂無慮。過吾逍遙快樂的光陰。(果然有趣)每天到了晚上。躺在。那。水。草。下。邊。比。了。人。家。驕。在。那。野。鴨。絨。錦。褥。的。銅。床。上。還。要。加。上。幾。倍。暢。快。半。天。裏。一。丸。明。月。把。他。千。百。道。的。銀。光。映。入。水。心。分。明。是。當。頭。掛。了。一。盞。水。月。電。燈。照。得。吾。鬚。眉。畢。現。要。是。半。夜。裏。不。能。入。睡。便。在。吾。這。蓮。動。場。上。兜。他。幾。個。圈。子。看。看。夜。景。倒。也。是。賞。心。樂。事。每。天。早。上。那。粉。紅。色。的。日。光。一。絲。絲。從。雲。幕。後。邊。漏。將。出。來。飛。光。入。水。吾。便。好。似。浸。在。玫。瑰。水。中。連。身。上。也。似。乎。穿。了。一。件。粉。紅。衫。子。(豔極)更有那春綿似的曉風。吹上水面。把水紋吹得千縷百疊。活像是輕羅薄縠一般。那時吾

便。同。着。許。多。朋。友。們。在。這。輕。羅。薄。縠。之。下。結。隊。往。來。大。家。都。興。高。采。烈。宛。如。小。學。生。上。了。體。操。場。池。邊。桃。花。幾。樹。受。了。風。飄。下。十。幾。片。花。瓣。來。浮。在。水。上。越。顯。得。嬌。紅。可。愛。賽。如。美。人。兒。唇。上。的。殘。脂。(妙。喻)吾。們。見。了。就。呼。朋。嘯。侶。合。夥。兒。趕。上。前。去。各。自。銜。了。他。一。片。慢。慢。兒。的。吞。下。倒。很。像。是。紅。樓。夢。上。的。寶。哥。哥。吃。了。薛。寶。釵。的。冷。香。丸。真。個。清。香。沁。脾。冷。雋。爽。肌。有。使。人。心。曠。神。怡。之。妙。(妙。喻)有。時。還。有。人。家。紅。樓。中。的。嬌。娃。麗。姝。坐。在。朱。鳥。窗。前。捲。簾。梳。洗。伸。着。那。纖。纖。玉。手。倒。下。一。盆。香。馥。馥。的。洗。臉。水。來。紅。的。是。臙。脂。白。的。是。粉。裏。頭。還。微。微。帶。着。紫。羅。蘭。的。妙。香。(此。一。段。文。字。脂。香。粉。膩。殆。亦。沾。得。美。人。兒。洗。臉。水。者。一。笑)吾。每。逢。這。種。奇。遇。往。往。魂。銷。心。醉。一。口。氣。總。得。喝。他。幾。大。口。(此。魚。真。不。俗)記。得。有。一。天。只。爲。和。一。個。朋。友。爭。這。洗。臉。水。雨。下。裏。竟。翻。起。臉。來。好。幾。天。做。了。避。面。尹。邢。不。相。交。接。後。來。還。是。旁。的。朋。友。出。來。做。和。事。老。做。好。做。歹。的。使。吾。們。倆。言。歸。於。好。然。而。以。後。吾。們。爲。了。這。洗。臉。水。問。題。總。不。能。解。決。免。不。得。一。時。要。下。哀。的。美。敦。書。準。備。作。戰。計。畫。呢。(談。諧。入。妙)每。天。斜。陽。下。水。晚。霞。翹。天。時。吾。們。更。覺。得。意。原。來。有。幾。位。小。弟。弟。從。學。堂。裏。興。興。頭。頭。的。出。來。丟。下。書。包。和。吾。們。玩。耍。向。他。們。老。子。娘。討。了。點。心。錢。却。給。吾。們。享。福。有。的。買。了。瓦。片。餅。有。的。買。了。饅。頭。扯。成。小。塊。子。丟。在。水。裏。吾。們。就。能。飽。餐。他。一。頓。有。幾。位。却。分。外。的。討。好。也。知。道。吃。大。餐。的。規。則。等。吾。們。吃。罷。之。

後。還。丟。下。幾。個。水。果。來。助。吾。們。消。化。他。們。的。盛。意。果。然。可。感。然。而。這。種。水。果。吾。們。却。對。他。沒。有。法。想。倘。要。吾。們。吃。將。下。去。委。實。敬。謝。不。敏。後。來。吾。們。朋。友。中。有。一。個。出。名。智。多。星。的。忽。地。想。出。一。個。妙。法。來。說。吾。們。弄。個。福。脫。抱。爾（足。球）來。玩。玩。罷。大。家。一。致。贊。成。每。逢。水。果。來。時。吾。們。就。像。他。們。學。堂。裏。的。成。例。分。做。兩。班。你。一。撞。吾。一。撞。的。撞。將。起。來。可。是。吾。們。沒。有。脚。兒。只。得。用。頭。兒。庖。代。照。事。實。上。說。來。吾。們。合。該。喚。他。做。海。特（頭）抱。爾。不。該。喚。做。福。脫。抱。爾。呢。大。凡。這。班。小。弟。弟。吾。們。最。為。歡。迎。因。為。他。們。都。是。天。真。爛。熯。毫。無。機。詐。的。心。思。只。瞧。他。們。那。種。蘋。果。小。臉。紅。噴。噴。嫩。嫩。緻。緻。的。好。不。惹。人。歡。喜。那。一。雙。雙。寶。石。般。的。眸。子。裏。也。流。露。出。一。派。誠。實。坦。白。之。色。如。今。世。界。上。的。人。大。半。都。帶。着。假。面。具。你。哄。吾。吾。哄。你（可。歎）旁。的。不。必。說。就。是。朋。友。之。間。也。許。僞。百。出。那。裏。有。甚。麼。肺。腑。之。交。一。壁。說。赤。胆。忠。心。替。你。盡。力。一。壁。却。在。那。裏。想。個。推。井。下。石。的。法。兒。陷。害。你（可。歎）惟。有。這。班。小。孩。子。却。總。放。着。真。面。目。毫。無。假。飾（不。道。魚。目。却。有。知。人。之。明）所。以。吾。們。倘。能。時。時。刻。刻。和。他。們。相。對。實。是。最。快。意。的。事。至。於。吾。們。種。族。之。中。三。朋。四。友。也。難。免。傾。軋。幸。喜。大。家。都。能。自。立。無。須。相。賴（靠。朋。友。原。靠。不。住）水。中。的。水。蛆。小。蟲。直。如。恆。河。沙。數。儘。着。吾。們。自。由。吃。去。倘。有。旁。的。東。西。來。時。彼。此。各。自。放。出。本。領。去。搶。強。的。勝。弱。的。敗。這。也。是。一。定。不。易。的。道。理（國。際。間。人。類。間。也。是。如。此）吾。平。日。間。只。獨。往。

獨來獨自過吾的光陰和他們的交誼淡漠得有限。有時在興頭上纔和他們一塊兒玩耍。玩耍有時却整日價躲在水草上冷眼看那池邊的一切人一切事也很自得其樂（冷眼旁觀確是一樂）末後那情場中得意失意的活劇居然也進吾的眼兒了。第一回在薔薇含葩桃花欲謝時候吾天天總瞧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和一個十六七歲的女郎肩並肩的走來。瞧他們情致纏綿分明是一對未婚夫婦。那女郎出落得人如雪。素貌比花。娟身材不長不短不肥不瘦。既不能說他是香扇墜又不能說他是玉屏風。說他是環肥既不合說他是燕瘦。也有些兒不稱（如此方能算是美人）這種妙人兒真是金閨中數一數二的人才。那少年也風流瀟灑卓犖不羣。只瞧他的舉止就當得上蘊藉兩字。他每天來時總指點景色談笑風生。宛然是個美術家的樣兒。他們兩口兒簡直沒一天不到這池邊來。揀一塊青石上鋪了羅帕子比肩坐下。那並頭雙影印在水中彷彿一枝並蒂蓮花。水兒動時這影兒便也蕩漾不定。那兩個頭更並得緊緊的。中間直潑不進一滴水兒（刻畫入微）他們一壁坐着一壁兀是娓娓軟語。大約在那裏商量將來結婚的大計畫（你又何從知之）瞧那男的總微微帶着笑容。那女郎的粉腮上也暈着兩個嫣紅的酒渦兒（好親熱）這一對有情眷屬真個使人豔羨（誰要你豔羨來）吾見他們來時便把半個頭兒探在水面上悄悄地瞧着。

聽着連唼唼的聲音也不做出來（此魚煞是多情）有幾個不知趣的朋友却不住的在水上穿來穿去又做出許多怪聲似乎故意要打斷他們的情話（惡作劇）吾雖是苦苦勸他們安靜些他們却當做耳邊風給吾一個不理會吾可也奈何他們不得只得自己顧着自己罷咧一連十幾天池邊總有這兩情人的芳躅沒有一天間斷有一天却見那少年獨自到來手裏提着一隻長方形的箱子一步一趨非常從容臉兒上雖有些索漠的神氣然而並不悲痛只吾不見了那女郎心中十分詫異想他們天天回來同去今天怎麼破題兒第一回分手了轉念一想他們既然是未婚夫婦自然還不能晨夕相共（你真乖覺）那女郎前幾天諒來住在親戚家裏今天已回到自己家裏去咧（誰告訴你的）停了會兒却見那少年已走到池邊一面在青石上坐下一面把那箱子打將開來接着抬着兩眼骨碌碌向四下裏打量了一會然後拈起一枝筆在那箱子蓋裏的一塊板上不住的劃着到此吾纔恍然大悟知道以前猜得並沒錯誤這位少年確是個美術家此刻正要把四下裏的好風景收入畫圖畫一幅絕妙的風景畫兒只可惜那女郎不曾同來不然可不是又多了個畫中人麼（你倒也是個美術家）吾心中正在這麼想忽地瞧見一張硬紙片從那箱子裏掉出來可巧掉在池邊和水兒相去不到一寸（險極）吾連忙翻一個身跳到池邊抬起頭來偷眼一

望却見是一張六寸大小的照片上邊是一個美人兒的小影扶着椅背玉婷婷的立着瞧他眼之波眉之黛頰之痕恰和那女郎處處吻合到此吾又恍然大悟知道他正在打算把這影中人加入畫中呢(你真乖覺)那少年畫師見掉了這照片大大的吃了一驚瞧他的樣兒似乎比大富豪破產更爲着急(形容盡致)當下裏跳起身來撲的伏在地上把兩手伸到水邊拾這照片費了好些氣力方纔到手接着起身吐了一大口氣撩起那雪白的長衫來子子細細的拂拭拂拭了好幾遍方始回到那青石上去動筆再畫一面畫着一面側着頭再三的端相(畫家確有此態)又對着那照片莞爾而笑這一天他直畫到月上柳梢時候纔收拾畫具信步回去從此以後他難得到來來時也總洋洋得意滿臉現着愉快之色還從懷中掏出那照片來瞧個不住十分鐘裏算來總須瞧他十幾回吾見了這得意人委實一百個羨慕他等他們結綰同心之後雙影翩翩到吾池邊來時吾還須着着實實祝賀他們一番咧(多謝你的盛意)(曲狀前二人之美滿卽所以襯起後二人之淒楚美滿者愈美滿淒楚者乃愈見其淒楚)過了一個多月吾的生活仍然如此沒有甚麼改變社會上種種色色的現象有時却在池邊發現跳進吾的眼簾有可笑的事有可憐的事有可恨的事有可嘆的事吾瞧了真覺得感慨不淺一天暖日烘池碧波紅映時吾恰在水面上附着一

塊木片游了一個大圈子當他是個水上飛行艇一般正游得高興斗見一個天上安琪兒似的美人婷婷孌孌而來長身立玉倩影羞花吾只一瞧這身兒頓時從水面沈到水底吾那幾個不老實的朋友(你自己倒算老實)都一個個游上水去從這輕絲般的水紋下偷覷美人飽餐他的秀色連吾們的鄰家賢伉儷一對鸛鷺也在白蘋中同聲朗吟起來分明是歡迎美人吾在水底伏了半晌鎖住了心又掙扎着游到水面上再舉目瞧時只見那美人兒已珊珊的走到池邊穿着白羅衣束着白羅裙下玉跌只能說得五寸膚圓穿着一雙白羊皮的小蠻靴一頭鴉羽似的香雲上在左偏綴着一個白羅結子被曉風微微飄動着活像是一隻白蝴蝶(活畫出一個淡妝美人來)吾打量了一下子覺得那紫竹林裏的白衣觀世音見了他也須減色原來他的芳容更是出塵絕世單用傾國傾城四個字形容他還覺不足直好說得傾世界(二字別致)只瞧那兩道似嗔似喜似悲似怨的眼波比了吾們的池水直要清澈萬倍遮莫是世界初闢時安樂園中的泉水但經亞當夏娃照過影子不着一些子塵埃(形容入妙)那吾些朋友見了也着實稱羨恨不得大家跳到這美人眼中去游他一個暢快(異想天開)若論他的兩個美頰却很難品題說他是霞是玫瑰覺得太紅說他是玉是雪又覺得太白在下是一條魚肚子裏原只有水蛆清水和一根根的水草並沒

有一個半個香豔字面足以形容那美人（作者竟在那裏罵起不會做豔體小說的人來了）然而就是升天入地去拉那中外古今善做豔詩的幾位大詩人來甚麼李義山咧韓冬郎咧王次回咧甚麼擺倫咧師蘭咧囉拉屯咧怕也要撚斷吟鬚走入醋甕想不出甚麼恰當的字兒來便是那英國大名鼎鼎的美人畫大畫家麥克施冬先生也不能描摹他的萬一只索拋下畫板擱筆而去所以。在。下。也。不。敢。信。口。胡。說。犯。這。褻。瀆。天。人。的。大。罪。過。只。請。看。官。們。自。己。體。會。罷。了。（形容得加倍着力）至於旁的額啊眉啊鼻啊唇啊頸啊手啊更無一不美看官們到此一定要說在下是個笨伯（誰說你笨伯）形容美人怎麼如此輕淡不把那粉題春山瓊鼻櫻唇螭蟻柔荑許多絕妙的字兒堆砌上去渲染渲染啊嚙看官請恕在下放肆要知這種字已落了俗套從來那些無鹽嫵母鳩盤茶早取來胡亂撥用（眼高於頂把天下美人一筆抹殺）若加在這天人身上萬萬形容不到因此上在下索性直直落落的說了（說得有理）那時那美人兒倚定鐵欄干立着低垂着頸子眼波溶溶的注在水上正在那裏無言脉脉顧影自憐倒把吾們的池水當了他玉鏡台上的菱花寶鏡照個不已（絕妙一幅美人圖）這當兒吾們委實非常榮幸連水上也生了無限光輝要是明天遇了旁的池河裏的朋友就可以在他們跟前誇張說吾們的池裏曾經一個絕世美人照過倩影將

來吾們池上。或者就加上那美人兒香名也。論不定（想入非非）吾一向聽說美利堅有一個大英雄華盛頓。後來那國中有一座大城。便也喚做華盛頓。然而總不及吾們用美人香名做池名。更見得風韻（確是韻事）往後吾們倘到大海大洋裏去游歷時。那些碩大無朋的鯨翁鯊翁們見了吾們說這幾位朋友是從美人某某池裏來的。就不敢小覷吾們。免不得要殷殷款待。竭誠歡迎。吾們雖然體格小些。也能沾着那美人的光兒。和他們分庭抗禮呢（趣極）閑話休絮。且說那美人兒立在那裏。彷彿有甚麼心事似的。把左手支着香頤。一面却把右手上的纖指。兀是掠那鬢邊。一絲絲散着的雲髮（又是絕妙一幅美人圖）那兩道修眉。却像他頭上的白羅結子。打了個結兒。一會忽又把那眼光。從水上提起來。遙注在那一抹蔚藍的天上。呆呆的望了好久。這時吾心中忽地起了個妬念。妬那老天。分吾們的艷福也。消受這美人兒的眼波（和老天吃醋真是奇事）吾正在暗中。撚酸猛聽得他低低的嘆了一口氣。接着悄然說道。你怨我！我也出於萬不得已呀（可憐語）這聲音從那兩瓣朱唇裏。宛宛的透將出來。聽去却狠細。狠細。直好似一隻黃鶯兒。在二三里外。綠樹陰中。掉舌一般（妙人）吾聽了忙再偷瞧他的芳容。却見那明眸中。忽地起了淚痕。瞧去倒像嵌了兩顆小小兒的金鋼鑽。一陣子顫着險些掉將下來（此種下淚比痛哭更覺悲惻）吾瞧得十

分不忍想這美人兒粉臍中到底有甚麼不如意事却如此的鬱鬱不樂但是吾也沒法兒想倘然這一泓池水變了萬花之叢吾們也變了蝴蝶吾們便須開他一個跳舞大會喚大家捉對兒跳起舞來替這美人兒排愁解鬱豈不很好(你倒又是個慈善家)無奈吾們只會游泳對於跳舞一道却是門外漢(客氣客氣)停了約摸三分鐘光景那美人兒忽地又微喟了一聲吐下一小口香唾來霎時間吾們池裏好似倒了幾瓶紫羅蘭香水變得一水皆香(形容得妙)吾那幾個貪嘴的朋友早已饑涎欲滴都想嘗一嘗美人香唾的異味吾知道這一口香唾又要惹起風波來了於是吾劈頭先趕過去兀在四下裏盤旋不許他們捱近比了兵士們看守砲台防禦敵人更爲着意不瞞看官們說其實吾倒也很想嘗他一嘗覺得比那賈寶玉吃胭脂更見雅人深致(賈寶玉一定不以爲然)只吾既不許他們吃自己不得不竭力把饞涎咽了下去(你倒有強制的工夫佩服得很)於是一壁又向他們說吾們只能喝喝洗臉水沒有吃這絕世美人香唾的資格還是留在這裏瞧瞧他明年開出一朶芬芳馥郁的白蘭花來給大家領畧領畧香味豈不有趣(妙想)況且那美人兒還在上邊吾們當着他你搶吾奪成甚麼體統失禮於美人可不是頑(慮得周到)沒的使吾們龍門貴冑給人家恥笑呢平日間吾在這池裏原做慣大阿哥的他們大半都肯聽從吾這一番

話更強過十萬毛瑟他們聽了竟一個個掉尾而去到那旁的一邊等洗臉水去了只吾却還守着這美人兒徘徊不去這時又見他把雲鬢掠了一掠微微的搖着頭把那羅襟上扣着的一輪茉莉花球揉成粉碎一古腦兒撒在水上可見他芳心中正懷着無限的幽恨沒處宣洩（可憐可憐）好在吾那些朋友們都不在近邊這無數的花瓣子纔得不遭他們的劫數吾却能獨自消受他們的妙香（原來你也自私自利）連吾的皮膚裏也被這花瓣嵌了進去（妙）吾正在竊竊自喜却見那美人兒又對着水上眼波一轉微喟而去吾卽忙豎起身來瞧時只見他玉山斜欹在那裏聳動不已一個人沒精打采的走去停了會兒已像明月入雲冉冉而沒吾心中又失望又替美人悲痛一翻身穿入水底伏到午後纔起來過了兩天吾餘悲未殺却又有一個失意人送進吾眼兒來了那天夜深水靜月白如銀吾正在水草裏做吾的蘧蘧好夢驀地醒了回來隱約聽得一種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聲音從萬寂中若斷若續的逗將過來（緩緩而來如風蘋末）吾側耳屏息子細一聽却是一首英國的怨詩看官們別說在下慣吹法螺在下怎會懂詩怎會懂英國詩其實在下前世也曾看過幾本英美名家的詩集（原來如此失敬失敬）那種哀怨悲咽纏綿悱惻的詩曲肚子裏多雖沒有倒也有兩打之數（着實不少）這時聽得的一首就是英國詩人阿白拉罕考萊氏的

手。筆。吾。還。記。得。他。的。詩。句。道。

A mighty pain to love it is,

And 'tis a pain that pain to miss,

But of all pain the greatest pain

It is love, but love in vain.

那。大。意。是。說『數。人。生。之。痛。苦。兮。痛。莫。痛。於。失。其。所。歡。願。雖。失。其。所。歡。兮。或。有。時。而。重。圓。惟。所。歡。之。永。永。不。我。屬。兮。我。雖。死。而。含。冤。故。痛。苦。中。之。最。痛。苦。兮。我。不。復。爲。所。歡。者。之。所。歡。』那。吟。詩。的。人。多。分。是。抱。着。萬。種。傷。心。吟。得。鶯。啼。花。落。分。外。悲。惻。直。把。吾。們。池。水。上。蕩。滿。了。哀。音。連。那。水。邊。的。白。蘋。也。蕭。蕭。瑟。瑟。的。響。了。起。來。(妙)當。下。吾。就。游。上。水。面。借。那。水。銀。似。的。月。光。向。岸。上。一。瞧。却。見。一。個。瘦。伶。伶。的。少。年。人。立。在。一。根。電。竿。底。下。電。燈。光。可。巧。映。射。他。的。面。龐。瞧。去。又。慘。白。又。憔悴。連。一。絲。血。色。都。沒。有。要。是。此。刻。有。人。走。過。見。了。他。定。要。當。是。水。中。的。落。水。鬼。深。夜。現。形。那。裏。還。像。甚。麼。生。人。想。來。他。天。天。總。在。愁。城。恨。海。之。中。被。那。愁。恨。日。日。而。伐。纜。斲。喪。到。這。般。地。步。(可。憐。蟲)那。時。他。一。面。悽。悽。惻。惻。的。吟。着。那。首。詩。兩。個。深。陷。在。眶。子。裏。的。眸。子。却。注。在。手。中。的。一。小。疊。紙。兒。上。吾。子。細。一。瞧。便。知。道。

是十二三封信內中有信箋有明信片并且還有三四個西洋信封因爲他兀是在那裏反來覆去所以被吾瞧個分明（好眼力）他翻了好一會又喃喃的說道事由前定不可以強求（此二語誤人不淺）這兩句話一連又說了十幾遍也是哀音流溢使人不忍卒聽過了約摸十五分鐘方見他把那十幾封信逐一放在嘴上親了一親掏出一塊帕子來裹好了鄭鄭重重的納入懷中垂着頭兒把兩眼向着水中空望那淚珠兒也就錯錯落落的掉了下來（可憐可憐）這樣又過了二十分鐘光景纔見他舉手扶着頭兒如飛而去彷彿鬼魅隱形霎時不見但聽得暗中有長嘆之聲隱隱約約隨風送來這邊幾枝白蘋也機械作響似乎和着他嘆息（可憐之聲）這一夜吾再也不能入睡爲那少年人起了無謂的悲傷放眼四顧但見澄波受月蕩得滿池都變做碎銀而已（妙句）第二夜夜深時那少年却又來了仍立在那電燈竿下一會兒哀吟一會兒看信一會兒低語一會兒空望一會兒長歎一會兒落淚一會兒却又扶着頭繞池疾走還聽得他嘴裏連連說道吾的心兒在那裏：吾的心兒在那裏瞧他彷彿在這池兒四邊尋他心的樣子（可憐可憐）從此他夜夜必來夜夜總做這老文章吾也益發可憐見他知道這可憐人已深深的陷入情網所以如醉如痴失了常度有時還賠着他下了好幾行辛酸之淚（佛心腸）但在夜中吾那許多促狹的朋友們正

在好睡往往被他哀吟之聲驚醒。過來於是都牙癢癢地恨他。揶揄他。嘲笑他。說他是鬼。說他是瘋子。聽得他哀吟便說這是叫化子唱蓮花落聽得他低語便說這是歪頭和尚念經。見他繞池疾走便說這是外國人大跑馬(可惡)但是吾始終可憐他並沒有旁的心(可敬)他來時吾總拚了長夜無眠伴他寂寞有一夜他來後却並不立在那電竿下邊忽地走上水步從那石級上緩步而下直走到末一級纔立停了。睡着兩眼望着波心眸子也停着不動(可憐可憐)吾這一驚非同小可想他難道要做出甚麼非常的勾當來麼幸而這時池西一間小屋子裏起了婦人家嗶啾小孩子的聲音一聲聲隨風吹度分外分明(此四句妙妙驟視之雖似平淡其中却含深意蓋所以提醒少年當念老母撫育之恩讀者幸勿輕輕放過)這少年聽了纔返身走上水步長歎了兩三聲掉頭掩面而去(可憐可憐)從這一夜以後却不見他再來不知道斷梗飄蓬零落在甚麼所在那風裏白蘋却依舊夜夜爲他咽泣呢(一結餘哀不盡)

吾友瘦鵬生而多感偶爾拈筆輒帶哀音前後撰譯言情小說凡五六十篇而哀情居其強半近復以其新著之『魚』一篇見示音流行外悽惻動人此子真合以憂死矣讀既頗覺其行文之妙因復爲之加批以示吾讀者語之當否初不計也 乙卯七月十三日丁悚識於瘦鵬之懷蘭室

中。

滑稽偵探小說

東方之亞森羅蘋

(天白)

一。夜。天。陰。如。墨。東。長。安。街。上。萬。戶。沈。沈。悉。入。夢。境。街。燈。黯。淡。亦。似。含。倦。意。燈。柱。下。矗。立。一。警。士。森。如。石。人。忽。聞。機。聲。軋。軋。一。摩。託。車。電。掣。風。馳。穿。橫。街。而。過。警。士。略。舉。首。微。作。噫。氣。旋。就。燈。光。下。出。時。計。諦。視。之。長。針。已。指。一。點。四。十。五。分。倦。瘁。之。容。立。欣。欣。有。愉。色。蓋。知。再。閱。一。刻。鐘。即。可。下。直。尋。好。夢。也。方。徘徊。間。南。橫。街。頭。警。笛。忽。大。鳴。警。士。立。奔。而。前。則。見。某。巨。邸。重。門。洞。開。人。影。憧。憧。一。望。而。知。其。事。有。變。者。少。選。警。員。戾。臨。邸。中。主。人。告。以。失。竊。某。銀。行。鈔。幣。五。萬。元。偷。兒。當。未。逸。去。蓋。邸。中。夜。宴。甫。罷。即。發。見。此。巨。大。之。竊。案。也。警。士。乃。以。頃。間。摩。託。車。馳。過。之。事。報。告。警。員。主。人。啞。然。笑。曰。此。吾。今。日。所。延。上。客。某。貴。人。也。警。員。立。以。電。話。通。告。全。城。警。界。中。人。皆。擾。攘。終。宵。此。燈。柱。下。之。警。士。尤。申。申。詈。竊。賊。不。已。

大偵探馬林問主人曰：「昨宵之貴客新歸，自異國乎？」曰：「然。隨彼同來之書記，非即某國人耶？」曰：「然。曰。余將走訪其書記，一偵其生平之歷史。」主人急曰：「君毋然。使彼知君為偵探者，余將開罪於貴人矣。」

馬林笑曰：「使彼知余為偵探，則余又安能操此職業耶？」言已，逕別主人而出。

華燈初上。宣南第一樓中。臨街酒室內。有兩異邦貴紳。據案對酌。兩人御晚禮服。皆極都麗。舉杯相勸。時指環上鑽石之光。燁燁互射。酒半。右坐者忽歎曰。余來此邦。行止殊多不適。蓋余不嫻華語。而彼都人士。又好欺余輩。外人也。若朔克君。習與華人相處。當無此格格不入之患矣。朔克微笑曰。此邦風俗。余主人尚不如余之深習也。塔克阿君。若欲緣覽都門風景者。余可爲君鄉導。第今日已暮。主人尙有事。待余擺擋不克。伴君夜游。殊歉甚也。言已。卽按鈴呼僕。歐入出囊中鈔幣付之。此時塔克阿目光。乃炯炯射鈔幣上。朔克回顧塔克阿。急歡然道謝而別。

塔克阿歸寓後。卽燈光下。卸其裝束。窺鏡徘徊。格格自笑。蓋已還其偵探馬林之本來面目矣。已忽遽然而驚。則其領結上之鑽石針。竟不翼而飛。急視其手指。燦燦之鑽石環。亦不知何時羽化。馬林駭且怒。誓必捕治朔克。然以事無實證。輕舉恐貽後悔。蹀躞室中。冥思鉤考之策。久而弗得。而雪茄之烟。瀰漫一室。如霧已忽披。外衣出門。疾向亞東旅館。馳去。時警署大鐘鳴十二下。道上行人已稀。馬林且行且回顧。似朔克來臨。其後者抵亞東旅館時。玻門已半掩。入詢侍者。以朔克踪跡。則答以伴其主人觀劇。未反馬林大喜。逕晤館中經理。云將查察朔克臥室。經理有難色。且曰。君有符驗。以證君爲警部中特派員否。馬林遽解外衣。紐探手襯衫中。久之。經理團團之面。滿暴疑雲。馬林忽失

聲曰噫余之符驗竟落彼偷兒手矣。

曉日上窗紅如玫瑰馬林猶蜷臥衾內倦眼朦朧蓋宵來失眠也凡上小鐘鏗然九下時馬林始披衣起斗見白色几罍上有一粉霞信函日光映射鮮艷奪目甫取入手卽識爲麥麗女郎手書展函讀之驚駭欲絕其書云

未婚夫馬林見之此稱謂行將取銷君蓋末次此見三字矣君向余求婚時指天誓日矢志靡他余亦信君對余之專誠當亦如君之効忠於政府故慨然以身許君奈何盟約甫成君乃背義負心一至於此耶疇昔之夜君在春明劇場與某女士並肩情話旁若無人鸚鵡鷓鴣幾令滿場妒殺君殆以余深處閨中視察不及耳殊不知君平日所施諸人者余卽還以施諸君余當時固在樓之對面君等一舉一動無不在余目中其最令余痛心疾首者君於劇場臨散時逕以余贈君之鑽石指環加諸彼女士織織之上噫是不啻挾余之靈犀供彼美之大嚼也女也不爽十二其行嗟乎馬林請從此絕

馬林讀訖頽然倒於沙發心念此惡劇必朔克所爲齒齟齬然誓必甘心於朔克乃卽整衣擬先赴麥麗家解其疑團然後以計捕朔克方取冠欲出斗聞電話鈴聲琅然則警部中有緊急公務相召

馬林不得已先詣警部至辨公室中部長一睹馬林卽點首微笑且曰君昨宵觀劇佳否馬林聞言
嘖嘖未答部長取案上一紙示馬林蓋某女士呈訴失竊之狀紙也大畧言昨宵在劇場中與貴部
偵探馬林同座出劇場後始知珠花手釧胸針之屬已蕩然無有所存者惟馬林惠贈之贗鑽石約
指耳馬林閱至此怒罵曰朔克矮賊余必殺汝乃以昨宵事一一告部長請拘朔克部長遲疑馬林
曰彼人化裝術神妙無倫其主人必非真某貴官殆亦如優孟之飾叔敖耳急捕之遲恐鴻飛冥冥
不可復得矣捕者至亞東旅館則朔克果已隨其主人附頃間火車東去乃急電津站截留之旋得
覆電云車抵站時大索車中無朔克其人惟大偵探馬林致聲部長言彼將赴關車蹤朔克也

小風土

印度美人殉葬記

(秋夢)

達爾比地當要衝爲印度有名之市集濱近那河河水深而輸運便自人多聚集於此其地駐軍爲
霍魯勃利少佐所部少佐故爲中尉以平亂積功得擢是職賦性謹厚御下寬嚴得中頗爲當時所
推重達爾比多椰子芒果濃陰蔽道卽日中時不至酷熱實炎荒中之清涼世界也白人一家於此者
廬舍園囿一如歐洲幾忘其身在此異國矣霍魯勃利少佐來印度後始論娶其夫人亦英人也爲達
爾比巨商之女有子二人少佐雖身列戎行蕭閒無事頗多家庭之樂未幾奉總督命調赴加魯加

德少佐意殊快。快以彼中尙未開化。爲叛徒叢集之所。去達爾比二百英里。途中村落悉爲婆羅門宗徒。頑鈍而多迷信。視耶穌教徒如仇讐。願長官既有命令。少佐亦忠於國。拚當行裝。拔隊遂行。少佐眷屬坐白蘭金轎。轎式與支那肩輿相似。兩旁有長竿。四人荷之而行。與夫行時。唱歌。呻吟。不成腔拍。蓋土人之秧歌也。本隊之後。爲商隊。赴加魯。加德行賈之商人。附大軍而行者也。其後有兵護之。次則眷屬。次則輜重。後復有兵爲殿。值朝夕涼爽時。則行三數里。日中則駐軍。樹陰弗進。宵來戒備極嚴。防土人襲擊。且地多虎狼。夜中每出而覓食也。故露營之四周。咸有哨兵。熱地行軍。悠閒乃無倫比。侵晨上途。涼露未晞。百花怒放。香氣襲人。衣袖頓忘跋涉之苦。日中散隊時。出而行獵。野兔野雉。山雞之屬。馴擾直同家畜。一發卽得。而芒果香蕉。觸處皆是。得自樹頭。甘芳無匹。惟行近水次。鱈魚時復出而噬人。故就浴時。必先鳴銃投石。水次然後入水。岸上則大聲鼓噪。擊銅鈺。吹喇叭。以防鱈魚之來。軍行旣十日。抵一處地頗卑濕。蚊蠅叢集。不能安睡。蠅能螫人。作痛且有釀膿者。破曉遂行。入大森林。枝葉繁茂。不見日光。林中路復崎嶇。不能整隊。路僅二英里。而耗時竟至五句鐘。林盡至一處。丘隴起伏。爲近那河之支流。沿河多草。積小樹成墩。別饒天趣。乃散隊休息。甫欲進膳。忽有哨兵馳報。謂前路小山上。土人嘯聚。鳴鈺擊鼓。勢將襲擊我軍。少佐曰。毋張皇。且鳴號令歸隊。

士卒半由午夢中驚醒。忽忽準備。少佐登小山。出遠鏡望之。笑曰。決非來襲。彼中方舉行大典。禮副官策馬近之。曰。少佐。我且斥候。少佐曰。我亦往偵。乃率一小隊行。印度有奇俗。曰。宅氣波羅門教中之大典也。以絕大之臺。葺廟中大佛。佛身盛飾珠玉。價可數百萬。教中信徒曳之而行。土人空巷來觀。但見萬頭鑽動。不審爲數幾何。禮佛者不遠數百里而來。焚香宣佛號神輿。過處。香花香水紛紛灑地。土人輒以手觸輿。謂能消滅惡業。實則眼前卽是惡業。以婆羅教之篤信者多臥地以待神輿。輒其身上立成壑粉。車所過處。血肉糝糊。而土人則稱道死者不置。以爲能獻身供佛。來生必生福地。也是日。死者不下三百人。又有肯其司河爲佛尊靈境。謂河水潑人立能使人清淨。數百萬之巡禮者咸攜餅盃。挹取聖水歸餉家人。且有躍入河心供鱈魚吞噬者。鱈魚嗜人如命。而人則目鱈魚爲天使。以次自溺。甚有立於岸次。尙未屆豫定之時刻。已爲鱈魚銜之。以去者。此皆自願授命事。雖慘酷尙非強迫。惟波羅門宗之僧侶。圓寂時必以室人殉葬。則更無人道矣。婆羅門僧侶階級較恆人爲高。可任意娶妻食肉。其納婦也。但期當意。不論階級。往往有年老高僧娶民間少女者。隣里咸鄙爭以爲榮。相率來賀。婚禮極盛。至老僧彌留時。僧侶咸來誦經。並稱道其身前功德。勸其妻同往極樂世界。妻苟不允。則灌以麻醉藥。昇往火葬場。場在空曠之所。掘地爲坑。實柴其中。尸身則裹以

白絹其妻則敷粉施朱衣白衣同置積薪之上尸首則臥其膝舉火焚之婦狂號思遁則鳴鉦以亂之而妙年之少婦遂與老僧同燼英政府屢次嚴禁而官吏軍隊所不到之處仍多此種慘劇霍魯勃利少佐率兵來偵正高僧火葬時也少佐立命騎兵突圍而入土人紛紛逃避少佐曰止毋爾此爲國法所禁汝輩豈未知國法耶騎士爭先蹈火救少婦甫抱之出烟燄四集尸身立成灰燼兵士捕得土人及僧侶三五人詰之則堅謂自願殉葬少佐怒曰弗作誑語我盡知之矣且問此寡婦此三五人面色灰敗知去死不遠矣時夫人已攜此少婦至見少佐盛怒徐曰願君赦彼彼少婦未死殺人之罪未遂且主張其事者不僅此數人少佐乃謂僧等曰汝輩識之此爲國法所不許後有犯之者殺無赦今且宥汝又願兵士曰汝輩昇此婦之寧靜之所乃抱至芒果樹下以令安睡夫人灌以藥始甦俄張目四矚少頃復合夫人近謂之曰汝醒耶夫人語時作印度語極明晰少婦目復啓淚珠隨之而下淒聲謂夫人曰敬謝夫人我已清醒矣夫人曰汝精神已復但靜寤汝名云何曰阿米那年幾何矣曰十九歲夫人曰汝年齒旣稚貌尤韶秀偶汝者定當愛汝阿米那無言夫人復曰汝自願嫁彼耶阿米那曰我應盡之義務夫人曰然則汝父汝母強汝嫁之耶阿米那曰我無父母寄居我伯母家夫人曰然則苦汝矣汝夫年幾何曰七十五歲夫人作不審狀曰幾許阿米那含羞

細聲曰七十有五夫人曰異哉十九歲之少婦竟偶七十五歲之老僧阿米那曰當我夫下聘時我伯母大喜過望戚黨中亦咸謂此老年高德劭出言不啻我佛背之且禍及一家我聞言而懼遂嫁之語時風捲尸氣臭穢乃不可耐夫人以手絹掩鼻阿米那則以手蔽面土人大聲慟哭雜以禮佛之聲且有遠遠指戟而詈阿米那者驕陽肆其炎威草木盡偃四野寂寂了無生趣阿米那翹首而望意似惶遽謂夫人曰我不能生矣彼人叢中有我伯母在方大聲痛詆行將殺我我其不久矣夫人曰彼安敢爾我已救汝汝且安心我上帝定能護汝阿米那曰然則我安歸夫人曰汝已脫惡魔之手就我上帝我決不舍汝汝其毋恐阿米那曰敬謝夫人真生死人而肉白骨矣夫人攜歸營中偕之同行且出西服衣之直類西方美人矣惟膚色稍黑耳既抵加魯加德夫人教以英語絕慧數月後已能對答夫人乃更其名曰馬利阿三年後少佐得假一年有半夫人遂攜之歸英倫入學一載重歸加魯加德助夫人教導土人頗有功於印度

小 說 卷
百 科 大 學 校

(宜左)

鷄聲。喔。喔。犬聲。嘖。嘖。黃牛。散。處。白。羊。成。羣。竹。籬。茅。舍。點。綴。於。桃。紅。柳。綠。之。內。鄉。村。風。景。乃。益。明。媚。無。倫。日。之。夕。矣。廣。場。中。圍。而。坐。者。男。婦。老。幼。雜。沓。其。間。無。知。之。童。則。競。以。桌。布。蒙。其。目。作。盲。人。之。戲。或

臥地翻金斗。或猱樹索雀兒。儼如世外桃源。不復知人間有憂樂事者。時有一寬袍闊袖之學究。鼻架黃銅鏡。手一旱烟管。鞠躬自矮屋出。所履之雲頭鞋。底厚過寸。曲而且小之瓣。攔於右肩。爲狀若不勝其重。蹣跚向廣場而來。衆見學究。至羣起呼曰。百科大學校先生。至矣。先生來。先生。其坐此。學究畧不一遜。卽彎腰就一竹椅。交股而坐。衆乃請曰。先生。今晚其講大書乎。抑講小書乎。學究搖其三五零落焦黃色之髭鬚曰。論語上。非有子疾病。子路請禱。一節故事乎。爾等亦知孔子得病之緣由乎。衆曰。未學。究曰。如此。則我試爲爾等述之。昔年張飛設一肉舖。陳平高踞而持肉斧。張良與諸葛亮。則持籌握算於內。孟子持一巨大之秤曰。權然後知輕重。二之下。四之上。維我所欲。可使一羽重於一鈞。金舍我其誰。可知孟子之秤。是活手秤也。一日子路負斗米至爲孔子。易十肉。曰。子見我夫子乎。年已七十矣。七十非肉不飽。今三月不知肉味。未嘗飽也。飢餓不能出門戶。於是陳平運斤成風。適得其數。孟子固私淑於孔子者。欲多與以肉。因曰。請益之。張良躡足曰。不已多乎。孟子曰。肉雖多。吾四十而不動心。子路負肉歸。孔子大喜。立召易牙烹之。飽食終日。實不能容。屏氣似不息者。於是遂病。莫能與幸。季康子饋之以藥。子路爲之禱。厥疾乃瘳。故孔子之病。乃積食病也。衆曰。博學哉。先生誠足令我輩聞所未聞矣。學究欣然有得色曰。實告爾等。吾在前清時代。自十二歲。應試以

後。直。至。五。十。九。歲。朝。廷。停。辦。科。舉。爲。止。無。論。縣。府。兩。考。我。必。在。十。名。以。內。爾。等。得。毋。欲。一。聆。余。之。佳。作。乎。我。試。背。之。爾。等。其。靜。聽。無。譁。學。究。乃。抗。聲。誦。曰。『天。地。而。玄。黃。也。宇。宙。洪。荒。日。月。何。爲。而。盈。昃。辰。宿。其。列。張。矣。寒。來。暑。往。秋。收。其。所。以。冬。藏。也。歟。』趙。錢。而。孫。李。也。周。吳。鄭。王。馮。陳。何。爲。而。褚。衛。蔣。沈。其。韓。楊。矣。朱。秦。尤。許。何。呂。其。所。以。施。張。也。歟。』此。兩。股。文。字。包。羅。天。地。氣。象。萬。斗。且。純。係。集。用。古。人。書。句。原。原。本。本。煞。是。空。前。絕。後。之。佳。作。衆。曰。妙。哉。妙。哉。比。沿。街。背。誦。之。滕。王。閣。序。阿。皇。宮。賦。悅。耳。多。多。矣。學。究。乃。納。烟。於。斗。中。敲。火。猛。吸。兩。頰。深。陷。顴。骨。聳。突。點。首。搖。膝。以。示。其。得。意。之。態。時。有。一。醉。漢。喃喃。曰。先。生。亦。知。調。查。員。將。來。我。村。乎。學。究。傲。然。曰。我。不。吸。烟。何。畏。之。有。醉。漢。曰。否。我。之。所。謂。調。查。員。者。乃。調。查。學。堂。之。調。查。員。耳。我。往。城。中。時。有。人。語。我。我。故。知。其。將。來。也。學。究。曰。渠。亦。來。視。我。之。學。堂。乎。醉。漢。曰。然。彼。城。中。之。初。等。小。學。高。等。小。學。渠。尙。逐。一。投。刺。而。入。先。生。所。設。之。學。校。爲。百。科。大。學。校。渠。又。焉。得。而。不。至。學。究。曰。善。我。當。有。以。教。之。翼。日。之。晨。學。究。乃。大。忙。指。揮。諸。生。曰。小。子。其。當。洒。掃。於。是。一。羣。黃。髮。小。兒。鼻。垂。長。涕。身。穿。短。褲。蓬。頭。跣。足。爭。持。箕。帚。掃。除。校。室。旣。訖。命。之。曰。坐。佳。客。將。至。其。各。無。譁。否。則。重。罰。不。貸。羣。兒。乃。以。舌。舐。鼻。涕。擁。書。默。坐。果。未。幾。而。所。謂。調。查。員。者。匆。匆。至。矣。鼻。架。金。鏡。手。提。革。囊。及。門。見。泥。塗。壁。上。黏。有。一。招。貼。曰。百。科。大。學。校。不。覺。驚。詫。曰。怪。哉。百。科。大。學。耶。百。

科大學乃設於豚欄鷄樓間耶舉足入門則熱臭之氣撲鼻欲嘔學究高坐案頭方力吸其烟傲不爲禮遍視各生座前所置之書則皆三字經也調查員笑曰先生此卽百科大學之教科書耶學究曰然汝并此教科書而不識耶調查員曰以我所知此乃三字經耳係舊日私塾之課本不應再見於今日之學校矣學究曰然固不應用之於尋常學校但我校固百科大學校也汝亦知是中學之完備否居吾語汝學究言次卽手一三字經指示調查員曰聽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非生理學乎玉不琢不成器則論理學也一而十十而百則數學也曰春夏曰秋冬以下則天文地理學也稻梁菽麥黍稷至馬牛羊鷄犬豕則植物學與動物學也曰喜怒以下則心理學也高曾祖以下則倫理學也自羲農以下則一部完全無缺之念四史也而兵法戰術腐焉如蠹螢如映雪則物理學也犬守夜鷄司晨則博物學也上致君下澤民則政治學也總之無論何種科學此一冊中無不搜羅完備卽教育學與管理法教授法亦無不備焉如苟不教性乃遷卽教育學也昔孟母以下則管理法也凡訓蒙須講究以下則教授法矣爾殊有幸得遇我老夫藉開茅塞我且問汝汝亦曾畢業於何校調查員忿然曰先生何昏憤若是吾固高等師範畢業生也學究曰高等司飯耶然則吾誠誤矣汝之來非視我之教授視我之吃飯耳實告汝老夫老矣每餐非費二十分鐘不可

不得如小學生之祇限十分鐘也。調查員知不可與語，掉頭而去。學究笑曰：彼翩翩少年，乃畢業於高等司飯學校，固祇合爲大廚子耳。何足以調查我之百科大學。

小神
說怪

古塔現鬼記

(戒己)

讀者諸君亦信世界有鬼神之事乎。果信之者，吾今爲諸君述蘇格蘭島古塔現鬼事。

蘇格蘭爲英倫三島之一。當十六世紀時，西班牙艦隊攻英，舟師燬焉。西艦兵卒有逃亡者，遂止海濱而居。蘇人亦漸與通嫁，娶是以北部居民。其目與髮恆多黑色，性情怪誕，迷信鬼神。與蘇格蘭平原人民迥異。海濱有堡，怪異最多。土人時以爲談助，胆怯者聞之，輒掩耳不敢卒聽。堡中有塔，建築尤古，相傳爲鬼魅出沒之所。遠近居民咸畏懼之。塔中有室，圍以錦幘者，云爲鬼魅食息之處。雖白晝無敢入者。曩年余偶遊其地，聞而異之，深願一窮究竟。蓋余性好奇遇鬼怪之事，輒欲探索其真相。因擬於此室中一宿，以窺其變。商之其地主，高萬克，竟荷許可。卽呼僕從，遷余行裝，入安置。旣安，余意甚得，蓋好奇之心已勝畏懼之念矣。

時值嚴冬，景象蕭索。海風怒號，聲擬鬼哭。急雨打窗，猛同彈擊。晚餐旣畢，圍爐驅寒，擇神怪故事以資談助。座中人各將見聞所及，互相吐露。所述諸事，至奇極駭，令人聞之生懼。其時余神經受觸，方

寸聞志。恐不止。一若堡中。真爲鬼域者。然談興方濃。女主起曰。今宵暢叙。固樂且得。聞所未聞。然時將夜半。諸君盍赴黑甜。以俟明日。復回顧余曰。君今晚決獨宿於古塔耶。君於鬼物。豈真無懼。余聞塔鬼專據是室。從未擾及他處。君其慎之。余曰。然謹謝盛意。衆見余志已決。不復苦勸。惟咸爲余危。乃相率導余至古塔前。塔位於堡之西北隅。荒廢不修。苔蔓滋生。望而知爲最古之建築。衆卽遜余登塔。告別各散。塔中備有石杵。余遂拾級而登。達於寢室。

室中面積甚廣。陳設奇古。所置器具。咸作黑色。爲狀令人心怯。近壁設寢榻。余之行裝在焉。壁上懸有蘇格蘭古代兵器。及西班牙甲冑等物。精古可愛。室之一隅。裝有人形一具。外罩戰袍。自頂至踵。畢肖生人。深夜視之。逾增恐怖。室有火爐一巨。異常製爲余生平所未覩。中可容人。爐口以磚砌成環形。主人燃以薪炭。火光照耀一室。溫暖如春。火爐架暨梳裝檯各燃二燭。滿室燦然。四周窗戶均圍紅色絨簾。以禦寒氣。壁懸織錦畫多幅。上繡山野行獵諸景。栩栩欲活。余本喜美術。而于繡尤甚。惟是晚神經稍亂。已失常度。觀之稍久。覺畫中人栩栩欲動。微風吹來。似又作跳舞狀。凝視良久。已忘身在鬼室。忽而狂飆怒吼。門爲之閤。全塔撼動。爐炭亦爲之震落。驚魂返舍。始覺身在古塔。獨履危境。猶強爲鎮定。以待鬼至。斯時室外風雨益烈。倍形悽慘。余急解衣就寢。中心跳躍。燈燭未敢。

滅也。頭甫着枕，忽聞床頭有呼吸聲，轉瞬燈燭熄滅，滿室黯然，所賴有微光者，惟爐中新火耳。余雖胆怯，不肯合眼，蓋念所謂鬼者，或將旋踵而至，余必細加考察也。惟余旅行日久，精神疲敗，似見室之極端，現一凹室，門簾搖曳，倦眼朦朧，中更不知致動之由。逾時疲倦益甚，昏然睡去。雖戶外狂風驟雨，亦不之知。比醒，但覺寒氣侵人，由肩而背，由背而全身。斯時感覺難宣，述爐火光中恍惚見有一物環伏爐旁，蒙以白紗，因時久已呈黃色。余倚枕注視，遙見此物漸動起伏，如浪審視，至再始知由數物集合而成。外各罩以白紗，紗爲吾人所罕見色，已黃污，知爲數百年前古物。余時四肢戰慄，神志益昏，週身如患癱痺，勉力支持，更覘其異。逾時中間一物蜿蜒而行，其狀殊可怖。漸近，余榻定睛視之，則白骨骷髏，齒牙畢露，旁有白髮長垂及地，目爲二孔，意似已覩榻上有生人者。其時余恐懼已達極點，欲動不敢，欲呼又思無應，一切能力已歸無有。之鄉仰睡臥榻，倍覺寒栗，須臾鬼物伸手振衣，臂露白骨，想血肉已化幾百載矣。手舉一杯，緩趨余榻，意必怒余佔居此室，將以毒藥致余死地。繼視他鬼亦轉趨余榻，各手一杯，復漸近余身，余怖極欲死，汗出如瀋，旋有冷氣自鬼口出，噴射余面，味極惡，類土氣，令人欲嘔。繼以杯中物潑余臉上，余以爲死期至矣。雖不致命，亦將成癩。咎由自取，夫復何言。正驚惶間，忽時鐘叮嚀報十二一剎那頃，鬼物已渺，驚魂稍定，惟有爐火半明。

戶外風雨而已。傍枕合眼。漸入睡鄉。比避已雨。止天晴。風和日暖。余急整衣下床。回憶夜來幻景。中心尙志。恣不甯。遂出辭別主人。踰歸去。此後誓不妄談鬼事。而從事於靈界之研究矣。

小慘
說情
瘋婦痛史

(萍寄)

通衢之旁。衢之內。時有瘋婦出沒。其間每當紅日初斜。炎威未退。則被髮跣足。行而來。來時必有數十頑童。鼓噪相隨。戲謔侮辱。以資談笑。瘋婦脫外衣。就河干濯之。濯竟復着身上。渾身溼透。似水淋漓。已乃據地跌坐。忽而歌。忽而哭。忽而恚。怒拾石投入。顛狂之態。頃刻萬變。有時神氣稍定。則正襟危坐。口喃喃語曰。生子宜管教。不當放縱。乃始而聽其胡爲。繼則遂遭棄逐。是何異教之殺人。而科以罪。嗟乎。我何不幸。入此陷穽。言已縱聲大哭。悲不自勝。

於時兩旁觀者。愈聚愈衆。中有一人。與瘋婦似曾相識。諦視良久。喟然曰。不知是那。一世冤孽。遂將此如花美眷。斷送於十八重地獄中。予聆其言。有因就與之語。徐叩以故。其人嘆曰。先生亦知此婦之歷史乎。婦本舊家女。夫家亦小康。今凌夷乎。其夫早喪。母父再娶。後棄不教。訓後母。復嫉視之。聽其自然。年十六七。尙無恆業也。少年情性。不耐家居。里中惡少。復引之作狎邪游。父沒後。更游蕩。無節。時取家中資。從蕩婦宿。後母遂引爲口實。擯斥之。每歸來。使就樓下宿。不許登樓。防之如盜賊。服

閨後卽爲之完婚。析使異居。其夫日事游蕩。已成習慣。雖有艷妻相伴。而閉戶家居。終不若在娼寮。可以譴浪笑。傲百無禁忌。不半月。漸覺厭倦。故態復萌矣。析居時。後母據家資。靳弗與其夫。又不治生計。柴米之資。狎邪之費。皆取給於新婦。奩中明珠三百。因是貸去。婦遭此不幸。默念後半生希望。無好結果。憤恚交集。遂成癩癩。始則神次昏迷。語言無次。早爲醫療。尙可平復。徒以無人關切。任其病勢日增。數月不見。乃癩狂至此。病入膏肓。殆不可爲。嗟乎。昊天不弔。施其酷虐。不知是何冤孽。遭此慘遇也。言次唏噓不已。余亦爲之慘然。

語有之曰。心病還須心藥醫。尋釋此言。殊有至理。大概患神經病者。必由七情感觸。鬱而不宣。激刺過深。遂至神不守舍。而其致病之原。則固深印腦中。歷久不忘。故患癩狂病者。平時雖悖謬無倫。而一遇所憎之人。與所感觸之事。則神經頓時清醒。不異常人。譬如醉者。當神次昏亂時。或與道及心事。則頭頭是道。絕無一語含糊也。瘋婦胡鬧。約小時許。有一人衣服楚楚。緩步而來。衆頑童見之。嘩曰。勿胡鬧。若郎君來矣。瘋婦見之神次頓定。坐地上。目灼灼視其夫。夫曰。汝出門時。曾攜一小茶壺。今安在。婦曰。早沉諸水中矣。夫嘆曰。物雖微。亦值錢數百文。棄諸河中。甯不可惜。婦笑曰。余奩中物價。什百倍於此。壺者不知凡幾。顧今乃安在。區區一磁壺。又何足惜。正恨不能盡舉。余所有之物。投

諸清流耳。夫見婦衣溼，衣意不忍，愀然曰：汝試視汝身，幾不成形狀。何自苦？乃爾婦曰：深願汝賜得。有今日，復荷拳拳良足感佩。余第恨不能速死耳。夫至是，乃無可再言。惟方勸其歸，婦長吁曰：歸不得，歸不得。歸將安往？甯不知我乃無家可歸者乎？坐地上，終不行。其夫逡巡，自去未幾，日落矣。數十頑童各鳥獸散，而婦尚徘徊於水濱。黃昏人靜，大雨如淫，婦立雨中，口吁吁作聲，學鬼叫。有時劃然長嘯，聲如怪梟。居民苦之，乃使人走告其家。其夫持燈與後母偕來，要與俱去。婦見其姑來，舉止頓變，勢洶洶若將搏人。迥非日間與夫對話時和宛可人情狀。姑謂之曰：速歸去家中，好好乃不欲居。自甘露宿艸地上，終夜吵鬧，擾人清夢。甯不羞死？婦怒罵曰：好好家庭間，果能完好，我亦不至有今日。汝曹却好我，乃茹苦欲死矣。我清白人家女兒，遭逢不幸，乃在此露宿，落難何足羞？汝有子不教，縱其爲惡而嫁禍於我。我來時奩中珠若干，金若干，皆爲汝子攫去，供給娼婦。汝捫心自思，汝子行爲何一非汝養成？汝不知自省，乃翻若無事。人大言相詰責，此真羞死，真羞死。言已，奪其夫手中紙燈撲滅之，裂其紙片作蝴蝶飛已，乃伏地號哭。呼阿母，姑恐其再有後言，與其夫拽之以去。

瘋婦遇人至，和婉卽露坐草地上。數十頑童圍繞狎玩之，亦不過拾石遙投作恐嚇狀，絕無暴怒意。惟至一家門前，則恚忿之氣不禁流露，然以羸弱女子亦無可施，橫暴惟坐地上倚門痛哭如弔喪。

狀。有。時。舉。銅。鈺。敲。之。鏗。鏗。然。大。聲。呼。救。火。作。種。種。不。吉。語。習。以。爲。常。人。弗。解。其。故。後。有。知。者。曰。此。卽。夫。已。氏。之。迷。香。洞。銷。金。窟。也。有。感。而。發。理。或。然。歟。然。瘋。婦。作。此。殊。大。愚。每。次。必。遭。毆。訴。諸。警。署。以。其。瘋。不。受。理。因。是。毆。瘋。婦。者。勢。愈。張。毆。愈。毒。婦。遍。體。鱗。傷。鄰。右。不。平。咸。來。干。涉。始。罷。手。瘋。婦。乃。蹣。跚。行。復。入。衢。衢。去。居。民。旣。習。知。瘋。婦。歷。史。頗。愛。憐。之。見。其。左。腕。愛。刃。傷。血。漓。漓。未。已。爲。之。裹。創。口。且。詢。之。曰。汝。今。日。受。汝。夫。毆。打。而。致。此。乎。婦。曰。否。不。然。予。夫。婦。間。數。年。來。未。嘗。有。小。口。角。何。至。一。旦。反。顏。相。毆。毆。我。者。乃。惡。人。縱。妻。賣。娼。不。恥。識。羞。反。敢。肆。兇。橫。我。被。毆。時。無。他。想。深。願。上。天。鑒。憐。使。我。爲。彼。一。拳。打。死。脫。離。苦。海。能。除。冤。孽。則。死。後。雖。無。人。爲。我。伸。冤。我。在。冥。間。當。亦。不。怨。須。知。我。今。日。求。死。不。得。苦。惱。情。狀。較。受。毆。辱。痛。萬。倍。也。言。已。哭。失。聲。出。衢。衢。去。

萍。寄。曰。昨。有。友。人。自。鄉。間。來。爲。余。述。瘋。婦。事。甚。詳。因。筆。譯。其。意。爲。普。天。下。薄。倖。男。兒。當。頭。棒。喝。嗟。乎。人。生。不。幸。作。女。子。身。又。不。幸。而。遇。蛇。蝎。之。惡。姑。負。心。之。夫。婿。能。無。咏。紈。扇。以。興。悲。賦。谷。風。而。自。悼。乎。恐。茫。茫。塵。海。中。遭。遇。不。幸。者。正。不。止。瘋。婦。一。人。已。也。安。得。十。萬。金。鈴。遍。護。人。間。薄。命。花。耶。

小說
愛妻與愛國

(行樂)

歐。戰。方。劇。法。蘭。西。政。府。下。一。令。嚴。誡。軍。人。有。攜。其。妻。至。戰。地。者。罪。當。死。良。以。法。人。深。於。男。女。之。情。恆。

愛其妻如第二生命。願愛妻非惡德也。徒以戰爭之故。軍人當以愛國爲急。不能再分其愛國之心。以愛妻故。政府定爲軍令。意至深也。

伊塞耳河前。泊林特森林境內。法軍駐焉。德軍則遠峙于洛萊特地方。兩方面爲塹壕中之戰爭。無甚劇烈。日中。惟以槍聲相應。和願不能傷塹壕中之人。不過來而不報。似屬非禮。故硝煙彈雨。乃轉爲兩軍酬應之具。而塹壕中人。乃轉以此種酬應爲日常之功課。惟一至夜間。兩方各派步哨。嚴加巡緝耳。

一夕。泊林特森林之左。法軍派出步哨一小排。往來梭巡。以防德軍之夜襲。一等兵勃來克與斯役焉。其勤務之時間。乃在黎明四時至六時。時萬籟俱寂。天尙未明。蓋接班尙未久也。勃來克於背囊上解除其雨衣。披之身上。以禦早寒。背上乃僅有一皮帶。四垂小方形之背囊。在腰際。裝子彈甚多。取其五。置槍膛中。藉防不測。槍以右手持之。面向德軍。立乃不見敵人。一星之火。一絲之聲。息精神。偶倦心遂一。一有所思。其最先湧上心來者。卽其愛妻。繼又思此種塹壕之戰爭。殊乏趣味。不足以盡軍人之長技。軍人至戰地。圖轟轟烈烈與敵決一死戰耳。不問生死。尤不問成敗。今乃據險弗出。徒以放槍爲遊戲。其耗費子彈虛度光陰。糜費軍餉。猶其餘事。不知者。或且謂軍人胆小如鼠。乃伏

匿不敗出。雖然此主帥命也。軍人服從命令而已。他匪所計。惟戰爭。既不劇烈。而攜妻之令。胡又不取。消思至此。私心遂油然而生。以爲此令。果得主帥解除者。吾愛妻即可來視。彼見予容光消瘦。不似前時。必嚶然而泣。予卽力抱吾愛妻之身。親吻不已。自頰及額。至於髮際。匪所不徧。吾妻尤當縷陳別後相思之苦。且言且淚。被其面。予卽趨前。舐其淚。使乾。告以近日。塹濠戰爭之趣。事使勿畏懼。吾妻聞予言。又必破涕而笑。於是一霎眼間。毛瑟之尖。老樹之枝。隔山之草木。無一不幻爲其妻可愛之聲音。笑貌。迨東方亦漸漸作魚肚色。勃來克之靈魂亦已出舍。使此時德軍來攻者。勃來克必不自覺。或將負其神聖之任務。墮其寶貴之榮譽。而一軍之生命。法蘭西之軍威。亦盡喪失。墮落於彼一念之私。彼亦將爲法蘭西之罪人。而萬劫不可追。雖然勃來克乃有幸運。德軍竟未於是時來襲也。

嗟……立定……爾何人……不能應口號……予將以槍擊爾。言時勃來克渾身汗下。如瀋似噩。夢初覺。腦筋至昏亂。兩手力持其槍。欲舉之。肩謀一扳機。出膛中之彈。以襲來者。願槍已弗能舉。而來者似已堅抱勃來克之腰。嗟夫。勃來克殆矣。縱非德軍來攻。亦必德謀乘其不備而襲之也。勃來克驚恐之餘。急睜目視來者。乃愈爲可驚。嗟乎。彼何人……乃非敵軍。遣來荷槍佩劍之軍人。而爲

一。長。身。玉。立。弱。不。禁。風。之。女。子。

未幾此女子忽縱其嬌聲曰勃來克……吾夫……予思爾苦今冒死見爾矣閱書諸君此女子既稱勃來克曰夫勃來克當呼之爲何許人固不勞測想而當呼之曰愛妻矣嗚呼愛妻嗚呼吾所日夕不忘魂夢不離之愛妻爾竟不辭辛勞不畏險阻跋涉來此耶勃來克言畢不能再措一辭惟愛之程度已達極點兩雨雖無言而萬千情緒悉寓於不言之中忽天色已明軍中發起帳之號喇叭數聲許多健兒悉從甜美之夢境中趨回睜其睡眼使醒身自毛氈中出畧加以盥洗齊集帳外吸新鮮空氣羣呼法蘭西萬歲聲如洪鐘萬山皆鳴勃來克於此法蘭西萬歲聲中斗念及祖國並政府所頒之軍令驚惶失措遽呼其妻曰馬克……爾胡不先以函來詢卽冒昧來此險地馬克曰吾夫軍中有令不許軍人之妻至此予苟先以函詢爾者必不得爾之許可予思爾甚幾至發狂故冒死來視吾夫嗟夫吾夫予托天之庇途人無阻我者一至戰哨卽遇吾夫於前敵妾心安矣吾夫責我或鞭我我亦甘之妾惟知愛吾夫耳勃來克聞言慘然以手背拭其奮睡而出之熱淚淚乾眼大明觸見其手上所繫之時計長短針正指五時四十分急呼曰馬克……五時四十分矣再逾十分鐘受代者來見予攜妻必大駭或報告於主帥屆時予夫婦都不利予尤將失軍人之價值且獲重

罪是焉可者馬克憤然曰軍人犧牲性命以報祖國政府不聞優待軍人乃定斯苛禁禁軍人勿愛其妻其不近人情孰甚勃來克……吾夫……勿恐懼苟有不利予與爾共甘之嗟夫勃來克予實愛爾非設心陷爾爾當諒我予心碎矣勃來克曰愛國吾分也軍令自有深意不可以一人之故而厚非之爾若真愛我者當速去以保全我軍人之名譽馬克曰爾何太忍欲我速去吾與汝相見尚不過半小時耳勃來克無言而時計乃不待竟報六時矣受代之軍人已由側道來勃來克見之如中巨彈頭昏目眩不知所趨持馬克之髮於手要以一手扳其面部向己怒目視之曰馬克……爾詎欲使法蘭西軍人墮落其名譽躬犯軍令受誅於軍事裁判之下不向沙場死爲法蘭西將來戰史上遺一大污點耶馬克閉目不語一任勃來克所爲勃來克又曰予固愛妻然予當並愛國今在軍前愛國較愛妻爲重予不能以軍人之身受軍事裁判負不名譽而死予將先殺爾馬克睜其雙目視勃來克曰吾知罪矣請速殺我嗟乎身爲女子乃不能見其所歡誠不如速死也嗟乎勃來克速殺我勃來克大呼馬克數聲卽拔其所佩刺刀直刺馬克喉際馬克亦報以勃來克數聲鮮紅迸出卽死於勃來克手中而此不情之受代軍人至矣

受代之軍人見狀乃大惶駭呼勃來克者再勃來克痴立不之應少頃大呼曰死矣死矣予爲法蘭

西○殺○其○妻○矣○遂○互○扭○至○上○官○前○復○送○之○至○軍○法○處○翌○日○軍○法○裁○判○開○庭○勃○來○克○漸○清○醒○陳○其○愛○國○愛○妻○並○為○國○殺○妻○之○心○理○言○至○哀○痛○裁○判○官○及○旁○聽○者○均○涕○淚○溼○襟○袖○乃○判○勃○來○克○無○罪○且○厚○葬○馬○克○之○尸○馬○克○尸○乃○有○笑○容○也○勃○來○克○出○人○爭○呼○之○為○愛○國○好○男○兒○及○法○蘭○西○模○範○之○軍○人○勃○來○克○痛○其○愛○妻○聞○此○稱○殊○不○樂○歸○行○伍○後○隔○陣○每○先○他○人○戰○後○獨○處○壕○內○輒○摩○擦○其○武○器○弗○怠○六○月○之○第○二○禮○拜○六○日○遂○以○戰○死○或○愛○國○之○天○職○已○盡○乃○尋○其○愛○妻○去○也○

小理想

貧兒教育所

(幻影女士)

悲○風○颯○颯○苦○雨○霏○霏○獨○對○短○檠○心○煩○意○亂○把○筆○增○愁○攤○書○添○悶○無○聊○已○極○撫○枕○欲○眠○忽○有○檀○板○數○聲○隨○風○入○室○俄○而○笑○語○喧○譁○相○繼○飛○渡○幻○影○詫○甚○起○推○窗○望○則○警○女○二○以○路○滑○仆○地○無○賴○十○餘○鼓○掌○擲○揄○之○警○女○為○導○者○扶○起○徧○體○泥○濘○踉○蹌○而○去○幻○影○悄○然○閉○窗○不○覺○淚○下○傷○哉○兩○女○不○幸○而○膺○殘○疾○夜○深○多○露○度○曲○街○頭○青○眼○難○逢○復○遭○困○辱○惜○哉○無○賴○幼○未○受○教○殘○忍○如○斯○嗚○呼○噫○嘻○予○懷○渺○渺○予○恨○綿○綿○爰○憑○理○想○撰○成○是○篇○藉○遣○悲○懷○

離○禪○數○里○有○村○曰○茜○鄉○居○民○數○百○大○都○務○農○未○受○教○育○風○俗○愚○頑○貧○不○聊○生○豐○年○僅○足○溫○飽○歉○歲○則○啼○飢○號○寒○至○鬻○子○女○以○求○活○會○某○女○士○遊○於○其○地○見○貧○民○子○女○之○愚○頑○恐○流○為○無○賴○甚○者○或○作○盜○賊○

遂設貧兒教育所於村中。稅屋數椽。地十餘畝。修屋令光線充足。闢地作園場。招村兒來學。村人初疑就者寥寥。數月後。漸衆。女士免其學費。力能備書籍者。則使自備。不能者。給之。困苦者。育之。校中每得一兒入校。必植果樹一株於園。以爲紀念。及他日之補助費。教之算學。國文。修身。地理。以爲異日應世之用。教之體操。使有健康之身體。教之潔淨。使能衛生。女童則并教之縫紉烹調。稍長者。使助幼稚澆濯散課。後女士常往貧婦家。助其不逮。教以種植之方。病者則慰問之。一年之後。村中漸有起色。兒童受教。頑愚漸化。且能助其父母。鄰村兒童亦來就學。數年後。園中果木鬱然成林。葡萄荔枝桃李橘柚橙柑各種佳果。纍纍盈樹。採之售諸市。獲資助校費。兒童受學四年。普通知識已具有。離校服役者。能稱其職。或入縣立小學。女子之離校者。能持家事。適人能盡婦道。有留校中者。則教之以稍高之學。使教幼稚生。苗鄉於是乎富庶。人知愛國。濟人無奢靡之風。貧者富而富者仁。無賴盜賊以絕。鄰村效之。南邑日益興焉。

(不受酬)

幻影女士鑒。屢承惠賜佳著。慈光照射。曷勝感佩。本館定例對投稿者須贈書女士通信處可見。示否倘蒙不棄。俾得寄書稍彌歉仄幸甚。

鈍根謹啓

(半儂)

滑稽 吃河豚

劉半儂曰。吾述此篇。雖以滑稽標名。而實則悉係實事。諸君脫不我信。叩諸我之鄉人。當無有不能述此事者。我爲江陰人。地濱大江。江中水產甚富。如河豚。如刀魚。如鱔魚。如子鱖魚。均膾炙人口。俗稱之爲江鮮。第此四物中。後三者之味。以清澗勝。河豚之味。則以濃厚勝。且肉厚而多。啖其一塊。兩頰可滿。世混濁而不清。食肉之鄙夫。載道於是。河豚氏乃大出其風頭。幾非碌碌餘子。可及。每至春季。一般老發。輒鼓其便便之腹。拭其油光之嘴。號於人曰。今日喫河豚。味良美。言之若甚自得者。而一錢不名之窮鬼。縱力不能購。亦必須質竹布之長衫。押洋緞之舊套褲。購河豚若干斤。復向東家乞醬。西家賒酒。乃烹而大嚼之。以爲宿願。從此償矣。鄉諺有之一喫河豚。百無味一字之褒。榮於華。衰河豚氏之得爲世所重。殆亦得天獨厚。所謂有命者歟。然而河豚性毒。烹調偶不慎。輒殺人人。之死於河豚者。年必若干。前清時代。縣官懸禁。賣之令雖一紙空文。無補實事。然猶不失爲掩耳盜鈴之舉。至民國時。秉政者類腦滿腸肥之輩。方競競於聲色利祿。之不暇。誰復能顧及此公衆衛生之瑣事。於是乎此令廢而喫河豚者。日見其多。於是乎中毒者日多。而枉死城中之新鬼。頓爲之滿。凡中河豚毒者。首則舌根發麻。次則腹脹如鼓。遂號跳以死。救之之法。當於其舌根發麻時。灌以清尿。使之速吐。庶可無恙。夫尿爲排洩之濁物。非具有若何之藥方。所以必用之者。乃利用其臭。以速嘔。

此種野蠻之治療法居然見之於二十世紀之文明世界中亦可謂絕無僅有者矣然而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邱之下必有浚谷拚死喫河豚之老饕既享美味於前又安能不嘗異味於後耶

吾此篇文字乃如蒼蠅頂豈殼帽子大而正文短正所謂彼其之子不稱其帽也某甲者家小康性甚齷齪入可千金而藜藿自甘月僅食肉一次家有黃臉婆一鼻涕兒阿大阿二阿三各一齷齪老媽子一爛皮狗一煨灶貓一每至食肉之期甲輒蚤起穿其黑布方袖大馬褂入市購肉雖所購僅三十文亦必與屠者斤斤論多寡必三找四加始滿意以去否則卽以厲聲相向市人狂笑不顧也既至家磨刀霍霍自出其陳平之手段均分爲十四塊加以清水十四勺醬油少許置飯鍋中燉熟之膳時置諸桌之中央不許他人妄動必主人執筆一分食己與黃臉婆各四塊阿大三阿二阿三一分訖立撒其湯晚膳時復由主人執勺分渥於各人之飯上勺數與分肉時之塊數同分已碗底尚有餘油則先使鴛嘴老媽子舐之次而貓次而狗歷三舐而油盡不必復洗主人曰吾此舉乃深合人類平等萬物平等之真理而且珍惜天物雷不我擊後世子孫其以我爲則其生平行事莫不類此民國四年河豚价特廉斤不過六七十文主人聆之狂喜曰不喫此物已十有五載且我婦我子以至於我貓我狗均自有生以來未及一嘗苟不於價廉時饜其望其何以爲主抑如寬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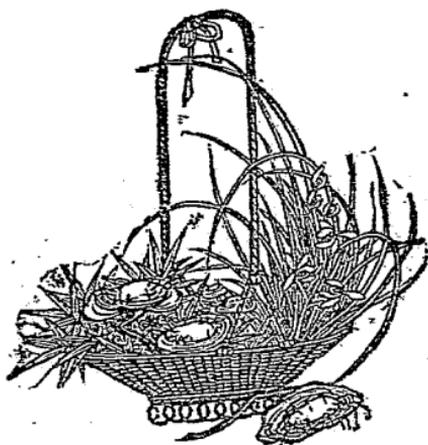
待。人。之。道。何。意。既。決。謀。諸。婦。越。三。日。夜。而。議。定。乃。陞。堂。而。詔。其。子。曰。若。曹。其。母。頑。吾。將。以。河。豚。啖。汝。又。詔。其。老。媽。子。曰。其。善。治。乃。事。其。勿。竊。食。勿。背。後。道。我。家。短。長。吾。將。飲。汝。以。河。豚。之。汁。又。詔。其。猫。若。狗。曰。其。善。守。夜。勿。任。宵。小。窺。吾。室。其。善。捕。鼠。勿。任。耗。子。嚙。我。衣。笥。吾。將。飼。汝。等。以。河。豚。之。骨。詔。畢。見。鼻。涕。之。子。瀉。嘴。之。老。媽。子。煨。灶。之。猫。爛。皮。之。狗。齊。立。階。下。顧。而。樂。甚。則。正。容。諭。之。曰。往。欽。哉。

此。令。一。布。主。人。主。婦。與。鼻。涕。兒。子。瀉。嘴。老。婆。子。皆。大。歡。喜。煨。灶。猫。及。爛。皮。狗。之。搖。頭。擺。尾。亦。不。待。言。而。閭。巷。之。中。張。家。叔。叔。李。家。嫂。嫂。亦。奔。走。相。告。言。某。家。喫。河。豚。矣。某。家。喫。河。豚。矣。蓋。他。人。喫。河。豚。爲。常。事。此。公。而。亦。喫。則。不。可。視。爲。非。絕。大。之。奇。聞。也。屆。日。其。家。若。臨。大。賓。黃。臉。婆。插。絨。花。鼻。涕。兒。阿。大。阿。二。阿。三。穿。新。布。衫。瀉。嘴。老。媽。子。戴。網。巾。爛。皮。狗。奔。走。於。前。門。後。門。煨。灶。猫。翹。尾。兀。立。於。屋。上。鳴。鳴。作。虎。視。已。而。主。人。自。外。歸。手。河。豚。三。五。尾。大。搖。大。擺。氣。概。不。可。一。世。以。黃。臉。婆。之。不。善。烹。調。也。則。招。隔。壁。李。老。老。來。與。之。約。曰。若。能。烹。其。爲。我。烹。之。烹。而。善。享。汝。三。塊。以。爲。酬。若。不。善。必。致。命。則。當。使。汝。盡。食。此。毒。物。以。示。罰。生。死。我。勿。問。李。老。老。睨。而。視。之。俯。首。以。思。應。之。曰。善。未。幾。河。豚。熟。矣。盛。一。大。簋。中。熱。氣。蒸。蒸。然。如。出。籠。之。饅。首。於。是。主。人。南。向。坐。主。婦。東。向。坐。阿。大。西。向。坐。阿。二。阿。三。北。向。坐。衆。箸。齊。下。密。如。雨。點。老。媽。子。桌。旁。立。目。灼。灼。惟。恐。汁。之。或。盡。煨。猫。爛。狗。則。桌。下。立。首。昂。昂。惟。恐。骨。之。不。見。

與。乃。未。幾。主。人。忽。狂。呼。曰。噫。舌。麻。矣。主。婦。及。阿。大。阿。二。阿。三。亦。齊。應。曰。噫。舌。麻。矣。正。喧。嚷。間。李。老。老。自。廚。間。奔。出。大。號。曰。先。生。舌。麻。且。伸。其。舌。以。示。主。人。主。人。大。怒。欲。扭。而。毆。之。老。老。曰。先。生。勿。怒。老。夫。無。狀。自。當。罰。如。約。但。先。生。等。已。中。毒。不。治。且。死。主。人。急。曰。治。法。如。何。速。告。我。李。老。老。曰。吾。去。覓。蘆。管。來。各。就。前。庭。尿。桶。中。吸。飲。庶。可。無。事。先。生。曰。善。速。去。少。須。老。老。以。蘆。管。六。枝。至。自。取。一。枝。外。以。餘。五。枝。分。授。諸。人。至。庭。前。尿。桶。之。旁。插。管。桶。中。且。吸。且。語。曰。當。如。是。吸。當。如。是。吸。主。人。主。婦。阿。大。阿。二。阿。三。遂。如。其。所。教。插。管。桶。中。而。牛。飲。之。不。半。時。尿。盡。而。桶。底。現。老。老。呼。曰。止。可。矣。河。豚。雖。毒。莫。能。爲。害。矣。主。人。等。遂。罷。飲。嚴。詞。責。老。老。老。老。曰。先。生。等。旣。以。老。夫。烹。調。之。不。善。而。飲。尿。老。夫。亦。愧。甚。何。敢。偷。生。人。世。間。幸。有。前。約。在。我。富。依。約。行。事。以。一。死。贖。我。愆。因。將。所。餘。之。河。豚。大。半。蠶。食。盡。而。去。是。夜。主。人。主。婦。相。謂。曰。李。老。老。死。不。足。惜。所。惜。者。費。去。我。五。百。錢。耳。阿。大。阿。二。阿。三。相。謂。曰。河。豚。誠。可。口。惜。黃。龍。湯。難。飲。耳。老。媽。子。私。自。竊。喜。曰。幸。而。未。喫。阿。彌。陀。佛。煨。貓。爛。狗。則。以。骨。亦。爲。李。老。老。馨。其。所。有。不。留。涓。滴。失。望。之。態。幾。與。落。第。知。事。同。獨。李。老。老。欣。然。手。草。紙。一。張。提。一。燈。籠。踣。踞。於。院。後。之。廁。上。蒲。蘆。蒲。蘆。大。洩。特。洩。自。言。曰。此。畜。鬼。不。當。如。是。耶。適。隔。廁。有。人。乃。對。門。之。王。木。匠。聞。之。叩。其。故。李。遂。盡。舉。以。告。且。曰。河。豚。而。發。麻。者。吾。於。籃。中。雜。以。花。椒。也。余。雖。吸。尿。而。未。嘗。入。口。者。蘆。管。有。節。也。言。

吃 河 豚

次相與大笑忽撲通一聲李老老失足墜廁中經王木匠竭力救出已飽嘗木樨香味矣君子曰天道好還其是之謂乎



五二

趙全本故家子。幼好弄。不喜讀書。見地上竹頭木屑。必拾聚之。于隱處學造屋宇。無斧斤刀鋸之類。則竊母若姊女紅之剪。以代之以洋釘爲鑽。以石塊爲錘。手舞足蹈。自得至樂。所造屋具體而微。如今賽會場所列模型者。然棟梁椽桷之類。悉可指數。旣成。則招羣兒共觀。或捧示其母。母斥之。則曰。隣兒無事。有相撲者。有滾錢賭贏輸者。兒爲此不較勝耶。父出見狀。大怒。繼歎曰。仲尼幼時好陳俎豆。厥後卒訂禮樂。小兒有好尚。不可強也。吾家業儒。而衰負郭之田。已售有子。不情已足。萬幸卽爲匠氏。何吝焉。乃送令就某匠學。學未久。亡去。不知所之。更十年而返。父母已死。乃爲鄰里述其踪跡。謂某匠小能耳。祇可造椅几。吾逃之。通都縱觀宏堂巨構。又投身廠肆。屢易師友。今中心融會。卽令吾興造殿陛。所不敢辭。下而出奇制巧。爲亭臺樓榭。必能如人心之所欲。其鄰有奇其言者。爲進之。某達官門下。造浮閣水上。能隨人意。轉動達官悅之。時當清季。慈禧后萬幾餘暇。方修輿苑。囿工部。陰命人求四方匠。氏梓人達官乃以趙全進。全自謂苦學十數年。于今可試吾長矣。乃爲同輩排壓。屈爲執鋸持斧之下。役鬱不得志者廿年。憤然拂袖歸鄉里。爲鄉人治破門。葺敝窗。得錢供酒肉。鄉人樂與之談。通都宏富之狀。而趙全亦頽然老矣。有一子及幼孫。子薄父業。不習。每曰。父勞碌一生。

終局仍如此兒卽盡父長老來亦如父耳不如不學趙全曰吾業固非佳猶勝于游蕩游蕩能傾家也子曰家徒四壁傾於何有趙全斥之子卒不省趙全無如之何嘗持其斧謂鄰人曰君來嗅吾斧吾斧此端作酒香彼端作肉香蓋言斧動必有酒肉也人患不勤苦耳吾子孫乃蕩吾業不爲日後必以飢餓死聞者點首是其言趙全又時時自恚曰吾生何事跋涉南北志求遠大倘長居鄉間今者豈不能致小康積籩金遺子孫乃朝朝懼子孫凍餓死耶足見人不可舍近而圖遠也及後每遇鄉里長者輒向之喃喃告曰吾子孫無業又無恆產他日必爲乞丐幸長者覆翼之逢人輒道人疑其癡或喚作工一執斧斤神氣驟然軒奕斬削斧斲悉中法度人于是歎其老而藝愈精也晚年行道見有短木或竿或見人家有破瓢必乞得之堆屋後檐下輒引子孫往視其處曰後此爾輩必有爲乞丐之日此等物皆丐者所需屆時可取用也子孫嗤之以爲翁老有童心猶如幼時之拾竹木屑也逾年趙全死子孫無所能坐食舊蓄舊蓄罄欲爲人傭不得主者乃入山斧薪賣之幸隣里念其爲趙全子孫卽薪濕稱之特重亦買之無何天寒憚冷不欲樵適大雪餓甚乃出爲丐至一老父處老父問之曰父在不習一業父死爲丐甚苦知悔否趙子妄應之老父出殘羹將與之趙子伸手欲接老父妻出忽怒曰爲丐而無瓢吾家施殘飯豈施碗耶趙子返自恨甚因思倘習父業有酒有

肉豈不甚樂何至受此苦辱因決不出乞而幼子啼飢不得已憶父在時有破瓢堆後簷底往視爲雪所蔽出之尙可用又念登人門每惴惴懼惡犬宜得短竿破瓢下似有之顧碎石堆集不見拾去碎石得一斧是父嘗用者大喜思鬻之可食粥十日不必乞矣更深掘之得瓦缶一事中儲銅盒趙子疑是窖藏金銀發之乃字紙一頁趙子取示識者字乃隣家一匠氏與趙全所訂之約云趙子倘持此紙往從學藝可免學金并供食用三年趙子心大動棄其瓢持其斧曰斧乎吾將用爾吾亦嗅得爾此端作酒香彼端肉香也乃造匠氏居匠氏曰是誠吾與若翁約也吾欠若翁金若翁不索我償乃訂此約今若來甚佳吾當盡力教爾及爾子

韋士曰趙全吾鄉人也故吾稔其事今其子孫頗能自給無用破瓢與短竿矣予以趙全憂深慮遠能爲子孫預留地步其事有足多者故傳之嗟乎民貧因於怠惰貧民多遂累其國今時賢譁然提倡工藝而多數人仍鄙工業詆爲低賤不若作官從政及其他各業之高尙人人思爲高尙之事卒至一藝不成坐食致困如趙氏子狀且趙氏子忽然悔悟猶是能猛省者獨奈何世之不猛省者多也人貴自食其力耳彼趙全之稱其斧謂有酒肉香嗟乎斯言甚可味也

名家短篇
倫理小說

慈母之心

原名 THE FAULT 英國韋達 Ouida 著

瘦鵬譯

韋達小傳

路易瑟特拉拉密 Louise De la Ramée 者英國著名女小說家之一。韋達其別署也。以一八四〇年生於培萊聖哀特門士。Bray St. Edmunds 母法蘭西人。父爲英產。故久居倫敦。迨一八七四年始移家意大利。初居菲勞倫司城。Florence 後復徙之路加。Incea 當一八六〇年時。卽從事於著述。投稿考爾朋新月報及培脫萊雜誌。生平傑構甚富。有『施屈司馬』"Shalimoro"。『意達麗霞』"Talia"。『一旂之下』"Under Two Flags"。〔按此書彼邦已衍爲脚本。演之梨園。今年海上蘭心劇場 Lyceum Theatre 亦一演之。予嘗與慕琴往觀。劇中言一軍中營商之女郎爲其情人犧牲事。至悽惻動人。彼邦人士亦以此書爲韋達第一傑作。〕泊克 "Puck"。『福爾法林』"Folle Farine"。柏司格萊爾 "Pascerol"。『阿麗愛亭』"Ariadne"。『鱈魚』"Mouls"。『甘爾特勞』"Guldery"。『銀基督』"The Silver Christ"。『麥薩林人』"The Massayenes"。『姆姆』"Bimbi"。諸書其文情或剛或柔。或哀或樂。不事藻飾。而自有移人之魔力。當世小說家多宗之。七一九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卒於佛利奇佳。Vareggio 貧困寂寞。無復長物。身後但有書數百卷而已。

一日之夕。渠幾弗敢睡。恐睡過沈。且不覺曉。每日渠必聞鷄鳴而起。未嘗失時。而是夕終惴惴。似叩此睡鄉之扇。一入卽弗能復出。輒顧謂其夫曰。汝不與予偕行乎。此一語也。渠是日言之殆百次矣。其夫答曰。予決弗行。兒固佳兒。特越湖。穿山跋涉二十里。求此一面。似太不值得。且田中稻猶未刈。安得暇。曩據天文家言。大潮將上。卽行亦太險。言時狀至堅決。似無論如何必不去。其田陌一步。其人在農夫中。爲君子。貌絕溫藹。平昔尤能耐苦力作。無怠。雖窮口中不出一怨艾語。賦性和緩。以操作過力。家又赤貧。遂使其中心無復活潑之象。厥狀半類沈。今茲乃欲拋彼一日之工作。奔波長途。僕僕風塵中。冀見愛子一面。自萬不能往。尋復輾然而笑。謂此等童騷事。惟婦人爲之。男子不爲也。厥後又謂其妻曰。老妻。汝行吾且笑。汝拙而妻亦弗顧。似志在必行。此心旣決。不可復動。蓋軍隊方駐五十里外。伏爾脫拉之野。明日將行。經一隘道。曰培爾佛亭。午至彼。必少停御。午餐。渠聞之。故必欲前往觀若輩。至實以其愛子亦在行伍中。不可不一見。子名但尼洛。最長。髮作棕色。雙睛蔚藍。晶瑩如寶石。貌旣都。性復溫馴。十八月前。與其他應徵之兵。從軍去。自是以後。渠乃不復見愛子。一面有一二次。或自郵使手中。得一敗紙。僅寥寥二三語。而渠則如獲至寶。躍躍然。造村中牧師。許丐彼一讀書中。初無他語。但謂兒無恙。望母亦無恙而已。此一年又半。五百四十日中。渠所得長子。

之消息止此二三語。今問其所隸之軍。且於二十里外。少作停頓。遂渴欲一見。不憚跋涉之勞。詎知其夫乃漠然。初不贊同。因作輕蔑狀。言曰：天下之爲父者。都忍人也。

渠與渠夫俱貧。有田不毛。窮年無所出。因傭於人。爲人芸田。田主性峻刻。給資絕菲。而二人怡怡如也。二人體皆壯健。多力。兒女輩亦綽有父母風。長日所食。惟麥製之麵包。油及豨少許。所飲。但有溪水。聊以醫渴。舍是則與野兔。鷓鴣。同餐。山中澄鮮之空氣。所居在一曠野之邊。居以石構。其北有松數株。爲之屏蔽。南卽彼家。不毛之田。四圍則爲一片荒涼。寥瑟之大地。其地嘗經兵燹。且有火山。故樹木亦不生。有如牛山之濯濯。小市集及小村落。隨在散處。似星羅似棋布。又類巨人掌中弄小兒。現具焉。二人之生活。窘迫萬狀。長日以枵腹之時爲多。若當困阨之年。則舉家各力支其肉體靈魂。以與飢寒戰。願夫也。攘攘婦也。熙熙兒女輩。亦喜喜咄咄。一無所苦。一若哀憂之神。獨弗能逾此家之闕。一步而婦尤忻悅。居恆自語曰：苟渠輩不携吾諸兒去者。則吾樂當無極。蓋婦但愛其兒。設能不列戎行。日夕相處。則於心已彌足。更無所求於聖母及祖國矣。然而長子但尼洛。竟帶甲入軍。去臨歧。一別便爾。年半夙興夜寐。無日弗思。日者乃有一販賣商來。謂軍隊將於左近過去。此祇十六里。鷹飛可及。婦遂躍躍欲去。其夫語之曰：軍中人多。汝烏能得兒。婦聞言吃吃笑。意謂卽五百五千。

五百萬人中得兒亦易易也。讀吾書者須知天下別離之苦在貧民細人中爲尤甚。良以彼富人家聽其金錢鏗鏘之聲已足忘憂而貧者無所有者惟其骨肉骨既遠在千里末由一見此其爲狀直同已死。舉家縈念。征人如墜黑窟。征鴻不來。音訊常絕。但有魂夢飛到天涯。人謂他日必能解甲歸來。然弗知如何始能歸。歸又弗知何日。婦但知愛子已爲國家所奪。則惟有聽國家驅策而已。今者忽有彼販賣商勸福來。此商每半年必一至。至則必携縫針。止針。棉紗帶及其他。婦女用品。售之。村人商固與彼家稔。謂婦曰。軍隊方在彼。有馬軍有步軍有砲軍。真洋洋大觀哉。吾見汝子尼洛亦在軍中。渠告吾謂其所隸軍將於明日午時過培爾佛。且少駐。復語吾曰。幸寄語阿母來。此吾立曰。孺子何昧昧。此來須二十里。汝母又非少艾。且適在收穫時。亦無暇晷。汝當稔知之。尼洛但笑言曰。寄語阿母來。此故吾來此告汝。婦聞言。濯黑之面上立呈笑悅之色。然仍工作堆積其菽豆。販賣商又曰。吾初不懲。慮汝去渠輩或不經培爾佛亦殊難。必當知彼將軍輩之心。甚無定時。思變而孺子則謂予曰。寄語阿母來。此吾輩得行。經培爾佛。故吾爲彼傳語。婦曰。渠爲狀奚若。商曰。爲狀似少瘠。然甚壯健。汝其誌之。吾初匪謂彼不壯健也。婦張其爛眼於灰色之眉毛下。注視勸福。低語曰。渠安有壯健之日。人當少時苟其腹中所進弗足者。他日必不能成壯健之人。勸福曰。孺子輩。

中心如有所弗慊必宣之於口。特尼洛當予前初無一怨懟語。婦曰：尼洛可兒寧有怨懟者？是夕婦竟弗敢睡。處睡酣不克夙興。俟其夫及兒女輩寢後，即躑躅室中，織草屨用自消遣。且亦通宵弗坐。恐一坐匪魔，即抵隙而入。時爲七月之中旬，滿月如珪，乃類不夜。四時婦急拔關而出，遺麵包及淡且冷之咖啡於案頭。俾兒曹自御早餐，彼最長之女已略知治家之術，起後當能注此咖啡於錫壺中。然火熱之餐時，即可各呷一二口，以少潤其所食之麵包。屑不乾而哽噎，婦出未久，天已破曉。四周錯落斷續之荒山上，薄籠淺絳之光，艷如含苞之玫瑰。此一片寂寂無聲之野，良覺幽蒨可人意。山石嵯岈在他時視之，覺其陰森直同鬼宅，而斯時則頗勃勃有生意，且似羅剎夜叉一變而爲容華絕代之麗姝，作嬌態宛轉媚人。雲片薄如秋羅，浮動於山穴之中。山巔爲白霧所漫，若騰海氣。總之此間惟於此時得少佳趣。婦瘦而長年三十有八，然觀其外狀，直倍此數。髮雖厚色已斑，白膚作棕色，界以深紋。身尙挺拔，貌亦不媮。當其少艾時，固略有風姿。至今茲之美果，奚若容爲吾讀者曲狀。凝酥之胸不突而平，且疊疊多皺痕。編貝之齒半已零落，如垂圯之屋，去其窗扉。玉雪之頰內陷，作深洞，無復一笑百媚之淺渦。良以年年之春潮夏日秋風，冬雪并力以攻其身，遂使彼頹喪至於此極。正頽辭柯之葉，委地立枯。其易有如反掌，益以窮年力作，初無休養之時。祇此一身，乃兼數

役。耨也。刈草也。砍柴也。汲水也。且復策犢耕於犖犢弗平之田間。長日粟六不敢少輟。今爲愛子故。則不得不偷此半日之閑。出時囊中但懷麵包。一以備長途療飢之需。逆料沿道山石間多泉水。尙可解渴。此時匆匆前趨。精神頗振。作腰間縣一鐮。亦爲之蕩漾。弗已。渠之携鐮。實含深意。蓋可用以刈道周之草。俾得滿載而歸。此婦雖常赤貧。亦工心計。苟有機可乘。足以厚其一家之財力者。未嘗肯失之交臂。渠是日之衣服似較平日爲清整。一黃色胸衣及棕色之棉布裙。上復加以絕寬之圍裙。裙亦棉布製。作藍藍色。色已退。頭上不冠。兩袖捲至肘際。履則不著於足。而持以手。以奔波長途。勢在必敝。屨敝悔且無及。惟入培爾佛隘道時。則決意一著以全愛子體面。且益其光榮。此履購之已十載。皮絕堅實。木底亦固然。非有異常大事。萬不肯著經年韞匱而藏。視等珍寶。今日爲見子大典。故鄭重而出之。且其衣中亦尙藏一小而圓之乳餅。又有麥麵包。一將餉其愛子。以示誠意。渠初亦欲携酒使愛子一醉。奈山中無酒。惟彼小禮拜堂牧師之聖杯中有之一。時亦難致。因從缺而心中則殊歉。歎婦且行且思。其子舉步甚疾。時空氣至澄鮮。微颺習習。自海中來。明艷之日。光力逐曙。色以去。願婦都付之不覺。不見實以其心方大忙。溫理其愛子入世後之歷史。念此子初猶如一圓錐之物。裹襤褸。偃臥於胸際。所見者惟其棕色之小手及紅潤之小口。至是則又念及十閱月後。彼忽

脫已臂而逃。逖於門外亂石之間。身搖動幾仆。是實爲彼學步之始。一轉念。斗又憶及一日。彼自梅樹上下。墜撓其脚踝之骨。來投已懷。而哭且以其蟬髮之首。力捺已臂。既而少長宛然。成一少年。明眸澄然。如水體格亦端正。惟以弟妹多分其食。故少覺瘦削。一日爲仲夏之日。得就其第一次之聖餐。已特犧牲一至佳之棉布衣。改爲衫袴。各一襲。使彼於是日著之。亭午時。天少陰沈。而小窗之簾中。則有日光漏入。紅若胭脂之汗。當彼上禮拜堂砌石時。此紅日之光。適燭其棕色之髮。乃如圓光。論此子性質既馴良。又勤敏。且亦清正。平昔善視其弟妹。能聽父母言。復知足。雖生窶人家。一無所懟。未久如此。肖子苟得終身。瞻依膝下。詎不快甚。乃無情之祖國。遽自己手中攫去。由是天各一方。夢想爲勞。而母子之間。如築一重高垣爲之隔絕。迢迢千里。乃無復游子消息。日惟踞聖母聖像之前。爲彼祈禱。緣此子生已二十一年。渠實以二十一年之血汗。爲代價。始得撫育以長。今乃不能私爲己有。甯不懊喪。婦生長於窮鄉僻壤之間。但知愛子。不解愛國。故雖有人爲之曲譬。而渠終覺國之殘忍。無人道其簡單之心。中第有一念念子爲吾子。渠輩不當染指攘吾掌上明珠。棄吾於萬黑之中。往者遠在天涯。則亦已耳。今既相去匪遙。何可不一見。況彼亦寄語販賣之商。囑吾前往。卽此足見彼身。雖在他鄉。初未忘其阿母。吾果能一見其面。卽至世界盡處。亦殊弗恤。僅此二十里轉瞬。

可。達。行。當。懷。彼。於。臂。間。聽。其。朔。如。銀。鐘。之。語。聲。更。視。彼。食。麵。包。啖。乳。餅。吾。復。出。巾。爲。拂。其。面。上。之。塵。墻。一。如。曩。日。在。襖。襪。中。時。彼。告。販。賣。商。之。語。曰。寄。語。阿。母。來。培。爾。佛。此。可。愛。之。兒。乃。尙。未。忘。吾。并。不。忘。其。荒。山。中。之。家。門。是。真。難。得。也。婦。思。愈。深。行。亦。愈。迅。而。是。時。日。光。大。明。已。非。侵。晨。空。氣。漸。熱。風。光。亦。變。山。上。玫。瑰。色。之。光。及。大。地。上。銀。色。之。影。都。已。消。爲。烏。有。仍。作。愁。慘。無。歡。之。態。有。鑛。久。已。無。用。殘。石。尙。留。蓋。前。此。有。貪。墨。之。夫。志。切。金。銀。遂。毀。喪。此。天。然。之。佳。景。使。是。鄉。益。復。減。色。婦。所。經。處。初。無。人。迹。但。見。短。草。芊。芊。雜。生。於。亂。石。乾。泥。之。間。作。黯。淡。之。綠。有。時。或。見。山。羊。一。羣。松。樹。一。叢。一。禮。拜。堂。之。殘。塔。或。一。空。閉。之。郵。局。然。皆。散。處。不。相。係。屬。彌。望。惟。此。一。片。曠。野。而。已。婦。之。道。路。先。出。南。方。然。後。折。而。向。西。路。但。爲。小。徑。地。上。多。蹄。迹。蓋。數。百。年。來。驟。羣。每。馱。石。灰。煤。灰。過。巔。道。出。是。間。故。蹄。迹。乃。縱。橫。都。是。婦。彳亍。數。里。未。值。一。人。卽。屋。宇。亦。希。見。所。經。者。仍。爲。此。徑。最。後。始。遇。一。老。父。策。蹇。而。來。前。後。俱。繫。布。囊。似。運。貨。之。商。婦。佇。立。略。與。繫。談。繼。復。傲。然。言。曰。吾。將。往。面。吾。子。渠。且。與。其。軍。隊。行。經。培。爾。佛。故。囑。吾。往。婦。之。與。老。父。繫。譚。其。着。眼。卽。在。此。數。語。老。父。卽。曰。是。誠。一。樂。老。夫。當。年。亦。嘗。荷。戈。作。軍。人。惟。歷。年。久。矣。佳。婦。人。願。汝。安。并。願。汝。樂。言。已。蹄。聲。着。地。得。得。然。瞬。已。遠。去。不。復。聞。婦。又。蹣。蹣。獨。行。於。此。怪。石。嶽。崎。之。荒。山。中。惟。其。形。影。互。相。爲。伴。舍。是。則。見。有。角。之。蟾。蜍。及。毒。蜘蛛。時。出。窺。人。而。已。行。久。

之天益熱。跳足踐石。上乃如經火之銅。蚊蚋亂飛。作聲營營。然蛇盤踞。日中似方負。眩厥狀。乃滋適。目中所見。草木亦絕少。間或見有枯松。離立如餓人。或見一乳香之樹。身矮。燧絕類。侏儒婦。足履崎嶇之地。身又被此烈日。罷乃萬態。然愈進心亦愈覺。輕率時悄然。自語曰。一轉瞬間。予即能見吾子面矣。婦賴此一語。力自支持。仍猛進。弗已。日光如火。下注其身。亂石間。初無樹木。足為蔭蔽。空中蚊蚋無數。結隊而飛。若將飽啜。其血用饜饞。吻顧婦身。雖罷足雖痛。而心則彌樂。且進且自語。謂彼老父之語。良是見愛子誠一樂也。已而至一處。有泉自石罅中湧出。流入山壑。其間乃生纖苔。如鋪碧色之翦絨。婦掬泉水飲之。且少息。食其麵包。旋乃行經一屋。此屋在山中。可云希有之珍。遂止其門前。與屋中人語。傲然作得色。言曰。吾子之軍隊。今日將經培爾。佛渠。屬吾往觀其過。聞渠輩亦且在彼。小駐言次。意益得似。謂彼子在軍中。則彼之榮耀。直不亞於皇后。且捐其愛子。使為祖國宣力。是實無殊聖人之殉道。少選復行時。已遙見遠處有黑色之帶。甚修。知為培爾。佛隘道上之樹林。婦一見。乃立增其進行之速率。而中心殊惴惴。懼軍隊過。彼不作停頓。則往且弗及。據彼販賣商言。此等事時。亦有之。念至是。雙膝乃不期而顫。并其骨節亦復震震。有聲。顧婦胆力至壯。性亦堅定。因立法。其恐怖復前。越二小時。許始至林外。見茅舍叢立。山羊成羣。往來草地。綿亘雜生。栗樹橡樹。老翠欲

滴且有松樹高出衆樹上爲勢似可凌霄此叢樹之下卽爲培爾佛隘道維時已亭午熱甚令人呼
吸爲之弗舒婦卽就松樹之陰下以避日光見野草莓方垂垂作花龍胆之樹團結如成綠帷婦居
處夙無花見花則大以爲異時適有一牧人假寐於碧苔上聞婦足聲則立醒婦急問曰軍隊已入
隘道乎問時心大躍幾與肋抵牧人作懽聲答曰適者吾嘗聞角聲殆小駐此間矣婦傲然曰吾子
亦在彼中語剛出口返身立竚觀其狀似謂有子爲軍人實畢生大事業也半小時後婦已穿栗樹
橡樹而出至一處下瞰隘道則見軍隊果在見白色之軍冠見馬見砲又見軍人無算憧憧往來槍
刀受日都作作有光且亦見軍幕均作淺黃之色婦至此樂乃無極踞於松針之氈上謝上帝尋起
飛馳而下然爲程至修且曲折如蜩軍隊爲叢樹所蔽乃不之見既下則尙在軍人輩方休息御午
餐會見左近有少年軍人一隊因趨前言曰吾爲彼母爲尼洛之母諸君其能携吾往面彼乎彼蓋
召吾來者語時以心大動聲乃微震兩手則力握其圍裙弗釋身亦顫甚念此恆河沙數之軍人中
將從何處覓吾子乎諸少年聞語皆不之答但微哂以背向之旣則咸大笑恣爲嘲謔且嬉弄婦婦
窘極繞營一匝仍不得子地上彈藥之囊縱橫都是婦頭頓而過復張其二眼作愕視覺此間事事
物物悉爲前此所未見有巨砲卸自車上有馬去其鞍轡有治餐之火有食具有背囊散於地并有

砲上之強厚帶積塵滿之軍人半去其軍服但著襯衣高語歡呼於意甚適蓋斯時在休息中故能漫無羈勒自由如是婦見此擾攘之狀聽此喧囂之聲頭磨旋如陀螺耳中亦爲之嚶嚶作聲如有蟲豸高唱其中而方寸間復煩懣無極念若輩首昂而胸挺大率相類在此人山人海將如何得愛子乎然婦之希望猶未絕未幾卽遇一軍人似較其同伴爲能耐且有仁心知婦方覓子因告婦謂此爲砲軍凡三中隊并馬軍一營至其子彼亦識之實在步軍中今方小駐於一里外之山凹間初不在此婦拜謝萬狀爲彼禱聖母福彼無窮於是復行時足已僵木血管盡墮起殊不良於行而心房中則都爲樂意所充塞知愛子必在彼決無誤矣中途值行人皆歡然與之槃談心悅而足上之痛苦亦忘念尼洛在彼瞬息可見俄而遇一巡兵巡兵見其衣囊鼓鼓然似有所疑婦亟語之曰此中蓋爲一麵包及一乳餅吾自家中携來將予吾子者巡兵笑聽婦行婦亦笑以後遇軍人輩則往往不俟詰問立謂之曰吾爲尼洛之母渠召吾至故吾跋涉長途至此渠果安在幸見告婦不示於險道中者久之後始見有軍營駐於巨石之下軍人均著白色短後衣跋來報往狀至鹿鹿或則麇集於軍用水鑊之次或則汲水於左近之泉中然皆意興索漠不若彼砲軍馬軍中之忻悅軍官輩僉立於一松樹下方語聲抑而莊容色亦殊無歡婦惕息而前似怯而其憔悴之面上則奕奕有

明光舉雙眸。遍視諸人爲狀。至切願終。弗見尼洛。最後見少年軍人。多人各散。立注目地上。默無一語。時一大栗樹之陰下。有少年仰臥。弗動。婦見狀。心中驟覺森森。有寒意。又惕息。而前問曰。渠輩胡爲者。殆病耶。諸軍人低聲答曰。婦人渠輩已死矣。在進行中。便仆地死。此行爲程。凡三十里。天既熱。渠輩體弱。弗能勝。婦更引身。前俛而視。三尸一一去。其面上所覆之布。讀吾書者。誌之。至是婦遂與愛其子相見矣。

災情

小 說 噫 慘 哉

(幻 影 女 士)

浮雲飄淡。繁星匿迹。如弦新月。若隱若滅。大地淒涼。萬籟俱寂。時惟旅舍窗間。一年可二十五六之男子。滿面愁容。仰天微歎。室中電燈。闇而弗揚。燈下小几。藥瓶羅列。几旁小榻。臥一少婦。氣弱如絲。肌膚黃。淚痕。界面發音。續斷。僅辨曰。噫。慘哉。水火盜賊。吾姑。吾夫。吾兒。吾女。少年聞聲。急至榻前。曰。吾妻。予在此。乃以手撫婦額。蹙然曰。噫。熱如火。灼奈何。伸手向几。取藥。注於小匙。納婦口。曰。卿飲此。少休。勿更縈懷。往事。婦默然。反身。面壁。俄聞扣扉聲。少年出。應一童。役曰。主人請先生。少年隨之行。抵客堂。一老翁。憑几。默坐。手報紙。而太息。觀少年。入。靄然起。讓坐。曰。君夫人。稍瘥。否。藥有效乎。少年喟然曰。謝主人。見詢。熱猶未減。囁語。繫繫。呼姑。喚子。頃已飲藥。睡去矣。傷哉。吾母存亡。未卜。慘哉。

五羊城水災不足加之火患各縣屬鄉已成澤國惡盜乘勢行劫欲避無由傷哉初二之夕予自肆歸以連日霖雨恐有水患欲攜眷赴港正與予妻商議忽覺地下甚濕以爲小兒偶傾之水命婢拂拭愈拭愈甚知水暴發急扶母抱兒登樓以爲水必不及今夕暫止明早卽行豈知轉瞬水已及膝及胸家具浮起急就電話機囑夥雇舟纜數言電綫已斷登樓而樓浮起鄰近屋聲轟轟然警笛號角悽咽呼號未聞援至天將明時水已及樓兒啼哭母念佛予與予妻竭力維持同登屋頂四顧茫茫樹頭瓦面災民慘呼予妻亦失聲而號神魂喪失俄而夥伴以舟至小大咸登夥伴復涉水入室爲取細軟竊喜得此慈航將向桃源避難去矣詎抵閘羣盜擁至兩夥欲抵拒盜乃力覆予舟而去兩夥存亡未悉老母生死不知兒女下落如何更不暇問矣予飄流至長堤遇拯在客寓待消息吾妻亦至蓋爲避難者舟所拯將以明早汽船赴港也是夕西關火起自來水機被燬束手待斃店鋪千餘下爲水淹上爲火蓋有死而已予舍予鋪均在劫中無家可歸而予妻又病乃乘輪來港感翁覆蔭誠再生矣翁仰天長歎曰噫慘哉慘哉吾粵何辜頻年水患今更舉羊城而淹沒之昔日濟人之善士今亦受人濟矣救災恤鄰固分內事敢不盡綿力耶君勿憂有所需望見告請君夫人放懷予當代覓其姑及子女也少年辭謝而出翁復長歎曰噫慘哉

比聞遇救者言邱陵屋瓦之上災民無數雨淋目炙啼飢號寒大樹之上索繫嬰孩纍纍如貫珠未
 知何日脫難也死者一隕不視亦云已矣生者宛轉呼號最是傷心慘目香江居民各盡己力捐款
 赴賑然災重地廣杯水車薪恐難普及香港政府援例議助五萬金西人士女亦慨然捐巨款我思
 中國不乏富紳大賈善長仁翁其亦慨念同胞一加援手乎幻影草是篇亦爲難民請命也然而幻
 影故鄉亦成澤國母嫂姪未卜能無恙否也

(不受酬)

教孝
 小說

孝女復讎記

(小草)

外史氏曰淮河上下遊民樸而悍不受忤雖睚眦必報其出也輒挾刃以自衛遇讎且洞其腹禍既
 肇亡命爲盜而不悔治其地者動以峻法酷刑爲治標計卒之盜風乃益熾夫豈其地之民好死而
 惡生哉余曾遊於淮遇其耆宿進而詢之始悟醞釀之有自也耆宿并爲余述一孝女復讎事以實
 其言余今記其始末以告之讀余書者

(一)

十里鋪懷遠西之一小市集也居民寥落殆近百家民性懦不預外事生計雖困顧安於貧亦殊無
 苦。

某年夏。日鄉人赴早市。市秒蘆蕩中。現一男子屍。肩窩及腰脅間。受十數刃。流血滿地。叢草爲絳。死者年五十餘。貌謹厚。鄉人環集。噴噴嗟嘆。一老者曰。此河西楊四也。爲余所素識。何慘斃於斯。言下微喟。淚且潄潄。下一壯者曰。楊四叔處人。悉以和無與之讎者。今乃若是。誠百思不得其故。衆曰。然老者曰。可告之。其家且須報里正。衆聞言。趨去者二。

無何。死者之家。屬已至。其家僅一女。女年十有九。貌殊苗條。面目間挾有英氣。賢且孝。閨譽冠村中。昨宵父未歸。女坐待之。迄曉。尙杳如正。恐忒間。而報者至。女匍匐往屍次。擁父屍而痛哭。忽聞呼斥之聲。自遠而至。衆曰。里正來矣。言未竟。而奔避者半。

里正體肥碩。不良於行。迨至。喘聲如牛。衆畏之。咸屏息不敢縱。里正離屍丈餘。卽止。而不前。畧一睥睨。卽曰。其爲自戕無疑。女止哭而起。向里正曰。是被殺。非自戕。里正自受職公家。迄今逾十稔。每發一言。鄉人無抗辯者。今聞女言。奇詭不可名狀。以爲天地覆矣。面赤目瞋。鬱怒勃發。斥女曰。若一幼女。有何識。敢決若父爲被殺。若能自決案情。殊無需乎官長。官長卽不復問。不寧惟是。且須問若蔑視官長之罪。衆見里正怒。躑躅而去者。又少半。老者進立里正前。謂里正曰。渠一女流。突遭大故。慌避間口不擇言。致忤我公。公其宥之。里正聞老者語。顏頓霽。謂之曰。汝言然。余固非喜摘人過者。設

遇他人彼其殆矣。老者曰：然公容人之量，他人不能及也。老者回顧女，命謝里正女，且謝且言曰：余父之死，應否報之官？中里正皺眉曰：是須告之官，中惟需費甚巨，當先商之。村董里正言已舉目，四顧遂招一無賴曰：來爾在此看視屍身，無或稍移，移卽有罪，無賴笑應曰：諾。里正乃行，女與老者及三數之未去者，隨里正後緩步而行。

(二)

村董家於市東，偏爲市中之繁盛地，點屋凡四重，臨街爲酒肆，卽村董所設。其地人士咸稱之曰：包席館。二重爲飲晏所，三重則爲精舍，村董見客處也，且以之備縣中吏役來時憩息者。最後之屋乃居其家人，里正與女旣至村董家，羣坐酒肆中，里正謂肆中傭曰：爾主人起身未備，曰：試往覘之。頃之卽出曰：主人請里正里正昂然入，久久傭復出呼曰：楊家女可進面，余主楊女入，老者與衆亦咸入。

時村董正坐精舍中，里正側坐於下，女與老者前向作禮，村董領之，且舉手命坐，女與老者自願一細民，安可與鄉中達者相抗禮？乃佇立椅側，以俟。後命餘衆不敢入室，咸鵠立庭中，無或喧者。村董頰輔黛黑，背微灣而肩高聳，兩目若瞑，音吐甚微，願自鄉人視之神威已凜然，不可犯。女思述

父死狀齒將啓村董卽曰爾父死狀余頃已知之女郎現將奚若女曰報官耳村董搖首曰投稟需費相驗需費緝凶需費催狀需費傾若家恐仍不足且案無正凶官將斥若爲謊女曰父死甚慘兒無論何若必認之村董微哂曰是兒頗倔強言次呵欠大作閉目若暈忽啓視里正曰奔波半日其餒矣里正脅肩曰餒甚老者知旨回首向女示意女曰爲兒家事致長者枵腹兒知德矣惟兒家偏小不足以辱貴客請於此間肆中以杯酒爲長者壽兒囊中雖無資然有我父手植之產待鬻以償可乎村董與里正咸狂噪曰善

飲已里正謂女曰可偕往城中報官去女謂老者曰丈與兒父爲老友兒敢請爲伴老者曰老夫年衰誠無力足以助若然此區區奔走之勞復何敢辭村董曰縣中需費巨女郎曾籌之否言時並以目視里正里正曰女郎不云囊中無費乎女曰然里正曰公家諸巨人與余頗莫逆余當爲女郎暫肩之村董曰若此則專集矣速行無滯

既至城中卽赴逆旅小憩里正曰余當往語公中人倩渠代作一呈紙言已卽闖然出

(111)

無何里正偕一客至里正足恭前引客入室猝然曰誰爲事主里正指女曰此卽是客復面老者曰

此爲誰老者見問。偏促萬狀。嚅嚅不能答。里正曰：是與事主同來者。客曰：度須同面官也。老者聞須面官。四肢不期而顫。亟曰：否否。客曰：面官亦復何碍。且汝既來此。與事主偕。苟不面官。人將疑汝爲唆訟者。老者大驚。噤不能言。回視女。取進止。女曰：兒青年弱。質隻身來。城恐滋黑白。故邀丈爲伴。非敢以訟累之。面官訟冤兒事也。與丈何與。女言時。侃侃英氣。外溢客氣爲之奪。卽曰：不面官亦無碍。里正謂女曰：客爲縣中值日役。女郎父事須仗。渠力余故屈之來。俾便商。奪女曰：兒父一生謹愿。慘遭不測。客能助我伸雪。兒當銜結以報。役聞言。畧謙遜。就坐。言曰：女郎父被戕之案。頃據里正言。余已畧悉。惟案無凶首。海捕終無了期。且女郎獨任訟費。亦殊無力。余當爲女郎籌一善法。女曰：奚爲善法。役曰：女郎村中人。與女郎父有不睦者。否。女曰：無之。卽有。亦豈能強指爲死吾父者。役曰：女郎長處。閨中誠不識世務。里正曰：固也。君當喻之。役曰：假使死女郎之父者。已得主名證據。復確無可遁飾。則按圖而索。亦復何難。具狀直書。固無須別生枝節也。今女郎之父死於誰手。旣杳然無跡。貿然具狀。是以難事實之官。中官中或不受理。女郎之冤終不得雪。卽受理矣。而女郎對於訟費之擔荷。恐亦無方。足以勝此。且村中人實無與女郎父不睦者。則亦已耳。如其有之。則不睦之初。渠固無殺人之心。及其久也。積而彌甚。難保無致死之道。使由此果得實情。則女郎之讎已復。而女郎之父

可。瞑。目。於。九。原。否。則。恐。冤。沈。大。海。耳。女。郎。其。速。自。決。之。女。郎。聞。言。躊。躇。者。再。默。不。即。答。役。見。女。意。動。即。謂。里。正。曰。余。頃。所。言。者。里。正。以。爲。何。如。里。正。曰。金。玉。之。言。是。有。造。於。女。郎。不。淺。女。郎。當。言。之。無。隱。女。曰。兒。父。性。沉。默。從。未。與。兒。述。閫。外。事。村。人。與。兒。父。不。睦。與。否。兒。實。不。知。役。曰。斯。言。固。不。誣。女。郎。不。知。里。正。當。知。之。里。正。欲。言。又。止。起。至。役。側。俯。役。耳。語。低。不。可。辨。里。正。一。動。吻。役。乃。一。領。首。里。正。言。已。役。曰。是。人。產。奚。若。里。正。曰。田。不。止。四。頃。殊。肥。渥。歲。入。輒。盜。六。百。石。役。曰。是。人。果。與。女。郎。父。不。睦。否。里。正。曰。村。人。皆。知。之。外。史。氏。曰。是。人。爲。何。如。人。爲。女。言。遮。斷。卒。未。知。其。名。度。亦。村。中。之。良。懦。者。與。女。父。決。無。不。睦。事。與。里。正。或。有。之。女。曰。村。小。而。僻。無。雜。人。殺。余。父。者。之。爲。誰。日。後。終。當。破。獲。今。日。具。狀。詳。述。所。見。者。已。當。兒。實。不。願。妄。加。推。測。也。里。正。聞。言。色。驟。變。役。作。色。曰。如。女。郎。言。訟。必。不。得。直。女。郎。無。悔。女。曰。國。法。在。當。無。不。直。奚。悔。爲。斯。時。役。與。里。正。以。女。爲。愁。憾。女。之。不。喻。其。意。乃。互。視。良。久。里。正。意。似。怒。役。佯。笑。曰。女。郎。旣。不。聽。余。言。余。亦。毋。庸。喋。喋。特。他。日。事。敗。不。當。對。余。女。曰。君。意。良。厚。兒。感。荷。之。不。暇。奚。從。對。君。役。起。立。曰。縣。中。需。余。甚。殷。余。不。能。久。俟。於。此。余。行。矣。女。曰。具。狀。事。究。若。何。役。復。佯。笑。曰。當。如。女。郎。言。女。曰。何。時。始。可。呈。遞。役。曰。儘。今。日。言。已。復。謂。里。正。曰。君。可。同。去。里。正。曰。當。追。隨。步。履。間。也。二。人。乃。附。肩。笑。語。而。出。

(四)

女自晨至今將一日迄未進食老者曰女郎饑否女曰殊不思食言已相對默然未幾天已沉黑逆旅傭者携一燈至燈小如豆光不能燭全屋景慘淡可怖女旣哀其父益以奔波之苦頭昏昏欲暈蚊聲如電乘間吸人膏血驅之無術煩懣乃愈甚而里正尙未返具狀事復不知奚若迨二鼓里正始醺醺自外至面赤如火汗復如雨下哆然曰狀已具女曰何時始遞進里正曰頃衙中人云縣官宴省中委員飲正酣俟三鼓席散始得暇且云須面訊事主老者曰明晨度可詣驗矣里正笑曰汝等久居鄉間不識公家制度辦理命案最屬煩瑣翌晨必不及至捷當在明日下午里正言至此辭態可掬目重不能啓足左右躡斜行至院中頽然倒竹榻上栩栩入夢

時老者已倦不可支女曰丈高年且不慣晏睡兒累丈矣丈其先就寢老者遂赴別室偃然而臥女獨坐室中靜待至四鼓里正仍未醒而縣中傳呼者亦不至條已黎明老者已起至女室視女曰狀投未余輩或當先歸候縣官蒞驗也女曰狀猶未投安得歸老者駭問曰何故女曰兒亦未知言次喟然而嘆

至午里正始欠伸起喃喃自語曰城中酒大佳老者見里正已起趨詢未投狀之故里正曰當往詢

之老者唯唯正辭答問忽聞有人呼曰十里鋪里正會否外出有人答曰未外出里正即謂老者曰縣中傳呼者至矣汝可令楊家女速起及早梳洗預備赴縣投狀如遲官不汝待也老者曰女郎固未睡言未畢呼者已自外入視之即昨日之縣役里正起迎之曰君來何早役曰縣官大忙昨宴客痛飲乃達旦今日又須送某巨紳之瀛眷赴任大忙大忙里正曰然則投狀當在何時役曰此種細事當俟我官暇也時女在室中悉聞其語乃疾趨而出猝然曰奈何遲遲若此役勃然曰女郎無知敢出狂悖之言使好事者聞之於官罪當不赦役言至此其面忽易怒色爲德色且曰余知女郎不耐久待將商之衙中有權者俾狀先入女曰如不允則奈何役之面復變爲傲色曰以余之力無不允者老者曰若是則甚善女疑慮不能決不復置一辭里正見狀即曰斯言殊信女郎其無疑女仍不置答少頃乃曰兒當俟縣官於父之屍次也

(五)

十里鋪之蘆蕩側蓋一席棚正面懸一尋丈之紅布棚內設一長案案後置一巨椅案上列筆架鏡筒錫硯數事係借之社神廟中者案前約丈餘即爲楊四斃命處屍上覆以蘆蓆屍側置一空棺村中人扶老携幼咸來此瞻視熙來攘往肩相摩也是日天氣清皎空際無纖雲驕陽烈若赤火觀

者揮汗成雨。願仍不稍却。外史氏曰：村中枯寂，長年無事，足以資觀聽。雖東鄰失一鷺，西鄰斃一犬，環而立者，尚如堵牆，矧爲無人聽聞之殺人案，不僅此也。縣官之威耳之熟矣。卽次於縣官之吏胥，其氣概之昂藏，已較鄉人爲大異。則縣官威儀，必有似乎天神。決非人類中之平民所能懸擬。且經好事者以無稽之談吐爲之烘染，而鄉間婦孺聞之，覺人世中之足以入我目者，均莫縣官若。卽幻人肩之上，傀儡亦且遜之久。欲一瞻豐采而苦無由。今旣責臨是間，奈何不往旣往矣。則此陽光雖烈，庸足阻彼豪興。然候之已久，日將西墮，縣官迄不來，衆趨詢里正。里正儼然曰：縣官所事甚繁，豈如鄉中人之閒散。今日度必不得暇。明日或能來也。衆聞里正言，乃懷喪而歸。明晨日初出而觀者復厲集。

是日爲楊四被殺之第四日。屍已腐，傷處蛆多於蟻，穢氣噴溢。中人欲啜女匍屍，次哀痛幾絕。屍因未驗，不得殮。女殊自悔，報官請究之。誤顧亦不能以悔狀白之於人。怨憤內鬱，昏暈不省人事。迨官至相驗，而女病亦復加劇。老者乃倩鄉人舁之歸。

官之來也，儀仗煊赫，警衛森嚴。幾若以研手砥足之農人，悉足與之爲敵。非藉此不能鎮懾者，將至屍次前導者，以鞭揚之空中，嗒然作響。高呼曰：縣官至矣。聞人悉退，鄉人聞之，卽望風奔避。且有不

敢迎視廢然而歸者既至官降輿蒞座面作鐵色目自視其鼻左手執避瘟珠串復時時引之鼻端
 件作趨至屍旁去覆屍之蓆反覆審視屍身喝報傷格語雖高然仍模糊不能辨刑房立案側振筆
 疾書有若宿搆喝報已官亦不加詰刑房復高呼傳事主里正趨前跪而言曰事主患急症頃由鄉
 人送之家中矣官畧頷其首觀者詫甚竊語其伴曰里正貴人尙須跪縣官今日始知縣官之尊爲
 不可及也時官已離座起衛者推案倒地爆竹之聲響若連珠迨爆竹聲絕而官已遠去觀者亦續
 續散

(六)

女一病幾殆壯熱不解者殆匝月勺水不入口者幾十日神昏譫語綿綿不絕聆之悉係其父被殺
 事老者見女之病甚重爲之代殮父屍殮畢卽厝之市西之小阜老者無兒女家中祇一老妻乃偕
 其妻居女家視女若己出病中事一切均老者夫婦身任之一月以還女病始日就痊願已瘦骨如
 柴胃力弱僅勝粥糜女伏枕泣謝老者夫婦曰兒無丈與姆兒死久矣兒死不足惜其如父讎何老
 者慰之曰女郎尙未大愈無事悲慟恐病變也且老夫與女郎父生同里閉自幼迄今朝夕無不相
 見女郎遭大故老夫義當相顧何謝爲外史氏曰此種敦厚之風至今日不能求之於通都大邑不

能望之於學士文人。不期乃出之於荒寂小村中之老者。

未幾女稍稍能起坐。詢老者以驗屍狀。老者具述之。女復詢近日縣中緝凶事。老者搖首曰。未聞有何消息也。言已默然。而里正忽至。老者趨出起居。里正曰。聞女郎病。故來此一看視。老者曰。謝公存問。女郎病將痊矣。里正曰。余日來爲催糧事。席不能暖。無暇久留。此有一言請轉告女郎。老者曰。公請言之。里正曰。邇來縣中貴人日催索訟費。徒以女郎病。余故未向女郎一言之。今女郎病已痊。訟費當速籌措也。老者曰。需幾何。里正曰。甚巨。甚巨。願以余力爲女郎核減之。當不逾三百串。里正言已。卽離室出。老者復趨送之。里正行已數十步。忽回首厲聲曰。三日內必來取。遲則獲咎。老者亦高聲應之曰。當轉告女郎。

老者歸室。卽以里正言告之。女曰。兒方尙能及此。卽於枕畔取一小木匣。啓匣蓋。携田契一束。授老者曰。請丈送交里正。卽以此爲抵。老者曰。諾。

逾一月。女病大愈。老者夫婦告女曰。女郎已健。無需人矣。老夫久未返家。窗前之草高已逾人。當去一删除也。女曰。兒累丈歷時已久。更留丈與姆爲兒伴。固難啓齒。然以孤女處此孤屋中。殊不宜兒於數日間已籌之熟矣。兒當借居丈家。以兒十指日用度能自給。決不敢以之重累我丈。丈其允我。

老。者。慨。然。曰。老。夫。夫。婦。二。人。殊。苦。岑。寂。女。郎。若。然。老。夫。何。不。允。之。有。女。乃。移。居。老。者。家。

(七)

女。移。老。者。家。後。修。已。半。載。餘。歷。冬。而。春。而。夏。時。序。甚。迅。距。楊。四。被。殺。日。將。及。一。年。而。殺。人。之。兇。犯。官。中。殊。未。獲。得。詢。之。官。中。人。固。已。淡。然。若。忘。卽。十。里。鋪。之。居。民。當。時。雖。有。爲。之。痛。恨。長。嘆。息。者。至。此。亦。不。復。置。念。而。日。夕。轉。輾。於。心。無。須。臾。不。在。念。者。則。女。一。人。而。已。女。日。思。復。讎。苦。於。不。得。主。名。借。助。於。官。而。官。力。僅。祇。此。區。區。一。弱。女。子。復。何。能。爲。舍。晚。間。伏。枕。痛。哭。外。實。無。他。法。足。以。洩。憤。幸。天。佑。孝。女。黑。暗。中。忽。覩。光。明。一。線。而。復。讎。之。志。願。乃。由。是。乎。

讀。我。書。者。亦。憶。得。楊。四。屍。發。見。時。有。一。呼。楊。四。叔。之。壯。者。乎。是。壯。者。卽。爲。里。正。之。妻。弟。姓。狼。而。毒。每。倚。里。正。之。勢。以。凌。躐。儕。輩。鄉。人。以。其。爲。里。正。之。妻。弟。也。每。含。忍。之。而。不。與。較。楊。四。死。狀。報。官。後。壯。者。之。足。跡。不。見。於。十。里。鋪。者。幾。半。年。鄉。人。心。竊。異。之。旣。易。歲。鄉。間。之。賭。大。盛。壯。者。復。逍。遙。於。賭。窟。中。其。橫。也。如。故。迨。五。月。而。賭。如。昨。壯。者。日。有。所。獲。氣。乃。益。張。一。日。遇。一。隔。村。之。農。者。來。此。索。進。囊。願。碩。壯。者。誘。之。賭。思。欲。傾。其。囊。願。農。亦。賭。中。之。慣。家。反。爲。所。勝。壯。者。曰。若。博。勝。當。爲。乃。公。壽。農。不。允。壯。者。勃。然。怒。叱。曰。若。其。爲。楊。四。之。績。耶。農。者。不。服。曰。爾。欲。何。如。卽。何。如。耳。壯。者。怒。不。可。遏。奮。身。而。前。與。農。者。

門農者力巨壯者仆地不能起壯者之黨甚衆攢攻農者農者勢孤不能敵棄錢囊而遁衆得錢囊亦不復追農者壯者稍俟起立顧錢囊而笑曰若力雖巨終不能護若貴也賭窟人雜羣聞壯者語始悟殺楊四者之卽爲壯者以畏里正故咸不敢質言以取禍乃各歸語其妻子不半日已傳遍市中然女居老者家一時尙未及知也

時十里鋪中人已知殺楊四者之爲誰特不知其致殺之故余書當補叙之先是壯者見女美思娶之爲室一日遇楊四於途向之求婚楊四素惡壯者不之許且以其無賴也婉辭卻之壯者黜不已楊四乃堅辭壯者憾之切日思殺楊四而楊四不知也楊四垂晚歸家日有定晷壯者俟之途中邀擊之楊四乃死

(八)

楊四被殺之一週已屆女設清酌爲家奠因居老者家不敢恣哭乃赴父葬處旣至伏墓哀慟咽聲而號村孩聞哭聲趨集女旁爲女哀痛所感徬徨不知所爲亦且有盈盈下淚者一幼者曰何爲哭若是一畧長者曰哭其父耳幼者曰其父爲何人長者曰爲河西楊四幼者拍手曰我知之我知之我前日聞我父語我母曰楊四爲里正之妻弟所殺村間人悉知之言時指女曰楊四其卽此姑娘

之。父。乎。二。孩。之。言。斗。入。女。耳。女。聆。之。悉。哭。頓。止。起。立。拭目。四。顧。不。期。作。瘳。笑。乃。趨。回。老。者。家。村。孩。亦。奔。越。去。

女。至。家。神。色。大。異。老。者。夫。婦。驚。詢。之。女。卽。以。所。聞。之。言。告。之。老。者。老。者。曰。余。亦。曾。聞。之。於。市。人。顧。不。卽。告。女。郎。者。亦。殊。有。故。人。殺。女。郎。父。女。郎。思。復。讎。固。也。女。郎。父。爲。余。老。友。老。夫。亦。豈。願。殺。余。老。友。者。之。倖。逃。法。外。夫。不。知。殺。人。者。之。爲。誰。則。亦。已。耳。旣。知。之。則。當。告。之。官。中。立。置。重。典。庶。快。人。心。惟。官。中。人。之。冥。頑。不。靈。殊。出。老。夫。意。外。老。夫。行。年。六。十。餘。矣。未。嘗。讀。書。夙。以。爲。官。者。必。能。福。我。小。民。迨。馬。齒。漸。長。始。悟。其。非。老。夫。生。平。絕。不。與。人。爭。短。長。以。質。證。之。無。地。也。女。郎。試。思。客。歲。在。城。之。景。象。當。悟。老。夫。之。言。爲。不。謬。且。殺。人。者。爲。里。正。之。妻。弟。里。正。甯。不。之。袒。里。正。與。官。中。人。素。相。狼。狽。一。旦。有。事。勞。且。上。下。其。手。以。石。壓。卵。庸。有。完。理。女。郎。其。長。思。之。女。郎。肅。然。曰。丈。爲。兒。慮。至。矣。雖。骨。肉。亦。無。以。加。茲。兒。將。何。以。報。丈。老。者。低。首。不。置。答。一。似。其。言。尙。有。餘。蘊。未。能。盡。宣。者。

是。晚。老。者。夫。婦。就。寢。後。女。獨。坐。燈。下。苦。思。復。讎。之。策。且。味。老。者。言。覺。世。路。奇。仄。阻。不。得。通。思。久。成。癡。乃。伏。枕。假。寐。迨。鄰。雞。四。徹。曦。光。大。來。而。女。之。靈。明。頓。啓。復。讎。之。策。已。得。女。擲。裝。束。起。自。語。曰。若。是。度。無。不。成。

(九)

女將衷衣密縫訖，卽藏利剪一柄，啓門出時，老者已興在堂中，持帚灑掃，舉首問女曰：「今晨起，殊早。女佯作狂態，曠目不應。老者茫然曰：『何故？』女復大聲曰：『此間太清寂，兒當往熱鬧處一洗煩悶。』老者見女失其常度，以爲心疾已成，奇愕不可名狀。斯時，女健步出戶，老者驚極而顫，失聲呼曰：『何往？』速返。老婦聞聲，亦出詢老者曰：『何爲失聲而呼？』老者氣喘甚，斷續而言曰：『女郎瘋矣，汝速追之。』返老婦聞言，追女逾百步，始及。強曳之返，女力抗，爭嚷之聲，喧徹四鄰。男婦咸集視衆，助老婦曳女，始得返。老者家女旣入室，卽佯臥，鼾聲如雷。衆詢老者以狀，老者具告，所見衆咸嘆息不半日，而女成心疾之消息已傳遍市中。來觀者愈繁，戶限幾爲所穿。老者習靜，殊惡其蠶而女，或坐室中，或至門外，揚揚如平常，見有指點評騰之者，亦呆視之，不以爲忤。三日後，觀者漸稀，而里正之妻弟在賭窟中聞信，亦至，思藉此以覘女之顏色。

女見壯者至，知爲殺父者，卽巨蹶而前，以利剪刺壯者。壯者不及備，剪洞其腹。壯者拒以手剪，隨手下割，腹裂，腑俱墮。壯者痛極倒地，一呻而絕。女見讎已斃，鬱憤盡洩，卽以剪刺喉。老者及鄰人趨至救護，已不及。此奇孝不可及之女子，遂含笑而隨侍其父於地下矣。外史氏曰：「孝女復讎事，迄今已。」

百數十載而懷遠人士仍稱道之勿衰然余因之而有感矣度女之初心本不欲手刃父讎以爲快告之官中而官中擱置之益以吏胥之需索董保之譁張民之無告至此爲極遂不得不出於讎復之一途是豈女之本心哉抑余之述此非敢藉禿筆剝墨鼓吹讎復之說亦期凡百君子之身膺民社者稍稍自省已耳

小神怪

夢邪！夢邪！！

(中冷)

龍叟者不知何許人其生平主拜天謂世界盛衰生滅之權實宰之天故作者以小說家之臆測定爲奉天籍叟嘗讀書有經世志卒以伏處牖下若管中窺天乃投袂爲海商環遊歐美者十年時各國慈善家宗教家方鼓吹弭兵日拓其平和支會叟翱翔其間亦多所譬畫自負爲東方向成第二後居印度五年徧訪靈山祇樹愀然神傷疑佛如來八萬四千毋陀羅臂已痿折不則割肉喂虎照爲仁身不能衛違言衛國國不能衛違言衛種舍衛城鷄園一帶乞食阿難觸目皆是佛如來之慈悲法眼不一開邪興盡而去復遊巴黎倫敦訪預言家戴勃斯夫人及衛西琴博士乃知歐戰禍機若火山之將爆裂遂廢然挾其愛犬赤血兒由西伯利亞鐵道東歸筐篋所積爲馬賊劫奪一空心灰欲死卒悟金錢爲禍水因結茅一椽於崑崙山下以狩獵爲生旋與皇儲斐迪南大公與霍亨

堡。夫。人。駢。遭。暗。殺。同。盟。協。約。中。立。諸。國。乃。各。毘。其。黨。假。火。花。一。點。燁。然。現。二。十。世。紀。磅。礴。之。戰。雲。海。
東。木。屨。兒。且。伺。隙。蹈。虛。攫。吾。青。島。蹂。躪。吾。魯。省。人。民。百。出。其。恫。嚇。手。段。習。吾。政。府。而。肆。厥。要。求。叟。憤。
火。中。燃。嚼。嶠。崙。古。雪。斗。許。始。稍。熄。某。日。酒。酣。雪。花。如。掌。撲。扉。赤。血。兒。人。立。作。婆。娑。舞。叟。獵。興。猛。發。乃。
載。氈。笠。披。大。毛。裘。荷。鎗。而。出。反。鎗。其。扉。赤。血。兒。踊。躍。前。導。跡。迄。逐。飛。禽。獲。極。盛。小。者。縛。赤。血。兒。背。及。
其。尾。項。纍。纍。然。大。者。則。僱。土。人。肩。之。叟。槍。枝。上。亦。毛。血。紛。披。無。算。既。歸。樂。甚。雪。亦。霽。乃。掃。淨。土。一。方。
植。大。木。一。於。中。心。四。周。斜。縛。長。竿。作。立。錐。形。舉。所。得。之。鷹。鵝。獨。獠。及。海。東。青。之。屬。回。絡。於。竿。掀。髯。笑。
舞。曰。此。吾。大。凱。旋。之。紀。念。塔。也。赤。血。兒。亦。迴。繞。狂。吠。表。其。戰。勳。叟。復。入。室。抽。白。刃。出。剗。海。東。青。首。鑕。
其。翼。剖。其。腹。出。其。腸。胃。犒。赤。血。兒。赤。血。兒。啖。盡。乃。銜。海。東。青。翼。竄。紀。念。塔。而。上。立。巔。矚。矚。雄。睨。六。合。
叟。亦。拍。手。唱。醒。獅。歌。樂。乃。無。藝。是。夕。叟。遂。枕。槍。酣。臥。塔。隅。而。入。非。想。天。非。非。想。天。之。夢。國。夢。國。者。不。
可。思。議。之。都。也。古。曰。華。胥。黃。帝。曾。一。遊。之。其。人。民。不。天。病。不。媒。娉。不。立。帥。長。無。爲。而。治。似。近。儒。理。想。
中。之。無。政。府。主。義。龍。叟。所。入。之。夢。國。則。更。迷。離。惘。恍。爲。黃。帝。足。跡。所。未。經。朦。朧。間。覺。仍。携。赤。血。兒。獵。
於。嶠。崙。之。野。忽。而。颯。風。揚。戈。壁。沙。白。日。輶。光。目。爲。之。警。似。黃。河。飛。濤。自。天。而。下。身。輕。如。葉。捲。入。洪。流。
且。沈。沈。下。墜。得。一。宮。戟。衛。森。嚴。披。鱗。戴。角。狀。極。怖。人。擁。叟。入。一。王。者。虬。髯。若。火。冕。旒。危。壓。雙。角。垂。首。

呵氣雲縷縷出唇吻間淚墮几作珠光見叟乃舉袖延之坐爪出袖赤若珊瑚枝叟蹶踏就坐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知吾族之被殘於金翅鳥王乎叟皇遽答曰臣未之前聞王曰金翅鳥王爲迦葉波神 *Kraoyara* 與毘那多姬 *Vinata* 之子曙神阿盧那 *Arma* 之弟墮地後卽飛入日宮威儀濫熊直駕火神阿耆尼 *Agni* 而上兩翼能鼓罡風掀蕩三界近乃與吾族爲仇日必捕食吾子孫數百吾族幾無瞧類矣叟爲寡人圖之旋屏後一麗人出風裳水珮飄飄欲仙雙蛾愁顰皎珠泣睫趨前攬王袂曰禍作矣金翅鳥王又擢吾青妹去矣言罷相抱而泣半晌王乃推麗人起曰阿嬌兒母出遊可伴驪母潛睡麗人掩袂去王復垂淚詔叟曰寡人又傷一弱女奈何叟乃拂袖起謂金翅鳥欺大王甚請爲大王借箸籌之雖然有海軍乎王曰有之孱甚橫行大將軍解蟲擁甲畏死終日噴雲吐霧溺阿芙蓉膏所率長鬚軍殆十萬惟僅習跳躍拳曲擁腫十而八九兒戲耳復何能戰叟爽然若失旋曰臣嘗遊印度矣謁韋紐天神神偕其妃吉祥天女 *Gni* 同居於須彌山 *Sumeru* 之東乳海 *Kshirabdi* 之北之曼陀羅山 *Mandru* 其臂四掌各握一法寶曰螺殼 *Caruka* 曰輪 *Chakra* 曰杵 *Gada* 曰蓮花 *Padma* 有二十八化身能救一切苦厄金翅鳥卽其坐騎咄彼鳥王必不足當天神一杵臣願往乞救王大悅曰如叟言金翅鳥旣爲天神坐騎胡乃潛下靈山禍吾海國天神殆

醉夢邪叟果能乞天師殲此醜虜寡人之仇雪矣乃設筵餞叟珍錯列俎不可名狀魚龍曼衍雜陳於堂下阿嬌且出鼓水絃廣天風海濤之曲爲侑酒罷王捧金泥玉簡出曰此陳情表也爲寡人呈葦紐天神叟鞠躬受簡興辭而退甫出宮赤血兒歡躍以迎忽繞地化一赤螭叟躡之上走雲連風瞬息萬里須臾已墮曼陀羅山麓伏地頂禮乃謁閻者宛轉陳悃閻者入卽出曰天神正擁神妃倦臥客少待已而一侍香金童來傳宣導叟入謁叟匍匐哀奏且捧玉簡呈案天神閱畢切齒詈曰金翅孽畜乃敢乘吾假寐潛逃言時卽攜其四寶跨一人首獅身之 *arsimula* 之騎(人首獅身天神二十八化身之一) 叟亦躡赤螭隨之天風浪浪作鞭策俄聞鉦鼓喧闐一俯視見赤縹四射金翅鳥王方率火鴉軍直叩王宮索戰扇海欲沸蒸氣瀾漫若雲王鑄宮不敢出葦紐天神乃急投蓮花於海一白玉飛台峨峨湧出天神乃收其法身卓立台顛鳥王大驚欲避不迭翻風直上指揮火鴉軍噴毒餓射天神天神復拋一螺殼中注四海之水潑餓立熄鳥王忿絕乃奮其三足猛攫天神天神飛一杵迎擊創其一足鳥王負痛驚啼火鴉軍潰於是一杵化爲百千萬億杵縱橫飛掃毛羽鱗紛墮海波成血色時王亦帥長鬚軍出解虫爲大將婁佺爲上將黃能爲中將驪母阿嬌亦跨瘦蛟爲左右翼鼉鼓逢逢然吶喊助勢鳥王知不能敵側翅東逃天神更擲一輪追之輪飛至速突出鳥

王。前。乃。回。撲。鳥。王。輪。廓。放。光。若。白。金。絲。糾。紛。作。網。鳥。王。展。翼。不。得。貫。焉。天。神。一。喝。霹。靂。齊。鳴。四。寶。仍。歸。掌。中。而。金。翅。鳥。已。覈。餽。入。天。神。膝。下。王。乃。率。其。將。帥。眷。屬。踞。波。拜。舞。天。神。旋。駕。金。翅。再。再。而。昇。叟。乃。牽。螭。隨。衆。入。宮。王。擁。叟。上。座。復。率。衆。環。拜。於。庭。瓊。筵。旣。張。王。首。獻。觴。爲。叟。壽。叟。亦。飛。爵。壽。王。諸。將。及。驪。母。阿。嬌。亦。爭。晉。叟。學。宮。中。氣。盡。如。春。王。曰。金。翅。鳥。王。旣。繫。靈。山。毒。饑。不。揚。海。波。亦。靜。則。世。界。可。常。保。溫。和。之。度。寒。熱。兩。帶。將。純。化。爲。溫。帶。且。無。四。季。非。春。卽。秋。叟。之。功。直。造。福。於。大。千。世。界。矣。雖。然。吾。族。戴。德。尤。深。必。圖。報。萬。一。寡。人。願。以。息。女。阿。嬌。奉。箕。帚。遜。謝。未。已。而。笙。簧。雜。鳴。幢。節。玲。瓏。簇。阿。嬌。出。角。釵。珠。被。涎。香。菲。菲。襲。人。禮。成。侍。婢。導。入。晶。室。薰。蕕。膏。燭。展。鮫。緞。衾。爲。雨。爲。雲。其。樂。無。極。東。方。未。明。赤。血。兒。忽。闖。瑤。扃。入。遶。榻。狂。啼。叟。睡。眼。一。開。仍。枕。槍。僵。臥。紀。念。塔。下。海。市。蜃。樓。一。切。無。有。惟。見。凍。雪。皚。皚。四。圍。若。死。起。膽。岷。崙。亦。慘。慘。浮。雪。浪。中。沈。酣。未。醒。而。赤。血。兒。方。嗅。足。嚙。衣。哀。吠。不。已。叟。之。一。縷。靈。魂。遂。由。非。想。天。非。非。想。天。而。返。泥。丸。宮。中。神。思。懊。喪。欲。絕。遽。然。曰。夢。邪。！。夢。邪。！。

本篇乃作者曠語所采神史一節乃得之日本武田豐四郎關於動物之印度神話篇中原文載學生雜誌第二卷第四號內中拾附識

古○人○有○兩○句○詞○說○得○好○韶○華○過○眼○輕○消○遣○過○後○思○量○總○可○憐○我○從○前○念○到○這○兩○句○時○便○覺○得○有○無○限○的○淒○涼○感○慨○但○那○個○時○候○我○心○中○還○是○空○洞○洞○的○並○沒○有○個○意○惹○情○牽○的○人○兒○在○我○心○頭○打○攪○就○是○臨○風○短○歎○對○月○長○吁○也○不○過○是○合○著○俗○語○說○的○替○古○人○就○憂○罷○了○那○知○道○我○現○在○自○家○也○陷○入○這○情○海○漩○渦○把○我○從○頭○到○脚○在○那○溶○溶○愛○波○裏○頭○浸○了○個○千○回○萬○轉○果○然○是○生○生○世○世○不○出○這○溫○馨○靡○曼○的○水○雲○鄉○做○個○交○頸○鴛○比○目○魚○也○還○罷○了○可○恨○那○萬○惡○罡○風○猛○然○一○吹○直○把○那○茫○茫○萬○頃○的○愛○波○吹○得○河○乾○海○涸○讓○我○一○個○人○眼○睜○睜○的○看○那○滄○海○成○田○好○像○那○南○唐○李○後○主○國○破○家○亡○身○經○慘○境○回○想○那○江○南○風○物○上○苑○繁○華○成○日○家○眼○淚○洗○面○呢○咳○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我○那○時○顛○倒○在○溫○柔○鄉○裏○一○個○心○糊○糊○塗○塗○好○像○是○世○外○仙○山○無○甲○子○也○不○知○晝○夜○晨○昏○也○沒○有○陰○晴○寒○暑○把○眼○前○快○樂○當○做○若○固○有○之○那○瓊○娘○待○我○粉○肌○刻○骨○的○深○情○訴○我○吐○胆○嘔○肝○的○密○語○我○消○受○著○聽○著○好○像○富○家○翁○聽○他○金○庫○裏○數○金○錢○聲○響○聽○得○憤○了○並○沒○有○驚○喜○過○望○的○心○轉○像○那○古○大○臣○受○寵○不○驚○的○態○度○咳○這○便○是○我○的○罪○過○我○記○得○瓊○娘○臨○去○時○候○先○前○哭○得○似○淚○人○兒○一○般○後○來○見○我○哭○了○他○便○把○他○的○翠○袖○拭○了○我○的○淚○珠○他○自○己○便○一○聲○也○不○哭○但○說○道○羅○郎○你○也○不○必○傷○心○但○只○不○要○忘○了○我○從○前○待○你○的○恩○情○便○了○我○當○時○便○指○天○誓○日○說○了○一○百○個○不○忘○那○瓊○娘○似○笑○非○笑○的○道○羅○郎○不○是○我○要○求○你○不○忘○我○是○替○你○

想。你。本。來。是。世。上。一。個。畸。零。之。人。我。去。了。之。後。恐。怕。沒。有。第。二。人。再。這。樣。粉。肌。刻。骨。的。待。你。和。你。說。這。樣。吐。胆。嘔。肝。的。話。你。記。著。我。兩。人。甜。密。紀。念。就。是。你。心。中。有。不。快。時。你。回。想。前。情。覺。得。世。上。還。有。一。個。人。待。你。不。錯。旁。的。窮。愁。抑。鬱。也。可。以。解。釋。些。了。當。時。聽。了。他。這。一。番。話。滿。眼。淚。珠。要。向。外。迸。又。怕。惹。他。傷。心。低。著。頭。勉。強。忍。着。及。至。抬。起。頭。看。時。他。已。去。了。他。去。了。之。後。我。有。時。一。個。人。坐。着。便。把。他的。臨。別。贈。言。細。細。的。咀。嚼。我。那。腦。子。裏。便。像。開。了。影。戲。園。一。般。一。幅。一。幅。我。和。他。鷓。鴒。鰓。鱗。的。密。意。柔。情。都。搬。演。一。過。只。不。過。比。電。光。石。火。還。快。一。瞥。眼。便。不。見。罷。了。但。他。說。的。解。釋。我。的。窮。愁。抑。鬱。這。句。話。有。時。到。有。點。靈。驗。有。時。不。但。不。驗。反。添。了。我。無。限。悲。傷。我。想。偌。大。地。球。只。有。瓊。娘。一。個。知。己。偏。偏。老。天。又。降。下。一。把。鋼。刀。把。他。和。我。的。情。緣。截。然。斬。斷。到。了。今。日。雖。然。地。隔。三。千。已。是。蓬。山。萬。里。除。非。是。夢。中。魂。魄。偶。一。相。親。但。是。那。夢。婆。也。着。實。可。惡。旁。的。沒。有。關。係。的。人。還。有。那。極。不。願。見。的。神。佛。鬼。怪。他。偏。偏。叫。我。夢。裏。相。逢。我。這。一。日。相。思。十。二。時。的。瓊。娘。他。偏。偏。做。了。海。上。仙。山。裏。頭。的。楊。玉。環。一。別。經。年。不。曾。入。夢。只。有。七。夕。那。一。晚。彎。彎。涼。月。正。照。我。窗。前。淡。淡。的。光。兒。透。進。我。的。紗。帷。好。像。舞。台。上。華。燈。齊。息。單。用。那。淺。碧。色。電。光。佈。那。夢。景。我。當。時。果。然。入。夢。了。只。見。那。溶。溶。月。光。之。下。遠。遠。的。一。個。人。影。珊。珊。而。來。我。心。中。便。料。着。是。瓊。娘。及。到。近。前。看。時。不。是。瓊。娘。還。有。誰。我。那。時。又。驚。又。喜。

又○悲○挽○着○他○的○玉○纜○心○中○萬○語○千○言○口○裏○一○句○也○說○不○出○他○也○悄○然○無○聲○半○晌○忽○然○撒○開○手○再○再○直○向○月○中○走○去○我○急○向○前○趕○時○他○的○倩○影○已○不○見○了○只○聽○得○他○的○聲○音○說○道○羅○郎○毋○忘○儂○

奇情
再生緣

(阿蒙)

夕○陽○欲○下○野○曠○天○低○四○顧○蒼○茫○杳○無○人○跡○斯○時○也○乃○有○二○人○策○騎○同○行○一○前○一○後○狀○至○匆○促○若○急○欲○達○到○目○的○地○者○且○行○且○力○鞭○其○馬○馬○負○痛○乃○振○耳○長○嘶○四○蹄○如○飛○久○之○見○城○垣○在○望○萬○家○燈○火○爛○如○明○星○二○人○始○欣○然○色○喜○緩○緩○向○前○途○進○發○二○人○爲○誰○其○一○卽○予○一○則○予○之○僕○人○梅○尼○也○予○與○梅○尼○既○進○城○以○奔○波○半○日○頗○覺○勞○頓○亟○欲○投○逆○旅○小○憩○且○進○晚○餐○焉○詎○知○連○叩○數○家○均○以○客○滿○辭○詢○其○故○則○以○明○日○國○王○巡○幸○至○此○人○民○之○欲○瞻○仰○天○顏○者○靡○不○扶○老○携○幼○先○期○而○至○故○城○中○所○有○大○小○旅○館○率○皆○租○賃○一○空○擁○擠○無○立○足○地○非○故○意○拒○而○不○納○也○予○斯○時○又○飢○又○疲○迫○不○能○耐○梅○尼○亦○作○垂○頭○喪○氣○狀○手○牽○二○馬○躡○蹶○而○行○予○則○見○有○旅○館○輒○詢○之○最○後○至○一○小○街○得○中○等○客○寓○一○予○見○其○狀○甚○冷○落○以○爲○此○間○當○不○致○人○滿○也○遂○昂○然○而○入○大○聲○呼○主○人○曰○速○爲○我○治○一○潔○淨○之○室○速○爲○我○將○晚○餐○來○勿○遲○勿○遲○予○爲○此○態○蓋○恐○其○設○辭○拒○絕○欲○以○先○聲○奪○人○也○時○主○人○方○栗○六○治○他○事○聞○呼○趨○而○至○曰○先○生○欲○盤○桓○於○此○耶○予○盛○氣○應○之○曰○然○主○人○纔○眉○曰○實○告○先○生○今○夕○來○客○甚○多○樓○上○下○均○已○塞○滿○殊○無○餘○地○

可○爲○貴○人○下○榻○處○請○先○生○另○覓○他○家○可○也○予○搖○首○曰○爾○母○誑○吾○吾○不○信○偌○大○旅○館○竟○不○能○容○我○二○人○一○席○地○今○且○勿○庸○絮○絮○其○速○爲○我○將○晚○餐○來○主○人○笑○曰○先○生○此○則○不○能○應○命○小○廝○中○所○預○備○者○頃○者○悉○已○供○客○今○則○廚○中○已○空○無○一○物○矣○予○正○色○曰○爾○以○我○爲○無○錢○酬○汝○耶○言○至○此○予○卽○插○手○衣○袋○中○弄○金○錢○作○鏗○鏘○聲○且○出○皮○篋○中○鈔○幣○示○之○主○人○乃○目○灼○灼○不○一○語○面○上○立○現○懊○喪○之○容○若○深○悔○己○之○失○辭○者○

主○人○之○妻○中○年○婦○也○面○黑○且○瘦○眉○宇○間○露○兇○悍○色○一○望○而○知○爲○胭脂○虎○也○當○予○與○主○人○言○時○彼○卽○從○旁○默○聽○及○聞○金○錢○聲○乃○卽○厲○言○曰○貴○人○遠○道○而○來○旣○承○光○顧○何○可○堅○拒○請○稅○駕○可○也○主○人○急○曰○爾○誤○矣○此○間○寧○有○餘○屋○豈○將○使○貴○人○席○地○而○臥○耶○婦○作○色○叱○其○夫○曰○我○向○嘗○謂○汝○憤○憤○果○然○汝○豈○不○知○第○十○七○號○中○尙○有○一○空○榻○乎○又○顧○謂○予○曰○貴○人○如○不○以○臥○榻○側○有○人○鼾○睡○爲○嫌○者○暫○屈○一○宵○何○如○主○人○聞○其○妻○言○瞠○目○作○駭○異○色○予○以○腹○枵○已○久○志○在○得○食○則○亦○不○遑○他○顧○亟○應○之○曰○可○可○婦○乃○銳○聲○呼○其○夫○曰○查○理○貴○人○之○馬○飢○矣○爾○其○牽○往○廐○中○餵○以○食○料○予○當○爲○貴○人○治○晚○餐○也○主○人○應○命○去○婦○含○笑○詢○予○曰○先○生○與○貴○僕○同○桌○而○食○乎○予○點○首○曰○然○少○頃○婦○以○晚○餐○至○予○與○梅○尼○渴○望○已○久○卽○據○案○大○嚼○婦○則○從○旁○絮○絮○爲○予○言○明○日○盛○典○國○王○過○處○市○人○將○如○何○歡○迎○如○何○張○燈○結○綵○備○極○熱○鬧○言○之○津○津○若○

有餘味。予含糊應之。膳畢。予指梅尼謂婦曰。渠之寢處如何。婦曰。不勞貴人。墨慮拙夫。已布置妥帖矣。予見梅尼有倦態。卽命其歸寢。梅尼乃出。

鐘鳴九下。主人乃導予入寢室。繞迴廊過甬道。迤邐而抵一室。門上標曰十七號。主人以鑰啓之。將入。忽謂予曰。客寢已久。幸先生勿作聲。主人言時。面現一種恐怖之色。予不解其故。應之曰。諾。室中無電燈。黑暗如漆。主人乃出一燭。燃之。躡足而入。狀如竊賊。旋卽指一榻謂予曰。先生請睡於此。言畢。遽向予道。晚安而去。若有人追其後者。予見主人狀態不禁失笑。主人旣去。予乃舉目四矚。則見室中別無多物。僅有沙發一鐵床二。其一已有人睡。白幔低垂。寂無聲息。予頗以爲異。然不敢揭帳而視。恐擾其好夢也。時予因疲乏已極。卽解衣就寢。甫合眼。遽驚醒。心中趨然。不寧。彷彿有人告我。以此室不可居者。因推衾起坐。探首帳外視之。了無他異。唯一丸冷月自窗隙射入室中。明如白晝。窗外寒風瑟瑟。吹樹葉作奇響而已。予乃復睡。少頃。又醒。予大奇之。因披衣起。側耳以聽。彼榻中人仍寂然無聲。噫。異矣。彼何人。斯何竟。無一絲鼻息。耶。時已夜。午冷氣森然。刺骨周身。皆作毛戴。予乃悄然下榻。出燭。俯照其面。不覺大驚。阿呀之聲脫口而出。心勃勃然。跳不止。立時倒退數武。啓羅帳。執燭。俯照其面。不覺大驚。阿呀之聲脫口而出。心勃勃然。跳不止。立時倒退數武。

閱者諸君亦知楊中人爲誰乃使予驚駭若此蓋赫然一妙齡女屍也雙眸緊閉玉容慘白如紙兩手交又作十字式雖芳魂已逝然望而知其生前爲一絕世美人予呆立久之心畧定乃復揭帳端視竊念誰家千金閨秀客死於此彼厲主人又何爲秘不發表匿此艷屍於深房密室之內詎非咄咄怪事然而此女亦殊可憐矣以深閨弱質而客死於舉目無親之地吾不知其彌留之際念及父母姊妹當如何傷心也思至此予之雙膝不禁下跪於地口中則默默爲之禱告數分鐘後忽見星眸微動予以爲女郎甦矣亟以手按其櫻唇則仍無一絲呼吸之氣予大失望方欲起立似聞嬌喘細細出於櫻口中因執燭視之果見玉容上隱隱有生氣予心不禁大躍不止蓋知其尙有回生之望也於時天氣奇冷室中又無爐火予乃置燭於地伸手自衾中抱女郎出徐徐扶入予所眠之榻覆以錦被復取行囊中所攜之勃蘭地酒以手啓其齒畧灌少許灌訖予卽卸衣登榻抱此死美人睡少頃女郎冰冷之玉體微微有煖意予見其生機將轉益緊摻之不敢一轉側約一小時半女郎悠然而醒張目見予低聲呼曰子何人也何爲在此予恐其芳心驚駭亟誑之曰勿聲勿聲予醫士也主人命予救女郎者女郎遂不語枕予肱沈沈睡去

未幾東方已明予方欲起身見主人而告以故驀聞履聲橐橐若有三四人直向此室而來旋卽在

門上剝啄數下曰先生醒也未予聆其音蓋卽厲主人也亟披衣拔關而出主人見予卽謝罪曰先生驚矣予正欲答語主人已率領狀如紳士之主僕二人匆匆入室旋以手指女郎所臥之榻謂紳士曰女公子在此請公爵視之予方知來者爲公爵此女乃其掌珠也於時公爵淚盈兩頰瑟瑟顫揚帳呼曰瑪利瑪利噫瑪利何往乎主人見人去床空亦不禁大駭回首向予曰先生爾知女公子何在予嗤然笑曰女公子乎蓋已復活矣主人不信予乃歷舉昨夕之事以告公爵大喜急趨至予榻前啓口欲呼予阻之曰女公子方酣睡勿驚其清夢公爵乃探首帳中附耳喚之曰瑪利爾父來矣女郎聞喚秋波微啓熟視有頃卽曰來者非阿父乎紳士含淚應曰然兒何一病至此耶女郎出其纖手指予曰兒非先生早已長眠不醒矣紳士因向予道謝者再於時女郎掙札欲起願力不能舉予曰女公子精神未復不宜勞動當稍稍靜養女郎乃復睡

讀者至此當亟欲知女郎之歷史矣著者乘其養病時爲諸君述之黑梨公爵者富豪也膝下無子所生祇瑪利一人愛之如掌上珠數日前女郎聞國王將巡幸至此因挈一老僕先期入城以備瞻仰威儀不意驟患急病醫生治之無效數小時後卽溘然長逝老僕大驚駭立以其事告之厲主人一面卽飛騎歸家往報凶耗厲主人知爲公爵之女不敢投諸門外又恐宣布以後游客將裹足不

至。乃。與。其。妻。密。商。悄。然。移。屍。於。此。久。無。人。居。之。十。七。號。中。也。其。實。女。郎。非。真。死。不。過。偶。爾。氣。厥。胸。前。固。尙。有。微。溫。老。僕。不。知。遂。張。皇。至。此。而。公。爵。聞。愛。女。已。死。痛。不。欲。生。乃。乘。摩。托。車。連。夜。啓。行。故。破。曉。卽。至。也。數。日。後。女。郎。病。良。愈。公。爵。乃。挈。之。歸。瀕。行。固。請。予。至。彼。府。中。小。住。數。日。予。辭。之。不。獲。乃。命。梅。尼。先。歸。遂。與。公。爵。父。女。二。人。乘。車。而。往。公。爵。所。居。之。邸。第。乃。由。先。代。傳。下。者。宏。壯。無。比。予。既。至。公。爵。卽。設。筵。款。待。致。謝。拯。救。愛。女。之。德。併。爲。予。特。治。一。室。下。榻。其。中。予。無。事。時。輒。與。瑪。利。攜。手。出。遊。或。徘徊。於。綠。陰。之。下。或。馳。騁。於。平。原。淺。草。之。間。久。而。久。之。一。縷。情。絲。遂。糾。纏。而。不。可。解。一。日。予。向。瑪。利。求婚。瑪。利。竟。慨。然。應。允。以。告。公。爵。公。爵。亦。贊。成。某。日。之。晨。禮。拜。堂。中。鐘。聲。鏗。鏗。一。對。少。年。夫。婦。並。肩。而。立。牧。師。爲。之。祝。福。並。互。換。約。指。蓋。卽。予。與。瑪。利。結。婚。也。

小軍事

吾心爲無價之寶

(花奴)

老。友。：。降。乎。須。知。吾。天。皇。仁。聖。必。嘉。汝。功。分。茅。裂。土。汝。畢。生。可。吃。着。不。盡。汝。不。得。志。於。中。朝。尙。可。爲。吾。大。日。本。帝。國。臣。民。汝。才。強。於。吾。將。來。爲。吾。國。出。力。立。業。建。功。必。能。超。出。吾。上。斗。大。黃。金。印。莫。愁。不。得。也。况。中。國。爲。專。制。帝。國。吾。日。爲。立。憲。新。邦。扶。桑。三。島。間。自。由。風。熾。優。遊。其。中。不。勝。於。受。縛。於。專。制。國。家。多。多。乎。老。友。乎。汝。生。長。吾。邦。以。兩。國。情。形。較。之。當。知。吾。非。謬。言。老。友。乎。盍。從。吾。言。言。者。爲。一。

軍官年約三十左右戎裝劍佩動章累累願身矮殊不相稱而滿面驕傲氣殊有不可一世之概時以手拈其菱角鬚使上翹其意若曰惟吾軍人克享此等鬚也

軍官爲誰日本陸軍少將某也與少將同坐者爲昂藏丈夫其人軀幹奇偉戟髻怒張兩目炯炯有光現出一種強毅氣雙手按劍而坐睨少將作冷笑其人卽吾中華男兒林濟民也當少將言時林濟民卽止其談鋒曰止……毋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吾中華男子祇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吾頭可斷吾軀可碎吾志不可移去休毋溷乃公事少將曰降不降在汝吾以友誼故特進忠告耳汝今死守礮臺孤立無助藥彈亦將罄外無應援之師內無同心之將破在旦暮間汝思之以數千弱卒能敵吾數萬大兵乎是固不待智者而辨矣吾大兵所至玉石俱焚汝一身不足惜而欲以數千人生命同隨汝殆汝心不太忍乎汝有父母僑居吾國聞愛子死能不傷老人心乎汝有嬌妻固吾國人也平時何等恩愛聞汝死能不肝腸寸斷乎汝有愛子方在襁褓汝忍拋棄之乎汝有友憫汝枉死特來反覆勸諭汝奈何弗聞也況吾主將願以十萬金代價易汝區區一片土人生得享十萬金福真不淺可夠一世受用矣汝奈何捨却口頭肉不食而欲效愚忠汝真愚哉汝倘能樹降旗者不特能保一己利益且可全數千人生命而汝父汝母有人養汝妻汝子無虞凍餒吾天皇且策汝

呼曰老友醒醒某在此林濟民微啓其目則某少將也少將嘆曰棄去十萬金不顧而事喋血汝真
 愚哉林濟民低語曰謂吾愚耶吾豈愚哉吾心爲無價之寶縱黃金堆積似山尙不能動吾心區雙
 十萬金何足道哉其語細弱僅能辨語已卽不復作聲某少將再三呼之不磨但見縹糊血影中區
 目已暝如酣眠狀灰唇半啓猶露笑容如含無限快意者蓋已死矣少將乃歎息而去

小說俠
 蘆中人

(恨人)

山陰來氏大族也有來輔成者習傷科業性慈善好施予而家赤貧恆不能遂其志爲人醫遇貧乏
 者輒施予藥餌不索酬雖酬亦勿受饕殮不繼室人交譎宴如也鄉里輕薄者咸非笑之以爲愚因
 其名輔成遂號之曰爛汚人

輔成旣不得志於鄉里乃飄然作四方游懸壺松江薄負時名醫金所入差足自給會逢秋日新雨
 初霽輔成閑步澤畔行吟縱眺遙望水濱蘆葦頻頻搖動趨視則一少年偃臥其中遍體鱗傷不能
 行動察其狀似與人鬥毆致此者問之不能言乃招家奴舁之歸飲以薄粥有頃始自言張性行三
 湖南人販布爲業昨晚自鄉間來途遇暴客劫而奪其資且羣以鐵尺木棍相攢毆僞死僵臥蘆葦
 中倖而免今荷拯救誓不敢忘詢以家在何處將遣人爲之走報則曰飄零異地無家可歸也又詢

以郡中有熟識否則曰來此未久苦無相識不幸遭橫禍先生善治傷損能活我當感再造恩否則終死耳輔成憫之因留諸家中給以飲食爲之裹創敷藥盡心調治家人知其事咸以來歷不明勸輔成遣之去輔成曰彼受重傷又居異地去將安之况人事不可知一朝失業則我與爾猶彼也何遂無同病相憐情耶家人以輔成素執拗知不可勸遂聽之

張三既來未數日郡城喧傳奉賢縣監獄中於某夜逸劇盜五人中有一盜趨捷剽悍冠其儕自城頭躍下傷一足不死卒逸去計其期日與輔成遇張三時適相符驗張左足又適有跌傷痕輔成竊疑之祕不言益善視張閱十餘日張已杖而能行一月後平復如常人與以資遣之去張拜受已而終無去志來氏家人頗厭之漸出惡聲張若僞不知仍依輔成居一夕晚膳後忽失張所在覓之遍屋中不可得檢點什物則一無所有輔成至是益信張乃真盜恐事發連累因囑家人祕勿言

越二年輔成爲蘇省某巨紳邀往治疾薄有所獲歸途泊舟於嶼山縣境猝遭盜劫喪其資斧赴縣報案雖飭捕緝緝而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羈滯逆旅懊喪萬狀一日薄暮自縣前歸途遇一人衣服麗都匆遽將出城見輔成訝曰此來先生也何爲在此輔成視之素不相識瞠目不能對其人笑曰余卽蘆中人是也先生乃忘之耶幸今日因事入城得遇恩人寒舍不遠請相過從輔成聞言頓觸

前事頗駭。懼然察其意。尙不惡。姑從之。行詢以家在何處。不肯言。第曰。行自知之。出城半里許。一小舟。艤河干。張與輔成登其上。兩健男操櫓。解維東行。約一小時始達一村。抵岸則朱門華屋。狀類素封。家相與携手入門。旣登堂。遜輔成上座。與妻子共羅拜謝活命恩。已乃治筵。相款於席間。詢近狀。輔成因一一語之。張爲駭詫。復歷詢失事地址及盜黨狀貌。甚詳。晚膳旣終。張親執燭送輔成歸寢。錦衾綉枕。陳飾頗麗。時方隆冬。輔成以被盜。故僅衣薄絮袍。次日晨起。牀頭置狐皮袍及短褂各一事。而來時故衣。早已不知去向矣。不得已。以出見張。將告歸。張笑曰。先生何遽言別也。曩受大恩。迄未一報。今幸相遇。乞小住數日。當少効綿薄。酬高厚也。輔成鑒其誠。因下榻於其家。閱十餘日。張乃治饌。與輔成餞別。旣終。共登前舟。送至縣城。舟中窗戶嚴扃。加以重幃。不使輔成探首向外。視詢其故。笑曰。余實劇盜也。前遭捕獲。幾至喪生。幸先生垂救。得有今日。改行從善。已二年。不事舊業矣。先生長者。當無他虞。然余之居址不足爲外人道。爲防衛計。正不得不爾爾也。及抵縣。張於袖中出黃金十兩。置輔成懷。曰。區區者。聊酬盛德。前所失物。係朋輩所爲。已囑其送歸府中。前途珍重。再見。恐無期也。因涕泣下拜。返棹逕去。

輔成旣抵家。家人迎告曰。君去後。未十日。突有一人持行李及醫金一函來。謂君慕吳中山水。當小

作勾留。遍歷名勝。囑先以行李送回。并傳語家人。弗盼望。輔成知張三所爲。亦未明言。相與啓函。驗視。則一五千兩之錢莊匯單也。大喜。欲狂。遍示家人。且告以故。因歎曰。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天道報施。正不爽也。乃棄舊業。返越中。購田建宅。居然面團團作富家翁矣。

恨人曰。蘆中人盜也。而活命之恩。始終不忘。所謂盜亦有道者。非歟。彼號爲賢士大夫者。平時依人以立。恬不知恥。及一旦得志。則於昔日恩人。反眼若不相識。甚或排擠之。陷害之。以圖滅跡。是其道德。更在盜賊下矣。

學滑稽科

亞養化淡

(半廢)

一天晚上。夜氣深沉。天空中萬點明星。閃個不住。一鉤明月。忽隱忽現。於雲衣中。正在這個當兒。巴黎脫爾街六十九號樓上。坐着一男一女。男的丰姿清秀。朗朗如玉。山照人女的。生着苗條的身兒。媚人的秋水兒。編貝似的齒兒。櫻桃似的口兒。就使巴黎的著名美人。還比不上他。這兩入爲誰。待在下慢慢說來。

原來那女的名喚雅麗。年方二九。男的名喚斯勞夫。就是他的法定丈夫。在他入看起來。這一對少年夫妻。鷄鶼。不知怎樣快樂。那知事出意外。斯勞夫和雅麗結婚以後。沒上三個月。却已反目。

二次他們從前天希望的，就是結婚後的情境，如今希望已成，却又時時反目，這是什麼緣故呢？只因雅麗是一個爽直性子，要說便說，斯勞夫又是自己不錯的脾氣，一聽他老婆說他不是，他便不樂。因此二人漸漸的不和睦起來。

一天晚上，二人又因着一件小事，爭論了幾句，斯勞夫鬱鬱不樂，明天早上他從床上起身，便一溜的到行裏去辦他的公事，心中却細細思量，覺得與妻子不和，終不是家庭的幸福，但是任他說我，我不去理他，他只怕老婆將來要益發得勢，那可不是做了中國陳季常麼？想來想去，終想不出一個完全方法，後來忽然想出一個人來，陽烏未沉，斯勞夫就匆匆離行而去。

且說巴黎城裏有一個化學教師，名字喚做勞勃，這勞勃一天到晚所弄的，除了那些化學用品，開口不是輕氣，便是養氣，閉口不是淡氣，就是炭氣，人家聽得厭煩了，他還是高高興興談個不住，所以他的朋友都不喜和他同遊，他見朋友不來理他，樂得清清靜靜，試驗化學，到也不以為意。一天正在試驗炭酸時候，忽見僕人送上一張名片，上面刻着斯勞夫名字，勞勃見了，點點頭對僕人道：請他稍坐。

勞勃和斯勞夫相見後，大家握手為禮，說了幾句寒溫，說話勞勃先開口問道：密司脫斯勞夫今日

何。事。駕。臨。敵。舍。斯。勞。夫。道。沒。有。甚。事。不。過。覺。得。厭。煩。得。狠。所。以。要。和。密。司。脫。勞。勃。談。談。說。罷。便。把。他。和。老。婆。反。目。的。事。細。細。述。了。一。遍。又。道。這。事。吾。怕。長。此。以。往。沒。有。好。結。果。所。以。請。你。想。個。法。兒。恢。復。吾。們。夫。妻。的。愛。情。吾。就。感。激。密。司。脫。勞。勃。萬。分。了。勞。勃。聽。了。只。是。微。微。的。笑。斯。勞。夫。着。急。道。密。司。脫。勞。勃。你。爲。何。一。言。不。發。勞。勃。道。你。別。性。急。吾。正。給。你。想。法。兒。呢。說。着。便。起。身。回。至。房。內。取。出。一。個。空。瓶。授。給。斯。勞。夫。道。尊。夫。人。如。再。說。你。你。只。須。將。瓶。塞。換。出。對。瓶。一。嗅。尊。夫。人。就。不。和。你。反。目。了。斯。勞。夫。聽。了。莫。明。其。妙。問。他。是。什。麼。緣。故。勞。勃。道。密。司。脫。依。我。之。言。便。了。何。須。多。問。斯。勞。夫。無。奈。只。得。告。辭。而。出。

過。了。幾。天。雅。麗。又。和。斯。勞。夫。口。角。起。來。斯。勞。夫。正。要。發。怒。忽。然。記。着。勞。勃。的。囑。咐。連。忙。從。衣。袋。內。取。出。那。個。瓶。拔。去。瓶。塞。嗅。了。一。嗅。只。是。吃。吃。的。笑。說。也。奇。怪。他。這。一。笑。雅。麗。便。不。和。他。鬧。了。以。後。接。連。二。次。只。是。如。此。夫。婦。二。人。又。重。新。和。睦。起。來。斯。勞。夫。飲。水。思。源。便。來。謝。勞。勃。並。問。瓶。內。到。底。是。什。麼。藥。有。這。樣。功。效。勞。勃。笑。道。吾。是。個。化。學。先。生。除。了。化。學。的。藥。品。還。有。什。麼。藥。呢。斯。勞。夫。道。吾。不。信。化。學。的。藥。品。能。使。人。家。夫。妻。和。合。勞。勃。道。密。司。脫。不。信。待。吾。講。與。你。聽。接。着。便。慢。慢。的。說。道。吾。用。的。藥。就。叫。亞。養。化。淡。又。名。笑。氣。他。的。化。學。方。程。式。就。是。 $\frac{2}{3}O$ 。用。二。分。淡。氣。和。一。分。養。氣。化。合。而。成。的。嗅。

了。這笑氣能令神經全失。知覺打也不覺。咒罵也不聽得。只是開口而笑。真是希世的寶貝。斯勞夫聽着不耐煩道：「吾不是來學化學的，請你不必將許多化學上的學問講給吾聽。」勞勃笑道：「你又來了。大凡一件事終要從頭說起。人家才明白沒的叫吾半途說起的。」斯勞夫道：「夠了。夠了。請你快些講罷。」勞勃吃了一口茶，又慢慢的講道：「世界上夫婦不和，終是你一句我一句，各不相讓，才弄到冤家相似。沒有一個不答一個，能獨自反目的。吾起先聽了你的話，就知道其中緣故，只是沒有法兒想。後來忽然想起化學上有一種亞養化淡吾，就給你一瓶，教你依法而行。果然不出所料。你們夫妻便和睦了。」哈哈人家的化學只能製造藥水，子彈，吾却能製造快樂的家庭。這不是獨一無二的新發明麼？」斯勞夫道：「不錯，但是嗅了一嗅，他便不罵我，這是什麼原故？」勞勃道：「你嗅了這種氣，你的神經就失了。知覺你的神經失了。知覺就不能聽得他所罵的話，亦不能回他的罵。」尊夫人見你並不回他，一句心內已有幾分快活。但是你如豎起臉子，老不開口，他又耍生厭，可巧這種藥能使你發笑。尊夫人見了，自然自己慚愧，不和你反目了。」斯勞夫聽到這裏，實在感激到萬分，恭恭敬敬的說道：「密斯脫勞勃，你可算得當今第一個研究化學的人了。」勞勃道：「這也不是吾不過能研究人家所忽略的地方罷了。」

西 堂 雜 俎 廣 告

亞 姿 化 淡

從○此○以○後○斯○勞○夫○和○雅○麗○便○思○愛○異○常○勞○勃○的○拚○命○研○究○化○學○也○沒○有○人○笑○他○痴○了○

五 四

悔菴先生爲清初大名鼎鼎之著作家文字流傳禁中受特達之知有才子之譽西堂雜俎尤其生平得意之作詼諧之文居其大半開後人無數法門勝於讀禪官小說多矣茲以重價購得原刻本付諸石印研究文學者自當先睹爲快也

每部六本一套定價洋一元四角

小國
說民

良心上之敵愾

(谷神)

吾友善地掌教滬上某小學一日晨興散步門次吐納新氣藉旺肺量挾書包攜恩物之學童此際已聯翩而至兄扶其弟姊牽其妹笑語相答靡不欣欣然如在樂國小兒女愛其學校逾於其家蓋伴侶既多讀息俱樂我輩試一入學校之門乃不憶世界爲煩惱之世界衆生爲愁苦之衆生學校誠樂土哉校庭植柳作兩行立晨曦被柳枝彌籠葱可愛反映學童嫣紅之嫩腮色相得而益彰乃覺天下之至麗極豔胥在乎是樹之盛時在芳春人之盛年在妙齡天故賦以絕麗之顏色蓋並寵之也諸童既嚮善地鞠躬爲禮則皆入休憩室而去

善地方欲歸就已室豫備是日功課突聞有呼善地先生者願視則王生之老父方喘息入校門也是翁鬚髮已蒼狀貌極慈祥體碩而微佻則其年事已高及更事積勞之標識焉善地禮之卽延入應接室詢何所見教豈於令郎之學業操行有所關白耶翁撚鬚曰否否某之來爲貴校耳滬地華洋雜居僑民多有而此間里巷尤多某國人寄廬某國人習性卑瑣拾人唾餘以爲國纔得存立便龐然自大今乘歐洲劇戰列強自願不暇乃欺我怯弱來相挾我當局旣含羞忍痛與之行成利權喪失何待籌算此固人神所共憤吾民之奇恥也而某國人志滿而驕忘其所以謀我之心方與

未艾。正如敵既實彈，但待撥機，便當爆發。返顧我國實力，弗充何堪。更創譽自我，啓非俟諸生聚教訓而後鮮克有濟。而昨晚之事，殊足貽彼口實。權其實原，無關國際，而彼狡獪之外交家，得此行且以爲絕妙題目也。翁語至此，略作停頓，乃續曰：「昨日之晚，余兒自校歸，陳硯抽豪將欲習字，而楮紙告罄，遂命僕購之。僕得紙歸，言貴校學生十數，方向某國兒童挑戰，創之某國兒之父母，出逐貴校學生戰事，乃寢。此蓋非佳事也。某與貴校情同親族，故敢瀆陳所聞。惟先生圖之善地，避席謝曰：「微翁見告，某何由知此家庭學校能相聯而軌。兒童於正途則兒童之福也。」

鈴聲既震，禮堂斯啓。全校學生百餘，以次入堂，無或譁笑。既立定，禮堂乃如空舍。蓋禮堂尊嚴之地，訓話鄭重之典，非如運動之場遊戲之事。一以活潑潑地出之也。善地遂登臺，佈辭曰：「諸小友亦知東人之子辱我已甚，奮我之邊圉，佔我之實業，雖城下之盟未足喻此恥辱乎。諸兒肅然動容，愴然改色。齊舉其右手，意蓋謂知之也。善地續曰：「受辱必復，有恥必洗，此非豪傑之士愛國之人所當引爲天職者乎。諸兒復舉右手作激昂慷慨狀。善地曰：「吾固知諸小友皆有志者也。大仇所在，刻骨不忘。庶幾有報復之一日。昨日之晚，我小友中有向仇國兒童挑戰者，觀微見大我，以決諸小友必克復仇爲國家光也。特是爲之不時徒軼規，則吾不得不爲告奮勇之小友責耳。諸小友欲知復仇之

真精神乎居。吾語汝志欲復仇者。修學之時務鍛鍊其體魄奮勉其學業。其他非所知。泊乎學成。工商則智力以爲利器。軍人則鎗砲以爲利器。一入競爭之場。更無卻顧之理。斯則真能知大義。雪國恥者也。若夫徒逞意氣。漫無思致。是則圖功不足。債事有餘。昨日告奮勇之諸小友。無乃近是諸小友乎。爾輩苦未之知耳。苟其知之。誰則甘爲債事之愛國者。凡與於昨日之役者。可悉來我前。我將更進而詔之。善地固意爲此舉者。必年級較高。而又桀驁不馴之輩。集之前列。將別爲訓語以戒之。詎意剎那之間。十童已駢列台前。其九皆纔能扶牀之一年級幼生。而一則差長之三年生也。諸童笑顏相對。絕無慄色。一若凱旋之後。待授殊勳者。善地心大異。全堂學生亦作駭容。意謂似此弱齡。豈結伴創人者。善地乃溫語曰。誠實哉。吾之小友。有過而弗自闕。便當獎借矣。第昨日之役。誰則發蹤指示汝者。又汝輩而外。不更有同仇敵愾者耶。最幼穉之朱生。忽引其嬌喉對曰。先生乎。此事絕無指揮我輩者。我輩良心上之敵愾。實自主之先生。嘗詔我父母。亦嘗命我。謂爾輩將來必當爲強毅勇敢之國民。我輩則銘之肺腑。無敢一刻忘近日。以還我輩聆父母之談話。鄰舍之論議。乃知東家之子侮我已甚。而吾國人低首下心。曾不敢一校。是直卑怯之行耳。甯復成強毅勇敢之國民。我輩雖在穉齡。引爲深恥。爰集志同道合之愛友。爲同仇敵愾之先聲。昨晚一役。持牛刀小試而已。至

吾十人以外固無他人與此役也。善地乃莊語曰：爾輩之志可嘉，爾輩之行則否。無論當此髫年，不應預聞外事。卽昨日一戰而勝，殲汝小仇，豈遂返我國於富強，我恐徒讓國際交涉耳。故昨日之役，實爾輩之過失，無價值之可言。他日體強幹健身列戎行，一旦有事，則執戈殺敵，此則最正當最榮譽最有價值之行為，而強毅勇敢之國民之所有事也。爾輩識之不爲無價值之事，必爲正當與榮譽之事。斯強毅勇敢之國民矣。諸生肅然靜聽，似頗理解。至此則舉手示已，憶善地旋顧差長之三年生曰：爾年級已高，智識應異彼輩，乃見彼輩爲此無價值之舉動，非惟不勸抑且同聲附和。追步後塵，是豈有說耶？此三年生謹對曰：吾昨放學歸途，遇諸同學方挑戰於某國兒童，吾因阻止之謂私鬥，非勇者所爲，遲歸又父母所怒，蓋舍某國兒而趨歸乎？朱君繼言曰：爾誠無志哉！彼人爲我國仇，爾豈忘之？試一問爾良心上之敵愾，則必不復相阻，且將振臂相助矣。我曰：勸既不從，助則弗能，我歸矣。胡君因激之曰：若獨非欲爲強毅勇敢之國民者耶？卑怯如此，後日可知。爾不嘗聞今日歐洲之戰耶？同盟之國互相協助，君與我輩爲同學，情好較同盟國奚如？獨不肯一相援助耶？吾聞胡君此語，彌覺自媿。良心上之敵愾油然而作，吾拳遂不得不加諸某國兒之體矣。善地微笑曰：然則爾輩勝耶？十兒聆此，頓忘昨事之非，是同聲歡應曰：勝也。彼四兒乃無反擊之餘地。曰：然則何自而

終局此三年生答曰厥後某國兒之父母出艇逐我儕我儕遂遁歸善地朗聲曰是足羞矣以衆凌寡不可爲勇逢強而退不可爲武爾輩他日苟效命疆場如昨日所爲則敗矣故徒逞勇武罔顧事理者非也兩軍交綏自忘勇武者亦非也昨日之役兩非兼備以後尙欲重蹈此非乎諸兒齊曰我輩過矣願先生恕之善地和顏慰曰知過而能改我之最親愛之小友也何罪之有

諸兒從禮堂出此天真爛漫之一年級生則並坐運動場中涼椅上各言爾志一兒曰吾他日當入陸軍大漠無垠平原千里於其間飲敵人以彈丸乃云快意又一兒曰吾他日必習海軍駕巨艦於海上敵艘有過則擊而沈之所創不更夥耶朱生曰二君所言並吾志也第猶有進吾必長驅入敵國禽其酋長獻俘國社更編其民於奴籍使萬劫不復如彼之於箕子之裔則我願始酬耳諸兒聆此咸擊小掌歡呼曰快哉此舉

谷神曰兒童心理純潔無疵而好善惡惡自具良知善地校中兒童如是我全國之小學生當無不如是我以是猶持樂觀主義也善地述茲事既竟謂余曰此正絕好機會故弗當過抑因勢利導扶之正軌爲力乃絕宏也

社會小說
婚姻鑑

(小草)

第一節

外史氏曰。滬上爲通商巨埠。崇樓巨構。彌望皆是。來遊者每驚詫其繁盛。顧地處海濱。實無山林點綴。其間足以供遊覽者。余居滬十年。心每厭其煩囂。徒以職業所繫。不能舍而他去。輒於夕陽西下時。安步於靜安寺路。覺綠蔭扶疏。彌復可愛。偶或一至愚園。稍作休憩。一日。余進園時。遊人幾盡散。只湖亭中二少年在焉。余斯時足力已疲。遂亦與之爲伴。倚欄而坐。目注湖中。時適溽暑。湖中荷花盛開。清香撲人。余乃爲之悠然神遠。忽聞年畧幼者曰。余二人生同里閭。長共筆硯。訴合無間。同儕中固莫余二人若矣。年略長者曰。我友言誠然。幼者曰。惟對於婚娶事。則志願殊歧。異長者曰。人各有志。不能強同。我儕交誼。固無損也。幼者曰。世界日進於文明之域。而我國人尙牢守其舊。卽此婚娶一端。已可覘其大概。長者曰。各國皆有歷史。自爲沿革。一旦驟棄其固有者。而惟他人是效。流弊所至。靡有涯際。言次喟然。幼者亦微哂曰。余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婚娶之改進。請自隗始。設如余友所言。余亦無悔。長者曰。我友之言甚辯。我亦無以爲難。我惟祝我友不逢不若耳。幼者聞言。默不作答。長者復曰。天漸沉黑。我輩其歸休。幼者仰首觀天。卽應曰。善。二少年乃佯長去。余亦歸家就晚餐。

第二節

此二少年者爲誰氏外史氏曰此卽余書中之主人翁也主人翁已登場余乃退而爲著書者不願再爲劇中之配角以勞我形願讀我書者恕我情幸勿効西人之擊掌以促余也

二少年均將弱冠長者爲徐稚平幼者爲方則歐徐父爲上海鄉間之巨富家法一以嚴肅爲主生三子稚平其季也稚平性孝馴惟父言是從父深愛之鄉人欽徐父之富願婚稚平者殊夥徐父不能決乃倩警者決之警者性黯善揣摩人意所言者於徐父之心爲愜故警者一言而稚平畢生之運命乃定時稚平僅三齡也

以警者所決而得婚稚平者爲同里楊氏富與徐父埒其處家待人之矩護悉與徐父相類其互爲標榜也亦殊久一旦婚定鄉人均艷羨不置且相告曰貧者年近三十尙不能得婦以持家今富家子則何如不得婚稚平者則咸鬱鬱或痛詈警者爲妄而稚平方在保姆懷中牙牙學語一切都不之省

則歐之家與稚平爲鄰則歐未十齡其父母均物故乃受育於孀姑姑性慈且憐則歐失怙恃事無鉅細悉優容之而則歐亦曲體姑意無稍背忤年十五時適學校繁興乃就學焉先是則歐父母在時則歐婚事亦已預訂迨則歐就學學校間而訂婚之女適夭姑語則歐曰汝家衰薄僅汝一丁余

年亦近。毫不能久。久爲汝理家。汝當及早娶婦。以主門祚。不意復遭斯變。則歐曰。姑言然。姑復慰。則歐曰。汝母聞余言而悲。余已爲汝留意矣。則歐曰。謝姑注念。惟語至此。止不復續。姑曰。汝竟言之。母嚶嚶不吐。則歐曰。女子須有常識。始足爲國民之母。余意亦若是。姑略諳吟咏。然不知常識二字。爲何解。卽詢則歐曰。何爲常識。則歐曰。我國女子。心計不出米鹽。凡日月盈虧之理。天地旋轉之機。胥茫乎不知。故人種日就魯鈍。如能具有常識。則所育子女。秉受母氣。聰穎絕倫矣。其姑仍不解。外史氏曰。則歐所言者。係述其學校教師之偉論。但以年穉不能盡悉其蘊。故述之頗不明。了無怪其姑之終不解也。姑乃微笑曰。汝言殊奧。無再加述。余之欲汝言者。爲早娶耳。汝意究何若。則歐曰。早娶與求學及衛生固多窒碍。余實不願。但不敢以家政重累我姑。則娶亦不得不早。惟余所欲娶者。則須有常識之女子。質言之。則曾在女學校肄業之女子耳。至此其姑乃大悟。頷首曰。我以爲有常識者。必係西天王母之公主。邀之下嫁。凡問余力。實所不逮。若然。余必能副汝願也。

第三節

距二少年於愚園互證心曲時。約半載卽爲二少年同日結婚之期。二少年均爲聞家。且復鉅富。婚禮之盛。不下可知。婚期前三日。街談巷議。悉注於二少年之婚禮。市中一茶肆。層樓高聳。几整列如

陣。每。几。圍。以。方。潑。四。是。肆。爲。鄉。間。之。至。鉅。者。每。日。午。闌。至。者。如。鶯。樓。隅。一。室。爲。雅。座。一。老。者。據。中。坐。羣。鄉。人。若。衆。星。之。拱。北。辰。老。者。爲。鄉。中。祭。酒。博。聞。多。識。鄉。人。詢。以。世。間。事。無。不。知。者。一。中。年。人。爲。老。者。之。戚。賀。然。曰。徐。方。二。巨。姓。同。日。迎。娶。實。爲。是。間。盛。舉。一。爲。蒙。師。者。搖。首。作。橢。圓。形。徐。言。曰。先。王。制。禮。貴。賤。有。次。盛。世。之。民。無。敢。或。僭。越。時。至。今。日。冠。履。倒。置。祇。知。趨。時。爲。榮。不。以。逾。分。爲。恥。此。亦。世。道。人。心。之。隱。憂。也。徐。方。兩。姓。之。奢。舉。得。無。類。是。中。年。人。聞。蒙。師。言。知。其。誚。已。氣。上。逆。額。上。青。筋。暴。張。將。發。言。以。謀。報。復。老。者。謂。蒙。師。曰。若。言。實。衷。於。禮。而。未。免。於。迂。中。年。人。聞。老。者。上。半。語。時。面。現。慚。色。亦。如。火。待。老。者。語。竟。中。年。人。更。露。得。色。以。爲。蒙。師。之。言。迂。則。彼。之。言。決。可。爲。達。老。者。雖。未。明。言。隅。反。之。則。固。若。是。且。弦。外。之。音。更。足。耐。人。尋。味。老。者。續。言。曰。世。間。人。類。貧。富。貴。賤。有。富。貴。而。無。貧。賤。則。僕。圍。頓。絕。富。貴。者。幾。不。足。以。持。其。家。有。貧。賤。而。無。富。貴。則。貧。賤。者。必。無。術。以。謀。其。生。二。者。實。互。相。爲。養。者。也。年。來。市。景。荒。落。百。物。翔。貴。貧。賤。者。之。生。路。日。就。逼。狹。苟。富。貴。者。悉。宗。古。訓。事。事。從。約。其。如。貧。賤。者。之。生。計。何。徐。方。二。姓。之。婚。禮。雖。近。於。奢。而。於。散。財。之。道。則。甚。相。合。故。老。夫。不。願。再。加。以。責。備。也。衆。人。聞。之。譁。贊。以。爲。名。言。外。史。氏。曰。老。者。言。在。三。十。年。前。之。時。流。輒。能。道。之。而。律。以。今。日。歐。西。社。會。學。家。之。言。則。殊。捍。格。而。不。相。入。東。西。今。古。之。不。同。有。如。此。者。

第四節

逾三日徐方二姓迎娶新婦之期已至。是日當地居民咸翹首以俟。彩輿之過其門。日甫逾午。忽聞呵殿聲自遠而至。一似巨官蒞任時之威嚴。無何前導已至。旗纛牌傘靡不畢具。音樂悠揚。冷冷入聽。冠袍絢爛。奕奕奪目。役人之衆。爲屈指所不能計。亘行通衢。長逾半里。觀者曰：是徐家之儀仗也。又一觀者曰：徐家若是方家。或且勝之。又一觀者曰：若是者已較社廟之神會爲盛勝之者。當復何如。移時彩輿始至。新婦嚶嚶輟泣。觀者曰：如此富且貴。新婦何爲效窮人之泣。又一觀者曰：新婦嬌柔素爲父母所鍾愛。一旦舍而之他。安得不泣。以稍舒其悲。外史氏曰：否否。徐家新婦固父母俱存者。謂之爲別父母而泣。說亦近。是乃家無餘丁者。亦未嘗不泣。然而泣此復何說。余直無以名之。乃名之曰例泣。彩輿既過。鄉間好事者隨輿後。行勢如潮湧。有受擠而傾跌者。有失鞋者。有落帽者。囂囂之聲不絕於耳。迨喧闐略已。而觀者之談鋒又復颺舉。觀者曰：方家之彩輿何遲遲未至。又一觀者曰：恐不經是間。又一觀者曰：是間爲市中孔道。十數年以來無繞越而過者。又一觀者作揶揄語曰：卽繞越。是問諒亦法律所不禁。此語發衆咸狂矜而爭端起矣。正擾攘間。忽有數鄉人奔越過。且奔且語曰：速往方家看文明結婚去。爭者聞此言。兩方之交戰團體雖未宣告停戰。亦卽握手附肩。

疾趨而去。外史氏曰：奔越過此之數鄉人，其魔力實較我國古時之魯仲連爲巨。僅發一語而戰禍立止，余殊笑歐西各國劇戰經年，尙無人作此妙語，藉以解紛。余更爲余國稱幸，猶不致如方家之結婚爲人借以息爭也。

第五節

外史氏曰：我國婚禮沿自古昔，參天拜地，全國如出一轍。上自卿相，下逮牧圉，靡不稔之。卽無知之童稚，亦且競相仿效，以博家人歡笑。余乃不敢爲煩冗之記述，致取厭於閱者。至所謂文明婚式者，在則歐舉行時，於鄉間固屬創見。卽通都巨邑間，亦未嘗多觀焉。迄今忽忽十年，此式早已不脛而走。風靡一世，蔚爲時尚，不謂串演新劇者，每於愛情劇中加入此幕，以眩新奇。而余欲竭力煊染，以實我篇幅之資料，悉爲所奪。余乃擲筆三嘆，憤憤然屏之，而勿錄。讀我書者，諒亦爲余扼腕。惟是篇至此而止，則有頭無尾，不祥孰甚。余不得不接寫婚娶以後之事實，以貢之閱者之前。而難余者，乃紛起難者曰：多閱小說，世莫余若。從未見有將篇中緊要之處抹去而不置一詞者。君創爲是格，得無顏汗。余受此詰責，恍如內閣總理宣布大政方針，受窘於國會，訥訥不能作答。久久思得二字，實足爲余抵制難者之具。乃笑向難者曰：君不見報紙記載長篇文牘於截去數行處，加注中路二字。

余之不記婚式正此意也。難者見余詞足奪理，乃佯笑而去。余俟難者既去，即奮筆寫則歐之家事矣。

第六節

則歐之婦黃氏名慕緋，爲某學校之高材生，科學深，遠聲譽冠絕時輩。則歐聞而羨之，乃請於姑而訂婚。馬婚後三日，姑謂則歐夫婦曰：余爲若輩理家，十有二年於茲矣。天佑若家，侄幸得成長，今新婦來，一切應歸之新婦。言次，即傳婢僕至前，詳爲訓誡，并以簿籍券據檢交。則歐曰：勞我姑，亦矣。姑髮如雪，心血滋竭，均爲姪也。姪其何以報我姑？慕緋默不語，羣以爲新婦面顏大率類是，故亦不之怪。姑曰：余責已盡，余將回余家，以享餘年。則歐曰：姪受姑蔭，始克成立。姪見姑如母，姑奈何契然舍姪而去？姑欣然曰：若意良厚，余復奚憾？余無子女，余視侄亦猶子。惟余尚有夫，侄在渠，待余亦必恆來視。若則歐見不能強留，即曰：姑言然，侄惟姑命。翌日，姑乃返其家。

嗣後則歐家政悉屬慕緋。慕緋姓嗜學，對於家政不甚置意。一時亦無所舉措。一日，則歐得友人書，約爲關外之遊，略謂邊事亟亟，國人無顧遠略，設外侮乘機而至，其何以堪。余

僑國民當身歷其地。或足以舒國患。云云。則歐復書允之。慨然就道。外史氏曰。國人力弱。不耐勞苦。每戀戀家庭。間外人輒以此事誚我國人。則歐新婚尙未逾月。遽赴蠻荒。爲籌國之先導。猗歟盛哉。顧余之叙述。是篇不涉於婚姻者。概弗之詳。故則歐關外之遊記。亦當俟之異日。

半年後。則歐飄然返慕緋。迎於庭。歡然相語。藉訴離衷。入室後。所見婢僕。悉非其舊。則歐愕然。慕緋見則歐色有異。卽曰。此數人均新雇者。則歐曰。舊人奚往。慕緋曰。悉已辭去。則歐曰。曷故。彼等奚爲獲罪於新主母也。慕緋曰。彼等奴性已成。事余過於崇奉。余素嗜平等。實不慣。睹此嚴格之階級。且彼等蠢蠢。悉如蠻族之未開化者。卽君首途。後僮進而詢之。雖歐西三尺童子。所耳熟能詳者。彼等咸茫然不曉。余語之曰。地圓而彼乃曰。地方。余謂雷爲電。而彼乃謂雷爲神。凡怪誕不經之說。粒粒如數家珍。僮爲主母。而容彼輩居此。能毋爲譏者所譏。故僮毅然辭去之。卽君之意。以爲何如。則歐曰。新雇者何若。慕緋曰。若輩乃僮就學之校之校役。卽君母輕視之。卽數學中之諸等法。若輩亦能加以推算也。則歐默然。

則歐至家時。已將近午。與慕緋清談。殊久而午餐尙未至。則歐餒甚。呼曰。速以餐進。慕緋曰。卽君此舉。儼殊非之。卽君喚人按鈴。可也。奚用呼爲。慕緋至几旁。以手按鈴。冷然作響。司餐之僕趨而至。正

立而言曰主母何事慕緝尙未作答則歐亟曰速進餐司餐僕曰主人怨余餐未熟也則歐曰逾午已久何尙未熟司餐僕曰余自晨至午未稍休息徒以肉品爲補筋力之要素如洗滌不潔羹或失宜微生物殊足爲患至於蔬菜則更爲每餐所必需如偶缺失貧血症當立至然蟲類繁生其間亦不得不細加揜擇食之庶有益而無損余服務此間治餐爲余專責決不敢稍涉苟且以貽害於主人主母主人言已畢乎余當復往治餐也則歐聞言微哂曰去休外史氏曰我國人之不講衛生於世界中除非亞黑色人類外當首屈一指年來科學漸明研究此學者亦稍稍見無如積習已深一時驟難加以糾正不圖慕緝之家司餐者竟能知衛生學之一部惟爲之主人主母者日須忍饑爲難受耳

第七節

慕緝之歸方家也卽爲方家之主母全家內政一切操之慕緝之手責任甚重其對於家內之措施未三月卽喧然於衆鄉人之耳而稚平之婦楊氏則不然翁姑俱在於行輩中尤有二嫂居前故默默無聞也殊久幸稚平二兄均未生育而稚平娶期年卽已有子徐父因得長孫與會頓舉戚友之祝賀紛至楊氏之名遂亦轟傳於社會外史氏曰余之得成是篇亦賴乎是否則記方而不記徐殊

爲余書之缺憾

楊氏性慈愛其子甚他人不能及焉恐其受寒未屆冬令卽爲之御重棉恐其受風雖盛夏亦閉窗其子一哭則曰饑矣立餵以乳學語時恐其得罪於神祇見日不敢直呼爲日曰此菩薩也見月不敢直呼爲月曰此婆婆也偶聞雷聲則謂其子曰世有惡者雷必擊之以杜其子爲惡之萌其子年五齡而出大門者僅三次或有病痛則終宵擁之於懷乃其子不肖不能善體母意茁壯遜常孩額上縐紋疊如微波顰笑不苟言語簡截復酷似老成人一日稚平謂其妻曰此間昨來一攝影者藝甚精明日當邀之至家攝一合家歡聚之圖若須爲我子易一最新之衣以與斯盛楊氏怫然曰妖鏡攝形必損我子之目光余誓死不願稚平聞言笑允之曰諾外史氏曰余弱冠時曾攝一影攝後適偕友狂賭歷三晝夜未交睫目乃赤如榴劇痛不可言狀余疑爲攝影所致乃詢之友人之習醫者醫者曰否三晝夜未交睫目病也固宜於攝影乎何有治之必愈毋多疑也未幾果愈而余疑亦釋迄今二十年余已不復記憶聞楊氏言余虞心乃復起甚矣疑入腦中祛之殊不易也

第八節

外史氏曰余書至此已爲終結不再叙述矣而難者見余若是復誚余曰君作小說殊不能片段稚

平則歐婚姻之結果。究何若。君自省文中。曾一提及之。否。余正色告之曰。余所敘述者。乃過去及現在二時代之事。至未來者。則余非預言家。決不能如李淳風袁天罡之造推背圖。以供後世人之研究。余更不敢妄造黑白。以污蔑稚平。則歐之將來。不特此也。余日來將有遠行。倚裝待發。實無從事著作之餘晷。且余稿紙適罄。是稿凡十紙。末二紙尙係乞之友人者。筆穎復禿。運之絕艱。讀者試爲余設身處地。當亦不忍苛責。余有尙如以余爲讐言者。則請馳書詢之。收閱是稿之鈍根劍秋兩君。兩君亦必爲余辨枉也。

短
情
小
篇
哀
隱

(八之前四)

(瘦詭著)

一 噫！無處投遞之書

春光老去玫瑰之華殘矣。有少年兀坐高樓小窗中。目慘紅之斜陽。掉首喟然而歎。若將噓氣騰爲愁霧。上幕天半。使此斜陽亦黯然失色。窗前寫字桌上。有玻璃膽瓶。二中供紫羅蘭數枝。掩冉臨風。亭亭然如美人倩影。願以主人方鬱伊無憚似亦作怨女要眇含愁之態。少年對此幽花。中心益覺結韃。於是復望空而嘆。且嘆且願。謂其友曰。嗟夫。吾友春歸何速也。春來春去。瞬卽飄瞥。無痕則又奚必多此一番忙碌。卽彼花開花謝。亦何曾賺得阿儂幾笑。嚶邪。嗟夫。吾友。此年年之春光。在他入

當之固覺溫馨而吾則但覺其肅殺與秋氣類耳。友曰：吾友之言何悲！少年喟然曰：由吾心悲也。情深情淺，原同夢幻。然而吾心匪石，烏能自己？子欲一讀吾無處投遞之書乎？讀之，卽可以少知吾之中情。語次發篋，出一嚴裹之書，授其友。友受書視其封面，遽曰：嘻，是非子致彼人之書邪？胡不付郵而韞匱以藏？且彼人之居，未徙胡云無處投遞？少年又微喟曰：嗟夫，吾友知其處而無從投遞，則與無處投遞等耳。今曷以書返？吾當爲子讀之。天風泠泠，或能垂憐吾躬，吹吾悲聲以入個人耳也。遂自友手中攫書發之，讀曰：

「吾至愛之人如見。今後吾二人之間，直界以汪洋矣。在勢此「至愛之人」四字不當出之吾口。汝縱能諒吾，恕吾不以吾爲唐突，若爲他人聞之，則且加吾以腹誹。然須知此四字者，實發自吾心坎深處，以心血洗鍊而成。字字都極肫摯，初不少雜僞意。溯自吾二人締交以來，垂二稔矣。彼此情誼固已堅如金石，形影雖隔而心魂則膠合無間。此二年中，吾幾無日無時不思及汝。吾聞畫眉弄吭，則思汝之聲音；吾觀朝曦麗天，則思汝之笑貌；吾見紫羅蘭顫於風裏，則思汝盈盈玉立之豔影；特吾之聞畫眉弄吭，實自聞汝聲音；後始覺其嬌，吾之觀朝曦麗天，實自觀汝笑貌。後始覺其媚，吾之見紫羅蘭顫於風裏，實自見汝盈盈玉立之豔影；後始覺其具有美人之致，儻不

見汝則畫眉之聲失其嬌。朝曦之色失其媚。紫羅蘭亦立失其美。人之致舉凡事事物物一入吾目。都覺索漠無復生氣。吾身似亦墜入萬黑之中。初無一絲明光照臨。及吾夫以慘黛人兒過此。窈紅日子寸寸光陰。尙復何足把玩。縱使鍊心成鐵。亦惡得而弗碎耶。吾自當年識汝以後。每私自矜誇以爲吾生有幸。得此膩友。半天下之人。疇能及吾。卽彼俄羅斯皇帝冠冕美利堅富豪金穴。吾亦一例以糞土視之初。不足縈吾心曲。吾至愛之友乎。汝亦自知汝之便娟否乎。今曷聽吾爲汝道之。汝頤而長。有如玉山。照夜波眸。瑩然似黑寶石。時或嫣然微笑。則頰帶露之紫羅蘭。微顫於曉日之中。當夫凝睇斜睇時。則益復可愛。直掬天曉時碧海澄波瀉入其間。汝之雲髮。逾於雅羽之黑時。垂辮玉背。固已媚絕。偶縮靈蛇雙髻。半鞞香頸。亦復入時。汝之嬌。壓似以意大利雲母石雕琢而成。白乃萬狀。有時或添入媚霞。兩朶紅潤欲滴。吾至愛之友乎。汝其誌之。汝之美直爲海中之明珠。天上之寒星。春時冰蕊乍放之白玫瑰。吾之視汝。則又爲吾心中之血眼中之瞳子。靈魂中之聖母。吾以此稱汝。汝或亦許吾乎。汝之來書。凡十有五。并明信片六。吾都什襲珍藏。至於臨命之時。其一字一句。悉印吾心坎之上。永不磨滅。吾卽身入窈窕。諸書必一一貼近吾心。俾得少祛生前之痛苦。嗟夫。吾友。吾今無所希冀。但翼汝時時予吾。以書。汝書至時。吾卽可得。

數分鐘之展顏。雖數分鐘後。嶽嶽愁城。仍復完封如舊。然既不能時見汝面。則數分鐘亦足寶貴。而汝書乃不能時至。每一書必令吾作數日之翹盼。吾每夕寧家道中心輒躍。躍以爲今日決得汝書矣。迨既抵家。最先必問家人。今日有書來乎。云有則吾歡喜。至於無極。數分鐘間。靈魂中之沈鬱乃得少忘。云無則吾卽嗒然若失。抑抑終夕。并魂夢亦苦。有時卽有書而非來自汝。則吾亦無歡。嗟夫。吾友須知天下盼書之苦。實較忍耐寒爲尤甚。汝夙能憐吾。吾者今而後亦能時時憐吾。而有以慰吾乎。日者得汝惠書。謝汝一片盛意。慰吾甚。至略謂世上衆生未嘗見有事或順有心。或遂者。間或有之。便招天忌。故人總宜以達觀爲妙。不可遽自毀傷。云云。款款憐惜之情。溢於行間。安得不令人生感。汝之一言一語。有如天使之繪音。先哲之明訓。吾又烏敢不遵。然而欲排此重重愁恨。事亦大難。恨海苦水。久已蕩入吾血。筥之中。且與吾遍身之骨肉相并。苟非寸樹。吾身終莫能祛。時雖廁身燈紅酒綠之場。冀借歡娛。少忘吾憂。然方寸間。旣鬱而弗舒。所見所聞。適足爲吾添愁之材料。夜中斗室。獨擁坐銷燈影。一時萬千思潮。疊疊湧上心頭。則益復難堪。直欲抉吾心肝。還之父母。俾不爲汝所摧殘。願吾雖日受此磨心折骨之苦。偏又無可告語。惟能獨自咀嚼潛匿其悲。彼美國大小說家華盛頓歐文氏。碎心篇中。不云乎。一鴿受箭。尙復戢

翼自掩其創不爲人見。吾之爲狀亦正相類。嗟夫吾友汝可以知吾所苦矣。至汝屢屢屬吾忘汝茲事實非易。易卽至海枯石爛日消月死而吾心房中尙有汝在。且吾愛汝之情亦長在幼稚時代無復老時世界末日。吾情仍如初苗之芽乍放之葩。芽長葩謝而情終無變。嗟夫吾友實則此兩年以來吾生直已一無所有。吾無魂汝卽吾魂。吾無魄汝卽吾魄。吾無心肝汝卽吾心肝。吾無肺腑汝卽吾肺腑。吾無四肢百體汝卽吾四肢百體。吾而無汝卽可無生。惟是事由前定亦殊無可奈何。冥冥中似有精鐵爲闌界。吾二人天長地久萬難相合。汝謂世上衆生未嘗見有事或順有心或遂者間或有之。便招天忌。嗟夫吾友吾人果能招天之忌尙爲有幸。今茲惟以天之不吾忌此無窮之熱惱無窮之幽恨。遂亦無有了時。苟能乘化歸盡一瞑不視者。吾翻有無窮之志願。無窮之希望。至願吾化身爲千百朵芳馥之白玫瑰。俟汝結婚時散遍地上。爲汝雙腳踏踏以過。又望吾化身爲雪騮。俟汝結婚後曳汝花車馳入安樂之鄉。如是不較生而資恨爲樂耶。吾書至此吾心如割。淚耶墨耶。惟汝識之餘縷縷不盡。汝傷心之友和淚上。

少年讀已立旋。其首嚮壁微喟。無語時殘照已隱。鉤月尙在羅雲中。欲吐未吐。少年忽然燈投書。燈上書着火尋成灰。燼少年哽咽微呼曰噫！無處投遞之書。

二 噫！遲矣。

「唉。吾的愛人呀。你可知道。吾的心麼。吾這心坎兒裏懷着你。差不多有一年多咧。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天。一天二十四點鐘。一點鐘六十分。一分六十秒。吾幾乎沒一月沒一天沒一天沒一點鐘沒一分沒一秒不在這裏想念你。你的影兒不但印在吾心坎中。并且還深深的刻在吾骨兒上。似乎經意大利的大雕刻家刻成。直刻得眉目如畫。栩栩欲活。吾只消把眼兒閉他一分鐘。就能瞧得你分分明明。你的眼兒可不是像點漆般黑黑的。又是像湖中清波般水汪汪的。麼。你的兩道眉兒可不是也好似那些小說家形容美人兒所說的遠山眉。又秀又長的。麼。你的檀口兒可不是不大不小。外邊襯着兩片櫻花似的紅唇。裏頭嵌着兩行牛油似的牙齒的。麼。你的髮兒可不是又細又黑。又光又滑。高高梳起在一邊的。麼。你的肌膚可不是不白不黑。恰合吾們黃種人本色的。麼。吾自信這一番話彷彿名畫家和你寫一幅照兒處處相像。直活畫出一個翩翩美少年來。然而吾傾心於你。並不是單在這面貌上着眼。你那一手好字。吾最爲欽佩。委實把碌碌餘子一概壓倒。吾生平很喜歡字。更喜歡你的字。你的手筆。又時時入吾的眼兒。吾瞧了總覺得清新。適逸。那筆畫之間分明有一個美人兒。藏在裏頭。環顧時。流那一個及得到你。於是。一天欽佩你。

一天又一天。愛你一天。一年多來。吾私下裏懷着這心旁的人。却沒一個知道。平日間。只一聽得。家人們。提起了你的名兒。心中便不知不覺的發生出一種新感情來。這情根。經了一年多的培養。就滋生怒長情芽。四茁然而。你那裏知道。茫茫人海中。却有一個痴心女子。傾心於你呢。如今你總得知道了。吾給你的第一封信。你已收到。你給吾的回信。吾也收到了。從頭至尾。簡直沒一句不懇切。到十二分。吾讀了。那得不感激你。只吾前二天。曾有第二封信。給你約略問起你的婚事。你怎麼給吾一個不理會。眼見得。今天已是第三天了。吾幾乎把眼兒都望穿。仍不見你半個字兒。可是不屑和吾做朋友。所以置之不答麼。但是。你要知道。吾委實把心兒肝兒。一起挖了出來。納在字裏。你無論如何。總須寄吾數行。吾一見了你的字。就好像瞧見你的面龐。心兒便安咧。呀。吾的愛人啊。請你可憐見吾罷。」

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女郎。獨自一人。立在樓外陽台上。不住的在那裏自言自語。那聲音却很細很細。就是樓中有人。也休想辨明他。半個字兒。那時半天上。朗懸着一輪滿月。好似一面挺大的菱花寶鏡。纔經新磨。分外的通明。照見這女郎。把纖手兒托着玉頰。靠在碧闌干上。瞧他的神情。却一半兒帶喜。一半兒含愁。兩個水汪汪的媚眼。遙注着蔚藍之天。直要和那水汪汪的月兒融合在一起。

這樣過了半點鐘。光景夜已深了。四下裏靜悄悄地沒有甚麼聲響。有時空巷裏的無家之犬。隱隱約約送過一陣豹叫似的吠聲。來伴他的寂寞。這女郎向下面街上望了一望。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唉。又空望了一天。此刻多分是沒有信兒來。咧。說着搖了搖頭。兒。扭轉柳腰。盈盈入內去了。第二天大清早上。那一絲曉日。剛出得雲幕。却見這女郎已在十字路口的郵筒旁邊。從貼身拈出一個粉霞色的信封。來放在檀口上。親了一下。就納入筒口。瞧他似乎還放心不下。又低下螻首。把星眸張他幾張。方纔飛步而去。這一天他又從日出盼到日落。從月上盼到月斜。立又不是坐。又不是。一些兒沒有心緒。但是他盼得雖切。却仍盼不到。郵使上門。第三天濱暮時候。他正在陽台上望着。忽見街口有一個郵使。背着一隻皮袋。盤散而來。那綠衣綠帽。在暮色蒼茫中。晃動着。女郎一見了。這郵使好像見了天使。心中快活得了不得。只恨他怎麼不趕快過來。却兀是慢吞吞的。倘能平白地生出兩個翅來。飛到這裏。那就感激不盡。咧。一壁這麼想。一壁三脚兩步的奔下樓去。趕到門前。三分鐘後。那郵使也已走來。抬頭瞧了。瞧門牌。便從皮袋裏掏出一封信來。授給他。接着又盤散而去。女郎只微微一瞧。玉顏上立刻來了一派笑容。接着把那信按在酥胸上。閉了眼兒。嫣然一笑。然後飛步歸樓。到粉閣中去。匆匆忙忙的拆開信來。讀道。

「懷璧吾友愛，噫疊接玉札如觀丰采，脉脉柔情時流露於字裏行間，每讀一過，輒復感激涕零。自念餓生何幸，乃竟於紅粉中得一知己耶？讀來書似甚惓惓於吾，嗟夫！吾友君既云識吾於去年，然則胡不即於去年惠吾以書，而今則不先不後，適值吾交換訂婚指環之日，即爲君朶雲下頽之時，此函吾本擬置之不復，因使君有婦之說已成事實，何必更以情網絆君，致多牽惹？繼念君既厚吾，吾胡可薄君？因有第一函之發，用爲吾二人締交之券，乃者手書續實情，亦愈切嗟夫！吾友君誠遲矣，然而吾又不得不語君以實俾使君及早回頭，明知此書之來不足以慰君情，適足以益君痛，惟事已至此，無可奈何。今後爲狀已如一局之棋，中有漢河楚界爲之間隔，君弗能即吾，吾亦弗能即君，願雖不爲名義上之夫婦，仍可爲精神上永久之知己。君達者，幸善自寬慰，勿陷愁窟而重吾之罪戾。君心目中但謂某負君可也，須知愁思如蠶心，如桑葉，君而悵悵且食君之心，惟愛惜景光及時行樂，餘心照不宣，某再拜。」

那女郎讀罷兩隻纖手霎時觸了電似的瑟瑟地顫了，淚湖中的水也起了怒潮湧到星眸裏飛濺而出，沿着粉顏慢慢兒淌下，錯錯落落的掉在信紙上，早已濕透了一大半，接着撲的伏在鈿床上，再也抬不起頭兒來，但聽得一種心碎腸斷的聲音從翠袖間宛宛的逗將出來道：「噫！遲矣。」

三。噫！最後之手筆。

落日之影紅抹美術館玻璃之窗徘徊不去窗中有畫焉畫中爲一背面美人衣粉霞之衣裳白羅之裳珊瑚微步於花田之間野花亂紅扶以靨碧之葉似皆向此美人馨折貢其媚態爾時似亦在晚晴晷畫時夕照烘來適及美人之身故美人素手中方張一青羅之繖顧不障首而障其玉背且半迴其嬌面在繖邊上眼波溶然似有所矚意其眼波着處必在情人之身而此情人乃在畫外初不可見畫中景色亦媚傍田有溪一泓水碧於羅美人倩影正蕩漾於碧波影裏遠處則芳草粘天垂楊踈地萬綠四合厥狀如圍翠幄着彼美人此畫遂益復生色畫上初無署名不審出誰氏之手但有題詩爲七絕一首字法趙松雪邈逸無倫其詩曰半因嬌嫩半因羞小繖青綢薄薄兜祇道與人常避面恰從臨去又回頭詩絕佳而題者亦不署名畫陳玻璃窗中剛三日行人過時見此畫裏蛾眉春前人面每爲之駐足相與歎賞弗已每日窗前人必麤集來者方去去者又來此畫絕類一吸鐵之石行人則如無數之鐵針往往被吸來此窗前識者賞其筆意畫情允推雙絕不識者亦譁贊其設色之絢爛較之新年城隍廟中之畫張爲佳一星期後社會上罔不藉藉稱此美術館中之新畫謂爲絕作願無畫者署名則但以爲美術界上之無名英雄而已半閱月後美術館之玻璃窗

中忽不見此畫而易以他畫。畫中亦爲美人貌。未嘗不美。願其筆致陋俗已極。如邯鄲大道之娼。一以媚人爲能事。不逮前畫萬一。識者過門皆不顧。而睡。獨念前畫弗置。嘗有人入館刺探前畫消息。館中人答謂已爲一富翁以千金購去。此畫因有特別原因。故定價特昂。短一金弗售。人更詢以有特別原因。則掉其首答云。弗知。於是人皆失望而去。越一月許。某書館有美術大叢報出版。封面爲美人畫。以三色版製。美乃無藝。見者皆嘖嘖相告語。謂此畫卽月前美術館中所陳。代價千金之美人畫也。一時風行海內。購者凡數萬人。尋竟不脛而走。海外歐美畫家見之都擱筆。稱爲美術界神品。報中尙有文學家某君之短篇小說一首。題曰「噫！最後之手筆」。卽道此畫歷史。其文曰：去上海十里而遙。有精舍一。深藏於亂綠之中。但有屋角牆陰。間於疎處。外露皎然。作白色。屋四周亦爲綠。樾所匝。長春紫藤。葡萄之屬。爭發怒綠。或占領牆頭。或盤踞窗間。四拓其勢力。範圍各不相讓。有時葡萄之藤。乃與長春之葉糾結。弗解似相鏖戰。爭此牆上尺寸之地。每值豔陽天氣。尙有玫瑰之葩。點綴其間。如美人作豔妝。風來則漾其倩影於窗紗。且微度花馨。透紗罅而入。以媚屋中之主人。屋外有曲徑。纖草芊芊。然綠到門前地。旣多樹禽鳥。亦夥。日中有畫眉。有黃鸝。綿蠻作歌。夜中則有杜鵑。夜鶯啼聲相應。小鳥無數。長日載飛。載集於窗檻。簷牙之上。啾唧之聲。弗

絕似此洞天福地可居。仙人然居者，初非仙人而爲一青年之畫師。此畫師年止二十四，五作畫已工，絕居恆淡泊寧靜，初無大志，與至時調鉛殺粉，輒把筆數星期，不言罷一幅，旣成復作一幅。每日日影斜時，彼尙運筆如飛，有時慵困，則擱筆，亦每至數星期之久，或行吟門外，曲徑間與畫眉黃鸝遙相唱和，或以羅巾幕細君星眸，矚之作迷藏之戲，以爲笑悅。夜半夢回，畫興忽飄，舉則復挑燈命筆，或寫風景，或狀美人，筆毫動處，頃刻而成。數星期中，輒能得數十幅，而畫上終不署名。畫成必有人輦金至購之，去金多少弗計也。脫有市僧與之絮絮論值，則不之顧，立拉其細君，往薔薇架下捉迷藏去矣。然此畫師每月所得亦儘足供其夫婦之衣食，無虞匱乏。卽匱乏，彼亦弗問，惟自樂其樂，送此如流之歲月而已。某年之春，其妻誕一子，畫師似悅似弗悅，而身體上忽覺有異，偶一動筆，每苦憊，罷飲食亦乏味。一日三餐漸次遞減，妻省然憂。春山兩眉時作百結畫師，殊坦然，但笑曰：「此殆着寒耳，瞬且立已。」顧數日後，病仍未已，進食益少，容色亦益見憔悴。妻敦促就醫，弗聽，繼以哭諫，始勉從以車。至上海，造其父執一老醫士許，詢病狀。老醫士按其脈，久之，忽潛然下淚。畫師見狀，滋錯愕，亟問故。老醫士哽咽作答，謂其病根深種，心臟間爲時已久，兩閱月後勢在必死，無術足以挽救，或卽死於此月中，亦殊難必。畫師聞言漠然，無動容，止尙沈着。

噫

如。恆。卽。悄。然。與。老。醫。士。爲。別。帶。夕。陽。緩。緩。歸。去。途。中。且。行。且。思。唇。乃。頻。頻。掣。動。言。兩。月。兩。月。弗。已。然。唇。雖。動。而。聲。息。都。無。時。方。陽。春。三。月。市。樓。春。鬧。花。笑。鳥。歌。萬。物。亦。都。作。欣。欣。向。榮。之。色。六。街。上。鈿。車。如。水。寶。馬。如。雲。而。此。畫。師。雙。眸。空。洞。一。無。所。見。索。然。走。人。叢。中。憧。憧。如。鬼。影。抵。郊。外。始。登。車。行。車。中。仰。天。低。呼。曰。天。乎。曷。少。予。吾。以。時。日。吾。死。可。也。不。可。使。吾。嬌。妻。愛。子。同。填。溝。壑。自。今。日。始。吾。尙。欲。打。疊。精。神。作。最。後。之。一。幅。俾。爲。彼。二。人。他。日。地。果。二。人。安。者。吾。死。日。亦。瞑。矣。旣。歸。強。笑。慰。其。妻。謂。病。殊。無。碍。明。日。瘳。矣。尋。卽。合。笑。入。畫。室。屏。當。畫。具。尼。其。妻。作。靚。妝。往。屋。後。花。田。間。持。青。羅。之。織。微。步。於。斜。陽。影。裏。畫。師。則。支。畫。架。坐。後。門。外。卽。以。妻。爲。畫。範。摹。一。背。面。美。人。之。圖。顧。雖。背。面。而。畫。中。人。面。須。如。雲。罇。漏。月。半。現。於。織。邊。是。日。畫。師。直。運。筆。至。於。月。上。始。罷。由。是。每。日。夕。陽。紅。時。必。尼。妻。立。花。田。間。續。摹。其。畫。下。筆。旣。緩。且。極。着。意。其。在。平。日。實。未。嘗。如。是。且。夙。與。夜。寐。亦。恆。兀。坐。於。畫。架。之。前。端。相。久。久。使。毫。髮。無。復。遺。憾。後。此。日。必。從。事。此。畫。未。嘗。少。懈。幾。盡。舉。心。魂。貫。注。其。上。妻。見。其。過。勞。每。語。之。曰。吾。愛。長。日。把。筆。爲。儂。寫。生。得。毋。况。瘁。畫。師。但。報。以。微。笑。初。無。一。語。當。此。春。光。明。媚。中。畫。師。生。花。之。筆。方。及。其。妻。凝。酥。之。面。眼。波。頰。痕。一。絲。弗。苟。下。筆。益。緩。且。亦。益。復。着。意。惟。念。及。死。期。將。屆。不。復。能。對。此。如。花。一。時。悲。從。中。來。輒。背。妻。搵。淚。然。中。心。雖。悲。仍。深。自。隱。諱。秘。不。告。

妻伴笑行樂一如平昔。但於獨坐冥思時，自食其心而已。如是者凡旬日，晝已告成。畫師得意至於無極。是日之夕，卽治酒肴與細君相對共酌，觀其興致似較平時爲高。談笑之聲終席弗斷。而眼淚亦時時落入酒杯。幸不爲細君所見，得以自掩。席旣撤，妻入廚下。畫師卽抱其愛子坐畫前。淚顆黯黯，竟濕稚子玫瑰之頰。心悲甚，乃洩瀾不已。半小時後，妻入則見其夫婿仰倚椅上，寂然弗動。子尙在抱，方自嚙其小拳。月光淒碧，蕩漾入室，映射畫師之面。眉宇間盡藹然呈笑容爲狀。似至甜密，妻微笑自語曰：「郎入睡矣，儂當呵其癢言次，躡足至於椅側，而雙波忽及於畫架。見架上榜一紙有字曰『噫！最後之手筆』。」

四 噫！失望

呀！謝天謝地。今天吾回來，咧五年來作客他鄉，望不見故鄉雲樹，除却夢裏還家。天天但有相思的分兒。如今回到了家鄉，却見甚麼都變了，真好似丁令威化鶴歸來，舉目有河山之感。記得五年前出去的時候，吾可不是一個落魄無聊的小學教員麼？雖是十年讀書滿腹，經綸每月却單得他十七八塊錢的代價。一天到晚，彷彿熱石頭上的螞蟻，上課下課忙得甚麼似的，虧得每天罷課之後，常能和吾那可意人兒陳素珠把臂言歡，忘掉吾的勞苦說也奇怪，吾一見了他，便覺通身爽快頭

噫

三〇

也不昏了手脚。也不酸了心。也不厭煩了。所以吾在學堂裏吃了苦。總得取償於他。當他是吾的。克透能穀醫吾的病兒。吾和他倒也是個青梅竹馬之交。從小兒相親相愛。和兄妹沒有甚麼分別。那時情資未開。也不懂甚麼愛情。不愛情。只哥哥妹妹的一陣子亂叫亂喊。過了七八年光景。吾不知道怎麼識了一個情字。其實學堂裏的先生們也並沒和吾解釋過英文。只讀了一本華英進階旁的字。雖不甚明白。惟有這 *Love* 一字。却讀得爛熟。并且還知道情人叫做甚麼 *Lover* 咧。甚麼 *Brotherly* 咧。這後邊的一個字。說情人即是甜心的意思。那用意委實妙到毫顛。於是吾見了他口中雖依舊喚他妹妹。心裏却絕端不承認。竟要稱他做甜心。吾對於他情深一往。他對於吾也含着無限的柔情。不過時時流露於隱微之中。不肯明白宣佈罷。咧。吾從中學畢業以後。就在一個小學堂裏當教員。馬齒加長。已虛度了二十年的春華。素珠也亭亭玉立。好像一枝已放的玫瑰花。在那裏臨風招展。他一片愛吾之情。却與年俱進。絲毫沒有消滅。可巧這當兒有幾個親戚苦。苦勸吾成家。吾心中久已抱了個非素珠不娶的宗旨。即忙挽一個前輩往陳家去說親。不道素珠的父親見吾父母雙亡。家無恆產。目前做那小學教員。又未見生色。竟嚴詞拒絕。不肯把素珠下嫁。吾受了這大打擊。心中何等氣苦。有時遇見了素珠。也總翠眉深鎖。紅淚雙拋。含悲望着吾不住的掉頭。

微喟然而吾也無可奈何除了用軟語柔聲安慰他外簡直沒有第二個法兒到頭來吾纔發一個很想吾難道一輩子做這每月十八塊錢的小學教員麼不論怎樣定要博得個飛黃騰達的日子好教陳老頭兒看看使素珠也永遠是吾的素珠不致掉入旁人之手有明珠投暗之慨於是向舅父借了一百塊錢和素珠道了別一口氣趕到南洋羣島去了到了那邊天天在鑛中手胼足胝的做工遇了困倦的時候只一想起素珠便又孜孜力作不敢偷懶想吾將來倘能和素珠百年偕老此刻吃些苦算甚麼事這樣勤勤懇懇的做了三年又仗着吾精通科學居然被吾從這工人的位置上一躍而爲工程師一年之內竟掙下了二三萬金便在今年第五年上開了個採金公司算來手頭至少總有十萬金咧呵呵如今好了吾已回到了故鄉不一會卽能和吾那可意人兒陳素珠會面握手道故重溫舊夢更造起黃金屋來安貯阿嬌看那老頭兒還有甚麼話說嗚那邊明月光中紅樓一角可不是吾素珠的居處麼算來走去不消一百步就能登堂入室見吾五年來夢寐繫之的心上人兒此刻吾直好像平步青雲飄飄欲仙心兒裏有一種說不出的甜味就是那當頭明月照吾得意歸來也放着千萬道的光輝不像當年出去時現着那種淒碧之色沿路的一樹一木一花一草也似乎含着笑容在那裏鞠躬歡迎吾咦到咧到咧那兩扇白白的西式門可不是他家

的大門。麼那門上。可不是有一塊黃澄澄的銅牌。刻着陳公館三個大字的麼。這門兒。可巧開着。吾索性悄悄的溜將進去。出其不意。嚇素珠一嚇。好不有趣。咦。這裏已是他家的花園。咧。前度劉郎。今又來。覺得當年的影事。還歷歷在目。那邊一條玫瑰夾徑的小徑上。不是吾和素珠携手閑步的。所在麼。那邊一隻綠篠四覆的海棠式亭子裏。不是吾和素珠並肩情話的所在麼。如今見了這小徑。咧。亭子咧。彷彿都留着吾戀愛之根。只一瞧。便使吾記起從前那種溫馨甜蜜的光陰。任是千百年後。吾肉化爲泥。骨化爲塵。軀殼一些兒都不剩。只這一靈一味。還不能淡忘呢。咦。這裏已是客廳。咧。穿過客廳。就是扶梯。上扶梯。走過兩個房間。就是素珠的香閨。呀。吾的愛人。吾如今單和你隔得一堵牆壁。彼此已在咫尺之間。你可知道。吾回來麼。呀。吾的心兒。已別別的跳個不住。你的芳心。可也在那裏跳動麼。咦。到咧。到咧。這便是素珠香閨的門兒。咧。恰好門兒正半開。半掩着。吾姑且張他一張。於是吾把半個頭兒探進門去。只見室中蕩漾着一道道玫瑰色的燈光。照得四下裏都覺綺麗。商皇好一片錦繡之鄉。那壁上的壁衣。咧。地上的地衣。咧。窗上的窗帷。咧。門上的門帘。咧。都五色紛披。光怪陸離。至於一切陳飾。更是中西並蓄。盡善盡美。滿室裏。并且還充塞着玫瑰妙香。從門罅裏。宛宛逗出。沁人心脾。吾兩眼先在室中游歷了一周。十分滿意。這所在恰合美人兒起居之

所○只○一○經○了○吾○們○這○種○滿○身○俗○骨○的○俗○子○無○端○闖○入○免○不○得○要○染○污○那○玫○瑰○豔○光○衝○散○那○玫○瑰○妙○香○呢○停○了○會○兒○吾○兩○眼○已○游○歷○到○了○一○處○這○一○顆○心○兒○忽○地○亂○跳○起○來○幾○乎○要○衝○口○而○出○哎○喲○天○哪○吾○難○道○是○眼○花○麼○那○邊○錦○屏○旁○邊○怎○麼○坐○着○一○個○二○十○五○六○歲○的○男○子○倒○底○是○個○甚○麼○來○歷○瞧○他○面○如○冠○玉○正○當○得○上○翻○翻○濁○世○美○少○年○七○個○字○兒○那○時○他○坐○在○那○一○隻○淺○青○色○的○安○樂○椅○上○髮○光○可○鑒○的○頭○兒○用○一○個○粉○紅○的○錦○墊○枕○着○兩○手○裏○却○抱○着○一○個○粉○裝○玉○琢○似○的○小○孩○子○在○那○裏○逗○他○笑○這○當○兒○他○的○蘋○果○小○鑿○可○巧○被○那○玫○瑰○色○的○燈○光○映○着○給○吾○瞧○了○一○個○分○明○吾○不○瞧○猶○可○一○瞧○之○後○心○兒○不○向○上○邊○跳○却○向○下○面○沈○了○哎○喲○天○哪○那○孩○子○怎○麼○千○不○像○萬○不○像○偏○偏○像○吾○的○心○上○人○兒○陳○素○珠○眼○咧○鼻○咧○口○咧○下○頷○咧○處○處○相○像○竟○好○似○從○一○個○模○型○裏○捏○出○來○的○難○道○這○五○年○中○吾○的○心○上○人○忽○地○一○變○變○了○這○小○孩○子○麼○然○而○被○那○個○野○男○子○玩○弄○於○股○掌○之○上○吾○也○二○百○四○十○個○不○甘○心○又○想○那○孩○子○別○是○吾○心○上○人○的○小○弟○弟○麼○然○而○陳○老○頭○兒○單○生○他○一○個○並○沒○有○三○兄○四○弟○既○不○是○那○個○又○不○是○這○個○這○一○定○是○一○定○是……哎○喲○天○哪○吾○說○不○出○咧○吾○的○喉○嚨○已○梗○住○咧○吾○只○撐○着○眼○兒○再○瞧○罷○咳○有○咧○有○咧○那○安○樂○椅○旁○邊○一○個○淺○湖○色○的○大○錦○墊○上○不○是○還○斜○坐○着○一○個○少○婦○麼○他○正○曲○了○一○條○又○嫩○又○白○粉○藕○般○的○玉○臂○攔○着○那○野○男○子○的○膝○蓋○那○一○面○嫩○霞○色○的○玉○頰○恰○斜○貼○在○這○臂○兒○上○兩○個○鳳

眸緊閉着兩片嬌紅的櫻唇，却開了一半兒，微微在那裏嬌笑。吾看了這一幅生香活色的美人春睡圖，心坎中直要喝起采來，然而把那面龐子細一打量，吾的心兒越沈越低，差不多沈到了肚腸角裏。原來這美人兒，不是萬不是偏偏是吾五年來刻刻縈懷時時牽挂的陳素珠。吾勉強住了心，舉目再瞧，却見那安樂椅上的男子，忽地伸下一隻手來，撫摩那嫩霞色的香腮。這麼一來，早破了他的棠睡，也就伸了個懶腰，盈盈立將起來，向着那男子嫣然一笑。那男子也從椅上起立，一手抱了小孩子，一手却來挽住素珠的粉頸。這時天花板上無賴的華燈，遠放着玫瑰色的光兒，把他們三人的影兒寫上粉壁，合在一起，故故映入吾的眼簾。他們影兒的上邊，還挂着兩個錦架裏頭有兩幅西洋名畫：一幅是英國大畫家麥克司冬的「情如雲烟」圖，一幅是法國大畫家美伊爾的「月圓花好」圖。吾瞧了瞧那壁上的三個影兒，又瞧了瞧他們上邊的兩幅畫兒，不覺低低的嘆了一口氣，咬嚙天哪！這裏已沒有吾的分兒了。吾去罷，吾去罷，半點鐘後，吾不知不覺的到了從前所住的那間老屋子門前，向那黑漆也似的簷牙望了好一會，又長嘆了兩三聲。這時空巷裏睡着的犬，驀地一唱百和的吠，將起來，似乎在那裏向吾說道：「噫，失望……噫，失望，失望，吾低頭掉了兩行眼淚也，嘆息着說道：噫！失望！」

小說會

五分鐘之冷暖

(天白)

天光黑了。我剛一步跨出了旅館門，便大大的吃了一驚。原來繁華蓋世的倫敦也受了歐戰影響，竟這樣省儉起來。一個街燈也不點。此時街上來來往往的車馬却也不少。一隊隊從黑地裏過去，帶著黃而且暗的燈光，幢幢搖曳，好像墟墓間幽靈出現一般。我本來不大到此間的，這會暗中摸索更辨不出南北東西。那裏還能夠去找葛羅勳爵呢？我正在躊躇的當兒，忽見那旅館經理，凸著大肚子，啣著一支雪茄，從裏頭慢慢踱了出來，到門口站了一站。他看見我的遲疑樣子，便上前問道：「客官不是要到那一個俱樂部裏去麼？」我便答道：「不到俱樂部去，我要往白克雷街去拜訪葛羅勳爵，只是路黑，途生，如何去得？」那經理一聽此言，便向我周身上下打量了一會，方纔說道：「閣下與葛羅勳爵有預約的麼？」我搖著頭答道：「沒有預約。我今天下午纔到倫敦的。」經理笑道：「既沒有預約，先生這副裝束去見勳爵，怕有些不便。說時又向我外衣上望了一望，我聽了這話，低下頭一看，也不覺倒抽了一口涼氣。咳！我這副襤褸形容，那裏還像個盎凡爾第一富豪模樣呢？」經理見我默然半晌，便又陪笑說道：「先生拜客，我本不敢多嘴，但葛羅勳爵今晚正開宴會，我店中寓居貴客已去了，好幾位先生就是要做不速之客，也得備件晚禮服纔好。我聽經理這番話，知道他不過是個

俗人見解尙不是有心奚落我。便老老實實和他說道：這衣服一層倒不打緊，那勳爵和我是中表。我這回從盎凡爾避亂出來，途中萬死一生，天幸到得此處，他一見了我，還不知如何替我喜歡。格外的歡迎我。呢經理一聽，便恭恭敬敬的回道：既是先生一定要去，我且招呼侍者替先生喚一部街車來。先生坐了去，最爲穩便。我便笑道：如此倒費心了。不上兩三分鐘時候，我也坐上那燈光黯淡的車兒，向那黑魆魆的街中馳去。

我坐在車中，想道：自從盎凡爾被圍之後，我那葛羅表弟不知如何。聖念我，我此回見他，却要。做個突如其來，使他驚喜出於望外呢。我正在想得，出神只見燈火輝煌，車已到了葛羅爵邸門前。停了我下了車，便昂然跨進門去。那閤者十分納罕，待要問我，我已一眼看見葛羅站在廊下，和那些華貴雍容的賓客正在周旋，揖讓呢。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便走上前去，嚷道：葛羅表弟，愚兄來了。那。些來賓被我一嚷，只嚇得把客套虛文一齊歇了。一雙雙眼兒，瞧著吾面上，都現出咤異之色。那葛羅表弟對吾怔了半天，纔冷冷的說道：請你在那邊小書室中坐一坐罷。我聽得此言，不覺寒了半截。原來人到落魄的時候，至親密友也就白眼相看，又何怪陌路人呢。只是我那葛羅表弟，白眼待吾未免太早了。

侍者引我到一間屋內那裏是什麼書室陳設的粗陋簡直和下人的住房差不多一盞電燈罩上灰塵漬滿好像街上半明不滅的車燈一般我纔進了門那侍者早已揚長去了頭也不回光景是教我在此室中獨自淒涼度一宵了我正在抽好氣又聽得大餐室內笑語喧譁和那啤酒瓶塞碎爆之聲鬧成一片咳葛羅葛羅你竟這樣冷落吾麼我想我上回到倫敦的時候他特地大開夜宴歡迎吾那一般仰承主人意旨的來賓也個個恭維我好像我是一枝維多利亞花他們做了四圍綠葉捧著我如今風景不殊我竟做了向隅之客好像吾喪了道德失了名譽資格上不得場面一般咳你不過因吾國破家亡料定吾死灰沒有復燃之日矣想起了國事實在可悲但看他們這種鄙惡情形又實在可笑我只得和你們遊戲一回出這口惡氣罷

我當時便大踏步走進了餐室把座上的賢主嘉賓都嚇了一跳原來我此時已將外衣脫去渾身上下好似開了一月珠寶鋪什麼約指咧袖扣咧襟鈕咧領結針咧表練墜咧都嵌著龍眼大小的鑽石映著燈光格外光華燦爛那班勢利眼睛一個個骨碌碌的瞧著吾好像把我身上這些飾物估價一般說時遲那時快我那葛羅表弟早老著臉陪著笑兒把我望主席右首第一張椅上一拉一面向衆人說道我這沙歇爾表兄平日於衣飾上最是講究我今日不過小小宴會他却得更衣

室裏慢慢兒打扮費了許多工夫。把我們真正等得不耐煩了。我們罰他喝十大鍾威司克罷。衆人也忙湊趣都笑著擎杯向吾說道：「我們大家公敬沙歇爾先生一杯。」一齊乾了罷。我面上也含笑。應著只肚裏的骯髒氣還在一陣陣鼓動。又見葛羅向吾笑道：「你那旅館中不大乾淨。還是在舍間下榻的好。我們中表弟兄闊別許久，要好好暢叙一回纔是。我便微笑推辭道：『多謝盛情。我這回兵火餘生，萬緣俱寂，似野僧一般，不論那裏都可以安身。而且那旅館理雖是個市井中人，倒還不十分眼淺。承他的情待我，這窮途遠客也和旁的客人一樣。這也算難得的了。』我說這些話時，把眼睛瞧著葛羅，只見他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起了一陣生理作用咧。

小言
說情

苦海沈珠記

(鵝西女士)

京都某報館洋樓高聳樓下臨門數間，皆辦事人居中。獨有一室百葉之窗，常開茜紗之簾。常捲時有美少年凭窗而眺，或伏案作書。瓶花鏡影，歷歷爲之生色也。

報館對門有一堂鼎輝煌之官宅。時值夏令夕陽西下，有美一人携二、三丫鬟，閑步門外。衣碧羅襦，淺色裳白草履，纖不盈握。美人之面與縷縷如血之夕照相映，愈形其艷。矯若游龍，翩若驚鴻，瀟灑自得。不知有竊窺其低顰淺笑而魂消者矣。

美人誰氏歟。蓋卽官宅主人之女公子也。主人隴產本巨族。益以宦囊。遂而團團作富家翁。先配夫人。早卒。遺一子。已娶婦矣。主人復膠續富商女。亦頗腴麗。主人寵之甚然。與媳不相能。故主人宦游四方。恆與夫人偕。而兒與媳。惟困守故園而已。夫人當宦鄂時。產一女。卽不復孕。故愛之甚。字曰珠。後宦汴。女年僅八齡。披髮齊肩。明眸皓齒。蓮台龍女不啻也。

汴南有名士楚姓。主人聘爲幕府。重賴焉。暇更課珠讀。珠慧絕。楚甚愛之。楚有子名恩。卽貌甚韶秀。與珠共卷讀。暇輒臨池墨戰。如斯者四年。珠娘年十二矣。夫人以年長宜事刺繡。遂禁其讀。自是與恩郎不復相覩。惟以寸箋託婢媪通款曲。亦皆小兒女瑣碎而已。無何。主人復移宦於浙。楚辭去。於是珠娘與恩郎遂音信不復聞。

當武昌起義時。珠娘年已十七。芳名噪甚。問名之家不可勝數。然掌上珠不輕許人也。至民國成立。主人移家於京。夫人與報館中女眷過往甚密。珠娘亦時往焉。

一日。珠娘應報館女眷招。挈小婢往。旣入門。遇一少年奔出。幾與之撞。滿懷珠錯愕。却立。少年亦羞懼甚。謝罪不遑。且語且免冠爲禮。珠娘至是乃頽然嗚嗚。不知所對。首微一俯。而玉軀顫矣。自是始交。乃日深而友誼訂矣。

少年。年。事。十。八。九。貌。殆。如。俗。之。所。謂。潘。安。宋。玉。幼。亦。執。袴。者。流。喪。父。後。家。乏。擔。石。儲。幸。一。管。毛。雖。足。橫。掃。千。人。乃。借。報。館。爲。一。枝。棲。非。久。計。也。偶。與。珠。娘。接。談。道。身。世。珠。娘。忽。觸。舊。感。含。笑。低。吟。曰。似。曾。相。識。燕。歸。來。

少年者蓋卽七年前之楚恩郎也。報館女眷乃其姨母故可入內室與珠娘常晤談。珠娘自是亦日至報館中閑坐。卽一日不往恩郎必騶小婢往候。或要至恩郎以爲得日對麗人於廬斯足南面王何足羨哉。

主人有友韓氏亦爲其郡望族有女公子公子各一公子已在某大學肄業年與珠娘若數歲時兩家議婚業有成言以路遙不克行采旣至京韓亦移眷寓此重申舊說主人允焉於是行且委禽矣珠娘聞之驚甚泣告夫人曰母更無他姊妹兄弟兒願效北宮嬰兒也夫人笑慰之曰痴兒勿令我痛汝兒雖非我出然汝烏可效北宮嬰兒者珠娘負氣絕粒已二晝夜矣夫人憐惜殊甚商於主人僞爲悔約也者實緩期而已珠娘乃起然主人已漸偵知恩郎事痛加詆責且倖倖然曰吾縱不許韓家亦絕不能遂痴婢心願也夫人亦禁不令出游於是珠娘遂失愛然猶邑邑以得免韓聘爲幸也。

珠娘有友好君者因旅學京師寄寓馮年稚於珠娘事主人夫婦以猶子禮自是珠娘乃時煩爲青鳥使好君憐之間爲一通款曲一日夫人召好君好君往則主人夫婦俱在坐溫語詢以珠娘近况亦略示悔心否好君以實對夫人願主人曰痴兒執性將奈何君能憐我生平只此一塊肉緩圖之可乎主人嘆曰痴婢了不長進夫人憐之惟夫人意可耳掉首揮淚出夫人私語好君好君唯唯翌日好君偕韓女公子至爲介於珠娘韓女公子體肥而黑面似五銖之錢髮如童山之可數然金裝玉裹紛華殊甚珠娘竊竊欲笑私謂好君曰素聞人言其兄秀雅今乃妹若是則其兄亦大可知矣好君嫣然

夫人使婢媼俱言恩郎爲滬上之流氓珠娘訖不爲動惟從未得恩郎覆書不無疑貳亦以爲書來爲門者拒殊不知恩郎已另有膩友矣尋爲好君偵知以告珠娘珠娘淚下轉作瘳笑曰真耶負心人烏忍者好君慰之曰妹固早言斯人非淑者矣彼既負心姊非無義悶葫蘆打破直作了一心事耳珠娘哽咽曰爲渠拚生覓死致失愛於父母見譏於同輩今若此復何顏生於世好君知其心碎亟慰之於是珠娘遂臥病兼旬始起而人淡如菊玉顏憔悴非復向時丰采矣乃誓於父母前終身不字侍父母天年後除却八千煩惱絲永伴青燈黃卷以懺情魔夫人無奈百計運動始得退韓氏

婚○然○韓○公○子○雅○嘉○珠○娘○一○縷○柔○情○早○已○牢○牢○自○縛○况○校○中○同○學○人○人○諛○其○得○南○威○爲○未○婚○妻○今○聞○此○耗○寧○無○痛○心○耶○

珠○娘○肌○澤○瑩○如○羊○脂○臥○時○嘗○著○紅○繡○兜○肚○勒○雙○金○嵌○翠○條○脫○好○君○戲○之○曰○此○一○幅○美○人○春○睡○圖○將○令○阿○誰○真○個○消○魂○也○珠○娘○笑○睡○之○珠○娘○夙○喜○艷○裝○至○是○乃○常○作○淡○妝○至○除○夕○夫○人○令○珠○娘○更○新○妝○出○游○珠○娘○乃○重○事○紛○華○頗○動○所○感○翌○日○元○旦○與○珠○娘○方○共○食○忽○婢○媪○傳○呼○客○來○見○太○太○好○君○問○小○婢○客○爲○誰○耶○婢○低○笑○曰○韓○公○子○來○拜○年○也○好○君○顧○珠○娘○一○笑○珠○娘○雙○臉○微○暈○頰○渦○略○動○拋○箸○起○携○好○君○曰○我○輩○姑○往○窺○好○君○搖○首○笑○作○羞○狀○珠○娘○不○願○自○往○屏○後○去○矣○

韓○公○子○貌○麗○甚○更○衣○飾○華○美○言○詞○工○媚○知○屏○後○有○人○乃○忿○賣○弄○其○技○倆○珠○娘○觀○其○容○已○加○許○可○復○聽○其○言○語○語○若○爲○已○道○於○是○心○醉○矣○返○室○痴○臥○好○君○猶○戲○之○曰○後○悔○乎○珠○娘○泣○下○曰○後○悔○遲○矣○儂○尙○何○面○目○可○言○者○遂○抱○疾○越○日○不○能○與○灌○以○參○湯○亦○不○克○下○咽○至○夜○分○稍○清○醒○促○夫○人○歸○寢○屏○婢○媪○握○好○君○手○嗚○咽○喘○息○而○言○曰○好○妹○我○將○不○起○矣○好○君○泣○然○揮○涕○慰○之○曰○姊○母○多○慮○小○病○才○三○日○俟○靜○養○自○就○痊○矣○奈○何○爲○此○不○祥○之○言○珠○娘○閉○目○搖○首○憩○移○時○又○曰○生○平○不○幸○妹○所○盡○知○不○敢○怨○天○更○不○敢○尤○人○乃○由○一○著○之○誤○至○於○全○盤○皆○錯○悔○何○可○言○死○亦○所○願○不○然○苦○海○浮○沈○不○知○前○途○尙○有○幾○許○惡○浪○也○

語時喘氣不已。少止。好君已泣。不能仰。以首置珠娘臂。曰：姊母然。妹心碎矣。珠娘喘且泣。曰：我言悲耶。心緒如麻。不自知其言之悲也。蒙父母鍾愛。未報寸恩。反遭憂戚。子職謂何已矣。已矣。好君痛不成聲。珠娘轉慰之。曰：妹連宵失眠。憊甚矣。其少休。好君遂假寐。矓矓中似見珠娘起。作飲水狀。忽促倒榻上。好君急起。擽其倦眼。俯視珠娘。已僵臥。停息矣。好君驚呼。衆人奔至。設法灌救。好君視案頭倒臥。催眠藥水瓶一。亟呼曰：無救矣。時新年第四日也。

著者曰：好君現爲予友。此事渠所親述者。越二歲。主人得膺重任。以哭女得疾。竟卒於寓。夫人往依其兒媳。固匪必報者。夫人晚景悲可知矣。不識珠娘九泉之下。亦知自咎否也。

軍事

中尉萬歲

(戎靖)

時方夜半。雲黑如墨。狂風怒號。作萬馬奔騰聲。林深樹密中。有一藍衣軍士。手攜快槍。胸懸皮囊。囊中貯巨大之炸彈。一蛇行而前。屏其息。輕其足。若恐爲人所見者。至林盡處。探首四望。見有一大樹。幹巨而橫。俯於林外大道上。遂解其囊於身畔。出一繩。繩之一端繫於囊。一端握手中。乃猱升樹上。擇枝葉茂密處。藏其身。將囊。繩而上。懸於巨枝中。首仍四面望。少頃。出餼糧。以果其腹。雲漸散。風漸止。天亦漸曉。忽有一隊黃衣軍。隱隱向大道來。此藍衣之軍士。翹其首。盡其目力。凝視。

多時面作笑容口中微語曰中華民國萬歲來者是矣乃探手入囊中取巨大之炸彈出高擊手中凝神壹志靜待時機之至

不一時黃衣軍漸行漸近矣初爲馬隊其次爲炮隊又其次爲步隊入後爲一碩大無朋之巨炮軍士矮而小精而悍一望而知爲敵國善戰之兵也鼓聲鑿鑿旗影飄飄俄而馬隊過此大樹下矣俄而步隊過此大樹下矣此碩大無朋之巨炮方過大樹下時忽有一物從上而下著地爆裂聲若巨雷震撼山谷黑煙四散巨炮之管已成齏粉鐵片紛紛向空中飛舞黃衣軍士或中炸彈或中碎鐵死亡大半餘者均紛紛作鳥獸散至黑烟散盡大道上惟餘此破壞之巨炮及焦首爛額斷手傷足之黃衣死人而已

藍衣軍士尙高踞於樹枝上見目的已達方欲緣樹下而左手忽不見蓋亦爲巨炮之鐵片所炸去矣乃急裂其衣裹傷處仍懸空虛之皮囊於胸前攜快槍於右手躍而下口呼中華民國萬歲疾行以去

此藍衣軍士爲誰吾國岳宗武中尉是也此次吾國與敵開戰敵人連戰連北吾軍已將直擣其京城敵人忽新製一巨炮較德意志之田鷄大炮爲尤巨欲運至前敵應用而苦無精能炮手乃命製

造者充其任爲背城借一之計。炮既至吾軍果爲所敗。吾軍之司令某將軍謀欲破毀之。知此大道旁有極大之叢林且四邊盡爲崎嶇小路軍行甚不便。苟巨炮來者舍此大道無由乃命大軍盡退於大道之北以誘之而命岳宗武中尉伏叢林中俟巨炮至投炸彈以毀之中尉行時將軍勉之曰吾軍之勝負全繫於子之一行子好爲之弗使此可惡之巨炮再臨吾軍頭上也。中尉唯唯而出及巨炮既毀將軍早得飛機報告乃出營門外候中尉歸久之中尉從遠方來及至將軍前將軍舉手於額曰中尉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言情小說 郎顏妾臂

(穎川女士)

霞蓮姑娘衣鮮艷輕軟玫瑰色之錦緞亭亭玉立面對菱花大有顧影自憐之致。火爐架上座鐘之針正指九時再遲十分鐘者將有油壁香車來迎渠去。故今夕姑娘之裝飾極爲留意玉珮羅裳皆選上品蘭膏雪粉靡不求精實則霞蓮姑娘縱不御鉛華亂頭粗服世人亦且驚爲絕代佳人。矧渠父母愛之若掌上明珠凡錦繡綺羅珠翠寶石足以助其女貌之美者罔不購致雖重價有所不惜。霞蓮養尊處優丰姿乃益嬌艷而其一雙玉手尤皙白柔軟與凡艷迥殊是因霞蓮姑娘終日御手套小心護惜他家女郎則須學烹飪習女紅灌溉花木或作各種遊戲而霞蓮舉不屑爲之。長日無

所○事○惟○凝○妝○閒○坐○爲○父○母○者○亦○深○恐○其○春○織○雪○藕○爲○粗○工○所○傷○極○端○放○任○之○於○是○霞○蓮○對○於○家○政○學○
遂○茫○然○一○無○所○知○願○霞○蓮○愈○嬌○貴○而○左○飛○理○愈○爲○之○顛○倒○左○飛○理○者○軍○人○也○其○意○以○爲○世○上○能○主○中○
饋○操○女○紅○之○女○郎○大○不○乏○人○然○皆○凡○女○不○足○貴○霞○蓮○乃○天○者○上○安○琪○兒○偶○謫○人○間○胡○可○浼○以○俗○務○耶○
是○夕○霞○蓮○對○鏡○弄○影○頗○涉○遐○想○左○飛○理○雖○可○愛○奈○爲○窶○人○子○常○年○進○款○僅○一○百○八○十○磅○如○我○天○生○麗○
質○乃○偶○貧○人○荆○釵○布○裙○心○有○不○屑○牛○衣○對○泣○尤○所○難○堪○特○是○愛○心○已○萌○情○絲○牢○繫○左○飛○理○脈○脈○含○情○
今○夕○大○有○求○婚○之○意○果○此○問○題○突○如○其○來○我○將○何○以○爲○答○霞○蓮○芳○心○惴○度○間○斗○聞○車○聲○隆○隆○及○門○而○
止○乃○戴○手○套○披○外○衣○渠○之○外○衣○全○身○鑲○以○白○狐○價○值○百○金○爲○叔○父○所○贈○霞○蓮○輕○動○蠻○靴○盈○盈○欲○出○忽○
又○扭○轉○柳○腰○向○鏡○中○再○三○顧○影○伸○纖○指○微○整○秀○髮○既○畢○始○再○冉○下○樓○值○左○飛○理○於○門○相○與○挽○臂○登○車○
而○去○

霞○蓮○乎○卿○知○予○真○心○相○愛○矣○卿○肯○下○嬪○鄙○人○否○予○固○自○愧○無○明○珠○作○聘○錢○無○金○屋○貯○阿○嬌○第○卿○不○以○
貧○賤○爲○嫌○則○予○輩○倡○隨○之○樂○當○勝○神○仙○予○將○竭○力○謀○生○費○心○血○絞○腦○汗○博○我○玉○人○之○歡○卿○其○許○我○乎○
時○跳○舞○室○中○音○樂○大○作○霞○蓮○偕○其○情○人○左○飛○理○立○於○綠○陰○之○下○風○送○花○香○沁○人○心○脾○左○飛○理○偎○近○霞○
蓮○雙○手○緊○執○渠○之○春○織○發○此○情○語○詎○霞○蓮○緊○閉○櫻○唇○心○目○中○方○現○一○貧○苦○之○幻○象○白○板○柴○門○煙○爐○塵○

餽不堪入目。感獲無多。僅一粗婢。匍匐灶下。已且與左飛理居卑。食糲。鶉衣百結。思之欲嘔。左飛理又拾其玉手。置於唇際。而親之曰。霞蓮乎。卿胡不語霞蓮。乃自視其手。芳心大躍。以爲此膚理細膩。潔白如玉之手。平日所以自傲者。豈能爲左飛理作粗工乎。愛情果值幾許。吾其犧牲此手。以易愛情乎。霞蓮默然良久。舉秋波凝睇。其情人蛾眉雙蹙。玉容頓呈愁怨之色。左飛理大失所望。顛聲詢之曰。卿豈不我許耶。霞連嬌軀大震。俯首斷續其詞曰。妾固愛君。然妾畏貧。左飛理慘然色變。曰。咄。霞蓮予向以汝爲花貌雪膚。必具蘭心蕙性。與尋常脂粉迥異者。奈何貪財嗜利。一至於此。看誰家富豪爲妝台奴隸。供汝揮霍。嗟乎。霞蓮。汝旣絕予心。已碎。行將遠遁矣。霞蓮亦愠見曰。君言無乃太過。妾誓以丫角終。不爲男子累也。左目注霞蓮。無語旋以臂授之曰。第二次跳舞之音。樂動矣。予輩其返客堂乎。二人脚蹴落花身。穿垂柳。嘿無一語。及門。霞蓮以雙波斜睇。左飛理曰。妾深痛。

左不俟言畢。急截之曰。卿意已決。毋庸多言。別矣。轉身遂行。

一來復後。左飛理投身營伍。復爲軍官。受上司之命。往比國助戰。去時不與霞蓮話別。黃鶴踪沈。青鸞信渺。霞蓮本多情。人自拒絕。左飛理求婚後。悔之不迭。欲覓良機。與左復修舊好。奈意中人遠作征夫。知左以失望故。遂不惜身命。赴敵衝鋒。意至不安。乃決計投身紅十字會。隨往戰地。冀得一晤。

所歡每閱傷兵錄。見無左名。則芳心爲之稍慰。惟恨百萬軍中。難覓個郎踪跡耳。比利時之戰。地烽火連天。砲聲振耳。鎮日爲然。甚至黑夜之中。紅彈如雨。時適有紅十字軍一隊。駐於比國戰場附近。雖砲火大作。醫士與看護婦俱司空見慣。略不介意。惟霞蓮姑娘初居軍旅。頗自驚心。渠之玉手。昔日寶視之。若連城之壁。未嘗試作粗工。今則褪去手套。爲受傷戰士裹創。痕焚膏繼晷。不辭勞苦。一日薄暮。醫士忽召霞蓮往伺。一重傷之軍官。其人昏然臥床上。首部幾全爲藥布所裹。血肉模糊。醫士謂霞蓮曰。傷哉此人。設不受重創。當是一美少年。而今已矣。第傷雖重。幸未致命。姑娘其小心看護之。霞蓮俯首審察其人面目。忽大驚。倒退數步。醫士曰。噫。姑娘豈病乎。霞蓮曰。否。否。醫士曰。然則予心安矣。姑娘爲我善護此人。霞蓮細睹其人創痕。宛轉柔腸。爲之寸斷。蓋其人非他。卽渠日思夜夢之左飛理也。蓮花之面。幾盡爲彈子所傷。無完膚。霞蓮不勝悲惜。顫聲低語曰。傷哉此人。面目豈不能復原乎。醫士搖首曰。不能。渠受傷過重。縱盡心奏技。創口亦難平復矣。霞蓮芳心大痛。哀懇醫士曰。豈有他法乎。醫士俯首沉思。半晌乃曰。得強健人之皮肉補之。或可爲力。雖然。誰肯犧牲皮肉。爲此傷人補創。耶。霞蓮奮然坦玉臂。謂醫士曰。予自有生以來。未罹疾病。予體最佳。願割此皮。以補傷者之創。醫士驚訝曰。勇哉姑娘。第姑娘須知此。一雙雪藕。經刃傷後。不復能美。

好如昔日也。霞蓮嫣然曰：左君予之愛友，苟于渠有益，予死且弗恤，何有于兩臂哉？

越數星期，左飛理神色漸復，原能擁衾起坐。醫士已遷渠往巴黎，一上等客寓。渠心中已忘戰爭之苦，惟念在醫營時，似見霞蓮左右扶持，且常以櫻唇親我之頰。然霞蓮胡能至此，或夢境耳。左之床次置一小桌，桌上一瓶中插白玫瑰數枝，幽香觸鼻，搖曳生姿。瓶側列數函，左折閱之，微笑曰：消息固佳，然來非其時。霞蓮已棄我八百磅之年金，將與阿誰共享耶？此函乃律師所致，告左以遠親去世，遺有巨款，惟左以愛情已失，視富貴如浮雲，不復以驟得金錢爲喜矣。正涉冥想，忽見醫士飄然入室，左笑迎之曰：謝君惡臨，惟予受重創，面部當深印癢痕，君肯允予以鏡自照否？醫士笑曰：諾。乃執鏡命左照之，左見面上創口俱平，祇現血絲數縷，不覺驚歎曰：噫，君真神技哉！醫士笑曰：是非予力，乃看護婦之功也。渠割皮肉以療君創，君當謝之。渠因受創致臥病兩來，復今幸已愈，僕將往招之來，使君得一見法蘭西俠女也。言訖含笑而退。左驚喜之餘，狐疑不定，遽見雙扉輕啓，一女子嫻嫻而入。左大驚乎曰：霞蓮乎？不圖與卿相見於此，其真耶？其夢耶？霞蓮舉其妙目，凝視左，飛理曰：予固與君同居已久，非幻夢也。左曰：然則真耶？卿又何以惠然肯來也？霞蓮跪榻前，泣曰：曩夜不情之言，予甚悔之。君行後，予益不安，遂投身紅十字會，幸卒與君相遇。左曰：今而後，卿肯憐予，不以貧寒

見棄否。霞蓮仰首靦然曰：予今始悉愛情之價值，但願君憐予，奔走恕前過耳。左聞言大感動，伸手欲抱霞蓮，霞蓮縮身避之。左曰：吾愛何事，驚縮霞蓮曰：予臂受傷，不任重壓也。左愕視良久，乃悟醫士所謂割臂之看護婦，即霞蓮也。不覺感極而哭，緊握霞蓮手，連吻之曰：卿以我故犧牲世界最美之臂，予將何以報德？霞蓮含淚笑曰：予以無能之臂，補君國士之顏，予心至樂也。

左飛理病既全愈，乃攜霞蓮，纖手結婚於禮拜堂。文鴛翠鳥比翼雙飛，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

社
會
短
篇

蝗蟲之利

(瘦蝶)

清溪一曲，白板雙扉，門前一帶竹籬，色好極，高的風牆籬笆，以外有幾株大榆樹，蒼翠一色，枝葉扶疎，宛然是天造地設的一座涼棚。綠沉沉的樹陰裏，有一個老婦，年約四五十歲，亂頭鬢服，坐在一張板櫓上，眼望着空中，但見湛湛青天，沒有一些兒雲翳，驕陽如火，從樹陰裏漏將下來，真是炙手可熱，炙背欲焦。老婦望了一回，又縱目向溪橋那邊的大道上望去，只見王道平平，沒一個人行走。單有一只黃犬在那裏拖着舌頭喘呢。老婦一面望，一面自言自語道：「啜，老頭兒怎麼這個時候還不回來？難道知事老爺還請他吃酒麼？」

老婦正在那裏胡思亂想的，自己說話，冷不防背後伸過一隻黑魘魘的手，掌來在他肩膀上拍了

一下接着說道：老伴，你在此望那個呀？老婦忙回過頭來，一看正是他的丈夫。五十多歲的老兒，形容枯瘠，衣服樸陋，一手提着隻布袋，裏沈甸甸的，似有什麼狠重的東西，袋口上還結着一瓶酒，瞪着眼，張着嘴，在那裏嘻嘻的笑。那一種狡猾的神氣，都發現在面上。教人家一望而知是個老地保。當下老婦便向他瞪了一眼，道：人家好好的，坐在這裏望你，回來你却大路不走，走小路還躲在我背後來嚇人呢？你今天怎麼這時候纔回來？可曾碰了釘子？沒有我倒替你提心弔胆呢。

老人哈哈大笑，道：不用你費心，這事情說也話長。我們開了門到裏邊去吃酒，細談罷。兩人便推開了門，在草堂上坐下。老婦去取了碗來，把瓶裏的酒倒滿了一碗，送與老人。一面問道：老兒捉蝗蟲的公事辦得怎麼樣了？老人笑着道：總算辦妥了，倒作成了我。一注好生意呢。老婦道：怎麼倒是你好的生意？這捉蝗蟲的事情，怕沒有好處罷？老人舉起碗來，喝着酒道：哈哈，老伴，你那裏知道待我來細細的講給你聽。你要贊我會賺錢呢？說着，把手中的碗一揚，老婦又與他傾滿了酒，便催着道：你說你說。老人道：自從前幾天我接着了縣裏發來的捉蝗蟲告示，便去四鄉張貼起來。後來本縣老爺又定了一個蝗蟲價目，說不論軍民人等，捉到蝗蟲一隻，賞錢十文。我又到四鄉去布告，不多一兩天工夫，就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的，都知道了。我就去接洽本區鄉董商量設局收買。

第一天就有好些鄉下人六六續續的拴着蝗蟲來賣。這天我是公正得很，每隻十文，絲毫無扣。到了第二天賣蝗蟲的人越發多了，你想一隻蝗蟲可換一個銅元價值也太好了，只要每天捉到三四十隻蝗蟲，那所得的權利只怕滑頭報館的投稿家還趕不上呢。正說着手裏的酒又完了，催着老婦道：老伴，你快把瓶裏的酒給我倒出來。老婦道：我替你倒，你只管說。老人笑道：我說了，我想賣蝗蟲的既然多了，何不打他一個折頭，落得賺些回扣。此時不下手，更待何時？况且我常聽見說那些狠大狠大的大官兒，辦公事都是明侵暗扣，只顧自己的腰包。那管國家的死活，我既做了個小地方，吃些小回扣，也不算甚麼。我就此把蝗蟲大跌其價，每隻跌到三個大錢。那知四鄉來賣的人，仍然不少，跌價了幾天，聽得知事老爺明天要來調查了，我就立時的漲價，仍舊照官價收買。等得知事老爺到來一看，所收的蝗蟲說多不多，說少也不少，壹百幾十千的捕蝗費居然報銷了。上去知事老爺看我們收買時一無私弊，心裏也很歡喜，可恨那些多事的人，看着籬裏的蝗蟲，逐隻逐隻的拈起來，便向知事老爺說道：這蝗蟲裏頭却有一半是稻和尙（稻蟲與蝗相似）呢。我想壞了我收的時候，也知道有稻和尙在內，只是我若剔了下來，自然蝗蟲要少了，蝗蟲收得少了，我的回扣自然也要少了。我心裏只恨蝗蟲出得太少，巴不得徧地飛蝗，我纔可以發一注大財。那知事老

爺也真好便說道這稻和尙看來也不是個好東西我聽了這句話心裏一塊石頭也就放了下來。今天知事老爺動身了局也撤了蝗蟲也沒有了我的錢也賺到手了心裏樂得什麼似的就把這些銅元裝滿了一布袋從小路上運了回來所以到家遲了瓶裏還有一碗酒呢快些倒出來我喝完了吃飯罷。

老婦又替他倒了酒接着盛飯兩口兒吃了收拾完畢老人便取了一個竹籃提起布袋向下一倒只聽得鏘鏘鏘鏘的聲音銅元似潮一般的滾出來也有落在地上的老婦笑逐顏開一面拾起銅元一面說道多謝知事老爺！多謝蝗蟲老爺！

西堂雜俎廣告

悔菴先生爲清初大名鼎鼎之著作家文字流傳禁中受特達之知有才子之譽西堂雜俎尤其生平得意之作詼諧之文居其大半開後人無數法門勝於讀裨官小說多矣茲以重價購得原刻本付諸石印研究文學者自當先睹爲快也

每部六本一套定價洋一元四角

小言
說情

阿鳳

(靜英女士)

天氣新涼香肌無汗一少女當窗而坐掩卷瞑目如老僧之入定涼風動裾檐前鐵馬丁東作響燈影搖搖欲滅少女疾回其首曰嫂嫂先生謂秋興八首明日須背誦汝何不重溫一過一少婦年可二十許衣汗衫點點作胡椒紋加以淺絳半臂斜倚籐椅中讀小說聞言乃作細聲曰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吟罷不續少女曰更有……少婦曰忘之矣少女出聚頭扇撲之曰權當夏楚少婦欠伸欲起一雛鬢簾入喘且言曰先生病矣我白太夫人太夫人已就寢少婦曰琬妹汝借珊瑚行我立至匆匆披衣先後出既抵教師寢室婢子阿鳳立床前方握先生手狀甚暱見少婦入疾斂其手藏諸襟底少婦曰手已冰耶阿鳳忸怩曰冷如鬼手馨少婦顰蹙曰殆矣阿鳳速遣人招公子歸且延沙先生阿鳳欲出而琬娘適入少婦曰琬妹何先行而後至琬娘曰我遣門者覓哥哥繼而曰先生病劇耶少婦搖手附耳曰汝勿憂率先生唇白而面作灰色手足掣動似中寒而噤又似服毒琬娘曰先生何由至此少婦未及答報主人偕沙鶴年至沙年三十五六與主人楊紉之爲至友禾中名醫也雖非年少而人殊蘊藉接物無忤教師周黼章與紉之同學爲文字交放誕不羈而爲文則汪洋恣肆一瀉千里名下士也紉之延之課其婦若妹訓迪綦勤黼章以鶴年時來楊

家亦相得。沙切脈聽心已低聲。謂紉之曰：似以憂鬱而量絕，非疫症亦非中毒。我以藥試之，乃開藥籠，滴藥入水，持飲之。黼章堅不欲，但不言，亦不呻楚。沙無已，置藥，謂阿鳳曰：少待進之。阿鳳點首，紉之伴鶴年出，琬娘姑嫂爭問病狀。沙曰：無妨，嫂嫂不見若師有淚痕耶？凡人於邑而不得痛哭，則鬱而傷肝，得藥卽愈，惟渠不服藥，我亦無如何耳。琬娘曰：哥哥速去，紉之復入病室。阿鳳方坐牀頭，紉之不暇，問解履登床，張手按黼章額，熱度尙溫，和扶之起，促阿鳳曰：趣以藥來。阿鳳鎖雙眉，捧藥兀立曰：若何爲？倔強乃爾。黼章張口出其垂萎之目光，注視阿鳳曰：汝耶？阿鳳曰：公子方扶先生，願先生速飲此。黼章一飲而盡，紉之扶令安寤始去。

時鶴年尙坐齋中，見紉之入，欣然曰：若久處吳中，習聞吳人貨女事，若何？署券願爲我起草，紉之曰：安有定格，但任意寫數行足矣。阿鳳曩時告內子，謂與其作妾無甯嫁，人茲事得諧，初非意料所及。我爲足下賀爲阿鳳賀，娟娟此豸，殊可人意。願足下好將護之。鶴年笑曰：無煩絮絮，旣得阿鳳，當以金屋貯之。君夫人謂欲認爲義女，意殊可感。語時，指紉之曰：惜丈人峯甫及弱冠，爲齒太稚耳。爲時非早，明日更至。黼章精神未復，不更作別矣。鶴年旣去，時已二句鐘，紉之盡遣婢僕親侍病榻。時黼章頭汗涔涔，昏然始睡，一見紉之，猛然勿醒，堅握其手，曰：我何嘗病，乃煩足下延醫。我與若非號

稱○知○已○者○耶○何○以○不○爲○我○計○紉○之○不○審○曰○君○宜○明○以○告○我○黼○章○盛○額○曰○我○愛○阿○鳳○紉○之○曰○嫁○有○日○矣○
君○何○不○早○言○黼○章○長○歎○闔○目○良○久○曰○已○矣○勿○復○言○矣○曷○斟○茶○飲○我○紉○之○曰○有○檸檬○水○在○因○取○水○投○以○
睡○藥○進○之○飲○既○黼○章○正○欲○有○言○而○紉○之○堅○囑○稍○停○數○分○鐘○黼○章○愁○煩○不○能○耐○而○睡○魔○忽○至○昏○然○入○夢○
翌○晨○神○宇○稍○清○紉○之○曰○君○試○語○我○黼○章○曰○我○亦○渴○欲○告○君○當○阿○鳳○初○來○我○未○見○其○人○但○聞○長○呼○琬○小○
姐○餐○具○矣○且○偕○夫○人○進○膳○嬌○聲○出○自○樓○閣○令○人○心○旌○搖○曳○夏○間○罷○夜○課○携○九○九○追○涼○園○中○阿○鳳○抱○合○
郎○坐○迴○廊○望○月○令○郎○張○小○腕○簪○身○捉○月○九○九○逗○之○笑○強○呼○叔○叔○牙○牙○不○能○成○語○阿○鳳○笑○聲○大○縱○我○
獨○坐○紫○簾○架○下○遙○注○月○光○中○頗○似○淡○烟○微○雨○中○一○樹○梨○花○因○風○而○戰○神○搖○意○奪○莫○可○自○聊○漸○就○與○語○
則○明○慧○出○人○意○表○其○時○令○郎○合○目○欲○睡○阿○鳳○枕○之○臂○上○曼○聲○唱○催○眠○歌○而○去○迄○今○吾○睡○夢○中○猶○覺○餘○
音○嫋○嫋○也○厥○就○輒○避○人○私○語○漸○有○情○懷○我○愛○其○嬌○婉○彼○亦○知○我○喪○偶○甚○願○偃○我○方○欲○浼○君○作○伐○而○彼○
踪○跡○忽○疏○半○月○來○苦○無○消○息○日○昨○散○學○後○九○九○告○我○阿○鳳○將○遣○嫁○日○來○正○製○新○衣○嫂○嫂○贈○以○粉○鏡○鏡○
爲○銀○製○琬○姊○則○贈○以○牙○梳○餘○人○悉○有○贈○貽○惟○園○丁○之○女○阿○巧○以○手○巾○一○方○貽○之○價○不○值○銀○元○一○角○殊○
可○笑○也○當○九○九○瑣○瑣○語○此○時○余○殊○不○耐○曰○汝○但○云○嫁○何○人○足○矣○九○九○謂○羣○呼○爲○沙○姨○奶○奶○其○殆○沙○醫○
生○耶○我○至○是○憤○甚○四○伺○阿○鳳○夜○來○始○得○之○於○花○房○中○彼○爲○君○夫○人○探○夜○來○香○也○提○臂○曳○之○至○此○詰○之○

但吃吃而笑。蓋彼已忘前約矣。我悲來填膺。頃刻暈絕。稍醒而沙醫。又植立目前。嗟乎。紉之此情。此景。足下過之。當拔刃相向矣。紉之曰。我謂黼章明達。不圖愚駭。乃爾此種人生。長田間了無定識。初遇足下。以爲如意郎君。更遇老沙。則又以足下爲寒酸矣。實則鶴年夫人貌和諤而心豁刻。爲其妾媵者。能否相安。殊不敢必。內子亦爲阿鳳言之。願乃母嗜利竭力。慙之阿鳳亦歎羨富貴。遂于三日前定議。昨晨乃母至。始將詳狀告內子。彼得三百金。欣欣然有喜色。親生阿母乃貪此賣兒之錢。行將于明日署券矣。可笑亦可憫也。足下非久長貧賤者。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黼章。恍然大悟。紉之曰。微君言。我尙夢夢。我輩少年。本不當以醇酒婦人自戕。大志此後當力各自樹。不復作此迷夢矣。

阿鳳遣嫁之日。其母賃屋僻巷中。垂暮沙宅。以肩輿至。隨伴娘年五十許。目突而肩簪額上。縐紋重疊。望而知其閨世已深者。對阿鳳之母作乾笑。狀殊鄙夷。曰。賀姊姊。鳳姐兒得所矣。姊又擁多金。從茲吃着不盡。鳳母遜謝。阿鳳結束而出。繫深紅金鳳裙。伴娘笑曰。直類新嫁娘矣。鳳母曰。非新娘而何。伴娘又仰天大笑曰。今日之事。我爲政母若女。依我指揮足矣。我奉夫人命。凡婢妾不應圍紅裙。彼雅重鳳姐。以淺絳之裙。至願鳳姐易之。以去。阿鳳含淚易裙。登輿。既抵廳事。正中設兩椅。椅前敷

紅氈毳沙夫人兀坐以待伴娘挈阿鳳行絕速阿鳳紅暈於頰趨步隨之既近氈毳伴娘曰俯首而跪阿鳳如言拜已沙氏大小咸出面垂髻之女扶牀之子咸令阿鳳下跪阿鳳附耳曰稚子亦須跪耶何不以行輩論伴娘曰誰與汝論行輩世上安有甘爲侍妾而不願屈膝者我云跪則跪耳阿鳳無言而淚痕界面矣伴娘扶之入房房爲夫人耳室縱橫可丈餘坐甫定夫人躡至曰若何爲垂淚少爺納汝衣服首飾靡不具值頗不貲較我來歸時爲豐何至戚戚汝勿以此間爲太窄我家頗多餘屋所以置汝耳室中者實緣愛汝我年行三十老矣決不與妾媵爭夕願納妾之家輒有人造無謂之謠諑我欲免物議始與汝同室而居幸汝勿誤會阿鳳稱謝夫人去阿鳳思潮紛起自嚙其唇覺身入牢籠而又辜負繡章咎由自取夫復何言入門未及二小時所受苦痛已非生人所能堪此後更不知若何了局是日鶴年就寢殊遲撫慰備至阿鳳默不一言淚珠滾滾而下枕函盡溼次日夫人出敝衣令易之曰我家非豪右比婦女亦嘗事事汝宜赴廚次助予烹飪阿鳳遂蓬頭垢面操作如婢僕矣鶴年左右其間愛莫能助一日烹魚而斷其尾夫人怒挹沸水沃之自臂及手皮盡脫鶴年憤甚裂眦攘臂欲得妒婦而甘心時家人爭集阿鳳亦痛絕而暈鶴年急掖之起門弟子亦羣來助之敷藥呻吟牀席者可半月鶴年無已乃乞紉之草一扎遣令入華與女學阿鳳如遇赦之囚

無處不有樂趣爲學亦倍勤雖夙未就學資乘亦頗不鈍校試輒列優等惟值假期輒涓涓而悲每以有補習科爲幸事願校中不恆有教習中有道遠而不歸者憫其無辜受虐有時亦留之度歲三年學大進入初級師範沙夫人聞而愈妒授意其弟託名作書寄校中詞至穢褻監督得書例須拆閱後始付學生初時以爲輕薄兒故作謠詞以勾引學生付之一炬不意月必數至且備述舊時情好情景逼真監督無如何告諸校長校長爲大家閨秀禮防夙嚴召阿鳳擲書案上令自讀之阿鳳得書駭甚且讀且顫淚簌簌墮紙上校長曰我亦知汝無他願書扎頻來殊有礙於定例教習中亦有力爲剖白者校長無言阿鳳悲稍殺上課如故次日鶴年得校中書謂如君不堪造就請另擇他校以免貽誤云云鶴年不解乘輿謁校長校長不以實告但云如君人頗馴謹惟讀書較遲難期成就耳鶴年徧視諸教習始悉其詳索閱來書則內弟手草也悉以顛末告校長匆匆挈阿鳳赴滬濱因懸壺焉得暇輒携之出游劇場餐館中每有二人足跡歡場如夢而阿鳳終匆匆不樂入秋病瘵三月而劇鶴年送之入某醫院院中空曠空氣頗佳病體少蘇一日獨倚樓上一馬車疾馳而至黻章下車入少頃復出扶少婦拾級上年可二十許兩頰丰满媚態可掬而蹣跚不能步蓋腹便矣阿鳳追念往事愴然淚下歎歎累日是晚復略血盃許侍疾之婢歸報鶴年鶴年至而神色萎敗奄

奄一息。淒然曰。郎君。我與汝。永決矣。我未嫁時。與周黼章。雅有情款。欲乘未死時。與之決別。不審郎君亦許我否。鶴年黯然曰。我亦微有所聞。願黼章方任要職。遠處都下。安能遽至。阿鳳曰。否。彼昨晨來院。携一婦。至婦方嫻。似來此坐。羣者。鶴年曰。可。我與黼章亦故交。苟爾嫁彼。斷不至有今日。我誤汝矣。今自往招之。須臾相將入。鶴年曰。恣言之。我與黼章夙稱知己。無妨也。阿鳳乃縷縷述別後事。且告之悔。黼章曰。此若母誤汝。我雖有婦。曷嘗有一日忘汝。脫有不諱。亦當寫卿遺容。香花供奉也。阿鳳曰。我心殊慰。黼章回首謂鶴年曰。鶴年幸恕我。我殊無禮。更欲有言。而阿鳳痰聲如鋸。兩人分握兩手。長呼阿鳳。而阿鳳一瞑不視。遂棄此煩惱世界而去。兩人正撫尸號慟。院中侍者來覓黼章報夫人產子矣。

小國民 一貧一富

(谷神)

天暮矣。短檠上之燭光。殊弗能普及室中。第照見一老蒼頭。短褐開襟而坐。此老雖暮年。目光猶奕奕有神。惟額角縐紋。作洪波萬疊。脣邊鬚髯。如春草經霜。非復少年故態。案上酒樽。一甌肴數事。觀蒼頭朱顏朗潤。豔乃如朝霞。則知其酒半醺矣。願猶屢屢舉杯。弗釋。既忽擊桌歎曰。國辱於狡鄰。民安於危幕。至於此日。亦已極矣。吾之幼年。值海內中興之日。上勵其治。民安其業。以我所見。允稱盛

世及我之壯強鄰環伺國步維艱少少零落矣及吾由壯而老而今衰朽且死國運亦由弱而更弱而且無可立足不幸之國家乎何遂與老朽同其變化耶一昨鄰家石先生語我謂某國闕我無能橫來要挾我既無以爲抗則拱手奉獻東陲之特權吾思中國雖云大能有幾東陲他日將我生息游釣之鄉稟命外人亦指顧間事耳噫我念及此心滋痛矣吾雖賤爲僕隸然猶有人心寧甘奴於外人更念吾之子孫並皆神明裔胄又寧願其如印度波蘭之萬劫不復永淪惡道然而杞憂徒深視天夢夢解禍無方熙熙猶是國人既欲自亡吾一鄙夫亦惡得不俱爲犧牲哉夫人當暮年下場應能自料而我值此喪亂身如浮寄正不知紅板橋頭一坏土果得埋我之朽骨否也言已歎歎再三則復擎杯痛飲胸中之萬斛牢愁若將藉濁醪也悉盪滌之忽聞門外有小兒聲曰祖父盍出燭我蛛網當門乃欲幕我之面蒼頭乃秉燭立室門次燭光所被則見一八九齡童子入門而趨眉目秀朗可念蒼頭曰盤兒爾就陸世兄家嬉何遂忘天之入暮直至此時歸耶盤兒曰陸世兄父異我絕妙好書曰小軍人並爲之講解書味醜郁遂忘早歸然祖父試觀囊中書將不復斥我遲歸之罪矣言已雙手奉書蒼頭受之相將入室坐定啟裹書之報紙突有字數行觸蒼頭眼簾足以奮其注意力使畢集於報紙循覽訖面呈希望色喃喃自語曰人心未死猶可爲也救國匪可託諸空言儲

金乃爲救國要圖。斯真扼要之談。一鍼見血。他日集成鉅數。可以興實業。可以振軍政。於是商戰而商戰。勝兵戰而兵戰。勝今日欺我。凌我之醜。奴行見其肉袒牽羊。逆於郊野。樂哉。此時吾雖老或猶及見也。語已抵掌而笑。酒顏益紅潤。如美人之腮。時盤兒侍案側。聞乃祖自語有救國儲金云云。因陳辭曰。徵祖父言。孫幾忘之矣。學校中先生以今晚詔我。儕曰。近有人發起救國儲金。將以爲整頓國家之資本。爾輩同是國民。俱有負擔。爰設儲金箱於校中。凡爾輩父母所賜市果餌而餘賸者。不妨投入此箱。孫念旣爲中華之民。則中華隆盛。卽孫榮譽。而今日之中華。遑云隆盛。殆將不國。不有以挽救之。豈非孫之奇恥。是故儲金之舉。義不容辭。吾願祖父日與我銅圓一枚。俾投彼校中儲蓄箱也。蒼頭聞言。喜甚。撫兒之額。俯而親之。以脣曰。有志如此。是我孫也。吾許爾。日投一銅圓矣。卽在我躬。亦並當少盡棉薄。噫。我爲傭工。手頭苦不得一圓。或兩圓。語已沈思。少頃曰。得之矣。吾將戒我飲。此際聞鄉舍闐扉聲。蒼頭卽起立曰。盤兒爲我執燭。是掩戶時矣。

蒼頭曰。朱仁隸富人。王大義爲司閽。觀其蒼涼悲歎。望而知爲忠忱真摯人也。一日客有謁王大義者。固王之至好也。仁爲通報。自歸閽。次少頃。客怒顏出。主人亦弗送。仁怪之。以問同儕。同儕曰。客蓋來勸主人解囊者。謂日來救國儲金之舉。異常踴躍。君旣饒於財。好義寧獨後人。且國而莫救。富將

焉。憑。蓋。解。囊。慨。助。爲。狐。裘。之。一。腋。焉。主。人。聞。客。言。嗤。之。以。鼻。謂。此。騙。詐。伎。倆。詎。能。欺。我。王。某。我。財。自。有。用。處。奚。得。委。之。念。秧。之。流。客。聞。言。微。愠。謂。君。言。過。矣。吾。特。以。是。勸。耳。君。卽。捐。施。亦。匪。委。之。某。手。何。便。以。譏。言。相。譏。耶。况。此。舉。爲。全。國。所。樂。從。亦。吾。人。之。天。職。誠。以。漠。然。淡。視。置。國。家。榮。瘁。於。不。顧。非。愛。國。之。國。民。所。應。爾。也。主。人。則。笑。謂。客。曰。君。休。矣。國。之。與。我。乃。如。風。馬。牛。國。自。貧。我。自。富。國。自。亡。我。自。存。今。人。勸。人。動。言。愛。國。卽。此。便。念。秧。之。慣。技。矣。客。聞。言。大。怒。故。拂。然。去。也。仁。聆。同。儕。述。竟。喟。然。而。歎。私。念。人。之。不。同。各。如。其。面。我。孫。纔。九。齡。猶。知。愛。國。大。義。主。人。以。富。家。翁。居。上。流。社。會。而。其。識。力。乃。不。如。一。幼。童。大。義。竟。忘。大。義。可。爲。浩。歎。我。國。之。不。振。安。知。非。此。輩。上。流。社。會。有。以。致。之。彼。輩。意。謂。金。穴。足。憑。銅。山。可。恃。雖。至。海。枯。石。爛。富。翁。之。資。格。終。且。永。保。豈。知。印。度。波。蘭。當。日。之。富。翁。求。爲。今。日。貧。窮。之。我。而。不。得。也。念。已。啓。案。頭。銅。罐。中。貯。銅。圓。數。之。得。三。十。六。枚。自。語。曰。我。自。聞。救。國。儲。金。之。說。便。戒。我。宵。飲。沽。酒。錢。三。十。日。儲。此。中。更。數。十。日。便。足。一。銀。圓。吾。當。往。投。救。國。儲。金。事。務。所。矣。言。已。視。手。中。錢。微。笑。意。謂。此。舉。至。得。也。

某。茶。寮。中。座。客。極。盛。茶。寮。本。賢。愚。雜。糅。之。所。故。其。論。議。至。無。定。程。下。自。里。巷。委。屑。上。至。國。家。大。政。往。往。並。作。於。一。室。之。中。顧。近。日。以。來。所。言。都。國。恥。事。憤。國。威。之。損。失。圖。補。救。於。將。來。雖。未。必。言。有。真。價。

而○一○般○人○愛○國○心○未○泯○足○以○徵○焉○室○隅○三○四○人○有○言○救○國○儲○金○事○者○謂○收○數○日○益○增○加○富○翁○如○某○某○均○捐○鉅○款○案○上○舖○收○款○清○單○方○聚○觀○之○時○朱○仁○之○主○人○固○在○旁○座○偶○注○目○清○單○則○見○署○其○大○名○於○上○下○注○十○圓○二○字○心○則○大○怒○突○趨○前○辯○曰○某○非○懦○夫○豈○受○人○誑○驅○者○爾○輩○書○此○紙○謂○某○助○十○圓○某○乃○未○有○是○夢○豈○豫○爲○將○來○予○取○予○求○地○步○故○作○此○狡○獪○耶○爾○輩○休○矣○趣○爲○我○去○此○否○則○將○白○爾○輩○招○搖○誑○騙○之○罪○三○數○人○者○笑○曰○足○下○所○言○何○指○某○等○乃○弗○曉○徒○逞○客○氣○自○傷○心○性○甚○無○謂○也○王○憤○然○曰○某○名○王○大○義○救○國○儲○金○云○云○特○欺○人○之○騙○術○某○所○弗○願○聞○今○爾○輩○紙○上○署○某○名○並○書○捐○款○數○非○招○搖○誑○騙○而○何○三○數○人○者○益○大○笑○曰○足○下○亦○名○王○大○義○耶○昔○仲○尼○陽○貨○貌○似○而○賢○佞○各○別○今○足○下○與○捐○款○之○王○大○義○倘○亦○名○同○而○忠○奸○迥○殊○者○矣○王○受○此○冷○嘲○熱○罵○羞○恨○交○并○則○破○口○而○詈○猖○獪○乃○如○犬○吠○全○室○閉○交○詬○聲○齊○來○問○所○以○三○數○人○者○語○之○則○皆○語○斥○王○謂○既○已○冷○血○如○下○等○動○物○猶○敢○醜○然○人○羣○肆○其○惡○聲○真○所○謂○全○無○心○肝○者○已○王○爲○衆○窘○置○顏○無○地○則○奮○圍○而○出○明○日○報○紙○之○地○方○新○聞○已○詳○誌○其○事○首○尾○並○加○以○批○評○末○謂○若○王○其○人○正○宜○投○典○有○北○不○與○同○中○國○云○云○其○櫻○衆○人○之○公○憤○已○可○概○見○而○王○素○不○喜○報○紙○謂○足○以○耗○財○而○紛○心○故○衆○人○事○後○之○笑○罵○未○全○知○也○

盤兒自學校歸歌勸用國貨之歌乃祖聞之心有所悟輒舉以勸人謂服用器物我國豈無精者苟

其○采○用○舶○來○品○於○心○則○未○能○愛○國○於○實○則○利○權○外○溢○名○實○兩○虧○亦○何○樂○而○出○此○人○之○聞○其○說○者○頗○加○贊○同○願○皆○樸○厚○謹○愿○之○輩○素○非○樂○用○外○貨○者○至○其○同○輩○張○福○則○最○反○對○其○說○謂○爲○昧○陋○不○明○外○事○張○福○者○王○大○義○最○信○任○之○僕○也○一○日○張○憩○於○朱○仁○室○自○匣○中○出○外○國○牌○捲○煙○徐○徐○然○火○吸○之○朱○老○矣○老○人○向○多○言○尤○好○責○善○見○張○之○用○外○貨○且○爲○消○耗○品○也○言○乃○不○安○於○懷○吞○喉○而○出○嘔○曰○捲○烟○豈○粥○飯○舍○之○寧○便○不○生○奈○何○猶○嗜○此○弗○戒○爾○亦○知○此○爲○外○國○貨○耶○外○人○以○鴆○毒○之○品○施○入○我○國○既○吸○我○之○資○財○並○吸○我○之○精○神○還○卽○以○其○資○財○練○兵○修○戰○待○機○而○動○一○旦○釁○啓○我○則○精○神○已○疲○資○財○已○竭○無○可○爲○戰○束○手○爲○奴○及○此○之○時○之○奴○隸○度○不○復○如○爾○我○今○日○之○與○主○人○互○有○權○利○義○務○之○關○係○也○之○數○語○者○張○福○已○屢○聞○而○生○厭○且○惡○其○干○己○自○由○則○抗○喉○曰○錢○出○我○囊○吸○憑○我○口○事○不○干○爾○母○庸○多○說○朱○亦○厲○聲○曰○忠○言○逆○耳○奴○行○難○改○若○爾○者○誠○不○足○惜○我○乃○爲○爾○父○母○痛○痛○其○生○爾○奴○性○之○亡○國○民○也○張○聞○語○大○怒○左○手○拍○案○起○右○手○及○朱○肩○將○痛○擊○之○朱○急○避○乘○勢○扭○張○胸○襟○張○亦○還○扭○之○相○持○不○下○他○僕○乃○爲○之○解○紛○并○白○其○事○於○主○人○主○人○命○朱○入○嚴○辭○斥○責○謂○人○各○自○由○張○福○吸○烟○何○干○爾○事○卽○如○我○之○所○吸○爲○外○國○頭○等○雪○茄○烟○爾○亦○將○干○涉○我○耶○總○之○爾○爲○司○閹○匪○命○爾○干○涉○人○者○後○猶○如○此○老○悖○必○且○驅○爾○出○此○爾○其○慎○之○

前言王大義不肯納儲金意其人必具富翁通性吝嗇一德當其天賦顧又不然西式之衣履歐風之裝飾價固不賁也市之無吝色偶有新製便捐舊式由此以觀大義特不願舍資醫其鄙陋之祖國耳文明國之風尚習俗彼固汲汲焉慷慨效之矣自勸用國貨之聲浪日高外國營業頗受影響而某國商肆尤甚大義心焉非之謂國人程度之退步於此可徵否則何竟舍優美精良之外貨而改用羸敗劣陋之國貨哉我既獨醒寧肯隨波於是攜其錢囊日徘徊外國商肆間雖經彼目爲退步之國人所唾罵彼亦夷然處之某國商肆猶得支持門戶於今日者皆衆醉獨醒如大義輩之功也大義亦復涉足北里問柳尋花旣而歎曰以此窮國焉生佳麗欲得奇遇端藉外求蓬萊方丈縹緲清幽意其間必有麗人終老溫柔之伴侶我其求之三神山仙子隊中矣後遇桃子者弓眉筆直粉臉杏黃大義視之西子不啻也送情施愛纏頭無數一夕朱仁計銅罐中錢復可易一銀圓此蓋其第三圓矣翌晨卽持赴中國銀行救國儲金部不署真姓氏但自稱中國之貧民執事者予以收據朱仁欣然而出覺心愜意舒更無別事踰其快適因之步履亦彌復躡健將到家微聞鄰舍聚語則謂王家主人驟歿三神山仙子家他年桃子歸國王太義之靈魂或且隨之俱歸題名鬼籍庶以遂彼鄙棄祖國之宿願也

小慘情 鏡華慘劫

(辭月)

耀郎！耀郎！你在何處！此聲發自新泰艙上一少年女郎髮蓬蓬披肩上面慘白如鬼其原有之豔姿已被驚濤駭浪捲吸而去身穿青紗衫鈕四落前襟已撕破水淋漓下石榴裙之左幅已罅於船欄其禪乃半露禪爲水濕緊貼於膚禪本白色然爲女郎濕膚所映乃灼灼如天桃繡鞋落其一鳳鳥洞穿血縷縷出一種可憐可怖可慘可痛之情形非作者筆墨所能盡寫卽盡寫恐亦非讀者所忍觀當女郎呼時狂飆怒吼浪立如山奔騰澎湃之聲震撼天他船客之號哭轉無所聞卽船主連鳴乞救之汽笛亦僅呼呼如鬼號女郎細小之聲浪斯時乃全失其效方而女郎殊不顧狂嘶耀郎耀郎如故

女郎陳姓字鏡鴛崇明人曾遊學美國所呼耀郎者卽女郎之新婚夫楊耀華楊亦崇產美國某著名大學之畢業生也翩翩美少善畫工詩女郎識之於紐約省緣注三生情深一見遂訂婚焉今年五月中旬返國登新泰輪之前三日結婚於滬上徐園一對璧人觀者爭羨婚畢偕歸省親臨行之際以花圈花球贈者百計耀華鏡鴛皆笑受之方謂白頭偕老宿願能償而不知天降飛災不三小時而奇禍作

新泰輪船之啓旋也。原定爲夜十二時。而是日以天熱貨多。故於九時半。卽開輪。時正黃昏。塵氣盡。濯天高。氣爽。萬里無雲。鏡鴛挽耀華臂。並立甲板上。薰風習習。掠二人衣袂。而過船出楊樹浦口。遙見吳淞。全埠烟靄籠點。點漁燈出沒。上下鏡鴛拉耀華袖。笑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彼遞跡江渚。與魚蟹伍。雖厭世人行爲。亦英雄之大好末路也。語時。遙指漁燈出沒處。曰。我輩他日功名。就當駕一葉扁舟。學陶朱公之遍泛五湖。卽以此中爲我輩終老地。可乎。耀華笑領之。出表細視。已十時半。冷露漸侵。單衣不禁。遂攜手下艙去。

入艙後。未及半小時。二人正呢呢私語。寬衣將就寢。忽覺船身震盪。異常微聞。艙面有人呼曰。黑雲！風！風！拋錨！拋錨！耀華乃振衣起立。曰。卿稍坐。我須至艙面一觀。動靜。鏡鴛挽其手。阻之。耀華不可。手拊鏡鴛肩。附耳作細語。已開門。出回眸一笑。而去。鏡鴛兩頰。乃紅暈如含苞。將放之。玫瑰花風雲變幻。瞬息萬狀。耀華去後。霎時間。船大簸如搖籃。行裝器皿紛紛墮地。鏡鴛在艙中。初聞水手呼叫。聲搭客行動。聲拋錨聲。盤鉢聲。繼則惟聞風濤怒吼。如千軍萬馬捲土飛來。而船中雜遼。反若消歇。鏡鴛乃大驚呼。耀郎而音隨浪去。耀郎杳然。是時船身已左側。浪花如雪。從窗隙突入。遍灑鏡鴛之衣。鏡鴛乃起立。未移步。船身忽右傾。鏡鴛倒燈亦滅。

當此颶風駭浪卽力敵萬夫之勇士且爲膽却况鏡鴛一纖弱女子何能與風伯雨師戰然此時之鏡鴛情重身體已置死生於度外故如哺護幼子之母獅一躍而起右手攀門右之銅柱左手執門鈕略一旋轉門已飛開觸眼鏡粉碎傷額血下注鏡鴛弗覺也

鏡鴛艙之上層卽船面一梯引之時船已轉向鏡鴛艙適面風水雹浪花自艙面滾入鏡鴛乃緊握梯左之欄眼爲風雨所打不得開口緊閉牙咬唇幾破盡力舉步拾級以登然船身每一簸鏡鴛必隨之而倒衣破裳裂指斷足創而鏡鴛不之顧胃死向上歷二十分鐘鏡鴛始達艙面

是時約十一句鐘天黑如墨伸手不見五指若彼蒼不忍目觀此大羣可憐蟲之罹難者船已倒退一英里許左側可四十五度頭桅亦岌岌將倒搭客爭趨右舷而其重不敵船中之貨仍傾側如故當鏡鴛上艙面時搭客船夥同上者可七八十人男女莫辨擁擠殊甚鏡鴛之所覺者惟水淋淋之搭客及紛至沓來如前日結婚時拋擲花球之白浪所聞者惟獅吼之颶風龍吟之濁浪間以殷殷隆隆之雷聲蕭蕭颯颯之雨聲及乒乒乓乓之水雹聲而已耀郎之影耀郎之聲不知乃在何許而是時船之傾側愈甚

忽有一至微之聲直刺鏡鴛耳鼓隱約可辨曰鏡鴛我在此汝在何處語未已一掣電自東而起直

貫。半。天。耀。閃。可。三。四。秒。鐘。就。此。碧。色。光。中。鏡。鴛。斗。見。去。已。左。側。約。五。步。處。一。西。裝。少。年。衣。服。盡。濕。手。撫。胸。頭。橫。膾。面。銅。欄。似。已。受。有。重。創。耀。郎！耀。郎！鏡。鴛。失。聲。呼。時。身。已。直。撲。耀。華。

一。旋。風。忽。自。船。之。右。側。捲。至。新。泰。輪。船。登。時。旋。轉。如。飛。蓬。說。時。遲。那。時。快。唰。唰。一。聲。可。憐。輪。船。搭。客。貨。物。船。夥。及。此。一。對。纏。繞。纏。綿。之。可。憐。蟲。悉。沉。江。底。是。時。風。嘶。浪。湧。天。地。為。愁。恍。惚。猶。聞。一。至。微。至。慘。之。聲。往。復。不。已。曰。耀。郎！鏡。鴛！

矩篇哀
情小說

噫

(八之後四)

(瘦鵲譯)

一。噫！祖母。英名“Grandmother”，丹麥大小說家亨斯克立司金盎特遜原著

亨司盎特遜小傳

亨斯克立司金盎特遜 Hans Christian Anderson 者丹麥大小說家也。以一八〇五年四月二日生於福南。Funen 之奧頓斯。Orensø 父為靴匠。家貧如洗。父卒後。僱於工廠中。以善歌。頗得朋友歡。而嘲弄之者。亦過半。少年即有詩才。意欲投身梨園。間關之科。本海根。Copenhagen (按即丹麥首都) 願以無學見屏。復擬作歌人。尋又自稔匪合。計無復之心。抑抑甚。幸得義友為上書于王。納之一速成學校中。居恆好作詩。所作『死兒』“The Dying Child”一詩殊

爲時稱後草一諧文曰『阿麥之行』“Walk to Amak”遂有名一八三〇年以詩集第一卷付刊翌年刊第二卷一八三三年王賜以旅行之費旅行于德意志北部因著『旅行記錄』“Travelling Sketches”一書至瑞士成一書曰『安格尼司與人魚』“Agnes and the Mermaid”後游羅馬及奈伯爾司賞其天然佳景遂著『有捷才者』“The Improvisatore”一八三六年草說部一曰“O. F.”翌年又著『一琴師耳』“Only a Fiddler”綜其平生所著述以神怪及寓言小說爲多而意中皆有寄託非徒作也有『醜鴨』“The Ugly Duckling”（此篇夫子自道）『錫兵』“The Tin Soldier”『皇帝之新衣』“The Emperor's New Clothes”『火絨箱』“The Tinder Box”諸篇篇幅雖短寓意却深且狀物寫生絕富興味歐美兒童僉好之氏以一八七五年八月四日卒于科本海根年七十

祖母老矣遍體都作襞皺之紋華髮盈顛其白似雪而翦水雙眸既溫且媚猶如天上明星視人時每作慈光人見之似亦沐無量之福澤祖母腹笥甚富能道溫靡曼之小說語出口舌端恍發蓮花有羅衣一襲衣上遍繡巨花花如拳行時作絳繚之聲祖母生於阿父阿母之前歷年多所知亦多更有一歌集集上有籤以銀爲之花晨月夕輒手此集讀弗已集中夾一玫瑰之花見壓而平

且已乾枯不若瓶中之玫瑰嫣紅而作媚香願祖母不愛鮮花而愛枯花恆對之作微笑于意滋悅笑容中時且潤以淚痕予見祖母狀殊愕胎既而益怪蓋見其淚顆每掉于花上花卽嬌豔如新一時枯瓣皆隆起發其妙香蕩漾一室須臾室中四壁忽似霧氣徐徐而散祖母之四周乃爲一片亂綠之叢日光貫碧葉而入篩影作碎金而祖母亦化其鶴髮童顏之老嫗爲瓊花璧月之女卽雲髮如金絲絲作波紋玉頰暈紅媚若玫瑰覘其娟娟妙態直較玫瑰尤爲明豔惟其雙眸則仍爲吾祖母故物旣溫且媚子時有一少年坐其側貌都身亦偉碩拈一玫瑰之花納諸女郎纖手之中女郎遂嫣然而笑願與祖母之笑初不相類今則少年往矣祖母已老乃槁坐椅中視此乾枯之玫瑰今祖母天年已垂盡矣坐圈手椅中道一冗長曼妙之小說旣謂此小說已竟而祖母亦罷因仰倚其首作小睡呼吸出入有聲已而聲漸細渥丹之顏上呈安祥忻怡之色似盡收陽光集其面部祖母復笑渠輩遂謂祖母死矣祖母偃臥于一黑色之褥中衣白色之衣雙眸雖嚴閉貌尙溫謐而媚好皺紋忽盡去香櫻嬌紅作淺笑髮仍一白白如銀絲吾人視尸均無懾蓋祖母尙爲吾溫仁親愛之祖母初未少變彼銀籤之歌集如祖母遺囑奠其頭下集中乾枯之玫瑰亦仍聽其存在而祖母遂入地矣祖母之墓在禮拜堂之牆側墓上植一玫瑰之樹玫瑰之華怒發作亂紅夜鶯匝樹而飛

行歌媚花且媚吾祖母。禮拜堂中有風琴方歌。吾祖母頭下歌集中之一妙歌。眉月流光下瀉。墓上初不見死者安在。夜中時有稚子往擗玫瑰。亦皆一無所懼。今者歌集中之紙頁已成塵矣。玫瑰殘屑雜塵中。猶記當年情場影事。墓上玫瑰尙鬥豔。妝夜鶯歌聲亦與風琴之聲互相酬唱。吾老祖母方卜居其下。目溫媚作慈光。似能永永不死。他日吾人或能復見祖母。綺年玉貌。便娟如花。一似當年親彼鮮豔之玫瑰花。時然而此花今則已在墓中化爲香塵矣。噫！祖母

二 噫！最後之接吻 原名“The Farewell Kiss”

『噲勃來司吾們倆都不能入睡。你何不把你那朋友綽號喚做啞人的事再說給吾聽聽。這事兒你前幾天已說起過。開了場却還沒有結束呢。』

『吾說給你聽。就是單望那德意志人今夜安靜些。別來擾吾們的清興。這一段事着實悲慘。動人你聽了。皮膚上免不得要森森起栗。好像有蛇在上邊爬着咧。』

夜雲萬疊扶着一丸冷月。冷清的照在戰場上。法軍第二濠裏好似鋪着寒霜。到處一白。這濠溝裏有兩個兵士。躺着悄悄地說話。一會那第二個說話的兵士又道。那啞人並不是和吾同營。只爲那阿岡納樹林中的一戰。恰和吾一塊兒在濠溝裏。方纔相識。他的名兒喚做甘洛姆。恰和那德意志

志皇帝同名吾們因此上不願意叫他甘洛姆又爲他平日間少說話所以吾們的中尉就喚他做啞人他的營去浮屯不遠正在那裏和敵軍交戰他不知道怎麼却混到了吾們的壕裏來那夜星沈月死滿天上黑魃魃地沒有一絲光兒德軍不住的把大砲轟將過來啞人立在吾旁邊把眼兒湊着護牆的洞兒偷瞧那敵軍的陣地十分注意只依舊好似個啞巴一聲兒不說甚麼吾覺得有些不耐煩含着笑向他說道你倒似乎出了重資來看放烟火定要看他一個滿意不肯放過一些兒似的啞人放着沈着的聲音悄然答道吾正在這裏想心事不知道爲甚麼心中忽地有一個感覺覺得吾明天早上不能和你們同看那一輪紅日從地平線下升起來咧吾道吾已知道你的意思你大約在那裏憂死只是你死後可有甚麼信件給你的家族麼他默然不答臉色却變得甚是奇怪吾呆瞧了一會大呼道你究竟爲了甚麼事難道見了鬼不成啞人答道沒有甚麼委實和你說吾並沒家族也並沒一個半個親近的人然而這一件事不是吾的罪吾原也很想像旁的人有父親有母親享那家庭間的幸福無奈如今只剩吾塊然一身變了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平日間又沈默寡言落落難合同伴中並沒有一個知己然而這一件事也不是吾的罪可是吾並非學那些高人隱士故意裝出這種矯情的狀態來差幸現在這世界上單有一個人還把吾放在心坎裏等

這戰雲消散之後，吾倘然無恙歸去，雲英或者能夠下嫁呢？他的芳名喚做瑪葉麗德，好說得是個。人間的安琪兒，吾萬一遇了甚麼不諱的事，很望有人替吾做寄書郵遞，一封信給他，這封信實是吾上戰場後唯一的同伴，日夜帶在身上，相依不舍，因為吾們握別時，彼此曾有成約，又承他香口親諾，說吾倘受了傷，他一定到醫院裏來，和吾接吻，吾倘戰死在沙場上，他一定親展玉手，在吾墳上立一個十字架，吾想他定能實踐這兩句話兒，決不忘懷，只你可肯替吾收着這封信麼？吾道：「既承見託，那有不遵命的道理？不過吾以為你此刻沒有甚麼危險，等到吾們把德意志人逐出邊境以後，再說這話也來得及。」咧，正在這當兒，吾們的中尉忽地飛步趕來，提着嗓子大呼道：「注意！注意！兒郎們快些兒上刺刀！敵人已在那裏進行，吾們須得上去歡迎他們，請他們嘗嘗這刺刀風味，但是他們人數狠不少，吾們該引他們挨近北濠，纔能合力攻他的兩翼，吾想派人遞一封信到北濠去，這人必須是個敏捷勇敢，不怕死的好漢。」中尉道：「言未了，忽見那啞人霍的挺身而出，朗朗說道：『中尉在下，就是這人願意當這差使。』當下他便受了中尉的方畧，悄悄地掏出一封信來，塞在吾手中，吾應許了他，替他盡力，他就興興頭頭的在月光中搖曳而去。」

停了一會，那攻擊早已開始，吾們都在濠溝的前面，向着敵軍衝去，一時間，吶喊聲，發令聲，放槍聲。

合着彈丸地雷爆裂的聲，音雜然四起，轟地裏吾彷彿着了個彈子，撲的倒在地下，接着上邊又有
一個人壓將下來，吾覺得胸間痛不可忍，那人却還壓在吾身上，吾先還以爲這人總是個德意志
人，不想千不是萬不是，却是吾那朋友啞人原來他剛從北濠冒死回來，正趕到時，却着了個爆裂
彈，彈屑四散，恰飛在吾身上，第二天吾們倆都在醫院裏頭，躺着的地方是一所修道院的廳事，只
見許多雪白的床榻和善堂裏仁慈的女修士們，伴着我們這一天，吾已能起身，卽忙走到啞人的
床邊去見他，遍身受了重傷，死日已屈指可數，吾和他說那封信已經付郵，說後臉兒不覺一紅，因
爲吾實是扯謊，那信早被昨天爆裂彈的碎屑擊成粉碎，咧他聽了，非常得意，口中不住的說道：吾
知道他一定要趕來和吾接吻，永訣呢，過了兩天，可憐啞人再也沒有生的希望，他自己也很明白
兩個眸子却還矍矍的注着門兒，一瞬也不瞬，盼望他的心上人兒瑪葉麗德到來，末後天已入夜，
外面風雨交作，勢頭煞是猛烈，吾沒精打采的立在他床邊，他的眼兒仍注在門上，竭力和死神抵
敵，延他一口殘喘，看護婦見了問他，可是盼望甚麼人，他默然不答了，好久分明不好意思宣佈他
的秘密，後來纔低着頭兒放出一種很細很細的聲音來說道：吾知道他今夜一定到來，這個吾能
說定的，吾們見他望得這樣切，都爲他焦憂，大家一聲兒不響，只撐眼望着吾心中益發難堪，知

道他情人沒有接到那信萬萬不會來的那裏知道正在這狂風急雨之中門兒關的開了接着從萬寂中聽得地板上有輕輕的足音好像一瓣落葉拂地的樣子這時那啞人快樂到了絕頂張着兩臂低聲說道吾原知道你一定來的接着吾們就聽得櫻唇搵檀口的聲音又輕又清晰吾們聽了都不期然而然的顫了起來再瞧那啞人時可憐已是死了噫！最後之接吻。

三 噫！歸矣 原名“The Man of No Account” 美國大小說家菲朗昔司白來脫哈脫原著
白來脫哈脫小傳

菲朗昔司白來脫哈脫 Francis Bret Harto 為美國近世大小說家之一與馬克吐溫 Mark Twain 齊名以一八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生於紐約之愛爾培奈 Albany 父為愛爾培奈女子中學校教師蚤世氏發憤向學者數載年十五從母氏之喀立福尼亞洲 California 初設一學校子薩奴拉 Sarora 無所成從事于礦務復失敗窮極無聊遂至聖菲蘭昔司哥 San Francisco 入『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 報社中作排字人氏至是已入成功之門尋即擢為編輯襄理筆政焉逾年去而為星期報『喀利福尼亞人』“The Californian” 之總編輯其所著說部陸續刊登報中名乃藉甚一八六四年被委為聖菲蘭昔司哥美國造

幣局秘書居六年公餘一以吟咏爲事詩出人爭誦之一八六八年手創『大陸月報』“Overland Monthly”主任編纂其短篇小說中之傑構乃先後見于報上有『洛林營之佳運』“The Luck of Roaring Camp”『卜克菲拉之無家者』“The Outcasts of Poker Flat”『戴納西之股東』“Tennessee's Partner”『米格爾司』“Niggles”及『紅谷之牧歌』“The Idyll of Red Gulch.”諸作名益噪後歸東部爲『大西洋月報』“The Atlantic Monthly.”投稿人時且流轉諸名城演說所至有聲一八七八年被委爲駐德國克勒菲爾 Crefeld 領事越二年又爲駐蘇格蘭格拉斯哥 Glasgow 領事居五載始解職僑寓倫敦娛其晚景以一九〇二年五月六日卒于瑟萊 Surrey 之喀姆白來 Camberley 其生平傑著有『菲立治』“Flip”『卡寬納林中』“In The Carquinez Woods”『鷹谷困雪記』“Snow bound at Eagles”『紅木營外流浪記』“Adrift From Redwood Camp”『但特洛麥希之遺產』“The Heritage of Dellow Marsh”及『克拉倫司』“Clarence”諸書均不朽之業也。

渠名達維法格法格以〇〇五二年與吾輩同附一舟曰『三角帆』者來喀利福尼亞特其意不在

冒險爾時以無可往故往喀利福尼亞耳吾輩俱在青年恆好侈口道情場豔史自鳴得意道中或
 出女郎小影或出雲髮所縮同心之結羣相炫示美人香名更懸于吾人齒頰之間梅麗蘇珊歷歷
 如數家珍而法格輒兀坐傾聽面上現爲沈痛之色默然無復一語吾意彼中心空洞殆亦無一事
 可語也渠在平日可云無友苟非吾輩與之周旋者爲狀且益孤寂吾輩長日無所事則謔浪笑傲
 皆以彼爲調談之資願彼亦無忤海中偶有微風渠輒暈舟乃類一孩提之子而吾輩之戲弄亦無
 已時猶憶拉德勒嘗以索貫一豚肺納諸法格之口吾輩見狀咸縱聲而笑後此益復恣肆漫無顧
 忌同舟有女郎曰密司菲奈汀格勒雅不喜法格之狷介而吾輩則隱詔法格謂女郎頗有情于彼
 復自小艙中將精細之食品及書籍等資往法格許謂此爲美人之貽好自珍藏法格以爲信跡隣
 而至怡聲以謝女郎女郎莫審其由立噴噴則儀態益莊玉容亦益形娟好拉德勒謂似此妙態絕
 類擺倫豔詩中之梅桃拉拉德勒生平固心儀擺倫熟讀其詩集者斯時因又引詩中美人狀彼女
 郎然而吾老法格窘矣窘極遂逃尋亦忘之後拉德勒臥病佛爾派萊沙老法格不念舊怨爲執看
 護役其爲人固可稱所欠者胆氣及精神耳
 老法格于詩學一亡所知予每見拉德勒望洋朗吟擺倫詩時渠則木坐於側拈針繕舊衣嘗有一

次詢拉德勒謂擺倫亦量舟否發問時容色甚莊初非諧謔拉德勒何答吾已不之記但憶吾輩皆拊掌而笑意拉德勒慧人答語亦必雋妙也舟抵聖菲蘭昔司哥吾輩相聚飲譫甚歡并相約年年如是以期永久惟吾輩初未延老法格即延彼亦弗與讀吾書者勿以吾屢稱老法格而謂老法格老也老法格年止二十四五爲吾輩製造笑談謔語之機器當吾舟傍岸時似將徒步往薩克立門士尋竟毅然上道吾輩旣罷譫即亦一一握手而別嗟夫八年以前此手尙能與朋輩相挽相携同舟歡笑人探吾囊吾亦探人囊通財如兄弟今則風流雲散天各一方求一面且不可得言念及此能無悽然然當日歡叙時吾亦已逆知此樂不可復再明年此時勞燕分飛矣以同伴中小白苟與密克塞意氣不相投白苟嘗私語人謂後此誓不與彼不足齒之槍共晨夕而尼勃爾司亦已假資于佛爾派萊沙之小施德勃行入酒家司奔走役坐是分道之局已定勢難再合○○五四年予購末琴斯維爾柯育德隧道之股票多份即親造末琴斯維爾部署其事旣至寓帝國逆旅餐後以馬出環游鎮中復往訪報館訪事詢以開掘隧道情形訪事答謂必能得金惟司其事者太覺巽弱他日羣小用事勢必難免語旣出一絳色之巾拭其廣頰予因問隧道司事者爲誰訪事答曰其人名法格予遂與訪事爲別訪老法格老法格狀貌較老而眉目尙清逸據彼自謂別後工作至力始

有今日是時予頗好其人力與親暱覺彼拉德勒密克塞輩都卑卑不足道弗逮此君遠甚特以欠于治事常識後此柯育德隧道竟無所得吾輩股東均受恐慌居未久予忽聞拉德勒亦在末琴斯維爾爲末琴斯維爾逆旅之主人掌酒室處境尙裕而老法格則富矣顧雖多金翻覺無所施展予歸後密克塞告予謂法格與逆旅主人之掌珠雅有情愔旋聽外間流言則果礪鑿謂逆旅主人老陸屏司頗欲以其女南麗匹法格南麗雖驚生小嬌憨泥人貌復妖麗如仙子生而婉嫵善事其父果其父欲彼妻法格者勢在必從予念法格果能儷彼女郎亦殊佳事一得內助當能少益其常識因又至末琴斯維爾視其所事進行如何先造逆旅拉德勒卽以酒飲吾吾乃滋悅拉德勒者仍爲二年前謔浪笑傲跣弛不羈之拉德勒初未少變轟飲問予卽道及老法格及南麗事拉德勒固與老法格不相能聞言則立謂南麗安琪兒萬萬不嫁其人予因問個儂或別有所眷乎拉德勒不答但返身向櫃後鏡中自顧其影且以櫛徐櫛其髮使生光澤予觀狀已知此猾賊居心叵測將攫美人爲己有遂往老法格許促彼爭着先鞭勿落人後且與彼抵掌作長談法格聞予語若有所失至快快不可自聊尋乃微喟謂當勉如老友之言力疾從事予復勉之卽別去數閱月後予方坐治事室中斗見老法格紆徐而入色朽而神木予觀其衰頹之狀心不能無動二人先作不關重要之語

以爲發端。少間法格遽曰：吾行歸矣。予愕然曰：歸耶？法格曰：然。吾不日將作大西洋畔諸州之遊。此來特訪君，以吾少有財產，擬託之君。且已屬一律師爲君助。尙有一二文件，君能否爲吾藏之？予曰：謹遵命。惟南麗如何？法格顏色立沈，顧猶強作笑容，以示無他。而笑中乃含無限悲意。爲予前此所未嘗見。久之始曰：吾殊弗欲娶南麗，自維尙以不娶爲得。予遽穆然作大聲曰：達維法格，汝無能爲。吾今笑汝拙矣。法格面上忽發異彩，曰：君言良然。吾無能爲。然吾實見拉德勤之愛，個儂適與吾同一纏綿而觀個儂之愛，彼似亦較愛吾爲深。摯爲個儂未來之幸福計，尙以嫁彼爲宜。吾縱無狀，敢不玉成其事。願吾富老陸屏司，又重吾勢，必故違女意，迫女事吾。吾惟愛女，故決走避。但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吾生又何恤焉？是時予將搥言駁之，而法格已覺立廣其語，曰：吾又慮老人之不婿拉德勤也。特假拉德勤以厚資，使往道格鎮中自營一業，以彼之敏捷，便給異日必有所樹立。君幸勿以吾故蔑視其人。噫！吾今歸矣，行再相見。予以法格爲彼拉德勤，故致犧牲其一生。中心雅不謂然。願彼旣信吾殷殷以財產見託，吾殊弗能固却。因勉應之。于是法格遂別去。去後可數來復。新聞紙上乃滿載一沈舟之消息。州中各部都大震。或有家人戚友輩亦附舟行者，則各惕息而讀溺人名單。視其中有無稔熟之性氏。予視單第一，卽見吾傷心之老友達維法格之名。字竟赫然高列其

上。噫！歸矣。

噫

四。噫！斜陽下矣。原名“Sunset”。

斜陽風篠中有一個白髮如銀的老婆婆坐在綠陰下一隻柳條編成的椅兒上兩手中捧着一本退紅布面的書兒兀然不動一會纔扳了扳那書上的扣子把簿面揭將開來露出那黃黃的紙兒分明已過了好幾十年頭也像他主人般老了一會這書兒已掉在地上道格拉司姑娘的兩個眼兒却榮榮的望在他手中一封信用看官們聽吾把姑娘的稱呼稱這老婆婆可不要說異麼其實他雖已老了却還是明珠未字居處無郎原來他往年上早已打定主意把那碧玉年華輕輕斷送一輩子抱着獨身主義過這寂寞的光陰然而他可有甚麼緣由呢他的緣由便在這封信上這封信早在那書兒裏住了幾十年封面上整整的寫着道格拉司姑娘幾個字兒那字兒又挺勁又清秀任是雜在千百封信裏道格拉司姑娘也能認出是誰的手筆當下他便顫着指兒從信封裏拈出那張摺疊着的信紙來那紙兒又縐又滿着淚痕但是字字分明墨色絲毫未退上邊並沒有年份月日突然而起道

「曼麗乎吾二人乃破題兒第一回齟齬矣然則吾輩竟以此片刻之誤會遂各毀其一生之幸

福乎汝豈竟以吾三數憤怒之語遂視吾如陌路人乎汝之絕吾是否出於一時之意氣初非由衷嗟夫吾愛汝果不吾愛耶前此汝之愛吾亦猶吾之愛汝亦猶吾今茲之愛汝而今而後吾且永永愛汝至於千百年而弗變吾愛其聽之當吾初與汝邂逅時即欲得汝爲儷迄今此心此志仍復如是吾展此雙臂待汝久已朕楚欲折矣然吾實愛汝雅不欲以無謂之請求益汝芳心中之熱惱後此非得汝曲怨吾當不復予汝以書見汝如花之面嗟夫吾愛汝脫猶愛吾者請惠吾一字曰「來」則吾心已彌足且頰首以謝上帝汝如不欲復見吾面而他日或有所需於吾仍望以此字惠吾吾身雖在世界盡處亦當過歸即汝赴湯蹈火都匪所恤縱至年久代遷吾情始終無變嗟夫曼麗吾心坎中舍汝而外實無他人吾屬之汝永永屬之汝吾愛汝吾欲得汝汝其能許吾來耶約翰」

道格拉司姑娘讀了一遍再讀一遍一連讀了三遍兩手纔軟軟的掉在衣上這一封信確是約翰的手筆約翰當年悄悄地夾在這書兒裏他却沒有知道直到如今方纔發見他一向總以爲那人冷淡他不把他放在心上那裏想到却有這麼一封信這信上偏又寫着「後此非得汝曲怨吾當不復予汝以書見汝如花之面」那人也那裏想到這信並沒有進他的眼兒還當他已斬斷情絲

把蕭郎視作陌路人。咧道：格拉司姑娘看罷了信，便想起當年齟齬的事。這也是他自己的不是，怪不得那人還記得齟齬之後，那人已大有乞和之意。立在這小屋門外，向着他微微而笑，也像美人嬌笑十分溫媚。又伸着兩條臂兒向他，他却一百個不理會頭也不回的走了。開去齟齬時，他曾斬釘截鐵的和那人說：永遠不願意見他。其實這永遠兩字的時間，意中規定是二十四個鐘頭。他打算今天冷淡一天，明天再言歸於好。不想這一個明天却永永沒有的了。到了明天，既不見那人的影兒，也不見半個字兒。心中何等着急，他睡夢中也想不到却有這乞和的信兒。深藏在那本舊書中間呢。如今他的情人往那裏去了。兩下裏只爲了片刻的意氣，竟葬送了一輩子的幸福。彼此之間，彷彿劃了疆界，各不相關。這邊當那邊是個薄情的惡少，那邊當這邊是個沒心肝的賤女。於是。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把美滿的光陰白白拋去，再也沒有破鏡重圓的日子了。那時道格拉司姑娘取了信兒，返身入室，走到窗前的。小寫字桌旁邊，去手指已不再顫動，拈起筆來，在紙上寫了個來字，筆致挺挺的，毫不拖逗。寫罷，卽忙納入信封，封了口，寫上了地址，就按鈴喚女僕進來，把這信兒投入郵政箱去。

一所夏屋立在那杲杲日影之中，被寄生草周匝蒙絡着綠油油地，彷彿一個油碧之幄。園中香生

不斷那玫瑰。花和木犀草的妙香時。從薄廳中吹送過來。游蜂戀花。攢聚在百合花裏。做出那營營之聲。鬧個不住。一隻小鳥飛到金銀花枝上休息了一會。接着衝破白影飛往別處去了。曼麗道。格拉司目送那小鳥遠去。兩眼便注在他身上。放着的一本舊書上。只是書上的字兒和書中夾着的一封打字機打成的信兒。一概沒有瞧見他。一天到晚只獨坐在那裏思量那前塵影事。記得當年和約翰齟齬時。也是這麼一個風光明媚的夏天。夏天年一至。人兒却不見了。正想到這裏。忽地在椅上坐直了。身體側耳聽着。猛聽得門兒關的開了。石鋪的小徑上來了脚步的聲音。當下裏他卽忙巍巍顫顫的立將起來。把兩手捧住了心兒。不一會就聽得那邊喊道。曼麗他心花怒放。一時却說不出話來。只動着兩眼放出一道道的情光來。注在那人面上。那人扶着他在椅上並肩坐下。說道。曼麗你等了吾好久。咧他囁嚅道。約翰你的信！你的信纔是前天尋到的。在起居室桌子上。那本紅簿面的舊書裏。頭吾一向却没有知道。只當你已不把吾放在心上。以前的愛情早已化做雲烟。吾……那人緊緊的摟着他。急道。親愛的別說這話。吾一輩子總愛着你。當時你雖和吾決裂。吾知道將來總有言歸於好的一天。親愛的如今好了。吾已不覺得悲苦。不覺得憂愁。不覺得心痛。吾們倆已在一塊兒。咧他仰着臉兒也曼聲說道。吾們倆已在一塊兒。咧一會那人又道。吾來時知

道。你。一。定。在。這。裏。可。是。當。時。吾。未。次。見。你。面。時。你。也。在。這。裏。一。絲。絲。粉。霞。色。的。日。光。照。在。你。雲。髮。之。上。曼。麗。那。時。吾。很。難。和。你。分。手。你。年。紀。又。輕。臉。兒。又。俏。嬌。嗔。時。更。見。得。丰。神。絕。世。儀。態。萬。方。你。可。還。記。得。有。一。天。吾。和。你。立。在。那。玫。瑰。花。叢。中。同。吟。那。朋。司。情。詩。的。事。麼。他。微。喟。道。怎。麼。不。記。得。咳。約。翰。只。是。已。很。長。久。咧。那。人。微。微。笑。了。一。笑。兩。口。兒。就。靜。悄。悄。地。並。坐。在。那。裏。各。自。在。心。兒。裏。溫。舊。書。般。溫。理。當。年。的。情。史。一。會。那。日。光。已。漸。漸。兒。隱。在。山。後。斜。陽。之。影。偷。度。了。一。片。平。鋪。的。淺。草。照。那。難。解。難。分。的。雙。影。那。人。便。啓。口。說。道。曼。麗。吾。須。得。回。去。咧。如。今。只。小。別。須。臾。以。後。吾。們。便。永。遠。厮。守。在。一。塊。兒。他。吐。了。一。口。氣。婉。婉。的。說。道。明。天。別。忘。了。說。着。又。在。那。人。臂。間。偎。倚。了。好。久。兩。下。方。始。握。別。那。人。灑。開。脚。步。穿。過。小。徑。向。着。田。中。走。去。他。又。提。着。珠。喉。高。聲。喊。了。一。聲。明。天。別。忘。了。一。時。朱。唇。的。四。邊。都。現。滿。了。笑。容。兩。個。星。眸。兀。是。注。着。西。方。這。當。兒。斜。陽。已。下。天。上。披。了。一。方。五。彩。雲。錦。似。的。十。分。絢。爛。一。會。兒。那。紅。的。黃。的。都。漸。漸。淡。去。變。做。了。一。種。藍。寶。石。和。淺。白。的。珠。色。圓。子。裏。頭。早。已。滿。籠。着。蒼。茫。暮。景。晚。風。徐。度。吹。在。寄。生。草。裏。彷彿。有。人。在。那。裏。絮。語。牆。下。的。紅。杯。花。和。金。銀。花。受。了。風。也。都。蕩。漾。着。似。乎。向。着。人。點。頭。鞠。躬。的。樣。子。不。一。會。那。月。兒。好。似。一。個。白。白。的。球。兒。從。高。樹。後。邊。起。來。影。兒。穿。過。了。綠。蔭。節。在。草。地。上。合。着。繁。枝。亂。葉。一。塊。兒。跳。舞。跳。了。半。晌。却。跳。到。了。曼。麗。道。格。拉。司。的。頰。

上把他一頭斑白的頭髮化做了縷縷白銀絲閃動不已。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他的侄女出來尋他用晚餐却見他依舊悄悄地坐着張了兩個眸子向着西方那慘白的雙鬢上流露出無限安樂之色。唇脂褪了紅四周還含微微笑着他的脚下掉着一封團緜的信兒很短用打字機打成上邊說道：『夫人妝次損書敬悉惟家叔約翰梅罕棄世已三十年矣蘭孫梅罕白』他姪女看完了信又看那椅兒上寂然不動的姑母接着抬起頭來望了望天微喟道：噫！斜陽下矣。

小說

傷心之父

法國大小說家阿爾芳斯陶苦原著

(屏周譯)

話說一天晚上鐵匠洛萊不知道爲甚麼快快不樂兩道濃黑的眉毛兀自覺得緊緊的不時搖着頭長吁短歎好似心兒裏懷着重憂極怒一般。若在平日斜陽西匿時他歇了工作坐在門外的凳兒上筋疲力盡的辛苦了一天此時便覺得悠游自在舒服得很。面上也總微微露着笑容有時還拉着他的夥伴們聚在一塊兒喝幾杯冷皮酒然後瞧他們從自已的小鐵廠裏出來慢慢兒回家去那時心中簡直快樂到了二百四十分好像做了皇帝似的。然而今天却老大的不高興沈着臉兒伏在工作所中直到晚餐時候纔悻悻而出。瞧他的樣兒似乎很不願意出來他老婆眼睜睜的瞧着他心中甚是納罕。暗想他今天這樣沒精打采難道聽得前敵有甚麼惡消息麼。咳說不定我

們的克里斯動出了甚麼岔子哩。想到這裏心兒也覺怔忡不定。只不敢啓口問他。但嗅味着身邊三個嘻嘻咄咄小狗似的小孩子。使他們別響。那三個小子一壁嘻笑着。一壁正張着小口。把紅蘿葡葉和乳酪併在那裏大嚼呢。

一會那鐵匠忽地伸手把碟子一推。怒氣冲冲的暴聲呼道……天殺的……醜醜的狗……他老婆忙問道。洛萊你說甚麼。洛萊目眦欲裂。大呼道。說甚麼來。今天一清早有五六個畜生回到村裏來。身上都穿着吾們大法蘭西軍隊的制服。却和白佛利人聯臂同行。分外的親熱。咳人家不是都說白佛利快要併入普魯士聯邦了麼。虧他們倒有臉和那不共戴天的讐敵們一起喝酒。一起說笑。你想咱們若是天天瞧見這種不忠不義的阿爾薩希亞（法國省名鐵匠所居地）狗一個個偷偷摸摸的回來。可不要氣死人麼。

他老婆却有些左袒那幾個軍人們的意思。悄然說道。你的話原也不錯。然而也何苦如此生氣。可是接爾琪利亞離這裏很遠。孩子們一向戀家。心切千里迢迢的出去從軍。免不得犯了思鄉病。動了些孝心。思親的心熱了。自然愛國的心便不知不覺淡了一半。咧洛萊聽了這幾句話。好似火上加了油。把他握拳透爪的手兒在桌上礮礮的敲了幾下。曠目大喝道。快住口。你們婦人家懂得甚

麼大半生的光陰都消磨在噢咻小孩子的功夫裏頭。單知道體貼他們姑息他們。我如今委實和你說他們都是奸細都是賣國奴都是畜生。算不得是人。他們活在世上。天也不屑覆他地也不屑載他。死了之後狗彘也不屑吃他們的肉。接着又咬牙切齒的說道。不是誇口。我在噤們大法國的薩威軍裏（按薩威軍爲法蘭西最慄悍之軍隊）也曾烈烈轟轟的當過七年兵役。要是萬一不幸噤們克里斯斯勤也學了那種不忠不孝的畜生和我的名字。喬士洛萊一樣的確時。我定把長刀擲穿他的身體。說着。歛的立起身來。把那兩道凶惡可怕的眼光閃閃的射在牆上一把騎兵用的長腰刀上。那刀上還掛着一個穿薩威兵制服的少年。小像滿面忠誠的氣概。盎然流露。不過好似被日光燦得黑了。映着那白色的制服。益發分明。在明亮的燈光中。兀自閃爍不已。那時老鐵匠見了愛子的小像。百練鋼早化做了繞指柔。禁不住笑將起來。道。我真是個獸子。何苦如此發怒。好似噤們的克里斯斯勤一定也學他們壞樣的一般。其實這小子倒是個毓毓男子。並不是沒肝膽的弱蟲。他匹馬單槍馳躍腥風血雨之中。不知道砍下了多少普魯士狗的腦袋。哩說罷。呵呵大笑。那平日裏快樂的興越。便又充滿了全身。當下就起身出門。慢慢兒踱進斯屈萊斯勃城上酒家。喝皮酒去了。

他老婆獨自一人在家中把那三個小的眠在牀上之後就取了活計坐在小花園的門前做着一壁做一壁放聲長歎心中在那裏想道不差他們都是軍中的逃犯他們都是不忠不義的惡徒然而這也是應有的事他們的慈母正依閭望着歡迎他們歸來呢接着又記起他那愛子從軍以前告別出門時也在這時候悄悄地向這小花園立着眼兒裏噙着淚珠想到這裏又轉眼瞧那井泉這井泉便是當時他愛子動身時汲滿水壺的所在還記得他當日穿着的那件大褂的顏色和他一頭黃金絲般艷艷的長頭髮只可惜他因為要穿那輕騎兵的制服截得短短的了

他正尋思忽見那通往荒場的門兒輕輕地開了好似有人摸着牆壁從密密的蜂房中間溜將過來這舉動分明是夜中的盜賊然而好奇怪那幾隻獵狗却一聲兒也不響老婆子喘息着瞧那動靜身兒早如風吹落葉簌簌價抖戰起來正在這當兒猛聽得一聲叫道「親愛的阿母願你晚安」入耳分外的清明不一會早見面前立着一個慚容滿面的少年身上雖是穿着軍服却已雜亂不整這少年是誰兀的不是他朝思暮想的愛子克里斯動麼那時耳傍還好似聽得那親熱非常的聲音嗡嗡的響道「親愛的阿母」「親愛的阿母」

看官們要知道這不幸的少年實是和幾個逃兵一同逃回來的他徘徊屋外已有一點多鐘候他

父親出去了。纔敢進來。他知道阿母雖也要責罵他。然而想他不聽愛子的聲音。不見愛子的笑貌。不和愛子接吻。已好久了。如今驟然相見。歡喜不暇。那裏還捨得責罵他。果然克里斯動的預料。竟一些兒沒有錯。他母親見了他。並不憤怒。那時他便伏在阿母身上。細細陳說別後的情形。說他戀母之心。很切。很不耐煩。遠離膝下去受那軍中嚴厲的約束。加着同伴們。因爲他口齒帶着阿爾薩希亞音。常喚他普魯士人。他愈加難堪。兩隻脚便不由自主的溜之乎也了。他阿母聽罷。眸子中早露出兩道慈愛的目光。注在愛子的面上。

停了一會。母子倆一壁唱。唱講着。一壁徐徐進屋。那三個小子聞聲醒來。揉了揉小眼睛。一眼瞧見了他長兄。都歡呼起來。立時一骨碌翻身下牀。赤着脚。跳跳蹩蹩的跑過來。搶着要抱他。他母親也即忙去取了東西來給他吃。但是他肚子裏却並不飢餓。不遇從早上直到如今。在酒館裏。和那幾個同逃的伙伴們。胡亂把白酒。咧皮酒。咧灌得個爛醉。所以此刻覺得有些兒口渴。便鯨吞牛飲似的。喝了幾大杯冷水。喝罷。忽聽得庭院裏。橐橐的來了一陣脚步聲。原來那鐵匠洛萊已回家了。他阿母大吃一驚。急低聲呼道。克里斯動。你阿父回來。咧快躲起來。等我和他說明了。再見機行事。說着。把他推在那大大的磁器火爐後面。然後伸出一雙震顫的手。取起針線來。依舊做他的活計。匆

邊間却忘了。克里斯勳的一隻帽兒仍留在桌子上。洛萊踏進門時，第一便瞧見這觸目的東西。接着又瞧了他老婆灰白的面容，踟躕不安的神情，早已了然於心，不禁怒從心上起，厲聲吼道：「呀，克里斯勳也在這裏麼？這真氣死我老子！」咧說時，早搶了那牆上雪亮的長刀，閃閃的揮着，衝到克里斯勳伏着的火爐後邊。克里斯勳一見了他父親，好似死囚待決一般，一壁潸泣着，一壁顫顫的扶住牆壁，幾乎要栽將下來。那明晃晃的刀兒，却早在他頭上盤旋，正在這危機一髮之際，他母親情急計生，連衝帶跌的跑將過去，把身體橫在他們父子中間，向他丈夫托言哀告道：「洛萊，洛萊，別殺他，這是吾的不是。前幾天我寫信給他，扯了個謊說你要他相助工作，所以他纔敢回來。如今請你瞧吾分上，赦了他罷。」說畢，死命攀住他丈夫鐵打似的臂膊，嗚咽不已。那三個小子躲在黑暗中，一聽得這片叫囂，驟突忿怒哭泣的聲音，嚇得都哇的哭了起來。那時鐵匠洛萊聽了他老婆的話，身子早氣得冷了半截，跳起來大聲說道：「嗟，是你叫他回來的麼？很好，很好。今天且讓他睡覺去。明天我再決定一個對付你們的辦法便了。」

第二天早上，克里斯勳從睡夢中醒回來，心兒別別的跳個不止，只爲昨夜做了一夜的惡夢。此刻還覺得心驚胆戰，張開眼兒來一瞧，只見自己躺在一間小室中，算來他從小到大，形影兒差不多

沒一天離過這小室。不過出去從軍時，纔別離了好幾天。這時一道道和暖的陽光，已從那花蛇麻和草莖半掩的小玻璃窗上透入室中。樓下打鐵的聲浪，也已丁丁入耳。牀沿的一傍，坐着他母親。原來他怕他丈夫殺死愛子，所以一夜中只跣步不離的廝守着呢。

老鐵匠那夜也沒有上牀睡得一睡。終夜只在室中往來踱着。一會兒長歎，一會兒啜泣，一會兒開那壁櫥，一會兒又把他關了。發了痴似的兩手兀是不停。這時却很莊嚴的蹙進他兒子室中。頭上戴着高冠，腳上套着很高的鞋套，手中握着那重重的爬山鐵手杖，照他的樣兒分明要出去旅行。當下他走到兒子牀邊，厲聲說道：「快起來，克里斯勳，心中煞是害怕，抖着坐了起來，把軍服披在身上。上老人冷然說道：「別穿這一件。他老婆顫聲答道：「親愛的，但是他單有這一件衣服呢。」洛萊道：「如此把我的給他。從今以後，吾那些撈什子的衣服都沒有用處咧。」

克里斯勳不敢違拗，把他父親的衣服穿了。洛萊即忙把那軍服、軍褲和那小小的短後衣摺疊起來，紮成了一個小包，裹又把那盛乾糧的錫箱掛在頸上。然後冷冷的向他老婆和兒子道：「咱們一塊兒下樓去罷。於是三人靜悄悄地走下樓去。到那工作之所，只見那風箱已呼呼的響着。工人們也都在那裏工作。克里斯勳瞧着這一所從軍時，夢魂縈繞的巨屋，不覺記起了兒時的影事。當時

往○往○在○那○陽○光○燦○爛○的○路○上○往○來○亂○串○宛○像○樹○上○的○松○鼠○有○時○伏○在○家○裏○瞧○着○那○大○冶○爐○中○烏○黑○的○煤○炭○火○星○閃○爍○而○起○甚○是○有○趣○想○着○心○中○無○限○的○愉○快○把○他○的○害○怕○也○忘○了○然○而○那○老○鐵○匠○却○依○舊○扳○着○臉○兒○冷○如○冰○雪○眼○兒○裏○也○射○出○兩○道○嚴○冷○的○光○兒○一○會○忽○地○啓○口○說○道○克○里○斯○勳○這○工○作○所○和○那○許○多○傢○伙○現○在○都○是○你○的○了○又○指○着○那○陽○光○滿○地○游○蜂○飛○集○的○小○花○園○說○道○這○園○子○也○是○你○的○那○蜂○房○蛇○麻○草○莖○和○屋○子○一○概○由○你○經○營○總○之○凡○是○我○的○東○西○現○在○都○是○你○的○東○西○了○此○後○你○便○是○這○裏○的○主○人○翁○須○得○盡○你○的○本○分○好○好○地○過○日○子○我○却○要○從○軍○去○咧○可○是○你○還○欠○祖○國○五○年○的○從○軍○債○此○刻○做○老○子○的○便○替○去○還○債○那○可○憐○的○老○婦○人○哭○着○喊○道○洛○萊○洛○萊○你○往○那○裏○去○他○兒○子○也○跪○將○下○來○悲○聲○呼○道○阿○父○別○去○但○那○老○鐵○匠○却○抬○着○頭○挺○着○胸○大○踏○步○的○竟○自○去○了○不○上○幾○天○做○書○的○聽○說○西○地○蓓○兒○亞○勃○地○方○第○三○隊○薩○威○軍○中○新○編○入○一○個○白○髮○蕭○蕭○的○老○志○願○兵○那○年○紀○已○是○五○十○有○五○咧○

阿爾芳斯桃菩氏 Alphonse Daudet 爲法蘭西大小說家之一。與蠶俄大仲馬等齊名。以一千八百四十年五月十三日生於尼末。Nimes 初肄業於利益書院。畢業後爲阿萊某學校助教。年十七。從其兄歐納司得 Ernest 同之巴黎。同爲莽奈公爵司筆札。氏初爲詩。一八五八年著一

詩曰『情人』“Les Amoureux” 後編『最高貴之神像』“La Dernière Idole” 『長兄』

“Le Frere Aino” 『犧牲』“Le Sacrifice” 諸劇本一八六六年爲說部『小物事』“Le Petit

Chose” (按予去年以影戲編成之小說『阿兄』卽本此書) 前半卽描寫其少年時生活之苦

況書出名噪一時。後作『耶克』“Jack” 『小弗洛莽與老利士來』“Fromont Jeune et Rister

Aino” 『大富豪』“Le Nabab” 『流竄之王』“Les Rois en Exil” 『傳道師』“L'Evangeliste”

『薩花』“Sapho” 諸書俱負盛名。一八八八年草『不朽』“L'Immortel” 一書。嬉笑怒罵皆成

文章。直與英國大小說家却爾司迭更司氏相抗。手氏以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卒。而其名

至今猶藉藉也。

瘦鷗附記

愛國小說 死而後已

(雛鶴)

比。利。時。克。落。脫。村。蝶。水。開。姆。花。園。中。有。一。青。年。壯。士。臨。河。而。立。面。色。死。灰。雙。眉。深。鎖。若。重。有。憂。者。額
上。條。條。縐。紋。如。小。潮。之。微。波。知。其。中。積。蓄。幾。許。辛。酸。事。也。顧。影。徘徊。嗟。嘆。無。已。忽。大。聲。呼。曰。咄。德。奴。
爾。實。我。仇。實。我。比。利。時。同。胞。之。仇。飲。爾。血。食。爾。肉。尚。不。足。以。雪。我。心。頭。忿。言。至。此。聲。漸。低。而。熱。淚。潑
潑。奪。眶。下。忽。聞。門。聲。呀。然。一。妙。齡。女。郎。悄。然。入。娟。娟。楚楚。嬌。態。可。掬。蔚。藍。雙。眸。睇。注。少。年。不。釋。一。若。

深處以自隱。月光既沒。戰場中遂洞黑如漆。考生鼓其勇氣。躍馬直入敵軍中。斗見數武外一軍官。穿德軍衣。年可三十許。面瘦長目。灼灼有威。光勳章盈胸。下垂指揮刀。知其爲大佐也。乃抽刀一躍。刺之。軍隊失主。大亂。遂潰散。比軍追殺得護。全勝。事後比軍司令官查知考生殺大佐狀。論功行賞。卽任爲團長。

一日考生克忽落脫城。駐軍守之。未半月卽爲敵所困。相持一星期。糧盡而援兵仍不來。考生乃喬裝德兵。突圍而出。至却爾生處。求援。却爾生妬其功不肯發兵。且設筵饗之。考生毅然曰。我之來此爲圖哺噉地乎。忽落脫兵民不食已旬餘矣。雖食亦不下咽。因拔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却爾生。衆大駭。而却爾生仍揚長如平時。惟稍垂其首。考生見終無允意。乃大怒曰。爾袖手作壁上觀坐視祖國淪亡。耶爾真無心肝者矣。予勝德後罪必不汝赦。此斷指所以志也。遂怏怏出。劍秋按此事與南霽雲乞師賀蘭進明相類。著者殆脫胎於此耶。疾馳抵忽落脫而城已陷。愛妻已爲虜。考生大怒。揮刀入敵陣。血濺滿身。戰衣都紅。敵軍愈戰愈衆。方漸不振。遂爲德軍所擒。縛之。見大佐時。大佐方擁一美女而坐。女則玉容慘淡。翠眉深顰。若有無限深憂者。讀者至此亦知此女爲誰。蓋卽雅梨散也。考生見大佐傲不爲禮。大佐厲聲叱之。考生抗辯不屈。大佐怒出手槍欲擊之。忽聞砰然一

聲一人仆地死視之則大佐也噫異矣豈大佐自擊歟非也蓋雅梨散乘其不備疾起奪取大佐之槍自背後擊之也大佐既死雅梨散亦即自擊死考生乃大笑曰吾有妻矣速殺我吾愛緩緩行予來矣予來矣語竟德軍之亂刃已下遂死

小說會 擊鏡台

(恨人)

時事日非世風不古勢利之見深中人心此憂時之士所以有江湖日下之感也恨人浪跡十年遍嘗無味爰託荒唐之言描寫社會之狀雖人心不同未必盡如我料而恐者千慮必有一得諸君不信請向擊鏡臺前一質証來

京兆單姓爲周單伯之裔大族也有單忠者嘗前清中葉時曾爲國子監掌教生二子長慧鏡次慧觀翁自以託生首善名區又屬周家遺胄居恆以親親之道訓誡二子臨終呼二子至床前出竹箸二束使於中各取其一曰折之二子折之應手而斷又使各取一束折之力竭筋暴箸終不動翁乃詔之曰孤立者易受侮此明徵也汝兄弟僅二人苟能善體我意互爲扶持猶可以相保否則殆矣二子咸感泣誓不忘父言翁曰但能如是我亦瞑目深恐將來惑於聽聞遂背我訓耳言已而卒

慧鏡長慧觀十歲翁沒時慧鏡已官郎中供差禮部慧觀則肄業北京大學尙未畢業也慧鏡娶盛

氏第十五女。慧觀娶伍氏。亦大家女。平時兄弟之間。雖尙和洽。而妯娌中各懷私意。不可究詰。翁在日。猶未敢公然勃谿。及翁歿。乃各愆愆。其夫求分析。二子雖謹守父訓。力阻其妻。然日積月累。習聞浸潤之潛。漸生厭惡之念。兄弟感情。遂傷漓於不自覺矣。

二婦人中。以盛十五小姐爲尤狡。恆謂其夫二叔讀書大耗費。而汝朝夜辛勤。爲人作牛馬。何苦來。且二婦已有娠。一旦坐禱所耗。又需若干。益以乳哺衣服費。更不資。不如析使異居。各撐門戶。爲子孫計。亦良得。慧鏡惑之。遂邀親族議析居。慧觀大戚。臨時出竹箸二束置案上。泣謂慧鏡曰。先人臨終。謂何言猶在耳。父骨未寒。遽爾背之。泉下亡靈。目不瞑矣。慧觀聞言。意似少動。然薰篋之好。終不敵琴瑟之和。析產之說。遂無商量。慧觀知不可諫。乃於畢業後。盡貨所有。挈妻他徙。不知所往。

盛十五美而艷。慧鏡絕愛之。閨房以內。靜好無猜。中秋之夕。玩月庭中。慧鏡笑謂盛氏曰。花好月圓。人壽我二人情好之篤。可謂無間。設卿百年後。我當治大櫓。築鴛鴦塚。相從地下。交頸長眠也。盛笑曰。痴郎值茲令節。乃爲不吉語。憶妾十六歲時。聞郎患病甚劇。妾在母家焦急欲死。又羞答答不可告人。輒於深夜稽首庭中。求神庇護。幸上天鑒憐得。有今日不然。妾惟有相從一死。以符從一之義。決不願守房門寡。(吾鄉土語。謂未嫁而夫死者曰房門寡)再委身他人也。慧鏡笑曰。吾二人志

趣可謂略同月姊姪娥實鑒斯言嘻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一雙佳耦曲訴衷腸其情愛之篤正與明皇玉環不相上下也而後竟何如

盛氏適慧鏡五年無所出至是始有娠次年上巳日生一女以時適三月取桃花鱗面之義命名爲桃花旣彌月慧鏡欲僱保姆乳哺之盛氏以止此一女不欲付諸阿姆慧鏡亦聽之女聰慧數月後見人輒笑慧鏡於公餘退食時對儒人弄稚子家庭樂趣正非尋常人所可同日語也

彩雲易散好事多磨盛氏生女甫一年而遂病醫者誤投以藥病益劇彌留時執慧鏡手以幼女授之曰妾病如此恐旦暮間人耳此一塊肉還以相累望郎憐其襁褓失母加意護持他日倘得成人妾受賜多矣嗟乎郎君七年戀鳳一旦長離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幸自珍愛勿以妾爲念言已遂逝慧鏡伏屍號哭痛不欲生經親友多方勸慰始止殯殮旣終慧鏡入房中檢衣物剩粉遺釵觸目增痛而嬌痴小女牽衣索母睹物思人愁緒根觸悼痛之深蓋有不能自已者矣

讀者至此當憶慧鏡夫婦中秋一夕話矣慧鏡當日固欲從死以踐前言第死之一字乃天下第一忍事能忍斯能死苟稍有不忍之意牽挂心胸則雖有死志終無死法當盛氏臨終之時慧鏡曾痛極欲死然一念夫婦之間愛情慕篤今我妻旣死自當一視含殮以表哀慕於是乎不忍死旣殮之

後死志又萌然一念靈幃未撤棺木未殮設我而死者則我妻大事將付伊誰於是乎又不忍死及見懷抱之幼女忽憶亡妻之遺言輾轉籌思此三尺之孤女舍親自撫養外無第二人可以付託者慧鏡此時不得不緩其死志以冀毋負死者又念苟能矢志鯨居終身不娶對於亡靈當亦可告無罪因此一轉移間從死之志遂澹然忘矣

男子治外婦人治內此乃天造地設一種職務界限井然各不能越俎相代故一家之中苟無女主則一切內政必至凌亂不可究詰慧鏡既喪偶初尙安之不二三月漸覺衣服無人縫緝飲膳無人烹調桃花鞋襪一切亦無人管領而長夜孤衾一燈獨對更令人難以消受也因此種種關係而膠績之心遂怦怦然動記者曰我於慧鏡不咎其再娶也特既娶之後遂忘前妻并其愛女之心亦因再娶而變是前日對於盛氏之情無一而非僞矣雖然世之對生妻念死婦者有幾人哉正未足以罪慧鏡也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慧鏡既喪舊姻再求新特遍訪麗質終鮮當意一日媒氏來述城南有施氏女艷麗無匹好事者以其居長安因本杜子美麗人行之意以麗人稱之女因此自號麗儂試往視之當無不諧第其父以獸醫起家操行素賤若論門第頗費躊躇也慧鏡曰我但欲得

麗人耳。苟可我意者。又何必拘拘論門第哉。媒氏既去。次日復來於袖中。出攝影一紙。示慧鏡。則有女子獨立花下。倩影亭亭。其艷麗更在盛十五上。慧鏡大喜。過望。亟遣媒通詞。施氏僅一女。母又孀居。聞媒氏言。深幸己女得耦。貴官亦無苛求。慧鏡卽日下聘。約以仲秋結婚。美滿姻緣。天作之合。盛氏前情早置度外矣。

精舍數椽。臨河建築一角小樓。聳入雲際。珠簾半捲。綠窗四闌。一女子對鏡理髮。曉粧未竟。絜何人卽單慧鏡之未來。夫人施麗儂是也。時婚期已迫。麗儂以將適貴人。正亟亟置衣服市珠飾。踵事增華。惟恐不至梳洗。旣畢。匆遽下樓。嬌聲喚阿母。謂昨日珠寶肆中。送來珠鷄心及項絡等事。光色旣不佳。顆粒亦嫌太細。殊未愜兒意。業已退還。該肆母須爲兒別市佳者。且并爲兒購一鑽戒。母曰。兒乎。余僅生兒一人。今日得嫁貴婿。不特兒一生幸福愉快。無量卽阿母將來亦得有所依傍。兒所需者。決不吝惜。珠飾數事。已囑店夥別易佳者。惟汝父身後所剩無多。此次爲兒購置奩中物。所費已二千餘金。若再以數百金市鑽戒。爲汝母者。實苦無此力量。麗儂聞言。俯身伏母肩。嚶嚶泣曰。阿母兒固知母財力有所不逮。然何不以兒嫁窶人子。使兒有此奩資。亦足以挾富驕人。今乃慕勢利。攀高親。渠家本富豪。來往者又皆貴族婦女。翠繞珠圍。兒去後。相形見拙。豈不令人齒冷。此兒終身事。

阿母何忍乃絕不顧兒體面。母素愛女，聞言良不忍，勉慰之曰：「兒母哭，母當徐爲購置。」麗儂始破涕爲笑。復曰：「聞單郎家道頗充裕，兒去後當勸伊迎母往，共享富貴。」母笑曰：「痴兒，纔作新婦，便欲迎阿母去，不令郎笑耶？况余今日亦母，須此惟身後喪葬事，正須仗汝夫婦耳。」

花開並蒂，帶縮同心。宴爾新婚，如兄如弟。閨房之樂，蓋有甚於畫眉者。慧鏡既娶，新人悉移。其昔日對於盛氏之愛情，轉注於麗儂。時桃花已二歲，麗儂頗愛之。衣食一切，皆親自爲之料量。每食輒與一小碗食，盪再索則曰：「小兒不知飢飽，將傷食矣。」堅弗與。如是半年，桃花日顛顛輒啼，哭時於半夜睡眠中號泣呼阿母，驚破慧鏡夫婦好夢。慧鏡亦漸厭惡之。又半年，麗儂產一子，玉琢粉粧，豐潤可愛。慧鏡遂以昔日之愛桃花者，愛麗儂之子桃花。至前則笑啼皆罪矣。

麗儂既嫁，時時省其母而慧鏡則惟於歲時伏臘間，或一往施媪。以慧鏡貴人，曲意承迎，無所不至。而慧鏡終澹然也。會媪五十壽誕，自以春秋高，欲預製衣衾棺槨，爲身後計。願家中資以嫁女，故耗其三之二。所餘僅足糊口，無以舉辦。意欲使女若婿爲成其事，亦足以誇耀鄰里。擇日既定，使傭媪先期往徵諷，以意女聞言，僞若不能也者。至期女淡粧雅淨，姍姍然來叩視。既已，因於袖中出十餅，金授媪曰：「兒受阿母撫養深恩，當圖報。郎作卑官，所入甚不豐，而一切酬酢往來需用，甚大。兒數年

來○爲○郎○支○持○家○事○。○奩○中○物○悉○與○去○。○前○日○聞○阿○母○壽○辰○。○大○窘○百○計○向○鄰○家○借○得○十○金○。○殊○未○盡○心○。○祇○好○爲○阿○母○供○甘○旨○。○備○不○時○之○需○。○媪○至○是○始○知○女○與○婿○皆○不○可○持○。○殊○懊○喪○。○強○笑○受○之○。○麗○儂○既○去○。○媪○思○量○前○事○。○百○念○都○灰○。○因○貨○其○田○宅○。○計○留○儲○日○用○。○所○需○外○餘○者○悉○以○施○僧○道○。○未○幾○媪○病○初○猶○厭○女○不○欲○見○。○及○病○亟○。○乃○使○媪○走○告○麗○儂○及○慧○鏡○。○偕○來○省○視○。○已○慧○鏡○匆○匆○去○。○媪○病○日○劇○。○竟○不○起○。○及○死○。○麗○儂○檢○床○頭○。○猶○存○二○百○金○。○乃○招○慧○鏡○來○爲○之○治○喪○。○頤○經○禮○懺○外○表○。○雖○甚○可○觀○。○而○衣○衾○棺○槨○一○切○附○身○之○物○。○殊○草○草○也○。

恨○人○曰○。○親○莫○親○於○骨○肉○。○今○慧○鏡○以○愛○婦○而○憎○弟○。○因○愛○後○妻○而○忘○前○妻○。○并○其○遺○女○亦○不○憐○惜○。○麗○儂○則○於○既○嫁○之○後○。○立○背○其○母○。○嗟○乎○骨○肉○之○間○。○尚○如○此○。○則○凡○親○戚○朋○友○可○無○論○矣○。○且○慧○鏡○爲○人○平○心○而○論○。○猶○不○失○爲○中○人○以○上○之○資○。○夫○中○人○以○上○。○且○如○此○。○則○凡○中○人○以○下○者○。○更○無○論○矣○。○道○德○墮○落○。○名○教○淪○亡○。○天○理○良○心○。○殆○不○可○問○。○我○述○此○編○。○我○心○碎○矣○。

短
說

捲煙害

(亞雄)

吾○固○喜○吸○捲○煙○者○之○一○。○捲○煙○與○吾○相○隨○數○年○。○未○嘗○一○日○離○朝○夕○。○必○親○其○吻○焉○。○吾○非○情○場○得○意○人○。○彼○五○十○元○之○接○吻○(指劉喜奎事)○。○吾○且○斥○爲○瘋○漢○。○爲○怪○物○。○願○吾○與○捲○煙○又○似○具○有○極○厚○之○感○情○。○茶○餘○酒○後○。○非○捲○煙○不○歡○。○蓋○其○馨○香○馥○郁○。○殆○尤○甚○於○婦○人○之○桃○腮○杏○臉○也○。○噫○。○吾○其○瘋○漢○怪○物○矣○。○哉○。○不○然○。○又○何○顛○倒○。

至於此極哉。今吾書此手顫不克自振。是何故捲烟害也。吾願普天下與吾同嗜者。早早脫離捲烟。以免吾今受之苦。

國勢佔危。利源外溢。愛國之士。羣起狂呼。曰吾國自有國貨。在乃不知利用而相率購置舶來品。此貧弱之源也。亞雄自維吾國固有水旱烟。在何必吸捲烟。且捲烟價昂而性烈。於是數載親愛之捲烟。吾與彼一朝決裂。日晤水烟管。行握手禮。自問寸衷。對於捲烟。未免寡情。故朦朧間時有捲烟之聲。起於四壁。曰負心郎。慎之。毋怠。余必有以報若也。吾聆其音。大戚。繼念彼亦何能爲絕交。一月相安無事。吾亦遂忘捲烟之警告矣。

吾家距上海可百里。故吾時作春江之游。日者整裝搭車。既與水烟管告別。迴念捲烟嬌小婉戀。實可人意。前度劉郎。今又問津。當不致見麾門外也。遂與友人覓得捲烟接吻者。再捲烟亦不吾却。午后八時。吾獨行蹢蹢。往觀劇。歸已夜。午臥床。私擬某藝員優。某藝員劣。然火吸捲烟。且吸且思。旋復置烟床。沿睡魔。乃由余腦中而出。願吾知覺。尙未全失。卽取剩烟半枝。猛吸之。而上下脣忽作奇痛。睡魔大驚遁去。噫。蚊蟲。臭蟲。歟。不亦欺吾太甚急起臨鏡。則血盆大口之旁。又得一櫻桃小口。周圍起紅泡。泡隙黏有灰屑。始知誤將捲烟倒吸。受此橫禍。飲食不便者。累日。朱脣時復作痛。然猶

未與捲烟絕也。

十里洋場絕少新鮮空氣。赤日當頭，烏煤觸鼻。處其間者，儉鄙萬狀，傍晚遊屋頂花園，涼風習習，撲面而來。衣袖作翩翩舞，居高臨下，人行似蠕形動物。電燈點點，若繁星，疑身在月宮仙府。脫却凡胎，俗骨矣。不覺探手懷中，出捲烟將然之風。大火不得，燕則雙手捧而割之。詎一不慎，滿匣火柴同時爆發，急撒手已不及。而吾左手傷兩指，并及掌內，痛幾欲絕。此與捲烟末次之接吻，乃不克如願。吾乃大憤，將懷中捲烟擲之樓下，俾與綠珠同命。吾至此始恍然於當時捲烟之預告，爲不爽。而吾與捲烟之愛情，亦自此絕。海可枯，石可爛，惟此極慘酷之接吻，誓不可再。雖然，吾指傷矣，吾今不能卸衣服，盥面目。吾指屈曲不自由，吾指非吾有。吾今爲暫時之廢疾，人嗟夫。捲烟爾何狡黠，假手火柴，致吾大苦。吾且暴爾罪狀，聲諸同胞，亦將使爾億萬情人，永不與爾接吻。此吾之預言，爾其識之。閱者諸君，幸弗疑吾言爲妄。苟亦如吾之焦脣炙手者，其自覺心當較吾尤速。且卷烟之害，固不止焦脣炙手已也。吾願普天下與吾同嗜者，早早脫離捲烟，以免吾今受之苦。

小悲情

江上琵琶記

(紅雪詞人)

袷衣天氣悶損欲絕。江南故舊秦半淪亡，咏龔郎詩寥落。吾徒可奈何。江湖俠骨已無多，諸句不知。

涕。之。何。從。梅。姬。謂。余。曰。人。生。行。樂。耳。上。壽。百。年。陶。息。逝。矣。君。不。見。擾。擾。衆。庶。利。鎖。名。韁。疇。知。大。節。行。矣。杏。郎。金。之。巔。焦。之。麓。吾。與。君。優。游。其。間。憂。患。不。來。年。月。俱。忘。郎。意。云。何。余。躍。然。起。曰。卿。具。此。妙。解。余。如。夢。初。醒。矣。遂。治。裝。行。抵。京。口。梅。姬。戚。某。邀。寓。其。家。日。與。梅。姬。涉。水。登。山。操。幽。攷。勝。一。日。遊。罷。焦。峯。斜。陽。欲。暮。林。鳥。初。歸。艤。舟。江。頭。飽。餐。晚。景。梅。姬。則。張。網。得。魚。數。尾。烹。熟。下。酒。意。至。樂。也。忽。聞。鄰。船。管。絃。嘔。啞。笑。語。喧。盈。少。停。琵琶。聲。作。有。嬌。聲。歌。者。余。側。耳。細。聽。其。歌。曰。

一輪紅日紗窗照
佳人春醒在被窩
裏伸懶腰
雲鬢蓬鬆釵欲墜
櫻唇半啓杏眼斜
腦金蓮故把郎兒繞
問昨宵情事欲笑不笑微微笑

余聽至此琵琶聲遽息惡客謹浪大作余謂梅姬曰歌詞新雋有味彷彿市唱滿江紅調也梅姬笑曰然乃登岸歸晚餐後與梅姬對奕時夜將半忽隔樓琵琶聲又作音細不可辨余罷奕靜心聆之似一女子嗚咽啜泣余祇聞得數句已爲心酸淚落梅姬亦泣數行下其斷句曰

這幾日玉手彈酸歌
喉唱腫只落得一身癩
病心事重重

斷斷續續不復可聽余訝歎問寓主人入曰賢伉儷作長夜譚乎宵深矣余起遜坐告以頃間所聞並江頭船中琵琶語曰此殆一人乎寓主人歎曰然樓中人蓋今之傷心者蓋召來述顛末余亟應

曰○可○厲○主○人○去○許○時○偕○一○少○婦○至○淡○裝○素○服○徐○娘○丰○度○坐○定○余○讀○曰○神○手○入○化○令○人○忘○倦○其○人○對○曰○賣○笑○生○涯○誠○無○可○如○何○也○余○詢○其○姓○字○其○人○曰○卞○姓○舜○琴○河○間○產○也○承○先○生○存○問○願○自○陳○身○世○先○父○歷○官○江○浙○卸○任○告○歸○途○次○染○疫○身○故○復○遇○盜○劫○篋○去○母○黃○氏○爲○盜○殺○盜○欲○污○妾○妾○抵○死○不○從○乘○間○投○水○自○盡○不○圖○遇○救○輾○轉○入○青○樓○妾○旣○傷○父○母○之○亡○又○痛○白○圭○之○玷○朝○夕○涕○哭○希○冀○一○死○奈○彼○鴆○婦○防○範○甚○密○寸○步○不○離○且○勸○妾○曰○大○仇○未○報○雖○死○有○罪○豈○不○聞○古○之○烈○女○有○忍○辱○含○垢○以○待○者○乎○妾○意○動○遂○入○其○殼○中○纏○頭○萬○金○悉○歸○鴆○婦○所○遇○盡○浪○蕩○子○無○足○與○謀○今○且○年○逾○風○信○仇○未○復○而○身○已○辱○彼○狠○心○鴆○婦○慾○壑○難○填○真○不○知○前○世○作○幾○許○孽○也○言○畢○飲○泣○而○去○余○爲○不○懌○累○日○忽○寓○主○人○來○告○曰○其○人○服○毒○死○矣○余○拍○案○曰○哀○哉○卞○女○烈○哉○卞○女○梅○姬○曰○此○女○子○慘○史○之○一○也○曷○爲○之○記○余○因○作○短○篇○寫○其○事○跡○梅○姬○喜○且○曰○京○口○非○久○居○地○乃○辭○寓○主○人○返○

一 阿母之墓

阿母棄養已十年矣。予離鄉背井，飄泊天涯，久未造阿母墓。前一掃松楸，落葉今者立此一抔黃土之次，萬感乃潮湧而起。溯自慈母棄吾去後，斷脰折骨，寧逾斯恫。而兒時樂事亦已弗可復再。視此茫茫世界，百凡都變，宛類遼鶴歸來不復省。舊時情景，卽自顧一身亦幾弗識。吾卽前此嘗受阿母噢咻憐惜之吾也。願忽忽十年雖已去如流水，而慈母笑貌，吾尙未忘回首當年依稀猶如昨日。卽其清婉之聲，似亦蕩漾耳際。聲喚兒猶憶十年前每夕眠時，雙眸甫合，輒覺口角微溫，似有物溫予者。張目則每見阿母，僂予身，嫣然含笑與予親吻。口中低呼吾兒，吾兒，弗已。予遂展臂抱母頸，沈沈入睡。夢中猶見阿母，掬其玫瑰淺笑之容，靄然向予。一若天上安琪兒，下臨吾躬，賜吾以福祉者。一時夢魂遼遼，都覺安適。話朝興時而口角阿母，宵來吻處似尙微有溫意。每日入學，阿母必臨門以目送予。予每行數武，輒一回首。母則揚手遙呼曰：兒其用心讀書。阿母當買餅餌待兒歸也。予點首遙應之。復行行數百武，復回頭則見吾家門前之大楊樹下，彷彿有一瘦削之影，被曉日亭立未去。蓋阿母尙在彼翹首望予也。卽予平日一飲一啄一衣一履，阿母亦靡不經心。予或憂阿母亦憂

予或樂阿母亦樂阿母之憂樂一以予爲轉移天下慈母愛子之心實未嘗有如阿母愛子之切者予今對此瑩兆回憶兒時不覺泣下沾襟寸心亦沁沁作痛若已碎裂至是吾直欲操刃洞胸抉此碎心與阿母同葬地下俾可了此痛苦爲告天下之爲人子者當知寶貴其父母設欲盡孝道於百年之後則已無及矣阿母體質固荏弱益以日夕操勞時輒多病初予見阿母病恆飲泣已而習見其慘白之面則亦不復省省每日薄暮放學歸來見阿母仍如恆狀初無大變意天帝在上仁心未泯必不忍奪吾至愛之阿母以去也一日夕陽紅時予自學校中歸以是日末一小時弗能答數學上之問題見斥於師心滋惱怒歸時餘怒尙未已入阿母室見母色益慘白狀如梨花被月阿母見予入則仍嫣然一笑一如平日嗟夫予今不見此笑容者垂十年矣自怪十年前吾心殆爲鐵石不然一見阿母溫謫之笑容胡尙弗能鎔而爲軟忍使慈心無歡耶蓋爾時阿母命予下樓爲彼取杯茗予在怒中遮岸然作答謂茲事胡不屬之臧獲而囑之吾吾非臧獲弗爲也阿母聞語以其柔婉之目光目予似不以予爲然此目光深洞吾心縱至千百年後亦弗能或忘少選阿母卽悲聲言曰豈吾親生之兒乃竟不爲其可憐之病母取杯茗耶予不獲已始悻悻下樓取杯茗而爲狀實至勉強面上笑容亦斂眉宇間都蘊怒意旣登樓亦不以杯上母但委之案頭返身立行出與鄰兒嬉可

二小時。卽悄然歸寢。亦不往阿母。許道。晚安。若在平日。實未嘗爾。爾既入室。在眼黑岑寂中。斗憶阿母。白如梨花之面。且又聞其含悲震顛之聲。曰。豈吾親生之兒。乃竟不爲其可憐之病母。取杯茗耶。一時入吾目者。但爲阿母慘白之面。入吾耳者。但爲阿母含悲之聲。予乃輾轉弗能入睡。遂飛奔而出。潛入阿母之室。擬卽求恕於阿母。曲爲兒諒。會母方入睡。狀至沈酣。僕媪方媽不許予近。致擾其好夢。予亦雅弗欲告。以來意。因躡足而出。決於明晨先朝旭而起。負荊於阿母之前。恕予昨日罪也。翌晨。小窗紅映時。予亟披衣起。馳入阿母室。嗟乎。阿母竟已棄吾去矣。不復出其清婉之音。吐喚予不復掬其溫。藹之笑容。逆予予。把其兩手。覺前此撫摩吾身時。溫如春綿。而今則已冰。吾心慘痛。已極。不覺蹣跚而號。滋願予亦立死。俾得與阿母同入地下。勿遺吾。煢煢在疚之身。賚恨至於終古也。然而吾終弗死。今且屢屢長大矣。回首十年前事。此心幾同寸薊。安得阿母復生。恕予當日之罪。願予雖千呼萬喚。阿母終寂然弗應。阿母一日弗生子。卽多一日爲有罪之人。今茲立此阿母墓前。一剎那間。又憶其含悲之聲。及其柔婉之目光。直如見嚙於毒蛇。痛徹心魄也。

二 彼何人斯

「彼何人斯。而能偶吾彼寡人耳。」

斜陽如血下小樓矣。樓頭碧紗窗中有人影二。微灤於斜陽影裏。一瘦而頽。一肥而短。言者卽爲此瘦而頽者時。方曼立玉鏡臺前。手一橢圓之鏡。自顧其影。嫣然作倩笑。若自負好顏色者。彼肥而短者。則方立於瘦而頽者之後。相去可四五寸。執一象牙之櫛。爲櫛其如雲之髮。聞語遂亦含笑言曰。姊言良然。姊天人耳。在理當匹昔時天潢貴胄。或今大總統公子。斯稱嘉耦。今偶此窈人子。明珠投暗矣。語時聲格格然如怪鴟叫然。揣彼心理則頗自得以爲此格格者實勝於黃鸞兒。掉舌作綿蠻聲也。讀吾書者旣已聆其嬌音。想必欲瞻仰其玉貌。吾姑以鋼筆之尖爲諸君紹介。一見此天仙化人雲髮高聳於頂。如危崖殆學彼扶桑賣笑之婦。所謂二百三高地式者。髮根下與眉連不留餘地。故欲見其蓮額。必須覓之髮中。雙眉橫抹其黑如漆。直類美國之落磯山。至其秋波兩泓。爲深藍色之眼。鏡所掩不可得見。但於隱約中窺見其一。宛若葡萄之顆。凝酥之靨。雅類吾文獨多密點。雖加粉飾亦仍了了。瓊瑤之鼻。幾可與獅鼻相埒。檀口一張則與虎口近矣。讀吾書者旣識此肥而短之美人。尤不可不識彼瘦而頽之美人。緣彼姝實爲吾書中之主人。吾脫不曲狀其美。爲諸君引見。必且墮吾爲略青絲之髮。挽爲盤雲之髻。髮光奕奕。然直可照人。是皆香油凡士林之功。彼姝每月所需此兩項。至少各十瓶。當太陽穴處有一癩。大如小銀圓。不生髮。因撮煤灰塗之用。以自掩。苟無

香汗不致露其破綻。眉不修而短深淺相間。狀若斷山兩鬢。此着實爲彼姝一時之疏。不然則借重於煤灰亦可掩飾。而過雙波盈盈。頗極斌媚。彼姝亦常自負謂足以勾攝天下兒郎之靈魂。其能力直較希力爲偉。瓊鼻雖不足媲美獅鼻。而以其較狗鼻差勝一籌。櫻唇檀口。兩兩尙屬相稱。至其玉頰。吾殊無可品評。以脂粉塗抹其上。原可分許。須俟其曉夢回時。真相始能畢露。今祇得置之弗論矣。平心而論。當不及其閨友之美。吾如爲學校教師。而給以分數者。當在四十分至五十分之間。弗能復益毫厘。然彼姝意中。則在百分以上也。讀吾書者。聞吾曲狀。雙美得母厭其絮煩。今當騰筆叙正事矣。彼肥而短者。語既則亦宛轉。照影於鏡中。作無鹽。嫫母之嬌態。尋又言曰。紉玉姊。當日以何因緣。乃竟嫁此窳人。吾殊爲佳人惋惜也。瘦而頎者。翹其玉纖。自小錦合中。拈一粉撲。自撲其兩腮。并及粉頸。且撲且答曰。茲事匪出吾意。半誤於阿父之顛預。半實誤於媒妁之狡獪。當日締婚時。媒者謂彼人年少多才。一身兼任數事。每月所入可三四百元。阿父初不探詢。便爾許可。後此吾於媒者家窺彼人於屏角。見其貌尙翩翩。則亦無言。迨一入此家。始知媒言之詐。彼人但在一學校中。司筆札。月薪幾幾。僅二十圓。曾不足供吾一夕大餐之資。吾家婢僕如雲。仰食者無慮數十指。而此家則但有一赤脚婢。貌既不揚。益以垢穢。頸際積垢可寸許。醜史氏曰。大可與賢主人頰上脂粉之

痕相媲美。窮年不見皂水。冬間嘗見其向陽捉白蝨。蠕蠕者。竟有數百之多。以是吾長日不欲彼近。不日且斥之去。肥而短者。立曰。在法當斥。以吾輩絕世之姿。醜史氏曰。君貌不媿絕世。天上安琪兒。見君亦且却步。蓄婢亦宜絕色。花花葉葉。斯覺相當。紉玉姊。以爲如何。紉玉曰。姊言良當然。婢之妍媸。尙爲別一問題。所苦者。吾每日之起居飲食。亦無一如意。在家中時。頤指氣使。一呼百諾。彼如雲之婢僕。靡不爲吾奔走承吾色笑。今則百事均須自爲。雖吾自雇之阿金。與阿福。能少分吾勞。而每日夜中。纖腰輒覺酸楚。欲折至一切飲食衣飾。俱吾自備。幸私蓄尙富。差足供吾揮霍。不然此乞兒生涯。如何能耐。美芝姊。吾殊自傷薄命也。於是此肥而短之美芝。又翹其血紅之櫻唇。作勢言曰。食貧茹苦。原非吾輩事。吾輩女子。嫁人當嫁金耳。吾家老頭子。年雖半老。金乃特多。吾初不目之爲夫。但視爲吾之內庫。粲粲黃金。大可取之不竭。且其爲人亦尙不惡。善體吾意。吾心中或思一物。往往口猶未啓。彼已爲吾購致。猶憶一夕。同在某新劇場。觀劇。隔廂一粲者。雲髻上簪有鑽石蝴蝶。奇光燦發。映徹四座。予數數目之。艷羨弗已。願心雖艷羨。口則弗言。以示吾之大方。詎意翌日晚。一鑽石蝴蝶。已赫然在吾妝台之上。鑽石顆顆如戎菽較之。昨夕所見。有過之無不及。似此解人。直可謂之紅粉之奴隸。亦可謂之閨中至忠不貳之臣。吾貌雖不逮吾姊。然嫁得金龜婿。實足傲人。

也。彼之愛吾更無微不至。嘗私語吾謂黃臉婆一死即可扶正。逆料前途幸福正復無量。顧目前吾心亦已滋悅。平日出時既有光澤可鑒之鋼絲包車供吾馳驅。若禮拜六禮拜日出遊則非摩托卡不坐。凡人至此直與仙人近矣。紉玉曰：當日吾未嫁時非亦時坐摩托卡出遊者耶？即每日入學放學亦必高坐阿父油壁車中沿途少年恆張目於通明玻璃窗外。矚矚窺吾。當日之樂何如者？弗意出閣之後於吾乃均無分苟不出吾私蓄之資置一包車者且拋頭露面自往街頭喚黃包車矣。嗟夫美姊吾生不辰嫁此窶人子乃使當年同學姊妹一一出吾頭地。後此將以何面目出見故人姊猶憶鄭佩玉乎？其人爲崇明產。卽同學時吾輩戲呼之爲崇明蘆粟者。今茲亦得意矣。前日吾遇之南京路上方與其夫婿聯臂同行。腕間御鑽石條脫光作作射人。路人均爲奪目。自問眼波頗痕勝彼。奚止十倍。顧乃無一注意及吾。茲事甯不冤人吾且嘗聞人道及黃湘真矣。其夫新自美國遊歷歸。携飾物十數事。代價可十餘萬金。皆選美國最上之品。精美無匹。卽出時所御淺湖色之摩托卡亦係自備。蓋其夫去年喪父。襲遺產可百萬也。疇昔在校時吾每嗤之以鼻。今乃目擊渠輩逐一得意。以去直令人懊喪。欲死美芝曰：以吾姊蓋代容華何患無夫。豈將伴此窶人子終耶？紉玉曰：吾當自爲計。姑徐徐云爾。以後二人均無言。各肆力於修飾。窻下有人過但見此窻中斜陽之影晃動。弗

已觀此斜陽。即可知窗中人之備極。鹿鹿已而斜陽之影忽定。即聞嬌聲嚶嚶。起於樓心。曰阿福阿三。趣以車出。吾輩將往。享白去也。三分鐘後。梯次足音。蹶然則此二美人。珊瑚下矣。而二包車亦已俟於門外。二美人出。流波於眼鏡邊上。四踈作媚態。會里中適無行人。但有二黑狗搖尾而來。似受此二美人厚賜。二美人即舉裳登車。彼所謂阿福阿三者。立曳車而奔。其疾有如飛矢。二人之頭幾同着於地。車過福州路時。二美人各以小蠻靴尖。陰蹴阿福阿三之尻。使益着力。初未覺。阿福阿三背上之汗已濕透。竹布衫也。二車至一餐館之前。少止。二美人相將下。進御晚餐。餐罷已八時。許始出。登車。驕驕往。享白園去。吾輩忙甚。雅不欲從。二美人作享白之遊。遂復折回。至於原處。叙二美人去後事矣。去後可半小時。即有一少年。施施然來。以步不以車。迤至屋前。叩關無聲。叩久之。始聞微聲。起於窻下。曰來矣。須臾。遂有一赤脚婢。啓門以俟。其入一手把門。而一手尚揉其惺忪之睡眼。少年啓口問曰。奶奶在家否。婢作怪聲曰。奶奶已與潘家姨太太同出。往坑棚去矣。少年厲聲曰。何謂坑棚。婢仰其首作鴨視。答曰。吾不知也。但聞奶奶出時。在樓上呼阿福。謂將往坑棚去。少年曰。然則阿金安往。婢又曰。吾不知也。但聞潘家姨太太未來時。奶奶與阿金切切私語。似囑阿金取一小囊。往貽太平里梁家少爺阿金。遂去。少年掉首微喟。怏怏自入。篝燈盼其夫人之歸。九時猶未歸。十時

猶未歸。十一時猶未歸。迨及十二時。弗能復耐。因出立里口。以待待可。半小時有摩托卡二。徐驟而來。隱約聞前車中有清脆之聲。宛宛外逗。曰彼何人斯。而能偶吾彼。窶人耳。此語似語其同車之人者。少年一聞是聲。如受電攝。蓋辨爲夫人聲也。亟昂首則車行已少遠。惟見二車中似各有一男子之影。爲街燈之光所映。微動而已。俄而車已小如一粟。不可復見。少年悲痛已極。踉蹌而歸。一時夫人猶未歸。二時夫人猶未歸。至於三時四時五時。夫人仍未歸。於是夫人終不復歸。

越三年許。一日爲星期一。日之晨。江北海關巨鐘上之短針。方指九時。曉日深黃。如敷金於大地。一樹陰之下。日光所不及處。有一丐婦。席地而坐。首如飛蓬。髮凌風。裊而舞。身上御一破衣。脫其肩。肌肉外露。作黃色。兩頰蕉萃。白乃如紙。而雙眸中。尙留昔時媚意。婦坐久之。無垂顧者。將十時。一摩托卡鳥。烏然來車中。二人均見婦。婦亦見二人。識其一。則立起。展雙臂。疾趨而前。而車已過。第聞車中人發爲清徹之聲。願謂其友曰。彼何人斯。而能偶吾彼。浪婦耳。婦悵望車塵。淚下如雨。

鈍根曰。後生小子。多讀言情小說。幾以爲世界盡美人。美人盡節義。艷羨之極。遂棄學業。奔走喘汗。以求結婚。顛倒夢想。結婚後之幸福如何。如何。使觀瘦鷓此篇。能無爽然自失哉。予嘗環顧上海。美女如雲。勞夫如雨。欲求食貧茹苦。患難相守之夫婦。百不得一。而放浪揮霍。甚以窶人子汗。

血資潛命阿金貽太平里梁家少爺者不可勝數嗚呼瘦鵲作此其傷心世道者深矣。

言情
小說 綠籃記

(穎川女士)

一日下午卜露帶蹣蹣獨行一小徑道旁多古樹野花錯雜其間嬌豔欲絕時薄霧微籠紅日西下日光斜照草茵上青翠可愛道中閱無行人惟聞犬聲遠吠風景雖幽卜露帶無心賞玩俯首疾行冀早達寓所竊竊自念上午珈仙館博負三百磅囊空如洗徒步歸來興味蕭然且覺饑甚卜露帶行此本熟徑今以心神恍惚遽迷歸路奔波億極乃席草地而坐手探囊中出煙斗自語曰予且向煙國小憩後當奮發謀生誓不復向賭場中討生活矣遂以煙滿置烟斗燃而吸之作呵欠伸其長臂閉目吁曰噫予之居停主人必不善予所爲予將何以慰之哉言時右手指陡觸一物急起視之則一小籃製絕精美似鄉村老婦所常攜以之貯女紅或置小本叢書攜至海濱納涼藉以消遣長日者籃綠色隱於碧草叢中油然一色卜來時未留心詳視故不之睹茲乃微笑自語曰無知村嫗乃遺一籃於此想必奔走喘汗來此尋覓矣卜好奇之心忽動欲知籃內藏有何物甫一啓蓋不覺咄咄稱奇蓋籃中之物非卜意料所及內貯午膳一分爲火腿麵包生菜饅點鮮菓等物賸以紅酒一瓶卜仰天大笑曰予運佳哉食指動矣天乎此中尙有一紙卜細審紙上鉛痕朗聲誦曰

行路之人鑒予甚望與君同用午膳予已坐待半句鐘不能再俟只得起去予雖不獲親自勸食尚冀冀却微情視予爲東道主則予之神將與君合不啻與君共餐矣

卜讀訖深以爲異此人其男子耶抑女子耶素無半面緣遽以午膳相貽是誠不可思議雖然却渠雅意非解人予將如書中言食肉飲酒以快柔頤越十分鐘卜已將籃中物食盡收拾杯碟復置籃中出日記簿撕紙一頁疾書數行曰

仁慈之主人鑒一飯之恩不勝感謝予已祝君康健予膳後精神復振行將再與世界爭戰予信自古以來未有饑人獲此奇遇者也 感恩之行路人具

書已加蓋復置小籃於綠陰下夕陽將沒急覓原路回寓自願一身尚存金烟盒金時計金鍊等件乃付質肆易銀畀租值翌日復至叢林深處願欲一晤未經識面之賢主人苟不遇則冀或再見綠籃於樹陰之下正涉遐想忽覩一長身玉立之女郎攜小綠籃嫻嫻微步先渠而行夫世界上綠籃之多不可勝數詎得以此女適攜綠籃卽指爲昨日貽以午膳之人惟卜略不揣度急躡足尾隨其後默計將以何法使彼美知我卽昨日受惠之人又憶片紙復書當已幸邀芳鑒此次或得伴之同食以親香澤亦未可料女郎不知有人潛尾坦然而行步至小徑轉角處玉肩一側草冠下露出如

雲之髮舉止嫵娜度必正在妙齡然卜深以未見玉容爲憾行數武女忽止步張望良久卜驚喜交集知女郎確爲昨日餉以午膳之人因女郎駐足處卽卜昨日小憩之地也女郎旋置綠籃草茵上柳腰輕轉秋波漫迴適與卜之視線相值不禁飛紅上頰返身欲行卜急趨前免冠鞠躬信口致詢曰幸恕冒昧請問此徑能達荷披村否女郎嫣然一笑曰脫君不以路遠爲嫌則無論何徑俱能引君往荷披村也卜曰豈荷披村距此甚遠耶女郎曰然荷披村在此山背日落後君或能抵彼耳卜目注綠籃微笑曰予若得美物果腹如昨日之忽膺神賜者則予亦不畏遠行惟恐今日不復獲如此幸福耳女郎舉星眸凝視卜冠玉之面曰儂以爲世間無神人矣卜曰縱無神人必有神女昨日遣予以胡麻飯者予曾草泐數行謝我未經識面之神女也女郎秋水瑩然櫻唇微動含笑曰君殆卽所謂行路之人歟予未嘗一識予所款之客今獲相見亦殊有趣也卜曰然則姑娘常遺綠籃樹下以備饑倦游客之用耶未審昔日受惠之客能如僕感卿之深否女郎聞言作巧笑瓠犀微露嬌媚動人女郎芳齡約二十許繫短裙冠籃色草冠容華絕代卜於巴黎倫敦所閱玉珮霞裳之閨秀多矣覺都不及此女郎荆釵布裙美麗出於天然也女郎忽柔聲曰予每日必以午膳置籃中搆之至此坐待半句鐘置籃林中乃去次日復來實空籃使滿問無就食之人則予將隔宿之糧棄去易

以新者習以爲常未嘗憚勞也時女郎屈織腰坐枯木上下鞠躬侍側注視玉容心神俱暢女郎之聲嬌婉動聽如新鶯出谷卜竊自詫今日遇合之奇過乎所望得與絕世美人共話較勝珈仙館之樂事萬倍矣卜謂女郎曰姑娘博愛爲懷不欲使世界有一餓殍乎雖然長年備辦食物所費良多也女郎搖首曰否甯費多金不欲爽約也卜柔聲曰姑娘能否告予以故予非好探人隱徒以受姑娘厚惠願聞事之始末或可爲將伯之助予名卜露藉寄寓班仁客舍予與姑娘雖萍水相逢已如相知有素姑娘有難處事不妨坦懷告我也女郎舉雙波注視卜露藉良久曰予加羅蕙露也予與叔父居於維拉村每年叔父必攜予往倫敦作數月之勾留然予厭城市煩囂每悵然思返故鄉卜曰姑娘客倫敦時豈能復置籃林中耶蕙露不答自續其語曰先是予弟開罪於叔父叔父逐之出予弟遂與予約謂他日回鄉視予必路經叢林囑予暗選一地予故每日來此樹下緣籃內之數行字卽告予弟平安之隱語也予恐予弟繞徑歸家必致饑餓故爲預留午膳脫予離鄉則予之老僕波士每月攜籃至此代予勞也卜笑曰姑娘所爲誠友愛哉第予與姑娘初非舊雨甯不畏予爲令叔之偵探貿然以家事相告無乃不憚予蕙露搖首嫣然曰君君子也且受予一飯恩予固不慮君向予叔父洩予隱事也卜懇然曰姑娘言確苟姑娘有需予相助之時予必應聲而至樂於奔命也

女玉容忽呈愁態曰君不須謂爲予助爲予弟助可矣予弟爲叔父所棄亡命他鄉幾如凶犯語至此似悔言之過當不覺桃花上頰曰予須去矣脫再俄延將爲叔父所知必嚴申閨訓受責不淺言訖分花拂柳如燕子穿林一瞥而渺卜目送之遠木然痴立深悔未約女郎明日重來此地以續清談綠籃秘密雖已知之惟女郎之弟與姊友愛如此料非惡人何以又爲叔父所鄙棄此中殊難索解嗟訝移時悵悵而返信步入一尋常飯店獨坐小酌店主人短小而肥與卜對坐閒談卜饗之以酒曰此地風景幽雅空氣清新游客村人諒君必多相識主人欣然作村語曰然予居此地已三十年矣游客皆予故交卽村中貴紳予亦幸獲識荆不少也卜曰然則君識維拉村之業主否主人昂首曰加羅子爵乎渠每來小店間談豈先生爲渠之友耶卜搖首曰否聞其名而已渠曾娶婦否主人曰未也渠與其姪女蕙露姑娘同居姑娘乃絕世美人有一弟名歷高子爵加羅子爵已立之爲嗣不審何故亡去無人知其踪跡君亦識渠否卜曰予過路游客耳與子爵家人素未謀面也卜食畢回寓俄頃復出沿途默想飯店主人之語深以蕙露失弟爲憐行行直入維拉村冀有所遇旋抵子爵府白霧迷漫僅見燈光從窗中射出餘無所覩卜失望低語曰彼姝者子此時或欲得友談心如予昨日未見綠籃以前渴思午膳也

一來復後。卜復與蕙露晤於林中。促膝談心。並肩細語。兩情膠結。儼同密友。卜自慶何修。得此豔福。每觀玉容。方寸顛倒。幾欲拜伏石榴裙下。一日卜爲其友某將軍招赴茶會。加羅子爵亦在坐。將軍爲二人介紹。子爵見卜狀貌魁梧。吐屬風雅。頗加青眼。翌日卜往叢林坐待。玉人少頃。見蕙露攜綠籃。姍姍而來。置籃草茵上。踞枯木而坐。謂卜曰。昨夕君赴某將軍之茶會。耶卜驚曰。卿何以知之。蕙露曰。叔父爲予言之。且云深喜與君相晤。君曾向渠說及予輩。常會於林中。否卜微愠讓之曰。卿知我深。何尙疑我。我豈敢以卿隱事爲令叔告哉。蕙露亟謝過曰。以愛弟故。遂致急不擇言。開罪良多。脫叔父知予與弟密通消息者。予其殆矣。卜蹙頰曰。尊叔何深惡令弟如此。蕙露曰。歷高曾作一事。大逆叔父之意。其事爲何。予不盡悉。大約關於國政。叔父惡之甚。大有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之概。歷高旣亡。他邦予知渠必財用支絀。深望渠逃回故鄉。覩綠籃而知消息。俟予林中。予將盡以私蓄與之。予心始釋也。卜聞言竊恨蕙露之愛情悉傾注其弟。而其弟乃爲無知敗行之少年。不覺喃喃低語曰。卿何愛若弟之甚耶。蕙露曰。予年較歷高長。在理應愛護之下。又自念我身若非箕人子。必向蕙露表白愛情。懇渠下嫁。今以貧富懸殊。不敢妄生希望。卽爲非分之求。其叔亦必不肯以掌上明珠輕與。窮措大也。卜默然良久曰。卿必不能終身守約。蓋卿須賦于歸。偕夫婿遠游。老僕或將去世。

則如之何。蕙露雙眸癡注。下面曰：予已見叔父遺囑。渠逝世。予當承產。予將守貞。不字。招愛弟回家。共享天倫之樂也。卜笑曰：令弟好男兒。豈能終身蟄伏。裙下俯仰。隨卿哉。蕙露亦笑曰：君休矣。苟予一旦得爲維拉村主。予弟回家。乃護翼予。非予欲渠依予而活也。卜低聲曰：渠須授室。設凡向卿求婚者。卿俱却之。則……蕙露失笑曰：幸未嘗有人向予求婚。予心滋適。蓋予生無慧心。不及社會中之女子。能向男子弄情役之。如僕隸。予縱勉強若輩所爲。亦終無效也。卜笑曰：卿已爲之。特不自知耳。以卿之絕世風姿。男子見之。不醉心者。鮮矣。卿之柔情綺語。實足令人銷魂。低首甘心。爲情所役。世俗女子。直傀儡美人耳。情之魔力。遠遜於卿。予所遇才貌德行。完全無缺之女子。惟卿而已。此後予與卿若無再見之期。卿之亭亭倩影。必深鐫予腦府。以至終身也。卜愛心大動。不可復制。遂卒然爲此情語。蕙露聞之。玉容忽如雪白。繼則紅潮上頰。香腮艷如玫瑰。櫻唇微震。將欲有言。卜已續語曰：予自知不應作此情話。第予實爲一種魔力所驅使。遂將滿懷愛慕之情。不期流露。孟浪之愆。尙祈寬宥。幸仍齒僕於朋友之數也。蕙露柔聲曰：卜君言重。予豈怪君子……言至此。斗聞枝葉簌簌。作嚮一回。首乃見加羅子爵。矗立身後。注視二人。滿面怒容。繼作捧笑曰：余今始知姪女之若何。消遣長日矣。貴家閨秀。何遂如敗行婢子。與人在林中作幽會。惟此會當爲末次。明日余將錮汝於尼

院且逐去。波士老僕又戟指罵卜露，帶曰：「余以若爲君子，今乃知誤。汝輩交情，須從此絕。」卜露冷然曰：「予將去矣。過盡在予，蕙露姑娘無與幸，毋苛責之也。」子爵冷笑曰：「汝雖善爲之諱，余胡能信。余固知余背恩之姪女與汝同謀，助渠惡弟也。」蕙露毅然曰：「歷高初未行惡，叔父何恨之甚。予固承認，曾與歷高密通消息，然予愛弟情深，致違叔父嚴命，雖受重責，予亦無怨。老僕波士知予弟無辜，可憐。故陰爲之助，實無背主之心。幸叔父詳察子爵，登肩曰：「其然豈其然乎？妮子殊狡，乃敢向余搖舌。冀脫若弟與老僕之罪。耶余今頗欲聞汝又將爲夫已氏，若何辨護也。」蕙露大赅憤然曰：「予輩常會於此水木明瑟之地，會時只作閒語，初無不可告人者。子爵怒聲曰：「止。余纔至，卽聞汝輩私語，友情深厚，當爲汝輩賀。然汝年稚，無知在理。余當護汝，今而後，余必小心衛汝，免爲惡人所誘。」卜聞言狂叫一聲，欲餉子爵以老拳，蕙露大驚，橫波示乞憐意，卜隱忍而止。子爵遂挾蕙露去，卜目送倩影，長吁曰：「何物老怪，敢將絕世美人橫加禁錮，予堂堂七尺男子，詎可坐視耶？」獨立無聊，慢步回寓，翌日復往叢林，立候久之，而芳踪渺然。知蕙露已爲叔父所禁，恨恨不已。然急切無所爲計，則惟以酒自遣，冀殺愁思。一夜方在寓獨酌，忽一老人入室，向之足恭，曰：「君卜露，帶先生耶？」卜曰：「然汝何人，乃欲見我？」其人曰：「僕波士也。子爵已逐我離府，惟蕙露姑娘以函命我授君卜，聞蕙露有函相授，驚喜交集，急

從老僕手中奪而剖之書曰

君乃予唯一良友且能爲予將伯予弟已返故鄉惟畏敵潛踪予爲叔父軟禁園中不得私出與子弟會予弟現居險地恐羅不測君苟憐予祈代予往探視之且授渠以函中物則君之恩予當永誌弗忘予忠心之老僕波士當能爲君詳言一切渠老耄不能代予行君強健有力可爲予弟之助脫予能逃出維拉村當俟君於叢林卽予輩向日相會之地也今且暫別 蕙露上言

卜闕畢謂波士曰爲我歸告姑娘謂予敬聞命矣事畢當往叢林相候也半句鐘後卜出尋訪蕙露之弟所居密室室在一小巷陰森可怖卜駐足門前連敲三次蓋惹露示渠之暗號也俄雙扉輕啓一婦人出卜以綠篋隱語相告婦默然無語持燈前引經長甬道上粗木梯至頂室婦啓關讓卜入室中陳設俱粗劣不堪入目室隅有草蓆一少年男子仰臥其上覆以舊毡容顏瘦削酒味醺然一白蘭地空樽置蓆旁地板上噫此爛醉如泥之少年卽卜露蒂意中人之愛弟也卜以手輕拍其肩少年勉強醉目遽見卜酒意頓消轟然起立喃喃作誓語探囊思出小鎗卜笑止之曰予非汝仇汝之友也予受汝姊蕙露之命特來相助幸無見疑少年亦強作笑容曰蕙露乎予憶之矣予作書與之貨巨款俾予早離此卑污之小屋渠豈託汝以金錢付予耶卜點首曰然汝叔知渠與汝密通音

信○遂○軟○禁○之○故○渠○不○獲○躬○來○視○汝○命○波○士○至○予○寓○澆○予○代○行○予○以○渠○故○乃○冒○險○至○此○也○少○年○怒○曰○波○士○爲○一○蠢○拙○老○人○蕙○露○應○知○之○乃○託○渠○作○機○密○事○何○不○慎○乃○爾○噫○予○固○謂○女○子○實○世○界○最○蠢○之○人○也○卜○緒○然○變○色○曰○噫○汝○乃○世○界○最○卑○污○之○兄○弟○也○脫○汝○姊○非○爲○叔○父○所○禁○當○已○冒○險○來○此○見○汝○醉○態○能○無○悲○歎○汝○無○行○酒○徒○乃○敢○毀○謗○汝○姊○乎○少○年○聞○言○愧○赧○曰○予○初○不○欲○以○醉○態○示○予○姊○且○予○亦○非○嗜○酒○者○徒○欲○借○之○澆○愁○耳○卜○曰○苟○有○真○愁○酒○何○能○爲○設○予○爲○汝○有○姊○如○蕙○露○當○勉○力○爲○善○庶○不○負○渠○一○片○苦○心○也○噫○渠○之○愛○汝○非○言○語○所○可○形○容○渠○以○汝○故○致○欲○以○角○丫○終○渠○之○至○情○已○足○助○汝○爲○善○矣○少○年○悄○然○曰○蕙○露○亦○嘗○知○予○何○故○出○奔○乎○卜○曰○渠○謂○汝○以○國○事○致○干○叔○父○之○怒○遂○出○亡○耳○少○年○冷○笑○曰○然○則○波○士○及○叔○父○尚○未○告○渠○知○也○雖○然○不○告○亦○良○佳○卜○露○顏○曰○汝○姊○愛○汝○甚○有○過○則○改○之○副○渠○厚○望○少○年○搖○首○曰○晚○矣○予○雖○避○居○此○屋○心○常○惴○惴○蓋○予○巨○犯○也○政○府○已○出○賞○格○拿○予○矣○卜○曰○天○乎○汝○縱○罪○孽○深○重○然○年○尚○少○來○日○正○長○改○過○從○善○尚○未○爲○遲○譬○之○樹○葉○其○面○雖○爲○塵○封○其○底○固○鮮○明○淨○潔○也○少○年○無○語○步○近○窗○畔○以○手○招○卜○曰○路○上○已○有○數○人○張○首○四○望○渠○輩○卽○偵○予○之○人○予○逃○往○外○國○之○謀○又○成○畫○餅○矣○乃○於○囊○中○出○手○鎗○置○桌○上○曰○警○察○來○時○予○將○藉○此○以○畢○予○命○渠○輩○不○知○予○真○姓○名○蓋○予○常○秘○之○不○使○玷○我○家○聲○卜○君○幸○毋○向○若○輩○宣○佈○予○之○隱○事○也○卜○曰○君○若○自○尋○短○見○人○且○視○爲○懦○夫○矣○言○時○四○

面環顧室祇一門無他去路忽仰首屋頂見有天窗一覆以鐵網卜驚曰此鐵網亦有活動機能開合者乎少年曰然予目前縱能逃脫終必被拿不如自了殘生爲愈卜低聲曰予二人身材相若可互易衣冠且以予之名片及來回火車票汝姊之金錢授汝則人以汝爲予不汝厄矣少年搖首曰不可予去而選者以君爲我捉將官裏去雖是非可立白君亦知助兇犯私逃之罪乎予縱不才斷不肯昧良累君也卜曰事急矣且試爲之令姊愛汝甚汝若受刑將傷令姊心予雖受重責得令姊歡於願亦足少年爲卜所強祇得如言易衣卜乃盡以金錢名片書信授於所愛女郎之弟且助之攀登屋面曰予料彼處有路可逃惟須待予及偵汝之人行後始可起身少年曰君子恩人再生之德沒齒弗忘然君究何因乃肯冒險助我卜猶豫片晌斗聞樓下有步履聲料是偵探急曰予助汝傾心汝姊而已少年曰予一出險必以君助予之事函告予姊言已遂匿卜急坐席上擎壺作飲酒狀偵探等入室誤以卜爲屢高擁之往警察署問官察其僞欲治卜以欺騙長官助兇私逃之罪卜巧言善辨問官亦不加重責只監禁數日而已一星期後卜得出獄爲自由無罪之人渠本有一叔富翁也卜出監後適其叔以疾去世遺卜巨產卜遂優游自得然天之厚卜尙不止此一日卜自郵筒得一函雖寥寥數語而能使卜閱之樂且無涯其書略曰

歷高已函告予一切矣。感君大德，何以爲報？叔父去世，予獨居，殊苦寂寞。日盼君來，以傾衷曲。

小教育
某教師

(谷神)

某教師坐預備之室，神思委頓，似昨宵未得安眠者。或以其熱心教育，不遺餘力，遂呈斯態耳。未幾起視壁間課程表，感額者再以外狀卜之，殆以課事至重，關係兒童畢生深言之兒童，或未能理解淺言之，則琢辭葢難，故不得不先自斟酌以備臨課。其感額者，殆其間有疑難問題也。移時視掛壁時計，針指八時四十八分，距上課時僅十二分矣。遂探手衣袋中，出大英牌捲煙一盒，燃其一而吸之。其吸收之能力，乃與暴吏之斂財無異，決不令有幾微之餘。賸頃刻間，一捲已盡，則更燃其次。盡煙五捲，而精神果少，振然猶不免略爲欠伸，作美人春困態。時則校中兒童歌呼叫囂，團成一片，如狂瀾既倒，銀河乍翻，或竟奮其神武，糾衆互鬪。某固採取教育學說中最新之自由主義者，則悉任作爲，弗予干涉，以爲否則且摧殘兒童之天賦自由也。

鈴聲嚙嚙，諸童闐然入教室。視課程表，知爲修身。教師大書德目於黑板曰：「戒賭博。」目注案上，教授法講辭遂滔滔不絕。極言賭博之害，謂敗行墮操，辱親亡身，胥導源於賭博。厥禍之烈，惟洪水猛獸，差可比擬。爾輩少年，可不戒哉！諸童聆此，頗惕然有戒心。獨某生者，與教師友同居，心念昨夕。

先生來我同居之家爲雀戲以達今日雀戲非賭博耶先生所爲之事當無惡德何獨於我儕而必令戒之是誠疑莫能明者矣願弗敢質問蓋教師嘗曰爾輩當懷疑時須息心研究以抵於悟若爲質問便是依賴我之所深斥也

次時課國文文題曰「吸煙之害」文中詳述吸煙致病之由頗足使癖好煙霞者發其反省即在兒童誦此亦不敢輕訝教師講時極淋漓盡致並摹擬煙癮作時之醜態博全堂兒童鼓掌一笑此殆所謂趣味的教授法也笑聲方戢一末座幼生起問曰先生所吸之捲煙亦有碍衛生乎諸兒聞此咸心德幼生以此語正各人所欲問而不敢問者於是皆側耳屏息靜候教師之回答教師疑滯有頃欲語不語者再乃曰爾亦不思之甚矣余成人也成人體格絕異爾輩教科書中所述蓋專指爾輩幼童言也諸童承教各了悟心念煙毒於成人原乃無害無怪都市之間口銜煙捲者十之八九卽在婦女亦復嗜之若於至甘吾輩他日爲成人自當吞雲吐霧解除煙戒矣

斜陽射教室之西窗時計之針指三時十分距散學時刻猶二十分也教師潛令校役撥其針至三十分於是嗜嗜之聲大作或者教師念兒童神思不宜過用故以已意損益時刻歟諸童既出教室或挾書逕歸或集先生預備室詢前五期造句統已刪正否教師則正色答曰爾輩前作均弗佳不

值○余○之○刪○正○日○後○見○余○動○筆○竄○改○者○則○爾○輩○造○句○進○步○矣○今○且○遠○歸○爾○輩○父○母○正○倚○閭○望○也○言○已○畢○足○先○出○校○門○若○爲○諸○兒○之○前○導○

教○師○步○殊○匆○匆○趨○入○某○茶○寮○羣○居○終○日○無○所○用○心○之○輩○咸○在○見○教○師○至○羣○相○語○曰○老○三○恆○未○至○殊○令○人○厭○也○教○師○則○一○一○與○之○頷○首○爲○狀○乃○狎○而○不○莊○既○坐○定○一○客○發○言○曰○今○日○蓋○花○樣○翻○新○舍○其○舊○而○新○是○謀○爲○撲○克○之○戲○乎○他○客○續○曰○甚○佳○今○有○六○人○在○如○爲○雀○戲○二○人○且○向○隅○矣○餘○三○人○及○教○師○者○均○贊○同○遂○打○撲○克○於○某○甲○家○明○燈○既○上○博○局○乃○終○教○師○大○勝○羣○泥○之○飲○酒○並○爲○東○道○主○教○師○心○弗○喜○焉○而○不○得○辭○遂○上○酒○家○樓○擎○盃○狂○飲○引○吭○高○唱○所○歌○若○空○城○計○滑○油○山○彩○樓○配○黑○風○帕○諸○劇○男○女○老○少○宏○細○之○音○雜○然○並○作○而○以○教○師○之○小○放○牛○爲○尤○可○耳○其○音○靡○曼○蕩○人○心○志○或○謂○教○師○在○學○校○中○實○兼○任○唱○歌○一○科○宜○其○於○聲○音○之○道○高○妙○絕○倫○也○既○而○盃○盤○狼○藉○客○各○醺○然○散○歸○教○師○亦○玉○山○其○頽○步○履○弗○復○自○主○蹣○跚○而○行○曲○折○入○一○隘○巷○巷○中○有○一○樹○馬○櫻○花○其○下○有○小○家○門○戶○教○師○摸○索○得○之○則○敲○門○作○徵○響○並○嘆○語○曰○阿○杏○開○門○儂○來○愛○爾○矣○繼○聞○門○內○有○鶯○啼○燕○曠○之○聲○曰○清○清○醒○醒○不○來○灌○飽○黃○湯○乃○來○門○首○胡○言○亂○語○誰○願○款○爾○入○哉○言○已○燈○光○乃○漸○漸○而○近○教○師○則○更○爲○褻○聲○曰○儂○知○爾○舍○不○得○儂○不○令○儂○入○爾○其○奈○何○此○時○門○果○闐○然○而○啓○以○下○之○事○恕○箸○者○弗○復○述○

谷神曰。余造此篇。唐突教育界甚矣。但余甚禱。今之教育界中。絕無某教師其人。則妄言欺世之罪。亦所甘任。

小政治

伊及宮中之吉青納

(劍嘯)

吾之面目。足以使人一見驚駭。而認爲吉青納者。吾敢自信。除我而外。實無第二人。與我並世而生。因透於外交界中。特放一異彩。而吾書亦於是乎成。當一千九百十一年之夏。某日。忽有一極可驚駭之新聞。滿佈歐洲。則意大利將逞其數十年來之大慾。攫德利波利於土耳其人之手。以保護領海權爲言。而立時召集其兵隊是也。意大利者。向握地中海一部分之海權。其勢力之膨漲。非土耳其可比。時土耳其兵之在德利波利者。爲數又止一萬。故意大利而果欲如願以償。則其取德利波利勢殊易。倘土耳其政府不甘棄此阿非利加洲一部分之屬地者。在勢必調伊及之駐兵。以爲後援。伊及政治。雖在我英人勢力範圍以內。然於名義上。固一土耳其之屬省。每年貢三百五十萬元於土廷。伊及之王。仍爲土耳其蘇丹之臣。土耳其常用伊及爲戰爭時最後之後盾。伊及楷登回教主部下之兵。亦聽土耳其國旗指揮。故土耳其若集叙里亞大隊。合以紅海東面所駐師團。卽足保守德利波利之全境。而遂意大利人於海外也。此新聞既佈。吾殊怪我大英政府對於商業上危迫。

情形何以尙未有確當之預備。先是我會受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葛雷之聘。以非官職之性質。擔任國際上調查事務。考察歐洲戰爭之狀況。於三禮拜前。會接葛雷手書。命我至尼羅河上偵察。挨松之秘密。此秘密之內容如何。實足以震驚世界耳目。來書務使我負此重大責任。立離維也納京城而去。我既受此密示。遂兼程赴開羅。迨至即與多數英國有政治性質之職員相識。交際之煩。幾費我兩禮拜之光陰。於酬酢宴會之中。使我不能盡偵探之責任。時管理伊及事務而其地位居最高等之一級者。爲吉青納貴爵。吉青納前任之總監。其威望均不及第一任總監克勞謀貴爵。於是英之威望。遂一落千丈。蓋克勞謀貴爵在伊及時一舉一動。莫不成爲命令。卽畧一點首而已。聲震尼羅河之上游。自吉青納繼任以後。力自振頓。舉伊及全境管理權。悉操於一英人之手。故國王亦畏之如虎。於新聞傳佈之二日前。我聞此威尊無比之吉青納貴爵。突奉政府命令。匆遽向唐令街去。我僅知其中必有極秘密極重要之事發生。初不能確知其何往。乘船歸國。抑仍逗留於伊及境內乎。惟英國於開羅所有之最高管理權。一時中斷。爲勢殊險。蓋開羅有多數通數國語言之船員。如德人希臘人阿們尼亞人。考潑忒人。理文丁人。方如羣蜂鑽窠。各逞其秘密之手段。伊及王又素有離英之心。苟欲背棄英政府。而傾向土耳其者。誠此其時矣。某日之晨。我至希忒餐館中進。

晨餐得一新聞紙閱之見意大利已致哀的美敦書於土廷我乃知對於挨松之秘密已完然失其效力爲之悵悵不樂餐畢將行忽一英國職員阿透勃蘭者倉卒而至面色沈滯顯然含有秘密之事趨至我前卽低聲語余曰哀克司爾若能至廊下吾將與爾言我知有異卽起身隨阿透勃蘭而往伊及人之散步每在午後傍晚故此時廊下乃清淨無人我與阿透勃蘭徐步至一棕樹下促膝而坐阿透勃蘭自其袋中出數紙授我忽又立縮其手曰哀克司我不知爾之來此乃奉政府之命此數紙中悉極重要事爾可有奉命之証據使我深信弗疑乎我聞阿透勃蘭言卽出示葛雷所簽字之書與各處長官推舉之文憑以及我經過維也納柏林羅馬英國領事簽字之護照阿透勃蘭檢視既遍乃執其紙於手曰此命令係經勃林迭雪皇家郵政由我國羅馬駐使轉至使我得有全權用汝哀克斯爾可知其事乎我曰我從各方面之新聞紙測之可約知其一二阿透勃蘭以手拍我肩曰汝言近是爾今須爲我助手矣蓋舍爾外實無第二人也英國職員之在此者爲數固不少然大半係生手或止一書記地位決不能勝此重任商賈司方臥病邦生排哀又先期歸此時能在此毫無秩序之阿刺比亞人族中辦事者舍爾我外實無其人海底電線已割斷……我聞此言不禁躍然而起蓋此言卽可証明歐洲將有極大之戰事否則海底電線豈輕易可斷阿透勃蘭續曰

我費三句鐘之時間譯此極長電碼既竣卽訪爾於此我已兩日不得海底電報此電綫係何人所割爾試猜之我曰其意大利人乎阿透勃蘭曰否乃一土耳其之魚雷艇耳此魚雷艇於禮拜五之晨進亞勒散第亞口昨夜已不復見而吉青納貴爵遂亦因之失蹤以我意度之必尙未出伊及之境哀克司吾今完全語爾使意大利果與土耳其開戰我輩將用何法可使伊及宣告中立俾土耳其屯駐於大馬色之第八師團不得假道而過能達此目的則德利波利卽若一梅子然可安然踏於意人之足下否則必成一反局所慮者我輩權力不足耳然我意務必試之君以爲何如我因附阿透勃蘭之耳曰君苟如此得非與土耳其及印度回教人宣戰乎阿透勃蘭低聲曰爾可無疑我英政府遠慮甚密政府之所以欲助意人成功者卽爲將來與德宣戰之預備耳雖然今尙不及言此茲之所急者在何人能使伊及王宣告中立禁止第八師團之越邊陲而過耳我曰舍吉青納貴爵無其選矣渠在伊及之外交會未聞有失機事也阿透勃蘭以手按我之肩面現恐怖色曰哀克司我疑吉青納貴爵被刺而斃於途矣彼於此危急之潮流中突然而出殊令人出諸意外今……阿透勃蘭言次以電報授余曰哀克司此卽英政府之命令說明大馬色之第八師團已下動員令矣蓋我不助意將來意助德人與我屬地戰爭時於我國前途命運實非常重要也我聞阿透勃蘭

言一時竟不能反對。蓋政府命令使我與阿透勃蘭入開羅之宮。而阿透勃蘭之計畫則欲我喬裝吉青納貴爵而往。以威嚇伊及之王。因曰：哀克司吉青納貴爵之辣手向爲世人所聞。祇須渠一人往者即可嚇倒伊及王與無數之外交家矣。我之年事尙增二十歲者。殊願獨任此艱。卽貌不相若亦願冒險一試。今則非爾不可矣。我曰：面貌相若又何足奇。阿透勃蘭曰：不然。今日之事何等重大。我輩旣奉密令。無論如何必達到宣佈中立之目的。使回教教主簽字而後已。願此事全視爾之能力以爲之。爾須知爾之飾爲吉青納他人固萬不及料也。我曰：設爲伊及王所覺察。將奈何。阿透勃蘭曰：此則無慮。渠兩人平日覲面每不出五分鐘以外。昔國王至尼羅河邊爲我英國軍隊祝福時。吉青納從未至行宮一步。日與其僚屬數人促居於營帳之中。間或出而行臘。回教教主常避不一面。蓋彼因深恨英國管理。遂連類及於吉青納貴爵也。阿透勃蘭言時見我有躊躇色。乃變其言曰：哀克司我聞國王已於昨夜自三稜洲回宮。願乃未升其旗。渠必秘密接見伊煞特派。謹無疑。此人卽第八師師長。今已來此。事誠急矣。我已囑專車自亞勒散第亞開來。俟於別透凡爾斯。我輩可至彼處登車。爾卽於車中易服。駛回開羅。然後冠冕堂皇奉使節以見殿下。哀克司時不可失行矣。勉之。我知此行出於政府命令。萬無可却。於是與阿透勃蘭坐汽車向沙漠中行。約一小時已至專車。

所俟之處。此車除車頭外。祇套車一聯。上車後。汽笛一聲。重又折回。開羅經尼羅谷。而往。時已下午三點三十分矣。我乃於車中。更總監服裝。長形之色帶。橫於我左胸之前。此卽爲我此次戰勝之紀念。威嚴之軍帽。重厚之軍刀。此兩物。旣加於我身。遂使我與真正之吉青納。不復能辨。阿透勃蘭。撫掌大笑。讚歎不止。隨出一布告。中立文辭之絲卷。授余。使我逼迫伊及主人簽字於上。並指示我入宮後。應有之語言態度。且曰。哀克司君於此行。無論如何危險。如何困難。務得殿下之簽字而止。我曰。諾。謹當努力爲之。誓不辱命。未幾而開羅至矣。我心乃忐忑不已。蓋行將以吉青納之態度示於衆也。時吉青納來京之新聞。傳佈已遍。大約係亞勒散第亞之新聞記者。見此專車懸度而得。故聚而觀者如堵。余所經過處。路上均鋪極厚地毯。加蒲特族之警察。則爲我前驅。余與阿透勃蘭出車門時。兩旁歡呼聲震耳。警察咸舉手爲禮。余故不一視。直從人羣中大步而前。登預備之汽車。飛向宮門而去。有頃。抵一冷落之院。中有荷鎗兵一小隊。鵠立而待。下車後。卽有一老人向我額手爲禮。其人形容枯瘦。與木乃伊無異。衣闊袖之衣。穿條花之褲。足履皮鞋。一望而知爲頑固派。阿透勃蘭乃語我曰。此卽希爾密總理。我冷然以點首報之。我蓋知吉青納向以鐵冷之態度對待他人也。彼形似木乃伊之老人。乃向我曰。閣下我與君有十七年之會晤矣。我聞此言。急轉身以背向之。而由

眼○角○斜○睨○此○老○人○則○見○渠○面○含○怒○容○我○乃○爲○之○暗○笑○知○我○已○代○吉○青○納○貴○爵○結○一○怨○矣○顧○余○之○所○以○如○此○是○亦○有○因○蓋○欲○使○我○忿○恨○之○情○形○達○諸○伊○及○國○王○耳○詎○老○人○殊○不○識○勢○又○曰○閣○下○敵○國○閣○員○俟○君○久○矣○我○願○阿○透○勃○蘭○曰○爾○可○爲○彼○言○之○我○爲○面○殿○下○而○來○無○暇○與○彼○語○也○老○人○似○覺○面○上○之○恨○意○立○時○化○爲○烏○有○敬○謹○鞠○躬○而○入○我○輩○遂○昂○然○直○進○至○左○面○一○大○雲○母○石○之○閣○其○中○閣○員○無○數○均○穿○廣○闊○之○服○條○子○花○之○褲○笨○式○之○皮○鞋○與○木○乃○伊○希○爾○密○無○異○見○余○至○均○起○爲○禮○然○無○一○人○敢○近○我○者○少○選○忽○有○一○態○度○文○弱○身○穿○晚○服○之○奧○林○德○爾○東○方○人○胸○前○懸○一○極○小○之○圓○形○勳○章○搖○擺○不○定○含○笑○徐○步○而○至○曰○閣○下……余○卽○截○之○曰○止○我○奉○使○命○急○須○與○殿○下○晤○言○此○人○曰○然○而○殿○下……阿○透○勃○蘭○攙○曰○昨○夜○已○回○宮○矣○蓋○其○人○爲○國○王○秘○書○所○欲○言○者○爲○殿○下○不○在○宮○耳○旣○爲○阿○透○勃○蘭○所○揭○渠○乃○面○紅○頸○赤○低○首○答○曰○閣○下○我○已○知○之○請○閣○下○登○前○廳○余○乃○昂○然○由○平○滑○之○階○級○而○上○兩○旁○侍○衛○夾○立○爲○狀○殆○如○香○烟○肆○前○之○木○製○商○標○廳○中○容○積○甚○廣○地○板○上○敷○以○蠟○光○潔○可○愛○巨○大○之○衣○鏡○與○東○方○人○所○喜○之○西○洋○器○具○一○一○陳○列○其○中○壁○上○則○懸○無○數○不○堪○入○目○之○畫○盡○作○赤○體○人○與○禽○獸○褻○瀆○之○狀○兩○老○丐○值○事○於○廳○中○(譯○者○按○賤○之○甚○故○曰○丐○非○真○丐○也)○秘○書○曰○閣○下○請○坐○此○我○當○入○面○殿○下○請○示○何○時○可○接○見○閣○下○何○時○可○完○畢○現○在○所○事○之○事○噫○秘○書○此○言○可○謂○無○禮○已○甚○苟○非○國○王○下○動○員○令○反○對○英

政府者何敢對英國大使有此傲慢嘲笑之舉。動余乃不俟阿透勃蘭獻計，即用左手扼秘書喉，右手拔刀指之。於是此小秘書笑容頓斂，現出怖狀。兩老丐從旁視之，反軒渠而笑。我瞋目叱曰：「賤奴速告爾殿下，速行接見，否則吾將切其喉矣。」我知我此種舉動與真吉青納肖之，又肖使吉青納處。此舍是亦無他策也。時小秘書已雙膝貼地，顛聲懇曰：「請閣下恕我，念阿刺（神名）之面，毋以爾手加我之頸，非敢不聽。」閣下指揮也。因殿下有言：「無論何人，概不接見。」但是……阿透勃蘭截之曰：「但是伊煞特派諜師長可以接見。」其然乎？彼師長與爾殿下接見，歷幾時矣。小秘書聞言，覲觐益甚，顛聲答曰：「祇半小時耳。」余乃以手推之，且以刀背擊其背，曰：「我欲面殿下，汝速爲我導速，否則我即斬汝。」若尼羅河畔之鴉，小秘書懼甚，立前爲導，願身猶搖搖若風中之蝶。余身後之侍衛，則咸目定齒震，相聚而語聲嘈嘈，不可辨。余行時，偶回首向第二廳入門處，注視見被寬袍大袖之希爾納派，謹正向外而望，目光適與我觸。渠乃立避，其首余知伊及閣員必懷有異心，故此時最緊要之言，惟懸於國王之口。但余雖願慮及此，面上仍無怯容。經歷宮殿數重，余之刀尖恆指於秘書之背，防其逸也。未幾至一便殿，極寬廣，壁間門次滿飾花卉畫，數黑奴值役，其中見余，入咸慄慄而懼，爲狀殆不減於外間之侍衛。余旣至此，國王之居處，乃不問可知。蓋已明白宣露於黑奴之目光中也。殿中

有。高。門。一。上。嵌。巨。大。之。阿。拉。柏。字。母。此。字。母。即。王。之。名。姓。王。位。縮。寫。法。也。時。小。秘。書。已。縱。之。去。余。乃。以。刀。柄。向。門。上。擊。之。且。大。聲。呼。曰。啓。有。頃。門。遂。格。然。而。啓。有。兩。人。應。聲。出。其。一。即。頃。間。之。小。秘。書。也。兩。目。炯。炯。已。無。畏。縮。之。態。侍。立。於。一。長。人。之。側。長。人。首。纏。錦。帕。身。穿。寬。博。平。滑。之。便。衣。頓。時。無。數。黑。人。之。目。光。盡。射。於。此。人。身。上。余。知。此。即。所。謂。殿。下。矣。因。自。絲。卷。中。出。布。告。文。展。之。直。送。至。國。王。鼻。前。曰。爾。於。英。國。代。表。已。發。生。無。禮。之。舉。動。爾。今。速。簽。字。於。此。紙。宣。告。伊。及。之。中。立。王。聞。余。言。以。目。視。余。似。有。懼。容。低。聲。曰。閣。下。請。進。母。在。奴。隸。之。前。加。我。以。羞。辱。我。乃。隨。之。入。室。內。有。極。大。之。寫。字。檯。一。以。意。度。之。此。室。即。國。王。平。日。辦。事。處。桌。上。有。雪。茄。烟。一。支。餘。燼。未。盡。青。烟。尚。縷。縷。而。起。室。隅。別。有。一。門。小。秘。書。時。探。首。外。窺。王。操。阿。拉。柏。語。曰。去。小。秘。書。既。出。王。乃。肅。余。坐。余。仍。直。立。王。前。置。布。告。文。於。案。曰。請。殿。下。速。行。簽。字。王。曰。閣。下。：：：余。急。截。曰。此。事。請。殿。下。毋。加。以。議。論。如。不。於。此。半。小。時。內。簽。字。者。彼。印。度。之。酋。長。即。殿。下。之。替。人。也。王。曰。閣。下。奈。我。已。受。伊。煞。特。派。諛。之。請。求。我。：：：我。曰。殿。下。務。將。此。允。許。之。言。取。銷。王。曰。閣。下。毋。急。伊。及。固。已。中。立。矣。言。時。向。我。而。笑。徐。去。其。黑。色。之。八。字。式。鬚。而。棕。色。之。鬚。頓。時。而。現。又。去。其。首。帕。形。狀。乃。立。變。噫。詎。知。此。兀。立。於。我。前。者。乃。非。伊。及。之。王。而。我。大。英。國。之。吉。青。納。子。爵。也。余。之。勇。氣。遂。立。時。消。滅。殆。盡。不。懼。而。顫。恨。無。地。洞。可。入。如。室。門。啓。者。我。當。逸。矣。

余思子爵秘密入開羅之宮。不但遍蒙宮中奴隸耳目。且能喬爲國王。是其何神通歟。子爵以手拍我之肩而笑曰。哀克司爾於此事辦理甚善。此言在吉青納固爲最高等之讚語矣。言次立鼓其掌。小秘書又匆促而至。吉青納顧之曰。爾可語爾殿下。余之所以欲爾殿下暫避數小時者。卽此故耳。我乃恍然彼第八師長伊煞特派諜之所見者。亦係吉青納而非伊及王也。

神怪小說

瑪伊亞公主小傳

(天白譯)

吾書開場之布景爲葱鬱之大林。天然油碧幕下有兩人並肩而坐。則某國王與其后妃倦游小憩也。天家美眷爲樂宜若無涯。然御容皆蕉萃弗榮。似嘗飽經憂患者。蓋后曾產數兒。旋皆不育。其幼子殤時尤悲悼無已。國人亦皆太息咨嗟以爲前星殆終弗耀。乃未幾而公主誕生之佳消息又傳播國中。且鳴笳揭榜徵求乳傭。於是紫陌紅塵中粥粥羣雌。襁負其子而來者肩摩踵接。而后自得掌珠。後慰情聊勝無玉顏亦稍露笑靨矣。

『陛下！吾儕盍於今日召集諸乳傭擇一合格者以字吾兒乎？』王可其奏立下令無何應召者紛然至林中。行覲禮畢各依樹分行而立。森林綠野中濟濟踰踰若朝班之整肅。且各露其美麗之齒。修其活潑之容。獻媚爭妍以求稱懿。旨后方一審視。間忽見一駝背婦人貌極惡。膚黑於墨。箕

踞坐柴車中。膝高幾與頰齊。目斜視。備諸醜態。懷中抱小獼猴。口作異聲。鈎軌格磔。不可解。亦以次至。前後遽叱之。退婦。脣吻翕張。似怒詛狀。兩侏儒引其車退。匿大樹穴中。然其視線。猶可及御座前也。

時有一麗者。已中選。方立。后前聽。詔忽草際出。巨蛇嚙其踵。遽踣而死。復擇一人。則有巨鷹。啣一籠。飛翔雲表。無何。驟忽張。籠欻然下墮。直墜其人頂上。碎其顙。脆如琉璃。至第三人。則以趨前。稍疾。爲短棘所絆。而踣。刺入其目。遂眇。后此時懊惱。已不可耐。失聲呼曰。噫。今日之事。胡不祥若此。耶。胡獲余青盼者。皆罹不測之殃。耶。言已。遽命駕還宮。而笑聲驟發。舉目四矚。則見此怪。囊駝坐車上。狀如大猴。傲然自得。流目及后。尤露揶揄之色。后怒極。欲自前撻之。蓋知此種種不祥。皆彼惡作劇也。囊駝揮其杖者。三引車。兩侏儒。赫然露瘳。巨之獅首。背生雙翼。一如神鷹。車上頓發奇光。熊熊然吐赤燄。叱咤一聲。騰上空際。王失聲大呼曰。噫。殆矣。彼蓋妖神。卡辣暴士也。余童子時。戲置硫末於其羹中。彼遂憾余。今日蓋乘機報復也。后聞言。泣曰。頃余若識彼者。余將與之結納。或可解釋。前嫌今彼憾益深。余其死矣。言已。涕不可仰。王慰之曰。吾愛勿悲。吾儕速籌一善策。以禦之。可耳。乃掖后前行。以臂承之。蓋后怵於卡辣暴士之神通。戰慄如中魔。不能舉步矣。

入宮後金闕瑤窗沈沈嚴閉蓋召諸樞臣密議也密議之結果則咸以大會羣仙擁護公主爲上策乃立遣使者齎典麗之書往延三千里內之眞宰百靈降臨宮禁且約以同守秘密無使卡辣暴士得知來擾佳會也后則率諸宮婢治女工狀甚忙碌蓋將以碧絨之衣紫絨之裳紅錦之履黃金之剪精美之針酬羣仙來往之勞也居無何后所素識之五六輩翩然先至逕入密室中視小公主各有所賜甲曰余令公主爲完全無缺之美人乙曰余與以無量之智慧丙曰余使之善歌丁曰余使之能文論說詩詞並皆佳妙戊方欲有言忽隆隆之聲起於煙突中似巨石墜於高閣者則卡辣暴士也自頂至踵塗煤殆徧大呼曰余亦有以錫爾雖且歌曰盈盈四五妙年時汝生不辰世所希后伏於榻上駭極而哭且哀號乞宥衆仙亦代爲之請曰噫！姊乎！盍取消此不祥之言是呱呱者有何開罪於姊耶卡辣暴士傲然不答一字但向公主冷笑口中呶呶咒且歌復縮入煙突中而隱維時戊將予公主以長樂永康之祝詞冀消滅其惡詛然已無及衆仙皆咤歎不已后尤悚惕第以衆仙將去乃出禮幣一一上之益以衆仙素喜之錦帶且留之宴飲其年長者諄諄告后育公主於密室保護須嚴宮人侍婢而外勿使見他人待至二十年後災厄或可倖免也

浮圖突兀矗立雲霄蓋王爲公主特建之塔也塔四周皆厚墉不啓戶牖晝亦沈黑若長夜惟燃樺

燈以代日光下有隧道長約三千里凡塔中人所需物品悉由此輸入然每二十步即設一巨扉嚴鑿之啓閉皆典以衛士其防護之嚴密雖今日俄皇之冬宮猶遜此百倍也

公主既長頤而絕麗玉容之艷幾如百合薔薇合而爲一韶秀可愛尤逾於明媚之春光故其芳名爲 *Flora* 聞其名者可以想像其丰姿而其一言一行則又不愧爲繡口錦心令人歎羨弗已舉凡高深之科學優美之技藝靡不嫻習而精通王及后妃每一睹其亭亭倩影輒不覺喜極而泣第公主以長日熱居荒塔不解見閉之由頗抑鬱弗樂屢泥其父母携之還宮俾得長依膝下兩人均遲遲未即許可而頻年廝守與公主同度此寂寞光陰者則其乳母也彼亦習而多能習於掌故塔中多暇時縷述宇宙間事以破寂寥公主則入耳會心瞭然如周游世界者

『吾愛！卡辣暴士殆爲吾輩所欺矣吾輩之智殊逾於彼也瑪伊亞之命運殆不至如彼所言矣』后聞王言此念及彼惡魔之毒謀竟歸失敗樂極狂笑至於淚泚蓋公主之芳齡已近二旬之歲杪矣而是時公主之玉照亦已流入人間則王與后欲爲之相攸故寫其芳容傳播遠近也

無何而塔中沈寂之生涯僅餘最後之四日矣朝野上下莫不鼓舞歡欣預慶公主還宮之盛典同時又有鄰邦馬琳王爲其子求婚之消息傳徧國中聞已遣樊華琳來都爲請婚大使佳音重疊不

管錦上添花都人士尤覺興高采烈而素爲公主破愁之乳母則逕以告之公主且言樊華琳大使不日入都其儀衛之盛蓋罕與比倫也

「噫余胡不幸若斯乎余自墮塵球卽見閉於幽黑之塔似余之罪孽有生俱來者蔚藍之象星日之光煥乎奇麗者余皆未嘗目睹四足而走者猛如獅駿如馬余僅於畫圖中見之亦皆未睹其真象余之父母嘗許余二十齡時脫此囚繫余今非已二十齡耶余思彼等殆給余忍耐欲余老死於此耳余以何事干犯吾父母之宸嚴而受罰如此之酷耶」公主且言且泣卒乃痛極長號紅淚淋漓如珠泉迸瀉天然妙目腫若胡桃公主之乳母與其義姊及朝夕相伴之二宮婢皆極尊愛公主者睹公主悲愴至此亦不覺失聲而哭此沈沈之塔內終日惟有悲歎之聲是時塔中人殆將以憂悶死矣公主乃大聲呼曰爾等愛余能籌一策令余密窺樊華琳大使入都時之盛典乎余料余父母當弗能覺也爾等如不見許者余將立刻自戕言時出小刃示諸人曰爾等忍坐觀余之以血濺此乎抑姑從余之私願乎諸人聞言愈涕不可仰蓋以執意不從則公主且死徇其意又慮事洩而獲譴於王卒答以徐圖良策爲暫時緩兵之計商榷竟夕未決從違公主見狀乃曰是尙能令余信爾等爲愛我耶如愛我者當早得計矣「有志願卽有方法」余固信斯言之不謬也

鑿壁之聲。丁丁然。衆蓋議定於壁上開一穴。其下適臨城闔。樊華琳行旌必由之道也。穴大僅如錢
 而可愛之。陽光已絲絲射入。公主乍睹光線。目爲之眩。無何鼓樂之聲自遠而近。則樊華琳至矣。樂
 隊前導。奏最近流行之艷曲。樊華琳乘白馬。縱送疾徐。與樂聲相應。丰儀瑰偉。裝束亦華麗。無倫衣
 上珠繡。燦然履飾。黃金閃灼。照眼冠飄赤羽。艷若朝霞。錦帶紛披。徧飾金鑽。熠熠如萬顆明星。光彩
 照人。朝陽猶遜其燦爛也。而塔中之公主。則已目眩神移。一縷情絲。遙飛向樊華琳馬前去矣。蓋公
 主此時已指天自誓。非樊華琳不嫁。苟天意如人意者。雖同作檻羆。囚鳳終身。處此幽塔中。其安樂
 固不啻瑤台玉宇。卽疏食飲水。亦甘之如旨。酒珍羞其意。蓋但願事此如意郎君。不羨椒房之貴也。
 保母等見公主神情顛倒。忽傾心於樊華琳。莫不駭然。以公主紆貴垂青。爲非禮。咸婉諷之。而公主
 芳心已決。殊不能納其忠告也。

樊華琳入覲王後。后親往召公主。還宮時。六街九陌。悉布氈毼。國中少婦。咸臨窗佇立。手持筠籃。滿
 貯鮮花。又或明珠在握。異果堆盤。蓋皆欲俟宮車過時。以潘安仁待公主也。公主在塔中。盛粧方畢。
 忽一侏儒乘象而至。蓋昔年赴召之五仙所遣也。贈公主以冕一笏。一金錦之衣。蝶翅之裳。又一小
 篋。滿貯寶石。其價值則不可以數計。后幾喜極而暈。而公主則漠然若無見者。蓋其芳心戀戀。僅一

樊華琳也。

五仙所賜衣飾本皆希世之珍。公主御之則尤增其美容光。所照真个陽鳥匿彩。皓月含羞。還宮時因國人瞻仰。情殷后及公主皆不御宮車。珊瑚珮行。氈毼上簇擁四圍者。則宗女命婦及襄禮之外賓。珠圍翠繞。綉綺無倫。公主則如花中之王。獨超羣卉如雲之觀者。咸大聲呼曰。絕世之美。人公主瑪伊亞。

霹靂一聲蔚藍之天。歛垂黑幕。驟雨忽降。勢若流泉。且雜以巨雹。衆方欲奔避。而空際怪鳥啾啾。鴉鬼車之屬紛然並集。萬聲喧噪。似預詔公主以不祥者。時有一凶穢巨鴉摩空而下。啣一蛛網。領巾上繡蝠翅。直向公主香肩而墜。同時聞磔磔笑聲。巨響驚人。如頃間之霹靂。蓋卡辣暴士惡魔又來作劇矣。衆皆駭愕。后尤悲憤不勝。欲爲公主去其領巾。而卒不可去。似膠合於其衣上者。后且號且呼曰。卡辣暴士胡仇余輩。若是耶。余不嘗獻彼以疊疊珍物。而丐其寬宥耶。彼卒不余恕耶。方號哭間。衆衣皆已濕透。若出水之禽狀。至狼狽。獨公主默無一言。前行不輟。似惡魔之卡辣暴士怪異之領巾。舉不足以介意。其芳心所專注者。行將把晤之樊華琳耳。惟未見彼人來迎。頗事疑念。心方輾轉如轆轤。而樊華琳翩翩修影已隨其阿父之天顏。同映入眼簾矣。

鼓角之聲。喧如潮湧。臣民夾道歡呼。若雷此一片歡樂聲中。瑪伊亞公主遂與大使樊華琳爲第一次之相見。而素稱聰敏之樊華琳。乍觀溫和尊貴之天人不覺五體投地。訥訥然不能出一詞。舉數月以來修飾盡善。寤寐不忘者一瞬之間。竟弗能道其隻字。但塊然癡立狀如醉人。實則頃間僅啜一杯諸古聿也。

時樊華琳苦思久久仍無言。但向公主鞠躬。公主覺其窘狀。欲爲解之。乃曰。樊華琳爵士。余於君目光中。已知君之雅意。余固信君之才名爲不虛也。天方大雨。余輩盍入宮以避惡魔。卡辣暴士之作劇乎。樊華琳答以極簡短之辭。卽前握公主之柔荑。與之並肩而行。公主且行且低聲謂曰。樊華琳君。余有重要之言相告君。其勿驚勿疑。設余弗言者。君固夢想所不到。余亦知余之所言。弗衷於禮。然余意旣動。固弗能已於言也。君亦知余之愛情已屬於君乎。君之來也。乃爲他人奉使。余心至爲悵悵。然有志者事竟成。君若有堅毅之胆力。如余者必覓一良策以達目的。君胡不自謀而爲他人作筵修乎。君雖非青宮之貴。然余視君固以爲尊貴無倫也。樊華琳君乎。余輩盍速覓一世界清幽之所以偕隱乎。果能如願以償。則樂且無涯。又奚惜人之評騭。短長乎。樊華琳聞言且喜且驚。自疑身在夢境。蓋以胡天胡帝之美人。乃垂青盼。一至於此。心房跳動極烈。欲覓一詞爲謝。而卒不可得。

使非在廣衆之中。雙膝已屈於公主繡裙下矣。乃堅握其柔荑。以表感激之忱。而把握過猛。纖纖之指。幾爲捻破。公主則情愛方濃。固弗覺也。

入宮後。天樂雲璈。冷然迭奏。舉座屏息。無敢失儀。王吻公主之額。及其雙頰。且曰。吾之愛兒乎。見其滿意於馬林王子之求婚乎。此君卽樊華琳。爵士蓋將代行親迎之禮。而導汝歸其莊嚴燦爛之國中。也。公主聞言。斂容低首。行極敬之禮。答曰。父乎。父命兒何敢違。第阿母亦已同意。否。后乃前抱公主。曰。吾極親愛之兒。吾固甚表同意也。

長廳之下。百席並陳。御筵之豐腴。足使與宴者。醉酒飽德。終身不忘。然座中有兩人。低首沈思。匕箸竟同虛設。狀若演西廂記中。長亭餞別者。不問而知爲公主與樊華琳也。宴罷。尙有擊球跳舞諸戲。以娛衆賓。第宴飲爲時過長。衆皆覺倦。各退而就寢。清醒相對者。獨互相戀愛之癡男女耳。兩人悄然久之。萬語千言。皆藉眼波爲傳。導器無何。公主度左右衛士皆已深入睡鄉。乃謂樊華琳曰。余有一言望君垂聽。余輩盍趁此時。機飄然遠舉乎。若俟親迎禮成。則吾父將以姬媵侍余。且將遣一親王送余至馬林王所。蓋余輩僭隱之計。以速爲妙也。

公主行裝。惟携王之飾。鑽匕首及后之花冠二事。部署既竟。乃以柔荑授樊華琳。使率已上道。樊華

琳長蹠而捧其手曰余誓之自今日以往余服從公主之忠心永永弗變尊貴之公主乎公主所以惡余者余敢不竭誠以報平誓已乃携公主手悄然出宮時夜色已深天街寂靜途中亦無人稽察逕至海濱適有一葉小舟維於灘畔舟子老矣方酣然在夢鄉兩人登舟搖之醒舟子於燈光下乍睹公主容妝華麗如天人疑爲夜游之仙女驚而膜拜是時公主亦不暇嗤其樸恐第促之刺舟離岸

時大雨初霽天猶沈黑如墨星月之光皆深匿不見冥然行大海中爲狀頗險而舟中人若有恃無恐者則公主所携花冠上嵌夜明寶石光芒四射爛然如百炬齊輝足爲夜行之助也

雙槳啞舟旣離岸樊華琳問公主曰卿意以往何處爲最佳乎公主曰任君意所之天涯地角余無不相從也樊華琳曰卿乎吾人皆已無家矣蓋余若導卿入馬林王之國恐易爲人踪跡也公主曰然則余輩往松鼠島可耳是島孤懸海中距大陸頗遠當可避去追者之視線也言已卽命舟子鼓棹前行一對野鴛鴦遂附此如葉扁舟向雲水蒼茫中而去

朝曦之光絲絲穿入寢殿王與后鴛夢初回心中第一思潮卽愛女成嘉禮事固不料此一顆掌珠已翩然遠逝也進衣畢卽各覓冠劍將御以視朝乃俱大索弗得傾筐倒篋珍異纍纍一無所失獨

冠劍不翼而飛。王與后俱悵悵弗怡。蓋以二者皆希世之珍。其價值固猶在十倍馬德里（西班牙都城）城之上也。

王知珠還無望。乃勸后曰。吾愛瑪伊亞嘉禮。吾儕宜速籌備。勿以茲事膠擾於心。而誤吾兒之大事也。言已。即宣敕召公主。而公主之保母適至。匆遽前曰。陛下乎！老婢覓公主者兩小時。而卒弗得。殆已……言未畢。后駭極而哭。王亦頓足。驚呼宮婦左右。莫不涕泗滂沱。皆曰。吾尊貴之公主。豈已驂鸞而逝耶。衆方哀悼。而石破天驚之惡消息。又傳入宮中。則大使樊華琳亦已杳如黃鶴去也。

王與后驟失愛女。已哀痛逾恆。復聞樊華琳失蹤。益懷喪欲死。荏虞馬林王責言。疑其戕殺使人也。乃於宮中哭臨。後召諸臣問計。相國干俾拉進曰。陛下遭此閔凶。臣民無不驚悼。毀家紓難。在所不辭。第臣尤有進者。公主年齡尙未逾二十。卡辣暴士之惡作劇。固在意中。而昨日之會有可異之點。臣曾注意。公主時垂盼使者。而使者亦時瞻仰宮儀。臣恐今日之變。或由情愛而生也。后聞言大怒。不俟其詞畢。遽叱止之曰。惡干俾拉。是何言也。公主受吾訓迪。有年。素知閱範。寧肯決防敗禮。愛彼樊華琳耶。時公主之保母猶在側。聞后與相國齟齬爭辨。乃進至御座前。跪而啓曰。事至今日。老婢不得不言矣。公主之在塔也。聞樊華琳來。必欲觀其入都之盛典。且曰。阻吾者。吾必死。老婢等

苦諫不聽。乃鑽穴於牆。以通視綫。公主既睹。樊華琳卽誓曰。非樊華琳不嫁。老婢竊思。相國所言。或當也。衆聞言。皆大驚。且默頌相國之智。而后則怒極欲狂。大罵保姆侍婢等。輔導無狀。命悉處以絞刑。

海軍大將愛保奈替急諫曰。后勿罪此無辜。臣等願往追樊華琳。必此僉人誘公主去也。羣臣皆贊其議。於是擊鼓鳴笳。海陸並進。陸行者每至一處。輒呼於衆曰。孰能報公主瑪伊亞消息者。予以萬金。而彼衆輒答曰。君等盍他求之。吾輩固未見也。而海上追者果得一綫之光明。蓋一夕舟方夜行。欸見海天沈黑。中火光熊熊。如朝陽之出浴。衆驚疑不敢前。而火光亦似凝射。弗動久之。衆始辨光所自來。爲松鼠荒島。蓋公主及其情人已抵島上。而所攜之花冠上寶石。炫其燦爛之光也。

載公主夜行之舟。子送彼等登陸。後拜領其百金之賜。許以終守秘密。遂放棹而歸。中途忽遇王家之海軍舳艫相接。旌旗蔽空而來。大駭。懼方鼓槳欲逃。已爲海軍大將所見。立遣一小艇。尾之。舟子老矣。棹行濡緩。卒爲追者所及。執至大將愛保奈替前。而遁人之踪跡。遂不可掩。蓋其囊中金錢。燦然皆新鑄之。公主結婚紀念幣也。愛保奈替訊所自來。舟子僞爲聾且啞。木然弗答。愛保奈替知其詐。呼材官入曰。速縛此啞人於檣。而鞭之三十六。此蓋治啞人之最良方法也。舟子知不可終諱。乃

言一絕代麗姝。借一美少年。會乘彼舟。至松鼠島。愛保奈替。聞言大喜。立下令。全軍向荒島而行。吾今廻叙島上人矣。公主以長日奔波。香軀不勝倦瘁。方倚樹而坐。樊華琳則倦臥於草上。第飢甚。弗能成寐。乃呼公主曰。馬丹卿意。此間能久居乎。余輩既未攜饌糧。此島又荒如絕漠。卿雖美麗。於奧露亞 (Auroch) 第。余不能以是忘飢也。余必得食而後可。余蓋苦飢甚矣。公主聞言。注視樊華琳之面。少選。乃曰。樊華琳君何言者。余之愛忱。猶不足以感君耶。君有如是之佳運。猶覺弗慊於心。耶。樊華琳應曰。余丁茲厄運。余固不慊於心也。汝乃以爲佳運。汝仍在暗塔中者。汝其近天國矣。公主見樊華琳怒。乃復婉言曰。美麗之樊華琳乎。乞君勿怒。余將涉巖探幽以求食。或得果實以奉君也。樊華琳冷笑曰。或爾遇豺狼而果其腹耳。嗚呼。情愛！人之沈溺於是中者。所獲維何無他。但災禍耳。不觀夫公主瑪伊亞乎。傾心於樊華琳。不惜竄身荒島。親爲覓食。徘徊深林。密管中棘刺。藤鈎衣裂。裳徹。玉體幾無完膚。狀似與狸奴戲。爲其抓破者。且跋涉徒勞。卒無所得。悵悵而返。告之樊華琳。彼則拂衣却走。口中嗷嗷。怨詈不已。島上光陰忽忽已度三日。此一對野鴛鴦。以樹葉充飢。而外未得一星之食料。兩人之中。固以公主之香軀爲尤脆弱。然極力支撑。卒無怨言。且慰樊華琳曰。余一身受茲磨難。余固無怨君。若稍愉快。

者○余○雖○餓○死○亦○無○所○悔○也○樊○華○琳○答○曰○余○此○時○第○欲○飽○余○腹○而○已○汝○之○死○生○余○視○之○無○稍○異○也○公○主○聞○言○芳○心○如○沃○冰○雪○呼○曰○嗟○乎○君○視○余○之○死○乃○無○所○動○於○中○乎○君○前○日○之○誓○言○固○若○是○乎○樊○華○琳○曰○人○之○處○患○難○詎○能○與○安○樂○之○時○相○提○並○論○余○前○日○所○言○不○飢○不○渴○之○時○也○今○則○將○槁○餓○以○死○於○荒○島○上○矣○安○能○矜○矜○然○守○尾○生○之○信○哉○公○主○曰○余○亦○同○在○危○難○中○然○余○殊○不○怨○也○樊○華○琳○憤○然○曰○汝○不○怨○固○宜○汝○欲○脫○若○父○母○之○羈○絆○而○浪○游○耳○乃○牽○帥○余○以○至○於○此○公○主○曰○子○勿○作○是○言○余○之○所○以○至○此○亦○以○愛○君○故○耳○言○時○以○柔○荑○授○樊○華○琳○樊○華○琳○曰○汝○不○見○愛○者○亦○大○佳○逕○掉○臂○而○去○公○主○芳○心○愁○痛○如○飲○彈○昏○然○幾○欲○暈○倒○掩○面○嬌○啼○悽○惻○之○容○頑○石○亦○當○爲○之○軟○化○道○旁○適○有○薔○薇○一○株○含○苞○欲○放○公○主○坐○其○下○注○視○花○蕊○久○之○乃○曰○花○乎○！○汝○何○修○而○得○若○是○之○幸○福○耶○和○風○吹○汝○清○露○潤○汝○燦○爛○之○日○光○使○汝○美○麗○蔥○蘢○之○佳○木○保○育○汝○如○嬰○兒○鋒○銳○之○刺○保○護○汝○如○手○足○之○衛○其○頭○目○人○見○汝○者○莫○不○獻○媚○而○貢○諛○嗟○夫○余○之○身○世○殊○不○汝○若○也○言○已○珠○淚○奮○眶○而○出○如○萬○斛○清○泉○薔○薇○之○根○已○深○沐○其○浸○灌○公○主○方○對○花○雪○涕○而○滿○樹○蓓○蕾○忽○然○怒○放○似○有○極○幽○細○之○音○自○花○間○出○曰○公○主○乎○！○汝○若○弗○墜○於○情○網○者○汝○之○幸○福○固○亦○如○余○之○可○羨○也○汝○亦○知○情○愛○卽○禍○之○途○耶○可○憐○之○公○主○乎○！○彼○樹○下○之○窟○有○一○蜂○房○汝○可○取○而○充○飢○第○慎○勿○分○甘○於○樊○華○琳○用○此○無○益○之○癡○情○也○公○主○聞○言○恍○惚○如○

臨○夢○境○卽○奔○至○樹○下○果○得○一○蜂○房○大○喜○立○攜○以○告○樊○華○琳○曰○頃○得○此○不○忍○獨○享○願○與○子○共○之○樊○華○琳○聞○言○傲○然○不○顧○殊○無○感○謝○意○第○自○其○纖○手○中○奪○而○食○之○盡○且○曰○此○物○過○甘○吾○懼○損○瓠○犀○也○

古○橡○陰○陰○公○主○復○坐○其○下○向○之○悲○嘆○一○一○如○頃○間○對○花○所○言○者○然○此○時○芳○心○之○怨○誹○固○又○逾○於○前○矣○而○古○橡○之○枝○歟○然○垂○下○近○公○主○耳○際○若○與○之○言○曰○可○憐○哉○美○麗○之○瑪○伊○亞○也○汝○殆○將○飢○渴○死○矣○林○中○有○牛○乳○一○瓶○可○取○而○飲○之○第○慎○勿○以○涓○滴○予○彼○負○義○之○情○人○也○公○主○既○得○牛○乳○復○念○及○樊○華○琳○啗○蜜○過○多○當○復○苦○渴○乃○又○奔○而○告○之○曰○美○麗○之○樊○華○琳○乎○！○盍○飲○此○以○解○渴○第○乞○留○少○須○余○蓋○將○飢○渴○死○矣○樊○華○琳○倒○瓶○狂○吸○已○而○碎○瓶○於○地○且○瘳○笑○曰○汝○既○未○御○膳○當○弗○苦○渴○也○

公○主○至○此○始○覺○樊○華○琳○狠○毒○非○人○類○悔○恨○之○心○如○潮○而○起○合○掌○仰○天○自○懺○曰○噫○余○知○罪○矣○余○背○余○親○愛○之○父○母○余○棄○尊○貴○之○資○格○輕○畀○愛○情○於○素○不○相○識○之○儻○而○演○桑○濮○之○醜○劇○今○日○之○受○彼○凌○虐○皆○余○所○自○取○夫○復○何○尤○言○已○慟○哭○孤○影○隻○隻○向○林○陰○叢○綠○中○而○去○

『○勿○悲○勿○悲○灌○莽○中○有○美○餌○盍○覓○而○食○之○再○餉○樊○華○琳○者○汝○爲○無○恥○矣○』○公○主○聞○聲○仰○視○則○一○夜○鶯○宛○轉○嬌○啼○於○白○榆○樹○巔○也○

公○主○方○食○爲○樊○華○琳○所○瞥○見○吼○奔○而○前○怒○目○赤○如○爍○炭○拔○刀○將○刺○公○主○公○主○急○去○冠○露○其○髻○上○之○玉○

飾歎然而隱。惟聞鶯聲嚶嚶。斥樊華琳之負恩而已。

愛保奈替既得公主及樊華琳消息。卽遣使者烏拉脫。甲克。走告王。王及后聞報大喜。立命烏拉脫。甲克復往勞愛保奈替。且促之登陸。愛保奈替遂下令一時鼓聲。鼙。鼙。角聲。鳴。鳴。琴。箏。管。笛。之聲。紛。然。濟。奏。蓋。海。軍。大。將。督。師。登。陸。矣。公。主。方。與。樊。華。琳。決。絕。腦。經。冥。然。百。思。不。起。忽。聞。萬。聲。喧。闐。如。怒。潮。芳。心。一。震。腦。汁。驟。清。則。立。就。樊。華。琳。樊。華。琳。亦。歡。然。承。迎。同。舟。遇。風。胡。越。相。救。矧。公。主。之。於。樊。華。琳。其。愛。根。固。猶。未。斷。耶。

公主仗劍當先。樊華琳則握刀緊隨。其後直入愛保奈替軍中。衆皆不覺。蓋公主警上有能使隱形之玉飾。公主與樊華琳偕遁時。曾藏之冠底。今日公主賴其力以脫虎口者。已兩次矣。兩人各舉刃亂刺。衆不審刃所自來。但聞 I am dead, I am dying 之聲。呼號不絕。衆急聚立成方陣。向四面發槍子彈。簌簌如雨。落兩人則逃奔之海。伏水中。如鳧卒得無恙。愛保奈替以軍士死傷過多。又不得狙擊者所在。暗中摸索。與此無形之敵相持。卽已之一身亦岌岌可慮。乃下令退軍。登舟謀再舉之策。

慘劇既過。島中景物清寂如前。而暮色蒼然。天已垂黑。此時之公主。真似無家海燕。以林陰深處爲

其。栖。息。之。香。巢。方。沈。沈。入。夢。斗。聞。耳。畔。似。有。人。微。語。曰。瑪。伊。亞。！。速。起。樊。華。琳。將。殺。汝。而。食。汝。肉。汝。猶。酣。睡。耶。急。張。目。視。之。則。見。樊。華。琳。狼。鷲。之。面。適。爲。花。冠。上。寶。石。光。所。射。森。然。一。團。殺。氣。手。中。握。刀。蓋。以。此。無。情。之。霜。鋒。親。其。甜。心。之。香。澤。公。主。駭。憤。交。集。且。急。欲。自。衛。驟。起。出。劍。猛。刺。樊。華。琳。中。其。目。遂。顛。復。連。刺。之。且。刺。且。呼。曰。汝。不。義。之。僮。汝。死。晚。矣。

樊。華。琳。既。死。公。主。亦。踣。地。而。暈。久。之。始。蘇。夜。色。猶。未。闌。全。島。沈。沈。殆。如。墟。墓。與。之。相。伴。者。則。僵。臥。血。泊。中。之。木。乃。伊。而。豺。虎。亂。嘯。鬼。車。格。磔。四。圍。黑。幕。之。內。似。有。無。數。大。厲。惡。魔。張。爪。磨。牙。各。欲。攫。人。而。噬。公。主。芳。心。怖。極。欲。裂。惟。禱。祈。仁。慈。之。上。帝。早。揭。此。黑。幕。而。大。放。光。明。蓋。度。此。沈。黑。慘。怖。之。光。陰。歷。一。小。時。直。如。一。世。紀。也。公。主。方。倚。樹。而。坐。仰。天。凝。望。間。歛。見。燦。然。一。金。輦。降。自。雲。端。離。地。可。數。尺。引。車。者。六。天。鷄。御。者。雄。冠。翹。然。其。副。則。豐。澤。如。肥。雛。也。輦。中。坐。一。麗。人。仙。姿。煥。發。燁。燁。如。朝。日。吐。光。衣。上。金。繡。輝。煌。照。眼。生。纈。同。時。雲。際。又。降。一。車。駕。以。六。蝠。蝠。御。者。爲。鸞。黑。之。鴉。蝸。牛。爲。之。副。車。中。坐。一。大。猴。首。如。犬。戴。一。蟾。蜩。衣。上。鱗。鱗。然。如。巨。蛇。之。皮。公。主。方。駭。咤。則。見。兩。車。相。向。而。馳。麗。人。舉。黃。金。之。鎗。直。刺。大。猴。大。猴。則。報。之。以。銹。色。斑。斕。之。矛。惡。戰。移。時。而。大。猴。卒。敗。車。前。之。蝠。蝠。急。鼓。其。翼。引。車。冲。霄。而。逝。

麗人乃降車至公主前曰瑪伊亞勿懼余來拯汝余以愛憐汝故乃與惡魔卡辣暴士決鬥渠以汝出塔時距汝二十齡之辰尙四日乃暗中播弄使汝愛戀非人顛沛流離一至於此頃尙欲來撻汝辱汝以快其心今余逐之去矣自茲以往汝之前途光明蓋如朝日也公主聞言立匍伏以謝芳心感激匪可言宣麗人命雄冠之御者往詔愛保奈替使備宮車迎公主又命其副詣王宮取公主之衣飾蓋公主日來林棲野處出入荆棘中宮衣已藍縷不堪大似蓬門之貧女也

愛保奈替方在舟中籌登陸之策久而弗得搔首仰天焦煩至不可耐忽聞雄冠者來報大喜欲狂立率衆上陸烏拉脫甲克且荷一行炙之鐵又以從野味纍纍貫其上行未三里卽見綠陰之下停一金輦兩麗人行立輦側愛保奈替識其一爲公主立前叩謁公主止之而告以僊人援救之德愛保奈替則又向麗人叩謝方欲致詞麗人遽問曰余聞炙香汝行廚中載得佳肴否烏拉脫甲克噉應曰然卽以野味陳於麗人前且曰此固待貴人不時之需也麗人微笑曰爾之公主苦飢已久速獻之余得嘗一嚮足矣衆復紛然回舟取食品上之公主野幕瓊筵大似凱旋風景三軍之士莫不鼓舞歡欣蓋深以得公主生還爲幸也

進膳旣畢而取公主衣飾者亦至麗人遂爲之飾裝金錦之衣綴以明珠寶石又親爲之縮鬢金鑽

翡翠之屬燦然滿頭。末則簪花以當加冕裝。竟乃扶之登車。其衣飾之璀璨輝煌。足使未曙之羣星。疑爲 Aurora 雲車出也。

公主與麗人別時。執手依依。至於淚泚。且曰。馬丹。余受馬丹大恩。而不知馬丹之名。余母若見問者。其將何詞以對麗人。曰。美麗之公主乎。爲我致意。若母余。蓋汝初生時。來錫汝福之第五仙也。

慶賀之砲聲隆隆。然如萬霆齊發。蓋公主登舟矣。途中水光浪影。皆含無限樂意。似歡迎瑪伊亞公主歸其國都者。抵岸則翠華佇俟已久。骨肉重圓。悲喜之情。匪可言喻。公主雖自投於地。然王與后皆撫慰殷殷。謝罪之詞。卒無暇出。諸櫻口而公主之尊嚴幸福。皆已恢復。無遺彼惡作劇之卡辣暴士惡魔至此。亦無計可施。徒供人詬罵而已。

風輦還宮。而馬林王子之行旌。亦翩然戾止。蓋王子久久弗得使臣歸報。中心皇惑。故親舉玉趾來求婚也。從之者。紀綱三十人。怒馬解衣。灼爛無匹。王子亭亭天表。尤英俊絕倫。較之樊華琳。奚啻鳳鸞之於烏鵲。王與后得此快婿。則互相慶慰。館甥之禮優渥。有加。惟樊華琳失蹤事。則詭以泛舟遭溺告之。王子亦深信不疑。未幾遂舉行典禮。堂皇之結婚禮。天家美眷。其樂無涯。恐怖之前塵。已如過眼雲烟。消滅無跡。惟島中仙影。猶深嵌公主芳心中。時時感念不已也。

天○白○曰○余○譯○是○篇○非○喜○談○神○怪○也○蓋○悲○夫○青○年○無○識○之○女○流○多○假○自○由○之○名○而○妄○施○其○情○愛○以○致○沾○泥○墮○溷○如○瑪○伊○亞○之○流○離○飄○泊○者○何○可○勝○數○夫○瑪○伊○亞○之○卒○免○於○災○厄○者○以○僊○人○爲○之○援○手○耳○第○揆○諸○實○際○世○上○安○有○僊○人○知○僊○人○之○必○無○則○知○瑪○伊○亞○之○萬○不○可○學○嗚○呼○可○以○鑒○矣○

小說會 佛無靈

(恨人)

錦○帳○低○垂○綠○窻○嚴○扃○中○有○孀○女○臥○病○呻○吟○一○老○婦○坐○床○側○手○念○珠○口○喃○喃○宣○佛○號○時○揭○帳○視○其○女○且○頻○慰○之○曰○兒○安○心○臥○母○昨○日○稽○首○白○衣○大○士○前○代○汝○立○宏○愿○俟○汝○痊○可○當○綉○長○幡○供○蓮○座○大○士○靈○感○必○能○祐○汝○使○躋○康○甯○年○災○月○晦○此○恆○有○事○汝○但○安○臥○母○恐○怖○皈依○大○士○諸○邪○自○當○退○避○言○次○又○連○聲○誦○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白○衣○觀○世○音○菩○薩○

婦○馬○姓○姑○蘇○人○夫○詞○仙○亦○大○家○子○不○幸○早○世○婦○以○操○勞○家○事○故○年○五○十○餘○兩○鬢○已○呈○斑○白○平○日○對○於○子○女○莊○嚴○中○時○露○和○藹○之○象○一○望○而○知○爲○慈○善○之○阿○母○也○詞○仙○歿○時○遺○子○女○各○一○女○方○三○歲○子○纔○襁○褓○婦○以○遭○家○不○造○早○賦○離○鸞○撫○孤○守○節○萬○念○皆○灰○惟○有○長○齋○繡○佛○以○終○其○未○亡○人○歲○月○耳○乃○以○佞○佛○太○過○遂○中○迷○信○之○毒○致○以○掌○上○明○珠○輕○輕○斷○送○中○國○惡○俗○之○貽○害○於○社○會○可○勝○歎○哉○

婦○氣○血○素○旺○終○年○無○大○病○間○受○感○胃○一○二○日○卽○平○復○未○嘗○延○醫○施○治○故○一○生○最○惡○醫○藥○子○女○偶○或○抱○

恙有勸其從事治療者輒曰病痛乃小兒女常事服食甘餌靜心調治不藥亦可愈藥而壞則反致誤事又何用擲金錢買苦水吃倒小兒胃口哉故婦雖鍾愛其子女終未肯輕投醫藥間有病情危迫不得已而出此則婦之心神乃至不甯皇皇然若其子女將爲鄴都城鬼卒勾攝去者於是肝腸陡發叱奴罵婢終日不休必待弗藥以後始復其故厥後子女稍長習知阿母心理因天性之感觸遇疾病不肯言言之亦不肯療習焉既久而諱疾忌醫遂爲馬氏家中一種遺傳特性矣

有女素秋適同里雲氏三年矣遇人不淑依其母以居飄零身世抑鬱寡歡坐是得瘵疾始患失血恐爲阿母知秘不言繼而體漸瘠氣漸促飲食漸少進間數日必有微寒熱雖不甚劇而身體自日益憊每逢節序輒臥床三五日以爲常媪見之始猶不爲意繼漸覺其異尙以爲女子善懷思慮恆過度迫於境遇遂至懨懨成病第日就床頭寬慰之時時購甘旨供飲饌而對於病體始終不甚注意也

婦有姪女曰素雲與素秋深相得兩家距離甚近綉餘之暇時相過從見病狀勸之曰姊日來形容枯槁瘦骨支離病情似非等閒宜延良醫早調治何自苦乃爾素秋愀然曰承妹關愛良慰我心日來病狀增劇自知將不起始亦欲延醫調治第以老母素性惡醫藥寄居此間衣服飲食已深累阿

母辛苦更不欲以病軀使老母增懊惱且薄命人浮沉世上生趣毫無倘能早脫苦海阿母從此亦少一重牽罣俟吾弟完姻後即可安享家庭清福一再籌思不醫亦得幸妹自愛母以我爲念也言已涕下如縷素雲亦爲之慘然徒以習知婦性終不敢力勸其就醫也

大凡癆瘵之疾不臥床則已一旦臥床則雖有盧扁莫能奏效素秋患病二年臥床不起婦至是始惶恐無策終日念阿彌陀佛求爲庇護而病體終不減纏綿兩月勢益加劇馬婦至是已深入佛力魔障不復知從事醫藥終日爲女求佛許愿冀速痊好更延佛婆禮懺拜佛多方祈禱鐘鼓喧闐終日不已婦亦忙碌不暇省其女迨夫日薄崦嵫始以粥進屢呼不應舉帳視之則枕上嬌兒已作離魂倩女矣

恨人曰婦殆鑒於庸醫殺人而奉不藥爲中醫者歟然迷信神佛卒以斷送其愛女矯枉過正而其害乃相等也如此

哲學
小說
靈臺豔影

(谷神)

吳下白生稟性靜穆。恆獨居深念。爲哲家想兼習繪事。作畫亦楚楚有逸致。其畫師嘗詔之曰。作畫須定位置於先。山水之一邱一壑。翎毛之一羽一啄。當其操翰成竹在胸。於是縱筆揮灑。飄然落紙。而不成名畫者。未之有也。生承師訓。更進而求之。以爲懸想不如端相。作畫之先。輒張素紙於壁。遙坐諦視。默然永日。則紙上髣髴有畫。如意之所欲。蘸筆鉤勒。竟爾成幅。縱未能比肩名手。亦匪可儕於下。駟靜觀既久。雖素紙弗張。粉牆亦髣髴有畫。心念花卉。則亭亭淨植。灼灼春葩。心念人物。則紅袖添香。白衣示現。一一摹之於紙。皆絕妙粉本也。生緣是喜極。謂永古不泯之秘。宇宙間玄之又玄。古來言心性之哲家。所未能明。我乃得而發見之。且試之而真確。屢試而罔或不然。其功固不在倍根笛卡爾下矣。

一日晴窗花媚。小簾半捲。生寂坐齋中。凝睇素壁。搜索我玄想中之畫稿。精思所注。神歸於一。幾不憶自身爲何物。忽察素壁之上。髣髴有一幅美人遐思圖。急抽毫伸紙摹其輪廓。輪廓既具。更爲渲染。擲筆自視。喜極。幾欲狂易。蓋畫裏真真妙相。絕端麗風鬟。輕約雲鈿。斜墮坐小闌干上。凝眸沈想。如傷春又如怨別。羅裳飄舉。雙鬢閣砌畔。螺石又如惜春去。匆匆不忍蹴損。天涯芳草也。生固好澄

心。觀。物。於。外。緣。願。能。自。絕。故。以。弱。冠。之。年。猶。虛。鳳。卜。彼。固。謂。嬰。嬰。婉。婉。者。特。大。化。中。一。應。運。品。而。已。是。幻。非。真。復。何。有。於。戀。愛。願。此。際。對。畫。則。不。復。作。是。想。第。念。以。此。丰。姿。可。謚。天。人。果。得。以。爲。閨。房。靜。友。雖。兜。率。生。天。甘。遲。十。劫。次。念。所。見。女。子。亦。復。不。鈔。俗。骨。凡。豔。俯。拾。卽。是。幽。念。真。靜。如。此。畫。者。乃。未。前。見。豈。真。宰。賦。人。以。美。猶。留。缺。憾。故。藉。我。毫。端。呈。此。幻。相。聊。爲。補。恨。計。耶。更。念。內。典。有。所。謂。天。眼。通。者。能。見。已。往。未。來。種。種。形。色。無。有。障。礙。豈。我。與。畫。中。女。合。有。愛。緣。故。神。通。先。現。示。之。朕。兆。耶。涉。想。及。此。心。益。馳。鶩。喜。憂。雜。糅。莫。可。名。狀。喜。者。己。之。推。想。或。非。謬。憂。者。此。女。之。姓。氏。里。居。無。從。究。索。則。終。爲。畫。中。人。而。已。

每。當。月。夕。花。朝。生。輒。展。圖。把。玩。遐。想。萬。千。有。美。一。人。呼。之。欲。出。昏。旦。相。共。福。亦。至。豔。所。懷。喪。者。微。波。莫。託。難。倩。蹇。修。耳。假。令。世。果。有。斯。美。而。其。里。居。氏。族。復。果。能。偵。得。庶。幾。少。有。端。倪。然。而。叩。諸。戚。友。措。辭。爲。難。謂。將。探。畫。中。美。人。之。芳。訊。人。誰。不。諛。余。以。至。愚。若。將。尋。鄰。問。里。冀。獲。佳。遇。則。宙。合。大。矣。安。從。遍。覓。且。世。界。無。邊。娑。婆。居。一。安。知。此。麗。質。穠。姿。不。在。娑。婆。以。外。之。世。界。耶。念。此。心。煩。意。亂。莫。知。所。可。夫。生。之。一。心。原。如。古。井。無。波。自。作。此。畫。乃。詠。吉。士。懷。春。甚。矣。愛。之。一。字。足。以。顛。倒。衆。生。也。生。旣。溺。於。愛。念。不。復。能。如。曩。之。習。靜。端。居。爲。微。妙。之。思。維。因。過。其。友。吳。生。淪。茗。清。談。聊。解。悶。鬱。論。議。

既發妙緒。環生吳富有書畫。則盡出所藏。悉生觀覽。內多宋元墨妙。明清珍品。古色古香。琳瑯滿目。生固解人對之別。有會心發爲評論。皆中肯綮。迨夫日薄虞淵。始辭吳而歸。推窗延月。披襟當風。不覺隱几假寐。忽有推之起者。顧視則吳生也。喜起設座。並詢來意。吳曰。今夜月色皎潔。不欲獨玩。故特叩關。願與君共賞之耳。言次。瞻顧案頭。見所作美人畫幅。逼視有頃。抵掌曰。斯人得君筆爲之寫。照平添三分秀色。君六法益神妙矣。彼人豈知君擅此故情。君描畫耶生聞言。驚喜心念。囊之踏破。鐵鞋無覓處者。今且得來。全不費功夫。合有愛緣之推想。當非虛謬。因實告吳生。謂某之作畫。有獨得之秘。祇令攝心靜觀。神不外屬。則物之平面。髣髴都有畫理。此幅美人畫。吾固得之。此素壁也。言時。指其室壁。續曰。昧君所語。知世界有具此妙相者。謹乞君語我。以其氏族。俾慰渴想。君試思無端弄翰。竟成寫真。設非天假之緣。故爲作合。則一點靈犀。胡得而通哉。吳笑曰。畫中人我固知之。君誠屬意我。尤願自任。蹇修但不識鷓鴣比翼。而後將何以酬我月老也。生曰。是當抽我兩人固結不解之情。絲以繡君並雙。雙拜倒祝君長生。吳隨訕曰。彼人醒裏夢裏。猶未知有君。君乃曰。我兩人曰。固結不解。譚言出口。寧不自慙。生急曰。毋相嘲矣。請趣言此女果誰氏子。吳曰。此余中表何紫霞也。容既絕豔。如君之所圖。又妙解文書。才華藉甚。堂上愛之逾掌珠。必欲得一快婿。故今猶待字。我脫將

君意往謂靈心作合天示之機隨手涉筆乃現妙相彼家聞之當必欣然允諾謂是真雀屏選也生拱手曰飯生幸福懸君手矣吳則言必不辱命而去

筆牀彩匣羅列几案生循其作畫故態凝視粉壁良久忽一山水畫稿湧現腦滯於是淡墨輕黃以次落筆既成幅挂壁端詳聊解心煩蓋吳生之去未識果否有效青鳥不來令人盼煞作畫自遣亦無聊之極思而已正馳想間吳忽叩關而入生喜懼參半急問曰事果何如吳徐徐視壁間畫隨詢曰此雲林秋山無盡圖豈君舊儲耶生逕答曰此余所作纔經脫稿者今請勿言此所懇事究何如哉曰吾乃弗信此幅的是雲林手筆生益躁急曰是矣何氏究奚所云曰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故於擇偶之際每不免流於俗見吾姑所言正坐此病謂壻我紫霞者必才財兩贍白君偶然作畫竟肖吾女固不可謂無緣顧其才財究何如夫君之才華吾所夙知而君之富力吾乃未悉即請見告容往報命生聞言心神如死瞪目木立幾類刻像既而廢然太息曰事不諧矣

生家世清貧無廣田華廈之所有權乃兄任事於外僅得支持門戶免凍餒而已今聞吳言何門擇壻兼重才財則以己當之必以貧寒爲嫌事不可冀不如其已但愛女之念卒不可置畫裏真真益珍如拱璧相依爲命然而呼之不應語之弗答畫圖雖好終遜其真世固有其真者奈何思其次而

維畫是愛念此則深思所以致富之道果得黃金入握富擁鉅萬則一甌煙水固許並載西施也次忽念近所作畫吳君嘗誤認爲雲林手筆雲林之畫世所珍也吾脫以己畫爲贗鼎焉而售之所獲不綦豐耶因持其畫詣骨董商商展視良久驚喜曰是真雲林畫也未幾商昇萬金至謂某公欣賞此畫願以萬金易之矣生大喜過望如泥犂之鬼驟登天堂顧視四周氣象光昌急趨吳生所謂吾今富矣越爲我致意何氏某會當黃金作屋翡翠爲牀以與我心中中之紫霞共消受之亦令知此日之白某非復當時吳下阿蒙矣吳將命而去旣而復來謂彼家已有允意惟紫霞言須仿太真下玉鏡臺故事願得君自作一兜率天宮圖以爲聘禮此畫脫稿便當如約耳生意此亦匪難俟吳去便凝神面壁細味此圖當若何佈置冥想久久迄未有得心急意紛益無頭緒自怪往日作畫纔一搆局牆頭便現其髣髴今日苦思反乃無悟在他日作畫不成則亦已耳今日此畫關係美人之得失果從此擱筆則夙願胥成泡影是非所堪也思此汗珠雨下心如烹割忽聞風聲過竹牆上斗現萬個个字搖曳弄姿起視則月色滿庭星斗在天己身初固伏几上按額際隱隱有汗痕始悟以前種種皆屬幻夢而美人畫幅則猶在襟袖旁也

生念是夢大好果得圖成兜率吾甯長居夢境耳次念夢徵或亦足憑未識吳君果有是中表否遂

以翌晨走訪吳生不值則取他道歸道經一衣肆偶注目肆中玻璃窗不禁足爲之駐而神爲之往蓋窗中陳一蠟製美人衣新製麗服雅稱身材是乃肆中一種之廣告術將藉以喚起途人之注意力者而此模型之容貌乃與生之所圖無二生沈思有頃忽然大悟自念一月以前不嘗經此耶當時見此未嘗置懷不謂一幅印像已深鑲腦蒂厥後圖成絕豔初非牆上現畫爲我粉本不過腦蒂留影偶然呈露耳夫習靜則心一心一則索留影也至易靜觀而物之平面髣髴有畫正以此故又在吳君處觀雲林畫入夢則下筆類倪兜率圖未有前規雖夢中亦難成幅此尤可證留影則現無留則否也生念此心地頓清一切綺想胥從解除後此研究哲理均得圓融無礙云

短編
小說

世界思潮

(四之後二)

(瘦鶴譯)

一星

原名 "A Child's Dream of A Star" 英國大小說家却爾司迭更司著

却爾司迭更司小傳

却爾司迭更司氏 Charles Dickens 以一八一二年二月七日生於拋咨毛司 Portsmouth 之

萊保脫 Landport 爲海軍部會計處書記生約翰迭更司 John Dickens 之子當氏生時約

翰方服務於拋咨毛司造船所一八一四年被調之倫敦越二年之却瑟姆 Olneyham 氏在家

中讀書已多。至是則復入學肄業焉。一八二一年舉家墜入窘鄉。海軍部褫乃父職。貧困無聊。幾無以爲生。遂由却瑟姆移家倫敦。傲居陋巷。中居未久。父以債務被逮入獄。時氏方十齡。爲飢寒所驅。因投身于亨格福市一靴墨廠。中以黏附招紙于靴墨瓶上爲事。每夕必行四里許。徒步歸寓。每值來復日。則省父于獄。父出獄後始入一中學校繼續其學業。越三四載。出校爲一律師司筆札。爾時乃父適謀得晨報訪事員缺。氏因亦有從事報界之想。平昔刻意研究速記術。日必造英國博物院求讀新書。十七歲時爲一醫報訪事。及二十二歲始得倫敦一報社中長期訪事之缺。以能敏報上頗多其記載。一八三三年月月雜誌上發見其著作『鳳尾松小徑中之午餐』(“Dinner at Poplar walk”)。一篇厥後他報上亦時見其文。願無藉藉名時。則常川投稿于夜報。且爲一晨報之訪事。每來復薪資初僅五奇尼。(按每奇尼合二十一先令)尋益至七。一八三六年刊其第一部之名著『白士筆記』(“Sketches by Boz”)。得版權費一百五十磅。後十一倍此資贖歸。已有是年三月下旬。其所著第一號之『辟克維克報』(“Plover Papers”)出現。三日後與其友人夜報主筆喬治霍加司(George Hogarth)之女喀瑟玲(Catherine)結婚。十五年間得子七女。三。天。其。三。一。八。五。八。年。忽離婚。氏晚年名益噪。身造成功之域。未嘗失敗。每一

著。出。通。國。歡。迎。雖。致。致。力。作。前。後。凡。五。十。八。載。而。腦。力。目。力。腕。力。尚。未。衰。頹。強。健。如。少。年。時。以。一。八。七。〇。年。六。月。九。日。卒。于。洛。乞。斯。德。Rochester 之。加。士。希。爾。Gradhall 葬。惠。司。明。司。德。大。寺。Westminster Abby 其。生。平。著。作。不。下。百。種。最。著。者。有。『白。士。筆。記』『辟。克。維。克。報』『奧。利。佛。吐。維。司。脫』『Oliver Twist』(按。即。林。譯。賊。史)『尼。古。拉。司。尼。格。爾。貝』『Nicholas Nickleby』(按。即。滑。稽。外。史)『舊。骨。董。肆』『The Old Curiosity Shop』(按。即。孝。女。耐。兒。傳)『瑪。丁。乞。拾。爾。鬼。脫』『Martin Chuzzlewit』『耶。穌。聖。誕。小。說』『The Christmas Tales』『湯。貝。及。其。子』『Dombey and Son』(按。即。冰。雪。因。緣)『達。維。考。伯。菲。爾』『David Copperfield』(按。即。塊。肉。餘。生。述)及『二。城。故。事』『A Tale of Two Cities』諸。書。全。世。界。好。其。著。作。者。迄。今。殆。及。一。萬。萬。人。云。

嘗。有。一。稚。子。好。漫。遊。而。富。思。想。有。弱。妹。一。為。其。良。伴。此。二。人。者。長。日。恆。發。奇。想。每。見。一。物。輒。引。以。為。奇。見。花。之。艷。奇。之。見。天。高。而。蔚。藍。奇。之。見。水。深。而。灩。澦。奇。之。且。奇。彼。上。帝。萬。能。乃。造。此。可。愛。之。世。界。有。時。二。人。復。相。語。曰。苟。世。上。兒。女。忽。同。歸。于。盡。者。彼。明。艷。之。花。灩。澦。之。水。蔚。藍。之。天。不。將。同。抱。傷。心。乎。二。人。心。中。則。皆。以。為。必。傷。心。也。繼。又。言。曰。芽。花。之。兒。女。也。山。跌。小。澗。水。之。兒。女。也。天。上。明。明。之。小。

點夜中捉迷藏于雲幕間者星之兒女也人之兒女猶渠輩之遊侶一旦忽見其遊侶撒手于人世烏得不悲每日之夕必有一明星先他星而起見于天際禮拜堂之塔尖適當其下堂中墳場亦爲星光所及二人目中覺此星較尋常之星爲明且亦較巨每值暝色四合時二人必携手同立窗前仰首而觀有先見此星者立呼曰吾見星矣然二人久已灼知此星之起于何時起于何處故往往同時而呼爲日既久乃與此星結爲良友歸寢之先亦必臨觀與之道晚安寢時輒同聲呼曰願上帝福此星厥後妹忽病夜中弗能復立窗前觀星兒獨自臨觀中心如擣見星則卽回首向此床上白如梨花之面言曰吾見星矣妹嫣然而笑發其低弱之聲仰天呼曰願上帝福此星并福吾阿兄已而人去床空不復見此白如梨花之面而禮拜堂之墳場中斗有一小塚纖草滋長土色猶新兒夜夜擦其淚眼獨觀明星星下燭光甚修且益明上天下地一時都在星光之中夜旣深兒抑抑歸寢夢中又見此星下有多人循一光明之路而上星方洞闢如一光明世界中有安琪兒無數曼立以俟諸人之至明星如月燦然四燭間有數安琪兒則珊珊自星中出循光而下來吻諸人之頸狀絕婉嫵尋卽相與翩翹而去雲裳霞裾漸次弗見兒仰臥床上樂極而泣更極目視星見有數安琪兒尙留其中初未盡行中有一妹乍見立識其爲愛妹惟當日臥病時玉靨白如梨花此則嬌紅有

如玫瑰時方婷婷立于星門之次曼聲詢一嚮導者曰吾阿兄來乎其人答曰未也女廻其螻首爲狀似悅兒則展其二臂大呼曰妹乎吾在此曷來携吾妹弗應但流波作微暎時在霄深星光蕩入室中旣修且明照見此孤寂之兒方以淚眼相望也自是以後兒之視星直爲其未來之家逆知末日一至行當歸宿于彼且念此身不特屬諸世界并屬諸星以阿妹已先彼入星也亡何一幼弟生未屈牙牙學語時遽殤兒遂又夢見天上之明星星中之安琪兒及星外羣衆之人絡繹于光明之道上諸安琪兒仍各舉其明眸遙注羣衆之面于時妹之安琪兒又聞導者曰吾阿兄來乎導者答曰來者爲汝弟初匪汝兄須臾卽見其幼弟之安琪兒已在阿妹玉臂之間戀戀如小鳥依人相持弗舍兒復大呼曰妹乎吾在此曷來携吾妹弗應但流波微暎然作淺笑而天半明星仍炯炯然動弗已已而兒已屢屢長大成少年矣方治其書籍忙甚忽一老僕蹣跚而至言曰汝母溘逝矣臨終時尙爲其愛子祈福祉是夜少年又見星一一仍如前狀妹之安琪兒又問導者曰吾阿兄來乎導者答曰來者汝母也瞬息間星中斗起歡呼之聲響徹雲天蓋慈母已與其嬌兒愛女合矣少年復展其二臂大呼曰母乎妹乎弟乎吾在此曷來携吾母妹弟同聲答之曰猶未也而天半明星仍炯炯然動弗已已而少年之髮已星星而白稿坐火爐之次兀然弗動萬憂內蘊低徊欲絕蕉萃之

面上亦盡沐酸辛之淚而明星之門又闢妹之安琪兒復問曰吾阿兄來乎導者答曰未也來者爲其愛女子是此中年之人遂見其新喪之愛女在其阿母阿妹阿弟之次共叙天倫樂事旋喃喃自語曰吾女之首方枕阿妹胸際復展其一臂挽阿母之頸吾嬌小玲瓏之幼弟則方依依于其足下彼雖去吾尙能依吾骨肉于天上吾心安矣敬謝上帝而天半明星仍爛爛然動弗已而此昔日之稚子竟儼然成老人矣蓮花之面盡界皺紋步履既弱且緩背亦僂僕如弓一日之夕僵臥于床上兒女則皆環立床頭相守弗去老人忽振喉發爲兒時之語曰吾見星矣其兒女立切切相語曰阿父將死矣老人又曰吾老矣今茲去此人世如去吾衣脫然無復牽挂吾且返老還童御風以入星球天父乎吾今謝汝吾畢生所愛之人當已翹首望吾矣而天半明星仍爛爛然動弗已光下燭及其三尺斷墳之上。

二 故鄉 原名 "The Native Village" 英國大文學家却爾司蘭姆著

却爾司蘭姆小傳

却爾司蘭姆氏 Charles Lamb 以一七七五年二月十日生於倫敦父約翰蘭姆 John Lamb 爲法學院長之書記生氏于一七八二年間入基督醫院 Christ's Hospital (按此爲學校之

名又稱藍衣學校 (Blue-coat School) 越七年始畢所業。大詩家薩茂爾推勒柯勒立奇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爲其同學且亦爲畢生之知己。一七八九年備于南海公所 South Sea House 中爲書記。一七九二年去而入印度公所 Indian House。一七九六年其妹瑪麗蘭姆 Mary Lamb 以狂易殺母。後此氏息息監視之以終其身。兩年後氏刊其無韻詩成一小冊。子厥後又刊一說部曰『露薩門格萊及盲女老瑪格萊脫之故事』“Tale of Rosamund Gray and Old Blind Margaret” 一八〇二年編一脚本曰『約翰賀維爾』“John Woodvil” 一八〇五年其新編之喜劇『密司脫愛去』“Mr. B” 演于劇場中觀者初不歡迎遂大失望。一八〇七年著『莎士比亞戲曲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 自著悲劇屬其妹瑪麗著喜劇書出名乃大著翌年又著一書評論莎士比亞及與莎氏同時之諸戲曲家遂又以評論家聞于時。一八二十年投一文稿于倫敦雜誌曰『南海公所憶語』“Recollections of The South Sea House” 署名爲『意利亞』Elia 一八二三年刊其文(按爲筆記體)二十五首。卽題曰『意利亞之文』“Essays of Elia” 一八二二年氏偕其妹去國作海外之遊越三載辭印度公所中職每年仍得恩俸四百四十一磅。一八三三年刊其最後之著作曰『意利亞最後

之文』(Last Essays of Elia) 明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于哀特莽頓 Edmonston

吾思鄉久矣。茲以故鄉風物觸目多悲。欲行遂爾。復止。願吾而弗歸。此心亦杌隉莫定。一日之晨。遂束裝。遄發。未及亭午。已至惠德。福在一小逆旅中。草草進餐。逆旅主人老矣。已不復識吾。乃使吾與無窮之感。唱其名。湯麥司。弼萊德。實爲吾之老友。當吾兒時。廻翔一村間。跳盪有如獼猴。而老湯麥司。輒爲吾劈竹作釣竿。吾則坐水湄。作漁翁詎意時過境。遷渠已不識。當年舊侶。吾家所居之老屋。塵封已久。行將斥售。歸諸他家。吾蹀躞入一室。立審爲兒時下榻之所。吾卽踞于窠。小榻處。仰天而禱。自覺渺渺。此身已于一剎那間。化爲稚子。過去之光陰。似亦歷歷。自至無俟。吾之提取于。是吾卽舉首四顧。冀一見阿父阿母及家人之面。然而滿室荒涼。初無人影。徒爲吾一片空花之夢。小床旣去。不知所適。小窗上當年嘗嵌一五色絢爛之玻璃。夏曉夢回。吾每好觀其弄影于曉日之中。宛類天半長虹。而今亦弗知已零落何所。但易以尋常之玻璃。故物渺茫。骨肉星散。游子重來。對之能無淒咽。旣出復逐。入他室。室都中空。狀至寥瑟。間有一室尙餘一琴。似將待價而沽。吾按其鍵。歌一蘇格蘭古歌。此歌爲吾兒時所癖好。目爲無上之佳什。願兒時影事。卽亦隨此歌聲而起。回首當年。弗能自制。吾悲。因卽飛馳出室。聊以自解。後此信步所之。無意乃至屋後古樹林中。爾時吾輩均戲。

呼之爲荒野吾每入時必有一人出而逆吾而今則此人亦杳此人爲誰則汝也嗟夫嗟夫汝非培恩毛克撒姆耶汝實爲人世間至溫至柔至有禮衷之人若論汝之職位則僅爲吾家司園之園丁吾忠實之人乎當年吾或出遊汝遇吾于途輒錫吾以溫言軟笑今者汝安在耶惟有一事吾殊不能恕汝培恩毛克撒姆汝其誌之汝何事與吾終身不字之老姑母合謀行惡盡去老松樹上之斷枝吾今尙憶其掃地作瑟瑟聲也前此吾每舍他處弗往獨來此間雖覺幽深寥寂而吾小心中頗多佳趣後此屢屢以長途亦養成耽靜之習溯自吾與此林告別以來于今已十載矣高松老翠亭亭如故其下爲灌木之叢亦作亂綠媚人松鼠跳躍枝葉間靜而忘機濃陰中斑鳩時鳴聲似悲咽凡茲種種均與去時相同初未少變予觀物聞聲心乃不期而融然而自願此子然之身則覺一自當年去此緣陰之下百凡都變矣阿父阿母俱已棄吾而去訓勉吾者無人指導吾者無人吾卽欲一聆亡親溫婉之斥責聲亦渺不可得詎知造物之主意猶未墜更一一奪吾朋友而吾又弗知造物奪之置于何地吾環行林中幾遍頗冀遇一解事之人少慰吾心尋則默禱此身仍化爲兒時不識不知之身一如當年徘徊于此緣陰下時已而吾禱似應壯年積垢忽若脫然劃去返諸純潔質直之兒時吾木立弗動似喪吾魂惘恍又類入夢親聆天父之綸音瞬息間則脫蕙人寰竟御風而

上九天既覺頗疑吾所立處殆聖地也吾萬感潮湧良難自遣因踽踽而歸逆旅屬侍者備餐將青豆及甜麪包來此亦吾兒時酷嗜之品年來每值誕日始得一嘗其味吾翹盼其至意滋弗耐既至吾喉已爲眼淚所梗纖屑莫能入遂呼酒飲之盡卽恭造墳場展開吾地下之亡親當亡父窆時吾嘗親戾因立得其處惟亡母出殯適爲病阻初未躬行執紼迄今常覺負疚墓上樹石碣其白如雪上鏤二親名字之縮書蓋二老實合葬此墓猶鴛鴦塚也吾匍匐于地親此墓前黃土一時心中斗發歡悅之念念吾他日死後骨肉或化爲埃塤且與二老遺蛻并合一處此着實爲至樂于是吾仍長踞弗起憑二臂于墓石之上執吾心坎誠意發爲禱詞以吾實弗能語也禱已始起中心少覺沈靜尋讀他墓墓石上之誌銘以自消遣瀏覽一過彌深悲感知此纍纍黃土之下均爲孝子弟弟義夫賢婦及慈惠之父母至是吾卽發爲諧想自問不省世上惡人果委骨于何所彼忍刻之父母及惡夫劣子者寧亦別有墳場耶或則死者生前作惡後人不咎其已往故諱之于墓銘耶人而一死則生前種種固已與其遺骸同瘞墓中且生人亦決弗與死人戰也

小豔情
笑

(天白)

哦怪道呢我這裏好夢纔醒便覺得一股如蘭似麝的甜香望鼻子裏直撲令人心涼神爽好像一

瓶花露從頂門上灌下一般原來你竟自辜負香衾悄悄的在這裏臨鏡理妝了你也不用在鏡中噴我你那兩彎凝烟染黛的遠山眉天生就的宜喜不宜噴就想假意含顰那峯尖可是勉強盛不擺來的何況是盈盈春色喜上眉梢的當兒呢你看你的芙蓉頰上兩個酒渦兒漸漸的現出來了古人說一笑千金這句話實在齷齪得狠美人倩笑豈是可以論價值的我在我跟前更不敢說這唐突的話只是你那嫣然一笑的時候我便神怡心曠飄飄欲仙據我的獸頭獸腦想來好像上帝特派你這安琪兒來超拔我這濁物的靈魂上昇極樂園的呢你現在脈脈含春故意不笑的嘔我我看著却似輕雲掩月薄霧籠花暗中嬌艷已到十分了

哈哈我又看見了你那低著粉頸兒抵著櫻唇兒微微的一笑真個是嫵媚絕倫把吾這渾身鐵骨好像經了一千度的熱度鎔化得似水銀一般我的靈魂也一塊兒化了繞在你倩影的四周給你這電氣似的笑容吸住了沁入你的香軀銷歸無跡我此時好像升入自在天中浸在愛波海裏耳目口鼻無一不美滿溫馨簡直無我更不知你和我之外還有什麼世界虧得你聽了我這些瘋瘋顛顛的話忍俊不禁回過頭來嗤的一笑我的靈魂纔從那溫柔無比的水雲鄉裏慢慢吐了出來纔覺得泥兒做的是我水兒做的是你五濁紅塵做的是世界你看那碧紗窗上照着胭脂似

的朝曦白膽瓶中插着粉霞似的薔薇都似盈盈欲笑和你鬥艷爭妍但是依我看來那裏能殼及你一些兒呢

哀情
小 說
淚

(天白)

唉。去年今日不是我和雲娘情根初種的日子麼。那裏知道不上半年光陰。我便和他生離死別。如今回想起來。歷歷前塵。竟是一部傷心史。我要說出來。惹起天下傷心人。陪却幾行熱淚。這又何苦呢。待不說時。我自己的淚珠兒。滴滴落落的倒著向肚裏咽。這也萬分難受。罷罷。我只得發一個狠。提起筆來。蘸著淚兒。把我們兩人的慘劇約畧說了出來。咳。我今日的淚珠兒。那裏補還得了他的。淚債呢。他當時和我說道。麥羅。我不怨你。只怨我。生不辰。沒有和你並蒂同心的福命。只是我有一個希望。說到此處。便微微的一笑。我看他這個笑容。似乎比哭還慘。我忍不住便問他。希望什麼。他背過了臉道。只有死呢。我聽了這個死字。心中好像幾十把鋼刀。在那裏亂戳。只得狠命的。掌上。前去扶他的香肩。挽他的粉頸。學那嬌憨不解事小孩子的模樣。去解慰他。只見他兩行紅淚。斷線。珠兒似的。落個不住。我把臉兒挨着他香腮。狠懇切的說道。你快別這樣。不然我就先死給你。看我說這句話。果然狠有效驗。他的淚痕。就在我的頰上。搵乾了。停了一會。又歎了一聲。說道。麥羅。你那

裏管得了許多我爲你形銷骨化肝裂腸斷已不是今日這一天了我現在方信那林瀟湘有句話說得不錯我近來眼淚已經覺得比從前少了許多大約我也快要魂歸離恨天了只是你千萬不要學那馱公子去做和尚就是了他說了這話不到兩三個月的工夫他果然香魂一縷隨風散去到那蕊珠宮裏証他的仙果去了可憐我從此以後這一雙眼睛便像黃河決了口子一般從沒有乾的日子只是到了夜間合上眼便聽得他的聲音唱道一個是水月中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我睜開眼看時查不見他的倩影我的珠淚便又撲簌簌的落下來了。

小 俠 情
英 花 小 傳

(行樂)

鄭家阿媛十四歲卽失怙恃依叔爲生叔固爽心者阿媛之父又遺有身後之債數十金叔雖不無微資然性慳不肯解囊終日籌計惟思於阿媛白玉無瑕之嬌軀上闢一財源藉填宿逋並遂貪慾願阿媛姪女也由己之手推諸溷井初亦良覺不忍然終以爲姪女非親生遂決計貨阿媛於花叢外史氏曰『爲問生身親父母賣兒還剩幾多錢』是親生父母之貨其子女亦屬尋常之事此以叔而貨其姪宜其視爲正義而毅然行之也。

一日叔召阿媛至前鄭重言曰爾知爾父之遺有宿債乎阿媛曰知之叔曰此予責也然予貧乃不能償此今須問姪女矣爾爲爾父之女予乃其弟是應問爾阿媛曰此固儂責然儂今年才十五髫齡弱女胡能任此嗟哉叔乎或須待之異日叔曰異日又如何者不如及早爲計毋誤爾青春也阿媛面微頰曰儂乃不解叔父之言叔曰予試爲爾說其利害以爾妙齡復具驚人之貌與其待字閨中擇一與吾等身世相當者而偶之何如涉獵風塵一供達官貴人之盼顧苟有奇緣躋身侯門小妮子一生受用不盡而予亦得沾其餘光清償爾父之宿逋以享清閒之福也阿媛……爾意如何。

阿媛始而含羞繼而心脾懷楚淚珠奪眶而出嗚咽應曰叔殆欲貨儂於妓寮耶叔聞此言面亦微赤以目他視徐徐言曰非得已也然必爲爾擇一善地阿媛聞叔果欲貨彼乃痛哭失聲哀其叔曰叔乎……儂無父母叔亦無子女儂卽與叔之女何異叔奈何忍使自家骨肉爲里巷賤倡供天下人蹂躪縱云父債當償謀生之計儂亦能從事織繡以博微資將來或嫁一田舍郎能代償多金亦正難料至於離家背井作夜度娘儂誓死不爲也

叔聞言作瘳笑曰爾何知者織繡所得無幾田舍郎類皆窮漢不足以了予事予意決矣將來爾必

能諒予用意之善也。阿媛再哀之。叔弗可。勢將加鞭。朴阿媛乃大忿。柳眉倒豎。慷慨言曰。叔。欲使儂爲娼家女乎。叔曰。是亦沒法事。阿媛曰。然則待姪女一言。叔曰。試言之。阿媛曰。叔之意。無非欲得多金耳。然貨儂於人。叔得金不多。而儂乃爲他人之餒樹子。何如自設妓院。得利當更多。叔恠。恠言曰。予家素清白。奈何爲下賤之生涯。阿媛曰。貨姪女爲娼。豈卽不墮家聲耶。叔聽之。不如此者。儂終不爲娼。如再相逼。儂惟有一死耳。叔沉吟曰。此計固善。然須資本。經營且予又不熟習。此中法。則奈何。阿媛曰。是勿憂。娼不過以色事人耳。以儂之貌。亦尙能博人歡。且出於儂本意。與他妓受人逼迫者不同。酬應之術。儂略加揣摩。必臻美善。惟資本一項。叔且假之他人。將來由姪女一并理楚。可也。叔爲利所動。點首稱善。逾三日。叔乃自出其囊金。僞稱借得者。迫阿媛上道。阿媛頗忼爽。慨然應之行時。哭拜於父母靈前。默祝父母冥中佑助。俾此出得。遇仗義行俠之人。離此魔劫。嗟哉。阿媛蓋拚以此身嘗試風塵滋味矣。

不數日。金陵釣魚巷。有以英花書寓榜其門者。卽阿媛之香巢也。先是阿媛隨叔至金陵。暫假某客棧。息其征塵。棧夥偶詢行徑。阿媛卽應聲曰。儂將爲娼耳。棧夥大駭。阿媛曰。何異之。有此出於儂叔父之意也。叔聞言。慚愧萬狀。去而之他。棧夥竊與叔言。謂爾果欲使爾姪女爲娼者。當賣其身於妓。

寮。叔。稱。善。歸。與。阿。媛。商。阿。媛。卽。嘯。嚙。大。哭。誓。叔。自。食。前。言。欲。爲。娼。則。宣。言。於。外。賣。皮。肉。可。耳。售。身。於。惡。鴇。毋。甯。死。蓋。阿。媛。此。時。已。不。以。叔。爲。叔。且。因。恨。成。憤。亦。復。無。所。顧。忌。矣。惟。賣。娼。之。道。阿。媛。實。不。知。其。底。蘊。卽。彼。叔。生。處。窮。鄉。僻。壤。亦。屬。茫。然。冒。昧。而。來。至。此。乃。進。退。失。據。不。知。所。可。惟。終。日。互。詈。而。已。同。棧。有。蒼。石。公。者。固。名。下。士。爲。人。亦。頗。豪。邁。聞。此。事。而。奇。之。乃。就。阿。媛。室。詢。其。原。委。阿。媛。見。來。客。尙。敦。厚。卽。訴。其。苦。況。曰。儂。命。薄。勢。不。能。不。爲。娼。卽。儂。欲。別。尋。自。活。之。道。而。叔。必。逼。儂。爲。此。儂。又。何。敢。抗。叔。命。但。儂。自。思。之。女。子。至。必。捨。身。爲。娼。已。屬。大。不。幸。矣。猶。復。受。壓。制。於。鴇。終。身。不。能。自。拔。未。免。太。無。人。理。故。在。家。卽。與。叔。有。約。儂。雖。捨。身。報。叔。亦。須。善。自。爲。計。不。陷。於。惡。鴇。之。手。以。全。自。由。之。身。今。叔。忽。背。前。言。故。儂。與。力。爭。耳。叔。曰。彼。小。女。子。無。知。云。欲。自。開。妓。院。予。携。金。不。過。百。又。何。能。從。事。蒼。石。公。嘆。曰。此。奇。女。子。也。予。必。助。之。卽。問。阿。媛。曰。予。假。爾。以。資。如。何。叔。曰。然。則。先。生。購。此。女。去。可。耳。蒼。石。公。笑。曰。予。年。近。四。十。矣。無。福。消。受。此。美。人。且。予。浪。游。四。方。爲。人。幕。客。亦。無。多。金。以。供。室。家。之。用。今。不。過。偶。然。積。有。金。數。百。足。以。助。爾。無。他。欲。也。阿。媛。再。拜。蒼。石。公。扶。之。起。翌。日。遂。爲。阿。媛。築。香。巢。於。釣。魚。巷。以。阿。媛。有。英。氣。遂。爲。易。其。名。曰。英。花。

阿。媛。感。蒼。石。公。至。於。次。骨。一。日。對。蒼。石。公。言。願。以。身。事。蒼。石。公。曰。予。金。無。多。而。予。年。已。老。助。爾。佈。此。

奇局固有餘力，苟欲娶爾，匪特無以善後，卽眼前爾叔亦不易揮之去也。阿媛無言，久之憤然曰：儂殆具有一爲娼之命，今決計爲娼矣。願無以報公，奈何？蒼石公視之而笑，阿媛沉吟，久又毅然曰：休矣。儂旣爲娼，又何庸顧羞恥？且儂亦終須供，熱郎探折耳，何如自獻其身？請公爲儂梳櫛，藉以報公言。訖，紅雲上頰，垂首拈帶，狀至嬌媚。蒼石公亦多情人也，忍俊不禁，卽撫阿媛之肩曰：愛我哉。英花也。予何人，斯敢負盛情，遂擇吉期，實行與阿媛梳櫛。

梳櫛之日，阿媛之叔以蒼石公此番質室，宇置器具，衣飾耗資甚多，且彼尙得有賞賚，遂亦不敢非議。一任阿媛所爲。及夕，銀燭高燒，賓朋咸集，酒酣，主客皆樂。阿媛忽召其叔至前，便與諸客爲禮，已亦檢衽下拜，並陳辭曰：英花不得已，失身風塵，承蒼石公俠骨柔情，賜以珍惜，加以愛護。儂雖粉身莫報，何敢再有所請。以瀆清聽。然蒼石公非外人，座上客亦多，一時顯達，深能體恤，薄命人英花乃敢再抒下懷，爲茲陳請。諸公亦知英花之所以業此乎？爲叔故耳。英花之捨身報叔，亦可謂至矣。惟爲娼之日未久，未曾使叔獲多金。英花此後尙須贍叔，俾免飢寒。然人心不易足，豈獨吾叔故英花今夕與叔約，英花之身父母所遺，非叔所有，叔何能貨英花？英花亦惟盡其爲姪女子者之情，除償還叔宿逋外，以後每月僅能以十金奉叔。英花籌此十金之道，爲娼可不爲娼？亦可叔勿庸過問。所

問者惟此十金。英花必籌出不虛。恐日後叔有異言。或又別出詭計。故須請諸公爲英花提叔而面命之。並使書券以昭信用。衆撫掌曰。可叔伏地汗涔涔下。忸怩應曰。予亦無異言也。蒼石公遂爲起草。使叔用手印於其上。並面交以百金了舊債。此後惟憑摺取月金耳。

蒼石公與英花居匝月。感情甚融。洽惟蒼石公終不欲據英花爲己。有屢勸英花善自爲計。勿戀戀於彼常蟄伏棧中。非英花數請不往訪其妝閣。英花知無可強。遂亦漸接他客。閱者諸君知之。此時英花非復曩年阿媛狀況矣。豐肌秀骨。雅度翩翩。淨洗鉛華。無抹脂鄆袖之習。所居小樓一角。房櫺幽靜。非風雅之士不能望見。顏色見之者。亦不過羨茗清談不及於亂。蓋藉以報蒼石公也。公知之。念英花以零丁弱女。獨撐此奇局。又守身如玉。胡以爲繼。是皆予在其側爲之梗也。於是作書與英花別。匆匆離甯去。

英花得書。煩人讀之。知蒼石公爲己。故斬斷情絲去矣。乃泣臥數日不起。繼念徒哭非計。或與叔以隙。又來侮辱。遂梳粧起。與人酬接。然自此遂鬱鬱不得志。遇有高會。輒以酒澆塊壘。一舉數十觥。醉後耳熱拍案。悲歌聽者爲之掩淚。願筵散後。清理院中事。又井井有條。僕婢輩莫敢欺之。叔亦唯唯而已。嗟乎。英花勞矣。但與其厄運決戰。亦不能不勞也。

逾一年英花戀愛一楚南少年少年無金而有槩槩大才英花頗賞識之欲許以終身然未啓齒也適蒼石公復返囊中又貯有白金數百兩得之某將軍者偶思英花特來訪舊英花見蒼石公來甚喜乃捐其欲嫁楚南少年之念仍思事蒼石公以終老蒼石公意似可一日忽遇楚南少年於妝閣蒼石公閱世久頗具慧眼能識人驚少年之器宇不凡亟與縱談天下事藉以覘其胸襟少年口若懸河所言多具真理有遠識蒼石公大歎賞偶問英花曰爾何不嫁此人英花曰儂本懷此意今公來儂欲報德捐其私愛矣蒼石公大驚曰此奚可者然予必有以善處之卽夜返客館再作一書與英花附以四百金遣人送往英花得書長歎曰此老豈又飄然而去乎亟召楚南少年來閱此書略謂予之欲娶英花者以英花處風塵久未曾得人故耳今見楚南少年又聞英花與彼甚有情予老矣實非英花之偶何忍以愛英花者而害英花故予遂又遁去使英花仍嫁彼少年英花須知楚南少年其人終必能發聲國內固大可以終身托之也予實自慚又復自恨雖然予之終於不能自見於世而又不能享受溫柔之福者皆命也夫復何言臨去依依愧無以報我英花解囊金四百聊作奩儀耳英花與少年讀訖均感歎泣下於是此一封書遂爲二人婚事之媒介不數日婚禮成英花贈白金與叔遣之返鄉里叔泣受去少年旋亦偕英花赴日本留學其資皆英

花所積蓄及蒼石公所饋贈者辛亥民國成立英花隨夫返國少年亦一躍而爲民國之偉人歷任重要官職英花亦可謂得所矣惟常念蒼石公不置願無從竟之後聞人言公已在揚州爲僧遣使訪之不遇遂亦姑置之外史氏曰予記此篇記世間之終有奇男子奇女子也奇男子何人蒼石公是也奇女子何人英花是也英花固已得所蒼石公究如何者俠情用盡依然一身淒涼潦倒亦可悲矣

小言情

火裏鴛鴦

(穎川女士)

佳哉……雁歌佳哉……雁歌(西語請再歌之意)座客拍掌歡呼讚嘆不絕是時夜色澄明暗香初動鐵華勳爵邸中開喬裝跳舞會大宴賓客於後園樹上遍懸五色小提籠臨風搖曳異彩繽紛賓客俱戴假面具服古裝或扮法蘭西之古王或飾意大利之古后或作亞打王之將軍或作羅馬之大勇士或作希臘之古美人奇形怪狀濟濟盈堂極盡一時樂事月光皎潔正照鐵華勳爵府第與窗中電火相映華燦無倫堂上樂聲大作座客笑語譁然羣請歌女再弄珠喉作繞梁雅韻而歌女略不之顧忽忽下舞臺如斜飛燕子穿出園林樹上提籠之光返照玉容愈形美麗女年約十八雙波作棕黑色玉頰香唇紅如玫瑰身材窈窕舉止溫文衣純白之衣飄飄欲仙見之者咸作天上

人。間。之。想。女。俯。首。疾。行。將。出。園。門。忽。聞。身。後。有。人。柔。聲。呼。曰。滴。麗。斯。女。回。首。視。之。則。來。者。非。他。鐵。華。勳。爵。也。勳。爵。戴。面。具。作。古。貴。人。裝。飛。步。近。門。次。阻。女。去。路。以。手。移。去。假。面。具。露。出。蓮。花。豐。貌。固。一。翩。翩。顧。影。之。美。少。年。也。女。見。勳。爵。雙。眉。顰。促。作。嬌。聲。曰。妾。有。急。事。須。速。歸。求。勳。爵。放。行。勳。爵。新。襲。巨。產。食。邑。根。倫。谷。膏。腴。美。地。且。富。有。煤。礦。位。高。多。金。人。皆。豔。羨。巴。黎。婦。女。獻。媚。爭。研。勳。爵。都。不。措。意。惟。于。音。樂。會。中。識。得。滴。麗。斯。簡。迪。姑。娘。天。生。麗。質。且。擅。清。歌。勳。爵。神。魂。爲。之。顛。倒。訂。交。半。載。心。意。相。投。某。日。之。夕。勳。爵。遂。以。愛。情。直。白。滴。麗。斯。滴。麗。斯。靦。然。未。答。然。此。後。未。嘗。晤。面。今。夕。乘。機。復。進。曰。滴。麗。斯。卿。胡。不。語。豈。以。予。曩。夜。孟。浪。吻。卿。致。驚。芳。臆。遂。發。嬌。嗔。耶。女。香。軀。微。顫。思。欲。逃。去。惟。勳。爵。緊。執。其。手。懇。聲。曰。卿。幸。勿。逃。予。終。日。望。卿。如。望。歲。思。得。一。語。相。慰。奈。何。見。棄。至。此。女。仍。不。答。亟。欲。掙。脫。其。手。勳。爵。握。之。愈。緊。曰。卿。能。諱。言。不。我。愛。耶。曩。夕。予。伴。卿。寧。家。卿。非。親。口。承。認。愛。予。者。耶。女。窘。極。欲。涕。曰。然。第。妾。當。時。實。未。知。君。爲。勳。爵。也。勳。爵。笑。曰。迂。哉。卿。也。予。爲。勳。爵。予。愛。卿。之。情。豈。有。異。哉。女。垂。首。微。歎。曰。君。何。不。早。以。姓。氏。相。告。致。予。度。君。亦。貧。賤。中。人。噫。妾。實。不。應。允。君。護。我。行。也。勳。爵。愁。雲。滿。面。曰。滴。麗。斯。乎。卿。慧。人。胡。不。解。予。意。予。自。識。卿。驚。爲。天。上。安。琪。兒。何。敢。以。人。間。富。貴。相。誇。示。哉。噫。卿。其。信。予。勿。以。貴。賤。爲。梗。女。微。歎。不。答。勳。爵。又。低。言。相。懇。緊。握。其。春。纖。糜。於。熱。掌。中。曰。滴。麗。斯。乎。卿。猶。憶。曩。夕。

枕予臂與予接吻時乎餘香尤在予唇卿不能諱言不我愛也滴麗斯乎予固知卿之愛我亦猶語至此忽見勳爵之姊史雲姑娘從樹陰趨出立於二人之中宛如一幅女牆顧謂勳爵曰吾弟逃席衆目共矚尙不隨我入室耶女卽急掙脫勳爵手紅雲上頰嬌聲啜泣勳爵瞪視其姊隱含怒意史雲姑娘略不介懷冷聲謂滴麗斯曰適有一客欲面姑娘予已攜之來此矣語甫畢客已從其身後轉出衣古服作勇士裝史雲指滴麗斯謂之曰此卽客所欲見之少年女子也其人微笑點首爲禮曰僕有一言須密告姑娘其許我乎滴麗斯爲史雲所窘急欲脫身以避其鋒遂漫應之曰君有要事可來我家言之乃別史雲轉身出園門客急隨之二人同行路上默然無語已抵一小屋門前草地雜以野花晚風送香沁人心脾窗內隱約似有燈光室門虛掩滴麗斯呼其婢不應乃導客入則父母皆不在室頓憶今夕爲聖節必父母與婢偕往教堂守禮也室中椅桌粗備壁上掛小畫兩幅桌上置一燈雖陳設無多亦頗幽雅客入室卽斜欹木桌環顧曰予名韋拂設姑娘允以金一萬磅男子則予將竭力助汝與勳爵結婚也滴麗斯聞言駭笑姑肅客坐已則亭亭立於客之對面舉雙波注視之客年逾知命髮斑白身高度而瘦面目黎黑顧滴麗斯曰姑娘頗肖而母滴麗斯驚曰客識予母耶客微笑其首曰姑娘知否簡迪非汝真姓氏與汝同居之老礦工夫婦初非汝之父母

也。滴麗斯曰：然簡迪夫婦嘗爲我言之。予之父母乃劇場中人，饑寒所逼不得已而爲伶。予生數月，父母相繼去世。予母生時寄居簡迪家，故後遺予一人，獨無親。簡迪夫婦憐而收育，視予猶女。予遂謂他人父母也。言時以手指小樓曰：彼卽予之誕生處也。客笑曰：姑娘所知僅此而已乎？女點首。客曰：姑娘如肯以金萬磅相酬者，予將盡以汝父母之歷史相告。姑娘亦知汝父之真姓名否？女郎曰：予父名雅地榮也。客笑曰：此非渠之真姓氏。姑娘欲知之，非費萬金不可。客正色而言：滴麗斯駭然曰：客安能知予父母之歷史哉？客喞喞曰：予渠輩之友也。汝父先汝母三月而亡。第予此來與汝父之事無涉也。滴麗斯驚曰：與予父無涉耶？韋拂曰：然此事與汝母則大有關係。渠非昔日流寓根倫谷者耶？滴麗斯秋波含涕曰：然予父亡後，予母愁苦之餘，又爲饑寒所逼，澹然遂逝。渠固有私蓄，乃爲梨園主人吞沒，致與絕糧之歎。予至今思之，猶切齒痛恨于梨園班主之非人也。韋拂聞言，斗露不豫之色曰：是非予所知也。予已去國十八年，予惟知汝爲何許人耳。倘予向汝明言之，將使汝平地置身青雲中，尊貴直如帝女。滴麗斯乎？汝母貴家女也。渠醉心劇場，遂背父私逃。匿姓氏，置身梨園，冀爲名角。然以粉墨登場，必爲其父所深惡。故至死日，尙不敢希望渠父之寬宥。守口如瓶，不爲人告。滴麗斯乎？汝之外祖貴爲勳爵，富敵王侯。今若使渠知汝爲外孫女者，當必大喜過望。視汝

如拱璧矣。滴麗斯曰：予母究爲何許人乎？韋拂曰：今未能盡爲汝告。汝必以一萬磅相酬。予始可詳細言之耳。滴麗斯錯愕未答。忽聞窗外步履聲。滴麗斯以爲養父母歸矣。趨出啓關。韋拂隨之。雙扉洞開。則見立於門限者爲一老人。冠服堂皇。似貴紳鬚髮皓白。藹然有長者風。韋拂大驚狂呼曰：噫！李碧男爵胡爲乎來哉？語時走匿女郎後。如避蛇蝎。老人慢步而前。顛聲曰：韋拂乎？予覓汝踪跡。費却二十年心血矣。欲責汝誘女私逃之罪。從美洲而之奧洲。雖屢次困汝。皆爲汝狡脫。今夕予聞探報。卽來偵汝。不圖果在是也。噫！汝惡已貫盈。予誓流汝之血以贖汝罪也。滴麗斯見老人自囊中出小鎗。擬韋拂欲發。大驚急趨近老人。舉雙手緊執其臂曰：長者忍犯殺人之罪乎？老人目露異光曰：渠惡人也。予女之亡。實渠致之。切齒之仇。惡能無報。韋拂面如土色。顛聲曰：男爵欲死我乎？設死我者。勢必牽及此女郎。渠非他人。卽美利之女。而汝之孫也。男爵回首急視女郎。小鎗墜地。轟然有聲。乃指韋拂謂滴麗斯曰：予女私逃。後予卽訪知爲渠所誘。渠且攫予女俸金。致予女憂憤而亡。故予謂渠殺予女……韋拂乘男爵不備。趨拾地上小鎗。立近室門。作瘁笑曰：男爵聽之。令愛之亡。過不在我。渠慕梨園聲色。背汝私逃。嬪一名。角與我何干？男爵驚曰：豈渠曾與人行正式之婚禮耶？韋拂曰：然。汝自不知耳。予今代汝訪知渠女。尙存。君須以酬金見賜也。男爵大怒曰：賞汝金錢。耶？汝罪

深○重○難○逃○法○網○予○將○往○召○警○察○韋○拂○大○怒○面○赤○如○火○曰○止○予○無○暇○從○君○面○警○察○隨○以○小○鎗○擬○男○爵○曰○
汝○苟○不○任○予○逃○去○者○予○將○以○彈○丸○餉○君○矣○男○爵○不○答○仍○舉○步○逕○欲○出○門○韋○拂○急○撥○鎗○機○滴○麗○斯○大○駭○
趨○近○男○爵○欲○牽○渠○手○使○避○危○機○忽○見○火○光○閃○爍○砰○然○一○聲○男○爵○倒○臥○于○地○案○上○之○燈○亦○碎○火○油○傾○泛○
着○火○延○燒○椅○桌○火○勢○極○猛○滴○麗○斯○大○懼○而○號○斗○聞○有○聲○呼○曰○滴○麗○斯○彷彿○見○鐵○華○勳○爵○從○烟○霧○中○奔○
入○滴○麗○斯○欲○趨○就○之○以○足○軟○倒○地○勳○爵○立○抱○之○起○如○舉○嬰○兒○飛○步○而○出○已○有○汽○車○一○乘○伺○於○門○次○勳○
爵○置○女○車○中○軟○椅○上○雙○目○審○視○如○花○之○面○欣○然○曰○卿○未○受○傷○予○心○慰○矣○初○予○見○卿○與○生○客○同○行○斗○起○
疑○心○即○乘○汽○車○尾○隨○至○此○惡○人○正○擬○放○鎗○予○急○前○擊○之○惟○鎗○已○發○予○以○爲○卿○飲○彈○亡○矣○今○幸○無○恙○當○
謝○上○帝○勳○爵○細○語○溫○存○滴○麗○斯○仰○見○火○星○四○飛○下○撲○二○人○之○面○頓○憶○李○碧○男○爵○尙○在○屋○中○悲○聲○呼○曰○
老○人○困○於○火○君○須○拯○之○出○也○勳○爵○一○躍○而○入○滴○麗○斯○亦○亭○亭○起○立○俟○于○路○隅○旋○觀○勳○爵○從○屋○中○出○濃○
烟○罩○面○衣○裳○盡○灼○以○臂○挾○男○爵○而○奔○老○人○雖○受○傷○幸○未○致○命○且○能○口○述○脫○險○情○形○蓋○韋○拂○放○鎗○時○爲○
勳○爵○所○驚○手○顫○鎗○偏○彈○子○悞○中○火○油○燈○老○人○驚○而○仆○韋○拂○遂○趁○火○光○中○逸○去○勳○爵○入○遂○挾○老○人○出○矣○
越○數○來○復○男○爵○傷○全○愈○坐○於○勳○爵○府○中○之○暖○榻○以○手○撫○其○孫○女○如○雲○之○髮○柔○聲○曰○予○恕○韋○拂○之○罪○矣○
微○渠○力○予○不○能○得○汝○爲○掌○上○珠○愛○孫○乎○汝○汝○母○之○小○影○也○二○十○年○前○汝○母○之○容○亦○如○汝○今○日○之○美○麗○

也。滴麗斯媚眼視男爵俯首吻之。祖孫笑語固一幅天倫樂叙圖也。滴麗斯不以富貴忘本。仍念及養父母。給以重資。酬其撫育之恩。且常往省視如父母焉。一夕滴麗斯偕其意中人坐於綠陰深處。星光之下。鐵華勳爵以手環其柳腰。曰：滴麗斯乎。予愛卿甚。卿肯見憐。慨然下嬪否。女不語。勳爵微讓之曰：卿何所思。乃不我答。卿真忍人哉。滴麗斯嫣然一笑。舉其星眸注視勳爵。含有無限歡樂之意。低聲曼答曰：妾將永永愛君也。

小哀情
死纏綿

(秀英女史)

電車如龍。游人如蟻。列肆輝煌。洋貨充斥。此非上海之英大馬路耶。五十年前。乃爲一片荒涼之地。居是區者。孰料今日有如許之熱鬧哉。滄海桑田。世事變幻。誠不可測也。秦朗田者。某中學校之高材生也。丰采都麗。不讓六郎。一日散步泥城橋畔。一吸清鮮空氣。心中未嘗期有所遇也。乃於躑躅之際。忽聞鈴聲亂鳴。一電車疾馳而過。卽有呀呀之聲。繼之而起。聲清銳。以淒楚。急回首趨視。則見一衣服華美之女子。宛轉地上。朗田大驚。亟掖之起。幸未重傷。乃爲雇車。且送之返。及抵女家。已七時許矣。女郎再三稱謝。邀入款待。朗田以時宴固辭。珍重而別。歸來靜想。覺扶顛危。生平第一快事也。光陰荏苒。倏過年餘。往事如塵。亦遂忘却。十月十日國慶休業。朗田飯後信足行黃浦灘。觀兵

艦高懸五色旗。迎風招展。爲樂迴眸。偶見一西裝女郎。珊瑚迎面而來。瓠犀微露。笑靨雙回。若與已相識。行近且點首爲禮。朗田茫然不知所展轉。思索始悟。爲去年救助之女子。鞠躬致問曰。女士何來。女郎曰。自中華美術館回家耳。昔承君德。愧無以報。今日閒暇。曷勿一臨寒舍。俾展謝忱。朗田不忍却遂。與偕往。女有老母。適不在家。女延朗田入客室。殷勤獻茶果。對坐暢談。兩情投契。良久。朗田起辭。女送之出。玉容靦黷。若欲有言。而不敢遽出。諸口。朗田曰。女士何言不妨直道。願屏客氣。女郎低首赧然曰。昔鍾建負季辛。而季辛嫁之儂。自蒙君救助。亦頗具此痴心。不知君意如何耳。朗田大喜曰。固所願也。幸何如之。因脫手上金約指。授之曰。區區微物。望晒納以爲信。誓女郎亦脫鑽石約指。爲報臨別。又珍重叮嚀曰。君歸速遣冰人作伐。以慰儂望也。黯然握手而別。朗田歸白其顛末於父母。父性頑固。竟不許手詔。朗田曰。此蕩女不顧廉恥。若爲吾家婦。必辱門庭。朗田再上書固爭。父固不許。朗田於是悵然若失。心中鬱鬱。漸以成疾。至莫能與校。醫束手。乃送之歸。女郎自與朗田別後。日引領而望。水上人久乃杳。然愁悶萬狀。一日晨起。見郵差送來一書。拆閱之意。中人手筆也。其略曰。

吾親愛之。素貞。鑒自別芳顏。卽稟堂上滿冀。早成連理。豈知天不從人。嚴父辜負。赤心想卿。望穿

青眼矣。今吾病入膏肓，自知不起。同心之約，只待來生。願吾愛珍重玉軀，勿以薄倖人爲念。秦朗田上。

女郎得書，大痛，又不敢作覆，則惟禱告上帝，以希萬一之救。翌日，乃聞鄰人傳述，有某學生，因父不許自由結婚而死，詳詢里居，果秦朗田也。女郎如被劇刺，花容慘白，返身入室，涕泣自歎曰：儂何不。幸至此耶！儂雖不殺秦郎，秦郎由儂而死，誠儂之罪也。嘗聞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儂若偷生，再適他人，是負秦郎甚矣。儂必一死，以報立攫案頭利剪，直刺其喉，碎骨一聲，濺血滿地。母聞警，奔救已苦，無及。嗚呼！七旬暮景，悲風燭一縷香魂，到夜台可憐絕代佳人，遂棄其晨夕相依之老母，而與秦郎携手作豐都游矣。

小哀情
破釜沉舟

(無懷)

冷雲飄飄，落葉繽紛。初冬時候，草木不堪刑官之虐。與所生者脫離關係，盤旋空中，無所歸宿。祇剩秃枝搖曳，垂黃之荻，任風東西。若不勝其可憐者，惟時黃歇浦畔立一英俊少年，少年王姓，成傑其名。衣薄呢頭蓬蓬然，無帽黑髮隨風亂飄，濃眉倒蹙，雙手力握一娉婷憔悴之弱女子，指爪深入藕臂間，可二三分可憐之女郎。則以溼溼淚眼，直注少年之面，不稍瞬。二人各以瓠齒嚼其慘無血色。

之唇胸與肩起伏不止相對默然者良久。淚續續下如碎珠落羅襪上。作殷紅色。間有幾點爲十八姨所攬挾之。投入江中。則風起水湧。白浪滔天。猛擊岸上。二人之心。遂成壘粉。二人之面。正與江水暮天老枝。乾土同作半白半黑之色。久久女郎忽發銳聲曰。郎死！不得也。水邊鷗鷺不忍聽此。斷腸聲乃潛入波中。而匿。奈此慘厲之聲。忽又激盪於酸楚之空氣中。曰。郎死！不得也。郎有老父老母。郎死妾之罪孽不更重耶。嗟夫。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妾有最後一言。我可敬之。傑郎乎。苟能永永銘郎心頭。則妾感恩不淺矣。女郎玉膝深深屈下。臨少年前。而少年雙手仍不釋曰。郎素曠達。非膠柱刻舟者。須知天下美婦人多矣。妾死後。望勉承親意。物色賢淑者。妻之斯可。免不孝之罪。又可博二老歡。而妾在望鄉台上。亦將額手遙祝一對璧人。齊眉白首也。少年忽現驚訝狀。顫聲呼曰。碧霞妹妹。汝不憶前年七月七夕乎。我與妹並肩花下。看牛女渡河。親折並枝海棠一佩。妹羅襟上。余心躍然。興靦言曰。我愛此一枝海棠。卽妹與我之鵲橋也。妹聞之。螳頸低垂。至胸次。紅雲一朵。泛上梨渦。似與海棠爭艷。繼而背我羞答曰。特恐妹福薄不足奉君箕帚。然而有志者事竟成也。嗟乎。霞妹言猶在耳。汝既許我在天。比翼在地。連枝獨不許我同蹈東流。化爲鷓鴣。耶。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我既不願作失羣雁。而願作負心郎。哉。妹休矣。妹欲生我必

先○自○生○妹○欲○死○我○則○先○自○死○妹○與○我○形○骸○雖○二○精○神○實○一○也○我○之○生○死○惟○妹○司○之○妹○果○欲○生○我○乎○抑○死○我○乎○女○郎○放○聲○大○哭○曰○妾○豈○惡○生○樂○死○哉○妾○今○不○得○不○死○耳○妾○不○死○則○彼○便○便○大○腹○者○將○來○索○我○矣○郎○既○以○神○聖○之○愛○情○灌○妾○決○不○能○再○受○彼○儻○之○憐○惜○郎○不○云○精○神○形○骸○乎○郎○與○妾○之○形○骸○暫○隔○而○精○神○則○海○枯○石○爛○不○能○隔○也○郎○他○日○握○管○之○餘○偶○步○江○干○聞○有○孤○鶯○啾○啾○而○鳴○者○或○卽○妾○之○靈○魂○所○依○來○喚○郎○也○嗟○夫○茫○茫○大○地○無○我○儕○聚○首○所○矣○郎○乎○郎○死○不○得○也○女○郎○起○立○抱○少○年○頸○吻○之○者○再○熱○淚○簌○簌○滴○蓮○花○面○上○如○珠○粒○更○注○其○血○盡○淚○乾○之○妙○目○上○下○環○繞○少○年○身○繼○又○抱○頸○頻○吻○忽○驚○呼○曰○噫○阿○母○又○尋○至○矣○少○平○急○釋○手○回○顧○曰○何○在○而○澎○然○一○聲○浪○花○四○濺○纖○纖○麗○質○沉○入○清○波○渺○渺○香○魂○返○歸○離○恨○少○年○柔○腸○寸○斷○仆○地○而○暈○少○焉○一○丸○皓○月○由○水○平○線○直○射○而○來○照○諸○離○魂○倩○女○失○魄○痴○男○身○上○

金○鷄○高○唱○曉○日○騰○輝○鄉○人○劉○二○者○負○擔○趕○早○市○蹴○一○物○而○躓○駭○甚○倒○退○數○步○審○之○吓○王○家○長○公○子○也○何○僵○臥○於○是○近○睇○之○無○人○色○捫○之○心○頭○尚○溫○乃○振○其○薺○菜○馬○蘭○頭○之○喉○嚔○高○喊○王○公○子○醒○來○少○年○之○靈○魂○始○由○鬼○鄉○返○軀○壳○耳○畔○恍○聞○有○人○微○呼○力○張○其○睫○見○碧○霞○亭○亭○立○於○前○少○年○一○躍○而○起○抱○劉○二○腰○且○喚○曰○霞○妹○莫○走○同○我○去○也○劉○二○洒○脫○狂○奔○時○朝○曦○之○光○照○波○心○作○金○色○如○魚○鱗○少○年○目○中○有○一○

凌波仙子。嫵嫵行江上。梨花之面。楊柳之腰。秋水之目。櫻桃之唇。一酷肖霞妹。少年大喜。步近江濱。攝衣而躍。當此一髮千鈞之際。忽聞轟然有聲。若被國魂當頭一棒。喝曰。我賜若七尺軀。冀若有所作。爲今若英雄。短兒女情長。忝然拜倒石榴裙下。甘爲情死。試摸爾斗大頭顱。對之當有愧色。否。又聞霞妹。嚶嚶鶯聲曰。郎死不得也。適見一兵輪橫江而來。不懸五色旌。而懸狗洞旗。少年腦中。忽憶日昨報載。賊國內犯事。翻然猛省。點首不已。時劉二已報王家少年之父母。婢僕蜂擁而至。挾少年回。少年父友石性頑固。然愛子特甚。素稔成傑。多情乃爲百方。慰解成傑。餐風宿露者一宵。於是身發大熱。喃喃自語曰。霞妹我重負汝矣。乘間要父設法。將霞妹遺骸埋王家墳上。父初有難色。繼恐傷愛子心。漫應之。碧霞父孫殿臣典商也。後母孔氏有伯道。憂繞膝。惟碧霞宅與王近。故少時曾共成傑。讀青梅竹馬交至深也。四年前殿臣病沒家。漸式微。而孔氏好貨之心。益熾。欲得金龜婿。藉振門楣。王家屢有求婚意。孔氏以其金之不多也。固拒之。而婿某洋行買辦子阿林。碧霞紐於習俗。不敢示反對。卽或反對孔氏。亦必不允。蓋孔氏慕洋場久。以爲女兒過門後。可一嘗摩托車風味。大菜間中。或爲老身留席一地也。然而碧霞苦矣。是日孔氏正督工匠作嫁時。衣身飄飄然如坐風馳。電掣之摩托車上。而縫衣桌上。如罩白衣刀。又羅列恍聞女若婿呼曰。阿母來也。面上不覺露笑。

容繼又恐人見而嗤則力忍之願三分鐘後必須掩面一笑及噩耗傳來倒地大痛非痛其女之死實痛希望之失敗耳亟令人撈碧霞屍更飭价飛報婿家謂女不幸溺斃乞示辦法阿林父聞而大怒叱使者曰此必汝家騙局誑我茶金數百耳老子歷花叢久仙人跳放白鴿之伎倆看破多多矣速歸我值不則請麥司透出首行見你家人捉將官裏去也使者返告孔氏氏仰天大號如喪考妣蓋一半茶金已移存銀樓綬局間矣會友石至謂願償阿林家金而市駿馬之骨孔氏驚喜格格笑聲破涕而出頰上淚痕猶未乾也轉念天下寧有捐累累黃金易磷磷白骨者乎其欺我耶其戲我耶於是淚又奮眶而出及友石果捧金至則又大樂反恨向者之多慮友石既得碧霞屍營墓葬之碑曰王夫人之墓成傑於臨窆時不哀亦不哭惟作瘳笑

血雨漫天腥風捲地大好神州遽爲妖氣所蔽一般愛國人士義憤填膺皆裂髮指齊聲呼曰賊人欺我太甚誓不與共戴天其血液更熱者多血管爆裂而死惟國人素不尙武徒爲口上空談賊兵長驅直入進據金陵各沿海口岸之陷落者不可枚舉幸賊國兵力有限不足分配竊金陵後已有騎虎難下之勢中華義軍續續而至五色國旗遍樹石頭城下雨花台東五里一英偉丈夫立戰濠邊手指揮刀爲旭日所照化成萬道金光一雙銳利之目炯炯然遠注賊營讀者須知濠邊之偉丈

夫卽江邊之王成傑也。成傑謹志霞妹言，恐自殺爲芳魂所鄙，乃望馬革裹屍，死爲雄鬼。霞妹明大義，當替解佩刃，浣征衣，墳前攜手地下，並肩享受夜台樂趣。乃投某將軍麾下，將軍壯其氣概，且畢業陸軍小學，立擢爲排長。成傑存求死心，每戰必身先士卒，所向無敵。因功屢遷，至營長金陵龍蟠虎據下之，頗不易成。傑心焦甚，披覆地圖，知雨花台爲攻城必爭地，請於總司令願率一軍取雨花台。明午不克，甘當軍法。司令嘉其志許之，成傑歸營，命兵士備足子彈，黎明造飯果腹，須午膳於雨花台上。兵士相覷有難色，成傑拔刀叱曰：「懦夫戰死沙場，男兒幸事。要知子彈有眼，必不死勇往直前之好男子。況此役關係國家存亡，君等自命中華國民，何其怯也！」兵士變色，齊聲曰：「願同生死，成傑乃肅立舉刀行軍禮，插血痛飲軍氣，大挺翌晨圍集雨花台下，令兵士臥戰壕中，已則兀立地上，以望遠鏡瞭矚時賊兵已戒備，彈如雨下。成傑若無睹，第飭兵士屏息勿稍動。兵士相謂曰：「我輩從軍久，所戴營長已十易，彼於我輩血肉相搏時，每遠在三十里外，一榻橫陳，練習其臥射。若躬臨戰地，不避鋒鏑，如王營長者，未之見也。於是兵心益奮，自寅至卯，賊彈漸希，有不支勢。營長下令曰：「可矣。速實爾彈，擊爾槍營長曰：「放衆彈，齊發向砲壘，飛去溪水，頓變紅色，潺潺下瀉，更發動令進逼山麓，棄革履，揮軍上賊軍，負隅猛擊，數彈着成傑左近石上，石礮起掠，成傑額成傑大悅，知語霞妹之

期不遠矣。遙見霞妹坐青磴，丰姿不減疇昔。一賊軍官立霞妹前，欲肆無禮。成傑髮指冠落，大吼曰：賊取汝狗命，奮前殲之。賊大亂紛紛，四竄成傑。回顧從者祇二十八人，二人已受微傷，下瞰重崖死者枕藉，彈皆自背穿其胸，成傑撫膺歎息曰：吁！我求死者反生，彼求生者反死，豈老天以左人意志爲能事耶？抑我與霞妹之緣終慳也可憐。樓頭征婦夢斷春閨，又將碎盡天下薄命女之心矣。各軍見雨花台已下，搖旗吶喊奔上山來。是役得賊機關砲七四十二生的大砲二槍彈等戰用品，無算登砲台。關城中若者爲督署，若者爲賊司令部，一一如數掌紋成傑手發巨砲，中賊司令部轟然一聲，濃煙散處已成瓦礫之場，斷肢殘骨蔽地。賊兵如蟻被湯，東竄西匿，尋克太平門。成傑下令凡頂低於槍刺者殺，母赦巷戰二晝夜，賊盡殲而矮子駝骨之冤死者亦衆。北極閣上重豎五色旗，閩歡慰軍中置酒論功，成傑位向南胸動章累累，肩上天線三冠，上寶星亦三。蓋一躍爲師長矣。事定揚言南援福州，夜半率一軍北上抵蚌埠，得電謂賊已遠颺而福州亦同時無賊人。隻影成傑自願靈魂仍附軀壳，不得與霞妹會。大悲上呈總統，賊人屢侮我國，今當乘勝犁庭掃穴，莫遺後患。總統特令嘉許。

海風陡起，天地變色。空中滿佈阻礙視線之氣質，但聞隆隆一聲，大塊震動，浪花矗立如山。久久始

下。願。一。聲。未。寂。一。聲。又。作。成。傑。登。海。琛。兵。艦。司。令。臺。上。指。揮。衆。艦。作。戰。我。國。海。軍。失。修。艦。不。耐。戰。時。有。五。色。旗。浮。沈。血。浪。中。成。傑。心。滋。痛。適。一。艦。現。於。烟。霧。間。望。之。如。甚。遠。實。不。過。三。百。步。艦。巨。大。無。倫。煙。筒。凡。四。船。艙。旗。上。畫。一。壁。洞。偷。兒。每。於。壁。上。掘。一。圓。孔。爲。進。身。路。俗。名。壁。洞。賊。艦。也。賊。首。號。天。狗。星。者。高。坐。瞭。望。台。狗。養。貓。養。諸。賊。會。繞。於。旁。成。傑。命。司。機。者。努。力。前。進。一。聲。怪。響。撼。山。岳。賊。艦。斷。爲。二。海。琛。亦。垂。沉。成。傑。又。見。霞。妹。立。海。上。御。緋。色。衣。梨。渦。帶。笑。較。立。黃。浦。江。中。時。更。益。嬌。媚。成。傑。心。花。怒。放。曰。今。日。爲。王。成。傑。末。日。亦。卽。與。霞。妹。握。手。同。赴。極。樂。國。之。日。也。乃。自。台。上。躍。下。抱。霞。妹。不。釋。且。頻。頻。吻。其。額。隨。波。逐。流。西。去。時。兩。軍。失。主。帥。各。恐。慌。甚。亟。收。隊。歸。我。砲。台。上。望。見。有。軍。官。裝。者。浮。海。濱。急。駕。小。舟。撈。救。屍。身。沉。重。力。拔。之。得。二。人。昇。之。登。岸。某。公。使。見。之。曰。我。王。司。令。所。抱。者。賊。國。天。狗。星。也。探。以。手。鼻。息。尙。存。乃。用。人。工。呼。吸。法。活。之。成。傑。啓。睫。大。呼。曰。霞。妹。汝。又。舍。我。而。去。耶。環。顧。前。立。者。俱。糾。糾。武。夫。則。又。大。愕。吁。夢。耶。諸。軍。官。告。以。賊。首。被。擒。事。乃。囚。之。至。京。師。大。總。統。出。郭。三。十。一。里。握。成。傑。手。同。乘。摩。托。卡。直。抵。懷。仁。堂。各。國。公。使。爭。來。謁。見。賊。首。跪。階。下。叩。頭。如。搗。蒜。願。舉。其。國。入。版。圖。萬。世。爲。奴。隸。惟。乞。其。屍。骨。返。故。鄉。成。傑。他。無。所。表。其。政。見。但。請。禮。制。館。重。訂。婚。制。更。乞。教。育。部。注。重。女。學。總。統。韙。之。是。晚。英。使。館。密。電。政。府。謂。支。那。大。將。王。成。傑。有。三。頭。法。公。使。密。電。則。謂。其。六。臂。

各國政府紛贈寶星敦邦交也。且贈徽號曰拉英（獅兒）。

大中華民國五年一月一日成傑率模範軍一師回江南勳章爛然自胸至肩背如披金甲策白馬道路觀者嘖嘖稱羨紅樓好女繡閣佳人多半露色相於茜紗窗下睇此少年英雄故作清臚聲相謂曰此王成傑也翼成傑聞之或念桑梓情賜一睇而成傑則否孔氏聞成傑榮旋大喜曰彼我婿也作劇笑幾脫頰易霞妹新衣崩角馬前成傑觸景感懷下馬扶之起抵家父母立門外成傑拜見畢入室長跪請曰霞妹爲兒死兒爲霞妹貴理當一祭之友石報可成傑令全軍拱墳前作半環形不筵不席以身上勳章盡飾墳際代紙錢軍士鳴廿一排槍致敬墳前植野薇一嫩苞乍放笑靨迎人在成傑視之一霞妹之代表也花笑成傑亦笑花鞠躬成傑亦鞠躬俄而微颺動花枝搖成傑以爲招已也私出手槍擬喉應曰來！矣字未脫口身已倒地血染征袍作橙黃色時日色慘淡照成傑面上絲絲露笑容與二年七月七夕手海棠佩霞妹襟上時無異友石大慟愍其志合葬之改碑文曰勳一位一等嘉禾章一等文虎章威武大將軍模範師師長王成傑及其德配孫氏之墓無懷曰今之小說家夥矣然多寫痴男怨女纏綿悲惻致於情死是欲率天下人死於國家而死於兒女也丁斯國步艱難需材孔亟我爲是篇欲使普天下情場失意人緩死須臾爲中華民國一

雪奇恥耳。

小奇情

靈氣中之女郎

(劍嘯)

著名之大美士美術博士米禔(美士美首先發明催眠學故謂催眠學爲美士美術)靜坐室中以俟其付託人副審判官大南倫伯爵之至米禔軀幹修長面目清癯衣紫色長袍爲狀殆類披緇之僧冠紫色小帽作正方形而有四角所坐之椅大似御座以面向黑檀之案視其助手歐芒特之整理室中光線甚薄祇一紫色之電燈燃於空中此色惟美術家室中用之屋頂之天花板精細無藝雕刻各種像形文字四壁圍幕亦作紫色地板爲黑色細工之木鋪以虎豹之皮陳設無多而整潔有綴屋之一隅置極潔淨之木乃伊四雕刻物中有一可怕之魑魅騎獨角獸與平頭張口之大蟒相鬥魑魅之首承一巨鼎香雲繚繞滿室忽壁間電鈴鏗然而響歐芒特趨出米禔乃俯首獨坐支其右肘於圈椅之臂而以掌仰托其面紫色電光適注射之兩頰遂慘白無色顧如漆之目則發奇光足使見者不寒而慄時圍幕徐動歐芒特已導伯爵而入米禔仍坐不稍動僅微頷之曰伯爵請坐其聲洪大有如寺院之鐘伯爵軀幹頎頎面色微黃鼻端額闊望而知爲聰明之人年事約在三斗左右舉其灰色之目四矚室中卽攜一椅面米禔而坐以手理其八字式之鬚而炯炯之目光則

直注米禔銳敏之目。兩人相對良久。米禔仍默然無言。伯爵乃不能耐。曰：米禔先生。倘爾非庸醫者。我將有所請託。倘爾之廣告與要求爲確當。我願盡心託付。爾如不能。亦請速以語我。俾我另覓能者。總之。我必求此事之水落石出。以償我願。噫。先生。爾不應我。我將如何。爾之目的。我固知之。金錢而已。此則爾殊有運。以我固富者。倘爾能得手。任爾言之。我必能如爾之願。設失敗者。爾無望矣。惟因我不遵爾之命令。以致失敗。則亦非爾之過。故對於金錢二字。爾可無慮。但得手後。亦須語我以術。以明此係爾正當之手續。非邪術所致。使我無可辯駁。則我卽付款。如約。我曾經著名之醫生診斷。謂係精神錯亂。願亦無正當療治之法。又至腦科專醫處。渠謂我腦無病。介紹我至眼科家。而目亦無恙。介紹我於科學家。歷經種種之研究。終不能解決我之問題。今由約翰太乃。登先生介紹至此。我爲懷疑之人。而爾爲決疑之人。總之。我須得手是矣。茲我將語爾以此事之歷史。伯爵言至此。稍憩。以待米禔之答覆。願米禔目不轉瞬。僅以簡單之言答之。曰：試盡爾言。伯爵乃續曰：去年冬末。我於北阿非利加爲消寒之旅。某日。忽遇蜃氣於摩洛哥。其後復於伊及遇之者。三每遇蜃氣時。我必一人騎行沙漠中。當第一項遇蜃氣於摩洛哥時。我尙不以爲異。無論其爲蜃氣爲通天眼。爲精神錯亂。可任爾定之。蓋在沙漠中。遇蜃氣爲彼處恆有之事。惟他人所遇。終未見。

屨氣中有活動之物。祇一刻板之圖畫已耳。而我之所遇。乃殊不然。蓋我所見者。爲一沙漠之沃地。有棕樹一叢。又有一井。井前立一嬌小斌媚之女郎。汲水之罐。置於其側。尤奇者。我見此女郎時。彼女郎於屨氣中。亦回首見我。嫣然而笑。我之精神。乃爲所攝。我迷戀久之。漸漸不見。及抵旅舍。而此女郎之嬌容。似仍時時現於目前。厥後復三見於伊及沙漠之中。而每次清晰一次。我之魂魄。遂搖搖不知所至。可憐我竟爲此女郎而癡矣。伯爵言時。屢屢自座躍起。至此忽以手擊案。目注米禩之面。曰。先生。爾爲我覓此女郎。倘能覓得者。酬款悉如爾願。我今日夜見此女郎。卽夢中亦無不見之。如我之精神完滿者。亦竟不免迷離恍惚。若有所失。而至此紫色之屋。則誠非初有意所料。言次。又曲躬而坐。曰。先生。爾究有何法。足以助我米禩。始徐徐而言曰。我可使爾見此女郎。可使爾卽於此時見之。惟仍係幻景。而非真實之事。爾頃所言大半爲譏諷之詞。然不值一笑。我可漠然置之。語已卽於黑檀案之櫃中。出酒杯各一瓶。中儲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液。其色大類牛乳。米禩傾液於盃。以授大南倫。曰。伯爵。飲此。此無他。催眠耳。伯爵毅然飲之。米禩乃以手按其圈椅之兩邊。一隅之圍幕。頓時而闕。內現極大之月長石一塊。此卽催眠術之器械。能以被催眠人之想像現之。於石米禩又曰。伯爵。爾心思想爾所見之女郎。有頃。又曰。試用爾完全之精神。魂魄注視我目。此聲如擊刀鋒。

頓便伯爵聞而麻痺。兩分鐘後米禔曰：爾心已安定，可移目光於石。伯爵如命，遂耽耽以視。奇怪之石有頃，又曰：爾見棕樹在沙漠中乎？爾可說明此棕樹之形式。米禔言時，鋪紙握筆，以俟。伯爵乃道其石上之所見。米禔卽一一繪之於紙。又曰：棕樹之下有一井，爾可言其井之形式。又曰：有一美女提一汲水之罐，立於井旁，非常豔麗。爾可注視之語。我以女郎之狀態，伯爵目光果卽於石上棕樹之下。井闌之旁，見一屢見之女郎，因發其清朗之聲，曰：渠目明淨如秋波，光燦爛若黃金。言次唇動而笑，曰：其鼻小而直，鼻準圓而隆，口如可愛之紅花唇之弧形，則如一瓣捲邊之玫瑰。渠今笑矣，其狀乃類小兒笑時之態。我見其齒白而整，其面則作蛋圓，其頸適稱其首如蓮花之梗，其褐色之髮捲成螺旋形，全身狀態無一不使我愛。伯爵言至此，忽又目瞪口呆，不能作一語。米禔顧之而笑，旣而又發種種之問題，如女之耳、奚若眉、奚若其手、其衣、其汲水之罐。又奚若未幾鉛筆之草圖已就，乃重按其椅圖，使壁幕復合。大南倫伯爵亦如由眠而醒，初不知米禔曾作何語。已之所言者，復爲何語。因曰：米禔先生，恕我飲後卽昏然而睡，失禮甚矣。米禔曰：是何害爾？祇數分鐘之休息，已耳。伯爵忽悟此係米禔施法之舉動，因曰：我不究爾施法之所得，總之請如願助我，俾速我功。他非所計。米禔曰：爾聽我言，爾所見之通天眼，實非偶然之事。據我所研究之精神學上，每有此種現象，因精

神世界中恆有出乎意外之通天眼。通天眼卽精神世界上之神聖。故通天眼最大之能力。足以照見全世界之萬事萬物。且能知過去未來。其能力小者。則祇可見對於自己一身有關係之人物。爾所見者。亦類於通天眼之作用。因爾之精神不足。故不能達至通天眼之極點。祇見對於爾有關係之美女。當爾見此女時。此女必適受精神界之魔力。在熟眠與失魂之時。我今當覓此女以贈於爾。且世界上惟我一人可以覓之。因精神世界中非他人所得而至。亦非他人所能知其內容。若我則素識精神世界之魔王。也言次兩目閃閃有光。曰爾得無笑我。誕乎。然我以名譽爲重。焉肯棄我之名譽。故爲欺人之語。使此後無人敢信。是豈智者所爲。我今更無他言。惟有使爾所愛之人。立於爾前。無論犧牲我幾許精神。我必達此目的。爾殆不之欲乎。伯爵笑曰。否。否。曰。然則爾已信我言矣。伯爵搖首曰。信乎。今固尙未。惟不敢與奇怪之惡魔挑戰耳。米禔坐而言曰。然則此非爾之信。乃爾之懼矣。伯爵肅然有頃。曰。容或如此。然我思我之心。思當不至觸怒精神界之惡魔。蓋我於社會上固一極有智識之人也。米禔點首力按其椅圈之下。端曰。請爾於七日後再來。此間時助手歐芒特已啓幕。俟客之出。伯爵遂取帽爲禮。而別。歐芒特送客既回。米禔卽與以頃間所繪之草圖。圖中并附有詳細之表。曰。我今欲得此女。爾爲我至照相館。或畫像家。覓之。不得。則往販賣雕刻。或畫像之。

商人處覓之。歐芒特點首而去。至第四日之晨，米禔匆匆自外歸，出一照片一，寫真畫以示。歐芒特曰：「歐君，此近之矣。是女名阿力成騰，係一美術家所有之模型。」歐芒特曰：「此片我當翻印之乎？」米禔點首不語。此四日中所覓得類似之照片，經歐芒特翻印者甚夥，并阿力成騰之畫片而計之，已十有三翻。印既畢，一一列於米禔黑檀之案。及晚，米禔乃以電話召伯爵來，此紫色之屋。時伯爵精神較前益損，語時似有失望之意。米禔亦不與之寒暄，僅曰：「大南倫伯爵，我已爲爾覓得無數精神世界之模形畫在此。我望其中之一，卽爲爾伯爵所欲言。次以案上所列照片一一授伯爵。伯爵之手震顫殊甚，展閱未幾，忽注視一張，駭然曰：「噫，此女是矣。」米禔聞言，卽以其餘照片投諸字簞，曰：「其然乎？」是名阿力成騰。爾運佳哉。今晚我當再至精神世界以覓其人。伯爵曰：「此片可容我携之歸乎？」米禔點首曰：「第三日晚十一時，爾至此伯爵欣然藏片而去。讀者諸君當米禔覓得阿力成騰照片時，卽爲阿力成騰交運之日。渠爲一小醫生之女，此醫生費十五年之心血，始稍有數百元之積蓄，以保其生命之險，使妻女不至有凍餓之憂。後果如願而死，母女兩人乃依此賠款之子息，苦度日月。儼屋於却爾期街。時阿力成騰年已十九，然每禮拜之入款爲數至微，因境况之苦，遂使面無笑容，且以倫敦美女甚多，益以阿力成騰之窮，終未得一知己。於是益與男子避面不與社會相往來。」

然米禔爲倫敦獵艷名家其交際手段非常人可比第一次先往候其母母女兩人卽覺米禔和藹可親認爲端方誠實不可多得之人米禔談鋒旣健又能句句深入人心此不僅爲阿力成騰母女所易信凡屬婦女當莫不爲渠所惑經兩次談話後米禔卽以摩託卞往送阿力成騰晚餐阿力成騰至此始展顏嫣然而笑米禔則語其母曰夫人茲爾以嬌女爲託爾能信乎母曰曷爲不信垂天之鷹豈食及鷦鷯者乎於是阿力成騰卽偕米禔偕出晚餐渠生長貧苦從來受他人如此優待亦從未見如此豐盛之饌美麗之器心中快樂感激米禔不已迨晚餐畢米禔乃徐徐語以胸中之事女郎聞言秋水橫波玉顏生色互握其纖纖之手曰有如是乎我願嫁之我知此人極有名譽我會受雇於某畫師此畫師爲我語伯爵之事至詳且盡初母女兩人初不料有如此際遇然我將何如乎米禔曰無他爾當發爾之愛情以受人之愛與愛人而已女郎張目變色曰愛情乎我將何愛我所如之愛厥惟飽暖與酣眠舍此則窮如我母女者尙有他愛乎然爾旣語我須受人之愛與愛人此必有益於我我願學之以博我未來之幸福米禔見女眼波瑩瑩潸然而淚卽起身以臂挽其肩低聲慰之曰我嬌小之阿力成騰爾母自苦爾快樂之日將至矣爾雖未見伯爵爾心應卽愛之爾須知我米禔乃於此中得三昧者凡我所言決無若爾之理女郎聞言仍以兩手掩面而哭此哭非

痛苦之哭是女子由苦入甘所必經之哭。米禩深知此理，故任其恣哭。哭已乃語，以見伯爵後之舉動及自己種種之設施。兩日後之晚十一點鐘時，大南倫伯爵坐於紫色屋隅之安樂椅中，面向之圍幕米禩曰：伯爵爾即有所遇有所聞，苟無我之命令，不可暫離此椅。言次，即於伯爵坐椅之四週以鉛粉繪一六角式之圈形，身之四週又圍以薄紗之幕。一種辛辣之氣直刺伯爵之鼻，未幾電燈盡滅，室乃黝黑隱隱，見米禩至一大櫥之側，而匿。伯爵精神惴惴，似已在茫茫沙漠之中，腦中隱隱作痛，忽聞有聲破此清靜而起，此聲似一跌足之兒跳躍於沙地之上。伯爵自紗幕外窺，覺烟雲繚繞中似有無數人影憧憧往來，而此人影者又時時作勢如欲揭幕而窺，未幾全室震動，大櫥中又發出尖銳之嘯聲，此聲如大翼之鳥振翼而飛，飄風拂拂，撲伯爵面，不禁疑懼漸起。蓋知此室爲惡魔之窟，必有千萬之惡魔匿居其中也。忽聞大櫥之側有人呼曰：呀呀，此聲清而尖，頓使伯爵血脈爲冷，既而又有大笑聲破空而起，格格而續，酷類惡魔之笑。有頃稍靜，而怪聲又起，似有一重笨之動物號呼奔逐而至，室中亦斗發奇怪之光，乃見此物狀如獵犬，直前撲所幕之紗。伯爵正惶急時，忽聞一聲怪吼，此物亡命而逸，怪物既去，魔鬼之影亦不復見。大翼之鼓動與辛辣氣之激刺，亦同時而滅。室中雖暗，尙有微弱之光諦視之，覺有一人影仍直立於紗幕之外，未幾光線漸強，奇怪之

象益顯。一片平黃之沙漠。與茂盛之棕樹。頓時呈現於伯爵之前。室中原有陳設。正不知飛向何處。此景即大南倫伯爵得病之蜃氣。蜃氣漸近。人物益明。各物亦漸高。而大井旁之女亦眉目果現。久之蜃氣遂止。而不動光線之明。達於極點。金色之日。離地漸高。棕樹爲日光所照。倒影於平沙之上。與伯爵前四次所見之蜃氣。竟絲毫無二。井旁之女且較前益麗。徐徐舉兩手。招伯爵。伯爵心動。欲躍而起。而樞側之米禎。命令下矣。曰：速前擒之。母使之逸。伯爵前自紗幕出。彷彿如在夢中。不敢信以爲實。因遲遲而前。覺太陽之光。使人眩目。熱度甚烈。迨既握女郎纖纖之手。乃不覺喜極而哭。蓋知其真而非僞也。時女郎以綿軟之臂。徐圍其頸。甜蜜之頰。貼近其面。伯爵遂堅持女郎之纖腰。低聲語曰：我不信。當兩人接吻時。陽光陡滅。而紫色電燈復燃。伯爵駭愕殊甚。蓋兩人方立於室之中央。而米禎則仍坐於大似御座之椅。微微而笑。一切幻象俱杳。忽覺臂中之女郎。身量漸重。俯視之。則暈矣。米禎趨前曰：是無害。請與我。我當撫之。使醒。於是輕輕抱之。而出。蓋知阿力成騰之母已俟於外矣。米禎既返。乃笑語伯爵曰：大南倫伯爵彼女。俟爾於外。將有事語爾。爾可速往。母使渠芳心碎也。言次。忽又斂其笑容。肅然致詞曰：大南倫伯爵。爾毋自疑。吾人何能遇仙人。與精神世界中人。此女非從精神世界來。亦尋常世界人類中之一人。如爾必欲覓一神仙。蜃氣中之美女。精神世

界之女子者。舍此豈復可得爾。速往視爾。愛我爲爾。慶爾已得爾之愛矣。一點鐘後。米禩自窗中外窺見三人已緩步而出。當大南倫伯爵扶女郎上摩托卡時。兩人之目光似已含有無限之愛情。此一對可憐蟲結婚後。一月米禩乃接得一千幾尼之銀行簿（幾尼金幣名）自大南倫伯爵處來。中有一字條曰：「欺騙者當以欺騙之結果爲審判。爾所與我之結果是完全之快樂與幸福。非我夢想所及。故贈爾以一千幾尼之酬勞。大南倫簽字。」

家庭小說 薄倖郎

（恨人）

蔓草塞徑。朱戶塵封。牆頭粉堊剝落斑斑。一望而知爲敗落之舊家也。土人傳言。前十年時有匡效鼎夫婦。僦居於此。匡係漢儒。匡鼎之後。先代多聞。人有清以。來科第累世不絕。其祖以孝廉致取。覺羅教習。其父亦位至部郎。效鼎幼年曾習儒讀史記游俠傳。慕朱家郭解之爲人。輕財使氣。坐是取怨於鄉里。父歿後遺產爲族人侵漁所餘無幾。妻鄭氏名杏村亦大家女。性賢淑。以效鼎揮霍。故香奩中物悉被耗去。今夫婦二人牛衣相對。甚至不能舉火矣。嗟夫。女子以相夫之故而罹此無妄之災。效鼎之罪。尙可追乎。恨人多事。纂述此編。爲天下恆河沙數薄倖男兒當頭棒喝。笙簫徹夜。鉦鼓喧天。燈綵輝煌。香烟繚繞。此正效鼎夫婦結婚時也。匡氏故舊家。效鼎父又顯宦。雖

身後不甚豐裕。而門戶之見深中人心。加以效鼎初涉士途。未嘗艱苦。苟可以炫耀鄉里者。正不惜舖張揚厲。踵事增華。殊不知匡氏家况。至效鼎時。早成強弩之末。當日婚費。且悉由借貸而來。乃浪擲金錢。罔知愛惜。婚事告終。所耗至一千餘元。新婦初入門。早已置身於愁雲慘霧中矣。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故天下外來之禍患。舉不足以致人死命。惟家庭之間。內部衝突。分崩離析。其害乃至於不可思議。效鼎早喪母。有第一人繼出也。父歿時。其弟纔在襁褓中。族人利其有思染指。未得間。會效鼎婚時。不賞乃乘隙以析居之說。挑其繼母。婦女見識本無遠慮。且以兒齒尚穉。他日依附長兄嫂。或不能得充分之便宜。惑於浸潤。遂議析居。效鼎雅不欲然。已實處嫌疑地位。無可辨白。遂平分遺產。而以婚費歸已。示無他意。既終。乃掣妻別母。他徙去。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使效鼎聞分析之議。力改前轍。堅不承認。則匡氏家聲何至一敗塗地。既分析矣。效鼎雖一無所有。而杏村奩中物。所值尙二千金。苟能省吃儉用。徐圖進取。則又何至有今日。乃效鼎恥居依傍裙帶之名。奔走營求。歲無寧日。旅費乃大不支。向之不欲家食坐耗。其夫人奩資者。乃不二三年。且罄其所有而耗之。

效鼎家况日索。謀食益急。然少不更事。於世故人情。都無閱歷。遍謁公卿。實言難遇。金盡裘敝。淪落

依然杏村亦不怨時出奩中物典質助旅費且躬自紀理家政井井有條然室如懸磬無米難炊既歷艱辛更多抑鬱不數月而杏村遂病矣

錦帳低垂孤檠欲滅時方午夜萬籟俱寂第聞床頭病婦呻吟之聲與嚶語間雜並作所言皆家庭瑣碎室中視疾者僅杏村老母一人薄倖郎則逍遙滬上尙未言旋杏村病中時呼阿母洵郎歸未母恐增其病輒虛言慰藉之杏春泣謂母曰兒病恐不起矣負阿母恩良深悲痛兒數年來資郎旅費爲郎持家盡心竭力絕無悔吝者非不知自愛也誠以兒適郎後不幸家道中落爲棄人婦大爲姊妹行齒冷深願其重整門楣恢復舊業一吐胸中不平之氣何圖未伸素志飲恨重泉兒雖死目不瞑也郎平日素落拓飲食起居不甚注重衛生兒死之後誰爲調護妾非畏死者然此時實萬不可死乞阿母遍訪名醫求一杯續命湯爲兒延數年壽也

金風送爽游子歸來聞杏村病趨入省視杏村聞郎至強欲起坐願力不能支乃臥執效鼎手泣曰妾以蒲柳賤姿得侍巾櫛本圖爲郎襄內政司中饋乃病魔纏人一至於此回憶當年七夕與郎戲言身後事郎謂汝死後余當爲汝治喪營葬諸事既終然後一死以殉使千秋萬世後留此一段佳話此景此情猶歷歷在目願昔日託之空言者今將見諸實事矣妾一無所出死後可免望念所不

能○忘○情○者○郎○耳○郎○其○善○體○妾○心○勉○圖○膠○膠○續○俾○持○家○政○他○年○得○揚○眉○吐○氣○則○於○春○秋○佳○日○以○一○杯○酒○奠○墓○前○呼○妾○名○而○告○之○妾○當○含○笑○泉○壤○願○郎○毋○忘○斯○言○言○已○涕○泗○交○流○哽○咽○不○復○能○聲○效○鼎○此○時○亦○覺○心○酸○腸○斷○雙○淚○奪○眶○而○出○旋○卽○鎖○定○設○言○撫○慰○乃○延○名○醫○爲○之○診○治○數○日○後○漸○就○平○復○戚○鄰○愛○杏○村○者○咸○爲○杏○村○賀○而○不○知○杏○村○當○日○果○得○一○死○則○萬○事○都○了○老○天○惡○作○劇○每○于○富○貴○家○美○滿○夫○妻○偏○促○之○死○使○不○得○白○頭○偕○老○苦○命○如○杏○村○則○又○故○意○磨○折○之○必○使○遍○嘗○辛○酸○而○後○死○冥○冥○之○理○誠○非○凡○人○所○能○測○已○

效○鼎○南○游○吳○越○北○走○燕○薊○奔○波○三○歲○始○得○一○枝○然○斯○時○家○已○赤○貧○就○館○後○杏○村○一○人○依○其○親○串○賃○餘○屋○以○居○願○效○鼎○所○入○甚○微○衣○食○而○外○苦○無○餘○資○贍○家○幸○杏○村○工○女○紅○針○繡○所○得○藉○補○不○足○數○年○如○一○日○然○每○嘗○拈○針○添○線○之○際○一○念○身○世○飄○零○爲○人○作○嫁○中○心○未○嘗○不○自○傷○也○長○至○日○郵○差○投○函○至○啓○視○則○效○鼎○自○越○中○發○者○中○附○七○絕○一○章○曰○

別○來○瘦○損○細○腰○無○莫○對○飛○鴻○弔○影○孤○記○取○寒○梅○花○放○後○月○明○征○棹○首○歸○途○

杏○村○閱○竟○愀○然○曰○別○時○容○易○見○時○難○我○二○人○遇○合○正○如○天○上○雙○星○一○年○一○度○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寒○宵○望○月○兩○地○當○同○此○情○也○

寄人籬下苦不自由况乎貧無所歸強來依靠縱人不我嫌而萬種傷心無從訴說女子善懷詎能自安乎杏村於此數年中憂鬱攻其心思慮擾其神操作勞其形姬姜憔悴瘦骨支離效鼎歸見狀大駭叩以病杏村笑曰我何嘗病第覺心神煩悶不思飲食入夜則亂夢顛倒不能安寢坐是四肢百節懈弛無力耳今郎歸大慰妾望休養數日或能健飯如恆也效鼎曰我無賴累卿至此然不病之病乃是真病無已我爲若延醫診治何如杏村曰郎何出此言妾前年九月間陡發寒熱不省人事者四晝夜親友咸以醫治相勸妾始終未嘗一服藥今妾未臥病而郎遽爲延醫人將謂妾見郎來撤嬌痴豈不令人齒冷且郎境旣不裕妾又一無所有醫藥之資將何所出妾卽病亦未必遽死俟郎財力少充再爲調治未晚也效鼎聞杏村言亦良是然意實不忍泣曰我負卿無可自贖不幸卿死予亦惟一死以謝耳嗟呼效鼎非故薄其妻者然而放浪江湖不善生計致累其室人至此雖欲不謂之薄倖郎不可得也

我們辦這演說報 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是要大家知道國家的恥辱 因為在這時代 倘然還不知道自己吃的虧 胡裏胡塗的過去 那就一定要做亡國奴了 第二是要大家知道國貨的好處 因為不用國貨 只要用那外國貨 那就把金錢完全送給外國人 怎麼會不窮呢 第三是要大家不吃那國語不統一的苦 因為我國人的說話 各處不同 這一省的人不懂那一省的話 現在我們報上 用的都是普通官話 人人懂得 將來人人說話 就都可以統一了 這就是我們演說報的三大宗旨 錢至於看這報的好處 第一是報價便宜 可以省錢 第二是說話很簡括 閒話沒有 可以省看報的時候 第三是文字很明白 可以省看報人的腦力 第四是紙張又薄又小 攜帶起來很便當 毫不討厭 第五是報紙很有精神 可以叫人的愛國心油然而生 而且還有一件 我國的人 識字的少 不識字的多 我們這報都是白話 不管那婦女們小學生們 軍人們 商夥們 和那許多識字少的人 有了這張報 凡是應該知道的學問和新聞 都可以知道



了 豈不便利麼 本報出版了三年

張報到各處演說 受感化的實在不少 繳出票布的 你道演說的力量大不大

外埠每日寄 全連年郵費五元四角 半年兩元二角五分 空信來定報的恐不奉覆 郵票代價 只限一分半分的 滿了一元

請寄郵政局的匯票好了

上海卞德路五百六十九號演說報社啓

各地的演說分會 已經有六十多處 會員拿了這江蘇六合縣會員演說的時候 九龍會黨竟有當場 至於報的價目 每份大洋一分 全年三元六角 半年兩元七角 隔日寄 全年連郵費四元五角

小書情
鐵欄月影

(天白)

晚潮上了禮拜堂鐘噹噹響了六下。那沿河兩岸的電燈便一齊亮了起來。映著碧波一閃一閃的好像碧琉璃罩內放了許多光華燦爛的鑽石。我那時正從校中出來順着河堤低着頭向前慢慢的走。水面上的晚風一陣陣歡迎吾直把吾腦中整日的愁煩吹得乾乾淨淨。正在心曠神怡的當兒。猛然聽得嗚嗚的幾聲抬頭看時一隻潛水艇式的摩托車如飛的撲面衝來。我急忙向路旁一閃恰在第五道橋的橋口。我便邁步走上了橋。那一輪皓月正從暮雲碧靄中盈盈吐了出來。我便停了步。凭着闌干看時只見灩灩清波映着月光越發的皎潔玲瓏好像鍍了銀似的。波面的燈光也都變成了縞白色。我這一看時恍惚入了夢境。把從前月圓花好的光陰一霎時都從腦中滾過。最溫馨靡曼的是春天的那一晚。我和素霞在域多利劇場觀劇。舞台上演的是拿破崙和瑟芬離婚故事。那些演員都是我們國中數一數二的名角。把那英雄天表兒女柔情直演得頰上添毫。歷歷如繪。演到約瑟芬還景與拿皇的時候。一聲河滿雙淚。君前場中。人也不知賠了多少眼淚。我和素霞更自不必說了。那時我緊緊握住素霞的玉手。素霞含着淚眼。怔怔的對舞臺上看了半天。纔回過頭來和我說道。世上越是多情人。越會做出薄倖的事。你看拿皇不是也。算得一個多情種。

子麼我知道他芳心中狠有感觸便笑着答道倘若我是拿破崙我情願棄了法蘭西斷不肯和同心並命的人做出這樣絕情的事免得後來在孤島上悔恨無窮呢素霞知道我言外的意思也就嫣然一笑那時舞台上華燈齊息正在佈那夢境我和素霞並肩坐着已差不多臉兒相偎口兒相搵我們倆這樣親熱還是破題兒第一遭不能不感激那法蘭西皇后約瑟芬這夢兒做的巧了只是那劇中美人此時正在肝裂腸斷那裏有我們這樣蝶鷓鷯的艷福呢接着台上燈光重又亮起我知道要演滑鐵盧戰事了英雄末路是我最不願意看的素霞也表同情我便扶他出了劇場上了車兩人都是默然無語我猜素霞的芳心也在那裏細細咀嚼纔華燈齊息時情景呢過了半晌我正要搭趣着說話時只聽得車聲隆隆原來已到了第五橋了素霞攀着車窗向外一看便回頭說道今夜月光甚好這裏水天明月更覺好看我們何妨下車在這橋上看一回月然後步月回家有趣多着呢我巴不得這一聲兒便扶他下了車那車夫自駕着車兒轉轡的下橋去了我便並着素霞的香肩同靠在鐵欄干上只見那一丸涼月正嵌天心圓得鏡兒似的和那水中影兒上下爭輝好像預祝我們的良緣美滿我兩人心中也是十分美滿喁喁情話直到月色西斜兩岸上來往車聲漸漸的寂了我方攙他起身回頭看時只見鐵欄干影兒界着橋板上似墨筆畫的一般

這一夜情景深深的嵌在我腦中。這會回想起來，還是歷歷在目。一些兒也不模糊。今夜裏月光也和那一晚差不多。鐵欄干的影兒也是界地如畫，只是欄干上人影兒却少了一個了。

小官情

人月重圓

(靜英)

洞房紅燭夜，鸞簫象板歌吹沸。天於是微聞有環珮之聲，自遠而近，則伴娘三四捧盃而至。既而就繡椅端坐，意至羞澀，星眸微睇，隱約見流蘇半卷，鴛鴦錦被折疊，至工整房中，燭百和之香，微風過時，甜豔非常，令人夢魂俱適。壁上張泥金箋，催妝之作，殆遍。此時意倦不覺停眸者久之，忽一小鬟低聲曰：銀燭且見跋矣。張伴娘又安在者？老嫗貪睡思之良堪失笑。新娘不忿，於是室中復寂。時樓下客敏喧闐，中小鬟又曰：客歸矣。姑爺行入洞房，婢子請自往。遊之言已竟，起新娘止之，以目小鬟啞然而笑，復坐假寐。漏已三下，遠聞有笑語聲，漸及洞房，笑聲愈縱。忽伴娘曼聲曰：小蘇趣奉簾姑爺入洞房矣。簾動遠見小姑輩，或推或挽，擁新郎入小鬟盈盈而前，檢衽嬌聲稱姑爺萬福。因斟茶玉瓊上新郎，新郎含笑而坐，伴娘復入爲卸嚴妝，新娘貌殊端麗，目淡澄鮮，眉纏連卷，風致清發，令人不敢正視。秀麗中却含有孤高之概，如青女素娥月中霜，裏門清姿也。時新郎雙渦醅然，意似微醉，引目斜睇，見新娘雲髮垂肩，衣猩紅之衫，衫繡牡丹一樹，枝葉紛披，頗具生動之致。繫泥金蝶

滯滯下朱履亦刺繡工絕不覺心蕩已而晚妝既罷入室更衣衣作淺絳色鮮豔乃無倫比微步珊
珊衣香細生復入靜坐伴娘輩掩扉自去新郎斜倚繡榻上低吟曰好是紅牕風月夜高燒紅燭臥
流蘇吟已顧新娘微笑新娘色頰無言至不敢凝視幾回欲語又復躊躇新郎復前握其臂肌理膩
潔拊不留手因更吟前句新娘微語曰郎君亦愛香奩詩耶語時至莊重細纒可辨新郎笑答曰此
所謂曼聲細吟輒復令人魂消心死也新娘又微語曰郎君才調風華一時無雨以跌宕文史之餘
發而爲悱惻纏綿之作自是清雋綿邈顧……新郎曰顧如何考語時復笑比肩並坐新娘不卽答
起掠雲鬢仰見簾外新月如眉若有所感新郎曰卿殆疑天上嫦娥望而生妬耶新娘微喟曰天帝
垂慈無圓不缺無缺不圓此一彎眉月殆示人以悲歡離合耳新郎自後撫其肩曰卿何遽作不詳
語遂攜手入幃細語微曙焉

新郎張姓字君梅禾人父善之官廣西有政聲公子夙慧姿容溫朗眉目英發爲詩文多溫磨綺麗
之辭動人心脾人咸傾其才調而惜其放誕公子聞而笑曰甯有才子而不侷儻風流者願乃強吾
效儉父耶父聞之喜年弱冠爲求婦而低昂苦不就時金陵章慰農有女小字秋容才名噪一時慰
農旣棄官歸乃日攜愛女放浪山水間以自娛女因得解書擅文每與老父商量舊學其精審明確

處卽慰農亦自嘆弗如焉性習恬靜不苟言笑嘗竟日端坐敷閣閣中藏書數百卷焚香展對蕭然自得年十八問名者踵相接慰農以鍾愛故皆婉言謝絕獨耳公子名遂委禽焉又越年秋容乃歸公子

婚後匝月秋容歸甯父母入門則稚弟牽裾絮絮向阿姊問婿家安好秋容笑撫其肩曰一日不見又長成爾許矣遂同入朝母共話家常者久之秋容雖言笑如平日然眉目間隱含淒楚意慰農苦研詰之則泣然曰夫婿輕薄兒雖小有才終非大器且兒素習靜默未能泱洽是以悲耳母撫慰數四秋容意終不解比返公子亦以秋容沈寂無復新婚時柔情密意閨房雖靜好啣兒女語殊不聞也年餘兩入日益闕隔母詰其故公子曰阿母奈何爲吾娶得腐儒來雖勉同枕席恐非兒心之所好耳言已艱然時善之夫婦望孫綦切聞言皆大驚計無所出而心轉怨秋容秋容頓失翁姑歡乃益孤寂

自是公子走馬章臺徵歌買笑一擲千金靡有吝色慰農憇女抑鬱致疾遣使迎之返家善之夫婦怒逼令大歸慰農亦怒遂絕張氏幸秋容靜穆身爲棄婦尙能以一卷自慰或與其父媿媿論文章猶如未嫁時情狀窺其意殆欲藉此以殺其悲感一日泣謂慰農曰此生自分已如死灰槁木無復

他。想。願。尚。有。戀。戀。於。中。者。欲。從。事。教。育。以。拯。吾。姊。妹。脫。茲。苦。海。幸。身。無。他。累。雙。親。雖。老。有。佩。弟。在。尚。可。無。慮。是。殆。天。竟。吾。志。耳。語。時。淚。眦。瑩。然。低。回。欲。絕。慰。農。亦。頻。拭。其。淚。曰。此。吾。過。也。此。吾。過。也。是。時。公。子。方。北。走。燕。趙。南。游。吳。越。任。意。揮。霍。旣。而。遂。留。吳。中。吳。中。本。佳。麗。地。香。巢。十。里。簫。管。雜。聞。公。子。流。連。其。中。竟。絕。無。當。意。者。一。夕。偶。過。媚。香。妝。閣。驚。爲。絕。豔。遂。觴。於。其。家。席。將。半。公。子。忽。浮。白。起。曰。醉。聞。嬌。喘。聲。猶。媚。暖。鬢。豐。肌。汗。亦。香。張。君。棖。今。夕。遇。美。人。矣。因。呼。小。婢。捧。硯。用。冷。金。箋。立。題。定。情。詩。十。絕。贈。媚。香。座。客。愕。然。已。而。酒。闌。人。散。滅。燭。留。髻。公。子。之。樂。可。知。也。自。是。留。頓。浹。旬。益。復。傾。倒。時。或。授。以。詩。詞。頗。能。了。悟。月。白。風。清。之。夜。公。子。低。吟。韋。端。已。紅。樓。別。夜。堪。惆。悵。之。詞。令。媚。香。曼。聲。和。之。或。媚。香。度。曲。公。子。自。吹。洞。簫。風。流。韻。事。傳。遍。吳。中。而。公。子。遂。以。此。間。樂。不。思。歸。矣。

半載。公。子。父。忽。病。革。促。其。歸。遂。整。行。裝。謂。媚。香。曰。吾。此。時。方。寸。已。亂。無。暇。及。卿。如。能。待。者。秋。以。爲。期。可。也。媚。香。亦。願。奉。公。子。盥。匱。且。曰。此。後。閉。門。謝。客。不。與。人。間。事。矣。公。子。因。立。出。三。千。金。於。几。上。呼。房。老。將。去。曰。善。視。媚。香。三。月。後。當。打。漿。以。迎。也。瀕。行。復。丁。甯。數。四。而。去。旣。歸。善。之。病。已。篤。招。公。子。前。曰。吾。旦。夕。且。死。年。垂。六。十。死。亦。無。遺。憾。獨。汝。尙。無。婦。青。樓。中。未。必。有。好。女。子。宜。自。審。慎。言。已。竟。逝。公。子。大。慟。父。喪。旣。畢。老。母。復。以。哀。痛。致。疾。比。瘳。已。霜。隕。木。落。林。瘦。天。寒。蓋。秋。秒。冬。初。矣。公。子。乃。復。買。棹。入。

吳

時公子別緒縈懷。急於相見。比抵媚香之居。排闥遽入。而重簾不卷。寂寞無人。剩粉殘脂。猶零落妝臺間。公子四顧凄然。急覓房老詢之。以適人對公子。讓其違約。笑曰。幾見有倡家女。忍饑待客者。微論公子逾期不至。即使公子而在。欲適人則竟適人耳。公子怒曰。汝以吾爲終不至耶。今日之事。毋多言。媚香在則攜之歸。否則返吾三千金。復笑曰。公子言誠當。雖然。君家一點骨血。尙留吾處。欲璧返亦當以三千金來。言已入內。公子大駭。俄將一女出曰。此吾家錢樹子也。公子細審懷中兒眉目。如畫玉雪。可念。遽奪之。踉蹌奔出。

公子既出。惘惘無所歸。乃賃屋於吳中。以女付乳媪而已。則徜徉山水間。一吟一詠。以寫幽情。然每及媚香。輒嘆其薄倖。若有餘痛。自是絕跡勾欄。惟冀於華門蓬戶間。或有所遇而已。一日策蹇游虎邱。歸途微雨。乃舍騎登舟。正百無聊賴。聞遠聞鄰舟有絃管聲。難以喧笑。因命舟人榜之而行。已則自小窗中竊窺見一少年。方擁妖姬十數。淺斟低唱。中有縞衣人風霧雲鬢。媚曼雙絕。諦視則儼然媚香也。公子大怒。促舟人停槳。而媚香則若有意若無意。俯首窗外。回眸顧公子。微笑。公子悲憤填膺。將面數其罪。繼念此何時。乃與蕩婦口角。遽一躍登陸。冒雨謁真娘。慕憤似少。洩俄而雨益甚。衣

履盡濕信步將歸忽見古剎旁有茅屋三椽結搆精雅自念避雨此間亦得因徑往叩關門闢一老嫗拄杖而出公子告以故並乞簷下小坐姑避風雨嫗笑速客入方坐有女子呼曰阿母安在風雨驟竟打窗而入矣語未竟一垂髻女郎盈盈而出公子凝眸注視則柳眉波目丰姿蓋絕世也

嫗因呼女與公子爲禮公子亦長揖答之四目相矚益覺風神韻絕女郎乃傍嫗而坐雙臉斷紅狀至羞怯公子因展問邦族嫗自言陳姓夫亦知名士寡居已二十載矣膝下相依僅此小女阿雲犢犢孤寡恃十指爲生耳嫗遇公子至優渥呼阿雲淪茗餽客並爲燎衣公子謙謝時雨已止公子不得已遂告歸

既歸漸涉遐想念女雖出自蓬門而舉止吐屬乃過於大家閨秀且一嘔一笑尤足令人意消終夜尋思益不能自持明日復造其居嫗方午寢女則臨窗刺繡繡白蓮含蕊欲放鴛鴦一雙游泳其間設色精絕公子方神馳而女已遽起呼母矣嫗出公子乃略道寒暄復微以詞導女郎女郎雖不答然竟無怒意既而與辭自是日必過女居一餐秀色久之漸狎既醉其美復豔其情夢魂蓋顛倒矣一日以情告媒嫗嫗銳然自任比返謂生曰事不諧矣渠家清白裔弗甘爲人妾媵奈何公子大笑曰爾不知吾本無婦耶因出金釧一雙爲聘禮遂迎之歸

方公子歸娶阿雲之日。正秋容悉心興學之時。先是秋容既矢志教育。乃就湖郡女學之聘。循循善誘。深得諸生之歡。既而惜其訓迪之無方。刻自振勵。年餘益洞悉。是中利病。乃幡然更計。曰。吾其興學乎。寄人籬下。未必能一展吾長。吾志終不能酬矣。歸商其父。父然其說。遂創明華女學於白下。而已則督率其間。一洗近時女校靡靡之習。每當殘陽初下。莫景流艷。秋容輒縞衣素帶。挾書而歸。見者尙疑爲未嫁女郎。而不知其爲斷腸草。爲流淚泉。藉此以度殘生也。

時秋佩已漸長。讀書能過目不忘。秋容自校歸。輒就鐙下課。弟已而秋佩出外。就傅習英文。秋容輒泥其口授。女本明慧。久之亦漸能領悟。留意教育之書。間有不解。往往命秋佩出詢其師。既有所得。則著爲文章。蓋秋容此時已無復感咽離憂之思矣。

阿雲既歸。公子初尙相得。願雲性絕妒。而公子意氣自豪。往往反目。幸女已能學步。公子愛之逾掌。珠藉以自遣。雲乃遷怒及女。遇之絕苛。公子沮喪。則奉母偕女。鄉居以避之。雲益幽怨盈懷。每遇公子動加詬辱。公子不堪其擾。未幾雲以難產沒。公子乃歸。公子至是益無聊賴。會友人。有以游學勸者。公子投袂起曰。吾年來醇酒婦人。原以天下事不可復爲耳。吾豈無志於經世之學哉。遂偕好友三四。渡太平洋。既抵美。刻意讀書。公子聰慧。三年業乃大進。遂入耶路大學。治詰學。公子能以舊識。

融新知一時才名鵲起矣

時有美國女郎曼麗樸司德者同時亦肄業耶路大學愛公子之才隱隱有傾慕意一夕公子方高
 歌擺倫之詩女郎適入曰韻哉君也吾爲君以琴聲和之遂出月琴譜曲旣而復爲曉苑鶯聲之調
 其音淑媚無倫令人心醉歌已復曰清宵兀坐弗苦寂耶因連臂出閒步曠野間絮絮相語旣而曼
 麗曰君尙有雙親耶曰有老母家居曼麗曰君已娶耶曰未也曰華人多早婚君何不然公子默不
 答女亦無言此時二人各有所思曼麗者芳心可意在公子而公子則曾經滄海雖頻邀美人青
 眼自分不敢作並蒂連枝想矣然曼麗體態輕盈天然韻秀公子亦不能無動於中也

是時游美者益衆有章美卿者亦納交公子美卿性瀟灑好學不倦公子引爲知己如素相識美卿
 遂因公子識曼麗三人所居至近往來無間美卿輒就曼麗閒話往往及教育所論多驚人處曼麗
 亦以心得示美卿交乃漸洽願美卿雖心愛曼麗而曼麗意殊不屬也

曼麗遇公子日益厚情意殷渥公子意不能決時詎畢業之期已近美卿亦將同時歸國省親未去
 前數夕公子就枕念曼麗之情不能自已默想多時推枕而起逕赴曼麗之居見樓頭燈火猶明知
 曼麗尙未睡也叩關而入則美卿亦在方口講指劃曼麗手一紙就鏡下審視曰此書乃君姊所遺

耶。芙。卿。曰。然。此。間。尙。有。教。育。精。義。一。書。洋。洋。數。萬。言。尤。洞。中。款。要。暇。且。舉。以。示。密。司。也。公。子。因。亦。就。曼。麗。手。中。讀。之。書。爲。中。文。字。跡。端。好。末。畧。姊。秋。容。手。啓。公。子。大。駭。反。復。細。閱。則。儼。然。故。劍。手。書。也。心。乃。大。動。語。然。謂。芙。卿。曰。君。秋。佩。耶。芙。卿。曰。然。語。未。畢。公。子。已。奮。門。疾。馳。而。出。

公。子。既。歸。終。夜。不。能。成。寢。回。憶。當。年。初。昏。時。情。好。猶。歷。歷。如。在。目。前。私。念。彼。雖。弱。女。子。識。乃。高。吾。萬。萬。身。爲。棄。婦。猶。能。不。爲。怨。怍。之。辭。從。事。教。育。恨。吾。爾。時。未。及。深。察。遂。致。恩。情。中。斷。度。此。十。餘。年。中。茹。苦。含。辛。較。吾。奚。翅。倍。蓰。思。至。此。神。思。飛。越。已。旋。繞。秋。容。之。側。伏。地。請。罪。矣。繼。而。轉。念。此。時。秋。容。不。審。尙。念。吾。否。以。吾。薄。倖。或。未。能。曲。恕。計。惟。商。諸。其。弟。事。乃。有。濟。策。旣。定。神。志。較。甯。沉。沉。睡。去。越。晨。曼。麗。忽。至。曰。君。昨。宵。不。歡。而。歸。詎。吾。有。開。罪。處。耶。吾。惟。神。往。書。中。不。能。以。禮。相。接。君。解。人。當。能。諒。吾。公。子。遜。謝。旣。而。曼。麗。苦。相。研。詰。公。子。遂。以。情。告。曼。麗。色。沮。公。子。已。喻。其。意。私。念。芙。卿。頗。屬。意。曼。麗。吾。必。玉。成。之。曼。麗。出。遂。造。芙。卿。之。居。

旣。遇。公。子。以。實。語。芙。卿。且。告。之。悔。芙。卿。曰。吾。固。疑。君。神。似。特。天。下。同。名。之。人。正。多。不。敢。冒。昧。且。亦。欲。一。覘。君。志。趣。耳。公。子。因。問。策。芙。卿。曰。吾。姊。性。高。兀。且。年。來。矢。志。教。育。已。無。他。想。君。幸。以。書。來。吾。爲。君。代。白。其。隱。事。乃。可。爲。因。出。秋。容。所。著。教。育。精。義。授。公。子。公。子。乃。挾。以。歸。

是夕。公子出書就鏡。下細讀。既念其人復佩其識。意不自安。乃取素紙數葉。握管書曰。

秋容愛卿粧。次吾書。此時中懷尙惴惴。不審卿能容負心人。自贖其過否。吾自知吾心萬不足求。卿諒十餘載中。使卿含垢忍辱。備歷苦辛。卽萬死又何能自蔽其罪。願吾今日尙不憚逢卿之怒。奉書自剖者。則以卿或念吾年少無知。而曲諒吾耳。嗟夫秋容半生沉溺。至今乃悟其非。有時清夜獨坐。念卿愛吾之誠。往往涕下。而其間令吾畢世所不能忘者。則却扇之夕。卿指天上新月示吾。以爲人有悲歡離合。今此言不幸而果中。意者天心或怒吾兩人。不使違合耶。抑吾自陷罪戾。故爾淪棄吾身耶。雖然上天慈愛。必且曲赦吾。俾吾得待罪卿前。卽或卿不見答。吾愛卿尙入於骨。次生。生。世。世。弗敢稍忘。或遁跡荒壤。或長辭人世。亦必取卿小景。以爲殉。嗟夫秋容吾今者所言語。語皆掬自心坎。不敢有一字欺飾。卿老父無恙。見時幸爲吾代白其誠。當能辨吾言之非妄。臨紙嗚咽。不盡所懷。卿幸憐其愚。而恕之。君襟手啓。

書既心乃稍安。數日後。芙卿果與曼麗結婚。公子實助成之。三人乃相約同歸。

既歸。芙卿上其書於姊。不報。僅囑其傳語公子。許爲文字交。公子詞窮。乃面謁慰農。長跪請罪。慰農意少解。乃重婿之。是月之望。兩人遂重行婚禮於白門。璧合珠聯。月圓花好。於是若秋佩若曼麗。皆

大樂公子因借秋容度蜜月於滬濱。其話別後所遇一時悲喜交集。一日於逆旅中見一女子病骨支離。蓋媚香也。媚香見公子隱露乞憐意。公子不答。授以十金而去。自是公子借秋容家居。復興明華中學於禾中。夫婦各出所學。理全校名重一時。而公子之女亦已雲鬢委綠。居然成人。秋容憐之。亦親教之讀焉。

小寫
實說

噫之尾聲

(瘦鵬)

噫病矣

看官們請了在下前幾天不是曾經有過八篇短篇的哀情小說。總名喚做噫的麼。瑟瑟哀音流於言外。滔滔淚海瀉入行間。想看官們讀了也會掉過幾行眼淚。嘆過幾口氣來。不道吾嘆了這入口不舒不暢的鳥氣。却惹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惡病。這一病中發生了無限的感觸。明白了許多的事。理攔了好幾天的筆墨。受了一大番的痛苦。看官們要知道吾們這筆耕墨耨的生活。委實和苦力人沒有甚麼分別。不過他們是自食其力。吾們是自食其心罷。咧。就這小說家三字的頭銜也沒甚希罕。子細一想。實是小熱昏的代名詞。那林琴南啊。天笑生啊。天虛我生啊。便是小熱昏裏頭的名角兒。可以進得玄妙觀。上得城隍廟。當着千千萬萬的人。舌粲蓮花的說他一大篇。至於在下呢。只

索向荒村寒市老虎灶上冷壁角裏敲敲破銅鐵嚼嚼爛舌根給鄉下人開開笑口替小孩子尋快樂也不敢老着臉兒挂甚麼小說巨子著作等身的大招牌雖然偶一挂之還不妨事然而挂了之後反覺問心多愧還是不挂的好况且像在下這麼個後生小子肚子裏空洞洞的沒甚麼東西恰合着當代大小說家惲鐵樵先生所謂『纔解塗鴉侈談著述』的八個字兒其實在下連鴉兒也塗不相像不然吾就學吾老友丁慕琴拮着畫筆畫板做畫家咧至於在下的文稿一古腦兒都是廢物既不合覆醬瓿也不配糊紙窗因為在下的稿紙都是藍格子的洋簿紙覆瓿嫌他不伏貼糊窗又嫌他太厚笨不比桑皮紙那麼透明耐久幸而那些編輯小說的先生們大約都是慈善家見了吾這些嘔心剝血的文稿往往賞收沒有退回來的因此吾一家的生計倒還過得去吾的心兒腦兒雖然苦了些吾和家人們的身兒總算暖了肚兒總算飽了不料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回沒來由生了一場病却累我受了個很大的損失原來吾除了投稿以外還在中華書局編輯所裏當一個譯員局中定例有人不到一天便扣他一天薪水還把年底的雙俸上也扣去一天吾如今不到了六七天一扣倒是個大數目這局中每月的薪水吾自己委實分文不用全個兒給吾母親作爲甘旨吾說起了母親理應替看官們介紹介紹吾母親實在是世界上天字第一號

溫柔敦厚愷仁慈的母親并且吾的母親不比人家有福兒郎的母親他是從十五年的眼淚十五年的辛苦中磨鍊過來的看官們啊在下此刻把眼淚滴在墨水壺中把淚墨和在一起細細寫出來告訴你們在下生來就是個不幸之人六歲上沒了父親阿母孛孛寡鵠何等淒涼膝下除了在下以外還有一個哥哥一個妹妹和一個襁褓裏初生兩個月的小弟弟要是吾家放着幾個錢我母親就可以減輕許多的擔負偏偏吾家又是個赤貧之家便是父親身後也多半借重親戚朋友的大力可憐從此以後這一副千金重擔就全擱在吾母親肩上天天靠着十指孜孜力作嘗遍了世味辛酸撫育到吾們長大吾現在居然二十一歲了只想起了二十年慈母劬勞眼淚就禁不住滾出來了平日間吾雖不敢說曲盡孝道但是母親一言一語吾總不肯違拗不論甚麼大小的事吾總不敢使他有些兒不快樂他不快樂時吾總竭力使他快樂他快樂時吾便和着他一塊兒快樂吾每月的薪水得來就交給他不知少一個大錢不耽擱一個黃昏使他過這安心的日子不再像從前的憂急吾單盡了這一些子做兒子的本分母親已不住的當着人家說吾孝順咳看官們啊說起了一個孝字吾又勾起一肚皮的牢騷你瞧上海這麼大的地方好許多青年子弟竟全把孝子兩個字弄錯了說孝子是老子娘孝順兒子並不是兒子孝順老子娘其實呢孝子兩個

字是古人用來稱呼那些孝順父母的人。所以這孝字是形容詞，並不是動詞，分得很清楚的。匡奈人欲橫流，正教掃地，瞧這富貴場中的孝子，本來沒有就是貧民窟裏也很難得。據吾眼中所見，姑且說兩件給看官們聽聽。吾有一個親戚住在城裏，這親戚家的房東已好幾年沒了他當家的。膝下單有一個兒子，手頭也着實有幾個錢。平日間這做兒子的吃得好穿得好，出去時儼然是個名門大戶的公子哥兒。十九歲上他母親就取出一大注錢替他娶了老婆。他似乎得意也似乎不得意。那時他在一家藥房裏辦事，每月的薪水約有二十塊錢左右。但這是他自己的零用，從沒一文錢到家的。過了一時他在外邊漸漸兒放肆了。這位哥兒原是喜歡闊綽的花柳場中，不免也去走走，似乎不走也。算不得個哥兒。匡耐每月的薪水不夠他揮霍，就慢慢兒的欠起債來。可是債兒這樣東西，殖力最富最快。一天積一天，一天多一天。到頭來竟合着俗語說的：欠了一屁股兩脅子的債。咧幸而到了節上，有他母親出來算帳。但他對他母親絲毫沒有感激之心。便是他母親的一言半語也不肯依從。一年以後居然得了個兒子。他母親好不快樂。他却依舊在外邊亂混了。幾時忽地說有一個好友荐他做甚麼洋行裏的買辦。當下天花亂墜的說了一陣，向他母親要了三四百塊錢作為應酬之用。他母親聽了快樂得了不得。自然沒有不依的。從此以後他就把窰子

當做了自己的家裏成日成夜的盤踞在裏頭和酒連綿天天不斷這樣花天酒地的混了兩個多禮拜他那朋友早在暗地裏吐舌想他沒有做賞辦先是如此的闊綽做了買辦可了不得因此就不敢荐他後來這事就漸漸兒變做了空花泡影他倒也不狠可惜只管天天在窩子裏喝酒賭錢索性把母親妻子都忘懷了他母親夜夜到窩子裏找他有時他從後門逃了有時躲不了只得一塊兒回家便深更半夜的大罵說死也願意死在外邊他母親奈何他不得只得聽他出去過了十幾天却有人上門來替他說親說他在外邊說新死了老婆預備娶續絃呢他母親聽了直氣得個發昏章第十二唉這種不孝之子不知道碎了天下多少慈母的心兒咧過後在下微微聽得人家說起這位老太太從前也不十分孝順他母親他母親老了沒有依傍沒奈何靠着他過日子他却把一間穢氣薰蒸的柴間給他母親做臥房一日三餐也嫌他母親骯髒不准他母親坐在一塊兒吃只在碟子底裏分些兒飯餐給他有時心裏不自在便把他母親哼哈着出氣他母親病了也不好兒去服侍他到頭來竟把這老婆婆活活氣死吾聽了不覺點頭微喟了一聲想這也是個報應自己不盡了孝道將來便吃兒女們的苦看官們這是富貴場中一段故事以下便講到貧民窟裏去了兩三年前吾家常常有一個老婆子來走動不知道他姓甚麼只聽得吾母親喚他阿華的

娘。他。來。時。總。提。着。一。隻。舊。竹。籃。籃。裏。放。着。幾。枝。不。值。錢。的。花。兒。有。時。也。有。四。五。枝。白。蘭。花。瞧。他。樣。兒。已。有。七。十。多。歲。臉。兒。又。枯。又。黃。滿。嵌。着。綉。紋。幾。根。頭。髮。已。從。白。的。泛。做。了。黃。背。兒。曲。的。好。像。一。張。弓。兒。身。上。的。衣。服。更。是。破。碎。不。全。脚。上。也。沒。有。鞋。兒。穿。只。拖。着。一。雙。破。草。鞋。吾。母。親。很。可。憐。見。他。常。作。成。他。幾。枝。花。兒。且。給。他。喝。一。杯。茶。兒。潤。潤。枯。喉。教。他。休。息。一。下。子。他。坐。下。嘆。了。一。會。苦。也。就。稱。謝。去。了。往。後。吾。聽。得。母。親。說。起。這。可。憐。的。老。婆。婆。養。了。個。不。孝。的。兒。子。所。以。頭。髮。白。了。還。須。自。己。尋。飯。吃。他。兒。子。名。喚。阿。華。是。個。黃。包。車。夫。賺。了。錢。不。養。老。母。只。願。自。己。抽。鴉。片。鴉。片。越。抽。越。多。良。心。越。薰。越。黑。覺。得。他。的。身。體。是。從。鴉。片。烟。缸。裏。熬。出。來。的。和。旁。的。人。毫。不。相。干。逼。得。他。白。髮。蕭。蕭。的。七。十。老。娘。日。上。街。頭。賣。花。去。了。但。賣。花。也。須。本。錢。可。憐。這。老。婆。子。那。裏。有。甚。麼。錢。七。拊。八。湊。只。有。五。六。個。銅。元。亂。買。了。些。賤。值。的。花。兒。勉。強。撐。着。幾。根。老。骨。頭。把。上。海。城。內。的。大。街。小。巷。走。了。一。半。一。壁。走。着。一。壁。聲。嘶。力。竭。的。喊。賣。花。那。些。可。恨。紅。樓。窗。畔。的。嬌。娃。只。愛。那。嬌。音。清。脆。的。吳。儂。這。齷。齷。老。婆。子。休。想。承。他。們。的。青。眼。所。以。這。老。婆。子。跑。了。半。天。花。兒。總。賣。不。完。就。是。賣。去。的。幾。朵。也。很。費。力。除。了。花。兒。之。外。還。須。加。上。幾。句。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可。憐。話。兒。人。家。激。動。了。慈。悲。心。纔。勉。強。買。他。幾。朵。到。了。十。一。點。鐘。左。右。他。總。提。着。賣。剩。的。花。趕。到。吾。家。來。求。吾。們。作。成。他。吾。們。不。忍。推。却。便。叫。他。吃。了。飯。兒。去。有。

時多給他幾個錢教他好好兒回去。他回去時一路上瞧見垃圾堆裏有幾片菜皮便揀在籃裏又買一些油糴幾粒米帶回去燒一些粥吃聽說他每天從沒有吃過三頓的他住的所在不消說是一所七穿八洞的小屋子陰天不遮雨水晴天不遮日光晚上躺在冷冰冰的破床上做他辛酸勞困的苦夢那位不養老母的孝子也不去張他一張過了幾時不知怎麼那老婆子不到吾家來了吾們很爲咤異問人家纔知道他七十多年的苦生活已經做完了他臨死時很想他兒子盼望着見最後的一面巨耐他兒子到底不來他死了之後兩個眼兒還張得大大的望着那扇破門尸身攔了三晝夜纔給善堂裏收拾了去這兩段故事都是說母子間的還有父子間母女間父女間的事吾也見得很多只恨在下有一個惡習凡事說開了場便像自來水壞了龍頭要阻住這滔滔汨汨的水一時很難措手這小小一本『禮拜六』裏頭可不能聽吾一個人廻翔如今索性不說了。說了故事却要好看官們談幾句天看官們不是都有父親母親的麼看官們讀書明理不是都很孝順父親母親的麼剛纔聽了吾兩段故事不是都切齒痛恨那兩個逆子的麼唉凡人立足在這世界上那一個沒有父母既有父母那一個不該盡孝但想吾們的身體吾們的名譽吾們的事業都出於父母之賜吾們從小兒長大起來不知累父母拋了多少心血所以吾們一輩子所最寶貴

的。就是這一個父親一個母親。這一個父親一個母親沒有了。任你上天。下地。任你萬喚千呼。休想見他們回來。可憐在下。六歲上沒了父親。如今連父親的聲音。笑貌。幾乎追想不起來。然而吾又從那裏去尋他呢。看官們好福氣。既有父親。又有母親。該像夜明珠般時時捧着。別放他從手縫裏滑去了。在下說到這裏。有幾位不耐煩的朋友。跳起來。嚷道。噲。瘦鵠。你這篇小說。標題的分明是說你的病兒如今你丟了病。不說却海闊天空的說出一篇大道理來。豈不是去題萬里在下。只得長揖謝罪道。對不起對不起。但在下做這篇小說。着眼實在一個孝字。因為一病十日。眼見得慈母劬勞。心中一百二十個過不去。又把吾慈母的心揣測。天下慈母的心想來都是一樣。大凡做父母的人。愛他兒子做兒子的自然也。該人人愛他父母。因此在下不辭瘠口。說這一大篇話。不然在下生了病。有甚麼大驚小怪。萬一死了。難道還要世界各國替吾舉哀麼。若講吾的病。便起源在那前四。個『噫』出版的。前一天。那天起身時。微覺頭痛。并且有些兒發熱。吾毫不在意。照常出去做事。第二天依舊發熱。吾也仍然出去。第二天是禮拜日。無須出去奔波。無意中却發見了。却爾司狄根司的一篇短篇小說。名兒叫做一個『星』字。吾們做小說的人。一見了歐美名家的著作。彷彿老饕見了猩唇熊掌。立刻涎垂三尺。在下又生就是個性急鬼。那水滸傳上的霹靂火。秦明也得拱手喚吾一

聲大哥當下吾發一個很想今天決不能輕輕放他過去便拈起一枝筆來動手就寫寫不到幾行恰有一個朋友到來吾做事原不求靜的一壁和他講話一壁只管寫忙了半天居然被吾譯完微微覺得乏力便上床去將息一會不道正在這當兒吾母親可巧蹺到吾房裏來頓時大驚因爲吾平日間從不睡中覺這一睡分明是生病的証據大凡天下做母親的見了兒子生病直比自已生病還加上十幾倍着急當下吾母親就使出他提痧的老法兒來說在頸子上提了痧便能發洩痧氣吾不敢違拗直僵僵躺着聽他提去霎時間記起吾八九歲時生病母親捉着吾提痧吾直着嗓子殺豬般喊救命一壁又破口大罵罵天罵地把甚麼都罵到只除了父母不敢亂罵百忙中却想起了讀的書上天地日月山水土木牛羊鷄犬十二個字兒吾便罵了天地又罵日月索性把下列四項唱歌也似的一連串罵了起來心中又想平日裏吾手上被蚊蟲咬了個小疙瘡母親就疼惜得了不得如今吾又生了病怎麼他倒忍心下這毒手吾猛然醒悟過來纔知道這也是慈母愛子之心呢如今且說吾母親用力提了十多分鐘頸兒上已現了十九條血紅的痕兒吾倒也不覺得十分痛楚過後吾就躺在床上不再起身這一夜吾母親簡直沒有好睡時時過來問吾覺得怎樣吾只求他安心總回說很舒服捱過了這一夜禮拜一禮拜二兩天吾熱病還沒有退却依舊支持

着。出。去。因。爲。吾。一。天。不。出。去。於。經。濟。上。很。有。影。響。這。也。是。吾。體。恤。母。親。的。微。意。然。而。母。親。也。很。體。恤。吾。說。吾。所。賺。的。錢。塊。塊。都。是。把。心。血。腦。汁。換。來。的。呢。禮。拜。二。我。到。了。書。局。裏。不。防。吾。一。年。來。沒。有。發。過。的。胃。病。趁。這。當。兒。明。火。執。仗。的。反。了。起。來。只。聽。得。喉。嚨。裏。恩。恩。不。住。的。作。響。午。餐。時。單。喝。了。一。淺。碗。的。薄。粥。喝。了。之。後。不。能。坐。下。只。得。像。磨。旋。般。走。着。走。了。一。點。多。鐘。仍。然。不。覺。得。舒。服。這。肚。子。裏。還。是。恩。恩。作。響。吾。暗。暗。埋。怨。道。算。咧。算。咧。一。年。來。吾。吃。了。你。多。少。苦。你。到。說。是。恩。恩。恩。怪。不。得。中。華。民。國。謝。恩。摺。子。的。多。咧。這。天。三。點。半。鐘。吾。趕。到。一。位。醫。友。張。近。樞。君。那。邊。請。他。替。吾。開。了。一。張。藥。方。後。來。吾。喝。了。三。瓶。藥。水。半。瓶。藥。粉。果。然。好。了。許。多。禮。拜。三。那。天。吾。的。熱。病。不。但。沒。有。退。反。加。上。了。些。這。天。早。上。吾。母。親。執。意。不。肯。放。吾。出。去。說。再。放。你。出。去。就。對。不。起。你。了。那。時。吾。自。己。也。覺。得。有。些。支。持。不。住。頭。兒。雖。沒。有。頂。着。石。臼。那。般。重。却。也。可。以。比。得。頂。着。一。個。挺。大。的。水。晶。墨。水。壺。兒。吾。母。親。沒。了。主。意。大。白。天。守。着。吾。愁。容。滿。面。連。飯。量。也。減。了。許。多。晚。餐。時。吾。勉。強。灌。了。一。碗。薄。粥。下。去。桌。子。上。放。着。昨。天。祭。祖。下。來。的。菜。瞧。那。一。些。肥。魚。大。肉。彷彿。向。着。吾。傻。笑。教。吾。嘗。嘗。他。們。的。味。兒。吾。只。向。他。們。皺。眉。連。筋。兒。也。不。敢。接。近。他。碗。邊。怕。被。他。們。一。口。吞。將。下。去。八。點。半。鐘。吾。就。登。床。睡。了。誰。知。翻。來。覆。去。把。被。兒。翻。了。十。七。八。個。身。休。想。進。黑。甜。鄉。一。步。似。乎。病。魔。履。了。新。任。那。睡。魔。便。該。辭。職。而。去。咧。

但吾不能安睡。還有一個原因。因爲吾的腦兒分外勤敏。不肯休息。一二分鐘。一會兒。想這個。一會兒。又想那個。種種思潮。湧而來。好似羣山萬壑。赴荆門。吾母親又時時躡手躡脚的過來。瞧吾。只得裝假睡。哄他。要是他知道了。吾不能安睡。又得長夜無眠。廝守着吾。咧母親見吾睡着。纔又躡手躡脚的過去。無奈吾的假睡。不能變做真睡。轉側到了三點多鐘。兩眼仍然像魚目。睜睜的合不攏來。吾心裏恨極。就把蓋着的被兒。很命踢去。這一踢。不打緊。却聽得天崩地塌的一聲。看官們別吃驚。並不是在下的床兒。坍了。不瞞看官們說。在下平日很喜歡買書。一向收羅得不少。書櫥裏早已裝滿了。還有一小半。竟沒有安身之所。吾就把床的一角。借給他們。打了個臨時公館。那些書。新的舊的一概都有。大半是歐美名家的小說。英國有施各德。狄更。司。法國有蓋俄。大仲馬。美國有歐文。霍桑。俄國有託爾斯泰。旁的短篇雜作。也都出於名家之手。還有好幾種雜誌的。年刊。聚在一起。高高的疊着。吾想吾們中國古時。每逢大戰之後。總把陣亡將士的遺骸。築一個京觀。表示他們的豐功偉烈。現在吾這一大堆書。倒好說得是歐美大文學家腦血的京觀。只恨吾睡品一向不大端。正睡到興頭上。兩隻脚便寫起壁窠大字來。把這座京觀。踢坍。朦朧裏。還當是天坍呢。吾噴嚏了。悄悄起來收拾了書。過了約摸半點鐘。母親早又來了。吾只得再裝假睡。母親躡足走到床前。輕輕地。

揭開了帳兒。伸手在吾額上按了一會。微喟一聲。走了開去。又在暗中呆立了一會。纔慢吞吞的去了。吾見母親爲了吾如此不安心裏。頭好不難受。後來不知怎麼。却漸漸進了睡鄉。明天起身時。病體依然。午後請了一個中國醫生來療治。據說是暑濕一時不能全愈。醫生去後。吾斜靠着安樂椅。心中亂想想。吾往常和吾那好友丁慕琴同遊。同息和兄弟沒甚分別。吾一病。他定然寂寞得多。幸而他身體比吾好些。跳跳蹦蹦的活像一隻蚱蜢。吾如今却奄奄的坐在這椅兒上。直變做了一條僵蠶。咧停了會兒。那屋角上一抹黃金色的斜陽。已化做了胭脂。吾兀坐了好久。微覺煩悶。窺到玻璃窗前。向遠處綠油油的樹影和紅噴噴的屋脊望着。猛可裏聽得下邊大門閉的開了。走進三個人來。吾一眼瞧見那大大方方的。是王鈍根。搖搖擺擺的是李常覺。後邊那個跳跳蹦蹦的不消說是丁慕琴了。一會兒三人已掬着三個笑臉。到吾樓上。先問病情。後談閑事。吾們雖只三日不見。却已好比三年。此時見了分外的親熱。接着說東話西。直到夜色上時。纔各別去臨去時。吾還向他們說。今天承你們福祿壽三星一同照臨。吾的病兒包管就好。并且心裏也覺爽快。歡喜得多。似乎喝了三星牌白蘭地酒。看了三星牌（影戲名）影戲片呢。夜中吃了那醫生的藥。裹了被兒。立刻就睡。望他出一身大汗。發散那熱病。天氣雖熱。吾也不管。一直捱到十二點鐘。已把全身浸在汗裏。兩件

短衫一條襖褲都濕透了。誰知正在這時那不知趣的臭蟲先生却趁着靜夜無聲三軍一時齊發向着褲管裏袖口裏進行原來吾往年住在法租界時吾的鐵床不幸結交了這幾個損友一路追隨到此相依不去見了吾這許多書就鑽在裏頭打起公館來吾笑他們倒很好學也在那裏拜讀歐美名家的小說只禁不得他們聚族而居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起來吾這身子怕要給他們扛了走咧他們要是伏在裏頭不出來鬧倒也罷了無奈他們也染了貪官奸商的惡習最喜歡吸人的血因此吾有幾回早上起身時總見腿上好似禮拜六的底稿裝着許多大紅的密點吾只把花露水搽他幾回便也不大在意此刻却熬不住了立時跳起身來換掉了濕衣服躺到沙發上去那時吾母親還忙着煎藥燒茶沒有安睡後來竟在沙發旁邊的地板上鋪了一條蓆子睡下吾苦苦勸他睡到床上去母親却說天氣熱不打緊半夜裏你要茶要水也方便些吾拗不過他只得聽他這一夜他幾次三番的坐起來瞧吾有時問吾口渴麼有時問吾身上冷麼有時又問吾可能安睡瞧他那顆心兒簡直全個兒用在兒子身上唉慈母深恩真叫人一輩子刻骨鏤心忘不了呢一夜過去曙光又出現了可恨吾的熱病沒有退看官們倒覺得厭煩了吾只得長話短說一連好幾天吾抱病坐在家裏外邊的一切景物一概不能瞧見彷彿做了囚犯監禁在牢獄裏頭不過那看

守○吾○的○獄○卒○委○實○踏○遍○了○世○界○也○找○不○到○的○并○且○還○有○許○多○好○友○不○時○來○探○監○也○有○寫○信○兒○來○很○懇○切○的○慰○問○吾○真○使○吾○感○激○涕○零○自○分○此○身○沒○有○價○值○受○人○家○如○此○憐○惜○呢○吾○每○天○日○中○很○難○排○遣○或○在○椅○上○坐○一○會○兒○或○在○床○上○躺○一○下○子○但○是○吾○心○兒○腦○兒○往○往○不○肯○休○息○那○天○花○板○和○帳○子○頂○都○是○吾○製○造○小○說○的○機○器○坐○着○望○了○天○花○板○一○陣○子○胡○思○亂○想○一○篇○小○說○就○打○成○草○圖○了○躺○着○望○了○帳○子○頂○一○陣○子○胡○思○亂○想○又○是○一○篇○小○說○打○成○草○圖○了○若○要○好○好○兒○睡○一○會○那○是○很○難○得○的○事○夜○中○也○必○須○用○了○強○制○工○夫○方○能○入○睡○只○吾○偏○又○是○個○很○多○感○觸○的○人○在○枕○頭○上○聽○了○那○淺○紅○玻○璃○胆○瓶○裏○晚○香○球○殘○花○飄○落○的○聲○音○吾○便○多○一○重○感○觸○聽○了○小○桌○子○上○那○隻○古○銅○愛○神○鐘○的○的○得○得○的○聲○音○吾○又○多○一○重○感○觸○聽○了○那○玻○璃○窗○上○蒼○蠅○營○營○飛○集○的○聲○音○吾○又○多○一○重○感○觸○聽○了○隔○壁○那○一○家○的○夫○婦○勃○籟○的○聲○音○吾○又○多○一○重○感○觸○見○一○個○蜘○蛛○在○窗○上○張○了○網○兒○捕○蒼○蠅○蒼○蠅○竟○會○投○到○他○網○中○去○吾○又○多○一○重○感○觸○見○那○天○一○會○兒○晴○一○会○兒○雨○倏○忽○更○變○吾○又○多○一○重○感○觸○一○天○到○晚○吾○總○有○無○限○的○感○觸○末○後○知○道○這○種○種○感○觸○都○從○靜○中○發○生○於○是○吾○又○向○鋼○筆○墨○水○壺○討○生○活○每○天○兩○三○點○鐘○時○寫○他○二○三○十○行○就○把○吾○的○病○兒○做○了○上○去○過○了○幾○天○居○然○全○篇○告○成○便○叫○他○做○『○噫○病○矣○』○算○是○吾○前○八○『○噫○』○的○尾○聲○了○寫○罷○之○後○吾○坐○在○安○樂○椅○上○休○息○直○到○六○七○點○鐘○撐○着○兩○個○眸○子○只○見○這○紫○羅○蘭

的天上已滿佈了霞彩好似籠着粉紅的輕紗那殘陽已移到了吾的屋角上渾似包了一重黃銅皮一會兒這黃銅皮忽地剝落了飛上了一道道玫瑰色的光兒吾兀是痴痴望着就中彷彿瞧見過去未來的種種幻象也有樂觀也有悲觀也有積極也有消極吾望了一會又多了一重感觸末後玫瑰的光已化爲烏有半天上早下了墨幕吾私心盼望明天吾的病就好了好幾天悶在家裏恨不得跳出空氣層到旁的星球裏去頑他一頑呢那時吾母親也在窗前呆呆的立了好久把肘兒靠在窗檻上支着頤痴望着半天鴉影吾側了頭瞧他只見他眉兒打了結神氣非常索漠知道這幾天來已爲吾憂急得了不得吾不覺微微嘆了一口氣母親聽了立時迴過他瘦嚙來瞧吾唉母親已瘦得多咧可憐他天天不但憂急更是忙碌爲了吾求天求地求仙求鬼想打退吾的病魔吾生了這一場病臉兒瘦了一殼誰知他也好似生了一場病臉兒瘦得更凶這真難爲他咧在下呢忙裏偷閑靠着這場病總算享了好幾天可憐的清福只是苦了吾的母親

小警世
不堪回首

(幻影)

一。夜。西。風。殘。綠。葉。數。聲。鳴。雁。報。秋。來。晨。光。入。室。宿。鳥。驚。飛。粧。竟。臨。窗。海。風。撲。面。白。雲。再。再。天。外。飛。來。正。在。心。曠。神。怡。之。際。小。婢。忽。來。呼。接。電。話。迴。顧。時。計。正。指。六。時。三。十。分。大。清。早。誰。來。攪。我。心。中。微。愠。

欲置不願轉念或有要事姑往聽之接問阿誰曰惠慈醫院副醫生子白女士乎曰然有何見教曰此間有病人爲女士舊友今將不起請來一決并有要事相托請速來院十九號病室欲問病人誰氏電綫已斷噫往見之乎未識何人不往見乎未識何事將請命於慈母繼念未及七時母當未醒醫院距此不遠姑往一行以覘究竟遂返室更衣囑老嫗俟母醒告以頃接電話往醫院視一病友不久當返遂挈小婢而行抵醫院看護婦引入十九號室留婢坐室外室中悄然看護二立案側醫生立榻前以藥注射病人體予近榻視病者瘦骨支離憔悴如枯骸細辨面目心房大震噫天乎予何不幸而復見斯人歟旋覺天旋地轉世界黯黑昏憒中不知歷時幾許啓目則所在已非前室予身眠於軟榻醫學博士奇尼立於側見予醒以小杯盛藥授予飲飲訖覺精神漸復詢之曰予何爲在此曰頃者女士昏於十九號室病人見之亦長呼一聲而暈故移女士來此予念此中情事奇君稔知予將何以自白于奇君耶噫不問姓名遽來探望自尋煩惱夫復何言正自怨艾一看護婦入手挾一冊奇君問之曰病者如何曰死矣殞死矚以此冊交白女士并呼父母數聲而歿奇君微喟令以冊授予予請一視死者奇君不允曰女士心腦受刺激過甚何堪復見死者以增悲憤請歸乃辭奇君挈婢返抵家已十時家人均在膳室以待母問病者爲誰予含糊應之返室扃冊於櫥易衣

下樓用早膳。其時心中爲悲爲憤，不可思議。飯粒入口，如啖沙石，恐爲母覺，強作歡笑。膳後返室，啓櫥出冊披閱，中有一紙字跡纖弱，僅辨曰：「嗟夫！予友予今死矣，不聽良言，致有今日自作之孽。夫復誰怨？耶！今者苦趣備嘗，艱難遍歷，悔無及矣。辱及父母兄弟，玷及親戚友朋，罪孽深重，擢髮難數。今頻死矣，悔無及矣。三年罪史，詳日記中，足爲女兒作鑑。願我女界觀罪人之日記，而知所戒。則罪人雖死，罪或可稍逭也。」噫！悔乎晚矣！斯人之罪，雖死不足蔽辜也。更閱其三年中所爲日記，既竟思錄之，願每把筆，輒淚緣管下。悲夫！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不錄其日記，則有負所托。然日記中似有利刃見之，則心若爲所刺，腦若爲所剜，隱隱作痛，無已。肩其日記，俟吾悲稍殺而後錄之，先撮其要以告世人，不負死者之托，亦不致重傷予心也。

斯人既死矣，其名當滅，稱以死者可矣。當其未死之前三年，僅十有六齡，與鄰人葉氏遊。葉年弱冠，爲其兄友，父母亦相識。兩家時相過，從葉業書記，已有室，特其鄉俗，娶婦廟見，後婦返母家，數年始復來，謂之落家婦。固未落家者，葉悵悵無以爲歡，死者友，葉竭力媚之，或邀往酒樓小酌，或觀劇，或坐摩托車，或打麻雀，死者家人以通家往來，猶兄妹也，不之禁，偶爲友輩所見，從而規之，曰：「歐美女子素受教育，社會交際已成習慣，猶多遺憾我國女學，近甫萌芽，不從事於學問，而徒效他人之

皮毛無怪貽人口實。慎修厥身。無貽後悔。程度未至。勿妄效顰。世途險惡。人心難測。見識未足。年歲尤輕。好自爲之。死者初聽。而動容不旋踵。便忘却矣。葉欲與其妻離婚。父母不許。且商諸妻父。令來落家。葉對其妻。施以凌虐。妻固柔弱。順受無忤。逾年生一子。葉仍無忌。與死者交遊如故。且向之求婚。許以正室。禮迎娶。死者許之。友輩哀其年輕也。復諫之曰。彼人能負其妻他日。亦能負汝。汝設身處地而思。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死者曰。奈吾愛彼之情何。友曰。人非太上。孰能忘情。然用情貴得其正。汝之所爲。污辱高尚之情字矣。汝既愛其人。當勉之進德修業。爲愛國益羣之偉人。則可謂之愛爲其次。妻以敗其行。則不能謂之愛也。其人與汝爲通家。往來有兄妹之稱。豈必成眷屬耶。且棄妻之人。必非君子。愛之何益。世界之大。何所不容。其愛昔英女皇。哀立沙白。以其國爲夫。其愛之也可知。汝欲用愛。則殘疾之老弱。無教之貧兒。被棄之嬰女。皆汝用愛之好機會也。汝何爲不舉。汝愛情擴而充之。以增女學前途之異彩。而必舉汝愛情踐而污之。以滅女學前途之光明。耶。友雖竭力苦諫。舌敝唇焦。死者終不聽。友輩知其不可救藥也。咸遠之。死者益無顧忌。葉逼其妻。告堂上。向死者父母求婚。兩家父母始怒。絕其往來。逾月後。死者逸出。以電話招葉同逃。往澳門稅屋同居。儼然夫婦。澳門爲著名賭窟。葉以輕浮之子。安能不染。數月後。資用蕩然。遂誑死者往佛山。鬻諸娼寮。死者

不能引決自裁。反安然操其賤業。居數月。徙之羊城。死者文學。稍有可觀。琴歌亦略涉門徑。因之名噪一時。死者名噪而受其玷辱者。不可勝數矣。嘗告人曰。某閨秀爲親某淑媛爲友。以自增其聲價。試思閨秀淑媛之蒙其齒及者。其悲憤爲何如乎。去歲脫籍作商人妾。入門五月。生一女。商人妻以女。非商人血統。置之嬰堂。審其歷史。惡其甘於墮落。賤遇之。自是死者鬱抑成病。撫今追昔。痛悔無及。往事前塵。不堪回首。念父母之恩。甘於舍棄。朋友之諫。執迷不聽。痛定思痛。更勝割割精神。自罰倍覺。悽悲病勢愈深。痛苦愈甚。遂將往事一一記之。俾懺悔于一己。作前車于他人。商人見其病甚。送之惠慈醫院。院主醫學博士奇尼。死者昔日之校醫也。死者見奇君噴血如注。自知不起。囑代招一友來托以日記。友輩聞死者名。惡其辱及。皆謝絕。最後乃及于予。懼亦絕之也。乃囑副醫電告予而隱其名云。

嗟夫。予自壬子秋間。作保傅于姚氏友輩。音問尠通。乃人事變遷。至于此極。傷心哉。死者已矣。未識吾女界中尙有如是之人否也。有之。則請以死者爲殷鑒。(不受酬)

清代
野史

馴番記

(謙 六)

臺灣一海島耳。而腴田沃壤。一歲三稔。富庶不下於中國本部平原之地。明末鄭芝龍氏征服番族。

始啓華路。藍縷之基。經營開闢。備極艱辛。嗣有荷蘭商人。與鄭氏立約。借地一角。互市通商。泊鄭成功江南敗後。其屬將黃梧。復以海澄降清。念廈門不可守。又知荷人將據臺灣。爲已有。乃逐荷人歸國。取之爲根據地。與清廷相抗。是說與他書所載不同。見清初劉繼莊所著廣陽雜記卷四。至鄭孫以地內附。乃分設郡縣。永爲八閩屏蔽。清季國政不綱。外交失策。視海外屬地。都若無足重輕。割棄不足惜。甲午一役。遂以臺灣天府之國。舉而讓諸異族。迄今逾二十年。國人亦都淡漠相忘。於隸我版圖時事。鮮有道及者。偶有一二遺聞佚事。流傳於老年人之口。彌足珍抑。亦彌足悲矣。

前年冬。謙六任事某公署。署中政簡。殊多餘閒。當宵寒漏永時。倍覺百無聊賴。僚友之下榻署中者。四五人。遂相聚作長夜談。圍爐斗室。或佐以清酒。藉之排悶。中有某君。浙之紹縣人也。年事獨高。已近古稀。性喜靜。終日兀坐。不常談笑。苟有言。亦訥訥如不出口。願略得酒。則機緘頓啓。辭鋒轉銳。滔滔不絕。衆皆莫能及。當其弱冠時。卽以幕入閩。閩中各府及台灣。遊歷都徧。此時老驥伏櫪。壯心未已。輒舉其少年時歷史。與所見聞之事。以告同人。其事類多聞所未聞。滋有興味。某日復述台灣南路。同知方君。平定番人擾亂事。大似小說家言。談奇可喜。謙六乃詳記。靡有遺忘。今用叙而筆之。以餉讀者。惟南路同知。初不姓方。某君雖以真姓名相告。乃不覺以告讀者。今姑以小說家隱射。

之法爲捏造一姓名曰方學關字曰戒堂讀者諸君有知此事始末者當能推測而知若以研究歷史攷正故實之眼光駁謙六所記謂南路同知初未嘗有是人而并以此事爲嚮壁虛造則大誤矣某君曰台灣地形狹而長南北伸而東西縮台北悉隸郡縣台南轄地僅得半耳在南路同知轄境更南重山複嶺深林密管人跡所不至實爲大肚禮嘉二番族所窟穴番人之歸化者能通漢語與漢人貿易往來因爲別其名曰熟番其餘則爲生番生番之數較熟番多十倍不止有司所不能取僅羈縻之禁使不得殺掠已耳

清季某年（謙六案約在光緒初元）南路同知某甲不識以何細故激怒番人生番乃與熟番連結四出剽掠某甲力不能止其患事聞於省是時督閩者爲左文襄究起釁之由知咎在某甲遂劾某甲去官而別遣某乙繼其任某乙專制時代所謂能員也久從文襄固以軍功得官者天性刻薄手段酷虐既奉檄卽以調兵力剿請番族強狠無可理喻非加撻伐懲創之不能使之降伏文襄以爲此細事耳不復詳察遽許其請於是某乙以大帥命調兵千人渡海剿番矣番人見官兵至憤怒甚聚衆番相抗顧毒矢蠻刀究不能與鎗砲敵死傷無數遂遁入深山不敢復出然官兵所以獲勝實利在平地至林管叢蔚之中鎗砲無所施山徑險仄難行步履又不及番人

之趨。撻安能取勝。因之不敢出窺。其巢穴。但於山前列營。據字斷其出路。爲時逾月。番竟不一出。某乙遂以大捷聞於省。省中遠隔海洋。固未知確情。據報大獎某乙。能卽令先撤兵。回母使久勞糜餉。某乙志滿意驕。以爲番人果畏威不敢復反。殊不慮後患。卽如命撤兵。令歸而仍任南路同知事。師旣撤。不一月某乙忽被戕於署中。且失其元。番人更於是時復出。大擾台灣道。急告變於省。文襄聞變。大驚。知某乙前報平服。實虛語。番人特暫避耳。今知兵撤。乃出而復仇。且悔誤用乙進剿之策。致番人怨恨愈深。爲患愈烈。使早撫綏。或不至此。無已。更檄某丞往署事。令仍以兵往。檄旣下。明日某丞叩轅上謁。以才力不勝重任。辭不敢赴。強之勸之。堅不受命。乃更委某令某令。又以病辭。方伯某知衆皆畏難耳。進言於文襄曰。台事棘手。丞倅牧令中。殆無有肯力任艱鉅者。雖迫以公令。亦必無益。不如姑於佐雜班內。特選能者。委以是任。且許以事平。列保薦。佐雜班次。下升轉。不易今驟予不次超擢。必有願行者。文襄姑如其言。降格以求。孰意委札朝下。而夕繳。更委數四。迄無一人肯往。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清季官場。宦術彌工。知虛名寒不可衣。飢不可食。專取實利。主義果有利可圖。則官之高下。殊非所計。若其無利安用。高官南路同知。本非肥缺。此時事正萬難。孰肯爲無益之。瀟祭。冒險。儉。蹈。前。丞。某。乙。之。覆。轍。閩。省。大。小。各。班。需。次。候。補。者。雖。衆。然。而。決。不。能。得。願。署。是。印。之。員。於。

是乃大費上官躊躇矣。

翼日文襄傳諭號房傳方學關來見方贛之南昌人也。初非閩省候補官。前月纔至閩。曾謁見文襄。兩次是時正僦居某逆旅。司號房者檢名簿所記得其居處。卽往召之。方聞命趨轅。文襄立傳見。坐定。問方曰：子來閩似亦已久。意子必將有所圖。今子欲爲官乎？方卒聞是語。莫測意旨。未敢妄應。文襄見其遲疑。申言曰：予非戲言。子但言願否可耳。方復思有頃。乃對曰：學關來此。意固將來爵帥差遣。俾得餬口。爵帥垂賜提拔。安敢云不願。文襄曰：諾。今子姑退。明晨更來。當有以詔子。

方旣退。文襄立傳方伯入。囑以方學關署南路同知事。方伯念閩省候補人員。從未有此姓名。愕然未應。文襄曰：是人係捐納。得通判。特尙未領到省文憑。前月來此。進見。今猶在省。以南路事與之。當能勝任。貴司速辦。委札交予轉給可也。方伯心殊怪詫。不謂然。然亦不便更言。唯唯而退。

初文襄於征剿太平軍時。統兵過江西營中。裁汰老羸。缺額甚衆。乃於江西出示招募。并宣諭有人能獨方募足二十人。給以獎札。功牌。無如離亂之秋。壯丁散之四方。募集大不易。方南昌之鄙。一農夫耳。遭亂無田可耕。貧不能自存。聞募兵。命大喜。乃招致同村失業之氓。二十餘人。赴營投效。時大營駐紮已及十日。募兵無應者。卽擬拔隊行矣。聞方以二十餘人應募。文襄立召之入。見垂詢有頃。

甚賞識方之樸誠。即給以六品獎札。用酬其庸。其所招集之人。則以素未訓練。不能插入舊伍。又僅有此數。不能別成一隊。爰各給一月餉。仍命方率歸遣之。散且溫諭。方曰。子才大有用。特現在暫無需子處。他日子有意。曷來吾許。比文襄督閩時。方爲商營運。頗得溫飽。以文襄有前言。親友輩。憐憫之。遂援例納賞。得通判。至閩投謁。既得見文襄。文襄視若故人。特囑其姑留。以待機緣。方所以留閩爲特別候差人員也。此時台事無人肯任。文襄因遂念及之。

方既見文襄而退。疑惑莫喻。其故翌日如命。更至轅上謁文襄。即以委札授之。曰。台灣南路同知缺員。今委子暫往署印。特子初服官事。多未諳。不可不有良幕相助。業已爲子選得可恃之人。令隨子往。爲子幕賓。少頃彼當來見子。子即可挈之同行。事有所不知。悉以詢之。必無誤。彼處生番。現正擾亂。未已。當以兵往。亦已別札某營官率兵一營相從。以聽子節制。是缺久懸。宜卽遣赴。毋再濡滯。既至彼後。子可隨宜調遣。布疋若番人遁匿不出。切毋輕進。本爵部堂不責子。以急効。子穩重。足任本爵部堂知子。審子應加慎。毋負所期也。方初未知台事詳情。偶聞道路傳言。生番作亂。前官被戕。亦不以爲懼。私念爵帥今者忽予我。以官寧非厚我。卽使事或匪佳。亦義不容辭。當姑往試。爲之遂謝。委受札而退。

方自是以一江西之鄙人居然寄海外之重任矣。方在閩本係孑然一身，稍稍擺擡行李，卽偕文襄所薦某幕及某營官所統兵一營渡海就任。既抵台北，循例先稟謁台灣道。此時觀察某公以南路缺懸已久，繼任者不至，番愈時時出擾，焦急正無計，極盼省中速委幹員來聞。方稟到，進謁大慰。立傳見，願方本農夫耳，商人耳，初未嘗諳官場繁文縟節，卽趨階拜跪之儀，已煞費苦心學習。若窺測上司意旨，隨機伺便，口齒巧給，自非久於宦海，安能入彀。在文襄闔略大度，且正取方之樸實，故不復計較小節。青垂巨眼，更欲得諸他人難矣。方於此亦自知甚明，當出省稟辭兩司，幸兩司均未命見比見道，憲心先已惴惴矣。坐定三數語，後不覺面紅頸赤，窘至無地。而觀察乃大怪詭，在觀察心目中早已先懸一所預期之幹員影像，萬不料事大相反。木訥至此，失望之甚，作色問曰：南路同知渡難要缺，素稱不易治。老兄知之乎？此來果能勝任乎？辭色嚴厲，令人難堪。方益惶悚，訥訥然答曰：卑職自知驚鈍，不任馳驅。忽蒙爵帥予卑職以官命，卑職來卑職乃不敢不奉命。此數語在方意以爲宛轉極矣，不知觀察聞言更惡其強硬，益滋不悅。念是人安能勝是任，前丞某乙精明強幹，猶且偶以疎忽，竟致債事。今以重任輕付，是人左帥殆真老悖矣。然旣已奉委而來，卽亦不能不令其蒞任。旋曰：是亦佳。老兄明日速赴新任可耳。遂舉茶送客，方出汗透重衣矣。

番人之爲亂暴掠也。蓋以前丞某甲待之苛刻，偶與漢人爭競，赴訴判斷，又不公允，且誅求貨賄，無厭。爲日既久，因之激怒，生變。某甲既爲此劾罷，已僉帖服，不敢更擾。及聞某乙率兵進剿，不聽就撫，既怨且恐，遂鋌險相抗戰，而敗死傷者衆，創鉅痛深，乃乘間戕殺某乙，竊其頭歸，以洩憤勢。成騎虎亂，乃無已然實，非本心，其意固仍願求赦免焉。比知省中更以兵至，大懼，重遁匿山洞，負隅據守。以是方抵任時，絕無番人蹤跡。方前已受文襄命戒毋輕進，乃命某營官以所率兵散駐山前從事防禦，亦不進逼。番既不出政務，亦殊簡。方本未嘗研究爲官之術，實不知在官當爲何事，則一不預聞，悉委諸僭來之某幕賓，已僅目視屋梁，手畫大諾而已。

如是者久，番終不出。時偶或有一二老番婦至營前，署旁閒行探視，守衛兵役以其爲老婦也，亦不置意。初猶稍稍加以禁止，旣而防守之心彌懈，官將旣不督責，誰又願多事者？有時或且與老番婦雜坐劇談，猜嫌悉泯。一日夕陽將下，晚風徐來，署前樹陰之下，復有二番婦據石憩息。署中某兵下值無事，就而與語。一婦問曰：「新官年若干矣？」某兵曰：「約亦四十許耳。」曰：「嚴厲乎？」曰：「否，長厚特甚。他一婦復問曰：「長日何所事來？」此已多時，何未一見其外出？」某兵曰：「病也。」曰：「何病病殆劇乎？」曰：「是大奇。當官初到此間時，精神殊奮，振食量逾常人，泊旬日之後，食乃銳減，終日昏昏，但好睡，近更不與之食。」

不復求食朝而夕夕而朝恆在黑甜鄉中腹大幾如五石瓠人皆莫測其病源而官又自以爲無病吾意則以爲無事而閒閒而懶懶而成病耳二番婦俱大笑曰然則似不爲病矣亦嘗服藥乎曰此間本無行醫者官又不欲服藥任其自然而已前一婦曰據汝所言狀吾已悉病源是謂之病可謂之非病亦可吾且能治之某兵殊不信曰汝母誑言汝豈知醫耶婦曰吾何爲誑汝是殆觸受瘴毒耳吾族中人固皆能治之實不得謂爲病然苟不施治亦且致死焉言至此天空已垂黑幕二婦遂匆匆起立相率歸去

二婦既去是兵頗奇其言晚來乃述諸同伍以爲笑談輾轉傳說闔署皆知語遂聞於方方雖自謂非病然亦頗厭苦之既番婦自言能治且可不藥而愈大快慰命僕傳諭是兵速召二番婦來顧是二番婦之出不可必又不知其住處卽或知之亦不敢至山洞中召之偶間數日有他番婦出既未知前婦姓氏復無從轉託招致祇得靜候其更至耳明日幕友中知方欲召番婦治病事衆悉驚駭以爲番性難測且安知非將重師故智肆其狡謀事滋危險乃共推與方偕來之某幕入見曰晚輩昨聞人言有二番婦在署前妄稱能治疾頃知東翁信以爲實欲卽召是二婦來署醫治貴恙晚輩愚見竊謂未可無論其善醫之說不可信且萬一番人指使此二婦借以行其詭計有所不利於君

將奈何晚輩一得之見不敢不直告方殊坦然曰老夫子高見深慮至爲感佩惟某與番人初無深仇決不遂至見害且二老番婦耳庸何傷某幕復曰番性狠戾體尤矯健雖老婦亦不弱於壯丁東翁幸勿輕視以千金之體冒茲大險不如俯從晚輩前日所屢言往省中延良醫來此診治處方調理雖稍費周折然事出萬全也方曰僕甚感諸公厚意照拂然事決無妨僕本開誠布公以坦白示番人終不信番人乃無故見仇隱使詭詐以謀戕賊若省中延醫既多跋涉且所謂名醫殊未足恃僕誠畏服其藥僕病已久淹纏亦且致殆不如召番婦施治或竟可得速痊卽令果不幸如諸公言僕亦無所悔焉某幕更反覆勸止方終堅執不聽不得已廢然而退而羣幕莫不存惴惴之心矣越七八日前二番婦復出矣所曾與言之兵見而大喜急招之入署告以官欲令其治病意二婦聞言似稍遲疑卽亦不却方是時疲困益甚手足悉艱於移動偃臥不可復起坐知招得番婦來大喜命卽邀入臥室二婦旣入遂命之坐告以所苦且詢果無須服藥可愈否乞卽爲施治二婦初入頗惶恐旣見方對之殊和諍乃欣悅不懼一婦卽趨方臥榻前審視良久曰果瘴毒也治之易耳不必服藥也惟爲日旣久受毒過深恐驟時未必能全效且姑試之隨招他一婦同至榻前共舉方體令仰臥且移手足使直二婦跪足上榻踞坐方體左右先以手摩方胸腹百餘度繼而頭而手臂而腿

足筋絡骨節間捶擊屈伸數十次更起立榻上以輕足蹴胸腹又數十度方腹忽震動作聲下氣大泄濁臭不可嚮邇脹滿頓消二婦乃下榻稍休已復上榻令方復臥自腦後至足跟手足互施按摩捶捺又各數十度試令方轉側起坐方覺四肢輕健起坐殊不費力番婦卽曰愈矣可無礙矣惟明日當再復治一次耳

明日二婦果再至仍治以手術方病遂霍然全瘳通體已絕無所苦飲食健進如向時感之甚卽命賜以酒食方初爲官未染惡習不作驕倨態二婦食時方卽在旁殷勤相勸和藹款洽幾若家人開其笑語慰謝備至且詢二婦所欲得之物將用以酬辛勞番婦曰吾族所處山洞中別有天地百物都無所缺金銀銅錢祇供裝飾品之用亦不足爲貴所少者惟牛及耕種之具與食鹽耳倘荷賜以此數物則於願已足他非所敢望焉方卽爲購牛二頭鋤耨耒耜之屬若干事佐以食鹽數斗令僕役携隨二婦同歸爲致之山洞中二婦臨行方復諄囑其得閒常來署中自是二婦果時時來有時或且挈小兒女同至方殊不以爲嫌來則必饗以酒食或給以布帛等類久而彌親情同骨肉諸慕友知方病果得治而愈大驚異且羣相欣慰深幸得免於禍及見方待二婦益親密則又甚不謂然謂番性反復終不可信宜厚餽二婦謝絕之不當任其自由出入署中不獨屈尊下交有失官體且

奉命來此治番。今乃與番婦暱。久且爲上憲所聞。又將奈何。願知方不可諫。既暫於己事無礙。則亦姑聽之。羣相竊竊私議而已。

番衆久不出矣。當其初遁入山時。惟恐官兵進攻。既而不見動靜。大疑潛出探視。但有營帳若干。散駐山前。亦無多兵防備。殊疎更莫測。所以及聞方之召二婦治疾也。尤以爲奇。謂新官何以乃肯信吾輩。略不致疑。豈其詐耶。乃密囑二婦隨時探測方之意旨。二婦受方厚遇。歸乃詳述相待之狀。且盛言方之寬惠。番衆初猶疑慮。未敢遽信。既見二婦時往歸。則必携取多物。稱頌方德。不置口。又述方言謂番衆前所以出擾吾知。殆必前官之過。今吾以誠相待。胡不速出自投。衆聞是言。乃大悅服。曰。吾輩初不料新官明諒。若是寬恕。若是乃羣囑二婦更往時。先代衆陳悔罪之意。數日後二婦遂以羣番欲求恕罪。不敢復反之意。告方。方曰。若輩果能歸化。吾心深慰。汝二人可歸告汝族。苟此後不再肆暴剽掠。但出各營所業可耳。吾當轉爲上請。決不重究前罪也。二婦歸遂轉述方言告衆。衆大感動。至有泣下者。曰。使新官早來。何致遂肇前禍。今前死者已不可復活。悔恨何及。吾輩決宜乘茲時速出投誠。官既許宥我罪。必不誑我也。方既諭二婦招衆歸服。卽已預戒所屬營兵。苟遇番出不肆擾亂者。視與漢族等。毋許苛求虐待。由是漢番仍和洽。雜處互通。有無番樂其生。民安其業。而

禮
拜
六
禮
境乃大治。

既而方以番人悔罪歸誠事聞於道及省請毋問前罪且以撤兵爲言道中頗不以招撫爲然然未敢專決仍取裁奪於文襄文襄之命方署是任一則當時無人任使一則以方誠樸忠懇辦事不致操切番人雖亂不可深責將因之使招徠撫綏之故其特薦某幕也固使之覘方所爲隨時密報以是方在署之一舉一動文襄無不知之特某幕雖受命暗中監視至於文襄之用意宗旨則實未嘗窺見焉至是文襄聞報亦不料其於意外收效竟如是之速大慰立允所請並特摺保舉力爲設法俾方實授是官自此以後番人乃真不復反矣。

某年余（述者某君自稱）應台灣道同鄉趙觀察之招入其幕方君已任南路同知近十年矣所以久任者以番人愛戴不聽他調上官亦以其能得番心不敢令他調也方君每來道謁觀察輿前護衛親兵二十人皆番人也問之則悉番人自願效力者卽其署中服役奴僕亦無一非番人且謂忠謹訓良反較中土之人爲善焉方君當公見旣畢輒至幕友私室中箕踞雄談一入室卽告罪急急去公服曰吾實不慣服此吾本農夫耳因歷述當時事且曰吾在當時亦不自知何以能使番人信吾如此由今回想反覺可危殊甚所以不死而幸成招撫之功者殆命也特左爵帥又何以見信

而令吾來則吾所至不可解者也。余（述者某君目稱）觀方君碌碌殊無他長，惟待人接物至誠懇耳。其成馴擾番人之功，殆真天相之矣。

謙六曰：方公惟其無所長而待人誠懇，故能成人所不能成之功。否則急欲以功利自見，必且操切從事，其不爲前任某乙之續者，幾希噫！若方公之馴服番族，所謂無爲而治者歟。

小說會

絕處逢生

（蔚雲室主）

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愴怳迷離，坐令身歷其境者，忽喜忽悲，顛倒莫可自至。我不知造化小兒，以何理由弄此狡獪，把酒問天而碧翁亦理屈辭窮，不能吐一語爲之辨護也。西泠毛子名鳳采，字一羽，以儒素世其家，少失怙恃而才華清潤，丰神秀逸，工詩古文，辭兼擅丹青，一幅遠山能令臥游者悠然，而作遐想，初頗熱心功名，視金馬玉堂不翅購有預約券，同人仰其才，不以爲妄也。獨惜豐於才，嗇於遇，遂不能脫千古才人之窠臼。坐困矮屋，屢戰秋風，卒未告捷。行年四十，故我依然自拚，以明經終不復求進，取每值文戰，同人輒勸與偕行，謂龍頭屬老成，古今人豈遂不相及。毛雖隨班角，遂然而意緒闌珊，無復當年豪興矣。同學少年多不賤，時亦不吝齒牙爲之延譽，大府耳其名，遂謀以禮爲羅致之幕下。毛自問才不能與命爭，亦知熱不因人。

未○免○飢○來○驅○我○曷○若○利○用○此○機○改○弦○易○轍○步○邨○超○之○後○塵○傳○食○諸○侯○或○者○不○以○爲○泰○雖○文○字○生○涯○未
足○言○志○然○較○諸○曳○裾○權○門○彈○鋏○代○舍○所○勝○多○矣○毛○旣○作○大○府○上○客○託○身○旣○高○馳○譽○自○遠○加○以○吐○屬○名
傷○性○質○溫○潤○座○無○毛○生○主○客○寡○歡○彈○指○十○年○雖○屢○易○東○道○主○而○一○枝○可○依○初○不○必○繞○樹○三○匝○也○積○資
日○深○歲○入○益○豐○柳○州○乞○巧○昌○黎○送○窮○轉○成○多○事○顧○毛○雖○蔗○境○彌○甘○而○蓮○心○終○苦○第○一○缺○陷○蓋○蔡○邕○有
女○鄧○攸○無○兒○生○平○深○惡○一○夫○多○妻○之○俗○以○爲○大○悖○人○道○雅○不○願○尤○而○效○之○良○友○縱○贈○與○楊○枝○終○未○肯
迎○歸○桃○葉○卽○白○紵○徵○歌○紅○牙○按○拍○逢○場○作○戲○亦○復○逐○隊○隨○行○然○而○鏡○花○水○月○究○未○嘗○眞○個○銷○魂○衆○遂
尊○之○爲○離○慾○阿○羅○漢○而○毛○謙○議○不○居○謂○凡○茲○所○爲○亦○吾○行○吾○心○之○所○安○非○散○矯○同○立○異○以○博○清○名○也
年○五○十○三○忽○浩○然○有○歸○志○蓋○以○老○妻○弱○女○近○來○時○紫○夢○寐○且○釣○游○之○地○風○景○絕○佳○乃○以○貪○得○館○穀○認
他○鄉○作○故○鄉○遂○使○西○冷○明○月○別○久○交○疎○設○更○效○驚○馬○之○戀○棧○豆○恐○山○靈○亦○將○笑○人○歲○不○我○與○我○其○歸
乎○飄○然○遂○行○同○人○深○知○此○君○少○所○嗜○好○館○穀○所○入○當○有○贏○餘○雖○對○於○風○塵○中○英○雄○坎○壟○間○文○士○資○助
不○少○吝○惜○然○詎○絕○不○留○買○山○之○資○作○娛○老○之○計○者○顧○察○其○行○裝○頗○極○寥○落○襖○被○而○外○僅○一○琴○一○篋○而
已○在○他○人○必○且○向○大○府○乞○衛○兵○旣○壯○行○色○且○備○不○虞○而○毛○獨○否○蓋○以○身○外○無○長○物○外○足○勞○暴○客○之○垂
盼○則○泰○然○以○隻○身○返○旣○抵○家○安○篋○床○頭○懸○琴○壁○上○人○見○其○神○態○蕭○閒○初○不○類○諸○侯○上○客○方○從○軟○紅○塵

中來也。妻氏沈亦儒家子。少好讀書。頗解文義。女名引兒。年十七矣。貌秀麗。而性貞靜。居恆於女紅之暇。從事吟誦。今則格仿簪花詞規。咏絮居然不櫛進士矣。母女見翁返。皆大歡喜。知翁從此歸隱。不更出山。夫妻母子團聚。數年。少享家庭幸福。用彌積憾。嗟乎。讀者果使天鑒勞人。克償私願。則翁左願孺人。右撫弱息。陶然於詩城酒國。間爲樂。亦自無極。獨恨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造物善妒。奇變忽乘。竟不容一羽稍稍領略天倫之樂。是日之夕。倏焉中風。痰涎既盛。神知遂迷。母女櫻此劇變。惶急無所措手。足所役。僅小婢一。纔可十五。憨嬉未能解事。不得已遣之走叩醫士門。醫胡姓號綠塵。頗著盛名。聞毛氏告急。初無所羈絆。然故遲遲其來。以時下體制類如此。非此不足以表示其神聖之職業也。比臨診。則又作大錯愕。不肯處方。引兒倉皇出拜。苦求援手。綠塵搖首不已。願爲至誠所感。沈冷之血管中。不禁微微跳動。遂乃勉書數味而去。去卽不復介懷。蓋謂醫士所醫者。病不謀爲人。醫命人事。既盡天命。如何非所敢知矣。翁服藥終已。夜色踰午。母女悽然相守。視翁似少蘇。然舌本木強。肢體頹廢。欲語無聲。欲動不得。但轉其垂涸之目光。直注琴篋之間。爲末次之願盼。似與珍重作別者。嗟乎。天下從無不死藥。世間那有返魂香。引兒方冀藥石有靈。或者上帝垂憐。許減我齡。以延老父。詎知迴光返照。爲耀無多。曙色未升。文星已沒。哀哉。一羽生無恆產。死益蕭條。卽一畝容。

膝之宮。三弓藝花之圃。亦賃諸東鄰。邱氏者。無所謂先人之敝廬也。最可憐者。零丁母女泣斷肝腸。而視翁怡然僵臥。苦不知死後之將無以殮者。乃發篋搜求。冀一羽必有所蓄。卽寄頓貸。與亦必有契據。可憑。顧大索良久。常服而外。僅綠玉玩器數事而已。猶以爲淚眼糝糊。殆有遺漏。乃悉心檢點。至於篋底。亦知審視。卒無黃白物。足以濟緩急者。僅於衣囊中得十金。然亦獲諸枕畔。初非取自篋中。於是相顧淒其。無可方略。默計同族。非無期功強近之親。絕無古道熱腸之輩。萬不獲已。擬告貸於邱氏。而以綠玉玩器爲之質。邱氏子名邦彥。年華風信。椿蔭早凋。萱花亦萎。願擁資甚巨。婦亦富室。女豐於奩。而陋於貌。不能得邦彥歡。時復咄咄書空。忽忽若失。偶於窗中遙睹引兒。苗條婉媚。楚楚可人。無如有女不懷春。縱有吉士。又安從誘者。恐遭投梭之辱。遂不敢爲援琴之挑。茲見毛氏情急告貸。不期覲覲之念。勃然而興。則諾其請。而歸其質。囑使者傳語。謂十年假館。未償價值。綜計已百二十金。今請益之。俾足毛詩之數。倘長者以爲然。但署券來。不須質也。使者返報。沈氏母女感之。次骨。遂循例治喪。族衆知一羽沒初。以爲十餘年蓮幕所得。當自不少。故對於承繼問題。相爭不決。幾至大鬩。及知治喪之資。貸自邱氏後之者。且負責之不暇。又何樂乎爲嗣。於是頃之互爭。不肯讓者。一剎那間。遂互讓而不復爭。甚且慮餘波殃及。悄然引退。一羽之殮。親視者。竟無一子姓昆弟。無

可奈何。至以引兒署名於木主。憤可知矣。既蓋棺權厝於隙地。蓋以所貸資餘已無幾。以言營葬。又當另費經營也。嗟嗟麻衣如雪。纏帳搖風。毛氏母女哀鴻。案兮室復陳。痛鳥私兮。不可報風。淒雨苦聲。聲打入悲懷。夜永燈孤。惻惻難成好夢。此中日夕。但有以眼淚洗面耳。不謂內憂未已。外患相乘。如以孤舟航行苦海。間潮流既惡。益以意外之颶風造物。殆故炫其奇。以助我行文之波折。自一羽沒。引兒知來日且大難。逾屏筆墨。勿御而專力於女。紅翼竭十指之力。博微資以易升斗。秋宵刀尺。冬夜燈窗。顧影淒涼。抑鬱誰語。願引兒慘痛之日。正邦彥快慰之時。彼察知毛氏日即困境。大可市恩以結其心。於是每借贈花送果之機。作問暖嘘寒之客。引兒天真爛熳。初未忍以不肖待人。及久而覺其詞色之間。似有他意。人心不同。如其面固難必。其周急一出於憐貧。且我父久客與彼初非。忠年交。又何所感觸。而殷殷垂青于一介貧苦之女子。一念及此。悄然自危。默忖小姑尚無郎使。君已有婦。設果存忘想者。又將焉置妾也。得毋媵我嗟夫。誤矣。亦知引兒何如人。而肯降心以相從者。繼而喟然歎曰。邱氏恩我。及於死。父恩固不可忘。節又安可貶。與其因循貽悔於後。曷若敬謹戒慎。於先後。此邦彥有所持贈。必請老母婉詞謝之。已則力避不面。邦彥知引兒已窺破其隱。故相須愈殷。而相遇愈疎。使委心任運。待機自轉。則猶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意迫情逼。乃出下策。乃變柔道之。

羈縻爲強力之壓。迫念天下。惟金錢二字爲足制人。死命引兒。縱強項。究一弱女子。將何術自脫於金錢之圈套。遂疾躍而起。命紀綱。傳語毛氏。瓜期且及。速自爲謀。母使他時轉怨。逼人太甚也。自是敦促者。絡繹弗絕。母女相對。嗚咽徒喚。奈何。今一再籌思。乃以綠玉付長生庫。願典質所得。償子金且不足。遑論歸母。日夕坐愁。歎形影相傍。徬徨引兒。雖腰肢瘦損。顏色憔悴。尙能勉自支持。老母則不堪其憂。頽然病矣。邱氏子以爲得計。陰遣人風示母女。謂困難如此。曷不擇豪家。嬪女公子。誠遇多情郎。量珠以聘。無難也。苟長此介介。天不雨金地。亦愛寶不獨。永無伸眉日。恐後此困。且益甚。矧朱顏不可駐。綠鬢行易凋。青春誤我。白日笑人。交臂失之。追悔何及。言次。故爲帷燈。匣劍之詞。若隱若顯。不卽不離。沈氏自聆論議。如見肺肝。彼狡童。今有挾而求苟。悉索徹賦。而可歸。趨壁者。此園亦且立解。然而世豈有如意珠。卽呼將伯。誰爲助。我因之燈。自煎愁。衾難裏。恨焦勞。輾轉日就沈綿。覺此哀苦之軀殼。已無可戀。誠不若離去。五濁惡世。往伴夫子於九京。然回顧引兒。又不禁憂心如擗。設一旦無母者。其將何所恃乎。念及此。熱淚奪眶。酸心刺骨矣。引兒自恨具此紅顏。生成薄命。天與我以麗色。致貽慈母無窮之憂。彼邱氏子者。旣不恤出此陰賊險狠之手。段乘人於危。微論辱於妾媵。卽正嫡亦非所能甘。時一燈欲昏。萬感交集。柔腸婉轉。計惟一死以完太璞。庶幾全受全歸。不辱生。

我意既決，遂發塵封之硯，濡久枯之毫，留書以上慈母曰：

我最親愛最慈祥之老母鑒兒今死矣。兒死非母所樂，然母不樂兒之死，兒亦知母不樂兒之死。而兒卒不可不死，兒所以不可不死之故，母固知之矣。兒初亦不樂先母而死，願我父死矣。兒死雖先母而可以慰父，且父死矣。兒又死矣。母不久亦且死矣。是兒不過早數日死，且將待我父以迎我母，永永團聚於泉下。兒死樂也。母弗以兒死而不樂。引兒百拜。

引兒委曲立言，冀減老母之痛而已。則且書且泣，淚痕狼籍，強半沾濡書竟，自誦一過，歷之以硯，趨視老母，絕無聲息。似正入夢，遂解腰間絲帶，思懸於老父床前，默呼阿父。九京有知，速來助兒。願梁高不可繫，乃加椅於桌，黽勉攀登。夫以一亭亭玉立之弱女郎，以秉性高尚，不受塵埃，甘心就死，以免恥辱。雖心堅松柏，無所屈撓。然而一念老母，驟睹嬌兒慘死，或且一慟而絕。卽不爾者，亦必以痛女而戕賊其身，不禁盪氣迴腸，淚下如雨。又恐聲浪傳達，驚起老母，乃強自抑遏，因而氣噎體震，神智昏迷，手力少懈，遂致顛仆高處下，擲適觸琴囊，偕墮於地。引兒暈矣。母在夢中，爲大聲震而醒，揭帳外視，陡見慘淡燈光中，引兒挺然臥地上。心知有變，驚極而號。小婢臥隔室，亦已驚回，好夢繼聞。主母號急奔而前，睜眼迷離，忽睹女公子僵臥於地，推之不動，喚之不應，以爲已死。遂失聲而哭。沈

已力疾起移燈俯燭察其狀似非環絕而墮者手候唇際微有鼻息知暈而非死意乃少安急命小婢煎湯灌救回首忽見硯底壓有素箋墨跡尚新淚花猶濕急取讀之纔一二語不禁毛髮森立涕泗橫流嗟乎引兒直欲先我而死苟非上帝默相此時殆與乃父遇矣會婢捧湯進沈已自忘顛頓相與扶掖啓其齒而灌之沸水之力既度十二重樓喉際汨汨有聲目光亦徐徐流動沈咽聲頻呼引兒引兒若竟忍心棄爾母耶引兒乍甦聞此第一語卽不啻以利刃直刺心房口不能言淚已泉湧須臾引兒慘呼阿母阿母兒尙生耶然兒雖生……下此相視不能成語但有涕泣互爲酬和小婢無知亦復淚痕界面拭去還流有頃始與沈共挽引兒載寢之床沈亦神定知勞頹然欹枕但命婢收拾一切婢置燈於地方欲抱琴而起覺燈光與一物相輝映拾以示沈沈驚曰此精金也胡爲乎來哉婢具以告且謂適擬抱琴而琴之一端業已碎裂會須倩工修治引兒聞言頓觸靈機蹶然以興幾自忘其僮顛頓而前就琴審視遽呼曰奇哉是中尙有物婢曰然沈急起坐曰如何婢已力劈之羞然而墮審諦之蓋龍池之前增之使長可六寸許空其中而漆其外爲特別之貯物器內儲同樣之金條三更有裹物發之得明珠五雖不能知其真價值意測當不費權金適一斤以償邱氏宿逋外且大有贏餘舉室快然盡忘勞倦大類淫雨兼旬沈鬱至極忽焉雲開日出天高氣清

頓覺萬綠齊酣。千紅欲笑。蓋至是而引兒之志已伸。老母之病亦失翌晨。遂遣婢邀邦彥。邦彥方謂大事既定。盛服而來。若戰勝國。預備受降者。然詎至則沈氏出見。索取所署券。驗視無訛。一會計訖。出金折合邦彥。駭且愧。幾不能吐一辭。躑躅而返。閉關託病者累月。毛氏出珠貨。其二已可小康。遂以重資購所居室。會有客千里來。弔裘焉。甚都。僕從亦盛。登堂拜母。面呈尺素。並致千金。蓋客爲東魯望族。王恭後人名曰玉如。年正弱冠。丰姿濯濯。雅與名稱。乃父慕韓嘗與一羽同在幕府。玉如亦隨侍。極爲一羽所激賞。遂從受業。會與同人言。以其子妻之。茲聞一羽化。去命玉如齎函往弔。如前言可踐。徑行就婚。沈見玉如英發。大喜。慰議定。贅焉。沈延齒德兼尊者爲之。執柯珠聯璧合之日。賀客盈門。毛氏族衆亦于于然來。沈悉拒不面。旣婚。遂以玉如承一羽業。族衆自慚。前失無甯出一語。以非難云。

著者曰。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祇知有利。不知有義。時賢類此者夥矣。在彼方自詡知計之獨工。甯知握最高支配權者。尙有上帝在也。我記是篇爲世俗砭。

類 處 蓬 生

俠女

(紅雪同人)

句容縣杜葵鎮陶氏百年前望族也。擁巨貲。千萬蘇松常鎮間。典肆半屬陶氏。有時人有陶氏三寸。

六隆之稱阡陌縱橫倉穀雲屯築大道起杜葵迄金陵家人往返不履官道性好古廣置骨董羅列廚筍琳瑯奪目斗方名士踵門乞飽眼福陶氏笑納之不憚唇舌勞指示年代月日歷歷不爽諸人昨舌木立若稚子不辨菽麥然慚謝而退陶氏喜端溪硯鄉人某代採辦中飽數千金家居小康陶氏揀其中文質並美者得百二十方營精舍藏之壁中顏曰百二硯齋居恆儉約埋首書城不與聞繁屑事每值歲歉散粟周飢遐邇咸歌頌其德綠林客覬其多財號召密議乘間攫取一日一黑漢入門操山東音投書逕去閩人奉書陶氏陶氏發其書則盜魁手筆也書曰太湖盜首王福也雅慕盛名富敵石季倫難得難得比值軍中糧盡欲取償於子書到儲萬金待我我五日後領健兒二百來倘子爲富不仁立斬以殉雞犬不赦丈夫行事磊落馳書戒備雖駐重卒森斧鉞我何懼某月某日書陶氏懼召門客周洪業商量對付策洪業年六十燕人隨陶氏三十載武藝精練勁敵萬人無怯色陶氏財產安然無恙者賴其力耳因謂陶氏曰老拙年少時西走太行峨眉山行吳越遇盜亦夥手格殺無逆我者今老矣兩臂不復能開百石弓然有弟阮雲鵬同出少林強我十倍江湖劇盜望風而靡倘不惜重金求助賊不足敵也陶氏大喜出白鑼十笏畀洪業曰願足下不辭奔走洪業慨然曰士爲知己用此老拙分內事主人幸弗獎逾當纏金行陶見顧家人曰洪業血性男子雖老

猶壯家人敬服。洪業曉夜行走兩日始達。阮居款扉入。阮氏婦邀坐。洪業曰：雲弟何往？曰：一月前赴閩中矣。曰：何日返？曰：尙無定期。洪業不遇雲鵬，五內俱裂，搥胸大哭。阮氏婦驚曰：伯何事？乃爾洪業長嘆曰：期限五日，隻身返不及，設備雲弟負我，我負主人。阮氏婦曰：果何事？乞見告。當資臂助。洪業方述顛末。阮氏婦笑曰：止此耶？易與耳。高呼曰：倩兒來見伯父。一女郎應聲出，向洪業禮畢，立母旁。雙鬢高卷，眉目清明，問其年字，曰：碧倩，年十三。阮氏婦曰：吾兒隨伯往擊賊，願否？曰：甚喜。洪業技勇內家，早識碧倩非常兒，因奉囊中金，阮氏婦再辭而受。洪業宿其家，曦晨偕倩兒遄返。陶氏意不悅。洪業曰：主人弗輕視他日，便見分曉。至期，洪業謂倩兒曰：宜作準備。否？倩兒曰：賊聞兒至，當遠颺。請弗慮。入夜果不見賊踪。至信宿，倩兒欲行。洪業曰：賊至何以禦之？倩兒曰：賊信不爽，期日兒誠恐賊阻於途，故勾留兩日耳。洪業以告陶氏。陶氏治筵餞行，酒半，陶氏私語洪業，請兒一試身手。洪業轉告倩兒，倩兒笑諾。時筵設楠木亭中，倩兒離席起，飛繞半空，燈燭盡滅，迴翔上下，宛如蝙蝠少焉。弓鞋墮地，細碎有聲。倩兒已兀立席前，首髮不蓬，衫袖整齊。笑曰：獻醜，獻醜。相偕入席。洪業捋鬚謂陶氏曰：如何？陶氏曰：矯健甚。洪業大笑曰：主人尙未知究竟耳。命童子執明把指梁間曰：公試觀之。陶氏注目凝視，則迴廊覆宇間一椽一柱，盡鑄弓鞋雙印，不覺歎服曰：潘妃步步生金蓮，不過驕奢淫逸耳。阮女郎勇俠足千古矣。因名其亭曰弓月傳播當時。

爭戰
士戰
事戰

鬼雄陣

(恠恠)

兩軍酣戰。彈雨紛飛。日之夕矣。勝負未決。時俄軍左翼統將爲洛克尼郡王。自知所處地位甚險。有被圍之懼。彼土耳其人以二千之步隊扼守加爾谷鎮。砲兵佐之。大有咄咄逼人之勢。設哥薩克健兒不能衝堅突銳。驅其人而據其地者。將坐困此中而戰。象且大變。進襲潑勒那之計畫。且無望矣。然此事談何易也。加爾谷之守軍皆蘇丹(土皇之稱)之羽林健兒。其人身高六尺。平生不知驚懼。畏怯爲何物。但有敵軍一人一騎欲涉足其地者。非以背受刃。劃作新月形之紅徽章。殆無望。越畔而過也。

洛克尼郡王知之。故其遣此五百健兒。皆爲一軍良選。且知壯士一去。殆不復返。因呼其軍長使前。軍長爲太尉塞傑弗利查夫。面作絳色。雙瞳澄碧。如秋水。年事約在二十五以下。洛克尼郡王慨然詔之曰。太尉。汝今榮膺此突圍之選矣。汝疾驅汝馬。趣指此敵人所據之加爾谷。而進。設汝能奪據其地者。此圍可立解。吾軍有救矣。雖以一敵四。勢在必死。然死固吾軍人分也。汝好爲之。但得加爾谷便可鳴禮拜寺之鐘。以代告捷。若鐘聲無動者。予知汝全軍皆墨。而我俄羅斯大軍無幸望矣。塞傑太尉者。雖姣好如婦人女子。而英武乃絕倫。斯時輕下其劍。以示承令。已而微應曰。『寺鐘其

鳴

此。時。之。戰。況。何。如。乎。彈。雨。蚩。蚩。紛。集。於。哥。薩。克。兵。之。周。圍。羣。馬。聞。聲。奮。蹄。揚。鬣。似。欲。飲。敵。血。以。止。渴。塞。傑。太。尉。乃。高。揚。其。腕。卽。聞。呼。聲。動。天。地。哥。薩。克。騎。卒。已。疾。鞭。其。馬。向。加。爾。谷。塹。壕。而。進。但。見。黑。影。一。叢。絕。塵。而。馳。爲。狀。絕。可。怖。諸。人。皆。據。鞍。揚。槍。視。其。太。尉。所。指。揮。已。而。呼。聲。絕。處。但。聞。蹄。鐵。聲。得。而。已。

時。土。耳。其。守。卒。已。見。敵。軍。如。潮。而。至。雖。自。屹。然。不。撓。要。亦。動。色。相。顧。已。而。戰。幕。啓。矣。刀。光。起。處。斷。頭。相。屬。鎗。聲。所。指。踏。者。紛。紛。流。血。成。渠。滔。滔。不。絕。傷。哉。哥。薩。克。兵。大。創。矣。然。土。軍。大。將。亦。懾。於。其。慄。悍。懼。多。所。損。傷。詔。其。部下。暫。棄。加。爾。谷。鎮。而。退。駐。野。田。之。中。託。庇。於。砲。隊。射。擊。線。之。下。

加。爾。谷。鎮。被。占。領。矣。願。圍。猶。未。解。塞。傑。太。尉。志。在。必。死。乃。與。死。無。緣。顏。色。蒼。白。自。憾。無。功。洛。克。尼。那。王。慰。之。曰。將。軍。毋。然。吾。軍。或。可。因。此。而。得。救。矣。太。尉。曰。血。戰。雖。苦。尙。須。重。行。突。擊。以。驅。此。敵。人。而。遠。之。然。隊。中。騎。卒。多。死。者。且。爲。奈。何。

太。尉。旋。集。其。部。卒。於。加。爾。谷。鎮。廣。場。之。中。而。檢。點。之。嗟。乎。傷。亡。之。餘。僅。六。十。人。存。耳。其。餘。四。百。餘。人。已。隨。土。耳。其。陣。亡。之。卒。而。橫。臥。於。沙。場。之。上。矣。但。有。所。乘。之。馬。躑。躅。無。主。羣。彷徨。於。中。野。蓋。土。軍。彈。

丸以人爲鵠。絕不及馬。故地上。纍纍者。均爲人。尸。彼蘇丹之衛卒。固未嘗忘摩歌末之血徽章也。時已暝。色漸合。微光映於沙場之上。作黯淡可憐之色。塞傑方沉沉而思。赫然如一未仆之尸。其心中失望與狂怒。交并念敵軍敗矣。乃不能一鼓殲之。耶倭而得一奇策。則舉手拊頰。似已驅去。其如麻之亂想者。雙瞳澄澄。若有異彩。口中自語曰。吾儕其續行作戰乎。則卽旋其身。以合於其部下曰。汝曹速收拾此地。上之羣尸。與田間之逸馬。而負汝死友植諸鞍上。以革縑繫繫之。務如生前之狀。部下聞言。相顧愕眙。謂太尉何語不幾瘋乎。彼長眠者。旣已安適。天國強使超乘。何爲者。猶豫移時。太尉又大聲相促。哥薩克兵乃奉令而行。羣馬聚處。集之非難。惟此血肉模糊之尸。體使之安。就鞭鐙。大是累人。諸人鼓其勇氣。僅乃集事。卽已慘白。無人色。忽又聞塞傑太尉呼曰。速上馬！此兩手血污之哥薩克兵。聞令立就前列。霎時。此中隊又成行矣。願其中大半乃鬼兵也。此時又聞太尉出令曰。吾儕將爲二次突圍矣。衆中一人呼曰。天乎！太尉欲何爲者。太尉曰。往爲前驅。後陣之馬羣。自相隨而至。土軍可一戰敗也。於是全隊颯發。自加爾谷直超敵軍所駐之野田。中循地勢之傾斜。如飢鷹下撲。而戰鬪重行開始。

土軍自薄暮一戰。見哥薩克兵。幾於盡殲。以爲今夕可高枕而臥。不意喘息方停。忽聞金戈鐵馬之

聲○又○風○馳○電○掣○而○至○全○軍○皆○驚○以○爲○飛○將○軍○從○天○而○降○也○既○又○得○斥○堠○之○警○報○則○卽○躍○馬○擎○鎗○四○縱○其○彈○哥○薩○克○之○前○鋒○踣○者○又○四○十○餘○人○此○生○兵○也○繼○其○後○而○進○者○乃○爲○鬼○兵○至○不○易○敗○塞○傑○太○尉○揚○其○腕○高○出○於○首○羣○馬○竭○其○全○速○力○而○奔○土○軍○望○見○此○突○起○之○異○軍○不○知○適○從○何○來○餉○以○彈○蚩○然○貫○扎○如○擊○堵○牆○絕○不○聞○一○驚○呼○聲○更○何○有○受○彈○而○倒○者○時○夜○色○已○深○戰○况○乃○如○賽○馬○馬○上○人○乃○屹○然○如○鐵○將○軍○縱○其○馬○從○槍○林○彈○雨○之○中○冲○鋒○陷○陣○見○者○幾○疑○俄○羅○斯○傾○其○國○之○騎○卒○至○矣○土○軍○之○前○列○已○不○支○而○奔○後○陣○繼○之○棄○其○械○累○如○山○積○大○奔○曰○敗○績○土○軍○敗○矣○隘○已○不○守○圍○乃○立○解○

塞○傑○太○尉○依○然○不○死○廻○身○視○其○部○下○悉○相○隨○於○後○羣○馬○雖○無○人○控○御○亦○秩○然○有○序○但○聞○太○尉○撮○口○作○聲○曰○『○止○』○卽○停○蹄○不○前○吐○沫○如○珠○馬○上○將○軍○則○猶○據○鞍○僵○坐○蓋○革○纒○縛○之○緊○也○

未○幾○聞○有○鐘○聲○鏗○然○起○於○空○中○深○夜○聽○之○其○聲○淒○以○厲○似○告○俄○軍○勝○矣○土○耳○其○步○卒○之○精○銳○已○屈○伏○於○哥○薩○克○騎○兵○之○慄○悍○棄○其○營○而○遁○前○途○已○無○阻○矣○洛○克○尼○那○王○聞○之○變○然○而○起○知○其○忠○勇○之○哥○薩○克○兵○已○爲○國○犧○牲○救○其○大○軍○出○險○雖○身○處○帳○中○未○覩○戰○狀○而○懸○想○斬○關○奪○隘○之○非○易○知○吾○軍○苦○矣○不○覺○淚○承○睫○而○下○已○乃○偕○其○參○謀○策○騎○越○加○爾○谷○而○往○沿○途○見○死○兵○尸○體○纍○纍○道○傍○慘○不○忍○觀○則○覺○克○敵○之○榮○又○不○敵○愛○士○之○心○

行行至於廣場之中。異哉。此間何來軍隊。排列成陣。若演觀兵之式。耶。望去似有三百餘人。塞傑太尉橫刀立馬於陣前。時夜色甚佳。月光瑩澈如水。分外可觀。塞傑太尉已見洛克尼郡王之至。舉刀前送曰。殿下加爾谷鎮撤圍矣。王曰。汝擊而走之。耶曰。然。予凡兩度擊之。因敵軍既棄。鎮猶退據田中也。曰。太尉汝部下傷亡夥矣。曰。全軍皆墨。言既。太尉乃仰其首。洛克尼郡王曰。然則彼處跨馬之軍人又何來。耶曰。是即吾雄武之哥薩克健兒。死後尚能作戰者。洛克尼郡王聞言立前。輕撫馬頸。則見馬上軍人之頭顱。因鞍鐙之微側。顛動於月光慘淡之中。大似江湖賣藝者演傀儡之戲也。譯者曰。張睢陽有言。生不能扞衛國家。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壯哉。是言千載下猶凜凜有生氣。然睢陽雖有是言。實未嘗有是事。有之自塞傑太尉始。嗟乎。土耳其之勁旅。乃不敵俄羅斯之鬼雄。則哥薩克鐵騎之獨有盛名也。宜矣。

名家短
篇小說

斷墳殘碣

英名：THE OLD GRAVESTONE
丹麥大小說家亨司益特遜原著

(瘦鵝譯)

一市鎮中有一家。一日。溼暮時。天尚溫煦。如在日中。桌上燈火已明。光絳若胭脂。窗猶未闔。而窗紗已下。窗下列花盆。繁花隨意亂開。初不貢媚於人。窗外長天一抹。作深藍色。月行中天。團圓如寶鏡。然而此一家之人。初非縱談風月。方談彼庭中之古石。石在庖室門外。半陷入地。女僕輩輒以濯淨。

之器皿。寘此石上。曝日中。使乾而稚子好戲。亦好戲於石畔。石匪他。一古墓之墓石也。爾時此一家之主。啓口言曰。吾意此石必來自彼古修道院之墳場。以當日禮拜堂中人嘗以演講壇紀念碑及墓石等物。悉數斥售。吾父盡購墓石一。斷之爲二。以爲砌石。惟此古石得以倖免。偃庭中以迄於今。諸兒中一長者言曰。是必爲一墓石無疑。良以石上所鏤之漏刻及天使尙依稀可辨。惟此天使下紀述之字已漫漶。但見泊利本之名。其後則爲巨體之。一劃然遽止。泊利本三字之下。相去不甚遠。又有瑪薩之名。舍是則皆模糊不可復辨。卽此二名亦必於雨後或沃之以水始能識之。於是此一家之老祖父悄然言曰。吾知之矣。是必泊利本施溫及其夫人之墓石也。彼二人者實爲末一對之夫婦。葬於修道院之墳場中者。二人誠實人也。吾自兒時至於今日猶能憶及二人。鎮中之人靡不知之。亦靡不敬之。鎮中夫婦以彼二人爲最老人。謂彼二人亦富家中黃金粲然滿籩。然二人衣履樸而不華。質粗陋。惟求嚴潔懿歟。泊利本瑪薩洵大好之考。鴛鴦也。當彼二人並坐屋簷石斜梯顛之板櫬上時。菩提之樹展其葱翠之枝葉垂垂四覆。直隱二人於綠陰之中。而二人卽在此陰下。掬其溫藹之容色。點首以向行人。一若天上大神能被人以福祉者。二人之對於貧人亦至愷惻。慈祥往往推食解衣。了無吝色。厥後婦先溘逝。茲事在吾胸中亦至了了。時予猶在髫年。嘗從阿父。

造其家至時。婦適氣絕。老人悲甚。心大動。啜泣如稚子。陳尸之所。卽在隔室。老人尋卽願與阿父及其鄰人言。謂山妻一死。此屋必且闕寂。如同墟墓。婦又賢且忠。數十年鹿車共挽。患難相依。顛沛於生活潮流之中。旋又言及當年陌路相逢。一見傾心事。爾時予一稚子耳。初弗敢攬入。一。二。言。惟緘口側立。傾聽他人之語。而老人所語尤足動予。予心輒爲之悄然。以悲後聞。老人道當年求婚事。則見其二老頰赤如渥丹。似猶未去少年時羞澀之態。已而道及結婚之日矣。二老眼作光闢。惘然回溯。其鴛鴦成行時。寸寸甜密之光陰。然而婦已死矣。今方陳尸於隔室之中。華髮盈顛。無復妙年風韻。而夫亦已老。但能咀嚼過去之樂事。以自慰藉。維時吾尙嘻嘻咄咄。過吾稚子之生活。詎意春華易逝。今亦成老人矣。正與當年之泊利本施溫同一衰老時。旣飄瞥而過。而境物亦變。所幸記憶力尙強。往事乃一一未忘。吾猶憶泊利本施溫之愛妻殯葬之日。泊利本嚴隨禱後。兩頰蕉萃。界以淚痕。爲狀如一心碎之人。至二人墓石已寘。備於數年之前。名字亦先事鐫刻。所未刻者年月日耳。是日之夕。石遂昇往墳場。樹於施溫愛妻墓上。一年後發墓并發石。則泊利本施溫亦奄忽以死。與其愛妻並頭長眠於地下矣。二人死後。初無所遺。所居之古木屋已爲一公共團體所毀。以歷年久腐且圯也。厥後禮拜幸亦與此古木屋同受劫。數墳場夷爲平地。而泊利本及瑪薩之墓石遂亦爲出

售之品弗論誰何均得購爲己有幸入吾家得以保存然亦沈埋庭中爲女僕曝物之穢及稚子輩之玩具其命運殊不可謂佳而泊利本及其愛妻之墓亦已杳不可得彼大道之下殆卽二夫婦埋骨之所卽今鎮中之人亦已不復憶及二人矣老人語至是搖其首作歎喟之聲曰忘耳萬事都歸於忘想此室中諸人卽舍此墓石別道他事而最幼之兒獨兀立椅上張其巨眸於窗紗之後注視庭中則見明明之月瀉其光於古石之上此古石在平日視之頗覺其光滑可玩而斯時則視爲古紀事冊中脫落之一殘頁凡此稚子適纔所聞老泊利本及其愛妻之故實似皆歸宿於此一片古石兒視石良久復視碧空明月覺彼天帝聖容方在九天上含笑以向此大千世界時則老人乾澀之聲又蕩漾於室中曰忘耳萬事都歸於忘而兒如弗聞立窗前如故斗覺冥冥中有安琪兒來吻其額向之作微語曰孺子志之爾其善保爾之穀種他日必能得果以培以長毋怠毋忽須知彼古墓石上之字跡今雖漫漶莫辨他日必且成爲黃金之字字燦發彼老夫婦者亦將聯臂巡行於街上相與莞爾而笑復並坐於彼石斜梯頭上之菩提樹下老盤合春一點首以向行人弗論貧富無一或遺孺子志之爾其善保爾此時之穀種成熟之時一至行見其發爲好花結爲良果孺子乎天下爲善之人直能永永不朽當世之人又烏能忘且文人有燕許大手筆在亦當傳之文章詩

歌中。

短情
情篇

天眼通

(廢人)

催眠一術。倡說有年。醫家採用者。多奏奇效。其中天眼通一門。猶令人驚魂動魄。謂人心性相通。精神交注。雖千里之遙。語面若咫尺。誠近世最新奇之發明也。惜其近於神怪。問津者寥寥。尙未

窺其全豹云爾。廢人識。

咳。各位。世界上的事。愈出愈奇。愈進愈妙。百年前。叛死的一個地球。今日。弄得活潑潑地。東說西應。南通北達。呆鳥樣的人兒。忽地變得神仙似的一般。鑽天入地。涉海跨山。你說奇怪不奇怪。咳。各位。這還不算奇怪。不才。還有一件更新鮮的事兒。各位。如若歡迎。就介紹與各位見見。

一日。天氣昏暗。烏雲霧。黑壓壓地。籠住了。吾那寓所。像要大雨一樣。吾平日極不喜歡的。就是這種天氣。今日。大早起來。瞧着這模樣兒。先減了三分的高興。唉。天要如此也。無可如何。只得胡亂的。用過早膳。慢吞吞的。踱到書房內。坐在寫字檯傍。循例做事。却只是無精打采。像失去了什麼似的。手中拿着筆。寫字。面前。只見白的一張紙。黑黑的兩滴墨水。倒運倒運。字沒寫。就先壞了。吾一張紙罷了。只得另取過一張來。勉勉強強的。寫了兩三行長的一封信。也不知寫着些兒甚麼。接着

整理些事物，便覺得悶的慌，就離了座，便一步一步的踱到走廊上，倚欄站着，往下一瞧，只見紅綠綠黑黑白白的往來如織，却不知是些甚麼。那時就一屁股坐在傍邊的搖椅上，口中噓哩噓哩的吹，那自來笛兒，此刻反覺得老大的不舒服起來了。瞧瞧天氣，烏雲益發罩了下來，知道必有大雨。又瞧瞧那時計，已指到九點三十分上，知道今天是不能出去的了。便起身走到房內去，兀自左不是，右不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就一歪身，躺在沙法上。那知躺的益發不受用，倒引的頭昏腦悶，精神恍惚，心想莫不是昨夜着了寒，所以如此。唉，成日價東奔西走，治人的病，今日可輪到自已頭上來咧！一壁想着，一壁使用手摸着頭上，試試也不熱，也不冷，恰好在溫度九十八零十分之四。這也奇了，既不是着了寒，又不曾受了熱，怎的就這樣不爽呢？這個悶葫蘆，怎樣打破呢？着實想了半晌，不覺哈的一聲笑道：明白了，明白了。原來是爲昨天的那筆案子，怪的鬧得我失魂落魄似的。哈哈，各位，昨日的案子，到底是件甚麼事呢？我不說，諒各位也猜不着。原來昨天有個好友到吾這邊來辭行，說他要到甚麼紐約克去，行婚禮咧。又要到什麼舊金山去度蜜月咧。吾一聽見了，便老老實實恭祝他一串應酬的話兒，什麼伉儷和諧咧，甚麼百年偕老咧，口裏雖是這麼說着，心裏煞是難過，好似七八個水桶在那裏吊水，一上一下搖搖不定。各位，這是甚麼緣故，原來我活了二十

多歲那男女交際上的滋味從沒嚐過。一聽得他人結婚兩字，心裏便不覺又羨又妬。那朋友見吾的話完了，便起身要走。吾想這個順風人情也是要做的，世界上的事多是這樣，便道：「慢着，慢着，吾今日定要送你到車站，願你去同那 Sweetheart 雙飛到老呢。」我這話不過從妒心上說出來的，那知吾的朋友聽了，便笑的嘴兒合不攏，眼兒眯了縫，吾也只得一同笑着行。行未久，不覺已到車站，恰好車還沒開，那朋友買了票，便和吾握了一握手，道：「珍重，就上車去了。」吾怔怔的望着他，正在出神的時候，驀地白閃閃的一道霞光觸着吾的眼簾，香噴噴的一陣清風送到吾的鼻端，接着，一個美人兒蓮步婀娜的打吾身傍掠過去，也上了火車，却巧正坐在吾朋友的地方，扶着窗欄，嬌喘吾盡力望了幾眼，只見那美人出落的千嬌百媚，臉龐兒比那 Rose 還要鮮豔幾倍，鬢絲兒似黃金一般，蟾蜍兒柔荑兒白的像雪，最可愛的就是那黑漆似的兩點滴溜溜活潑潑地的腫人兒，咳，這種的模樣兒，莫說吾這枝秃筆形容他不出來，就是意大利的大美術家，吾恐也描不出他一分兒呢。這定是造化小兒，把那從古至今天上地下的美人中，揀那尖兒頂兒的材料鑄造出來的，否則怎的美到這種地步呢？咳，各位別說吾一人讚他美麗，連那樹枝上的雀兒也一般的同聲歌唱。美人兒美人兒，咧吾此刻神經早已替亂，自己不知爲甚麼到了這裏來的，也不知這是甚麼地方。

但覺得目中心中都被那美人兒佔據住了。吾的一雙眼只是呆呆的釘在美人身上。那美人兒瞧吾痴頭痴腦的樣子便嗤的一笑。這一笑竟把吾的靈魂勾引了去。直到火車已開。吾兀自痴痴的站着發怔。正在這當兒。轟地一聲震的吾耳鼓亂鳴。接着便有一個人影站在吾面前。吾便道：「可人兒！你到底住在那裏？名喚甚麼？」剛說到這裏。一陣涼風吹過。心中忽地明白。轉來抬頭一看。原來是車站上的警察和吾說話。吾纔覺得對人不住。便點一點首兒。唉聲嘆氣的向外面走去。可巧還剩着一乘空車在欄外。便坐了回家。晚餐也不會進一盃上樓。和衣倒在床上。恍恍惚惚的似覺睡去。這便是昨日的一段公案。

且說吾躺在沙法上。瞧着外面的雨愈下愈大。心中着實沈悶。加上昨日那美人的笑貌。又橫在吾眼簾上。驅之不去。真是無可如何。想着昨夜失眠。不如趁這時候睡他。一覺那知眼兒一閉。美人的小影就明明白白的供在面前。睜開却又不見。開閉了數十餘回（催眠術）容易纔略有睡意。正在朦朦朧朧的時候。忽聞得一陣革履聲向樓上走來。到了門前。便連一連二的剝隊起來。吾便老大的不快活。爲甚的早不來。遲不來。獨揀吾瞌睡的時候來。天下竟有這種不知趣的客人。吾正在自言自語。那門外的人見敲不開門。竟老實推門進來了。吾瞧了一瞧。不禁大驚。原來那進來的不

是別人正是吾朝思暮相的美人兒不覺喜的心花怒放趕忙起來握手歡迎並謝過適纔唐突的罪反身拉了一張椅兒給那美人坐下自己也撥過一張椅子和他對面而坐吾此刻瞧着他的花容月貌一肚子的話兒都跑到瓜窪國裏去了半晌纔到十二層底下搜出一句沒意識的話來道密史辱臨敝舍不知有甚吩咐女郎聽了這句話那一雙妙目直瞪了許久纔啓朱脣道阿郎明明喚僕來怎的反問這種不清不楚漠無關係的話兒僕實不解是甚麼意思吾一聽他嘸嘸聲魂靈兒早已飛到半天他的說話竟一句沒有聽明白便又冒冒失失的說道女士玉體果有不適的地方僕於催眠術一技是頗在行的密史若許僕一奏拙技定有絕美的效果吾說這話以爲必蒙女郎歡納誰知女郎一聽便大聲喝道你這狂人僕把你當做知己所以冒雨而來你反屢屢把這不經的話來窘人世上竟有這樣無情無禮的人真正令人氣死說完了話那淚珠兒早撲簌簌的連串挂下來吾聽了只幾句話那飛出去的靈魂重新歸竅一時心裏明白不覺又奇怪又慚愧奇的是吾與女郎從沒交過言通過信爲甚麼苦苦的說吾招他來愧的是吾爲何這樣粗野竟敢唐突美人吾心裏想着眼裏瞧着見他一種嬌嗔的模樣兒神經又着了迷心想吾今日遇着這種美人又有這種好機緣想是三生石上註定的切不可輕輕放過便打疊起精神站立起來又對着女

郎直直的跪下去把臉兒偎在他的膝上道：「卿卿可肯恕唐突的罪麼？」說罷兩道熱淚不覺汨汨的直淌下來。女郎瞧着這樣兒，纔有些笑容，把他手中的縑帕輕輕拭我的淚。自己又拭了幾拭，方纔慢慢的道：「儂知君必不是薄倖的一流，所以傾心相待，願君莫再惡作劇。妾腸要寸寸斷了，吾聽了這柔軟的話兒，又見了這天仙般的模樣兒，便情不自禁，把他雪白的柔荑舉起來，親了又親，又指着那金圈兒道：「吾們雖是初次相見，那愛情的熱度，比法倫表的沸點還要高出幾度呢？」卿卿可許吾換了這個女郎，此刻不勝嬌羞，臉龐兒上頓時起了兩層紅雲，瞧着他口裏雖不言，那雪白的手兒却只不收回去。吾知他已經默許，便徐徐兩下換了約指，又親了兩親。女郎方推吾起來，道：「時候不早，儂家去阿郎速來說畢，便匆匆而去。吾睜眼一瞧，只見依舊躺在沙法上，並不見有甚麼女郎。回憶夢景，歷歷在目，瞧瞧手指上的圈兒，依舊戴在原處，不覺失笑了一回。末後又想道：「吾與他雖在夢中相見，並非實境，究竟世上的事，那樣不是夢？不過世上的夢長些，我這夢短些罷了。」正胡思亂想的時候，那詩計已噤噤的響了十二下，遂步向餐室而去。

第二日早晨，吾披衣而起，見天氣已好了一輪旭日照在玻璃窗上，映作殷紅色。吾畢了早膳，侍者硬遞進一封信，由紐約寄來的，拆開一瞧，見信中還夾着一張小新聞紙，信上寫道：『魯一君鑒，別

來。一。日。無。異。三。秋。僕。日。昨。已。舉。行。美。滿。婚。禮。想。足。下。亦。必。鼓。掌。賀。我。昨。閱。本。地。晚。報。見。新。聞。欄。內。有。女。郎。昏。睡。一。事。該。女。郎。即。日。前。與。僕。同。車。者。足。下。素。喜。探。新。聞。奇。想。必。有。一。番。見。解。解。納。生。上。』。又。瞧。新。聞。紙。上。道。『。紐。約。克。福。西。路。五。百。四。十。號。女。士。密。史。柳。細。日。前。由。Washington 城。歸。來。翌。日。竟。昏。睡。不。醒。伊。父。爲。延。名。醫。數。名。診。視。用。盡。各。種。手。續。女。士。仍。酣。睡。昏。昏。據。女。士。父。云。女。士。平。日。從。未。睡。過。八。小。時。者。後。由。醫。生。細。心。考。察。方。知。女。士。乃。中。催。眠。之。術。旋。用。各。種。醒。覺。術。亦。莫。能。奏。效。醫。生。云。須。得。施。術。者。之。暗。示。』。術。者。與。被。術。之。觀。念。』。方。能。醒。覺。女。士。父。欲。以。重。資。求。得。施。術。者。云。云。』。吾。拿。着。這。一。張。信。並。一。張。新。聞。紙。看。了。又。看。默。了。又。默。又。把。昨。日。的。夢。景。仔。細。思。量。了。一。番。又。把。信。和。新。聞。紙。反。覆。看。了。數。次。不。覺。異。想。天。開。道。有。趣。這。件。奇。事。莫。非。我。素。日。所。研。究。的。天。眼。通。麼。難。道。有。如。此。奇。效。倘。果。實。有。其。事。吾。何。不。往。紐。約。走。一。遭。把。女。郎。救。醒。轉。來。後。來。又。想。道。假。使。他。並。非。中。催。眠。術。吾。胃。胃。失。失。而。去。豈。不。要。爲。人。所。笑。躊。躇。了。半。晌。遂。決。然。道。不。如。去。試。試。看。或。者。僥。倖。成。功。也。未。可。知。主。意。一。定。遂。畧。整。衣。冠。匆。匆。出。門。那。時。吾。心。裏。非。常。之。急。恨。不。得。一。步。就。跨。上。火。車。到。了。火。車。上。又。怨。他。不。早。些。開。車。開。了。車。又。怨。他。不。快。不。時。從。車。窗。中。探。頭。而。望。停。了。一。會。紐。約。到。了。吾。便。跨。上。一。乘。馬。車。命。他。快。趕。到。福。西。路。五。百。四。十。號。去。到。得。那。裏。見。是。一。座。極。大。極。華。麗。的。府。第。吾。

站○在○門○前○又○躊○躇○起○來○想○道○吾○這○樣○慌○慌○張○張○的○趕○來○救○醒○了○也○罷○若○救○他○不○醒○豈○不○難○以○為○情○待○
 要○回○去○又○怕○果○真○是○那○意○中○人○豈○不○失○了○好○機○遇○後○來○又○想○既○已○來○了○豈○有○空○回○的○理○遂○硬○着○頭○皮○
 撚○了○一○下○門○鈴○便○有○一○個○中○年○侍○者○出○來○吾○訴○明○了○來○意○又○給○他○一○個○名○刺○忽○聽○得○履○聲○登○登○的○來○
 了○一○大○陣○却○認○不○出○誰○是○主○人○吾○急○忙○上○前○和○他○們○握○手○問○訊○中○有○一○個○年○長○面○慈○的○老○翁○向○吾○說○
 道○有○勞○先○生○遠○步○老○漢○委○實○不○安○吾○亦○謙○詞○答○道○這○是○鄙○人○應○盡○的○義○務○老○人○家○這○樣○說○來○反○令○鄙○
 人○抱○愧○接○着○又○道○病○者○想○是○令○媛○了○可○否○命○鄙○人○瞧○瞧○老○翁○答○應○了○遂○在○前○引○導○緩○步○登○樓○到○了○一○
 間○小○巧○雅○緻○的○臥○室○只○見○擺○設○的○甚○是○整○齊○點○塵○不○染○一○望○便○知○是○一○個○美○人○的○香○閨○朝○東○設○一○張○
 床○掛○着○綉○紗○的○帳○兒○四○面○垂○到○地○上○吾○心○裏○懷○了○鬼○胎○自○己○想○道○假○使○帳○中○人○不○是○意○中○人○又○將○奈○
 何○一○壁○想○一○壁○恨○不○得○揭○開○帳○兒○一○觀○玉○人○真○相○但○吾○心○裏○雖○是○這○般○想○面○上○却○裝○着○狠○安○靜○的○樣○
 兒○那○老○翁○一○面○招○呼○吾○上○前○一○面○捲○起○帳○兒○指○着○床○上○安○琪○兒○似○的○一○個○美○人○道○先○生○你○瞧○一○個○活○
 潑○潑○地○女○兒○忽○地○變○成○這○個○模○樣○睡○睡○罷○了○怎○的○許○久○還○不○醒○來○好○不○叫○老○夫○急○殺○說○着○眼○淚○便○垂○
 垂○而○下○吾○說○了○幾○句○安○慰○的○話○便○隨○他○手○指○的○地○方○看○去○只○見○床○上○的○美○人○不○是○別○人○正○是○個○儂○不○
 覺○驚○喜○過○望○一○面○又○安○慰○他○父○親○一○面○嘆○道○卿○為○吾○至○此○吾○將○來○如○何○的○報○答○呢○說○着○又○走○上○兩○步○

挨近床邊對着美人的耳內輕輕說道：「卿卿阿郎來矣……卿卿阿郎來矣。」旋又大聲暗示道：「女士醒來……醒後決不頭痛眩且非常清快……說了兩次又道：今數一二三到三的時候，女士必醒……便大聲數道：一……二……三……數到三的時候，兩手一合擊了一響聲，和着三字一併送到個儂耳鼓內，剎那間星眼已微開了，又大聲暗示道：女士醒了……女士真醒了……個儂果真醒了，只見他睡眼惺忪，滿房亂瞧，吾這一喜非同小可，便私自慶幸道：這一次真不是白跑的一者這一段幻姻緣已弄假成真，二者學術上又進了一大步，吾這個小小名譽也轟動一轟動，咧這時吾越想越快，活竟要手舞足蹈起來，忽聞女郎嬌聲呼道：「爸爸那老翁聽了喜的老淚多淌出來了，忙道：我的兒呀，你可知道你睡了一天半了，叫我心裏好不難受，又用手指吾道：不是這先生到來，你還不得醒咧，快謝了。」先生女郎聽了這話不語了半晌，那嬌龐兒一時紅一時白，似羞又似喜，吾料他必是想着昨日的事也，默然不語，女郎忽地伸出一枝雪白嫩藕似的手，和吾行禮謝吾，醒他的意思，個儂的柔荑，昨日夢中已領畧過了，今日却明明白白又要嚐這滋味，好不令人心花怒放，呢老翁瞧着他女兒和吾的光景，早明白了八九，因道：「先生到底你這是個什麼幻術呢？」吾恭恭敬敬的答道：「這非是甚的幻術，乃是近來醫學界中最新發明的一種催眠術，喚做天眼通，接着又

將昨日的事清清楚楚述了一番個儂聽到交換約指早羞的把毯兒遮了臉格格的笑老翁聽了也哈哈的大笑道罷罷這姻緣是天定的醫生們聽了多搔着頭皮道奇怪……天眼通……奇怪……天眼通……

偵探 短篇 烟影

(天憤)

金閩城內有所為百子街者自東至西居民相望約二百餘家其街既坦且平居此者均為巨宦街之西有王姓宅宅深且廣右有便門門臨千峯巷後為吉星街宅亦有門王家已中落鄰右第知其有三門不知其堂與若何也

王雖有此巨宅願其臨百子街者僅一小門頗與巨宅不相稱不知當時何故構此形式也與此小門相對字者乃為吾友劍心之寓廬今吾書中第就此宅中發現之怪事記之而吾友之身世及其職業不復縷述矣(以下稱余者均為吾友劍心語)

某年冬王以此宅典於粵商某及春而粵商將他往又轉租於業珠寶者其人初至之時行李頗整飭僅隨僕一人居留半月乃闢其大門之牆安置玻璃窗八扇窗外圍以及肩之短籬此種構造在當日頗為罕見余每於夜間登樓北望則見此珠寶商俯案治事雖為白色之帷間隔然其舉動固

歷歷在目也。

余事頗冗。晨出必晚。歸則余之對鄰已閉門矣。聞余僕言此珠寶商出入有定時。出必以午。歸必以七時。過此則鍵門不復出。一日余歸稍早。乃見此商貌頗純慤。年約四十許。見余則探懷出刺。余授而視之。則林其姓。子良其名也。號曰逸士。浙江定海人。自言精於鑒別。談吐甚雅。馴自是而後。余苟早歸。必與林君立談片時。或就余書室中。述其所寓目之珍品。彼言業此珠寶第一。在信用鑒別。乃其餘事。蓋他人以世寶相託。偶一不慎。而余之名譽損棄矣。故室中除一僕而外。寧余就人。不令人入我室。明知開罪於人者。實多。顧亦不得已也。余頗佩其見識。故亦從未一入其門。

四月五日之晨。余方高臥。忽聞叩門甚急。命僕延入。客徑就榻前。則警廳陸企豪君也。既就坐。則曰。君知城北越貨之案乎。余曰未知也。陸曰。昨夜十時許。城北有福街沈姓。損失至萬餘金。余曰。盜匪若干。陸曰。祇一人耳。余曰。是調言也。一人之力。幾何。陸撥言曰。余固知君不信也。據沈姓報告。以巨值之珠寶。置於一篋。此賊直携之而去耳。余曰。事主於何時發覺。陸曰。賊方出門。沈僕已追出。迨出門外。已無蹤跡。余曰。該處無崗警耶。陸曰。警亦有所見。第見黑風一團。隨風飄忽耳。余笑曰。此警士畏罪。乃作怪語。不足信也。余時已起盥嗽。陸曰。君之對鄰。爲何如人。余曰。是不足疑。及昨夜十時。余

確見其未外出也。陸曰：否。以余所見，頗足研究。昨余梭巡至吉星街東口，見有一人年約四十許，倚壁而立，面色慘沮。余問之，彼卽拔足而走。余亟追之，至千峯巷，而其人不可得矣。君知千峯巷與吉星街相聯處，有一門縮進丈許，余猶憶此門爲王姓後門。若此人叩此門而入，則余從彼處追來，烏從得見。今王姓已售於不知誰何之人，余不能無疑。余曰：君見此人約在何時？陸曰：約十一時，使此人果爲有福街之犯，則逃逸相去之時，頗相脗合。若是，則君之高鄰足研究矣。

余曰：余不能信君之言。是間離有福街以吾輩至速之力，非一時不辨。余於九時至十時，確見此人在室治事，鳥能一身在室中，又一身往有福街犯事乎？陸曰：其僕若何？余曰：其僕乍僅二十餘耳。余意君所見者，或另一人被追於君，乃匿入此屋乎？陸曰：是語亦有見地，不知此林姓知之與否。余曰：余試爲君探之。陸乃興辭而去。

越三日，穿花巷陳姓。越五日，靑皮巷李姓。越七日，打錫街丁姓。金姓均遭巨竊，其報告之情形，正與有福街相類。爲數平均，每家在一萬以上，且專竊珠寶，餘物均不之注意。警廳對於此事，異常注意。蓋不特爲治安計，亦爲名譽計也。余寓樓之左右前後，入夜必密佈偵察，不知者僉以余爲犯案者也。

余於四月廿五日忽得警長之密告囑余僞病一星期余不知其何所注意移時醫生來入室則陸企豪也余知陸之冒醫生而來必有所囑余未及啓齒陸已言曰君之對鄰實大盜也余大笑陸曰無怪君之笑也然君已被欺矣實告君邇來竊案疊生警廳出全力以注意之果也盜入林之後門乃有二次余曰曷不捕之陸曰此警長之意也警長謂此人非尋常竊賊其敢於如是猖獗者其必有所備造次捕之恐生不測余曰余與林姓本無關係不過一無證據而加人以竊盜名余心實不安余雖無確實證據以加人之罪余實有證據以斷人之無罪余蓋得君前日之討論會費余之心力日倚此樓檻窺察其行徑則此白窗帷內確見此人伏案治事且見其雪茄烟之烟影縷縷上升人無分身術余前已爲君言之矣至彼僕人九日前已辭歇居恆出外就食入其門者惟洗衣婦耳陸曰余亦曾以君之所見告警長矣警長謂安知非另使一人伏案治事或已則在室而另使人爲之故警長囑余僞爲醫生就診君疾君速購藥養之以藥渣棄於街上君乃無分晝夜下帷探其一切有所見則以電話招余余笑曰此守株待兔之計也既有此命敢不從事

升起放平着肩細步一乘肩輿冉冉而去儼然一醫生也余遂檢方抄付僕人急速典藥養之而棄其渣於路日方哺林乃歸未入門就余僕而語且曰君家何人遭疾耶僕曰余主人也今且熱甚醫

生云。非三日不能癒。林曰。今日晚矣。明晨余將造訪也。僕唯唯。唯林則入門去。須臾。余以夜膳就窗而食。且食且視之。鐘鳴十下。電鈴忽震。就而聆之。則企豪也。企豪云。頃據偵報。千峯街林姓有一黑衣者向北行去。君視對面如何。余曰。現像依舊。君且來。不十分鐘。企豪已與余並肩而坐。余指謂企豪曰。此非林方吸煙乎。煙縷縷上升乎。企豪不說出時計。觀之約五分鐘。忽躍起曰。速佩鎗。偕余行。余斯時不知其何意。祇可任彼之所爲。既達短籬外。窺之。與樓上所見者無異。企豪忽拾一小石塊。猛向玻璃窗擲之。砰然一聲。滿地陡現。無數金剛鑽。崗警聞聲疾馳而至。見余等。乃無言然極。呈怪異之色。讀者諸君。試思吾人於深更半夜。設有人誤叩吾門者。吾人必且與之交涉。乃林窗既破。室內久久無聲。吸煙如故。余不能佩林之鎮靜也。

陸既破窗。一躍入短籬。探首。舉帷則低呼曰。無人。速來。至此。余不禁悚然。乃從之。是時窗已爲陸啓。余兩人遂躍入室中。細視桌旁。闕無一人。桌上置一銅架。架嵌一尺許之紙捲。燃之以火。隔帷視之。頗似雪茄之煙焰也。余不禁爲之粲然。陸乃迴身告警士曰。汝速通知千峯巷及吉星街之警。有人入林姓門。放任勿干涉。迨其出。則捕之。若聞余警。笛則破扉而入可也。

陸遂閉窗。下帷。相將出書室。方入內重門。忽聞一物墮地。陸曰。來矣。即伏於門左。余則退步倚壁。一

剎那間。陡見一人。上前啓門。兩手已爲陸擒住。徐直前握其兩足。林遂被逮。陸鳴笛。衆警入。捕林入署。一訊而服。諸案悉破。

暑往寒來。余與陸各另覓噉飯地矣。一日。余忽憶得此事。卽問陸曰。君烏知林之僞吸煙乎。陸曰。此易辨也。第人。不留意耳。君試燃雪茄一枝而吸之。當吸時。其着火之處。必不出煙。而人閉口吸煙。必盡吐而出。出則煙影必濃。且大若窗內之煙。第見着火處。冉冉而升。未見其自口而出一疑也。若謂燃煙不吸。烟第在着火處。自生則雪茄易燃而易熄。何以歷五分鐘。而烟焰不絕乎。二疑也。人之吸煙。爲消遣計也。烏有持烟不動。歷五分鐘乎。三疑也。彼造此假烟影。以欺人。已則出外越貨計。亦狡矣。余笑曰。君之心思。誠不可及。然余於林之伎倆。可評之曰。竊賊進步。

愛國
短篇

莫教兒女誤英雄

綺緣

巴黎西郊。有公園焉。風景清幽。遠避塵俗。故游客爭集於此。香車寶馬。恆絡繹於門外。一日薄暮。夕陽掛樹杪。欲下未下。遊客爭挾其如花美眷。賦歸去來之句。園中景象。頓形寂寥。忽來一慘綠少年。踟躕於草地之上。喟然微嘆。狀頗弗甯。伊何人。伊何人。少年洛克也。洛克爲德國世家子。其叔經商於法。故洛克亦肄業於法之某大學。文學丰采。傾動一時。瓊閨名媛。咸樂與之遊。而洛克眼高於頂。

意。悉。勿。屬。惟。與。居。停。女。郎。曼。麗。訂。忘。形。交。花。前。携。手。月。下。凭。肩。一。縷。情。絲。已。牢。牢。縛。定。堅。不。可。解。特。未。舉。行。婚。禮。耳。

大。陸。風。雲。變。幻。莫。測。瞬。息。而。法。德。交。惡。遂。以。兵。戈。相。見。戰。雲。一。片。彌。漫。西。歐。一。時。軍。籍。健。兒。咸。束。裝。待。令。躍。躍。欲。試。洛。克。見。祖。國。有。事。因。浩。然。有。歸。志。爰。招。曼。麗。作。公。園。之。游。藉。叙。離。情。已。則。隻。身。先。往。顧。久。待。乃。弗。至。時。則。溶。溶。皓。月。已。破。雲。屏。而。出。園。中。光。明。如。畫。花。影。篩。地。杈。枒。作。諸。異。狀。洛。克。玩。賞。久。久。不。覺。倦。甚。因。就。椅。小。坐。仍。注。目。四。周。弗。懈。忽。花。影。紛。動。一。絕。世。女。郎。自。月。光。中。珊。珊。而。來。身。御。白。羅。輕。衫。與。玉。容。相。映。益。覺。豔。甚。洛。克。亟。起。迎。曰。來。耶。曼。麗。低。語。曰。來。矣。言。時。其。冠。上。白。色。之。羽。猶。顫。動。弗。已。旋。續。言。曰。適。爲。女。伴。招。往。清。談。流。連。忘。返。勞。君。久。待。矣。洛。克。速。之。坐。欲。言。又。止。者。再。既。而。嘆。曰。余。不。日。別。卿。去。矣。來。日。方。長。不。識。何。日。再。得。與。卿。叙。首。今。夕。特。與。卿。一。別。耳。曼。麗。聞。言。色。立。變。紅。若。嬌。櫻。之。香。壓。頓。白。似。死。灰。珠。淚。瑩。然。幾。欲。奪。眶。而。出。因。力。自。抑。制。哽。噎。而。言。曰。君。言。何。謂。耶。蒲。柳。殘。姿。蒙。君。錯。愛。方。幸。鷓。鴒。鱗。不。復。嘗。分。離。之。苦。詎。意。君。薄。倖。若。此。豈。別。戀。新。歡。遂。忘。故。劍。耶。君。素。誠。實。必。不。至。是。乞。有。以。語。我。洛。克。慘。然。曰。卿。尙。未。悉。耶。吾。國。與。汝。國。已。兵。戎。相。見。吾。與。卿。昔。爲。婚。媾。今。爲。仇。讐。公。義。私。情。兩。難。兼。顧。不。得。不。與。卿。一。別。耳。如。天。之。福。兩。國。言。歸。於。好。則。吾。與。卿。相。見。豈。

遠。否。則。此。生。恐。永。無。聚。首。之。期。矣。區。區。微。忱。幸。卿。諒。之。曼。麗。聞。言。泣。不。可。仰。倚。洛。克。懷。嬌。啼。曰。君。非。愛。儂。者。耶。既。愛。儂。何。忍。舍。吾。而。去。君。不。記。我。兩。人。定。情。時。耶。白。首。之。約。言。猶。在。耳。曾。幾。何。日。乃。棄。我。如。遺。妾。縱。不。言。君。其。於。心。安。否。洛。克。聞。曼。麗。言。垂。首。弗。應。忽。毅。然。答。曰。吾。固。愛。卿。然。亦。愛。國。吾。本。弗。忍。與。卿。別。特。以。大。義。所。在。不。歸。國。將。爲。國。人。唾。罵。故。勉。移。愛。卿。之。心。以。愛。國。吾。去。矣。行。再。相。見。語。畢。掉。首。竟。去。

曼麗目送個郎去後亦即歸去然柔腸寸寸斷矣晚餐以後百無聊賴因即伏而祈禱曰吾可敬之上帝乎願汝速降慈祥以惠此無告之民俾歐西戰事早定阿郎亦可卸脫征袍仍續舊好禱久之忽又矍然起曰郎愛國儂豈不能愛國儂雖一弱女子不克執干戈以殺敵儘可入紅十字會執看護之役以稍盡我國民義務或者會逢其適竟得於戰場之上與個郎一晤則雖死無憾矣語已遂倚枕小憩斯時萬籟俱寂冷月一丸自窗隙漏入似來伴女郎孤寂而壁上時鐘鏗鏘作聲殊足引人入夢而已

洛。克。既。赴。戰。地。拔。堅。執。銳。屢。建。奇。功。膺。上。賞。者。再。然。曼。麗。小。影。恆。縈。繞。於。腦。際。未。嘗。或。忘。每。遇。戰。罷。歸。來。解。甲。安。臥。輒。覺。一。響。一。笑。似。在。目。前。輾。轉。反。側。恆。難。成。寐。一。夕。月。明。如。水。洛。克。適。隸。巡。哨。役。荷。

鎗。挾。彈。彳。亍。梭。巡。俯。視。碧。血。盈。郊。斷。骸。徧。地。心。焉。傷。之。喟。然。微。嘆。遙。望。敵。營。狀。至。闕。寂。盤。旋。良。久。覺。稍。倦。乏。遂。斜。倚。古。樹。稍。事。憩。息。忽。距。離。數。百。碼。處。隱。約。有。一。人。影。直。向。洛。克。而。來。洛。克。駭。甚。默。念。曰。敵。人。耶。逃。軍。耶。今。且。不。問。吾。當。盡。吾。之。職。務。立。握。鎗。實。彈。持。以。相。向。復。取。望。遠。鏡。窺。之。來。者。似。一。女。子。繼。而。相。距。益。近。月。光。之。下。辨。晰。益。清。不。覺。失。聲。鎗。彈。悉。墮。地。噫。來。者。何。人。蓋。卽。洛。克。素。所。掛。念。之。密。司。曼。麗。也。曼。麗。既。見。洛。克。驚。喜。交。集。不。能。出。一。語。良。久。乃。咽。淚。言。曰。儂。真。不。虛。此。行。矣。因。趨。前。執。洛。克。手。曰。洛。克。君。別。來。無。恙。耶。洛。克。曰。卿。何。以。至。此。曼。麗。因。舉。投。身。紅。十。字。會。之。事。以。告。且。曰。妾。之。所。以。不。辭。辛。苦。冒。萬。險。而。來。者。冀。與。君。一。晤。也。不。意。連。日。交。戰。殊。無。暇。晷。又。不。得。君。之。消。息。蓬。山。咫。尺。相。晤。殊。難。今。宵。月。色。大。佳。爰。出。小。步。藉。遣。睡。魔。以。身。懸。十。字。徽。章。殊。不。畏。敵。軍。所。厄。因。見。敵。營。有。人。倚。鎗。鶴。立。丰。度。翩。然。行。止。溫。雅。心。焉。疑。之。爰。不。避。跋。涉。特。來。一。晤。不。意。果。君。也。言。訖。玉。容。慘。淡。若。不。勝。情。洛。克。聞。之。乃。殊。弗。介。意。夷。然。曰。願。卿。恕。我。吾。軍。人。當。守。軍。紀。不。復。能。與。卿。交。語。深。宵。露。重。卿。質。荏。弱。恐。不。耐。宜。速。去。否。則。非。愛。我。直。累。我。矣。曼。麗。俛。首。啼。噓。紅。淚。兩。行。不。覺。奮。睚。而。出。啾。嚅。曰。妾。情。痴。冒。萬。死。而。來。與。君。相。叙。詎。意。君。頓。薄。倖。若。此。呵。叱。橫。來。妾。心。碎。矣。君。真。忍。人。哉。洛。克。本。弗。忍。責。曼。麗。以。守。軍。律。故。不。得。不。然。至。是。心。如。沸。醋。乃。力。忍。其。英。雄。之。淚。揚。聲。曰。余。因。愛。國。勿。能。復。愛。卿。請。

從此絕勿復相擾。苟仍曉曉者，吾將不念香火情。鎗彈立發矣。曼麗知洛克此語，爲恫嚇，仍牽袂弗舍。時已黎明，曉色蒼然，步號鳴，作歸隊聲。洛克憤甚，奮臂揮曼麗曰：速去休，稍遲吾，其不免矣。曼麗不得已，垂淚出。洛克亦緩步返營，中心尙有餘怖，額際汗猶漉漉下滴也。

洛克固深於情者，其絕曼麗實出於萬不得已。清夜自思，咨嗟不已。因念前宵數語，唐突玉人，歸後當不知若何傷感。我雖以愛國故毅然出此，然曼麗必因此而絕我。卽幸而戰勝，衣錦榮歸，亦復索然寡歡了無生趣。天下雖多美婦人，然如曼麗之一往情深，何可多得。偶念及此，萬念皆灰。遂誓舍此七尺軀，效命疆場，不復作生還想矣。

翌日德法兩軍大戰，各不相下。硝烟迷漫，流彈如雨。間突有少年軍士奮身突入法陣，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斬殺無慮數百人。法軍大駭，舉鎗競發，而此英勇少年遂爲衆矢之的。身中數鎗，猶奮力躍起，殺敵數人，卒以傷重倒地。爲法人所獲，已奄奄一息。遂置之醫院中。此少年蓋不問而知爲洛克矣。時已受創昏暈，任人顛倒，不復知人事。閱數日始甦，啓目四顧，則一妙齡女郎方在身側，飲泣淒婉，動人蓋卽曼麗也。洛克廻憶前塵，悠然如夢，不覺失聲長嘆曰：此何地耶？曼麗聞言，歡然答曰：君已蘇耶？謹謝上帝。此間爲紅十字醫院，君在此已數日矣。洛克閉目不語，少頃曼麗乃曰：君今者已

爲俘虜以妾憑見不若投降吾國當可免罪妾與君且可仍爲眷屬自此天長地久相守勿離不亦快乎洛克張目怒曰咄是何言大丈夫馬革裹屍乃爲幸事吾不幸被獲有死而已豈以兒女私情灰我英雄壯志耶劍痕迸裂血涓涓外溢旋即暈去曼麗執其手而吻之洛克遂含笑長逝洛克既死曼麗乃撫屍垂淚曰吾心愛之洛克君竟棄我長辭人世耶儂以薄命餘生羈留塵世已無佳趣君倘憐儂曷挈儂去遨遊於離恨之天不較勝日守空房以眼淚洗面耶哭已出資厚葬之且日往憑弔焉

小 說

負義郎

(贊民)

一鈎殘月斜掛林梢光芒掩映入戶牖作淡白色室中一少年女郎晚粧初卸默坐凝思眉宇間時露沈鬱色若有甚疑慮不決之觀念縈繞腦海中頗費思索解者繼乃於粧台內取舊日來往書函閱之喁喁自語曰儂接此書屈指已逾二星期覆函亦於十日前命婢付郵何今日尙未得其尺素耶回頭顧婢曰蕙香前日囑汝付郵之函曾否寄出得弗遺落於途乎婢以未嘗遺失對且証明其確已付郵之事實女郎聞之復往來室中不能自己觀其狀態殆恐人之失信於已而生無限之感慨者

次晨。賣花聲。裏日影。憧憧女郎。尙夢到。遼西臥牀。未起。蓋昨宵。輾轉未成眠也。少頃。薰香。推門入。嬌聲呼曰。北京有信來。姑娘。曷起。視女郎。急披衣起。閱見函外書。上海某路某號。秦文卿女士親展。末書。懺情自北京某校。緘寄字樣。知爲意中人之書。卽已所日夜盼望而不得者。不覺喜形於色。急就牀上。拆閱之。其書曰。

文妹。愛鑒。頃接魚書。辱承雅愛。因校中功課繁重。致稽裁答。惶愧實甚。前寓滬時。承妹刮目相待。情絲一縷。縈繞心懷。臨別贈言。解囊勸學。高情厚誼。銘感難忘。來書云云。實爲懺情所欲道。而不敢道。亦爲懺情所不敢道。而不得不道者。今妹已先我而言。可知吾二人心相印。氣相求也。小姑本無郎。使君未有婦。春風得意。迎桃葉。正是相逢未嫁時。鮑生何幸。得獲玉人之辱愛。如此一言。爲盟百歲。無渝他日。鴛鴦侍侶。文字姻緣。當不讓古人專美於前矣。兄本屆暑假。行將畢業。擬再赴東一行。惟阮囊羞澀。仰屋興嗟。如願與否。此時尙難逆料。願爾時回家。必便道過滬。當再與妹一聲衷曲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臨穎神馳。諸惟珍重。辱愛兄懺情上言。女郎讀罷。心神爲之一爽。頓變其靜默不豫之狀態。下床着衣。對鏡理粧。天然丰韻。不恃鉛華。惟略施嫩面玉容。散少許而已。曉粧初竟。聞其母在樓下呼早餐者。再乃匆匆下樓。入餐室。其母已舉箸。

而待見女。至乃問適間。郵書係何處來者。女郎不盡答。母似不信。猶絮絮研詰。女郎則亂以他語。須臾餐畢。卽整理書囊。作入學計。時正九點二十分。已逾學校上課時刻矣。

女郎既入學。著者無所記述。乃不得不一詳其身世。女郎浙人。父爲某銀號經理。儲蓄頗富。携家僑寓滬上。逾年。父死。女依孀母居。收銀行存息。以度日。既無伯叔。終鮮兄弟。婢僕而外。惟母女二人相依爲命而已。文卿時年十八。齡就學於某某女子中學校。科學而外。兼擅詞章。每試輒列前茅。其母以家無男子。視同拱壁。不忍以依依愛女。早離膝下。故慎選東床。遲遲有待。尙未知若個兒郎得消受此桃花粉頰。楊柳纖腰也。

文卿以才識冠羣。故亦頗自負。嘗語人曰。世間少年郎。半皆紈袴子。視其表面。洋裝革履。頗具文明形式。而審其內容。便便碩腹。茅塞未開。國文既未通順。西文畧涉皮毛。實一不中不西之厭物耳。吾若相壻。必得學識勝已者。始能傾心事之。不然。母甯老死紅窗。伴吾母以終身也。其言如此。其志可知。

胡懺情者。文卿之姨表兄也。世居杭。父業儒。老困青氈。鬱鬱而沒。賴母氏撫育成人。幼秉異資。讀書一目十行。應試不爽。同學皆驚爲異才。且賦性倜儻。聰俊自豪。詩賦詞章。風流綺麗。有識者皆曰。此

子非池中物也。年十六畢業於中學。繼乃入某學校。脩法律專科。行將休業。惟苦攻詩書。不事生產。家道因而中落。前年夏北上。過滬。奉慈親命。探訪姨氏消息。始與文卿把晤。佳人才子。一見傾心。戀愛之念。若春花怒放。不可遏止。文卿母亦以阿甥初至。殷勤款待。且曰。甥來大不易。宜留三五日。海上繁華。甲他埠。張園愚園。風景絕佳。若可共妹往遊。以一擴眼界也。懺情唯唯。謝絕。蓋秉性幽雅。厭涉塵囂。且與文卿叙談。肺腑盡吐。大有相見恨晚之概。故雖有佳景。亦無驅車往遊之意。而文卿雖久寓滬濱。閱盡繁華。然幼秉庭訓。長習詩書。頗能靜穆。自好尋常。除赴校受課。早出晚歸。外。跬步不離閨閣。間絕不似時髦女子。輒思爭妍鬪媚於車馬馳騁之場者。聞母言。本擬導客一遊。以盡地主之禮。繼見懺情。心非所好。亦即中止。蓋彼二人之意。皆以爲過眼烟雲之園景。殊不敵滌茗清談之爲樂耳。

懺情居姨家數日。告辭北上。文卿依戀不忍。舍姨氏亦苦苦相留。故欲行又止。未幾暑假滿。學校紛紛開課。不得已束裝就道。嗣復京滬兩地魚鴈常通。神交既久。愛情愈篤。而懺情假期回家。必至滬。小作勾留。與文卿叙別離情況。文卿知其家境艱窘。有時出其私蓄。以助學費。故懺情書來時。有感激涕零之語。如是者蓋已三年於茲矣。

池荷吐艷。窗蕉展陰。荏苒韶光。自春徂夏。一般莘莘學子。咸受學校之試驗矣。懺情在法律專科。成績最優。以第一人畢業。書箱劍匣。檢作歸裝。姨氏以阿甥畢業旋歸。行將青雲直上。其表示歡迎。自不待言。而文卿則以婚約既成。反覺相對無言。不如前者之親暱。然一種默默含情之嬌羞狀態。雖有善畫名家。恐難得其彷彿。著者筆墨滯鈍。更不能形容於萬一矣。

一肩行李。兩袖清風。懺情家況。清寒立志求學。其拮据情狀。不問可知。且秉異質者。抱遠志。終無一得自封之念。故前致函文卿。有擬作東遊之語。然行囊屢空。摒擋爲難。家僅一老母。亦無可爲之設。法者屢擬向姨氏告貸。而碍難啓齒。故中心鬱鬱。時有不豫色。然文卿知其故也。乃於無人時。多方慰解。復出其私蓄數百金爲贈。不足則脫臂上金釧與之。以成其志。在文卿情之所鍾。資財不惜。况未婚夫。一登龍門。聲價十倍。已亦與有榮焉。而懺情以美人之貽惠。我實多嘗語。人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文卿也。

懺情得資後。回杭別母。料理家計。畢乃復返滬。寓文卿家。數日。搭輪赴東。汽笛一聲。遠辭歇浦。回首家鄉。模糊在望。從茲天涯芳草。遊子長征。而陌頭楊柳。閨中人尙爲屈指計程於夢寐間矣。沈沈繡閣。寂寂香幃。爐焚沈水。案架詩書。斜倚彈簧椅。隨意瀏覽科學詞章。間或鼓琴一二曲。以資

消遣此文明女子之生涯也。以文卿之不世才華公子王孫聞名而向慕者不知凡幾。執柯者踵相接。女相如皆不爲動。而獨鍾情於落魄囊貧之胡懺情。巨眼識英雄。私心方爲此生慶得人。而其母固未嘗知也。一日有媒媪造其門。欲爲論婚於世家。母商諸文卿。文卿不悅。且微露懺情意。母固素溺愛女者。稔得其情。亦不相強。乃以已字謝媒媪。從茲名花有主。問字無人。而才如班馬之秦文卿。居然爲胡懺情之未婚妻矣。

懺情到東後。常以魚書一紙寄達香閣。書中所言多銜環結草不足圖報等詞。而文卿則謂吾兩人之情無異骨肉。殊不必作此套語。反似疏遠。故曾去書詰責。以示其最寶貴之愛情。專注於懺情之一身。此亦女子表情上例有之。手續不僅文卿然也。懺情雅是其言不欲有所批駁。然嗣後天涯海角音信依稀。不若前此之頻頻問信矣。

韶華迅速。彈指駒光。文卿別懺情後。修焉三載。時年已二十一矣。一日晨起。聞門環叮噹聲。疑是郵局送信來者。促婢啓關視之。非他。乃胡氏姨。初由武陵至耳。文卿母以老年姊妹久別重逢。其愉快之情不言而喻。因設晏款之。文卿以今日姨卽他日姑也。意存差澀。轉入房闈。經其母再三催促。始緩步下樓。胡氏姨固不知其中玄妙者。意謂甥女已長成如許矣。何無大家風度。若此。

席間文卿母具道近况并詞來意。妹謂之曰：小兒懺情由日本某大學畢業回國赴部試驗，幸獲入選。現授某機關一等科長之職。前日來書促余北上，故余齎裝赴都耳。文卿聞之不覺色喜，然以其久無佳報，心滋疑異，乃復聽其續言曰：兒年已長，意欲急謀婚配。有秦氏女，彼頗屬意，但余不知其所指……言至此，文卿母攬言曰：茲事妹尚未知。耶文卿知其母行將洩己秘密，一朶紅雲頓飛上頰，卽不待其詞畢，託言告退。其母續言曰：彼所謂秦氏女者，乃余之少女，卽妹之甥女。適間與妹同席者也。茲事妹尚未知。耶懺情母笑逐顏開曰：吾兒真會弄促狹。原來有此悶葫蘆，今爲妹一朝打破矣。願此亦大好事。阿甥德慧並佳，親上加親，更無煩探問家世。吾兒亦何鬼祟，乃爾餐畢復絮絮談家常事，歷數小時以行李。早經下船告辭而去。

文卿別姨上樓中懷志，忒驚喜交集。陰念胡郎貴矣，則妻以夫貴，此生之幸福正自不淺。而儂之物色人才，亦可謂獨具隻眼。且胡郎秉性溫和，結褵之後，閨房之樂甚於畫眉，亦意中事。思及此，心忤然動。繼思胡郎既貴，貴而將結婚矣，何至今嚴守秘密？音信杳然，得弗有外遇如儂其人者，一移爨日愛儂之情，而愛其人耶？信如是，則儂惟有一死以告天下之鍾情者。母蹈儂之覆轍焉。耳念及此，心又憂焉。怒雖然，以胡郎之情，吾度其必不出此，則又私心竊喜。陰爲豫備他日結婚事。

距懺情母赴都復數日卽有賚書至者文卿視之乃懺情所遣使也中心懼忤莫可名狀急開織讀之詎竟有大失所望者其書略云兄已在都中與秦素蘭女士結婚前約請卽取消尊處貸款加利奉還今寄上銀票千兩望檢收云云文卿閱未竟陡然色變霎時倒暈於地人事不省其母見此情狀驚惶無措多方解救移時而甦百計勸解之默默不言卽入室據案作書少頃而畢遣婢付諸郵和衣而寢嗟乎蛇影杯弓嚮卿絕粒懺情之悔婚書直不啻文卿之催命符矣

秦素蘭女士者懺情之同鄉也亦留學東京才貌僅中人而家富於資與懺情頗相契彼仰其才此涎其富相交既久狎昵愈甚懺情乃復與訂婚竟忘却翠樓中有望眼人矣及是年畢業赴試女亦同載而歸今旣得官正擬大開筵宴正式結婚故隱約其詞促母北上蓋恐母洩其事於姨氏致生意外之障礙耳繼以長此隱秘終非善策乃以千兩銀票絕文卿之望詎知文卿初以其同姓之故致生誤會繼則因悔婚之書而絕生望也

懺情與素蘭結婚後歡同魚水曩時之寒酸態爲之一變一日正在私室與素蘭共話綢繆傭婦持書進拆視之乃文卿之絕命書也書曰

睽適數載寥落音書積懷爲夢引領幾勞一日十二時幾無刻不神馳左右也前者蒙兄辱愛認

許定情言猶在耳事豈忘心妹以爲此身屬兄更無二念故不惜寶貴愛情專注一身初不謂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好事未諧良緣別締一水盈盈望慈雲而雪涕三生渺渺證情果以何年妹之薄命乎抑兄之薄倖耶尤可笑者來書一緘銀票千兩妹豈放借圖利者兄亦小覷夫妹矣茲特原璧奉還謹謝厚貺從茲閨幃寂寂人不傍夫粧台蓬艾蕭蕭魂其依於鬼國書此數語聊表寸心

文卿絕筆

懺情讀罷不覺感觸前情神色變素蘭詰之不言索書閱之又允要求再三始出而相示素蘭怒曰爾真薄倖之尤者枉殺人家好女兒吾竟中爾詭計矣爾今日負人安知他日不負我輕薄如此焉能久居請從此辭懺情自知理屈不敢置詞素蘭催逼益急不得已俯首聽命復急拍電往詢姨氏則謂文卿已於數日前自縊云

小言
說情

月下

(夢蕉)

也。時逢暮春蘭茵河畔殘花綽約碧草迷離一抹斜陽遠掛林末而綠陰深處紅牆隱現蓋金星學校也。

二人自校舍穿林而出一爲少年丰神瀟灑溫其如玉而雙眉緊鎖若有不豫色然一爲女郎服飾

都麗姿容曼妙。願春山微蹙。秋水含波。幽怨若不勝情。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彼姝者子。曷爲憔悴若此。

二人默然相對者久之。少年曰。梅麗乎。汝日來大易常度。頃間啜泣。二時許。究何因乎。余百問無一答。豈有不可告余之秘密在耶。猶憶曩時無話不談。互剖衷臆。今乃漠無一語。豈余有大過而汝痛絕之歟。梅麗曰。霞飛吾已語若矣。何爲苦苦相逼。霞飛搖手曰。余非木石。詎能信汝遁辭。爾近日遇余已達冰點。余性爽快。不耐久蘊。爾試捫心自問。豈不然乎。余雖無德於汝。亦不可曰無微功。且靈台一點。天日可表。汝乃以此報余。是可忍也。就不可忍。汝謂余其能甘心乎。汝終日忿懣如蓬大。憾使余如坐針氈。寸衷懊喪。匪可言喻。梅麗冷然曰。君終日羅織吾罪。吾亦自認爲罪人矣。霞飛曰。嘻。吾諷汝勿溺情網。乃曰羅織汝罪。忠言逆耳。良藥苦口。不度明慧如姊。亦蹈愚人之轍也。梅麗默然不語。霞飛曰。汝愛洛利。吾幾曾略萌妬心者。特以名花有主。流水無情。餓生固不足道。彼菲利非其情人耶。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一旦禍起蕭牆。君且噬臍。莫及乃不蒙明察。恐我妨汝自由。出此先發制人之計。吾雖愚魯。尙能覺之也。絕交則絕交耳。凡人貴易友。富易妻。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余固當烹矣。何苦藏頭露尾。以冷酷遇余耶。余也。生性粗豪。不慣受人白眼。更誰能他。

仇○倪○倪○拜○倒○石○榴○裙○下○哉○梅○麗○曰○君○自○絕○我○耳○霞○飛○冷○笑○曰○汝○勿○假○惺○惺○作○此○欺○人○之○語○汝○之○對○余○一○種○不○悅○之○色○咄○咄○逼○人○及○見○洛○利○則○喜○氣○溢○于○眉○宇○間○矣○汝○勿○謂○我○強○預○汝○事○人○固○各○有○自○由○我○何○人○斯○而○必○欲○汝○以○歡○容○餉○我○余○之○言○此○者○道○其○實○耳○汝○自○命○清○流○不○欲○以○顏○色○假○人○豈○知○余○之○傲○氣○乃○百○倍○於○汝○乎○汝○以○洛○利○之○故○竟○甘○以○黃○花○晚○節○不○傲○秋○風○余○則○無○人○能○使○折○節○者○我○行○我○素○直○道○報○人○而○已○雖○無○一○友○亦○何○損○乎○爾○我○訂○交○匪○伊○朝○夕○亦○嘗○見○余○負○心○之○舉○耶○梅○麗○憤○然○曰○然○則○吾○道○矣○吾○固○曰○余○爲○罪○人○也○

一○丸○涼○月○穿○雲○而○出○清○光○如○水○直○注○此○少○年○霞○飛○之○面○若○欲○洗○去○其○剛○厲○悲○憤○之○氣○者○而○霞○飛○欲○語○又○止○則○自○嚙○其○唇○仰○天○而○噓○久○之○乃○曰○嘻○梅○麗○乎○若○作○此○言○是○恨○余○極○矣○早○知○今○日○悔○不○當○初○何○爲○留○此○遺○恨○於○人○世○哉○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吾○二○人○之○緣○諒○已○盡○矣○然○君○友○雖○衆○欲○覓○一○赤○心○患○難○之○友○如○余○者○恐○踏○破○鐵○鞋○亦○將○廢○然○返○耳○嗟○乎○梅○麗○汝○荒○謬○至○此○辱○我○甚○矣○大○丈○夫○頭○可○斷○不○可○屈○余○本○好○男○兒○會○當○乘○長○風○破○萬○里○浪○爲○國○殺○賊○去○耳○嗟○嗟○國○事○維○艱○匪○獅○未○醒○錦○繡○江○河○付○誰○管○領○吾○乃○英○雄○氣○短○消○磨○有○用○之○心○力○於○無○何○有○之○鄉○不○羞○死○者○亦○當○愧○死○矣○別○矣○梅○麗○情○絲○揮○斷○花○發○自○由○祝○爾○有○情○人○終○成○眷○屬○更○勿○以○舊○人○之○道○處○爾○新○人○苟○他○日○孽○海○回○頭○孤○軍○無○援○者○尙○有○霞○飛○在○

也。行矣。行矣。爾其悔哉。言既疾馳。他往梅麗。亦珊瑚而去。彩雲開處。皓魄橫空。惟聞杜宇聲聲。不如歸去。

小 說 稗 史
愛國棄妻記

(傷心人)

徐生者。危險國絳素省。下海人也。失其名。曾在惡劇國大學校肄業。賃屋一間。朝出暮歸。雇女傭一名。山村首貌。頗不惡。徐生善遇之。眉目傳情。溫存體貼。日積月累。遂結不解之緣。徐生固未娶。山村毅然以終身相託。惟一對野鴛鴦。先奸而後婚。惡則劇國之文。明是與歐亞各國之婚制不同。耳駒光易逝。忽忽已四易寒暑。徐生皇然爲某大學畢業生。卽與山村行正式結婚禮於某禮拜堂。婚後偕返祖國。先是徐生有從叔長某部。權傾當道。故徐生歸國後。卽護某大學校長之職。月俸四百元。徐生快然自得。每星報日。必偕山村遊于牲園。吃晚春園(番菜館名)。觀覽都中諸名勝。人生之樂。幾被二人佔盡矣。詎知彩雲易散。好事多磨。某年某月某日。惡劇國竟來無理之要求。危險國政府素懦弱。不得已。忍辱以應。惡劇國乃大肆而危險國亦有愛國之士。知亡國之慘。不日且至。義憤所激。不得已。相戒勿用惡貨。以期惡劇國人受此懲創。稍戢野心。於是登高一呼。全國響應。而徐生聞之。愁眉不展。或問之曰。君憂國乎。徐生曰。否。區區苦衷。難以盡述。現在抵制惡貨。諸同胞如此熱心。

使。我。何。以。爲。情。我。亦。國。民。一。分。子。向。不。喜。用。惡。貨。因。惡。貨。既。無。佳。處。又。不。堅。固。所。爲。難。者。予。妻。惡。國。人。耳。棄。之。則。於。心。不。忍。留。之。則。人。且。不。齒。甚。有。稱。予。爲。惡。國。之。姑。老。爺。者。嗚。呼。予。言。及。此。不。禁。赧。顏。且。恐。將。來。亡。國。之。後。彼。國。未。肯。必。認。予。爲。姑。老。爺。也。予。妻。見。予。窘。狀。亦。嘗。懇。切。詢。予。予。忸。怩。答。曰。欲。與。卿。暫。停。夫。妻。關。係。耳。予。妻。聞。之。愛。情。頓。淡。願。以。不。慣。獨。處。漸。與。其。同。國。人。某。某。太。郎。通。予。亦。無。如。何。但。堅。守。不。用。惡。貨。主。義。未。及。匝。月。而。予。妻。竟。席。捲。予。之。所。有。隨。某。太。郎。逃。之。天。天。矣。嗚。呼。人。財。兩。失。此。亦。予。當。初。愛。用。惡。貨。之。報。也。願。愛。國。諸。同。胞。以。我。爲。前。車。之。鑒。

傷。心。人。曰。徐。生。者。知。過。而。改。猶。不。失。爲。賢。者。若。時。下。一。般。無。識。之。徒。能。說。幾。句。惡。國。話。卽。欣。然。樂。用。惡。國。貨。自。以。爲。亡。國。之。後。我。固。惡。國。之。姑。老。爺。也。誰。敢。欺。我。夫。如。是。不。且。較。徐。生。爲。更。無。心。肝。哉。

(不受酬)

社 會 小 說

如 臯 獄

(劍嘯)

(一)

麥。隴。風。香。煙。林。日。漲。梨。花。似。雪。柳。線。如。絲。好。鳥。弄。晴。雜。花。生。樹。栩。栩。翠。蝶。成。羣。而。競。試。新。妝。灼。灼。夭。桃。迎。面。而。羞。顏。似。解。千。紅。萬。紫。競。俏。爭。妍。極。所。謂。春。至。人。間。花。弄。色。蓋。大。塊。文。章。爛。矣。斯。時。也。則。有。

江。南。墨。客。山。左。名。儒。載。酒。登。山。吟。詩。酬。韻。魂。未。消。乎。離。客。夢。未。斷。乎。詩。人。流。連。忘。返。樂。此。不。疲。初。不。知。紅。樓。少。婦。方。蛾。眉。盛。損。望。穿。秋。水。也。樓。臨。流。水。婦。每。推。窗。舉。簾。遙。望。北。道。歸。程。有。否。郎。君。馬。跡。久。之。乃。下。視。清。流。送。彼。落。花。東。去。聊。解。心。頭。之。悶。以。與。彼。騷。人。名。士。之。隨。處。探。春。悠。然。自。得。者。較。苦。樂。之。不。同。至。矣。婦。吳。姓。閨。字。熾。娘。嫁。郎。君。聞。斐。璽。字。玠。君。家。資。三。十。萬。稱。如。臯。巨。富。伉。儷。情。深。有。如。膠。漆。玠。君。父。母。雙。亡。且。鮮。兄。弟。惟。長。房。有。兄。字。燭。生。家。僅。小。康。玠。君。推。愛。人。之。德。託。燭。生。經。理。產。業。詎。燭。生。外。君。子。而。內。小。人。涎。乃。弟。之。富。日。謀。侵。奪。幸。有。賢。婦。屢。加。規。止。燭。生。憚。玠。君。英。明。亦。遂。循。循。未。發。未。幾。玠。君。應。當。道。陸。公。之。招。相。偕。北。遊。燕。都。乃。一。去。三。載。音。信。杳。然。而。燭。生。之。謀。乃。着。着。進。行。熾。娘。貌。美。如。臯。稱。獨。步。燭。生。本。好。色。時。隨。市。井。無。賴。作。狎。邪。游。自。娶。妻。顏。氏。受。賢。婦。規。諫。稍。事。斂。迹。然。偷。婢。私。鄰。猶。未。能。免。也。素。羨。熾。娘。屢。欲。嘗。鼎。及。玠。君。出。乃。時。以。游。詞。進。於。熾。娘。之。前。屢。遭。白。眼。加。以。顏。氏。防。範。嚴。終。不。得。下。手。之。隙。燭。生。之。意。以。爲。苟。得。私。熾。娘。者。三。十。萬。金。之。家。產。可。唾。手。而。得。此。上。策。也。使。熾。娘。無。子。而。玠。君。又。不。歸。則。承。繼。其。後。者。必。爲。燭。生。之。次。子。小。燭。乃。熾。娘。已。有。子。三。齡。矣。無。已。其。就。此。子。此。子。斃。家。產。得。矣。此。中。策。也。惟。事。不。可。預。必。設。不。能。私。熾。娘。則。惟。有。殺。熾。娘。熾。娘。既。死。其。子。必。不。能。生。而。玠。君。不。勝。喪。妻。失。子。之。痛。必。且。鬱。鬱。而。卒。則。偌。大。家。產。非。燭。生。其。誰。與。歸。此。下。策。

也。噫！利令智昏，厚藏賈禍。天以金錢授世人，初未知世人之種種惡果，皆以斯成也。觸生之惡念，方成，則足以鎮懾觸生之顏氏，忽暴卒一若天故成觸生之惡者，野馬脫羈，狂行寧有止境。其實天厭之甚，故令早發而早斃，所以收惡徒於阿鼻之獄，而免遺害於蒼生之衆也。

燕娘晨粧初罷，乳子既畢，命婢懷抱之。已則開窗遠眺，悄然而悲。一若其夫之凶報不久，且至者，忽聞號聲發於樓下一婢，忽忽入告曰：「觸大爺大哭而至，似是得我主人凶信歸者。」燕娘聞言如雷轟立時昏暈，僕婢驚集而呼，有頃始甦。甦復大慟，狼倉下樓見觸生，觸生號益厲，眼眶俱濕，實則爲津唾所潤耳。燕娘忍悲詢所以，觸生曰：「人有自京都來，謂京畿連年大疫，近益甚，死者相接於途。吾弟體素嬌弱，雖不得確信，恐已不保。不然何遲遲無音問乎？」燕娘始而泣，既而自警曰：「此莫須有也。京疫盛於近日，而玠君去已三載，未疫之前何以無片紙歸？且果死者亦當死於二年以前，不當死於是疫。觸生之言未可厚信，因拭淚稱謝。觸生退歸，面有喜色，以爲此計足寒燕娘望夫之心，而爲誘私之入手。女子水性楊花，况當青春年少，何能堅守，盡我技上策，不難致也。」

(二)

觸生聞燕娘日夜悲感，深喜許之，得行於是日，遣二子往慰，已亦時借報告出納之時，藉詞慰勸，問

引市井俚聞雜以褻語。願嬾娘雖豔如桃李而冷若冰霜。聞言惘然。若無所解。觸生之技。幾窮。嬾娘固性好施。與凡寒士登門。必得數金之助。以免質妻賣女。或借金營業。不一載而利市數十倍。因是嬾娘有活財神之目。經商者咸願息假。聞氏金聞氏之門。遂如歸市。而其人類多小康富戶。嬾娘則收其息以贍貧乏焉。一日婢報。觸生求見。嬾娘下樓詢來意。觸生曰。陝人陳某居此。有年近因經營不利。欲擴母金以增利源。素慕弟媳慷慨。謹以家藏珍本質假二百金。不審弟媳允如所請否。嬾娘領首。觸生乃展錦袱。出華裝珍冊七十餘本。嬉笑作鬼態。眉目上下俱動。張口垂涎。捧冊而進。詎嬾娘不之受。命侍婢秀秀接視之。則仇派鴛鴦譜及真本金瓶梅也。嬾娘始而面頰繼而大怒。轉身登樓。飭婢傳言曰。妾夫遠出。音信杳如。妾幼習閨訓。長嫻禮防。願守空閨之寡。豈容輕薄之挑。方期伯氏至親時加訓迪。豈料目光如豆。乃視弟媳如落花蕩婦。惟恐余之不善。傷名敗德。而復加以計誘。何不一念手足之情。及玠君平日相待之厚耶。怒爾初次。姑不與較。否則執證而與問罪之師伯氏之名。寧能保哉。後其慎。諸觸生受責惶愧無地。挾冊鼠竄而去。自是嬾娘足不下樓。凡觸生報告出納。恆令婢傳大小。觸來問候。亦拒不接見。謂小觸年近弱冠。亦避在嫌之列也。觸生一計不成。一計又發。知嬾娘嫻吟詠。工文墨。遂模仿劣小說才子佳人之策。搜括枯腸。草成一情書。夾賬籍中以進。

而。憐。娘。觀。之。雖。鬱。怒。於。中。含。而。不。發。觸。生。握。汗。聽。音。不。見。動。靜。以。爲。美。人。兒。遲。疑。不。決。好。事。之。成。即。在。目。前。矣。豈。意。四。五。日。後。憐。娘。之。兄。吳。文。奎。奉。玠。君。手。札。突。然。而。至。來。代。觸。生。之。職。觸。生。驚。出。倉。卒。無。計。可。施。索。玠。君。手。札。視。之。則。來。自。京。華。宛。然。親。筆。也。書。尾。附。鈐。亦。儼。然。玠。君。信。章。也。不。覺。爲。之。目。定。口。呆。不。得。已。藉。詞。理。賬。以。爲。遷。延。之。計。而。文。奎。又。以。憐。娘。之。命。務。促。觸。生。卽。日。交。替。至。賬。目。之。終。結。與。否。及。有。無。錯。誤。概。置。勿。問。觸。生。乃。怏。怏。而。歸。知。玠。君。手。札。爲。憐。娘。僞。造。而。在。理。無。爭。辨。別。之。權。也。

(三)

靈。雲。掩。月。夜。霧。迷。濛。萬。籟。無。聲。沉。沉。如。死。而。聞。氏。紅。樓。中。人。影。憧。憧。爲。狀。至。爲。可。怖。憐。娘。秀。鬢。如。灰。淚。珠。盈。滂。合。歡。牀。上。一。嬰。偃。臥。兩。睛。深。陷。鼻。氣。微。咻。被。褥。臭。穢。糞。汁。沾。滿。噫。何。爲。哉。蓋。燕。兒。忽。病。瀉。也。疾。起。昨。夜。初。不。以。爲。驚。乃。達。旦。十。數。次。會。不。稍。止。延。名。醫。診。治。藥。三。進。而。病。益。加。劇。比。入。夜。已。祇。餘。一。息。矣。憐。娘。愛。兒。如。命。自。兒。誕。生。以。至。三。齡。從。未。雇。乳。娘。自。玠。君。出。益。重。視。逾。連。城。之。璧。甚。於。己。之。生。命。今。目。視。愛。兒。將。絕。寸。心。能。無。碎。乎。爾。時。倒。身。床。沿。以。一。手。支。床。柱。一。手。撫。兒。額。有。頃。低。聲。而。嗚。慘。然。泣。曰。天。乎。天。乎。天。之。加。儂。何。若。是。其。酷。耶。儂。罪。深。矣。雖。然。聞。氏。何。罪。聞。氏。三。代。僉。以。善。聞。恪。

大家財。感從汗血經營。而得非若奸貪之徒。損人利己者。奈何降殃於其子孫。嗟乎蒼天。其亦稍加憐惜。舍兒而加厲於儂身乎。言次復噓淚滴已盡。忽聞梯次足聲。蹣跚一老媪。蹣跚入。低聲曰。小姐抑何健忘。豈不憶止流丸乎。嬾娘瞿然曰。微姥言。幾誤儂兒。於是急急出。鑰啓箱。翻檢久之。得一錦匣。捧置之桌上。曰。救命丸在是矣。媪曰。小姐爲小官人病所急昏耳。早進此丸者。此時當安寢久矣。嬾娘不答。啓匣取一丸。丸大而色紫。蓋止瀉聖藥。吳氏得之。異傳素秘。其方惟製備急用。不肯輕易與人者也。媪爲嬾娘乳母。故知之。丸既進。兒漸醒。及旦。竟霍然愈。惟肢體稍疲而已。翌日。媪忽入。乞丸於嬾娘。嬾娘曰。李姥。誰病若是。其劇耶。媪含淚曰。孫兒三巧。昨晚忽亦病瀉。勢不下於小官人。不得已。乃乞丸耳。嬾娘與之。越五日。媪又至。乞丸。嬾娘訝曰。豈服丸未愈乎。媪曰。非也。丸下卽愈。昨復發耳。嬾娘又與之。越二日。媪又至。乞丸。詢之。則又發矣。嬾娘大疑。乃於翌日。喚三巧。至細問其致病日之飲食。殊無足異。又詢其私食他品否。三巧吞吐不敢言。嬾娘恫之。始泣曰。曾竊廚下竇娘之梅醬耳。婢秀秀。詫訝曰。是矣。是矣。前日小官人亦曾食竇娘之梅醬。其晚卽病。豈非異事乎。嬾娘不語。叱退三巧。附秀秀耳授策。秀秀欣然入廚房。央竇娘往市花線。竇娘以秀秀爲嬾娘所親。信故深懼之。奉命惟謹。忽忽而出。秀秀乃盡檢其房。得紅紙裹白末一包。番佛八十餘尊。大奇之。入呈主。

母。憐。娘。細。察。白。末。則。巴。豆。霜。也。因。瞭。然。於。致。病。之。源。卽。晚。攢。資。娘。而。返。其。金。資。娘。出。不。意。駭。然。而。驚。然。計。敗。而。不。遭。重。責。則。又。自。怨。自。艾。此。蓋。觸。生。之。中。策。以。百。金。賄。資。娘。囑。以。巴。豆。霜。毒。燕。兒。醫。藥。本。可。療。而。所。以。不。治。者。藥。中。又。爲。資。娘。下。巴。豆。霜。耳。憐。娘。衡。情。察。理。知。爲。觸。生。之。謀。故。善。遣。資。娘。知。已。爲。女。流。不。足。敵。萬。惡。之。觸。生。也。深。慮。後。患。未。已。乃。召。八。十。七。齡。之。老。僕。聞。方。而。告。之。方。曰。主。母。一。女。流。不。足。有。爲。僕。願。負。笈。往。踪。主。人。得。主。人。歸。萬。事。了。矣。卽。主。人。已。死。亦。必。負。骨。而。歸。再。作。訐。議。憐。娘。曰。汝。毫。矣。焉。能。任。此。方。曰。筋。骨。尙。健。可。行。也。惟。奴。行。後。主。母。須。防。備。加。嚴。小。主。可。暗。送。吳。宅。重。要。之。田。產。文。契。亦。託。舅。爺。運。歸。藏。之。爲。善。憐。娘。從。之。聞。方。乃。料。理。行。李。擇。日。啓。行。詎。未。及。首。途。而。禍。變。已。至。矣。一。日。之。午。忽。有。公。差。叩。聞。氏。室。捕。憐。娘。以。去。

(四)

觸。生。以。上。中。二。策。皆。敗。憤。甚。亟。亟。謀。其。下。策。然。憐。娘。防。範。嚴。無。隙。可。乘。一。日。下。午。茶。肆。中。忽。宣。傳。玠。君。歸。矣。某。甲。稱。目。見。某。乙。稱。耳。聞。某。丙。則。謂。曾。與。玠。君。接。談。某。丁。且。詳。述。玠。君。年。貌。及。歸。時。服。色。因。以。十。傳。百。凡。與。聞。氏。有。瓜。葛。者。皆。整。備。於。明。日。往。謁。玠。君。藉。聞。他。鄉。風。土。旣。而。夜。闌。人。靜。甲。乙。同。途。乙。問。甲。曰。所。謂。目。見。者。固。玠。君。否。甲。與。乙。莫。逆。因。曰。非。也。余。聞。之。觸。生。欲。以。先。見。誇。於。衆。耳。乙。噤。然。

失笑。翌晨。天甫明。乙荷秤出。蓋乙業魚牙。魚販皆待其秤而後可入市也。忽於河畔觀一人。足大駭。而號。衆聞聲集視。則一被害屍也。血肉模糊。舍雙足。無完膚。短衣褲。皆絲製。色已殷紅。衆爭認。無識者。有頃。地保至。招人認屍。觸生隨衆圍觀。初若無意。繼忽大慟。曰。是吾弟玠君也。何爲而至於斯哉。號泣不止。衆爭詢所以。觸生曰。吾弟幼與余戲。各持刀鬪。余不慎。削其左足二指。今視此尸。左足白。皙而缺二指。吾弟以昨午歸。非渠而誰耶。衆點首稱是。爭詫曰。誰爲之者。觸生不語。久之。囁嚅曰。家門不幸。穢德彰聞。余本不應白之於路人。今爲吾弟雪冤。計不得不言之矣。吾弟媳年少貌美。自吾弟出。卽不安於室。余微有所聞。屢進規勸。不意惱羞成怒。反逐余而託其兄掌家籍。吾弟不歸。則聞氏產不歸於吳。必歸於其所私。詎料吾弟壽地歸來。渠恐奸情或被窺破。遂下此毒手。噫。吾弟才德俱備。而竟死於一婦人之手。傷哉。言已。復哭。地保得觸生言。喜甚。亟進曰。先生既能證爲令弟。則豈徒事哭泣所能了者。兄弟如手足。弟死則仇由兄雪。先生有意乎。驚生伴悟曰。微子言。余幾昧却。今請守是屍。待余縣前一行。吾弟之冤不難頃刻伸也。於是草狀鳴鼓。如臯令。准狀驗屍。然心頗疑惑。故提票未遽發。是夜與刑幕商議。方畢。歸內寢。將息矣。忽有客求見。邀入。則觸生也。令一見了然。成竹在胸。不露絲毫喜怒。令卜姓赦名。以捐班獲此缺。性固貪鄙。斷獄視金之多寡爲曲直。故任末一

載。民。間。已。怨。聲。載。道。觸。生。詢。令。對。於。是。案。之。辦。法。令。故。爲。莊。嚴。曰。疑。竇。滋。多。未。敢。冒。昧。如。尊。稟。下。斷。蓋。觸。生。亦。廁。城。紳。之。列。與。令。素。交。結。常。狼。狽。爲。姦。令。之。借。材。於。觸。生。者。非。鮮。也。觸。生。於。是。附。令。耳。語。良。久。復。以。銀。票。進。曰。十。部。毛。詩。聊。爲。證。佐。何。如。令。謙。遜。者。再。始。含。笑。納。之。

(五)

嬾。娘。得。信。大。悲。痛。切。齒。嘗。觸。生。既。而。自。警。曰。悲。泣。苦。誓。何。濟。於。事。乃。急。召。文。筌。以。後。事。相。託。料。理。珍。物。私。積。乘。夜。運。寄。吳。宅。又。囑。老。僕。曰。待。讞。定。子。可。爲。吾。奔。燕。京。必。得。主。人。生。死。實。信。生。則。俱。歸。死。則。運。骨。可。於。主。人。知。友。前。求。之。伸。冤。則。吾。雖。死。亦。目。瞑。矣。僕。矢。誓。應。諾。達。旦。凡。重。值。之。品。已。皆。運。訖。而。公。人。至。矣。嬾。娘。登。堂。號。泣。呼。冤。令。不。得。供。竟。以。三。木。相。逼。嬾。娘。死。而。復。醒。者。三。終。忍。痛。呼。冤。不。肯。自。污。貞。操。令。無。計。可。施。并。令。去。底。衣。責。杖。無。算。嬾。娘。閉。目。待。死。心。如。鐵。石。卒。不。可。奪。令。急。商。於。觸。生。乃。造。僞。供。蓋。將。以。監。斃。之。也。嬾。娘。自。入。獄。後。幾。番。覓。死。屢。爲。獄。婆。所。阻。觸。生。以。重。賄。獄。婆。令。殺。嬾。娘。然。獄。婆。一。家。曾。受。聞。氏。大。恩。百。計。衛。嬾。娘。終。得。不。死。吳。文。筌。聞。讞。狀。大。怒。上。叩。臬。按。請。平。反。臬。按。朱。竹。垞。人。稱。朱。瞎。子。有。能。名。廉。狀。大。駭。而。文。筌。又。走。叩。藩。司。控。如。臬。令。濫。刑。藩。司。陸。春。江。頗。賢。行。文。臬。按。臬。按。下。吊。原。案。如。臬。令。以。僞。供。上。詳。且。親。解。嬾。娘。入。省。備。訊。朱。臬。乃。召。首。府。委。以。覆。審。首。府。亦。廉。

吏奉命悚然。卽於翌日飛諭集訊。旣訊。嬾娘號泣辯白。謂死者必非吾夫。以長短肥瘦均不合也。辯詞淒清有序。聞者酸鼻。如臯令猶不自內疚。竭力辯駁。文筌怒甚。登堂乞信驗。謂妹丈有子。可以滴血而決之也。首府然之。定三日後。至如臯再訊。卜赦大驚。與臯生謀。先以賄買件作。及期就屍場設案。觀者萬頭攢集。幾空其城。及驗。件作捧燕兒至屍前。以利刃刺兒臂。血涿涿下。嬾娘親見。愛兒受刺。心大痛。然冀其爲父雪冤。亦姑忍痛視之。有頃。件作報血全入。請驗。聞者皆大驚。如臯令與臯生。則眉舒氣展。相視而笑。某府離座親視之。見血自兒臂下。果滴滴入死者臂骨。不覺大駭。歸座沉思。莫得其故。

(六)

諸君亦知第一節所謂之騷人墨客者。果何人乎。嬾娘之夫燕兒之父聞玠君也。玠君北遊燕京。流連名勝。得遇峨嵋戒行僧。號道一者。深通禪理。且嫻文事。玠君相見。恨晚。時道一將卓錫歸山。玠君遂起朝山之念。約友張王二君。結伴首程。張號松顛。王號竹痴。皆風流瀟灑。落落不羈。與玠君交稱。莫逆。三人共送道一行。沿途吟詩談禪。騁懷游目。家室之念。擲諸腦後矣。旣抵峨嵋。留二載。始別禪師。循江而下。復沿途逗遛。及秋。始抵金陵。舟甫泊。忽見岸上一老者。與諸榜人。叟叟議價。玠君訝

曰何酷似我老僕聞方耶諦審益真試呼之老者聞聲回顧大喜急揮諸人曰毋須渡江矣我已
 在是急趨而前玠君曰子竟我何爲方叩首淚下曰主母之命在旦夕間矣玠君大驚方乃細陳顛
 末且責主人不應久絕音問致生奇變玠君大慟頓足痛詈屬生萬惡方又曰秋訊期卽在一二日
 間苟謝定主母無生望矣玠君但泣不知所爲張王聞之亦爲髮指張曰江督劉坤一與僕有葭
 親兄速進狀而余往乞之卽日飛騎止刑猶未晚也玠君唯唯稱謝然方寸已亂滿腹文章皆匿居
 不出王乃代爲起草張則偕玠君登岸玠君投狀而張入請見劉帥素剛正聞之勃然立發飛騎行
 文止刑玠君亦乘夜奔金閩

如臯驗屍場上之首府知鸞娘冤然滴血竟入屍身又無第二人出而認領無以折倒奸惡時正躊
 躇無計案側一老吏附耳曰此蘇木水耳首府悟卽命老吏覆驗并命備蘇木水一孟老吏先以兒
 血滴死者左臂格格不相入繼以蘇木水調之血乃立滲於是奸計悉破觀者歡聲雷動府遂解案
 歸省翌日朱臯復親訊屬生與如臯合猶堅不肯認轉誣首府貪聞吳氏巨金故力反此案強辯不
 已三審不決臯焦怒無法至第四訊不待朝曦卽傳審至日出猶不能決忽帥文至命藩臯同鞠藩
 命加刑令與屬生忍受不招比晚忽報聞玠君鳴冤轅前兩憲大喜急傳之入果本人也令與屬生

遂無可狡賴不待三木復施一盡吐其實蓋死者爲新元和觸生所謀斃者也先是觸生於上中二策失敗後亟謀舉其下策又苦無以爲計一日方躑躅街頭木然神往誤踐他人足背聞呼痛聲驚而俯視則一白皙之少年丐者方自撫摩其右足丐本宦家子因探親而來不遇迷於城北庵尼蕩其貲不能旋里不得已乃效鄭元和故事市人因呼之爲新元和觸生識之久初不肯一援以手今乃誤踐其足慮敲詐思先發制人飾怒以恫之忽見丐左足短二指遂猛有所得四顧無人急佯笑曰子耶丐怒視欲有言觸生又急曰子奈何落魄至此余欲援子久矣恐子茹苦不深悔心不堅稍安將故態復萌也今觀子似已飽領窮途况味會當有以濟汝子其願從余歸乎觸生之言出於丐意料之外凡遭人白眼山窮水盡之人苟有以和善之色憐憫之言相慰藉者必且銘感之不已况欲生死而肉骨之哉丐於是納拜稱謝隨觸生歸初不知觸生將置之死地而借以遂其奸謀也讞既定觸生論大辟令則禁錮十年作半之申報大帥帥不以爲然入奏請旨旨下觸生與令抄斬作論綾蓋帝意藉此以飭吏治而肅民化也玠君見孀娘瘦骨支離人如枯木持之而哭曰嗟乎吾愛吾害卿矣我以耽於山水之故致令卿備受種種慘痛而卿猶爲我守清白不肯含冤以自污卿之痛苦我實痛苦之我其何以對卿乎孀娘慘然笑曰我今滋適郎何悲爲我得雪冤我願已

足○今○且○得○與○郎○久○別○重○逢○已○出○於○夢○想○之○外○爲○樂○何○如○大○丈○夫○志○在○四○方○郎○之○遠○遊○且○託○伯○氏○爲○護
 親○莫○親○於○手○足○郎○之○無○內○顧○憂○情○之○常○也○所○恨○者○彼○人○面○獸○心○有○負○郎○君○囑○託○耳○玠○君○聞○憐○娘○言○益
 感○激○至○於○無○地○自○是○鑒○於○前○失○不○復○作○遠○游○每○當○日○落○磁○磁○暮○霞○四○起○時○聞○氏○臨○水○之○紅○樓○中○卽○見
 一○雙○玉○影○相○對○弄○雛○兒○備○極○閨○房○之○樂○時○或○並○肩○倚○欄○俯○視○清○流○偶○見○天○半○飛○帆○長○隄○疾○騎○亦○不○復
 觸○景○傷○情○卜○郎○君○之○歸○否○惟○陌○頭○荒○草○叢○中○一○對○好○貪○萬○惡○之○可○憐○盡○化○作○點○點○青○燐○時○向○悲○風○冷
 月○中○偶○一○鳴○咽○耳○

小 說 世 風 流 騙 案

(莞 厂)

夕○陽○銜○山○欲○下○未○下○福○州○路○一○帶○車○馬○如○織○游○人○若○鶩○乃○有○一○少○年○衣○裳○楚○楚○踱○步○閒○行○其○後○則○有
 三○人○尾○之○亦○步○亦○趨○瞬○息○不○離○俄○而○時○鐘○噓○噓○報○六○下○馬○路○中○電○燈○燦○爛○如○晝○游○人○漸○少○少○年○緩○步
 返○旅○館○三○人○亦○尾○之○入○鐘○鳴○一○下○少○年○就○寢○於○時○市○聲○已○寂○輾○轉○反○側○睡○不○成○眠○久○之○久○之○忽○見○室
 內○漏○入○一○縷○燈○光○披○衣○下○牀○視○之○則○壁○上○有○一○圓○洞○此○燈○光○乃○自○隔○室○射○入○者○也○俯○而○窺○之○不○覺○竊
 喜○蓋○室○中○並○無○男○子○僅○有○一○美○人○支○頤○獨○坐○姿○容○嬌○美○體○態○輕○娜○裙○下○雙○鉤○橫○於○膝○上○銳○如○菱○角○少
 年○固○以○獵○艷○爲○事○者○見○之○心○乃○大○動○佯○嗽○一○聲○以○試○之○問○何○人○少○年○以○廝○客○對○乘○問○其○姓○氏○居○址

婦太息言曰妾不幸文君新寡爲惡姑逼迫以三百金轉嫁他人議已定矣聞其人醜不可狀故爾太息婦言時粉香一縷自圓洞中撲入鼻觀薰人欲醉少年心乃大痒因曰然則可毀約乎曰奚爲不可苟有人以三百金與妾者即可永侍枕蓆少年喜甚卽趨至牀頭檢三百金由圓洞遞與婦人遞甫畢聽聞婦人大聲叫曰有人來矣有人來矣少年亟登床就寢不敢復作聲詰朝紅日初上少年憶及昨夜之事亟披衣而出至隔房探詢之則杳無人在以詢館主館主告以昨夜此間所住只有男客三人並無婦人少年猶不信館主卽以簿據示之少年大呼被騙面無人色館主怪詢其故少年期期艾艾具告以昨夜之事衆咸絕倒蓋隔室之美人卽尾隨之三人中所喬裝者也

著者曰鄙人作此蓋以勸告同胞也滬江爲全國商務之冠五方雜處遠地商人初涉滬地往往被女色所動失財喪身者實繁有徒閱者諸君幸勿視爲尋常小說也 著者附誌

著書者曰余病國人也。余握管草此書之日，距病國之亡已三十年。病國未亡前之景象，爲時悠久，遺忘殆盡，述之不能詳，卽偶憶之余，亦不願述，恐暴前人之醜，以提起後人之悲。且余之舉動，在有人監視，此書祇能偷隙爲之。故所述亡國後之事實，亦復甚簡，決不能如尋常著書者於明窗淨几間，左顧孺人，右弄稚子，嚙毫伸紙，言我所欲言，有時纔書半字，而監者之履聲已裹裹至。余速以書而未竟者，藏於密處，靜俟時機之再至。是故此書不滿萬言，而爲時殆逾千日。著書之時，更有一念盤旋於余之胸次，而足以遏我思潮，使余不能速成此書者，蓋余恐余之國人，已不復識字，此書雖成，終歸無用，不甯惟是識字者，或尙有之，願成此書，實不易而傳佈爲尤難。余因之作輟者，亦屢最後。余思著此書爲一事，傳佈此書又爲一事，此書不成，雖有法傳佈，亦無裨。若成則尙可望有傳佈之一日，余乃決成此書，而不疑。然未至全功告竣之日，余亦尙未敢以爲必成也。如天之幸，而此書竟成，余年及耄，距臨命之期，似已不遠。而此書雖成，究能傳佈與否，則非余所敢知矣。余性素懦，不敢公然與朋儕作憤激爭矧，代治余國者，嚴厲若此，而謂余敢與之抵抗乎？一日，余處於家，余家只余一人，余於余國將亡之際，無方可以挽天立志，不願婚娶，以貽亡國後無窮之慘痛。

國亡後家無長物。隨地遷徙。實亦不名爲家。余之自名爲家者。與余國已亡而余尙稱之。謂國者將母同其愚。亦殊可憫。法庭使者五六人。寵賁余家。徑入寢室。空箱蔽篋。搜索殆遍。余見之驚駭。不可名狀。卒之無所得。而法庭使者仍作矜狀。向余余見之。如遇魔鬼。噤不能聲。使者斥余曰。法庭傳若去。受訊責。余期期而言曰。余犯何罪。使者曰。若有所作。庸不自知。余曰。余實無所作。使者曰。若無多言。速去。言已。扶余行。絕迅足。幾不着地。既至一代治余國者之法官。高坐於中。余國人服役於此中者。實夥。咸低首佇兩側。使者夾余內。向立法官。卽詢余曰。若舉動詭秘。殊可疑。若可實言。無隱容。當宥若。余曰。無之。法官盛怒曰。若殊狡。鞭之。佇者喧應。余雖懦。亦憤然曰。世界已廢肉刑。何得妄加之。余法官微笑曰。沿若之國俗。余聞言愧且怒。氣咽似暈。法官曰。趣鞭之。佇立者揚鞭而前。猛着余背。痛徹骨髓。鞭屢不止。而余神經麻木。轉不覺楚。繼乃真暈。法官曰。止醒之。執鞭者乃止。鞭以水醒余。法官曰。若當速供。否則再鞭。余肺力弱。時已氣喘不成語。祇搖首以示意。法官復將啓口。意似令再鞭。而庭下囚纍纍如貫。續進不已。法官乃伏案署判詞。不復言。署已命書記向余宣讀曰。若犯叛逆罪。當罰令若足不履。病國地目不見。病國書口不道。病國名着押付海船。作工終其身。工值由國家收納之。宣讀已。使者卽持判挾余下。械余獄中。獄低濕穢。不可耐。日飼以犬餘。余憤不欲食。歷一日。

腹奇餒吼如雷鳴不得已乃取食之味殊甘珍羞不啻也三日後使者復至牽余出獄門外駐一四馬之車其高巨如囚室使者以舊絮塞余口驅余登車車中幾無隙地余視之則咸爲余國人口中亦咸啣舊絮互凝視而不能言而車聲轆轤震耳隨路停頓車停時使者按冊檢囚名囚聞名自下車凡七停而囚已罄車中僅余一人最後至江畔車乃止使者呼余名余聞名亦下見車臨水步間水步之前巨船屹立如山桅末幾入雲際余斯時自念余一生託足地其爲是船乎余固無家室足生依戀願病國爲余誕生之地國雖亡而地則猶是一旦舍之而他去且終身不得復來余神不禁爲之飛越悠然如入夢中足重不能舉斗聞使者此聲震余耳鼓余乃矍然出夢偕之入船歷無數梯級始登高處而入船主室使者於囊中出官書呈船主船主閱竟簽字付使者使者乃揚長去船主按鈴一船中執事者奔迅至船主儼然曰將此奴去執事者曰諾乃牽余去

執事者令余前行余初至不辨途徑至轉折處茫不知所向回首視此執事者執事者曰速行右之余乃右行既而執事者又曰左之余乃左行過梯次執事者大聲曰由此梯下余乃拾級而下復歷無數梯級乃至一室是處爲船之最下層日光不能及終日燃燈燈亦不甚明室中雜物堆積若丘埠瘴爛之氣棘人鼻觀室四畔有柵柵小如籠每柵相離約尋丈執事者曰入之余僕而始入既入

執事者力闔柵門且加以鍵默然自去余視柵中別無他具僅稻草爲茵余四肢疲乏已甚卽藉茵而臥覺稻茵殊柔暖也顧四肢雖乏而余腦殊清醒一時不卽入睡凡自孩提迄今所經歷之事故一一潮上胸次迴環了無已時於時夜景寂寥舷外水聲潺潺彌復入聽久之思路已闌心漸寧一雙眸亦重不能啓突聞履聲雜沓余乃愕然起坐向梯端注視繼見敝衣垢面者四五輩魚貫而至各歸柵中時彼輩尙未見余也稍俟彼輩亦已見余知爲新至者其目光同注余柵惟默不發言余乃復睡一倒地卽已沈酣久久始醒張目四顧不知何時但見彼輩亦各鼾睡知天或未曉余昨來船中迄今尙未得食饑餓中燒焦悶萬狀顧又無從索食斗見身畔木器一中置焦黑麵包兩小方余疑爲目眩諦視之始審爲確不期伸腕取置口中雖奇硬頃刻立盡無何鈴鐸大振衆聞聲卽起啓柵而出木立逾時如有所俟繼見一人自梯下其面目舉動一見卽知爲同種其所被之服較彼輩爲整手執一鞭氣象甚兀傲猝然詢曰咸起身否衆同聲應曰然執鞭者曰昨執事者告余有一新奴至亦起身否衆不答咸回視余柵余此時憤怒交迫不知所答思彼執鞭者度亦未始非奴而竟呼余爲奴同種人無心肝若此而謂亡國爲冤世界中甯有是理執鞭者時已立余柵外以鑰入鍵啓余出並釋余械稔余柵爲六號卽呼余曰六號若與彼輩同出作

工。此。間。非。若。安。享。清。福。地。也。言。已。卽。携。余。立。彼。輩。行。次。之。末。執。鞭。者。發。令。曰。走。衆。皆。啓。步。余。亦。隨。之。行。衆。懾。於。積。威。低。首。不。敢。仰。視。余。係。新。至。雖。心。亦。知。懼。然。余。目。不。受。余。心。之。指。揮。竟。向。執。鞭。者。作。平。視。見。執。鞭。者。發。令。時。之。氣。概。其。勇。武。嚴。肅。幾。似。三。軍。司。命。之。上。將。余。目。光。爲。所。懾。服。一。盼。卽。已。遇。梯。執。鞭。者。發。令。曰。登。衆。咸。登。最。後。至。圍。次。執。鞭。者。復。發。令。曰。止。衆。咸。止。執。鞭。者。曰。趨。入。掃。除。之。衆。咸。入。執。鞭。者。曰。若。輩。無。情。情。則。以。鞭。酬。若。余。苟。寬。恕。若。若。必。不。自。振。船。主。亦。必。呵。斥。余。船。主。遇。余。厚。余。不。忍。怨。船。主。第。覺。余。辜。船。主。恩。耳。言。時。語。厲。而。聲。柔。似。自。表。其。忠。概。與。誠。意。者。衆。聞。執。鞭。者。歌。功。頌。德。咸。瞑。若。無。知。但。以。手。中。帚。猛。著。護。板。之。鐵。皮。余。度。彼。輩。心。中。蓄。有。二。意。一。則。故。示。勤。奮。期。免。鞭。笞。之。痛。一。則。不。敢。以。帚。著。執。鞭。者。之。身。僅。以。帚。著。鐵。藉。舒。積。憤。惜。鐵。不。能。言。以。伸。辨。爲。人。受。撻。之。枉。然。余。輩。固。能。言。者。而。亦。不。敢。言。以。招。切。身。之。禍。故。余。私。衷。自。計。與。其。爲。有。知。之。奴。甯。若。爲。無。知。之。鐵。掃。除。圍。次。後。復。役。他。處。余。亦。不。再。叙。述。以。取。厭。於。閱。者。綜。言。之。凡。世。界。中。穢。且。賤。之。工。作。悉。屬。余。輩。之。天。職。余。初。經。此。彌。覺。悲。憤。怨。天。尤。人。之。念。紛。沓。而。至。幸。執。鞭。者。之。目。僅。能。監。視。余。身。不。能。洞。燭。余。心。苟。或。能。之。則。余。獲。禍。必。巨。而。余。於。斯。時。偷。視。執。鞭。者。之。面。殊。無。覺。察。余。心。始。安。再。回。視。衆。人。亦。無。睽。兆。可。資。索。隱。乃。復。隨。衆。致。力。於。所。役。

時適執事者巡歷過余輩工作地執鞭者見之正立示敬執事傲然若無睹且行且視余輩服役之勤情手指余而口語執鞭者曰渠卽新至之奴乎執鞭者足恭而答曰然執事者曰此奴殊健碩言已蹇行去余軀本孱弱被人稱爲健碩誠出意外然以余同儕之五人爲較則此稱殊當蓋彼輩悉廷羸面如鵠形如鳩實不足名爲人第彼輩之初來此度亦類余而後日之余豈得不類彼輩恐所得之新徽號不久亦卽被褫不但此也名爲人則應得之稱許固不止健碩二字如僅以健碩爲至高無上之贊語則惟牲畜始然耳然余輩今日所處之地位與牲畜亦復何別

余輩工作自晨迄此時已將半日腹空如洗力乃大疲手足漸怠執鞭者之鞭密下如雨余儕六人無一免者余後日聞之同儕知今日執鞭者之鞭輕逾曩日者幾倍呼叱之聲亦減其十之四頃之午膳之時間已至執鞭者驅余儕返艙下柵中司食者亦携余等之食料至余輩旣食且息精力大復而船忽箕簸余向畏水初御風波嘔吐交作願腹儉無物可爲嘔吐之資料轉瞬卽已余眩暈中揣知余所托足之船業啓旋離祖國去船出口風浪始若是之險少選執鞭者復至仍驅余輩出余不習水傾跌者屢而執鞭者見之斥爲僞託鞭乃立下余受鞭後足力猝強眩暈亦止余昔聞旅行家言航海時須備避暈之藥余今日思之覺避暈之藥最靈效者莫過於鞭衆力作移時執鞭者形

神亦漸情鈴鐸復振。知天已向晚。余輩可得暫息。衆咸作微呻。隨執鞭者躑躅而返。或憩息柵中。或箕踞柵外。惟仍不相聞問。余不知其故。亦相對默然。迨晚餐已過。衆始相微語。余時已偃臥。乃坐起聆之。衆見余坐。以手招余出柵。詢余里籍。余詳告之。衆咸嘆息。余反叩衆人。其所告余者。大率與余相類。余復詢衆來此之久。暫二號自指其鼻。繼指三號四號五號。曰余輩四人來此。均未滿三月。言次復指一號。曰渠來此已逾一年。一號聞言。淚落如綆。顛聲言曰。余不圖今日尙視息人間也。當余來時在此者。凡八繼余後而來此者。實繁有徒。余已不復憶其確數。大約在百人內外。或以病死。或以勞頓死。未死者。僅目前數人而已。言已悲不自勝。嗚噓欲絕。五號憤然曰。同爲世界之人。類何代治。余國者。竟待余輩若是之酷。三號曰。無國家以爲後援。余輩尙有何術。足以自衛耶。四號將欲有言。而巡邏者之履聲自遠而至。衆悚然懼。各歸柵中。伴睡。迨巡邏者至。畧一瞻視。卽返身去。衆亦不復聚談。頽然就臥。

如是者約一月。從未許余輩一至艙面。稍吸空氣。船至何地。余輩亦不知之。但逆料去國已遠。心殊悲梗。然余亦愚矣。卽在國中。亦不過受人蹂躪耳。國苟不亡。或尙有伸眉之日。而今已矣。夫復何言。一日聞鈴起。佇立逾刻。而執鞭者尙未至。羣致疑慮。又逾一刻。始聞足聲。蹙然迨至。前則鞭猶是而

執鞭者已非其舊代者曰彼（指舊日執鞭者而言）昨晚驟病不能與余來代彼若輩可隨余赴工
 次衆曰諾余覘代者非余病國人是日待余輩並不加酷所執之鞭竟日未一親余輩之膚一號於
 晚間密告余曰是大奇事一年以來所僅見也又歷五日代者曰彼已死矣余輩聞言亦爲淚下余
 書至此讀者將斥余爲妄彼既酷待吾輩及其死也方欣幸之不暇甯復爲之哀悼然余輩之下淚
 亦殊有故蓋余國不亡則余輩決不致受異種人之罰亦決不致爲異種人之奴既不受罰爲奴則
 此同種之執鞭者固安從施其暴行追原禍始是在於亡余國者願旣名爲國則外力雖強決不能
 使之猝卽於亡如果亡也其國內必有可亡之道凡屬國民同負斯責余旣爲病國之民對於國
 亡卽須身任其罪萬不能諉之他人之肩且彼執鞭者固余同種亦與余輩同爲異種人之奴彼執
 鞭時勢力固足以虐余輩及其舍鞭安知不受凌於異種其爲無告之亡國奴等耳故其死也余輩
 乃不期爲之下淚
 是晚執事者忽至余輩居所甫及梯卽呼曰六號余出柵應之執事者至余前向余曰船主喚若往
 余不解所謂衆亦愕然執事者曰第去無滯余心中志忑不定以爲船主貴人何爲爲勝及余心殊
 懷疑而口不敢問卽隨執事者至船主室執事者曰六號之奴已至此候命船主時在睡椅中顏赤

如○火○狀○者○中○酒○聞○言○卽○瞠○目○視○余○適○與○余○之○視○線○相○接○余○恍○如○觸○電○全○身○血○管○爲○之○頓○住○齒○振○振○有○聲○余○目○光○乃○下○矚○地○衣○不○敢○稍○舉○船○主○謂○執○事○者○曰○若○謂○此○奴○健○頑○殊○不○謬○且○性○似○馴○以○之○爲○奴○豈○當○能○勝○任○執○事○者○曰○然○復○命○余○伏○地○謝○船○主○余○日○遭○鞭○撻○習○以○爲○常○一○旦○身○膺○寵○命○出○泥○塗○而○登○衽○席○在○知○恩○者○固○感○激○涕○零○罔○知○所○報○而○余○於○此○時○冥○頑○殊○甚○不○以○爲○榮○而○反○以○爲○難○受○想○亦○奴○命○至○賤○逾○分○之○福○決○不○能○任○受○也○然○既○身○爲○人○奴○主○人○苟○有○所○命○無○論○奴○之○願○受○與○否○亦○決○不○敢○加○以○拒○絕○執○事○者○命○余○伏○地○謝○余○卽○從○之○船○主○曰○去○休○執○事○者○乃○偕○余○出○導○余○至○執○鞭○者○之○舊○居○余○見○室○小○如○斗○四○面○圍○以○木○壁○中○置○一○榻○一○几○壁○間○懸○鞭○一○几○上○置○有○一○巨○冊○執○事○者○曰○若○卽○居○此○明○日○卽○爲○若○任○事○之○首○日○言○次○面○現○德○色○似○余○今○日○之○榮○幸○悉○係○彼○一○手○造○成○者○余○知○其○意○卽○謝○其○提○挈○之○恩○執○事○者○領○首○曰○若○旣○爲○奴○監○除○職○務○外○可○遊○行○自○在○設○有○貽○誤○則○當○仍○歸○奴○柵○若○其○慎○之○余○曰○敬○謝○先○生○執○事○者○乃○蹣○跚○而○去○

翌○晨○工○作○之○時○已○屆○余○乃○執○鞭○蒞○柵○方○自○梯○下○同○類○之○五○人○見○爲○余○面○現○驚○喜○狀○旣○又○悚○然○而○懼○余○睹○斯○狀○深○以○爲○異○蓋○余○與○五○人○同○處○慘○境○互○相○憐○憫○常○人○骨○肉○間○較○此○或○多○遜○色○今○乃○奚○爲○而○懼○余○余○自○願○手○中○始○恍○然○悟○知○五○人○者○固○親○余○而○搆○成○此○懼○狀○者○則○余○所○執○之○鞭○實○階○之○厲○余○乃○述○昨○事○

以告之。且矢言以明余心。然五人尙以余爲僞。迨半年。余善待之一。如昔。竟未一用我鞭。五人始坦然。不加疑。且彼等恐工作不力。或將貽咎於余。故無論工作之艱。困。奚若五人。均竭力以赴之。所得之成績。殊較往日爲倍。執事者告之。船主。船主乃誇余爲能。余思汗同種人之血。以博異種人之歡。虎狼之智也。余何不幸。乃與相類。且余之善遇同儕。亦祇行余心之所安而已。彼輩感我。報我以力。實非余之所望。願彼輩心中。固自謂深合於理。卽質之旁觀者。亦決不能加以指摘。乃不期適長余惡總之。余身旣爲人奴。則動止萬端。畢竟無一是處。

余自離奴柵後。晚間輒一至艙面倚舷而望。頃之卽返臥室。余之若此。非欲藉長風以祛余悲思。或吸空氣以健余體格。延至賤之奴命長爲異種人。效其死力也。讀者試思。余去國以來。未逾三月。而忽忽如已十年。且舍同儕外。更不得見一同種之人。其沈悶爲何如。得能一至陸地。則雖非余之國土。而余種人之居留於其間者。余必一見其顏色。庶足稍慰余懷。余之日至艙面者。乃以此故。願余亦愚矣。余之託足此船。警諸鳥獸。已入樊籠。雖見種人。無從相近。得見猶之不見。然余於斯時。實未嘗自省其愚。反自以爲得計。讀者幸勿嗤余爲狂易也。

一日船行較遲。執事者語余曰。船將至某埠。若可增一閱歷。余聞之喜不自勝。以爲得見同種人矣。

豈知所見者大出余意外乎。既而船抵埠，泊港中，離岸約里許，但見岸上巨屋重疊，車馬如織，繁盛之狀大足使余驚詫。苟非身爲人奴，則壯行萬里，在余國人言之，余之眼福殊不淺。但岸上人之面目，余目力所不能及。何者爲余國人，殊不之辨。余立移時，悵然遠望，卒不能遂。余之願未幾，一小汽船破浪掠余舟尾而過。舟中纍纍者均係余之國人，蓬髮垢面，瘦削如丐。余目逆而送之，至不見。始止時，有船客數人倚欄閒眺，狀若一家人。年長者曰：頃過之船，其內悉係豬仔，一孩立年長者之側，仰面問曰：何謂豬仔？年長者曰：與昔年南美之黑奴實相類。一婦人似爲年長者之妻，皺眉曰：慘甚。孩曰：何國之人始爲豬仔？年長者曰：惟病國人乃爲豬仔也。孩以手指余曰：是亦病國人。余聞此，孩之言且愧且憤，心中悲楚難於意狀。年長者又曰：頃閱新聞紙載一豬仔事，某公司損失殊巨。孩急問曰：新聞紙所載何言？年長者指岸上而言曰：某公司爲此間著名之墾牧場，蓄豬仔五千人，貿易之數歲逾千萬。是月中豬仔忽得一奇病，據豬仔云是病實不足以死人，惟病時四肢癱軟，艱於步履。履輕者二日即愈，至重者亦不逾十日而傳染力則絕。迅當豬仔初得是病時，即告公司之理事者。理事者未之信，不以爲病，而以爲惰，仍令任事。鞭笞且倍於往時，病者被鞭強支於烈日中，不三日死者已十之一。昨僅二星期而死者竟達十之八。豬仔死，折飼之牲畜受餓亦死。公司資本乃十喪。

其六損失亦可謂巨矣。余初聞船客言，覺奇慘不堪。卒聽思欲走避之，復以不得究竟，心仍戀戀不肯行。聽至此，覺有國家而無機體之錢幣，較無國家而有機體之生命，其貴重實不可以道里計。是故船客之談，新聞對於生人之死亡，未嘗一措意。而對於公司之損失，則咨嗟不已也。余乃廢然返居室，自是以後，余所託足之海船，經行之地，殊夥無不有。余種人之足跡，亦無不見。余種人之慘遇，余也不文固無力以描繪其狀況，而余不自知屢欲詳述以告之。讀我書者，無如一握管而心已酸，久久不能成一字。大約以余之所目見者，述之於篇，無難汗牛充棟。此則不過千萬份中之一耳。余書至此，余知獲罪於讀我書者至深且巨。蓋讀我書者，恐非為余之種人，而為有國家保護者。盡則服務社會間，盡當然之責。晚則安居家庭內，享天倫之樂。凡無國人種愁苦之境，了未一嘗。今余乃著為是書，以余亡國奴之所歷，悉以供之讀者之前。讀者印之腦中，有時念及，輒為我書而生其憂慮。余罪實巨，余亦自知之。今且於余書之尾，述一至堪發矇之事，俾讀我書者生一愉快之心。以期略釋余愆。方余之受判法庭也，其判詞中不曰：足不履病國地乎？余一日服務時於拉坡中，見一陳舊之地圖，余檢出閱之，則圖為一千九百十餘年時所製者。其時余國尚未被滅，病國之名赫然列於圖中。余乃擲而藏之。至晚於斗室中燈下，詳視一過，取置枕下。枕之而睡，翌晨乃以斯圖納之。

履中踐之而起。余四顧無人。輒微呼曰：病國病國。余足竟履病國地矣。讀者得無笑其痴乎。

小說探

寶石項園

(塵夢)

德利意爲英倫世閥。家有寶石項園。乃傳家之寶。係十七世時法蘭西內廷玉工樸茂及擺仁卿所治。雕鏤至工。爲宮中第一美人臺白利所佩。後歸德利意家。遠祖世守弗替。十八世時曾爲人竊去。時德利意家家主名林恩者。方任教主。百計無從覓取。後其甥却懿繼爲教主。始得諸寶石肆中。已有散失。因補以他玉。仍其爲項園。居恆不常御。每值盛會。則見諸德利意伯爵夫人之粉頸。珠光寶氣。見者目炫。夫人貌固美。得茲項園。容光愈增。斌媚迄今。家中衰百事。節蓄惟茲頸飾。則視同先祖靈魂。彌復寶貴。平時寄藏於國立質庫。每值赴會。則先一日取歸。會期既過。次晨仍持付質庫。伯爵親自加鎖。質庫中人但知伯爵寄有寶物。不能詳其究竟也。

一日卡司邱宮中開夜會。夫人與焉。頸上鑽石纍纍。跳舞時光芒四射。不可逼視。貴家眷屬之赴會者。咸嘖嘖稱羨。夫人亦用此自豪。宵歸置諸小革匣中。藏於夾室。室在夫人臥室之後。榻後通小門。移榻始得啓閉。舍伯爵夫婦而外。未有人入此室者。次日晨興。夫人方就窗梳洗。伯爵入室。取項園將藏諸質庫。車已駕矣。伯爵在夾室中良久始出。蒼皇問夫人曰：汝取項園耶。夫人曰：未。曰：然則汝

未置故處耶。夫人曰：我夜來鑰而藏之。一如曩例。伯爵曰：汝來我與若共覓之。夫人蹶然起曰：汝故
纓。率勿自驚擾容我細覓之。夫人入室。伯爵亦隨之。入傾箱倒篋。竟失所在。伯爵窘甚。立告警察署。
署中夙知德利意家。有此至寶。立以偵者。至偵者曰：有人入寢室。否。伯爵曰：無之。且予睡中易覺。室
亦鑰之而睡。偵者曰：有可通夾室之處。否。伯爵曰：室中僅有一窗。窗前有大櫃蔽之。偵者曰：容我入
室檢驗。或能稍得朕兆。乃燃燭入。凡室中物。一一細檢。移櫃視窗。則塵封如故。開窗則有鐵網。目細
不能容指。且有珠絲響之似。久未啓閉者。窗外一小天井。舊時用通空氣者也。偵者曰：樓上爲何人
所居。伯爵曰：婢僕之臥室。且晨起時臥室及夾室之門鎖閉如故。均予手自啓關者。偵者傾頸凝思。
旋曰：昨夜夫人婢僕中有知夫人御此者否。夫人曰：咸知之。顧未有知我藏此夾室者。偵者曰：夫人
仔細思之。夫人願伯爵曰：末蘭亦知之否。伯爵曰：末蘭。末蘭知此耶。偵者曰：末蘭何如人。夫人
曰：末蘭爲我舊時同學。昔其父母而與人結婚。復爲其夫所棄。貧不能得食。携稚子來歸。予憫而納
之。處我家久矣。偵者曰：居何所。夫人曰：彼居餘屋。在臥室之背。屋矮。但可仰望。偵者曰：我往視之。伯
爵乃偕之行。至則末蘭方事針黹。其子甫八九歲。侍母側。展畫帖觀之。偵者入。末蘭聞狀大駭。曰：殆
矣。誰果盜此者。偵者曰：非敢致疑。恐盜從此入耳。末蘭笑啓廚次之窗。曰：諸君試視之。相距且七八

尺何由得入偵者曰然然則汝何以知窗內爲藏物之所末蘭期期不能答俄曰夫人昔曾告我亦謂藏此殊爲妥貼語畢注視伯爵夫婦夫人作首肯狀伯爵則頗滋疑慮末蘭見無以自明頗露隱憂之色稚子則仰首面母抱母手勿釋末蘭亦俯首近之遂與接吻偵者初以爲必末蘭矣及見夫人點首則又不得罅隙因呼婢僕一一詳詢而去

伯爵久待警署復音卒無跡兆頗有人竊竊議謂伯爵家運衰頹無以度日自貨項圍而僞爲失竊者於是名譽陡墮債家羣來索償遂日以拮据末蘭寄食其家雖爲同學實與婢子等但供驅遣而已至是竟不能容乃移居僻靜村落間閱四月後夫人忽得末蘭書謂忽有寓金見惠者妾思畸零人有誰念及夙蒙厚愛決爲夫人夫人景狀不如曩時尤復眷念故人銜感無旣夫人得書後不審何意馳書詢之則有人自巴黎寄四千佛郎畀之函中不署姓氏末蘭疑係夫人因作書致謝夫人以告伯爵相與歎息而已厥後每年必有四千佛郎寄末蘭末蘭藉以度日六年後末蘭病卒歎亦不寄失圍事久亦無人問及卽伯爵夫婦亦淡然若忘矣閱二十年一夕伯爵家開晚餐會賓從雖不如往時赴宴者仍多貴客有騎兵中尉富其特者與大將脫米穀偕至儀表雄偉傾動一座餐竟進加非諸客咸撫取近事用爲談助有論財政部遺失債券者有論某處發現無頭尸首者脫米穀

則以失園事問伯爵。爵合座爭相擬議。富其特不語。而頗露非笑狀。夫人問之。則曰。予別有所見。君等不事推求。信口雌黃。一何可哂。中尉言發。諸客咸注目。及之中尉曰。茲事何難索解。夫人家夾室中一窗而外。別無縫隙。耶夫人曰。無之中尉曰。倫敦夾室例有通氣之竇。豈君家獨否。夫人曰。容我視之。趨入。出曰。有之。小窗寬廣僅一尺。賊安能入。中尉笑曰。夫人謂必成人始能行竊耶。夫人曰。君何由知其爲稚子。曰。然。我知之。夫人曷導余入臥室。一視夫人允之中尉。願謂諸客曰。諸公小坐。某去。卽來。因隨夫人入。既抵臥室。夫人方啓關。導視夾室。中尉忽大呼曰。寶石項圈在是矣。夫人奔視。則二十年前故物也。中尉假面已去。夫人見而却步。蓋中尉非他人。實倫敦有名偵探康德也。夫人喜出望外。既謝康德。立携項圈赴客室。偏示來賓。咸狂喜。方謂夫人曩時失於檢點。實未遺失。中尉大笑。衆客則大詫。蓋初不料富其特中尉之爲康德也。因爭致研詰。康德曰。諸君少安。母躁。願謂夫人曰。容我吸烟。否。夫人曰。可。

康德於是出。雪茄燃之。徐曰。予自末蘭得金時。已早留意。惟兩次寓書之所。一則在巴黎之聖曲孟。一在顯洛。忽忽二十年來了無端緒。前日在巴黎珠寶肆中。見有人手假寶石購紅玉者。選擇極苛。價則不計。既擇定。令依假寶石仿琢。謂不能差累黍。予見石爲十七世紀項圈上所用式。至古雅似。

非出自近時玉工之手者因尾之行至則第宅宏麗類富商巨賈所居視其榜門則末蘭之子也予出僞名刺求見門者啓關納我曰予視汝主人爲父輩行來自倫敦速報主人主人出坐甫定余猝然曰君假德立意項園克盡孝道今且致富矣幸卽見還其人哆口瞠目不能作一語俄抱頭俯軟椅而跪意似禱告上帝良久乃起曰斐南先生予曰否此予僞名也我名康德乃倫敦偵探其人曰我屢見大名於報紙非君安審予隱予雖以君故身敗名裂予甚感佩予兒時睹阿母窘狀渴思有所盡力俾稍蘇積困適聞夫人爲母言彼有寶石項園藏諸夾室母曰夫人宜留意夫人曰無妨予平時藏於質庫用時攜至家中不過一晚耳窗外加以鐵網宵小又安得入厥後每見我母挑燈獨坐涔涔淚下時輒思得此項園俾我母得享安樂不至寄人籬下仰視樓窗高幾尋丈我長不滿三尺安能遽登忽見同學中有緣秋千之索而上者大喜效爲之可一月昇降如志乃積資市索且購一鐵鈎藏諸秘處一日我母出購物我卽門外閒眺夫人偕伯爵盛妝出登車去頸上項園燦爛奪目予忽心動入而覓竿得之於廬次長可盈丈縛鈎其端持而鈎氣窗之框久之鈎始得入索懸壁上甫欲試登而我母已歸急入開卷讀之夜來我母早寢以日間勞頓殊沈酣予則目耿耿假寐小榻十二時已過聞車聲鞦韆及門而止審伯爵夫婦歸矣更閱半時緣索上甫探首窗內忽露燈

光見伯爵置小匣於絨氈中而出予疾入室中洞黑摸索得匣仍緣索而下幸我母未醒即燈下啓匣項圖儼然在其中因啓陰溝之蓋棄匣及索懷圖而臥次晨餐竟方展玩而我母自廚下出匆遽不及納懷中乃取畫冊覆之而僞爲觀畫冊狀忽伯爵夫婦偕偵探至偵探語漸及母母愀然不樂予始大感拉我母惟恐爲偵者捕去母不解我意而與我親吻伯爵竟緣此事幾至傾家我母亦時啜泣予大悔屢欲出圖上諸夫人又恐我母獲咎迨移居後我母十指所入不能敷用時復斷炊予乃取鑽石一至質肆中肆中人問予值幾何予曰汝定之肆中曰值可二百磅予曰二百磅亦可售惟須自巴黎寄錢上我母肆中人欣然曰可予卽寫地名付之且謂之曰我家鑽石至多汝苟如期寄我則悉售諸汝肆後果由巴黎寄匯票至得佛郎四千我母不審所自謂必係伯爵夫人所寄予謂德立意家視我母子殊落寞決不以多金見賜母不信時道夫人盛德此後每年貨一鎊如例自巴黎寄錢至不幸至第六年我母病卒予至是年已十六行傭來此後自設一肆年有贏餘迄今始將六鑽石依樣配成計耗二千零十六千佛郎大約均故物也惟圖中故有紅玉六而今存其五不知何時遺落因持往肆中定琢不意爲君所覺遂開金櫃出項圖授我曰予本俟完成後郵寄夫人不意敗露煩君將去復探懷出一紙曰此爲今日定琢紅玉之收據亦煩君一取我事畢矣

遂探懷出手鎗。余起而奪之。其人曰：君毋苦我，我決不入衙署。寧以鎗自斃。予曰：君勿誤會，以君純孝，我方欽佩之，不暇安忍。遽汝入獄，矧項圍尚在，君非竊取，乃假貸耳。凡以債與，訟者得償，卽罷圍。既得矣，君又何罪？君苟自殺，則康德殺君矣。是安可？其人曰：然則我決意去國。余曰：佳，以赴那爲宜。我歐人之在支那貿易者，類多因事去國。君固善人，而非竊賊也。宜自珍重。余遂懷圍與辭。先以電咨此間警署。今日知府中宴客，因巧我友脫米穀先容來附驥尾，並得親上此寶貴之項圍於夫。人何幸如之！康德語畢，閭座鼓掌，歎康德用心之緻密而耐久，且稱頌孝賊不置。

小說世

鈎上魚兒

(花奴)

北四川路冷靜處，有高大之洋房一宅，紅磚之牆，黑漆之門，門上嵌白銅一方，鑄某公館三字，氣象煒赫。不知者以爲巨宅名第焉，而孰知其爲冤孽之坑耶。

月暗星繁，夜過半矣。馬路上之電燈閃閃射光，成一種清涼之色。寂寂街衢，行人絕跡。惟印捕若干人，荷快鎗，直立於路之歧處，厥狀似鬼。望之生怖，忽燈光兩道逼人眼簾，隨聞嗚嗚聲，鳴一摩托卡風馳電掣而至。四輪碾地，穩快如飛。既及某公館門首，司機人卽按機停止。慘淡電光下，見一美少年與一妙女郎，自車中徐下。少年指按門上電鈴，卽聞砒然一聲，雙扉遽闢。少年與女郎携手入門。

亦隨閣微聞有人呼曰少爺歸耶……少爺歸矣……其時門外摩托卡已疾轉車身嗚嗚馳去惟留一縷煤油氣凝結於馬路中不遽散旋爲風所掃霎時間卽歸烏有

少年風姿瀟灑酒貌如蓮花一雙眸子尤媚甚眼波轉動足以鉤攝癡女兒魂魄衣最時樣之衣梳最新式之髮兩指鉗紙捲煙徐徐而吸身坐安樂椅中翹一足狀至閒適女郎亦姣好如花春意上顯鬢髮天桃初放滿頭珍寶映燈光作異彩指上鑽戒數枚價益不貲舉手掠髮金條脫震震作響少年斜眸微盼心樂無藝願猶強自斂抑若恐爲女郎窺見者然眼角眉尖終不能掩其悅意斯時兩人正並肩而坐切切私語少年之所以媚女郎者靡不至女郎如羞如驚或答或否旣而時計嚙嚙嗚兩下若詔人曰宵深矣少年乃欠伸起目注女郎而笑女郎徐抬其首目光恰與少年相觸亦微笑桃花願上益呈羞態而室中之電燈忽滅

晨鷄一聲喚醒萬家春夢朝曦上矣如血陽光射到紅樓高處從窗罅中漏入一縷直注女郎額上女郎乃遽然夢醒推衾而起呼少年少年不知去向心乃大駭忽覺手臂輕甚張睜眼視之則指上鑽戒臂上金條脫已不翼飛去急披衣下床奔至粧臺前則抽屜已啓昨晚卸下之珠寶亦失所在女郎駭乃益甚知被騙嬌軀大顛欲哭則無淚欲語則不能出口因倒身安樂椅上閉目凝思良久

良久始徐徐緩步下樓擬喚。昨夕應門之婢媪問之，則亦杳無蹤影。女郎至是乃大悲痛，私念偶一失足，遂爾至是。身既受玷，珍寶又復被騙，使我將何顏見家人耶？思之思之，惟有死耳。於是蹣跚出門，直向黃浦灘而去。行未數百武，忽聞背後有人呼曰：「妹，昨夕焉往阿兄何處不尋到？」乃在此。女郎回眸視之，非他乃其胞兄也。女郎不覺止步，其兄就視之，數數詢問，女郎終默無一語。其兄不解，曰：「妹奚事若斯？盍歸乎？」女郎但搖其首，不願意。既而泣然淚下，如瀉源泉，泣矣。其兄見其雲鬢不整，滿頭珠翠無一存者，心中微悟，因喚街頭馬車，強扶之登載之歸。去途中，女郎猶喃喃自語，若喪魂魄云。

花奴曰：此數日前實事也。一朝失足爲終身玷，如女郎所遭，固可憫矣。然苟志操堅貞者，胡至於斯物腐蟲生，女郎之孽自取也。夫上海一埠實爲萬惡之藪，一舉一動處處宜慎，彼拆白黨人無異漁夫，暗中持釣竿下釣，絲貯魚餌，以待魚兒之上鉤。一般青年女子，心志未定，閱歷尙淺，每易受惑而爲鈎上魚兒。一旦悔悟轉來，已經弗及，有因此而受人譏誚者，有因此而戕賊生命者，諸如此類，不亦大可憐乎？海上孽坑中不知陷落幾許好女兒矣。如女郎者，不過個中之一份耳。特誌之以告來者。

偵探 柳梢頭

(天憤)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此季青蓮得意之作也。白帝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朝發夕宿。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之。不謂數千年後。汽艇輪車十倍於此。予友醒庵卜居金陵。而任事於錫山。目睹滬寧鐵路之告成。而予友之行蹤。一月中不下七八次。在輪車中。朔風怒號。斗室寒烈。挑燈悶坐。予友忽臨吾家。蓋遇假而漫游也。與之談。輒以所見聞告我。茲擇其有興味者錄之。

(以下均余友醒庵語)

余最不忘者。某年春二月。車窗中一瞥之景象也。是晨余自錫乘第一次車。赴寧。夜間失睡。入車即隱几而臥。比醒。不知已經若干站。揉眼起立。斜倚車窗。寓目遠眺。神志頗爽。適見綠柳成陰。紅樓高峙。樓傍車軌。約二丈許。車過樓前。樓上乃倚一淡紅衫女郎。舒玉臂攀柳條。雲鬢轉側。金釵燦然。眩人目。余睹此景。方知今日爲清明。彼女郎殆折柳而倚樓也。女郎之左。有一六七齡之童子。手持玩物。穿柳爲戲。此景自今述之。辭乃縷縷不盡。在當日不過窻前一瞥耳。然余之眼簾。固永永不能忘也。

余至寧之七八日。偶見報載丹陽某村某富翁之女。失一金條。脫報警偵緝。乃其女婢所竊。拘婢審

訊則謂投於井中百計搜索迄無朕兆案情離奇尙無着手之方法也報載如此而余則陡憶及車窗一瞥之景象次日余徑赴丹陽訪余故人龍躍君相晤之下卽訪問此富翁之姓名并以報視之龍躍與余爲總角交其性亦喜偵探奇異事聞余言爽然謂余曰此君吾識之曩年吾曾爲彼司書札彼家頗具園林最後一樓近接車軌車行過樓前適值平視蓋軌道增高而樓乃低窪也余曰此君何姓名報乃不載耶龍躍曰朱其姓元其名家擁巨資而人頗和靄妻早喪祇一女余曰此女非十六七齡耶龍躍曰君烏從知之余曰余於車窗中曾一瞥也龍躍曰然則君之此來將訪朱翁乎抑偵其案乎余曰二者兼而有之并願君爲余介紹龍躍笑應曰快哉此余最有興味之事也此地距朱翁家殆十里餘明日導君往可耳是夕余遂宿於龍躍家抵足而眠不知東方之既白也次晨余與龍躍早餐後卽偕往朱翁家心有所注奔馳二十餘里未覺勞苦旣謁見朱翁并告以余輩之目的朱翁頗感曰比來警廳辦事太覺潦草不於實際上着想徒憑女婢之誑供汲井者三次矣未見有何功效也余曰謊供誠不足信惟君能確實證明爲婢所竊乎朱翁曰烏有不證明而加人以罪哉余女生長閨中除余而外入女室中者惟此婢前一日余女尙御此條脫次晨乃不翼而飛婢曾出外購物歸時略遲面略現倉皇色余親見之余安肯誣人以竊盜罪哉余曰令愛閨中除

翁及婢外翁能確信無他人入內乎朱翁怫然曰是何言歟余女知禮義識文字君奈何作此語龍躍此時亦頗以余言突兀乃僂言曰令愛之臥室在何處朱翁曰卽傍車軌之高樓也余曰余與龍躍爲至友龍躍與君亦相識以是緣由欲代翁解決此事而不至致人冤枉

朱翁曰然則君仍謂此婢爲冤乎余曰然今且問君條脫之價值若何朱翁曰條脫亦赤金而已惟爲余壻家之聘禮不可失也龍躍曰旣爲聘禮令愛胡爲長御之朱翁曰余妻早喪家中事均余女掌之彼以此爲心愛之物晨夕不離其手余固未嘗阻彼也言未已朱翁卽款余二人以午餐

嗣余得朱翁之許可獲見其女固純然一姣好女子也眉微蹙足微蹙其心緒之不佳余問朱翁曰可否導余登樓一觀朱翁曰可余等四人乃相將入室登樓樓凡三楹中間爲書室東則臥室西爲堆置器具之所余於書室中就坐不暇徧覽書籍卽婉問之曰女士曾憶清明之日俵後窗之欄俯首折柳乎朱女曰憶之余又曰然則與女士同立者爲誰家子余語未竟朱翁突立起面呈赤色盼余且怒視其女余佯作不見靜俟其女之答覆約歷二分鐘朱女忽曰憶及矣是日有陸姓甥兒同余登樓折柳也朱翁就坐而言曰有之有之余胡健忘哉余曰君一健忘而君家婢女沉寃莫救矣朱女曰君將謂此條脫爲余家。余續言曰非是之謂也余今日卽可將此案剖白矣

是時余毅然向西室行。龍躍意有所觸，亦隨余而入。朱翁扶其女，迤邐以至。余指北窗曰：「女士曾倚此欄。」平朱女曰：「誠然。君何從知之？」余曰：「今姑不明言。余敢問女士，令甥手持何種玩物同倚此欄乎？」朱女曰：「是不能憶之。惟憶其在余臥室中行來也。」余曰：「斯時女士曉妝未竟乎？」朱女曰：「妝已竟，惟兩條脫，尙置臥室中。余尙憶余婢方整理衾帳。」余曰：「女士折柳後，方知失物乎？」朱女曰：「然。」余曰：「女士樓下有僕婢等入內乎？」朱女曰：「無之。」余鼓掌曰：「得之矣！」

龍躍聞余言，徑啓北窗，瞪目良久。余驟聞其鼓掌曰：「得之矣。」余遂趨近龍躍，四目共視，相對而笑。朱翁及其女同言曰：「君等何所見乎？」余曰：「條脫固在柳梢頭，君第未見耳。」

龍躍遂指樓外楊柳之一枝，謂朱翁曰：「彼柔枝低亞處，懸一燦燦之圓圈，果何物乎？」朱女喜曰：「條脫也。」胡爲在此耶？朱翁狂喜，肅余等下樓，立命僕人移梯上樹，取而視之，果爲所失物。

事旣剖白，朱翁頗不解。余從何見其女之登樓折柳，余卽直告以清明日車中一瞥之景象，并解釋其甥兒乃戲穿此條脫於柳條上。朱翁解頤不置。越日，余在龍躍家中見報，載朱案已破，婢已釋出矣。

小說事
爭婚趣史

(君肥)

余朱方人也。里門伏處，索然寡歡。一日甫晨，餐忽聞門上剝啄聲，拔關啓視，則余友滑稽生至也。兩蕭之人，稽稽生曰：君終日棲遲斗室，得毋煩悶否？吾將得新鮮小說資料來矣。君欲聞之乎？余曰：固所願也。滑稽生曰：君亦知吾鄉紀姓事乎？紀姓宅居龍王巷，與吾爲近鄰。紀之女嫁於王姓，吾以鄰人故，往賀其門。是日燈綵輝煌，賓客滿座。室中方喧闐，奏喜樂，親友咸嘖嘖稱羨。爭進吉語，伴娘亦盎然富春氣，手捧拜盒，朗吟催妝詩。忽有一枯瘦少年，率領多人昂然直入登堂，作贅壻。此六月廿四日事也。情事離奇，良足咀噉。余曰：請道其詳。滑稽生乃逞其懸河之口，窮形盡相，一一告余。語畢，軒渠不已。余曰：子真髡胡之流也。少選滑稽生別去。余乃錄其語，飾以文辭，名之曰：爭婚趣史。

紀維高者，吾鎮木工頭也。年約五十許，于思繞頰，體侏儒而腹膨脹，行步蹣跚。人以矮瓜稱之。初以客籍蒞吾鎮，貧甚，搭蘆蓬一間，僅免露宿。家無長物，日肩木匠擔一具，蹣跚於途中。兒童見其短而肥大，肆譁噪，或左之，或右之。久且狎而玩焉。維高大度恢恢，不以爲侮。顧其操業甚精，凡木器之損壞者，一經修理，不露殘缺痕。或命之製造桌椅，則價廉而工省。於是富紳巨室莫不知有紀木匠出必羣兒圍繞，維高利用之，以爲特別之標幟。所得漸豐，遂易肩擔爲木作坊。數年後積貲千金，更大其規模，改木作坊爲嫁妝鋪，同業以其多金也，推爲木工頭。復以巨貲販煙土，利市百倍。吾鎮龍

王巷中有大廈連雲高出於羣房之上。雕梁畫棟，氣勢巍峨。則維高之住宅也。誰高婦奇妬，雖有一妻婦禁之，終年不得共枕席。每夜必下鍵寢室。維高怵於婦威，不敢較。恆於夜闌人靜，施其偷香手段。爲跳粉牆之張生焉。婦生三女，長已適人，次未嫁而死，今之遺嫁王姓者，其第三女也。

女小名香姑，年十九，貌僅中人，幼卽善脩飾，描頭畫角，賣弄風情，袖角裙邊，輒沃以紫羅蘭香水。柔風襲衣，聞者心醉。一時縱鴿少年，呼鷹蕩子，莫不成羣逐隊，追步香塵，依依不忍言去。大類羣蜂之戀房，香姑則搔首弄姿，眼波四注，有木工錢小狗者，香姑之開國元勛也。野渡鴛鴦，雙飛雙宿，久之穢聲四播，而香姑之所歡亦愈多。維高微知之，卒以香姑爲其妻，所溺愛，惕於悍婦之獅威，而無如何。由是香姑之胆愈潑，與愈豪，勾引術且與年俱進。迨閱人旣廣，而開國元勛之錢小狗，被黜爲閒員矣。願香姑羅敷也。幼年締婚於劉氏子，劉氏雖非望族，耳其醜行，忿不可遏，卒遣冰人通訊於維高。毅然退婚，維高聞之，恚甚。然香姑之不潔，路人皆知之，倘不允而劉必與訟，是愈彰其醜也。明達哉。維高一紙退婚書，低頭忍受，竟以一床錦被遮羞矣。

城西金山河木行林立，無慮數十家。有戴翁者，擁貲鉅萬，操木業數世矣。維高開設木作，恆於戴翁之木行購貨多年，賓主情誼益親。維高艷其富，遂締兒女姻親焉。戴翁之子名和尚者，其時年尙幼。

維高以次女妻之。迨和尚漸長，行將納采。次女以暴疾亡。維高乘此時機，援兄終弟及之義，以香姑代之。擇日過合書婚約。遂定不半年而戴翁頹運至矣。是年江水暴漲，木排衝散數十架，腐蝕資本多至十餘萬。遂傾其家戴翁旋以憂鬱死。時和尚年已弱冠，尚無恆業。里中惡少輒引之作狹邪遊。翁沒後更游蕩無節，每偷取家中之衣飾質錢。從蕩婦宿久，且有烟癖。和尚乃一貧如洗。維高知之，陰有悔婚意。顧蓋而未發也。香姑則號哭終日誓死不嫁。時以投河懸頸之言作諸般恐嚇狀。維高之婦更申申相詈，謂吾富家女不能爲乞丐妻也。維高沉思久久奮然曰：彼衣食不周之窮措大，乃欲與吾稱翁壻，寧不羞死吾拚擲財產與之結訟誓不令吾女墜火坑也。乃與和尚相見於審判廳。未經判決，有友人出而調解，給和尚以數百元，毀除婚約。願合書未退，彼香姑者固猶是和尙之妻耳。誤繫赤繩姻緣，兒戲月老亦狡獪矣哉。

自香姑與和尚婚，鄉里之間罔不譏笑。頑童或編入歌唱以爲吾鎮之新聞。歌詞雖極俚俗，其形容入妙不啻繪一香姑之肖影而揭鑿於通衢。願此肖影不繪其面而繪其心。香姑知爲時論所不容，伏香閨幾及半月中，心煩悶殆如旋礮之蟻已而思得一策謂：丁此共和時代，離婚結婚爲吾人自由權，不如挂名女學校一滿其恥，請於維高夫婦力贊成之。乃遣人介紹入寶蓋山之女學堂。

由是趾高眉揚。見人胸部。輒挺口銜雪茄烟。鼻架金絲鏡。足登黃革履。入學未及兩月。已自命爲中國主人。婆同學女伴。涎其富。咸作諂言以媚之。一日香姑外出。途人有識之者。指而目之。且舉其悔婚事。隱爲諷刺。香姑大怒。欲與途人爲難。事聞於校長。調查香姑歷史。則穢德彰聞。斑斑可考。校長憤甚。謂女學堂爲第一清淨地。烏可爲若輩所污。乃勒令香姑退學。於時女伴中有與香姑知己者。勸之曰。姊旣退學。盍另覓良緣。以杜羣議。戴姓已斷離。無懼其糾纏也。香姑首肯者。再居無何。而與王姓結婚之動議起矣。

王姓家小康。設玻璃肆於魚巷口。與維高有舊。早歲因店本虧短。曾假維高二千金。迄今尙未償。王叟年老多病。夫婦二人晚年得一子。珍愛之子。名心廣。體肥碩。面團團。若富家翁。見人輒憨笑。時人比之布袋和尚。或稱爲彌勒佛。年十八。肄業某學堂。香姑退學後。擇婿之意甚迫。探梅有怨。輒流露於口角間。維高之婦。乃爲香姑之代表。下嚴令於藎砧。維高希承顏奉命。維謹於是。遍托親友。爲香姑作冰人。有以彌勒佛入選者。維高聞而狂喜。曰。快婿也。維高之婦亦竭力慫恿。曰。大好姻緣也。香姑更私心自慰。曰。救命王菩薩也。願未得王叟同意。婚約之成否。尙不可知。冰人乃居間說合。惕以借款。啖以重利。謂倘諧其事。不獨前之二千金。概行蠲免。而嫁費豐盛。瞬息間可成富翁。金珠若

干衣飾若干某處房屋若干間某處地基若干畝口講指畫天花亂墜如墮王叟於五里霧中神迷而目眩冰人往返數次婚議遂成訂婚未兩月而王叟病忽增劇家人憂甚乃援充喜（男子聘而未娶於父母及本身急病時親迎成禮謂之充喜此江南俗例也）之例遣媒通吉期於紀宅維高夫婦從其議香姑乃準備作新娘

吉期伊邇男宅以王叟病重婚禮力主簡易央媒往商於維高夫婦維高以香姑合書戴姓尙未退還恐戴知女之改嫁於王乘隙啓釁也亦不欲鋪張其事聞媒語欣然樂從婦亦無異議詎香姑竊聽已久挺身而出雖有媒在前罔知避忌負氣向維高言曰兒終身大事如此草草雖婢不若王姓不以禮相迓者願老死閨中也語罷含淚逕入維高夫婦踵其後懇切勸導卒不聽不得已商之於媒仍從香姑意綵輿儀仗均主豪奢奩具種種由香姑親自採辦偶經他人手輒不中程出閣前一日香姑猶身率女傭僕僕於市面紅頸赤香汗淋漓旁人嗤笑不覺也陪奩價值數千金光華奪目房契地契貯以銀盒抬送者百數十人炫赫極一時之盛道旁觀者如堵牆艷羨之聲不絕於耳於是紀姓嫁女事閭邑傳播有若轟雷矣

良辰既屆王宅行親迎禮儀從如雲幾佔長街之半夫役肩高燈籠二爲前導中間長紗燈四方紗

燈八彩色琉璃燈十二提燈者均俊秀童子身着錦衣粗細樂聲一時並作音節中含無量喜氣最特別者中有黃色操衣兵士十數人雜奏軍樂殊不中禮最後大官銜燈一對作扁圓式分排綠呢官轎前周行通衢要道約一時許乃至龍王巷紀宅斯時賀客絡繹綵輿既至觀者如潮維高願而樂甚髡其頂僂其腹體着黃色亮紗衫立廳堂上拈鬚微笑遙而望之如矮頭陀又如西戴喇嘛僧維高之婦亦暫遏獅吼之聲張其笑臉與女客相周旋親朋媚之者爭賀其得佳婿一室之內下至僕傭舉欣欣然有喜色香姑偃臥於床煩悶不可耐低唱時新小曲聲微細聞之者猶疑其嚶嚶啜泣床前珠冠頂巾象服環帶之屬光華奪目燦然與喜燭交輝也

燈彩鮮明華堂客滿維高方頤指氣使作富翁闊派忽聞門外爆竹聲震耳欲聾正驚疑間數十無賴子排闥入中有一人向維高行子婿謁見禮囚其首鶴其背身着藍布舊衫足上破履片片作蝴蝶飛諦視之則戴和尚也維高怒極厲聲大叱狀類發狂和尚曰翁毋怒婿家貧不能備六禮婿知罪矣第翁與先人有舊交憐孤恤貧悉惟翁是賴翁昔以令媛見許疇不知之况合書具在可以作証今日婿既入贅是婿與令媛之吉日也婿以禮見翁翁乃以無禮相待翁不爲婿地胡獨不爲令媛地語畢復謂諸無賴子曰君等盍稍坐吾翁頃得狂疾禮貌不周請寬恕俟晚間合卷後須君等

送○入○洞○房○也○維○高○色○沮○喪○一○語○不○發○癡○若○木○鷄○諸○無○賴○聲○勢○洶○湧○譏○嘲○訕○笑○語○語○皆○錐○心○刺○骨○音○浪○所○激○如○千○軍○萬○馬○聲○時○座○客○中○有○以○蘇○張○自○命○者○擬○以○金○錢○退○敵○與○維○高○耳○語○得○同○意○乃○與○和○尙○約○先○散○衆○軍○後○開○談○判○有○自○承○爲○和○尙○之○兄○者○突○於○人○叢○中○嶄○然○露○頭○角○略○詢○座○客○某○數○語○舉○手○一○麾○諸○無○賴○悉○退○於○門○外○座○客○某○用○輸○幣○求○和○法○由○二○百○金○增○至○一○千○金○敵○軍○尙○要○求○無○已○議○不○成○維○高○大○窘○乃○請○健○將○尹○老○大○人○至○

尹○老○大○人○糖○商○也○性○貪○而○鄙○語○言○無○倫○次○不○知○者○疑○有○神○經○病○前○十○數○年○其○子○以○東○洋○陸○軍○學○校○生○畢○業○回○國○得○督○轅○差○遣○官○尹○某○遂○趾○高○氣○揚○虎○虎○然○不○可○一○世○自○稱○爲○尹○老○大○人○識○者○咸○嗤○之○以○鼻○顧○里○中○輕○薄○少○年○亦○間○稱○尹○老○大○人○以○玩○之○未○幾○以○虧○款○被○控○縣○令○提○訊○交○捕○廳○看○管○尹○某○氣○餒○遂○稍○衰○老○大○人○變○爲○小○鬼○矣○越○兩○年○子○爲○營○官○氣○餒○由○衰○而○轉○盛○尹○老○大○人○之○官○銜○亦○隨○之○恢○復○光○復○後○其○子○得○陸○軍○少○將○銜○或○戲○謂○之○曰○尹○老○大○人○之○稱○不○適○用○於○民○國○令○郎○爲○少○將○翁○宜○稱○老○將○軍○矣○尹○某○憨○笑○不○答○仍○以○老○大○人○自○居○今○且○龐○然○爲○吾○鎮○巨○紳○尹○老○大○人○四○字○已○成○一○連○屬○之○名○詞○故○余○亦○不○敢○不○呼○以○尹○老○大○人○矣○維○高○震○於○尹○老○大○人○之○勢○深○相○結○納○以○時○豐○其○饋○獻○故○深○得○尹○老○大○人○歡○尹○亦○樂○爲○効○用○戴○和○尙○一○軍○既○不○能○退○勢○危○情○迫○乃○電○請○尹○老○大○人○解○圍○尹○老○大○人○得○電○乘○藍○呢○

輿至維高作足恭狀迎之入室語以顛末少選尹老大人即嚴重其色操自造之官腔語戴和尚曰我尹老大人也維高與我爲舊友汝何人敢糾衆滋鬧鼎鑊尙有耳汝獨不聞我名乎汝苟見機者宜速去否則不汝貸小而警區拘留大而縣署監禁甚或坐以亂黨罪械送旅長處槍斃汝其殆矣和尚曰吾非罪犯吾不懼吾乃維高之壻也有合書爲鐵證尹老大人語塞和尚之兄復囑言曰先生非地方官長此民事何用干涉尹老大人乃老羞成怒雙足跳躍至欲揮以老拳諸無賴聞聲蜂擁而入碎其與玻璃片立成粉屑座客某婉言勸解勢少殺尹老大人縮首遁去維高無奈遂與和尚互扭至警區

吾縣警區分設者十二城區六鄉區六龍王巷屬三區管轄三區警員某到任未久囊空如洗狀類攫食之饑鷹維高與戴和尚既至警區週番警士察其狀知維高爲富翁笑臉承迎延之坐而置和尚於週番室外旋即以狀白警員且低聲謂曰紀維高肥羊也左袒之可得百金酬警員曰戴和尚何如週番警士頻蹙曰戴和尚一精窮漢譬如乾臘榨之不可得膏警員會意乃無語週番警士退出移時公案前警士二人分立左右警員着一舊紗衫據公案坐衫作皺摺紋坐定集兩造於公案前怡顏向維高詰數語旋謂和尚曰紀維高女嫁於王姓非嫁於戴姓汝何得冒充其婿和尚曰彼

乃一女而兩嫁警員拍案訶之曰汝不得與王姓比王姓有婚書汝無婚書和尚曰吾之婚書在先警員又曰王姓有媒証汝無媒証和尚曰吾之媒証在先警員搖首曰但作空言不能信汝和尚曰有合書在維高面警員而言曰前已給以數百元毀除婚約矣和尚曰合書何不取回維高默然警員沈思半晌知此一塊肥羊膏不可得食食之且作惡於是忍痛割愛備文詳送於縣署縣令得狀開庭研鞫以兩造涉訟審判應存有舊案和尚曾得維高金雖有香姑合書已非完全婚約判令維麗增給三百元為收回合書價案乃定

賀者在堂弔者在門王叟方疾以待新婦入門私念命已垂危得作一日阿家翁死亦瞑目無如老人福薄遲之久遲之又久青鸞信杳黃犬音乖和尚一番惡作劇乃為王叟之催命符延至次日王叟已溘然長逝心廣未入洞房轉居聖室麻衣如雪泣涕漣漣傷哉彌勒佛不為慈悲相而為苦惱形矣迨訟事已解維高廣續前議充喜不成乃欲充喪擬於王叟喪中遣嫁香姑了其心事詎心廣負丈夫氣聞香姑種種醜歷史懊惱萬狀謂寧作鯨魚不作雌龜奩賞雖巨徒污人耳遂為劉氏子第二決計退婚香姑陪奩悉原璧歸趙王宅婚費千餘金由維高賠償嗟夫維高前生有何冤孽乃生此女為家門奇醜雖決西江水不能湔此刻骨羞也方和尚率衆喧鬧時香姑皇皇思鑿坏以

遁。詎。和。尚。之。母。若。妹。相。繼。馳。至。監。守。不。離。寸。步。且。面。揭。其。生。平。罪。狀。恣。意。醜。詆。迨。事。屬。於。官。園。乃。解。然。已。誤。花。燭。良。宵。矣。香。姑。三。訂。其。夫。胥。成。泡。影。諺。云。獨。孤。星。照。命。余。書。已。畢。余。爲。香。姑。悲。

小 說

芸姑血史

(詩隴)

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從。來。最。易。醒。此。非。參。透。情。場。之。語。乎。奈。一。般。痴。男。怨。女。每。誤。投。情。網。造。成。情。海。波。瀾。演。出。情。天。血。史。始。而。戀。情。繼。而。用。情。終。而。殉。情。曾。幾。何。時。墓。門。衰。草。荒。塚。斜。陽。徒。供。後。人。之。憑。吊。良。足。悲。已。

清。溪。環。繞。綠。柳。成。陰。臨。水。人。家。掩。映。如。畫。一。片。書。聲。時。從。沉。沉。綠。蔭。中。風。送。而。出。此。景。此。情。別。饒。逸。趣。蓋。某。塾。師。正。坐。擁。臯。比。時。也。塾。師。吳。姓。籍。隸。豫。省。之。許。州。膝。前。止。一。女。小。字。芸。姑。年。方。九。歲。從。父。讀。授。以。四。子。書。列。女。傳。輒。琅。琅。上。口。父。若。母。愛。之。甚。欲。得。一。乘。龍。快。婿。以。慰。暮。年。無。如。選。擇。既。苛。迄。無。當。意。

有。潘。生。者。吳。之。表。侄。也。幼。失。怙。恃。飄。泊。無。家。爰。踵。門。受。業。焉。年。少。翩翩。天。資。聰。穎。潘。生。長。芸。姑。一。歲。不。煩。青。鳥。傳。書。早。已。赤。繩。繫。足。鷓。鴒。鱗。鱗。形。影。相。隨。兩。小。無。猜。一。堂。誦。讀。每。於。燈。前。月。下。析。疑。問。難。時。或。青。梅。竹。馬。嬉。戲。於。活。潑。之。天。不。啻。林。妹。妹。而。寶。哥。哥。也。芸。姑。之。母。常。笑。曰。小。兒。女。愛。好。乃。爾。大。

似鄉里夫妻不離一步。兩小間之面各頹然。自是以後。遂省識夫妻二字矣。

春花秋月。駒隙催人。斯時潘生年十六。芸姑年十五矣。芸姑父母。遂決議入贅潘生。藉了向平之願。於是一對玉人。含羞解語。互避嫌疑。非若昔日之共逐春風。作撲蝶戲矣。詎料大好姻緣。竟成泡影。夫妻之名義。從此定而。二人之厄運。亦從此始耶。

一日。生忽枯坐。蕭齋。顯呈不豫之色。一若重有憂者。吳某垂詢。不獲要領。彼多情之芸姑。目擊此狀。更寢食不甯。欲打破悶葫蘆。一探其底蘊。因乘間竊問。生不獲已。舉以實告。謂與他生。樗蒲不幸。敗北。問負若干。以十金對芸姑。始唯唯而退。

已而夕陽西下。暮色蒼茫。芸姑遂摒擋衣服。私授於生。囑速往質錢。以償前負。芸姑猶虞不足。中又附銀若干。生固未之知也。翌晨。生挾往質肆。肆中見有銀在跡。近竊取。且疇昔之夜。隣里適有某戶失竊。其贖物與生所挾者相似。再三詰問。生瞠目不能對。於是一介書生。遂捉將官裏去矣。

刑訊之弊。自昔已然。况潘生以孱弱之軀。無端慘遭刑毒。其何以堪。不得不忍辱含冤。承認盜竊。此時之潘生。遂鐵索銀鑕。飽嘗囹圄風味矣。芸姑陡聞此變。玉容慘淡。正擬竭力營救。代洗奇冤。豈知驚魂未定。噩耗又來。則潘生仰藥死矣。

生自入獄後。懷冤莫白。憔悴堪憐。念己身無辜。受辱雖決。西江之水不足。以洗滌淨。盡反不若了却。殘生脫離濁世之爲愈。遂乘獄卒不備。吞阿芙蓉。以自盡。莫須有三字。旣斷送書生性命。幾於人死。證亡冤沉海底矣。第彼纖纖弱女。其悲痛爲何如乎。中宵飲泣之死。靡他念。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吾而死。誰生厲階。百身莫贖。悔種相思之草。竟誤今生。縱爲連理之枝。已成隔世。潘郎潘郎。恐相見在卽矣。繼思沉冤未白。何以對亡夫於地下。不得已泣訴於父。父驚愕萬狀。遂率芸姑投案。具訴芸姑對簿公庭。備陳顛末。并當時私贈銀數。不差累黍。問官幡然。憬悟自悔。失察芸姑。見案情已白。卽探懷出利刃。自刺其喉。血染庭階。魂歸天國。嗚呼慘已。

官覩此慘狀。惶恐甚。遂央本地劣紳。出爲調停。許以殮恤。從豐以求息事。生與芸姑舉殯之日。並親爲執紼云。

聲聲杜宇。聞者傷心。蕭蕭白楊。見者酸鼻。一坏青塚。矗立於荒烟蔓草之鄉。卽薄命花長眠地也。凡過其地者。每嘖嘖稱某烈女。不置。而騷人墨客。又多作詩以哀之。曾記某君一聯云。「拚將碧血酬夫壻。贏得千秋烈女名。」然則芸姑雖死。而芸姑之名。可不朽矣。

詩壇曰。此篇所記。得諸友人傳述。係滿清光緒間事。苦命鴛鴦。同罹情劫。與戲劇中所謂九件衣者。

相類亦情場慘史也。
芸姑血史



積雨初收長天如沐綺霞散布其際鬚髯一溪清水澆以五色之紗嬌豔欲滴恐著名畫師亦不能形容其萬一西北隅紅樓一角兀峙於蒼茫夕照中燦爛作黃金色益形富麗中有女郎年可十八九面豐而腴不施脂粉眉宇間卻露英爽之氣一望便知爲婀娜而兼剛健者衣雅淡之服修短合度頸御珊瑚串般若燕支更覺嫵媚凭闌小立支頤若有所思且含餘悲蓋淚痕猶承睫也左右盈花吐豔受風微顫壁上時鐘自鳴如相問答破蘭閨之岑寂斗聞銀鈎鏗然作聲簾波動處一垂髫婢翩然而入手一函呈女郎曰送書人投函後去如電逝婢子欲令其少待守取回音已無及矣女郎接書先視封面上書(寶呈鄭小姐玉展內詳)審其筆跡固習見者不覺神色驚惶心房大震而兩手亦發顫不已幾墮書於地急展讀其書書曰

繡珠吾姊左右同學多年辱承

摯愛無端永別寸心如焚問相見於何時恐此生之無望

姊而愛我當亦愴然妹自恨昏庸誤交損友不料溫和其面狠毒其心既纂奪我貲財復毀傷我名節妹何不幸遭此飛灾因而父母生疑家庭見屏不得已倉皇出走悵無所之覺天地雖寬無我

容身之所傍徨。終夜計惟有了卻殘生。用脫精神上之痛苦而已。嗟夫無情淞水。葬我子身命薄。如斯傷心千古。妹一死固不足惜。其如親老弟幼。何夙諗吾。

姊多情任俠。務祈時贍吾家。泉下有知。感且不朽。此書到日。恐妹已化異物。魂兮歸來當詣。

妝閣與吾。

姊夢裏重逢。汎瀾相對也。將死哀鳴。不盡縷縷諸維珍。毋以妹爲念。妹鵲聲絕命書。

讀竟驚悉鵲聲已決計投浦。自戕萬無生理。不禁悲從中來。掩袂飲泣。嗚咽幾不能成聲。但見玉肩雙聳而已。閱者試思鵲聲何人。而令繡珠顛倒。若是耶。茲先述鵲聲之歷史。鵲聲孫姓。姑蘇吳縣人。其父性拘謹。販綢緞爲業。經商數十年。重然諾。人咸信之。以是生涯不惡。獲利頗厚。家亦漸裕。稱小康焉。妻氏趙。生子女三。而鵲聲其長也。鵲聲幼即聰穎。入塾讀書。一日數行。弟妹咸弗能及。面團圓。頗有福澤。性瀟灑。恆喜作男子裝。易釵而弁。儼然一翩翩少年。凡女紅等課。鄙不屑爲。父母鍾愛殊甚。亦弗之禁。年十四。適武漢。起義各省響應。風鶴驚傳。一日數變。舉家爲避兵計。乃遷徙滬上。旋入新開路某女校肄業。三載成績良佳。每試輒冠。其曹教師多扇獎之。諸同學亦甚傾倒。其中最莫逆者一爲方瑞芬。其一卽鄭繡珠也。瑞芬長鵲聲兩歲。隸上海籍。容貌楚楚。喜弄姿。略饒風韻。胸具城。

府深妙不可測。小有才兼工詞令。課餘談諧雜作。同學輒環聽之。引以爲樂。戲呼之曰東方朔。第二可謂的當。自幼椿萱早逝。賴族叔撫養成人。字同里。某美術家。嫁有日矣。惟家赤貧。力不能具妝奩。器皿且無。有違論衣飾。瑞芬憂之。柳眉微蹙。詭計頓生。乃肆其簧鼓之舌。游說諸同學。爲釀金計。同學半多青年。血氣正盛。聞瑞芬婉轉乞憐。莫不惻然動心。爭相投贈。而鵲聲天性豪俠。一經瑞芬巧言告貸。如飲醇醪。焉得弗醉。餽遺尤厚。但鵲聲爲一女兒家。倉卒無從得多金。乃瞞其二老私將首飾贈之。不足復捲取。老父綢緞。逐日運交。瑞芬典賣爲之。置妝在鵲聲仗義疏財。以酬膩友。其用心亦良苦矣。未幾瑞芬受分金之惠。成合卺之歡。燕爾新婚。樂乃無極。所苦者鵲聲從井救人。禍生不測耳。當方家喜事時。終日奔波。狀至栗碌。其父女以爲爲人作嫁。亦屬常情。初不圖鵲聲慨然毀家成人美事也。復見其神色有異。頓改常度。每逢星期亦不出門。探望諸姊妹。終日蟄居家中。溫習舊課。又坐立不安。較諸曩昔。如出兩人。父母疑甚。檢視其奩珍貴飾品。均化烏有。復搜箱篋。綢緞亦空益大駭。私忖我女非奢侈者。何至揮霍乃爾。矧讀書有年。當知大義在理。不應有外遇。乃金珠玉帛不翼而飛。甯非可詫。嚴詰之。鵲聲自問。急人所急。見義勇爲。此心足以通鬼神。盟金石。又何不可對堂上具以實陳。并請母同往。瑞芬家面質。藉示不欺。母從之。脫此時瑞芬直言不諱。則百事都了。卽

其美滿之家。庭亦不至分崩。雖析而孰。孰知瑞芬以怨報德。甘心賣友。前事概不承認。始則學狡賊之翻供。終則作惡犬之反噬。謂其母曰。我雖清貧。尙不至依人作嫁。爾女既云假我財物。盍出示親筆之借券。否則名譽損失。例須賠償。勿謂我在弱可欺也。言次聲色俱厲。并指天日。以自誓。鵲聲至是百口莫辨。低其螭蟻之頸。默不則聲。含淚隨母歸父。知其事益大怒。戟指鵲聲而責之曰。兒輩中惟汝最慧。故我亦愛汝最摯。不圖汝偏不自愛。竟作此不明不白事。汝卽不爲金錢計。獨不爲名譽計。耶。矧我家雖累代經商。而身家清白。人所共知。今爲汝辱沒盡矣。汝盍與我速……語至此。喉間格格作聲。聲顫不復能續。而涕泗縱橫。已滿襟袖。老妻意良不忍勸解。再三使之歸寢。鵲聲此時如中魔術。不言亦不哭。沈吟者久之。若有所悟。疾馳入室。約廿分鐘。便挾皮篋一倉皇出門。去行不數武。忽又回顧。非戀故居。實戀垂暮之老親及幼稚之弟妹耳。繼而以跌頓地。黯然長喟。遂回身而逝。時則孤月匿影。明星滿天。風露中人。新涼砭骨。從此伶弱女。飄泊天涯。一剎那間。已不知所往矣。鵲聲出走之翌日。繡球卽得其貽書。中心悲苦更深一層。由是日有思。思鵲聲夜有夢。夢鵲聲一日十二時。無時不蘊其幽鬱。未幾而繡球奄奄成病矣。病初起時。體炎如火。頭重於山。日間不飲亦不食。嬌喘如絲。呻吟不絕。入夜便昏。然而睡。睡語喃喃。忽斷忽續。若學童背誦未熟之書。及辨其

詞不。甚。了。了。惟。聞。連。呼。鵲。聲。二。字。則。音。吐。較。爲。清。晰。耳。其。父。母。憂。甚。急。爲。之。延。醫。診。治。醫。言。病。犯。七。情。非。藥。石。所。能。療。苟。能。遂。其。所。欲。則。勿。藥。之。喜。指。日。可。占。也。言。罷。勉。立。一。方。無。非。鎮。心。安。神。之。劑。便。忽。忽。挾。其。藥。囊。而。去。醫。士。所。言。似。已。失。望。舉。家。爲。之。惶。恐。不。得。已。求。神。問。卜。終。日。忙。亂。大。類。熬。石。上。之。羣。蟻。紛。紛。自。擾。有。楊。姬。者。爲。繡。珠。之。乳。母。而。團。而。下。頰。之。肉。纍。纍。然。柔。若。無。骨。倘。令。駐。無。錫。惠。泉。山。下。設。泥。塑。大。阿。福。攤。乃。一。天。然。大。模。型。額。上。綉。紋。幾。縷。卜。其。年。事。當。在。四。十。以。外。姬。閱。世。既。深。而。遇。人。未。語。先。笑。和。靄。可。親。人。以。其。體。肥。而。又。行。三。皆。呼。之。曰。肥。三。且。調。笑。之。姬。不。以。爲。忤。也。自。繡。珠。病。後。侍。奉。維。謹。衣。不。解。帶。已。數。晝。夜。矣。中。心。惴。惴。怒。焉。如。擣。自。忖。繡。珠。病。原。實。因。鵲。聲。而。起。然。則。欲。求。繡。珠。病。愈。非。訪。得。鵲。聲。不。可。一。日。繡。珠。病。榻。無。聊。肥。三。爲。講。合。浦。珠。還。故。事。博。其。歡。心。繡。珠。神。志。爲。之。一。清。索。閱。報。紙。藉。資。消。遣。肥。三。以。新。聞。進。繡。珠。甫。閱。數。行。適。見。新。聞。闌。內。載。有。某。處。發。見。無。名。女。尸。一。口。猛。思。此。無。名。女。尸。必。爲。鵲。聲。無。疑。卽。擲。報。於。地。曰。鵲。妹。死。矣。伏。枕。飲。泣。悲。不。可。仰。肥。三。俯。身。拾。報。置。几。上。急。詢。繡。珠。曰。繡。珠。何。所。見。而。悲。咽。乃。爾。繡。珠。告。以。故。肥。三。亦。訝。然。動。容。曰。信。耶。繡。珠。曰。報。紙。詎。造。謠。者。汝。不。信。閱。報。便。知。誑。汝。何。爲。肥。三。幼。時。亦。曾。讀。書。三。載。稍。識。之。無。凡。天。雨。花。再。生。緣。筆。生。花。諸。彈。詞。胸。中。爛。熟。聞。繡。珠。言。乃。自。懷。中。出。老。花。眼。鏡。復。取。花。青。棉。綢。舊。帕。拭。玻。璃。片。上。之。

且分理銅邊所繫絲線挂於兩耳始取報檢視半晌乃笑語繡珠曰繡姑性何下急自受虛驚可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也言次持報示繡珠重續其詞曰繡姑試觀下文彼女尸年六十歲因避讓汽車無及不幸碾斃刻已由家屬認領云云繡姑試思鵲姑生爲綠鬢嬌姝詎死後便化爲白頭老婦耶繡姑斜睨肥三自悔孟浪亦復破涕爲笑肥三曰自鵲姑失蹤後吾姑積思成病用情不可謂不摯但鵲姑業已出亡莫能相諒更何從感紉癡情應召而至姑亦徒自苦耳况憂能傷人如姑不自珍攝病益加劇倘鵲姑幸而重逢行將索姑於枯魚之肆轉非所以慰鵲姑也繡珠點首曰汝言良是然則奈何肥三曰日前鵲姑既有書來或不至遽萌短見爲今之計當尋訪鵲姑爲第一要著繡珠曰人海茫茫何從尋覓我與鵲姑相見之期只得俟之來世耳言際欷歔兩眼忽紅清淚幾欲奪眶而出肥三急慰之曰姑徒作兒女態於事何濟不如召一圓光者至俾演其術則鵲姑消息或有蛛絲馬跡供人搜尋亦未可料繡珠受學校教育亦已有年此迷信事例所必斥茲以故人情重姑妄聽之翌日天已垂暝圓光者始偕其副承召而來自言曾遇異人傳授神術凡逃亡人口以及遺失貴重物件一經演術自能水落石出無不奇驗肥三爲其聳動具以實告并謂逸者與吾家姑娘不啻同命之鳥存亡與共關繫匪輕倘能有朕兆雖重酬不吝也圓光者笑頷之且大言

曰他人圓光例令童子觀光少頃叩其所見卽模糊以對人咸諒童子之無知此便是江湖狡獪我則迥異恆流演術時任人觀光無庸特選童稚自文其僞也肥三益信仰之俄而圓光者趣其副先張白幕於壁復鋪設香案一案上供蔬果碟列淨水鍾蠟台東西峙絳燭高燒巨如兒臂其光熊獸爐中焚旂檀之香煙氣彌漫一室觀者如坐雲霧中是時圓光者匍匐於地厥狀若狗喃喃默禱既不類縑流之嗒經又不似羽士之念咒良久始起就燭上化阡陌(俗謂甲馬)四十九張每化一張輒粧神弄鬼一若非此不足以炫其神術者焚化既畢從香烟繚繞之中忽見白幕上鬚髯有黑影蠕蠕而動若影戲之開幕光閃閃無定觀者咸疑置身夢境黑影漸由小而大有如一輪船泊於碼頭乘客紛紛而上狀至忙碌後有一客行獨緩手挾皮囊御厚重之大衣步履蹣跚面前向不辨其爲男女觀其背景逼肖鵲聲及其登舟舟遂解維緩緩開駛至中流速漸增而舟影縮小如一葉冉冉入驚濤駭浪而沒一轉瞬間白幕上種種幻相一掃而光觀者均交口稱奇及討論幕中輪舶何名開赴何埠彼圓光者瞠目不能答但支梧其詞曰天機不可洩漏無已明晚再演必能得其究竟也遂強索酬資而去去時肥三猶堅約其明日復演而圓光者一去杳如黃鶴繡珠明知其誣遂亦一笑而罷家人圍坐正談論圓光之事忽接郵足遞來一函蓋鵲聲第二通書也繡珠如獲異

寶驚喜交并驚則驚其一去無歸或生變故喜則喜其兩番通信定有佳音急展讀之書曰
 繡姊愛鑒前書諒塵青覽妹苟活人間了無生趣中心耿耿惟

姊一人今晚准十句鐘遲

姊於曩日同游之公園一聲積懌千萬勿卻爲幸統容面話卽訊與居妹鶻聲手上

一幅鸞牋僅數十字繡珠玩誦再三愛不忍釋忽而瞑目深思忽而點首憨笑忽而呼婢持鏡意欲
 整妝立赴鶻聲密約而病體大蘇精神爲之頓王其從弟倚劍在側笑止之曰姊少安母躁此約固
 不可不踐然又不可親踐繡珠曰何語也倚劍曰公園地僻人稀約期又在深夜吾姊病未痊可胡
 得躬犯霜露輕視此千金之軀弟雖不才願代一行倘遇鶻姊當趣與同歸爲吾姊治相思之症決
 不有負委任也繡珠意似未可其父母深贊倚劍年少老成此言必能勝任竟從其議倚劍青年好
 事性喜游俠生平酷嗜歐美名家偵探小說嘗以福爾摩斯自命決事多奇中百不爽一今代乃姊
 覓友將事尤不敢少懈晚膳既竟化裝爲老叟僂出門徐向公園而去公園寬約數畝風景絕佳
 四圍古樹參差綠陰如幄而繁花夾道紅白相間大足悅游人之目其中有茅亭有假山都饒畫意
 想見當日構造者胸中邱壑煞費經營也前臨大河往來帆檣如線汽笛之聲嗚嗚不絕於耳晚來

則頓形清寂。僅餘小舟三五泊於河干。而漁火星星遠望之。恍如流螢數點。掩映於隔岸荇藻間。寬
夜景之清幽。殊令人徘徊不忍去。是晚園中約九時許。先有一老叟隱身假山後。運其敏銳之目光。
東西遙矚。且囑且嗽聲。類怪鶻驟聞之。毛髮爲戴。老叟窺伺良久。寂無所見。稍有倦意。正思小憩。瞥
見有西裝少年悄然過假山側。左右張望。作尋人狀。老叟自石罅中凝視其面。惜爲彼帽簷所遮。不
甚明晰。急下假山疾躡。其後時少年亦忽忽出園。相距約十數武。一轉瞬間。彼少年已躍入道左之
馬車疾馳而去。老叟欲追隨之。爲勢無及。惟從電燈光中識其馬車號碼爲36而已。倚劍自忖此番
偵探所見。如是鶻聲。或卽是車中之少年。速報吾姊。當獎我此行爲不虛。遂雇街車而歸。將抵家門。
忽見36號馬車又停道左。車燈中燭將見。跋慘澹無光。御者據車沿閉目養神。若不勝其憊者。倚劍
異甚。亟下車趨視馬車中。閱其無人。正欲盤詰御者。一探究竟。而視線所注。又發見西裝少年蹀躞
於前。俯首沈思。如有萬千心事。擾亂其神經者。倚劍天賦機警。復見少年早料到爲鶻聲。化身全神
貫注。其影若獵犬之偵獸。深恐稍縱卽逝。甫欲隨之。進行適家中包車夫快生出街。倚劍情急。計生
牽快生裾附耳小語。便廳之行。快生奉命返身入街。狂奔而去。倚劍仍尾少年後。加意監察。詎知少
年亦甚機變。剛見倚劍與車夫耳語。已知有異。防人暗算。便欲迴身而遁。倚劍際此千鈞一髮之時。

何敢少忽。卽故作醉漢狀。突張兩手。要其去路。信口胡言。純用舌音。亦不辨其詞句。而左足向。右足向左。此身如無舵之舟。動搖不定。其時街口電燈不明。又無崗警來相干涉。少年受窘。幾欲呼援。失聲正相持間。突有解紛者。至輕拍少年之肩。顫聲相呼曰。鴉妹。鴉妹。倚劍聞聲。知是乃姊。繡珠深慶大功告成。已得最後之勝利。飄然自去。少年聞繡珠呼其名。心至酸楚。緊握繡珠手。携之疾行。同躍入36號馬車。坐甫定。御者鞭絲一揚。馬便放開四蹄。追風逐電而去。須臾至某旅社門前。車戛然停。少年挽繡珠下車。逕投旅社。召侍者。啓扇入二號官房。旋闔其扉。兩人相視。無言雪涕。不已。大凡故人久疏。重相邂逅。其實爲人生之樂事。而胸臆轉悲。不自禁。個中况味。非過來人不能喻也。俄而繡珠拭淚。端相少年上下。詰之曰。妹緣河喬妝。撲朔迷離。幾令人相見不相識耳。鴉聲長嘆曰。妹爲友所賣。父母不容。不得已棄家而走。自思零丁弱質。流浪江湖。脫遇強暴。情何以堪。乃訪鳳梧姊於坤化社。(女子新劇社名)詭言願學新劇。剪髮易服。而遁。逕投逆旅。後願茫茫。以至煩懣。屢圖自殺。而父母弟妹。以及吾姊之小影。一一湧現於腦海中。恍詔我曰。死者已矣。生者何堪。妹便寸心戀戀。又不忍舍此五濁世界。而逝憶。自投函以來。妹恐吾姊悲苦。今晚特地相約。藉表衷曲。久不見臨。無任悵惘。旋卽詣府意。欲探訪不意途遇醉漢。大肆挪揄。吾膽幾碎。繡珠笑曰。妹知醉漢爲誰。是卽吾

弟倚劍代姊赴約者也。具古以故。鵲聲恍然。兩人纏纏悻悻。絮語通宵。如話十年之別。翌晨繡珠挾鵲聲歸家。朝其父母。認爲義女。奔走告孫家。代爲剖白一切。其父亦漸悔悟。遂慈愛如初。惟鵲聲父年邁精力就衰。輟綉緞業。時繡珠之父適長某局。令司會計。未幾病死。其子繼之。月得薪金。藉供北堂。甘旨。鵲聲則常駐鄭氏。與繡珠食則同席。寢則同枕。雖云異姓。不啻同懷。愛。

復仇
小說

迷離月色

(鷓雛)

大音樂家盜利曰可憐哉。此老人殆癩發耶。語時火車方驕驕而駛。曠莽平原。背車逆行而去。其速至可眩眼。實則車行之速。尚不如盜利胸中之思路。乃瞬息千里。盜利身畔尤有一鬚髯蟬磔之老人。方垂首而坐。狀似瞑眩。身乃震顫不已。盜利端審其貌。至足駭詫。目巨而眊。以黑玻璃之鏡掩之。衣寬博。乃不稱體。冠既堅緻。乃勒額作紅痕。雖斑白之髮。亦不能蔽。衣裂在華樸之間。胸前繫銀錶。練絕沉重。既伏而震顫。錶練則時時觸膝。作聲奇詭極矣。果使不在火車中。遇之者則必以爲眩人之喬飾。而爲是狀。于時火車爲自俄羅斯南部抵聖彼得堡之車。此一箱中初無他客。但有音樂師盜利。及此奇詭之老人相向而坐。盜利年事尚少。身絕纖修。棕色之髮作旋螺狀。願其髮似不願爲此。乃時時抗命。崛起而旋螺矣。盜利無術。則以冠覆之。巨目犀齒。使其眉更少修者。絕類一好。

女二人對坐一爐一妍相去何啻天壤。顧其容則皆沉寂。音樂師無慘則取六絃之琴。就理其絃。乃時時偷目。老人不已。陡見老人伏身而顫。若嬰重患。意良不忍。則啓其行囊。出白蘭地。斟而授之。老人出其震顫之手。受而飲之。俄頃間。其顫立已。濃髻繞頰之面。立呈絳色。而老人之語出矣。老人曰。謝先生拯我。此厄須知。老人宵來行道疲也。盎利微笑。示意止之。弗言。老人笑曰。無害。老人愈矣。盎利先生日來奏技。勞乎盎利。驟聞呼其名。則大驚。愕跳而起。淺絳之頰。頓呈蒼白。期期曰。先生先生。果何處識余者。老人更張其濃髻。磔磔作怪笑。曰。先生勿驚。先生坐。僕識先生之故。固不難言。先生行篋之上。不有名刺乎。先生取琴。理絃之。頃手法純熟。望而知爲嫻習于此道者。僕又聞朝報知先生將自南歐來。俄京奏技。夫俄京人士。又孰不耳先生名者。則僕之識先生。又安足怪。語已復含笑注其怪目。視此樂師。樂師聞語。心乃逾。臆覺此老人頃間之語。字字咸挾芒角。而出良不類病人音調。則頃之僞病。良爲覘我無疑。夫彼覘我又將胡爲。則其心良不測。此音樂師盎利。正輾轉籌思。深入無際之間。此老人復面窗外。眺不向樂師。若對別一人。語者曰。車垂至矣。大樂師至。俄京亦思見斯旦。亭克撒夫。姑孃乎。此豸誠娟娟。可人。俄京閨秀。乃無一人足齊之者。噫。斯旦亭克撒夫。樂師愕然。一聞克撒夫三字。而兩頰復白。斗憶授與老人之白蘭地。瓶猶在身畔。乃取斟自飲。似力

壓此驚愕不使外露而殊不可得偶一舉目則老人深銳之怪眼乃恰與已相值眇然曰誌之總署衙四十八號巡警總監克撒夫之私宅彼家不日將開跳舞之會老人佇候于是聆君愛神醉舞之妙曲今別矣語已挈其篋一躍下車去盎利瞪視不語徐以手環抱其頸呼曰何哉

盎利既抵聖彼得堡即驅車赴客邸在車中堅坐狀如石像而微不類者石像展笑而盎利則嚼齧也此時似心中堅決已極都置生死于度外乃時時即車窗窺視即念此怪特之老人道上行人如織盎利欲審此老人果否隨之蒞此亦不可得即亦弗思車抵客邸即一躍而下立時有侍者將引而入盎利俟陳設訖揮之使出侍者大怪囁嚅曰先生傳餐未抑或他有所使令盎利捷答曰否余都無所需侍者無慘遂鞠躬而出盎利不審何故乃面此侍者有很很之色實則盎利此時弗問何人苟爲聖彼得堡巨籍中之居民盎利之對之一如侍者或此大樂師之奏技乃不見賞于是都之人緣是積恨成瘡似卽己身一履此土亦在不赦之例思時握拳而怒胸次時時起伏似苟可棄擲此身者一不之惜思極假寐睡絕濃酣以盎利數日來固未嘗得此美睡夢中似聞河水淅淅之聲或見怪特之老人注其深目作瘳笑旋又易爲一服御尊嚴之貴官伸手與之相握盎利固靳不與握貴官似愠卽曰登陳矣盍就飯盎利張目則貴官已渺與之語者卽爲頃間被斥之侍者盎利慙

期 十 七 第

悅已極。就飯時。四顧廳次。都濃髻絳頰之儉。圍坐笑語。則怒不可遏。問一注聽。乃所譚者。卽爲己名。又雜以跳舞會之事。一碩儂似醉。舉酒爲大音樂家。盎利祝壽。乃不呼密司忒。而曰密司衆譁笑之。曰。若殆爲陰電所中。殊若腦矣。乃顛倒至此。旋有一人高聲曰。彼何思。斯且亭三字橫互其間耳。手是衆復低聲。細斯且亭之美。盎利鬱怒已極。輟食弗進。顧猶時時偷目睨此坐人。侍者以爲彼流目四囑。覓其情人也。願盎利之目。乃不注婦女之間。衆旣弗顧。盎利亦無慘而起。偃篋歸其臥室。未旣侍者復入手持一粉霞色之書函。上之盎利曰。先生視此果爲賚與先生者否。盎利旣審其非誤。則揮手將語。侍者使退。願侍者已知旨。自出盎利無語。則起鑷其門發函讀之。乃不審爲何人所致。書辭至簡短。僅曰。爾倘欲見爾所願見之人。可于十時至大禮拜堂。次待我。至是有一黑色之四輪車。御者赭色而帽綠。汝卽入此車。勿復遲疑。十一時卽滿爾望矣。曾相識之一人白。盎利閱畢。心乃逾惑。反復其牋。可數次。書中語一一記憶。無誤。乃取火燃其牋。坐而沉思。覺希望與危候并來。心中乃至不甯。貼視時針。已指九時有半。盎利當此一秒鐘間之思想。乃復雜似度一年。實則盎利此時亦知萬萬不當。懦怯一挫其氣。所圖卽成。灰燼願每一鼓氣。而怪目濃髻之老人。卽突現其前。心房之震躍。至欲奪喉而出。久之始決意往晤其人。則取杖加冠。懷中暗挾一手鎗。實彈至滿。邁步而

出行時舞其行杖噫氣以示蕭閒

大禮拜堂者已爲俄京荒廢之區陰森幽邃人跡初不時至禮拜堂在俄都未遷至時固爲宏碩壯麗之冠一屆禮拜之晨萬衆麤至繁盛至于不可紀極乃滄桑不常此繁麗之禮拜堂亦隨歲月消磨而漸入老境至今殆已成爲厭世之人索索都無生氣人跡旣杳遂爲狐兔嘯集之區其繁且夥亦不下于人願乃不以晝而以夜上帝意亦安之謂狐兔固賤較之豪暴劫人者固猶差善乃不加斥逐聽之安居盡利至時以目四矚毛髮悚然特一念深仇則熱血如沸一無所憚俄頃間蹄聲得得自星月及黯澹之電燈光中出一黑色之馬車御者所服一如書中之言至禮拜堂之前而止御者垂首至臆狀似宏醉乃無一言盡利鼓勇而前以一手入懷探手鎗一手則高舉其杖振喉呼曰爲我啓此車門御者不答而車門陡然自闢盡利健步上車而一舉目則幾于失聲而呼車窗皆暴以黑綾外視初不辨人車中先有一人據茵而坐惟見濃髻雜黑白二色直刺盡利之目盡利驚極欲卻其人發聲曰且坐弗聲盡利一聞其語音心中連呼曰殆矣殆矣于是車已碌碌而前盡利驚極而禱顧卽有問髻者亦弗答盡利斗憶其鎗則復探手入懷髻者厲聲曰垂爾手無須是也盡利無語跼蹐而坐

車行不知歷幾許時欵然而止。盜利似聞御者撮唇作嘯聲。髻者立以手啓幕。窗之綫則有爛然星月之光。合河光并射車窗之上。盜利回顧乃在荒煙蔓草之間。河流澌澌如入夢境。隔河百武而遙。危牆聳峙。黝黑陰森。如作冷氣撲人。則爲圍城大牢獄。盜利雖久不至是間。顧此境則悚然。日在心目。心中爲此圍城二字所輪轉。日乃不知其幾千萬遍。此時髻者發言矣。髻者未言乃先礫礫作笑聲。曰：先生大音樂家。盜利先生車次一別復會于此。我儕良有佳緣。雖然先生可以行矣。盜利愕然曰：行何之。抑若挈我至此。胡爲盜利。雖爲此言。心中則決知老人之叵測。在勢彼殆欲殊我。乃引我至此幽曠之野。顧老人殊不爾力。引其臂下車而薜薜可數十武。遽止于一巨塚之次。徐曰：視之。若所欲見之人在是矣。盜利不語。則回面老人。力言曰：先生知我欲見之人爲誰。何我固與先生未謀一面者。乃強與人事。老人獰笑曰：若弗狡展。若不爲哥斯登夫婦來乎。盜利力躍去。老人可數武。則出其鎗。面色立凶。獰不可狀。老人仍笑以手撚其鬚。徐曰：弗爾。老人固爲助汝來者。非汝仇也。汝仇今方高踞崇樓之上。固無暇與汝事。盜利聽之。老人弗以實語。汝汝且弗信。哥斯登夫婦者。若父若母也。爲一千八百十九年波蘭之質行革命家。以二十一年夫婦同時被逮入獄。距今且十年。夫婦既備嘗艱苦。又羈絕不得晤面。重憂積慘。外訐內壘。壯偉軒昂之軀。命乃漸不能支。入獄三年。遽

先後物化乃不能與其至愛之子逋亡之人更謀一面此事固人間至酷烈之事也語已少息視盎利灰白之面已爲淚珠所漬晶瑩作巨點老人陰喜知盎利已入其彀中更續言曰夫婦既歿老人爲其舊故心至痛悼乃賄獄卒出其尸合葬于此語已則奔至一危石之次以巾拂去其蘚蝕更出懷中電筒以光燭石曰若弗信者盍更誦之盎利立奔臨碑次舉其淚眼讀碑文則爲碑人所鐫哥斯頓夫婦生歿年月及其姓氏盎利讀已立暈老人則旁立仰天微笑可五分鐘盎利已醒淚被其頰嚼齧握固距踴而起以拳叩碑慘呼曰阿父阿母兒生一日不爲阿父阿母湔此恨者有如星月誓已立起凝視塚次而目光之凶獰良不可近老人無語微微以杖叩地作聲盎利復悽歎聲哀厲如洞簫復曰阿父阿母兒今歸矣悠悠歲月乃不爲兒留餘地兒今不復能見阿父阿母矣雖然兒能一日手剗彼人之胸使阿父阿母得含笑地下兒當撒手此世歸伴二老語至此已聲咽不能續則復趨塋塚次如有所語聲低至不可聞卽老人陽爲遊目他囑竭力留意偵取其辭亦不可得則低呼曰可矣我儕盍歸休徒留此無益也盎利奮然起立曰可矣雖然先生姑少待我乃自襟間取其所簪之花奠之塚端揮手曰歸也阿父阿母暫別矣老人亦點首作禮挾之而行旣歸車中黑幕復下至大禮拜堂之前而止盎利旣下老人復偃身爲禮曰別矣小友雖然明日總署街之事必母

忘○明○晨○必○有○一○人○來○爲○君○介○以○與○會○來○人○紳○士○之○服○菱○角○之○鬚○其○人○爲○伯○爵○卜○斯○脫○若○必○毋○忘○語○已○
揮○手○車○卽○欲○行○盎○利○止○之○曰○且○止○我○乃○荒○悖○先○生○果○何○稱○老○人○探○首○車○窗○微○笑○曰○我○何○稱○者○但○稱○我○
爲○會○相○識○之○一○人○足○矣○語○已○車○已○奔○迅○而○去○

盎○利○侵○晨○卽○起○以○胸○中○絕○煩○擾○睡○乃○不○酣○亦○知○福○禍○生○死○懸○于○俄○頃○顧○既○當○此○局○亦○殊○無○退○卻○之○理○
矧○爲○父○母○之○讐○不○能○不○復○然○亦○怔○忡○不○可○自○止○天○下○嗜○博○之○人○孤○注○一○擲○視○爲○等○閒○當○其○未○博○之○時○
亦○復○躊○躇○却○顧○不○可○自○謬○及○既○入○局○則○意○態○轉○復○蕭○閒○盎○利○之○事○亦○猶○是○也○此○時○入○局○之○時○垂○至○矣○
侍○者○乃○報○有○客○至○盎○利○出○見○來○客○之○鬚○眉○服○御○一○一○如○老○人○言○舉○止○於○貴○神○采○煥○然○盎○利○既○卻○復○前○
與○來○客○執○手○時○乃○微○現○羞○澀○之○態○此○羞○態○不○審○爲○何○或○此○鼎鼎○盛○名○之○大○音○樂○家○素○不○習○與○名○貴○周○
旋○乃○爲○是○狀○顧○來○客○已○覺○則○微○笑○曰○僕○至○不○欲○以○清○晨○擾○君○僕○爲○伯○爵○卜○斯○脫○想○君○已○聞○之○矣○今○日○
者○警○視○總○監○克○撤○夫○男○爵○之○宅○盛○開○跳○舞○之○會○恰○于○此○時○大○音○樂○家○盎○利○先○生○乃○貴○臨○茲○士○衆○賓○聞○
之○爭○以○一○觀○面○爲○榮○乃○遣○僕○來○爲○先○容○乞○先○生○弗○吝○絕○技○有○以○福○我○儕○之○耳○目○來○客○言○辭○謙○婉○而○有○
致○盎○利○亦○微○笑○致○其○謙○辭○旋○卽○允○諾○伯○爵○乃○慎○重○致○敬○興○辭○而○出○盎○利○卽○歸○其○臥○室○擺○擗○各○事○磨○礪○
以○須○衣○囊○中○手○鎗○未○取○出○則○慎○重○加○以○磨○拭○口○中○喃喃○曰○阿○父○阿○母○二○老○有○靈○尙○其○相○我○殛○此○凶○人○

如。是。往。復。不。已。拭。既。藏。之。懷。中。諸。事。已。畢。復。趨。至。案。次。坐。而。作。書。書。辭。甚。長。費。時。可。刻。許。鐘。既。畢。亦。內。之。懷。內。胸。次。釋。然。百。念。盡。滅。坐。待。上。帝。之。判。決。遂。伏。枕。而。臥。齣。睡。至。于。將。夕。此。時。宏。碩。軒。麗。之。總。監。私。邸。霜。燈。齊。耀。矣。實。則。鎧。光。固。不。知。有。人。事。果。使。知。之。者。則。今。日。之。鎧。必。作。綠。色。始。符。此。夕。之。險。狀。鎧。光。之。下。男。爵。克。撤。夫。方。盛。服。逆。賓。帝。坐。之。下。警。視。總。監。之。權。力。乃。一。時。無。兩。緣。是。滿。京。冠。蓋。無。不。趨。承。恐。後。來。者。乃。不。乏。人。克。撤。夫。者。五。十。以。外。人。也。瘦。削。而。精。悍。望。之。如。土。耳。其。人。所。造。之。塔。巍。聳。雲。表。直。欲。破。空。而。飛。性。情。至。嚴。冷。以。終。身。服。官。願。視。尊。嚴。卽。尋。常。問。訊。亦。以。命。令。之。語。氣。出。之。願。男。爵。今。日。若。有。所。思。頻。頻。以。嚴。冷。之。目。睨。衆。賓。不。已。衆。賓。苟。向。男。爵。身。畔。一。端。相。之。則。男。爵。今。日。之。爲。此。態。正。匪。無。故。以。男。爵。身。後。適。立。一。嬰。嬰。婉。婉。之。姝。瘦。削。而。婀娜。卽。論。其。輔。頰。之。間。梨。渦。帶。笑。風。神。已。足。絕。世。眉。目。清。整。咸。出。天。以。真。爛。熳。之。容。其。人。卽。爲。男。爵。之。愛。女。斯。且。亭。也。于。是。男。爵。方。刻。意。端。詳。來。賓。中。之。少。年。若。操。風。鑑。之。術。讀。者。當。知。男。爵。意。在。爲。其。愛。女。擇。人。而。壻。之。今。夕。之。宴。卽。爲。其。政。策。之。發。端。來。賓。似。亦。深。知。其。意。則。各。膏。沐。修。飾。而。至。立。時。客。室。之。中。香。油。之。澤。撲。入。垂。開。宴。時。闈。者。全。息。彝。人。報。南。歐。大。音。樂。家。益。利。先。生。至。衆。賓。聳。然。立。止。其。譁。各。停。睇。向。門。次。而。此。姣。麗。如。好。女。之。益。利。已。悄。步。而。入。既。至。向。大。衆。罄。折。致。敬。卽。由。伯。爵。卜。斯。脫。介。紹。與。男。爵。父。

女相見衆賓胸中所懸擬謂盎利者必爲一白髮蕭然之老樂師乃見爲非是則各以目示意表其
 奇詭復視此音樂大家乃恂恂如好女則咸不期而生其敬愛之心男爵默然折其鐵頸與盎利爲
 禮心中亦頗詫其人之美謂爲平生所未見大宴旣罷斯旦亭則與盎利坐而傾譚各申其願見之
 誠款盎利譚吐至婉妙無倫時發雋語而斯旦亭姑娘則嬌笑不已于時衆賓方競言賽馬及球戲
 獨有一人與衆酬對而時時引目微視二人一瞥卽下其人卽爲伯爵卜斯脫顧人不審卜斯脫之
 意樂耶愁耶但見其愀然若有所思未幾男賓紛然赴吸煙室盎利獨舌以盎利生平不吸煙也遂
 偕斯旦亭閒步草地之次二人行時星月在天直引二人之影臥于草場之上迷離中幾不辨其爲
 男女以二人纖削若一也卽以盎利之貌論亦殊不弱于斯旦亭此時斯旦亭心中已爲盎利小影
 所據二人深語至于移時斯旦亭忽聞男爵揚聲呼其名卽曰阿父呼我矣我且去卽匆匆自行乃
 盎利一聞男爵之聲斗現獐色目光凶射如欲得而生噬之者鬱怒間忽有人拍其肩立一回顧則
 伯爵卜斯脫立其後向之微笑盎利愕然曰何者伯爵微笑曰來朋友我語若若愛此女乎盎利搖
 手止其弗語卜斯脫曰果愛之者若前日所圖可作罷論矣盎利以足頓地曰否卜斯脫大笑旋曰
 我固戲若若誌之今夜一句鐘由客廳出穿廊至花園之側一小橋過橋有樓三層其中一層爲男

爵秘密之書室其旁則寢室也橋次有柳五株覆其上若誌之我行矣必以一句鐘往否則弗語至此伯爵已匆匆而去

月色如銀直射此通男爵書室之小橋橋次楊柳扶疎如人影搖曳室中之警視總監男爵克撤夫方面燈而坐生其精銳陰險之目光以與世界之人道相搏戰披覽至疾每一行過目則以絕粗之紅鉛筆畫之識其此歲中應決之人犯忽室門斗闢一客闖然而入男爵絕不回顧厲聲曰誰也何事來此來客切齒字字若從齒隙中力迸而出曰我爲波蘭之大英雄哥斯登之語未已忽然一聲男爵已應聲而倒來客以手撫胸揚其深碧之妙目仰天微笑而壁上鐘針正指十二句三刻許來客徐移其目睇此絕世奸雄則血流如注彈直貫其胸而出氣絕矣立時梯次大亂登者乃有數人其第一人玄髮碧瞳卽爲斯旦亭姑娘其後一人則赫然卜斯脫伯爵也伯爵狂怒厥狀如瘋力言曰叛女汝爾汝犯不赦之罪乃敢戕國之元勳卽願其身後之警士曰縛之盜利此時乃不怒而賊曰先生汝非語至此伯爵亟揮手曰縛之毋使多言盜利微笑曰噫先生勿須語已卽以鎗自擊其喉踣地而絕斯旦亭姑娘則狂呼曰噫陶愷此非音樂家盜利先生耶胡至此卜斯脫曰姑娘非也彼實爲一女子噫我乃爲此女子所毀矣旋搜盜利之身得一自述之牋甚詳果爲女而非男盜利

者蓋其託名云未幾俄京大偵探陶愷亦以是案褫職治罪蓋車上之老人大宴中之卜斯脫伯爵實即爲陶愷一人之化身陶愷知哥斯登之女潛蹤來此爲復仇之舉則鈎致之男爵邸將實其罪而殺之乃益利先其約一刻至此遂殺克撒夫而陶愷亦因此不得免于罪云

真 情
小 說
青 春 誤

(小 部)

前清光緒初年有湘人馮李二姓者以縣令候補江寧是時李爲上峯所信任得優差馮極意親好之李見馮爲人和藹竭力保薦不數月亦得差因是往來無間遂爲通家之好馮有二子長名石堅已結婚於富商次名石安甚聰敏李深喜之李有子女各一女名素貞年十二子名寧生方七齡耳馮見李願壻石安已意在言外托鄉人杜某求婚一說卽成先是李延師教讀子女馮請於李以石安寄讀焉婚約成後兩小無猜朝夕相見耳鬢厮磨感情甚篤光陰荏苒轉瞬三年詎料人事不常魔祟已入二人之命宮矣李素患肺疾一朝惡作劇又遇庸醫不幸溘然長逝親友爲之摒擋喪事身後蕭條官囊無長物鄉人與交好者助資使李眷屬扶柩返湘里人見其落拓回家尠與週旋素貞上侍老母教讀幼弟之餘力事女紅以補日用之不足石安自素貞扶柩回籍後莽莽天涯不復知美人消息而腦海中無日忘之馮見李身後如此乃語長子曰候補中人不得鉅資萬無好結果

乃使往岳家假款攢營得實缺列任後盡情搜括年餘爲上峯所聞掛誤回省閑居兩載抑鬱無聊因欲昂頭政界非捐道銜不可一時鉅款無從借貸不得不暫時雖伏唯日與富紳張氏聯絡希冀僥倖張氏有女名紫珊馮托人爲石安說媒張氏亦慕馮氏爲官欣然諾之而石安未之知也迨後家人漏洩風聲石安憤然向父抗議曰兒之婚事與李氏已有成約何得又聘張氏兒恐以爲南山可動婚約難移馮叱曰汝何知當日事爲伊逼迫非我本心且李氏回籍後行將乞丐至今已凍餓而死汝欲婚乞女耶石安見父難以理諫憤不欲生因想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一至如此婚姻大事豈可以貧富毀約又念素貞才貌絕世乃遭困厄不能不爲薄命紅顏放聲一哭但徒哭何益必竭力挽救若不能繼之以死可耳每於課餘向鄉人中遍詢素貞消息有杜氏者以佐貳候補江寧與李有瓜葛卽當日之冰人也見馮所爲頗抱不平屢欲向馮質問見石安探詢遂以素貞近狀告石安聞言力白己意無他且求設法杜嘉其志約以歲腊還鄉必德惠李氏起訴石安托以己意達素貞杜亦諾之馮自與張訂親後向張貸款捐得道銜矣門庭煥赫親友交賀得意之色現於顏面而石安與紫珊之吉期已訂來年二月中旬杜回鄉後卽以馮氏背約告李氏母女聞之憤恨殊甚素貞聞石安不忘舊情心甚感之素貞之母性本庸懦前二三年見女長成極欲向馮催娶轉念一

期 十 七 第
貧如洗。粧奩無從措置。或由馮氏定期。冀可熟商一切。今聞杜言除憤恨外。無所主。張素貞謂其母曰。此事非經官不可。杜曰。當日尙未傳庚與。認後伊必圖賴。奈何不寧。維是我家均婦孺。出頭露面。跋涉長途。困苦何堪。且經涉訟。用費必鉅。何從出者。素貞聞言泣不可仰。杜曰。今祇可作一函催之。俟得復。再作計較。馮接李函後。即復一書畧謂。當日雖有此說。實未行聘。自尊府回籍後。人事隔絕。小兒年歲長成。不得不爲訂婚等語。素貞知杜在湘度歲。後新年必仍歸金陵。即親作一書託致石安。其畧曰。杜君來。聞令尊背約而君不忍捐棄。聆言之下。感且不朽。令尊以貧富故。遂背前盟。妾身雖不能至。君家而心已屬君矣。回憶秣陵共硯笑話。常親把袂論文。猜書鬥字。自謂溫雅如君。終身有托。誰料大勢莫回。再見當期。隔世君其善視新人。勿以妾爲念。妾之暫時不死者。徒以老母弱弟在耳。石安得書讀之。熱淚奪眶而出。謂杜曰。我必不負素貞吉期。將近馮氏預備親迎。於是晏冰人行。傳庚禮。張氏粧奩甚豐。舖房之日。親友來觀者甚衆。馮見石安有豫色。知爲素貞故。陰使人防範之。石安行動均有人追隨。其母謂之曰。爾大喜事。何憂形於色。前日我在吳通典家。晏酒已設。法窺見紫珊瑚容貌。真不愧六朝金粉。汝何不足。石安謂母曰。娶妻以德。豈論顏色。耶。即以色論。素貞未必避在人下。馮母恐其子戀素貞。故以言慰之。不圖石安轉憶素貞。則不悅。曰。素貞顏色尙佳。惜太

瘦弱無福相。爾童駮豈能辨妍媸。石安知與母辨論無益。遂默同鄉中。知馮李事咸抱不平。杜歸金陵。以石安不負素貞語告之。於衆鄉人多不欲赴馮喜筵。今聞杜語好事者特往探之。而趨勢之徒無論矣。親迎之前夕有人語石安曰。大喜大喜。明夕大樂。石安憮然曰。父母不察欲我一生愛所不愛之人。何喜何樂且素……言未盡。乃父與衆賓朋方預備翌日事。適當其前。遂結舌親迎之日。馮府大張喜筵。香車寶馬百輛迎門。日已逾午。彩輿始至。音樂大奏。侍者拖紅氍毹。女賓與伴姑捧出新入男賓扶新郎行舊式結婚禮。廟見後歸洞房。坐床交杯一切如儀。衆觀石安雖不喜形於色。而今日行禮甚踴躍。又思前日之語言與今日之行事判若兩人。竊相訝異。石安父母則因此大悅。湘人鬧房之俗最甚。嘈嘈雜雜紛擾不休。伴姑請於衆賓曰。金鷄已三唱。新郎焦急矣。諸位老爺其稍憩。衆於是又鬧伴姑良久始散。伴姑與新娘卸粧爲新郎脫靴。亦歸寢。第二日日上三竿。衆賓始起。有急欲尋石安狎戲者。往新房覓之。弗見。遍詢家人亦不知石安父母始驚使伴姑問新人。新人云衆賓散後伊靜坐片時。卽出房往前廳。後此不知馮傳司閤者問曰。昨宵大門以何時下鍵。閤者謂昨宵賓客陸續歸家。至四鼓始鍵。問爾曾見新郎出門否。曰。下人與衆同事於門房。領賞酒。質未留意。馮作恨聲。誓之曰。飯桶乃使人往親友家覓之。以爲一時不滿意。或藏匿他處也。時衆賓已掃。

與作鳥獸散。三日後，遍覓新郎，無踪。石父母大驚，母痛哭不止，馮亦流淚。張氏聞變，亟將女接回。一時謠啄紛起，咸說奇事。馮又使人於各處寺院尋之，日復一日，杳無消息。馮使人謂張曰：「吾兒失蹤，生死不明，與新婦大有關係，欲究其原因，非訴訟不可。」張聞言，心殊忐忑，托人向馮緩頰，謂此事于兩家名譽攸關，想令郎不日當回府第。馮心中亦了了，不過藉此可使張氏之貸款難於啓齒索償也。石安失蹤事傳至湘中，素貞聞之，痛哭曰：「石郎，石郎，君尚生耶？抑已死耶？君爲愛我之情，犧牲一生幸福，君死妾豈能偷生？君若竟死，妾必追隨地下。若尚生存，妾之魂魄必當常繞君前，嗚呼！素貞此時淒楚，實非楮墨所能形容。不死無以報知，已然而母老家貧，弱弟尙未成立，鹵莽一死於心，實有不安。吁嗟乎！以後素貞常抱無窮酸楚，無限淒涼，度此不情之歲月，亦聽年華老大，其生存之悲慘，實有過於死也。哀哉！久之，張氏漸知石安之失蹤，實乃翁背李氏婚約所致，乃欲以紫珊另訂他人。紫珊哭言於父曰：「兒之遭際，卽傾西江之水，難洗不白之冤。兒已出閣，河顏再嫁他人，父逼兒，兒唯一死。張聞言太息良久，亦祇得聽其愛女誤此青春而已。後十餘年，傳聞有人遊天台，見一僧結茅趺坐，其豐彩酷似石安。此事友人周半酣先生爲予言之，最詳。予草是編，深慨吾國婚姻不能自由，以致演成一誤，三人終身悲恨，予非爲現今野蠻自由結婚說法也。尙望爲人父母者，于兒女

婚。姻。大。事。勿。過。奪。其。自。主。之。權。若。恐。其。知。識。幼。稚。則。稍。加。監。督。可。耳。

苦情
小說
青樓恨

(秀英女士)

一。轍。者。也。
國。家。當。承。平。之。時。富。貴。之。家。獨。受。其。福。地。方。經。兵。燹。之。餘。富。貴。之。女。首。蒙。其。禍。此。千。古。傷。心。史。後。先。

金。陵。城。中。有。富。翁。者。金。其。姓。鴻。奎。其。名。經。商。起。家。娶。妻。王。氏。系。出。名。門。頗。通。文。墨。生。二。女。長。曰。鏡。華。
次。曰。麗。華。明。眸。秀。鬢。玉。骨。冰。肌。洵。並。帶。之。蓮。花。亦。同。根。之。桃。葉。而。麗。華。尤。稱。艷。冶。精。通。詩。文。雅。擅。刺。
繡。所。繡。花。卉。禽。魚。栩栩。欲。活。姊。則。稍。遜。之。是。以。父。母。鍾。愛。少。女。雖。求。婚。者。日。數。至。輒。不。當。意。推。其。心。
必。才。如。逸。少。貌。似。安。仁。者。始。滿。其。志。詎。知。蹉。跎。復。蹉。跎。而。平。地。風。波。起。矣。蓋。自。武。昌。起。義。全。國。響。應。
所。遭。兵。禍。首。推。金。陵。辯。子。兵。始。則。死。守。孤。城。後。將。殘。破。則。大。肆。奸。掠。當。此。之。時。麗。華。之。父。去。世。已。年。
餘。姊。亦。已。適。陸。姓。去。守。此。舊。屋。者。惟。悲。苦。之。母。女。及。婢。僕。輩。數。人。耳。

一。日。有。口。操。北。省。音。者。七。八。人。一。擁。而。進。勢。甚。洶。洶。婢。僕。均。遁。去。母。女。二。人。倉。皇。不。知。爲。計。母。急。懷。
數。十。金。從。後。戶。奔。避。麗。華。欲。走。已。不。及。匪。迫。令。言。藏。金。處。麗。華。恐。不。言。必。爲。所。困。迺。一。告。之。匪。得。
多。金。揚。長。竟。去。麗。華。神。魂。始。定。偏。覓。老。母。不。知。去。向。焦。急。萬。分。始。則。倚。門。而。望。猶。冀。及。晚。歸。來。轉。瞬。

數日終無音信。欲託人尋訪。則家人悉去。隣里一空。無以爲計。忽念舅氏在蘇州。或者其往投乎。乃學朱壽昌萬里尋親故事。屏鉛華。減妝飾。鎖閉門戶。乘間出城。適火車猶未停班。亟買票登車。無何至蘇州。下車傍徨。茫無所適。乃有一人衣冠濟楚。就問來歷。麗華見其外貌敦厚。乃自述家世。並告以尋親事。其人肅然致敬曰。孝女也。吾當爲汝遍訪。令堂居處。惟今夕已晚。其速投逆旅。待吾訪得。後當來告。汝行見母女團圓也。麗華大喜。稱謝其人。遂導之入蘇台旅館。撫慰數言。作別。自去。翌日復來。謂麗華曰。若母行踪。吾已訪得。特備輿來此。汝其速往。勿令老母久勞。盼注也。女急於見母。不暇思維。維匆匆上轎。頃之輿至。一大戶有婢數人。迎立門外。麗華觀狀。自訝曰。舅氏宅第。有如此耶。繼而入門。見堂上紅燈綠酒。裙屐交錯。心益忐忑。旋見一中年婦。招之使入。麗華細詢。頗末方知爲人所賣。乃放聲大哭。痛不欲生。鴛母再三慰藉。謂與其背母而死。不如留此身。以求親麗華。至此已入牢籠。乃不得不含垢忍辱。以委屈於一時焉。

嗟嗟。以大家之閨秀。不幸而墮入平康。其苦况可勝言哉。未幾蘇州盤門外某里有高懸昭君之榜者。卽麗華之香巢也。衆香國裏。擁此名花。羣玉山頭。推爲領袖。于是游蜂浪蝶。花底尋春者。不期而集。寶馬香車。門前成市。徵歌侑酒。奔走不遑。是可見昭君之善於酬應矣。雖然。讀吾書者。得毋疑昭

君甘爲皮肉生涯而不恥乎抑知彼之爲此者實出萬不得已蓋舅氏旣無從探訪老母亦不知漂泊何方每當夜闌人靜一念及家世之凋零門庭之玷辱未嘗不泣下沾襟也

客有錢競天者常熟產也豐姿卓犖性情溫厚麗華愛之思與訂嚙臂盟競天愀然曰如卿絕世才華破瓜年紀馬櫻樹下繫滿游駒豈難得一如意郎君而事之僕自有婦不能辱卿且三年作客一紙催歸我將返棹故鄉一審家事縱蒙錯愛奚敢忘情但須俟十度蟾圓始可重來話舊幸無以此介介也麗華聞言嚶然而泣曰君若此殆將委妾於月缺花殘不之顧矣雖然君卽不允妾愿以一縷芳魂隨君於虞山之側趁此驪歌未唱效死君前自明心跡猶得年年寒食消受君幾行清淚耳競天驚歎曰噫卿意誤矣我家太夫人家法甚嚴而我家計不過中資若邊一時之興勉強成事恐將來有不如意而下堂則吾誤卿多矣卿宜三思勿誤終身大計也麗華嗚咽曰薄命如斯夫復無言儂志已決死無悔矣競天哀其誠乃出五百金貽之曰留此奉贈他日更爲卿謀幸自愛毋戚戚競天與麗華自此別矣光陰迅速容易秋風屈指已十閱月而信息杳然麗華盼望欲死一日得郵使携來一書拆而視之則意中人手筆也書曰與卿別後無日忘情惟爲家中人拘束不得自由前日之言恐難踐約務望早擇所愛勿致自誤爲幸競天上麗華積竟大戚僵臥不食者累日

某甲者鴛母之私人也。烟霞癖重，日非數十金不可。每每取之於麗華，且其心得隴望，蜀誅求無厭。麗華得書，傷感之際，某甲適至，曰：「我喉間習習作奇癢，烟癘蟲殆將蠕行而出，速予吾床頭金俸，消烟癘也。」麗華不語。某甲又曰：「汝之所交，悉爲當時豪富，彼執袴公子爲汝而破家蕩產者，亦已不少。想汝累累纏頭金，藏之何用？若不我與，我將捉汝至秣陵，爲田家婦，胼手胝足，弗復得今日之樂也。」言畢，揎袖攘臂，遍搜篋笥，鏡奩粉盒，棄擲滿地，無所得。則信手攫鬢邊金釵而去。麗華憤極，搥床大哭，曰：「儂之薄命，衆人所知。今復如此，尙何生爲？不如飲芙蓉膏早畢，此命爲得，所惜者意中人遠，不能知之耳。」因作絕命書，以寄競天。其詞曰：

嗟乎錢君妾以清門淪爲下賤，實非得已。與君訂約後，方期從一而終，豈知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孽海滔滔，登彼岸以何日？情天渺渺，卜佳會於何時？每恨柳絮之無依，迺借芙蓉以畢命。書到之日，妾魂已乘風飛繞君前矣。昭君絕筆。

書畢，加封命婢持出，投郵盒，乃立盡芙蓉膏。一小缸移時毒發，則玉碎香消，人天永隔矣。

秀英曰：是篇爲吾戚李朶雲女士所述。朶雲之父曾與昭君有一面緣，觀其狀落落有大家風，嗚呼以良家女而墮落風塵，其結果竟致如此，是果何世冤孽？我欲搔首問天也。

鈍根曰以麗華之年且通文字何致不識舅氏居址遽墮奸人之手我不能無疑于作者之疎漏而益爲麗華叫屈也

短篇
小說
慈愛之花

(幻影女士)

夕照銜山暮雲縱橫一綫餘殷著於樹杪時則落霞別墅園中有六七齡稚子五憨躍草際同拍皮球芭蕉下有石案一女郎坐案前石凳上對花譜而織帳衽態度閒靜隔鄰禮拜堂鐘聲鳴六下一女郎盈盈自室中出年較蕉下女長五齡可二十許舉止雍容衣飾端雅行抵石案側取花譜於手曰徵妹彼蓮瓣之度數不合汝知之乎徵曰姊來耶妹爲此花誤而拆者數矣頃始知實花譜之誤也言時一稚子呼曰大姊來矣於是羣趨就女郎曰大姊大姊請講故事女郎曰昨夕教汝曹采采芣苢之詩今試歌之稚子曰諾應聲而歌歌已靜坐石凳俟其姊發言女郎曰五人歌聲齊整音節疾徐亦合姑講一故事悅汝曹以爲獎勵

昔有女子醒嗜音樂尤愛五絃琴一夜夢神與之五絃琴絕精美絃質非金非絲而音韻清絕女喜甚醒則琴固赫然陳案上惟一絃中斷懊喪甚遍覓人續之不可得雖願出巨金亦無應者一日有老人至女以爲請老人審琴絃有頃曰此琴非塵世物絃非塵品可續老夫亦無能爲去此數里有

禮拜堂。此中老牧師有絃或能續之女。郎盍往求也。言已飄然而去。女如老人言。抱琴入禮拜堂。求牧師。牧師曰。我爲若續此琴絃。固無不可。然必得一奇花爲代價。此花皎潔如雪。清芬遠逸。嬌嫩如初放之玫瑰。而瓣之纖細。過之若將此花來。我方爲汝續琴絃也。女辭牧師往山間。覓此奇花。途遇老婦。負重物。不勝其苦。將助之。繼念奇花未獲。助嫗將廢時。彼嫗苦樂於我。何與我。惟覓我欲得之奇花。以易琴絃而已。不願而行。又見一傷犬。足血四溢。垂待斃。爲狀殊苦。女頗憐之。將取巾爲裹。犬創復念奇花未得。亦不願而去。行行重行行。奇花終不見。火傘當空。炎威逼人。汗瀦如珠。口渴欲涸。就潺湲之山澗。掬清流而飲之。飲已頓覺神清氣爽。步履輕捷。行抵一林。林間臥一女。衣服襤褸。形容憔悴。年與己若。于是惻隱之心大動。近而撫之。氣不絕。如縷以巾就澗水。溼之覆於女額。是時覓花之念。又起。將舍女而去。轉念我得花。以易絃。絃續而得精美之樂器。聊以娛我而已。我苟舍此可憐之女而去。設女不幸而死。不猶我殺之歟。此女之命較我之琴爲重也。遂不復行。頻以水沁女額。而撫摩其手足。病女醒。問何所苦。曰渴甚。乞昇以水。女往澗掬而與之。病女精神漸復。言家貧甚。斷炊。竟日奉母命。往戚家求助。力盡神疲。昏臥於此。女聞言。惻然探囊出金二枚。曰以此歸。贈若母。病女感極。而泣。女出手與病女握之。而別。行數步。覺香氣撲鼻。觀瞥見綠草間一花。植立亭亭如

王大喜。擷之狂奔而返。上花於牧師。牧師問所歷。女舉以告。牧師曰：女郎始不助老婦。次不救傷犬。然終悔悟而救貧女。美哉！此花善哉！女郎予爲汝續此琴之絃。女郎識之。汝鼓琴時毋忘琴絃之續。爲得奇花奇花之得爲助貧女。凡人欲自得其樂。須先助他人之危難也。

女郎言既。諸兒喜甚。徵停針爲姊曰：此故事似會聞之。惟不憶在何地。女郎微笑曰：諸弟且歸室。勿攪仲姊諸兒。應命去。徵尋思有頃。曰：憶之矣。暮春之初。在督轅聚集。此故事蓋一衣黑衣狀貌和藹之老西婦所言。彼又謂婦女輩不惜糜重資於脂粉香水衣服首飾以求炫耀。不知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心。之不潔雖美。其容亦足取厭于人也。女郎曰：然此西婦汝識之乎。徵曰：非總督夫人耶。曰：否。鼓琴者乃爲夫人演說者。予之師也。妹憶否。垂髫時隨予上校。彼撫妹髮稱妹爲美女子者乎。徵曰：噫。豈所謂某將軍之女。棄富貴之家庭而從事慈善事業者耶。曰：然也。數年來顏色大改矣。妹見彼時。其顏如玉。其髮如雲。今則白髮星星。無怪妹之相見不相識也。吾師已逾知命之年。猶熱心於教育。雖以老病散其所設之校。然仍奔走傳道。弗輟。徵曰：可敬哉。姊之師也。時一丸明月高懸。太空涼風颯爽。花影搖曳。姊妹二人徘徊園中。各有所感。姊仰首而歎曰：親恩未報。難回首。掌上奇擎二十年。彼蒼者天。旣賦我以孤僻之性。又賦我以異人之志。不宜生我於若是之家庭。更不宜

奪我老父以去也。噫！人生不幸，作女兒身，世上難言。惟家庭事，母年高，弟齒稚，妹又荏弱，庶母無識，爲之奈何？嗟乎！吾師予不知何日方能繼汝之業也。嗟乎！已矣！妹呼曰：夜矣！吾儕宜返室，天下無難事，堅毅可成功也。姊點首，遂相將入室去。園中寂然，惟餘月明花影。

（不受酬）

社會小說 說盡心中無限事

（息游）

海涇地界江浙，形勢窪下，水道紛歧，人皆臨水而居。門對清漪，如展趙吳；水村圍居，中有朱氏者，幼處蓬門，早吟寡鵠。家無儋石，糧日爲人浣衣，得微資以供籩粥。膝下一女，名金珠，髮未覆額，母氏春秋已高，依女以度餘年。終窶且貧，莫知我艱。朱氏以弱女子，搆持其間，仰事俯育，良不易已。歲辛亥，武昌光復，東南響應，人心搶攘，富人大賈，遷地爲良，往往以申江作安樂鄉。朱氏一家亦同時遠颺，鄰右互爲揣測，謂效桃源中人避秦時亂耶？則家無恆產，無勞狡兔營窟，謂師夏姬從申公巫臣，適晉耶？則老母嬌娃，胡爲如淮南雞犬同日飛昇，羣疑滿腹，莫能折衷。一是鴻飛冥冥，弋人何纂，世無福爾摩斯，未易揭破此暗幕也。

日月不居，星霜三易，日者有中年婦，首鬢蓬飄，形神慘沮，徘徊里門中，說朱氏戚串近况，旋有某諦視婦曰：汝非三年前不卽我謀，倏爾遠引之朱氏嫂乎？婦聞而大戚，歔歔曰：今之靦顏歸故鄉者，誠

無面目以見父老。然頻年備嘗艱苦。此中慘境不堪爲外人道。願久咽胸臆。問他年與肉軀同湮埋於黃塵碧土中。則一段苦歷史。又向誰處訴耶。

時有婦所親。延至家。具盤蔬。淪甌茗。勸婦加餐。并令述過去事。好事者咸欲一探個中玄妙。羣往聽之。婦爲衆述曰。余失所天後。茹苦含荼。已鮮希望。惟冀他日爲金珠。贖得一壻。庶若敖氏之鬼得免餒而。故心如古井不起波瀾。詎知道力未堅。惡魔易集。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諸父老乎。不憶疇昔之肩荷擔。手小銅鉦。按戶兜售絨線及舶來品物。爲諸鄰樂與交易之某乎。某一歲中必二三至。至則艤舟。余家前。每屆日薄菴。輒負擔歸舟。間則與我母談瑣瑣家常語。始知王其姓。家越郡。逐什一之利於江浙者。已多歷年。所利頗不菲。日可弋青蚨數百云。

米珠薪桂。不第居長安者大不易。梅雨連朝。幾疑天漏。一日檢箚中布褐。囑我母質長生庫中。糴斗米藉供午炊。王見余家拮据狀。乃太息曰。兩師肆虐不仁。孰甚。縱令老天破常格。日日大放晴光。俾嫂日向浣衣溪邊討生活。願所得幾何。安能積羨資爲贍母嫁女計乎。余曰。貧人固恃勞勩力以贍家。日勤洗濯。餬口猶艱。倘惰其四肢。不將并區區者而無之。又安所得資耶。

簷滴淙淙。白雨亂跳。鴛瓦上。王亦以雨故。不貨物。談次作自薦之毛遂。謂家有負郭田數頃。小弱弟

一務農。業余在外。懋遷有無。放行年三十。未得中饋之助。竊願效長卿。講求鳳曲。不知果邀文君心。許否。余聞王語。頗不韙之。告之曰。余雖小家婦。然滿園春色。紅杏出牆。彼自由女優爲之。余不願作東家效顰也。王知不能動余意。乃逡巡而去。

冉冉光陰。如蛇赴壑。向之榴花照眼者。轉瞬已楓葉飽霜。寒衣處處。催刀尺。檢點篋中服典質。殆盡謀生計。拙巧婦難爲無米之炊。王又市貨物。至復申前說。謂從余言。汝之厄運自此終。幸福由此始。失此不圖。後悔何追。圖之。此其時矣。

人貧志短。斯言良不余欺。是晚心與口商。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長此終日。豈一家人盡喝西風耶。若從王計。雖不能衣羅綺。食珍錯。然以視終歲勞苦。難免啼飢號寒者。固有雲霄土壤之判。旋又自詆曰。數載縻緯。初無慚德。倘難茹一時之苦。頓墜畢生之防。是安可者。腦海思潮。如兔起鶻落。不可捉摸。爰舉守經達權兩念。交戰於方寸中。久之。勵節之志。卒爲利慾所勝。耒耜作蜺。絲絲自縛。其身網羅。旣羅擺脫。詎易嗟乎。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自來賢奸。貞淫之判。皆決於最後一念耳。

寤寐反側。魂夢爲之不寧。視紙牕上。漸漸作魚白色。忽有鼻鼾聲。送入耳膜。知我母與金珠。正好夢。

遠。遠。也。廻。思。昨。宵。計。雖。決。定。然。何。以。處。此。老。幼。次。日。爲。王。備。述。其。故。王。曰。我。家。不。患。無。噉。飯。地。金。珠。齒。尚。稱。不。汝。依。將。焉。往。余。無。母。汝。母。我。卽。母。之。余。然。其。說。謀。諸。母。母。不。可。謂。汝。守。節。有。年。一。旦。忽。渝。初。志。如。名。節。何。余。此。時。天。良。已。隱。聆。我。母。忠。告。反。覺。逆。耳。強。作。違。心。論。曰。名。節。固。重。其。如。我。儕。之。饑。欲。死。何。夫。墮。行。於。冥。冥。毋。寧。失。節。於。昭。昭。兒。此。後。得。所。託。母。亦。桑。榆。堪。娛。又。何。求。母。語。塞。知。余。方。針。已。定。乃。曰。姑。聽。汝。惟。願。誠。所。如。此。毋。令。我。儕。爲。他。人。笑。

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時。則。一。舟。款。乃。泛。乎。中。流。若。范。少。伯。作。五。湖。游。者。非。余。等。儕。王。潛。行。乎。金。珠。日。睹。怪。狀。牽。余。裾。曰。母。乎。今。將。安。適。余。笑。撫。之。曰。偕。汝。至。好。去。處。啖。佳。果。穿。新。衣。汝。意。願。否。金。珠。雀。躍。曰。願。願。

余。夢。想。顛。倒。欲。享。幸。福。抑。知。厄。運。相。逼。而。來。如。蕉。心。層。層。遞。抽。不。盡。也。舟。行。數。日。泊。一。市。集。詢。王。何。所。以。皖。北。界。對。我。母。曰。子。不。曰。越。人。乎。何。南。轅。北。轍。爲。曰。此。間。有。姨。母。每。年。必。一。至。其。家。今。欲。往。視。不。得。不。迂。繞。水。程。焉。言。次。卽。登。岸。去。日。亭。午。返。偕。一。中。年。人。至。爲。言。姨。母。聞。此。事。甚。喜。堅。邀。汝。儕。至。其。家。藉。聯。親。誼。已。囑。表。兄。親。臨。敦。促。余。與。母。雅。不。願。往。強。而。後。可。王。僱。肩。輿。二。願。謂。中。年。者。曰。表。兄。爲。與。人。作。鄉。導。余。挈。金。珠。當。踵。至。焉。於。是。相。率。登。輿。初。經。鬧。市。良。久。境。漸。寂。惟。竹。籬。茅。屋。時。映。眼。簾。

逕殊仄。中年人謂輿夫曰：左左之，曰右右之。迴顧不見母輿，意與人步趣弗及，遲遲其行，歟！俄抵一村，舍人烟十餘家，舍南小溪，溪水縈迴，溪傍架木爲梁，疏柳垂垂，寒鴉棲其上，見人至，則啞啞高飛，正閒眺間，見有屋廬數椽，輿忽止。

中年者邀余入，余視輿後不特無我母之影，卽王與金珠亦絕不見蹤跡。余趑立以俟，中年者曰：姑先入彼等，自至矣。余趑趄而前，登其堂，見有老嫗上坐，衣服純樸，色莊而厲。余就中年者問曰：此爲姨母耶？嫗微笑曰：與汝無一面緣，誰是汝葭葦？余不覺愕眙，具以王語相告。中年者曰：無信人之言，人實誑汝。汝何憤憤若是？此鄉隸巢湖界，余張姓名祿，頃由沈大作撮合山，以番佛八十尊購汝爲婦。隨指嫗曰：此余老母，尙不叩見乎？余驟聞此語，如受死刑之宣告，身戰慄幾仆，乃強定神志，以鎮靜態度問之曰：余等與王姓偕，未嘗有沈大其人。曰：彼姓實沈，所謂王者係化身術，彼固揭來江浙間，慣作此項生涯也。余曰：我母與女何遲久不至？張嗤以鼻曰：汝欲面彼，恐彼等此時亦欲面汝，而不可得，實告汝。沈將汝母鬻去，得代價十金，汝女則別售一異鄉人，值較汝母增六倍。頃聞雙方議價均已妥洽，此後勞燕分飛，東西各判。汝速銷滅妄念，否則徒自苦耳。余聞張語，覺衷腸攢裂，似爲人推刃於腹，一種萬難忍受之狀，亦不知是痛是苦。兩眶急淚如大珠小珠紛紛錯落，張與嫗絕。

不存憐惜念反作鷺鷥笑。

晚餐張呼余食余不之饜張悍其目曰余非富家翁今以多金得汝固非藏諸金屋中者汝卽不食仍須將諸務操作倘不服從余言猶假惺惺啼哭效兒女子態勿謂乃公手下無情言未已伸其巨靈之掌作搏人狀其母在旁語刺刺不休冷譏隱諷益令人難堪。

余自思旣入樊籠此中絕少生趣嚮者希望已成泡影恨不一死以自了旣念徒死亦無益乃強爲彼家任事自浣濯以迄炊爨鎮日無一刻寧息張性善怒沈酗於酒每當夕陽西下卽深入醉鄉一不當意輒作女嬃之申申甚者鞭笞隨之有膏腴田三十畝每當秋穫僱人收刈者日必數十時則余適患疴晨起稍晏張以余偷安憤憤入室摔余投諸地首觸門限上血頓外溢余忍痛不敢剖白惟以有疾告張厲聲曰今日傭工如許人令彼一一枵腹耶余祇得強起執炊第覺目眩暈而身震顛創處痛甚劇淚涕潑下。

嫗爲人陰險不易承顏色余衣舊衣色淡如魚肚彼卽盛氣言曰是欲詛咒我與若夫不然安用素服爲一日鄰女折紅薇戲簪余髻旋忘却拔去彼又斥曰插花朶作倚門笑者我家未有其人汝勿妄想余於邑久之淚滴滴濕襟上張自外入問所以嫗曰我以好言誠彼彼不謂然故作此態以蠱

媚。汝。張。厲。聲。叱。曰。生。就。賤。骨。頭。一。日。不。答。便。不。快。耶。余。恐。櫻。其。怒。噤。不。敢。聲。

一。燈。枯。坐。中。腸。九。迴。萬。種。愁。恨。奔。集。心。田。余。于。斯。時。覺。精。神。上。之。痛。若。較。肉。體。上。尤。甚。計。惟。一。死。以。了。却。殘。生。始。得。脫。離。此。五。濁。惡。世。于。時。萬。籟。岑。寂。野。寺。鐘。聲。鏗。然。似。送。余。渡。苦。海。登。覺。岸。者。潛。起。結。環。以。正。帛。爲。催。命。符。引。環。伸。頸。死。念。既。堅。違。計。痛。楚。有。頃。似。漸。漸。失。知。覺。矣。突。有。撼。余。甚。方。者。視。之。張。也。余。泣。曰。生。趣。既。絕。心。如。寒。灰。不。若。徹。履。此。軀。殼。爲。愈。倘。曲。爲。玉。成。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張。咆。哮。搥。臂。曰。是。殆。以。詐。死。爲。要。挾。地。乎。汝。命。懸。余。掌。握。中。生。之。惟。余。殺。之。亦。惟。余。今。不。願。生。偏。令。汝。不。得。死。言。未。竟。拳。足。交。集。余。身。若。急。雨。驟。下。痛。澈。心。脾。呼。籲。無。路。旋。聞。隔。房。語。曰。夜。闌。矣。我。正。思。睡。睡。強。若。此。明。日。治。之。

鄰。左。有。丁。二。媽。者。性。良。善。目。睹。余。備。遭。慘。虐。每。以。巽。言。規。張。值。無。人。處。必。設。辭。以。慰。藉。余。入。於。困。苦。無。告。時。忽。得。一。慈。善。者。曲。爲。調。護。詎。非。雪。中。送。炭。乎。每。遇。二。媽。輒。覺。哀。思。稍。殺。爲。之。訴。苦。衷。懇。援。手。二。媽。曰。嫂。誠。不。能。一。朝。居。然。彼。慘。酷。無。人。理。言。苟。洩。禍。將。不。測。有。機。可。圖。必。竭。誠。謀。之。

會。張。母。子。他。出。二。媽。至。笑。曰。謹。爲。嫂。賀。機。緣。至。矣。余。有。姪。小。五。向。營。航。業。往。來。於。皖。北。一。帶。旬。日。必。一。返。後。日。又。將。開。駛。他。埠。矣。嫂。可。乘。此。兔。脫。俟。達。彼。岸。再。謀。歸。計。小。五。頗。謹。言。必。不。愆。事。惟。脫。離。虎。

口實。一丈難事。現籌得一計。待彼母子歸後。余卽至嫂處。談論間。僞爲口角。悻悻而別。入夜。嫂携所需物。潛匿余家。明晚。囑小五伴。送登航。卽晚解維。縱彼追捕。何處搜索。余與嫂雖平日相得。然以前反脣相譏。必不疑及余也。余聞二媽語。感極涕零。爲之合十者再。

縷縷炊烟。歸雲擁樹。二媽蹀躞。至與彼母子作寒暄狀。余佯不之理。二媽刺余以尖利語。余亦以冷譏語答之。曰。汝非親長。乃亦以勢相侮。豈欲落阱下石耶。二媽聲愈厲。張解紛曰。媽勿怒。彼喋喋者。余必痛懲之。二媽臨行。猶指戟痛詆而去。

蓬門虛掩。竹梁蕊結。如豆。余推戶入。卽爲之下鍵。二媽起逆問。若何。余曰。一則爛醉如泥。一則夜夢正甜。口喃喃作嘍語也。曰。嫂姑匿此。靜聽。明日消息。次晨。二媽自外返。曰。彼家糾人四處搜捕。聲言尋獲後。必欲置之死地。其母謂余曰。得毋二媽家爲遁逃。藪耶。其意蓋戲余也。余笑頷曰。誠爲若所料。盍一搜余家。張援言曰。渠昨與媽舌戰。感情甚惡。否則今日不免被嫌疑也。余聞此。不覺腹笑。然心中究爲嫂惴惴焉。

月落烏啼。霜滿天。忽有剝啄聲。啓之。小五踐。二媽約也。余依依不忍別。若赤子戀慈母然。二媽趣余速行。不得已。叩謝而別。惘惘出門。心急足遠。楓荻瑟瑟。幾疑追者已至。默念此時。苟有躡余後者。非

特余必無幸。卽二媽亦不利焉。小五爲余前驅。指途并囑。余須裝臥病狀。以掩同舟者耳目。旋至舟。余卽蒙首而臥。一如小五戒。歷一晝夜。舟抵埠。諄諄致謝。而別。訪問詎廣德州。伊邇一路。附舟所費不貲。至杭。界資用垂盡。乃以布裳質銅幣六十枚。迨抵吾郡。又告罄。已於是日行一二十里。晚則求宿農人家。越五日。始抵故鄉。然已腰痛欲折。舉足不能行。跬步已春。婆夢醒。屈指三年。追溯前塵。潛焉出涕。

衆聞朱氏自述。原委莫不蹙額歎息。恍如聽白頭宮女說當年天寶故事。嗣是朱氏仍爲浣衣生活。嘗謂人曰。今縱食藜藿。擁敗絮。亦覺心神俱泰。魂夢胥恬。以視日受鞭扑。求死不得者。直有天堂地獄之隔。惟每交節令。輒處輒隱。作痛然一念及母。爲余賣金珠。亦未知墮落何所。則又悽然欲絕。不必一聲。河滿子而雙淚已落。君前矣。

